

油火油

著 萊 克 辛
譯 若 沫 郭

行發店書民國海上

油煤

譯若沫郭 著萊克辛國美

册上



印刊店書民國滬上

寫在「煤油」前面

辛克萊的作品，我算翻譯了三部出來；關於他，我現在可以來說幾句話。

第一層我們要知道這位作家的短處。這位作家的立場並不是 *Marxo-leninism*，但要說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又多少脫出了。他假如是生在蘇俄，可以稱呼爲「革命的同伴者」。所以我翻譯他的作品，並不是對於他的全部的追隨。

不過這位作家儘有充份的長處，足以使我們翻譯他，仿學他的。從大體來說，他是堅決地立在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反帝國主義的立場的。他生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從內部來暴露資本主義的醜惡，他勇敢的暴露了，強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砲全線的暴露了，這是這位作者最有光輝的一面。他的精神是很強韌的。他有周到的用意去蒐集材料，他有預定的計劃去處理材料，他能堅忍不拔地把當前的一種對象澈底的克服。這在他的作品中所表演出來的，便是結構的宏大綿密，波瀾的層出不窮，力量的排山倒海。他的一些作品，真是可以稱爲「力作」。這些態度，是充分地可讓我們學習的。

他的長處和他的短處都是因爲生在美國。有美國那樣最發展的有產者的社會形態，所以才有

那樣豐富的資料來讓他暴露。但就因為他是生在那樣的有產者的社會裏，所以他除暴露之外不能決絕的更前進一步。這便是他的作品所受的社會條件，同時也就是一般的文藝，乃至一般的意識形態，是怎樣依存在社會的物質的基礎上之一例證。蘇俄新興作家的作品中所有的那種尖銳意識，在辛克萊的作品中我們是追尋不出的。他因為受着社會條件的縛束，無意識地或者有意識地，總是在藏蓄着自己的鋒芒。就拿這部「煤油」來說，他的正主人公應該是後來成爲了共產黨的「保羅」，但他對於他却全部都是用的側面描寫，他全部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反語式的筆調，你看他正言若反，反言若正，總是多走迂迴的道路，這很容易把讀者導引進一個迷宮。

這部「煤油」大體上是在暴露資本主義的醜惡，同時也就在暴露着建築在這種醜惡上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等機構的醜惡。對於這種醜惡的解決，揚棄，他是認定了一種力量，在這醜惡的母胎中所懷孕着的終要破壞這個母胎，另外創生一種新的機構的，那一種力量——那便是 *Proletariat*，他把來具現在他所側面描寫的主人公「保羅」身上。對於這些意識，他是最正確地把握着的。但他對於那個「臨盆期」的估計却是看得很遠，他曉得「保羅」是未來世界的主人，但他在目前的世界却把他流產了！保羅死後他對於新興勢力的表演太薄弱，特別是保羅的唯一的同情者，他的妹妹「露滋」，他使她發了狂終竟落到自殺——雖然他是有周到的用意，讓讀者可以把那個現象歸之於遺傳——但這個用意同時對於「保羅」要算是一種侮辱——就在這兒作家在意識上，作品在

效果上，便表現着一種很大的缺陷。作者對於「露滋」的那種消極的處理，使作品在結局上帶着一種感傷主義的色彩，這把他全部著作的努力幾乎整個的都漫畫化了。這兒或者也就是他故意要規避現實，或者不得不規避現實的地方，他對於「保羅」的英雄的殉難如要澈底的追蹤，那他自己非成爲「保羅」不可！但他假如要這樣，他是生在美國（！）的人，怕他已經早沒有發表著作的自由了。所以我說，蘇俄新興作家的作品中所有的尖銳意識，我們在辛克萊的作品中追求不出。所以我說他如是生在蘇俄，可以稱爲「革命的同伴者」，但他假如是生在蘇俄，我相信他的態度一定不是這樣。

譯者

目次

第一章	馳驅	一	
第二章	租地	二九	
第三章	搗井	六七	
第四章	牧場	一〇二	27
第五章	天啓	一三八	6
第六章	野貓	一七〇	8
第七章	罷工	二〇七	2
第八章	戰爭	二五〇	
第九章	勝利	二七五	
第十章	大學	三〇一	
第十一章	叛徒	三三三	1
第十二章	賽命號	三六七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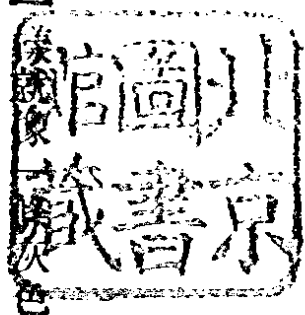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修道院	三九九
第十四章	明星	四三五
第十五章	假期	四七九
第十六章	財喜	五一四
第十七章	曝露	五四四
第十八章	遁逃	五七九
第十九章	責罰	六一〇
第二十章	獻身	六三七
第二十一章	蜜月	六六〇

第一章 馳驅

一

道路平坦地清潔地足足有十四英尺寬的光景，兩邊就給用大剪剪齊了的一樣。混泥土的大帶，由巨人的手坦開出來挖過山谷。地面浮沈着巨大的浪頭，正在緩緩的上昇，忽然又降入波谷；你上昇着，風快的跑過——然而你絲毫沒有恐懼，因為你知道那魔術的大帶坦陳在那兒，沒有絲毫的障礙，沒有絲毫的高低不平，在等待着。一秒鐘七迴轉的飽滿的橡皮車輪通過。清冷的晨風揚聲而過，一股震動的暴風，一聲聲不止息的殷嚙和號叫；但你斜靠在那傾斜着的風攔的背後，那把暴風攔着從你的頭上滑過去了。有時候你高興舉起手來，去捫觸清冷的氣流；有時候你把頭伸出風攔邊上去窺看，讓那洪濤沖打你的前額，飛散你的頭髮。但是你大體總是鎮靜地端嚴地坐着——因為那是爺爺的風度，爺爺坐車是有禮節的。

爺爺穿着一件外套，顏色是淡茶色，材料是柔軟的上等的大呢，博大寬宏，有兩排的鈕扣，大領大襟，大的外包加上大的搭片——隨處都極盡了一位裁縫師所能表示的寬博的能事。男孩的外套也是由同一的匠人所縫，用的是同一的柔軟的呢料，也有大領大襟大的搭片。爺爺帶着一付汽車夫的



手套；同一的商店也有小兒用的同品出售；爺爺帶着一付角邊的眼鏡；男孩雖從不曾去就過眼科醫生，但他在一家藥店裏面已經買了一付琥珀色的鏡片，和他爺爺的一樣也有角邊。爺爺的頭上沒戴帽子，因為他很相信風和日光可以保障你的頭髮不落；於是那男孩也就是顛露着他的頭髮。兩人之間唯一的差異，除掉大小不算外，就只有那爺爺在他的口角上銜着了一枝雪茄，沒有上火；那是他往年趕騾車的時候，一面趕騾子一面嚼着淡巴菇的那種艱難時分的遺痕。

速度表指示着五十英里；那是爺爺駕駛的定規，除掉是下雨天，他是不變的。就是上坡路也不管；他用右腳把增速機關再加一二兩的壓力，那汽車便跑上去——跑上去，跑上去——跑上頂端，又翻下一處小小的山谷裏去，正正當當的在那魔術的混凝土的灰色大帶的中心。汽車在下坡時定然要加快；爺爺只把腳輕輕放鬆一星兒，便讓引擎的抗拒力去調制速度。爺爺說，五十英里的速度便夠了，他是很守規矩的人。

在遠遠的前頭，在地面的幾個大波隆起的頂上，又跑來了一部汽車。本是小小的一個黑點，下坡時看看隱滅了，一上坡又大起來；回頭便愈漲愈大；再等——便向着你衝上了坡來，愈跑愈快，就像由六英尺口徑的大砲放射出來的一個彈丸一樣。這時正是汽車駕御者的一個考金石。那魔術的混凝土大帶不會替你延長起來。地面的兩側為預防衝突起見是有緩衝的地帶的，但你究竟拿不的確那能不能緩衝，而且你以一點鐘要跑五十英里的速度定然要感受着車輪的劇烈的動搖；那切得上好

的混凝土路時而要高過路旁的地面好幾英寸，那使你再折回路上來時總要在那地面上顛簸好一會；那兒有時是鬆沙，使你的車體不能不東歪西倒，有時是濫泥會使你的輪子滑下去陷着不動。

所以高明的駕駛法是教你除非在極端危險的時候，你切不要離開那魔術的大帶。論規你在右手邊跑着是留有幾英寸的餘裕的（美國道路右側通行），那從對方跑來的人也同樣的有幾英寸的餘裕；兩個彈丸就在這幾英寸的餘裕之間擦過。那說來好像是危險，然而天體的運行也正在這種同樣的數量的基礎上，時而雖不免也有衝突，但總有時間讓你宇宙創化，讓你種種的事務家建功立業。

「呼呼！」對面射來的彈丸衝過了，洪大的迅速的一聲「呼呼！」擦過去便沒有餘響。你可以看見對方的人也帶着角邊的眼鏡和你自己一樣，兩手同樣的緊握着運輸，兩眼同樣的正視着前面。你是決不能回顧的；因為一點鐘要跑五十英里的速度，那你的工夫是只好顧着面前，過去的讓它過去——或者我們可以說過去的是已經過去罷？目前跑來了一部汽車，那自然是逼着你不能不離開那舒服的混凝土大帶的中心，教你要向路邊稍微讓開幾英寸。你假如要自恃手腕要貪圖舒服不想讓路，那未知的對方也會作同樣的自恃和貪圖，你總要冒犯生命的危險。你留心着那前方的彈丸向你射來的一瞬間，假如你看見他沒有照規路移讓，你可以知道你是遇着了那哺乳類的兩腳獸中最危險的一種，「路豚」。或許它會是一位醉鬼，或許也正是一位婦人——沒有餘暇讓你把它認出；你只有在那一秒鐘的千分之一的时间里趕快把你的舵輪運轉過一英寸的十分之一，讓你右手的車

輪趕上路旁的地面。

在你一天的駕駛之中那樣的事情是要遇着一兩次的。假使遇着了爺爺有一個不變的定規；他一定要把口中的雪茄移動一下動罵一聲：「豬頭三！」先年驟車夫所慣用的詛罵在他的小兒的面前是只這一句還保留着；那也並沒有好村俗的意義——只是對於路豚醉漢，婦人連轉者的一種術語；對於一些乾草車傢具車大貨車把路途塞滿了的也用；對於有附帶車的摩托卡，跑得過快，在路上東撞西倒的也用；還有對於駕着瘟馬車的墨西哥人，他們應該是只許在路外走的，偏屢上了混凝土的大路上來——而適逢其會你的汽車正對着跑去，那你不能不把腳下的掣動器緊頓，手上的掣動器緊握，突然之間軋軋的把車子停着，有時還會把套輪滑脫，在那樣的時候也是好用。駕汽車的人假使會有甚麼不名譽的事體，那要算是「滑脫了自己的套輪」；爺爺的意見是有一天速度的規定總會反轉過來的——便是每點鐘四十英里以下的速度禁止在官道上運行，在破車子上駕着鼈腳馬的人只許在間道上走，不然便不准出門。

二

有一匹山嶺橫互着路途，遠遠地凝着翠黛，頂上戴着白雲；山峰都攢集成團，一峰高過一峰，一嶺高過一嶺，顏色逐漸的淺淡下去，帶着神祕的風味。你知道你是要踰越那山嶺的，那怎會有路開出，倒是耐人尋思的事情。待你愈近，那宏大的集團便改變顏色——有的是淺綠，有的是青灰，有的是褐黃。

山上並無森林，有的只是百種百樣的灌木。中間點綴着岩石，或黑或白，或棕或紅；也有淡薄的幽嘉蘭（*Keok*）的清輝，那種植物把一株一丈以上的肥厚的花莖伸向空中，無數的小花在莖上叢集成一大團，外觀恰好似一隻燭形，但它是不在風前閃曳的。

道路認真的陡峭起來了；它翻過山的肩頭，那兒有一道路標用紅字寫着：「瓜大魯勃坡：速度以一小時十五英里爲限。」爺爺是不管的，他無心去唸那路標，也無心注視自己的速度計。爺爺曉得那些禁制是爲不善駕御的人設的；善於駕御的極少數的人，照例是無論用怎樣的的速度都可以跑。在這兒路在過道的右端，你右手是岩，在你轉過岩頭時剛好擦過；對面來的是走左端，時行的一句俏皮話，說那是「他的當大事。」

爺爺另外還有一種委讓——只要路途須向右轉，而岩頭在擋着去路的時候，他便按響他的號筒。那是一隻巨大的發號施令的號筒，藏在車上的博大的幌子裏面的；是一個號筒，用它的人是爲自己的經營在一個廣袤如同古代帝國般的區域中風馳電掣；他有重大的攪幹在他的行途的終點等待，他無論晝夜，無論晴雨，都要從那兒經過。他的號筒的聲音尖銳而有威風；那裏面沒有絲毫人性的容情的低調。一小時五十英里原沒有容納這種情緒的地方——你所要的只是叫人讓開，而且趕快，你就只好這樣叫：「嗚汪！」號筒叫着——那一種聲音你須得從鼻孔裏放出，因爲那號筒正是一個大的鼻孔。山路一個急轉——「嗚汪！」——又有一隻岩臂伸出又一個急轉——「嗚汪！」——就

那樣你盤旋上去，上去，瓜大魯勃路的山岩對於這怪異的新的叫聲生出反響——「嗚汪！嗚汪！」羣鳥驚訝着張望，山鼠跳進了自己的沙洞，坐着寒村的福字牌（汽車商標）趕下坡來的牧場主，要到南部加里弗尼亞去的旅客帶着所有的鷄雛狗子嬰兒被捲鐵鍋，綁在車旁的踏腳板上——這些好危險的只讓那山路剩下最後的一英寸剛好通過，而這矮小的迅速的常用車飛上前去：「嗚汪！嗚汪！」

這樣的威光任何孩子都會了解。嚇啦！刮刮價啦！大力瀾滿的引擎，神妙地安穩着，在你的腳跟下只滑輕輕的一壓，便可以駕上雲端。哼，有九十個馬力呢！——你想！讓有九十頭馬拴在你的前頭，四十五對的分成兩條長列，繞着一座山邊奔跑，你想那不會使你的腕鳴血跳嗎？而這條神妙的混凝土的博帶為你坦陳着，西盤東轉，差不多以一定不變的傾斜度逐漸的上昇，剛好翻過一座山肩，又直通過另一座山頂，再落下第三座的黝黑的山腹；屈折，盤旋，抹角時內傾，轉彎時外屈，總使你保着平衡，保着安全——而有一條白線畫在道中，好讓你不至有所差池——到底是怎樣的魔力造下了這個全盤？

爺爺曾經說明過——那是金錢所造。有錢人發出命令，測量師工程師走來，土工來得整千整萬，成羣的墨西哥人印迭安人，青銅色的皮膚，手裏拿着鶴嘴鋤和鉄鏟；有大的蒸汽鐵鏟機懸垂着鋼鐵的長的蟹爪；廣張着擺手的起重機，搔耙和斜面機，鋼鑽和帶着炸藥的爆發工人，碎岩機，混凝土的混合機，那吃盡千囊萬袋的水門汀，從一條灰醬了的水管飲着水，整天整日的在那鋼鐵的圓肚子裏面，只是格里刮拉格里刮拉的迴轉。這些都來了，來費得一兩年工夫，他們便一碼一碼的把這神妙的博

帶坦開了出來。

自從世界創生以來從不會有過這樣大力的能人。爺爺就是這種人中的一位；他有力氣幹出那樣的事情，而他現在也正是要去幹甚麼的途中。今晚七小時，在畢奇市帝國飯店的寅賓室中，有一個人在那兒等着，名貝恩姓施庫特，那煤油探子，爺爺是稱爲他的「租地獵犬」的；接洽好了一頭重大的「提議」和一些要求署名的文件。所以爺爺是有一種權利不讓人擋着他的路途；那就是那號筒的尖銳而有威風的聲音的音義；那從鼻孔裏放出：「嗚汪！嗚汪！嗚汪！嗚汪！嗚汪！嗚汪！嗚汪！」

男孩留神地坐着，帶着灼灼的眼睛；他在瞻望着世界，那神情就好像在哈龍·阿·拉西特的時代人們所夢想過的——俯瞰從雲端奔馳着一隻神馬，從空中浮泛着的一張仙氈。巨人的萬花鏡展開在他的面前；每一轉折都是新的天地，溪谷蜿蜒在你下邊，山峰崢嶸在你上面，在你目光所及之處，一望都是連峰。一時你已進了山嶽的心中，你看那深谷中有的是林木，有爲雷電所燔折了的盤盤的古松；也有葱蘢的檜樹形成一些佳境就像英國的公園。但在山頭是只有灌木，現在正同淺短的春日新翠着；莓蘇，苔澀蘗，和其他的雜草，在有水的期中它們都曉得及早的開花，繼後便要長經旱魃的。它們的身上纏着了一些灰色的兔絲，那長得就和玉蜀黍的鬚纓一樣，從別種植物的頭上織就下一套衣裳；那可以傷死它們——然而總是愈見蕃盛。

別的淺山多是赤裸的岩石，岩色有千差萬別的不同。你看那表面有花紋有斑點，就和各種獸皮

一樣——黃色的豹子，紅色的灰色的，或者是黑色的白色的動物，你舉不出那麼多的名目來。有些山嶺是大岩累成，就好像巨人們在戰鬥中所拋投出的一樣；有的又是一些亂石，就好像巨人的孩子已經弄倦了的遊戲。岩石高聳上去就像教會堂的洞門拱在路上；你從那洞門混過會看見有無底的深谷在下面欠伸，谷邊有牢實的白色欄杆保護着你怕你在轉拐時跌下。從頭上的雲端有一隻巨鳥翔翔；他的兩翅就像中了翦的一般，倉卒地向那深谷中落去。「那是大鵬嗎？」孩子在問。「老鷹啦，」爺爺答應着，他是實事求是，沒有甚麼幻想在那鳥身上的。

他們愈昇愈高，引擎和緩的響着一種不變的音節。在那風攔之下有種種指針盤計度器複雜地陳列着；一架速度計有一條小小的紅線正確地指示着你所走的速度；一架鐘，一架煤油錶，一架瓦斯錶，一架電力錶，還有一個寒暑計，那在這樣的一條長坡上徐徐上昇。這一切的機械都是在爺爺的意識裏的，爺爺的意識是一種更複雜的機械。因為，你九十個馬力比較起一百萬的大洋到底算得甚麼？引擎會有破壞的時候，但是爺爺的心胸有使太陽發生日蝕的能力。他們是規定在十點鐘跑上山頂的；那小兒的態度就像帶着一架新的金錶的老農，晨早立在自己的前廊上說，「那太陽要是在三分鐘內不翻過山來，那她會攪遲的。」

三

但是出了一點障礙把預期破了。你走進了雲霧中。那冷的白網罩着了你的面孔。你看是看得明

白，但是霧子打濕了路，路上有泥，這一個聯結弄得頂高明的駕御家也無所施其技巧。爺爺的犀利的眼光注意到了，他把速度緩緩的停止了；車輪便滑動起來，幸好不會觸着了那路旁的白色欄杆。

他們又前進起來了，放下低緩的齒輪徐行，好讓隨時都可以停車；速度計指示着五英里，又指到三英里；又再來一次滑動。爺爺罵了一聲「忘八」。孩子知道他們沒有辦法了；他想到了「鍊子」上來，他們便向山邊推近，停在一處岩灣裏，好讓來往的汽車把他們看見。孩子把自己一邊的車門打開，跳了出來；父親很端重的走下，把自己的外套脫了，放在座上；把上衣也脫了，也放在座上——因為衣服是構成人的莊嚴的成分，是他的社會地位的一個徵象，那是不容許沾污和縐折的。他把袖口解開，把袖筒捲起來——這每樣的動作那孩子都跟着仿效。車後有一斜蓋的平箱，爺爺用鑰匙把箱蓋打開；那是在一大把鑰匙中的一個，每個他都是很熟悉的，每個都是能率和秩序的象徵。把鍊子取出來了，套上後部的套輪，爺爺在路旁由凝着霧露的草葉上擦手；孩子也同樣的做，感覺到露珠的清冷的快感。箱中有一張潔白的布片好讓你拭手，那是時常要替換的。兩人又把衣服穿上，又登上車座，車子又前進起來，這回跑得更快一些，然而依然審慎着，去趕着預定的前程。

「瓜大魯勃坡海拔：注意：轉灣處一小時十五英里。」路標云云的寫着；他們現在在下坡了，放下低速的齒輪把車子控勒着，那車子有點不高興，不耐煩地動突而下。爺爺把眼鏡取去下放在膝上，因為霧露把鏡片朦了；霧露也淋濕了他的頭髮，從他的前額滴落下來，落進眼裏。呼吸霧子，感受它的清

涼，那是一件樂事；把手伸去按響號筒，那也是一件樂事——爺爺現在是准許你去按，盡興的去按了。有一駕汽車向他們正對着爬上來，也同樣的高興着在按響號筒；那是一駕福字牌，爬得在放喘，從冷却器中放射蒸汽。

回頭霧子突然的稀薄了下來；再經過一些霧團，便全盤散盡了；他們沒有拘束了，汽車突然的光明了起來——哦，妙哉！一山復一山的低落，風景展開來了，展到無際的天邊；你很想生出羽翼，好讓你一飛而下，飛渡山嶺，飛渡平原。速度限制，轉灣限制，調節的齒輪，停車的掣動機，那到底設來何用？——「把我的眼鏡揩乾，」爺爺說着，散文地。風景雖佳，但他不能不留神着只能走在道路中央的白線的右邊。「嗚汪！嗚汪！」號筒叫着，在每個抹角的地方都在叫。

他們滑着下來，景緻漸漸的減退；他們又回到了地上，成了凡人。彎拐寬廣起來了，他們翻過了最後的一匹山肩，在他們的前面是一條直坦的長條的下坡道；風又號呼起來，速度計上的數字又爬過了紅線。他們要填補上拖延了的時間。夥頤！樹木和電桿跑得真快！現在是六十英里的速度；有的人或者會擔心，但是有爺爺在駕御，那是不用担心的。

但是突然之間車子又慢了下來；你覺得你的身子在從座位上往前梭，那小紅線指示着五十了，四十了，三十了。道路筆直的坦在前面，當頭也不見有別的汽車跑來，然而爺爺的腳依然壓在掣動器上。孩子莫明其妙的望着。「你沒動，」大人在說。「沒東張西望。有速度套子！」

嚇！一種冒險使孩子的心機一跳！他是很想去看，然而他曉得他是不能不穩穩的坐着，凝視着面前，作個全然不曉得的光景。他們自有生以來不曾跑過比一小時三十英里還要快的速度，假如有甚麼交通警察以為他們下坡時跑得太快，那完全是一種視力上的幻覺，因為職業的關係使他們失掉了對於人性的信賴，那種錯誤自然便會發生。是的，當一個「交通偵探」那必定是一種可怕的事情，那是把全人類來做他的仇敵！你要藏在草堆子裏面，手裏拿着一個速力時計，和一位同僚也藏在下坡路的一定的距離上，手裏也拿着速力時計的，兩人用電話連通起來，就好知道那經過的汽車速度——他們要做這樣卑鄙的事情！他們更還發明了一種時計，在路旁設下一面鏡子，讓汽車通過時只消一瞥，便把時刻記了下來。你一個駕汽車的人時常要關心着這件事體，那真是有點麻煩，只要有絲毫可疑的風息，他便得把速度放緩下來——而且你還不能太快的放緩——否，只須得自然的放緩下來，就好像一個人一時的疏忽，稍稍超過了安全速度的限制，他自行發覺了，又略略撥回來的樣子。

「那傢伙會跟着我們來的，」爺爺說，他有一面小小的鏡子立在眼前，好讓他可以注意到這種人類的仇敵；但是孩子是看不到鏡子裏面的，所以他失掉這種機宜，就好像在坐針氈。

「你看見了甚麼嗎？」

「沒有，還沒看見；但是他會來的；他曉得我們跑得太快。他是埋伏在那條直坡旁邊的，因為凡是

走到那兒的人都要快。」在這兒你可以看出那「交通偵探」的萬惡的陰狠了。他選定一個地方，在那兒跑快了完全沒有危險，在那兒他曉得人是不能忍耐的，因為在山地裏拐了那麼多的灣拐，走了那麼長的濕路！他們是連這樣的一點人情都不能了解，那些「交通偵探」

他們一直跑着一小時三十英里的速度；那是在一九一二年那種蒙昧的時代所定下的舊規。那把坐汽車的快味通同剝削，把別人的預定時刻打成粉碎。孩子想到了那「租地獵犬」的貝恩施庫特，坐在畢奇市帝國飯店的賓賓室裏的；那兒必然還有別的人在等待着，是的——那時常總有好幾十人等待着的，都是有可以找大錢的大攪幹在等待着商量。爺爺時常要用長距離的電話，時常要看手錶，計算着哩數，去履行約束；他一定要準時間到——沒有任何可以停止着他。假使車子發生了故障，他便要把他的提包取出，把車子鎖好，雇用一駕街頭的汽車向鄰市跑去，在那市上又把那頂好的汽車租來包它一天，或者率性就把它買到手，讓那舊的汽車去修繕。沒有東西可以停止得着爺爺！

然而現在他是不得不用一小時三十英里的速度爬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孩子在問，得到的回話是：「裁判官勒爾奇！哦嚇，夠了！他們已經走到了聖吉羅尼摩郡，那兒的可怕的法官勒爾奇是要把速度犯人送進監獄的！那孩子決不會忘記掉那有一天的事情，那天爺爺逼得來把一切的事務都拋擲了，不能不受招引到聖吉羅尼摩，受了那位老專制家的申斥。有一多半的回數也用不着受這樣的恥辱；你只消把你的名片向「速度探子」照會一下，表明你是汽車俱樂部的一員，他會客氣

地點一下頭，交一張條子給你，那上面記着你犯了速度限制所應徵的「罰金」，你由郵政局把款子匯去，那也就太平無事了。

但是在這聖吉羅尼摩郡的當局是很苛刻的，爺爺告訴過勒爾奇法官，說到那設置「速度套子」的事情——那把巡捕藏在草堆，探伺市民，那不很冠冕，是教駕馭者把警吏看成自己的敵人。法官詭辯起來，他反問爺爺，你知不知道強盜也正是把警吏當成自己的敵人的。全國中的報紙都把這事登在第一欄，大書特書着：「煤油行主違犯速度禁例；季·亞諾德·羅士說禁例應該變更。」爺爺的朋友們嘲弄爺爺，但是爺爺忍耐着了——早遲他是要叫他們把法律變改的，的確他是辦到了，你應該感謝他，那「速度圈套」的確是廢了，然而警吏們却穿着制服在路上跑去跑來，你只要留心着你眼前的小鏡子，那你任便如何跑快都可以的。

四

他們走到了路旁的一家小屋，有一張招牌拱在路上，還有一個圓腹的物件，半是玻璃，半塗着紅油漆的，那是說在賣格斯特林。招牌上寫着「煤汽自由」，爺爺把汽車停了，他告訴那兒的人取下那車上的鍊子。那人拿了一個缺錯來把汽車撓起，孩子在停車時已經下了車，便打開後部的車箱，取出那個裝鍊子的口袋來。他也把注油器拿出，把包裹解開了。爺爺總愛說：「油價比鋼鐵便宜。」像這樣的公式爺爺是很有不少的，那是一部近代的諺言集，孩子便暗記在心裏。那樣說並不是爺爺要圖省錢；

也不是他有油要賣而不賣鋼鐵；那是做事順手的一個公例，對於良好的機械的信崇。

爺爺從汽車走出，伸了伸他的四肢。他是一位肥胖的漢子，那博大的外套每一英寸都是填滿了的。他的兩頰帶着玫瑰紅，時常是剃得光滑；你若再看他一眼時，他的眼眸有些肉瘤，而且一臉都是縐紋。他的頭髮灰白了；他操心的事件太多，已經漸入老境。他的身裁大套，他的面孔團團，但他的牙關很緊，在他一有甚麼決心，那真咬得難看。不過從大體說來，他的表情是平靜，寧是粗魯，他的思路很遲，一點也不敏速。像在目前這樣的機會他要表示出他的稟性的一方面——他愛和路頭上過着的平常的人傾談，和他同種類，說話一點也不講究的；那些人不想從他身上榨取錢——至少是不多想。

他愛和那「煤油站」的管事談說山上的天氣；是的，霧子太濃——把他們攪遲了一點——那歪路又滑。那人說，有好些部車子都在上面去出了笨——那路是坦平的，光滑得和玻璃一樣；應該要掘些路濠才好。爺爺想道那倒真不容易了，要把山頭掘開一邊。那人說，霧子現在散了——在五月間是很有大霧的，但是到中飯時分便散得乾乾淨淨。那人很想知道爺爺要不要煤汽，爺爺說不要，在山上時候已經上飽滿了。事實上爺爺是很有選擇的，他除掉自家的煤汽之外不高興用任何人的煤汽；不過話不能這樣說，因為他怕把那管事的感情傷了。

爺爺把一塊大洋給那男子做酬謝，那人要去拿找頭來，爺爺總是說不要的；那人便心悅誠服了，把手舉起來表示敬意，明白到他所接待的才是一位「偉人」。這些光景爺爺不消說是見慣了的，然

而也總使他的心中得到一種小小的榮耀；他的衣囊裏時常總有一元半塊的大洋在裏面險零刮郎的響，他愛把這些小惠去掉換那種精神上的暖意。「怪可憐的嘞，」他總愛說，「他們的贖頭很有限。」他是精通的，因為他在前正是他們中之一個，他只要一遇着機會總愛把這話對孩子說。那在他是真情，而在孩子聽來却是幻境。

「煤油站」的後邊有一間小卡，上面寫着「君子自重。」爺爺叫它是「下貨的堆棧，」那是一種諧謔，父子兩人說後便笑起來了。爺爺說，但那笑話是只限在屋裏說，不能傳到外邊去的，因為你向別人說時別人會作嘔。別人是「奇怪，」但正因為他們是奇怪，所以有些事情是不好說明。

他們又坐上車了，正待要開車的時候，從後面有人驅駛着跟來——是那「速度探子。」是的，爺爺沒有說錯，那人是在後面跟着的，待他看見了他們時，好像把額頭縲起來了。他們和他沒有關涉，所以各自開了車。爺爺說，那人一定是要把那煤油站來做埋伏所，偵伺速度違犯者的。話是一點也不錯。他們走着一小時三十英里的老漢步，剛好走了一二英里，背面有號筒的聲音，一部汽車風一樣的跑過。他們讓它跑過了，沒半分鐘光景，爺爺看着他的小鏡子說：「探子跑來了！」孩子回頭一看，看見一駕摩托拜鼓着引擎的吼聲跑過。孩子在座位上一上一下的跳。「賽跑！賽跑！爺爺，跟上前去！」

爺爺的年紀並沒有老到把賽跑的趣味失掉；而且便宜的是把敵人放在了前頭，你可以留心着他，他不能留心着你。爺爺的車子跳上前去，速度計上的數字又爬過了紅線的一邊——三十五——

四十——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五。孩子半分從自己的座位上擎起，他的眼睛發光，他的兩手緊握着。

混凝土的博帶達到了一個終點；現在是條土路，寬而平坦的，在些淺山起伏的麥隴中作紆徐的灣迴。路是輾硬了的，但有些小的突兀，汽車在那上面跳動，汽車上是有發條，有減震機，有輕動機的，每種發明都是要你乘坐安穩。前面起着黃塵的雲霧，風頭一吹把它刮上小山；你會以為是一枝隊伍在那兒開動。時而你會瞥見那隻火速的汽車和那緊跟在後面的摩托拜。「他會跑掉的！啊，爺爺，你趕快！」這是一項冒險，你在兜風中不能時常遇着！

「那個豬頭三！」爺爺解說着，為逃掉些須一點罰金去冒犯生命的危險。你從交通巡捕的手裏是不會跑掉的，至少像在這樣的路上。一點也不錯，塵霧平靜了，在直前不遠一點，前面的人停在那兒——汽車停在路的右邊，巡捕立在一旁，拿着抄本和鉛筆在那兒寫些甚麼。爺爺把速度若無其事的放緩到三十英里走過去了。孩子定然是想停着車，去聽那在這樣的機會上必然會有的論辯；然而他曉得去趕預定的時間還要緊，而且目前正是好「漏關」的機會。剛好轉了頭一個灣，他們大跑起來；在開首的三十分鐘裏面孩子每半分鐘都要掉頭去看，但他們已經看不見那「速度探子」。他們又算自由了起來。

五

在前他們兩人曾經看見過一件嚴重的交通條件；後來還上法庭去做過見證。法庭書記先叫喚「季·亞諾德·羅士」，繼叫喚「季·亞諾德·羅士少君」，口調是一樣的慎重，孩子爬上見證席，他陳述出他知道宣誓的性質，他知道交通的條例，他是目擊了那件事情。

那回的事，你可以說是使他成了「法庭通」。繼後在跑汽車的時候，每逢遇着有甚麼些小的差池事故，那孩子的想像都要把它誇大起來聯想到法庭上去。「不是的，閣下，那個人他並沒有走到路的左邊；我們和他很近，他要趕過前頭的車子沒有來得及。」或者是：「閣下，那個人他是夜間在路的右邊走，那時有一駕車向我們跑來，那車燈是炫眼的。閣下，你是明白，一個人在晚上應該在路的左邊走，那樣他便可以看見前面來的汽車。」在這些事件的想像中，那孩子一定要高興得一跳，爺爺會問他，「怎麼的啦，哇兒？」那孩子便會很難為情，因為他不願意說他是想出了神。但是爺爺是曉得的，他會自行微笑起來；好乖乖，一頭都是想象，他的心機從這件事情跳到別件事情，總是興奮着的！

爺爺的心機不像那樣；它只想到一件事體，便定在那兒，種種觀念從那事件中徐徐的嚴重的繼續起來；他的情緒就像一座洪爐，那要很費些時間才能發熱。有時候在這樣的驅馳中他會有整個的鐘頭不說話；他的意識的潛流就會像一條大河，那沈潛到岩谷和流沙中，從眼界消滅了；在那時候他恰好是裹在那博大的溫暖的外套裏面的舒適感，你可以說他是成爲了那引擎的一個補助機關，那在沸油的道中，淺淺地吟咏着，一點鐘跑五十英里的路程。假使你把這種意識給他除開，那所剩下的

你可以看見並不是思想，只是生理的各種器官，天時，汽車，銀行存款，身旁坐着的小兒等的狀況。在文字中支離滅裂的這樣分析了出來——所以你又想法把它打成一片：「我，駕着這部汽車的人，原先號叫金牟羅士，是加里弗尼亞省坤生特的市商，雜貨店的老板，招牌叫羅士商店，而今是煤油廠主季·亞諾德·羅士，我的早餐是快要消化了，我穿着這件新做的大呢外套稍稍感覺着有點熱，因為太陽是出來了，在樂波斯河鎮我有四千桶上好的新油，在安特樂普我有十六眼煤油井，我是要到畢奇市去簽一張借約的，邦貌，是坐在我的旁邊，他身體健康而強壯，漸漸的長大起來要做我的後繼者，步我的後塵，只是他不會做出我從前做過的那種不冠冕的錯誤，他不會有得我自己有着的過往的苦痛的經驗，他只是聰明，完美，做我所吩咐的一切事情。」

在這時候「邦貌」的心境和這沒有絲毫的類似，反是從這個問題跳到那個問題，就像稻田中的油蚱蜢從這枝禾桿跳到那枝禾桿的一樣。有一匹野兔子正在狂奔；那有一雙長耳朵，像一匹騾子，那為甚麼是那樣透明而帶粉紅色？有一隻百舌鳥站在圍牆上；他總是閃着翅子，就像在欠伸的光景，他那樣做到底是什麼意義？有一隻壽帶鳥，那瘦而長的鳥快得就和賽跑的馬一樣，美而明媚，黑色棕色白色，頭上有冠子，尾上有長翎。他在這些乾燥的淺山中那兒去找水呢？路上有一匹軋壞了的死屍——那是一匹地老鼠在要橫跑過路頭的時候，被一部汽車軋壞了的；別的多數的汽車也會在他的身上滾過，那到頭是軋成粉碎，被風吹散。關於那老鼠的話是沒用對爺爺說的——他一定會說那老

鼠是傳播鼠疫的東西，或者至少有傳播鼠疫的虱子在身上；事實上每常是有那種疫病發生的，而報紙把它抹殺了，因為登載出來於地主不利。

但是那孩子是在想念着那有生命的可憐的小老鼠，那生命突然被人輾掉了的。生命是怎樣殘酷的喲；分明是沒有的東西，怎麼會從無中生有來，萬物的生長是怎樣奇怪的喲——爺爺是不能說明的，他說也沒有誰能說明，大家總是活在那兒。回頭有一駕牧場的馬車向他們滾來，一駕歪斜着的廢物載着滿載的傢具行囊；那於爺爺正是一種障礙，但是「邦視」看見和自己同年紀的兩個童子，坐在那載子的後部，用一雙呆笨的眼睛死死釘着他。他們的臉色蒼白，看來好像是吃食不夠；又還有一件可奇怪的事情，為甚麼人們會貧而沒人把他們幫助。爺爺的解釋是，那是說你自己須得幫助你自己。

「邦視」(Bunny，華言為家兔)那是這孩子的小名，在他小時候他母親就那樣叫起他的——因為他柔順，金碧，暖和，她給他的衣裳又是一件柔順的蓬鬆的毛織衣，茶色而有白邊。現在他十三歲了，不高興這個名稱，但是小朋友們給他切短起來叫成「邦」，他算忍耐着了，沒有說話。他是一位美少年，依然是金碧，一頭濃重的金髮被風波蕩着，一雙澄清的碧眼，臉色是很有血氣，因為他時常過的是戶外的生活。他沒進學堂，但在家裏自行聘請了一位先生，因為他是要做父親的繼承者的，於是進出他都同車，好隨時學習他父親的事業。

有趣的，萬分有趣的是這些世面；那是現出各種各樣的新面孔，各種各樣的生涯，經過了種種市鎮，和村莊——一些奇異的市鎮和村莊，充滿了不少的人和房屋和車和馬和招牌。路旁有不少的招牌；每個十字路口都有路標，給你一種地理的智識——給你一長串那各條路所走到的地名，和遠近；你可以預計你的行程，而養成一個數學的頭腦！有些交通上的信號，遇着有危險的地方，便向你警告——遇着轉彎的地方，斜坡，滑路，交叉點，鐵路口子。有大的標幟交叉在大路上，或者是用電燈裝飾出文字：「樂馬維司它市，歡迎。」回頭走不多遠又是：「樂馬維司它市，盡頭處，請了，再見。」

不消說也有無盡藏的廣告招牌，特別費着匠心以點綴途上的風光。「前頭有佳景，請用手機拍照，」是常用的套語，你去尋那佳景時，却不知道所指的是何處。有家套輪工廠立了一個大的木牌，是一個小兒拿着旗子；爺爺說這孩子很像那兒，而那兒說那像他在一種雜誌上看見過的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像。又有家套輪工廠是用一本翻開着的大書，木頭製的，每座村鎮凡是轉彎的地方都有；那好像是一部歷史書，關於那個地方它可以告訴你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像小說而且同時又是真實；它告訴你奇屈魯加司是加里弗尼亞省最初的橙子栽培處，聖羅西它有最優良的鑄錠溫泉在綠機山的西面，一七六九年攸尼培羅·舍拉神甫在克雷生特市轉化了二千印迭安人為基督教徒。你可知道有些人仍然在從事教化的事業；他們提着種種顏色的油漆罐子走到村道上來，在岩旁和鐵路水管上塗出字句：「準備着與神會面。」回頭一定又有一道交通上警告：「鐵路口子，虎

口當心留神聽。」鐵路公司是希望你由別外一種引導去與神會面，爺爺說明着，因為你假如信神太信得認真，那公司會遭損失。一個大圓石上寫着「救世主在等待」，隣接着便是一句，「雞肉菜館定席一元。」你無論走到那兒總有關於吃食的有趣的招牌——顯然全世界的人總是喜歡吃，喜歡說到吃上來。」「熱犬小集」是一家飲食店，有的又叫「南味通迷」，「海珍燒」，「明蝦觀」，還有些很雅致的——是「滴露軒」，「逢仙館」，「歡迎樓」，「急就齋」。你走進這些地方去時，你可以看見那取樂的精神在壁上歡舞：「童叟不欺，現錢交易」，「勸君莫道咖啡淡，勸君借取少年歡」，「本店與銀號規定，銀號不賣清羹，小店只收現錢。」

六

父子兩人在一條寬廣的谷道中通過着，洋洋幾英里都是麥地，青翠地照在太陽光裏，遠處有森森的林木，處處漏出一些人家。一道很親切的招牌問你：「你是在找住家嗎？」聖夷涅池是絕好的住宅地。水道清潔，地價低廉，有七所教會堂。請光降周旋人施普勞克士和克虜客爾處探問。「現在路道又透出了谷口了，中央有一排列樹，在兩側又才有人家駢列。」入市徐行，獄前加速，「一道大木版上標示着——」奉聖夷涅公部局令。「爺爺把速度放緩到二十五英里，因為這兒的判事和廳長慣愛弄速度圈套好捉拿你在村道上放厥地跑來了的汽車；他們要扣留你，罰你一筆大款——在這時候你可以明瞭這種新式的攔路劫搶的塞王把你的金錢在過着放蕩的生活。那又是爺爺想禁止的

一些事件，他說——那樣的罰款應該呈到省政府作爲修路的費用。

「商業繁盛區，每小時十五英里。」聖夷涅池正街是一條雙路，兩列汽車斜駐在中央，車頭與車頭斜向。你徐徐的開動上去，看有那一駕車剛好退出來，你便開去補缺，在你右邊那汽車的泥障剛好擦過。爺爺走下車來，把外套脫了，慎重地翻過來疊好，把袖子疊在裏面，那他很拿手的，因爲他開過雜貨店，是包含有「成衣部」一門。他和邦猊兩人把衣裳疊好放在後部的車箱，鎖好了，又才在街沿上走着，看看聖夷涅池谷地的牧畜家和街頭爲他們開設着的商店。這兒是合衆國，商品是你在別處正街的飾窗中所常見的「國產品。」牧場主乘着國產的自動車下山來，腳上穿的是國產品的皮鞋，在壓着加速機，在藥店的前面你可以看見陳列着許多國產品的雜誌，包含着無數國產品的國產廣告，牧場主買來帶到牧場上去。

有些細項表示這兒是西部城市：便是那街道的寬闊，鋪面的新色，白油漆的輝光，街道中心掛着的電燈網；還有是男子戴着寬邊帽，有矮小的老印迭安人一面搖唇動舌一面走着，有穿着騎馬褲的孤獨的牧童「悅來咖啡」一道白招牌上寫着，字是縱讀的；「瓦佛糕」一個名詞油漆在玻璃窗上，有一道菜單表立在門次好讓你叫菜時知道價錢。坐場沿着牆的一邊，對面是一條長桌，有一排穿着襯衫吊着褲帶的寬臂坐在一些小凳子上；這是趕快的便法，於是爺爺和孩子兩人找着兩個空凳便坐上去。

爺爺在這樣的地方是很擅場的，他喜歡和侍女開玩笑，各種各樣的滑稽話他都通曉，也曉得吃食的一些諱名。他叫炒麵蛋時總會說「要太陽高照」或者是「請睜大眼睛」（意思是蛋黃要嫩。）他又會說「把仔仔包在氈子裏」，說後笑向着侍女讓她苦費心思去猜想是麵包夾炒蛋。他會向隣座的牧場主寒暄，問問麥子的收成，或者是橙子和胡桃的貴賤；一個人的收成如何對於購買煤油力的高低是很有關係的，他是賣煤油的人，所以他對於這樣的事情十二分關心。爺爺也是有田地的。他時常總高興買田置地，因為這南加里弗尼亞省全部都有煤油，他說，將來在這兒會成立一個帝國。

但是目前他們是弄遲了預定的鐘點，他們沒有餘暇作玩。爺爺想叫油炸兔子；而邦貌不想要——不是他想避暈，只是因為聯想到了他今早在路上看見過的那個死屍。他便叫了火燒豚肉——因為他不曾看見過甚麼死豬。於是來了一盤兩片豚肉，有芋酥匙成了一個圓丘，頂上一個洞充滿了濃重的棕色的醬汁；另外有一大匙糖蘿菔的顆粒，和一葉苜蓿，帶着蘋菓醬。侍女服侍得格外殷勤，因為她喜歡這位有趣的金髮碧眼的孩子，兩頰泛著玫瑰紅，頭髮在風中鼓動，嘴唇很纖巧就像姑娘的嘴唇，碧眼滿伶俐，那東張西望的把甚麼都看進了眼裏，牆上的招帖，架上的酒瓶，和切了的排糕，肥胖的有趣的侍女和服侍着他的勞瘁的瘦削的一個。他把路上遇着速度探子，又跟着去追趕的一場事情講給她聽，使她歡喜。她也回敬他們，說在村外也有一個速度圈套；那坐在邦貌隣座的人被抓着了，罰了十塊錢，所以在邦貌吃完他的發事，和一片葡萄排糕和一杯牛乳的時分中他們有不少的話說。爺

爺把五角錢給那侍女做了酒錢，坐長桌的人照例是不給酒錢的，那好像是不道德的行爲；但是侍女接受着了。

他們留神地駕駛着，等到通過了那有速度探子的地點；於是他們又放跑起來，沿着一條寬闊的步伐道名叫「蜜薰路」，沿路有木椿，椿頭吊着青銅的小鐘。在這附近各條道路差不多都有一種美妙的名稱。「魔園路」，「天涯長道」，「山泉坡」，「雪峯弄」，「千榆谷」，「無花果樹約翰路」，「封狼坂」，「野兔小蹊」。有一條名叫「電信街道」，那使孩子感覺着悲壯，因為他在歷史上讀到過南北花旗戰爭的時候有佔領「電信街道」的一段；當他們一通過這條路，他一定要看見好像有些步兵藏在灌木的後邊，又像有馬隊在田地上馳突，他一定要激昂得跳躍起來，爺爺要問是「怎麼一回事」？「沒甚麼，爺爺，我是在想。」好頑皮的孩子！始終總是空想！

還有些是西班牙的名字，在這附近的周旋人間還寶貴着在使用。邦視是知道那意義的，因為他在學西班牙語，以便於將來好和西班牙的工人交涉。「奔爾·加明諾·列爾」——那是王立道路的意思；「費爾都哥·克良」——那意思是劊子手。「爺爺，從前這兒是甚麼地方？」但是爺爺是不曉得那段故事的；他的意見和國產品的汽車工場主的意見是一樣——就是說歷史都是「虛文。」

七

現在是亞司法特面的道路了；在天熱中閃漾着，一走到有下坡路的地方，使你幻想着那道路就

和流水一樣。兩側是種着橙樹林的；樹葉耀着濃碧，去年剩下的果實帶着金黃，今年開放的新花又是一片雪白。時而一股微風吹送，你便感受一陣醉人的醇香。有胡桃樹的林子，博大的樹林戴着博大的樹冠，在那培植良好的，粉樣的黃土上投着濃陰。有些玫瑰花的籬柵，展延得很長，有一丈來往的高，滿戴着花朵。有些高而細長的歐加里樹的樹屏風，有波樣的長葉，樹皮剝落了，使樹幹裸赤着；這種歐加里樹是我們在電影中時常看見的，它們在電影裏面用來代替堅實的榆樹，年老的古槐，繁茂的栗林，天方的椰棗，列巴南的扁柏，和其它一切銀幕上所稱呼的名稱。

你在這兒是不能不把速度放慢，不能不始終注視着的；這兒有交叉點，有岔路，有各種各樣的警號；兩來都是汽車的通路，在你想衝過前頭的汽車，要不被對面來的一駕把你好像挾在一把剪子裏面。那種微妙的地方，真費你判斷。你看爺爺臨着危機一髮時的手腕，看他的計畫，看他去通過那些難關，真是要你捏把汗水。

現在是每五哩或十哩路便有一處市鎮，你不斷的要以慢速度通行，不斷的要受着警告叫你慢而又慢，慢到一匹倔強的蝸牛都會冒起火來。道路是一直串通着每個市鎮的正街；爺爺說：商人們是那樣規畫着的，希望你下車來，在那兒買些東西；假使道路為避免交通的阻礙要移到場背靜處去，一切的商人們又會要移到路的兩旁來！有時候他們要立出一些招帖，說道路轉拐，誘引你走進市場；等你走到了那市場的盡頭，他們又叫你還是轉回大路！爺爺是一位內行家，他曾設出一些詭計來使人

上當，他是不會，上詭計的當的。

每個市鎮都是構成於幾十，或者幾百，或者幾千的矩形的弄堂，那弄堂又細分成一些矩形，每個矩形有一座極新式的平家樓，一方草地和一位穿長統襪的婦人。村外有一兩處以上的分讓地，一般人稱爲「空坪」也是分成一些小區域的，插着一面紅黃的旗子在微風中愉快地翻飛；也有些紅黃的標記，巧妙地提出一些問題而加以答案：「煤氣？有的。」「水道？頂刮刮。」「電燈？不夜城。」「建築的限制？放心。」「學校？在建設中。」「風光？賽過阿爾布斯。」——等等。在路旁必定有一處事務所或者天篷，在那前面坐着一位監管的年青人，他手裏有用箋，有自來水筆，準備你在兩三分鐘的商議之後便好在契約上署名。這些分讓主買地皮時是一畝一千元，等他們一立上旗子和天篷那價格便飛漲起來一小區賣一千二百七十五元。爺爺也把這事情很內行地說着。真是了不起的地方！

他們到了安琪市的郊外了。這兒有電車和鐵路，有不設「建築限制」的分讓地——那是說你可以任意建築任何樣的房屋，租借給任何種族或任何顏色的人；那是說一處醜惡的貧民窟，糜爛着就像一個大的浮腫，用些鑄鐵，塗着瀝青的厚紙，不加油漆的鉛板來造出一些陋屋。有很多的孩子在這兒遊戲——不知道是怎的，凡是頂難於蕃殖的地方，他們却是頂多。

不斷的衝，不斷的搶前，爺爺終又趕上了預定的時刻。他們避開繁華的街面，揀偏僻處跑去，現在是到了一處路標，寫着「畢奇市步伐道」。那是寬暢的亞司法特面的街道，跑着幾千駕火速的汽車，

有更多的分讓地和郊外住宅地，有鉤心鬪角的廣告總想引動駕汽車人的注意，讓他踏上掣動機。那地皮買辦顯然是讀過天方夜談和格林童話的人；他們據在一些歪小的事務所裏面，那是尖削的，或者傾斜着像一名吃酒醉了的水夫，顏色是橙黃，是桃紅，或者是青是綠，或者是屋頂上塗着種種的顏色，真正是五花八門。有些招牌寫着「珍珠」，有些是「巴貝球」(Barbone紅燒肉丸)——這「巴貝球」一個名詞，那寫招牌的油漆匠還在小學堂的時候，字書裏很顯然是沒有的。有些飲食攤，你在那兒可以買些橙子汁和汽水的，有橙色的藤椅擺在前面好讓你去坐。有些水果攤和小菜攤，是日本小鬼在賣，又有別的攤子寫出標語來引誘你，說「歡迎美國人」一項一項的要去觀察真是沒有窮盡，總之每一項都給予那十三歲的少年的心中一種不同的驚異。這種雜亂世界的無窮的稀奇和詭異，喇！爺爺，人們爲甚麼做這？人們又爲甚麼做那？

他們走到了畢奇市，那有寬廣的街面沿着海岸。汽車運轉台的掛鐘指着六點三十分——恰好是預定的時刻。他們停在大飯店前面，邦貌走下了車來，把後部的車箱打開，聽差的跑了來——當然是知道爺爺的荷包中有一塊的和五角的硬洋在那兒丁玲瓏。聽差的把提包和外套搬進去，孩子跟着他，覺得自己很有責任而且重大，因爲爺爺還不能夠跟來，爺爺是要把車子開到一處停車的空地的。於是邦貌大踏步地走進去，向周圍瞻望，看那煤油探子貝恩·施庫特，那爺爺的「租地獵犬」。他是到了，坐在一張大皮椅上，在吹着雪茄，望着門道；他看見了邦貌便站立了起來，伸長了他那瘦長

的身子，把他瘦而醜的面孔作用起來，表示一種歡迎的怪笑。那孩子很莊重地意識着他是季·亞諾德·羅士二世，是代表着他的父親來辦一項更大的商務的，他和那人握手，說道：「施庫特君，你好。文伴預備停當了嗎？」

第二章 租地

門牌是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五七四六號，你要想了解那房子是立在一片黃芽菜的地面的原故，你須得了解這個希望的樂士樂施·羅布爾士的意思是「櫛樹」。在兩三英里外的地方，這條步伐道從那兒起始走進畢奇市的中心，那兒有四株蕃茂的櫛樹。但這兒附近是一片無人居住的山坡，形勢十分陡峭，不過還沒陡峭到不能耕種，不能溝通，不能滿栽着黃芽菜，不能在那平面上種下甘藍的那種程度。希望的眼睛，得着測量家的機械的幫助，決定了將來會有一條寬暢的步伐道沿着這條路線開出的；所以這兒有一條泥路了，在每處路角上都立有白色的柱標，一翅向北，一翅向東，寫着——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拔樂米它士路；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奔爾·生特羅路；等等。

在兩年前有些「分讓地主」在這兒，豎着他們的小小紅黃的旗招；報紙上滿面的廣告，畢奇市裏有接客汽車跑來，有一頓便飯款待，是「熱犬店」的夾心麵包，一片蘋果排糕，一杯咖啡。在那時候田地裏的黃芽菜是拔除了的，地面剷平了，一些區域上開放出了小小的標記的花來，寫着「已定」。這已定起初是屬於那區域的，但到後來是指示着被欺騙了幾位買主了。公司已經在面街角和街沿，

在談自來水和煤汽和水溝；但是有了甚麼人捲款而逃，事業便破了產，而現在是有新的標示現出來了：「出賣，地主白，」或者是「大廉價：請問地皮買辦施密士和赫德麥通。」這些標示生不出效力時，地主只是嘆氣，他想怕只好等待小威廉成了大人才收得到這項投資的利益了。在這時期中他們只好接受着日本人的陳情，以三分之一的收存作為地租，租給他們栽種。

但是在三四個月以前出了點子意外的事情。在山頭有一兩畝地的人趕着兩部運貨汽車，載着些長大的沃列弓松木的木材，挖上山去；木匠動起工來，隣人都很驚異，不知道究竟要建築甚麼。突然之間，消息傳播出去了，喚起了一個很大的歌動，說是一座煤油槽！

舉了一位代表去訪問那位主人，問他究竟是甚麼意義。他向他們堅決的說，那完全是一種「暗中摸索」；他想拿十萬八千塊錢來作遊戲，而這就是他遊戲的調門。然而大廉價的標示是從那黃芽菜地中拔去了，另外換上的是一煤油出產地出售。」一些投機家開始調查那些地主的人名和住址，也有些賣約訂妥了——外邊的謠傳說是有的一區的价格比原價貴兩倍，賸了一千塊錢。摩托卡在那些高低不平的泥路上走去，走來，禮拜六和禮拜日的午後總有一大羣凝視着那座檯樓。

掘井工作開始起來了，單調地平穩地進行着。地方上的報紙登載着那開掘的成績：庫爾斐氏估量地第一號，已經掘到一千四百七十八英尺，遇着了硬岩，並沒有煤油的痕跡。到了二千英尺，三千英尺，依然是那樣；其後幾禮拜只在井中搜索斷了的鑽頭，大家都把興會失掉了；那只是一眼「乾井」。

那用兩倍的價錢去買了地皮的人只是詛咒自己的霉運。「暗中摸索」那簡直是和賭博一樣——那和買屋基的那種保守的投機完全不同。繼後報紙又報道着庫爾斐氏估量地第一號又在發掘了；到三千另五十九英尺，但是財東們還是沒有失望，以為總有甚麼打出。

繼後又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些貨車，很重實地載着一些材料，上面嚴密的覆了一張帆布。凡是和那事業有關係的人都是受了警告或者是買賄把口封了的；但是在那大貨車咆哮着發動機喘上山去的時候，有些孩子們向那帆布下偷看過，他們說有很多很大張的彎鐵板，在邊上有很多圓洞好穿鐵釘。那當然是塘庫皮了。而同時又有風聞，說是庫爾斐氏在那山上又買了一些地面。這些的意義不消說是那估量地第一號掘到了有油的地層！

滿山都開出了廣告的花來，地皮買辦們都簇湧到這「油田」裏來了。現在是一種咒語了——不再是黃芽菜田或甘藍田，而是「油田」！投機家建設起杖蓬來，或者是把大汽車停在路旁做辦事所，上面用帆布來寫着一些標示。整天整日都有人往來，羣衆聚集，青望着那檣樓，聽着重實的掘井機單調地傾軋着整天整日的旋轉——「彭拜——彭拜——彭拜——彭拜——」中間挾着引擎的「秋奇——秋奇」的聲音。「工場重地——閑人免進！」一道嚴重的牌示掛着；曾幾何時那庫爾斐氏和他的用人們便不再講客氣了。

但是突然之間已經再無絨密的 ممکن了；實在是全世界都已經周知——因為德律風和海底電

線已經把這個消息傳遍到文明國度的極遠的邊隅。南加里弗尼亞省的有史以來的最大的煤油噴出，普羅司培克特山油田！地球的內部好像由那井眼掘穿了的一樣；號咷衝湧，如像奈雅加拉的瀑布，一股黑色烟柱射上天空，有兩百英尺高，有兩百五十英尺——沒人能夠說定——而像雷霆一樣奔騰下地來成爲一種濃厚的黑色的粘靱的滑膩的液體。那把器具和別種重實的物件都衝得翻飛，所以人們都只好逃命。那把水蕩填滿了，就像煮沸了的湯鍋，匯成小河向山邊流下。烟柱被風一吹，四面彌散起來，吹進了庫爾斐氏的住居，把房屋染成了黑色，把那家中的婦女們都趕過了黃芽菜田。後來有些掌故家還講着笑話，說那些婦人怎樣的痛心她們的衣裳和窗帷被那「黑金」的百萬巨富的宏流污損了！

消息由電話傳到畢奇市；報館發出傳單，羣衆在街頭喧傳，不一會通向普羅司培克特山的路上被汽車的行列黑遍了。消息傳到了安琪市，報館發出「號外」，不到天黑畢奇市的步伐道塞滿了汽車，連成兩列，都是由一個方向跑來。有五萬的羣衆在那爆發的周圍自以爲是安全的地方緊緊地圍成圈子，臨時派遣的巡捕在想使他們往後退，聲聲的叫着：「禁止點火！禁止點火！」這些話終夜合唱着；人人都感覺着危險——有位笨伯如是忘記了，要點燃一枝雪茄，那全山邊便會立地化成火海；你靴上的鐵釘如碰在石上也會幹出；或者是一駕摩托貨車，那有鋼鐵邊的套輪，像這樣的油井噴發，着了火的事情是很常見的。

但是羣衆依然聚集着；人們把汽車篷放下，立在座位上，借着天上的星光便在那兒動手做買賣。地皮漲到異常的高價，有些已經賣出了；租地也在進行，公司成立了幾個，已經有股票出賣——做買賣的人排開羣衆走向背風的安全的地方，在那兒他們擦燃火柴，彼此看看面相，在手本上記下他們所約定的事情。這樣的買賣差不多做了一個通夜，到了清早有好些大仗篷建立了起來，那平常是露天說教時用的，黃芽菜田成爲了一片紅色黑色的標示：「畢奇協作社第一號，」「施凱特新迭卡特第一號，一萬股，每股十元。」

在這時期中工人們就給發了狂的一樣拚命在設法阻止那油井的噴發；他們的眼睛一半被噴油蒙蔽了，在暗中擱去塵來——沒有地方好讓他們立腳，沒有物件好讓他們把握，因爲一切都油膩了，一切都有油汁在流。你在暗中做工，摸來摸去，只是聽見那怪物的號咷，他的氣息觸着你的身體，他的口邊吐出你的面孔，他口口聲聲告訴你他在那兒。你在那兒以高度的緊張在工作着的，是因爲有賞號提出——假使你在半夜把噴發阻止了，每人賞你五十元，假使是在十點鐘以前每人賞一百。沒有人能估計出那怪物所投出的財富有多少，但那每分鐘一定要耗廢好幾千塊錢。庫爾斐氏自己也跳進去幫忙，在這項冒險的行動中他失掉了兩耳的鼓膜。有一位工人很刻薄地說，「他想用腦袋子去塞井眼啦。」而且那主人在繼後的幾禮拜中還受了四十三次的控告，都是房屋，衣裳，雞禽，山羊，牛，黃芽菜，甘藍的損傷，有的是汽車因爲路上的油太多，滑進了溝道。

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五七四六號的房子是佐依·格羅亞提的，那是畢奇市亞爾特曼木材公司的更夫。格羅亞提夫人爲養育她七個兒女起見在替人漿洗衣裳；現在兒女都長大成人，四處分散了，她在養兔子和雞雛。佐依照常是午後六點鐘要去上工的；但是在那「噴油」的第三天，他決心把職辭了，他現在坐在他的前廊上，是一位溫和的，斑白的老人，穿着一套黑衣，一片膠皮領，一根黑領帶，那是他的禮拜日節日紅白喜事的禮服。格羅亞提夫人在這樣的機會沒有相當的衣裳，所以她坐着她丈夫的福字牌趕到下場去，預算到煤油的賸項，把自己節展下來的錢去買了一件黃緞子的夜會服。但她覺得很難爲情，因爲太小，上頭蓋不着她的手膀和胸膊，下頭蓋不着她的肥胖的大腿，那穿着一雙走花的絲襪，薄得來就像甚麼都沒有大腿。女店員說，那是「她們」所時行的；格羅亞提夫人也就硬着心腸去當「她們」之中的一個了。

房屋是通常的「平家樓式」，那在初是地皮昂貴的時候，一家更富裕的人修的。廉價拍賣的時候，格羅亞提夫人滿喜歡那有便宜的居室，兩夫婦把他們節蓄下的現錢交付了，餘下的每月三十元分付。他們已經得到了財產的所有權，交付又按期不誤，所以他們是很安全的。

你要是走進那房屋的大門，你第一眼看見的便是輝煌；那最有光彩的是那木料建築的部分——爲要錦上添花起見，那油漆匠人更塗出波紋，模擬着櫛樹的紋路；那至少是有一萬條紋路，每條紋

路都是一刷二刷的塗出的。火爐是多種有色的石塊砌成，打磨得很精緻，就給寶石一樣放着光輝。在房屋背後，最有精彩的部分是一段木造的階梯，梯畔有欄杆，也是放着光輝，畫着波紋的；這階梯往上昇，有一個轉折，在那兒有一個月台，有一盆椰子樹。那階梯就和一般人家的階梯一樣，你總以為是引上二層樓的。你可以走進格羅亞提的家去看一百遍，你白天晚上都走進去看，你總看不出有絲毫的怪處；但你無聊的時候有一天立在外邊去看，你會突然發見格羅亞提的家完全是一片平頂掩蓋着的，並沒有甚麼地方有二樓。那時你會新懷着一種有惡意的好奇心進去瞻望，你去調查那階梯和那月台，你會知道那才是並不引到何處去的，它們只是純粹的裝飾品。

格羅亞提夫人立在居室正中的桌旁，在等待着約定的人到來。桌上有一瓶玫瑰花，就在那花瓶前面，在電燈光下很注目的有一本藍壳的大書印着金色的文字：「婦女須知：良家規範。」這是格羅亞提家中的唯一的書籍，那到這兒來剛好兩天；是那大商場的一位利發的書記，在賣了那件紗緞夜服之後，想蒙得這位未來的「煤油女王」的光顧，告訴了她在書籍部買換來的。格羅亞提夫人在有空閒時便研究這書。現在這書是成了一種文化的表徵了。

第一位走來的是寡婦麥爾契，她的家就在那一弄的絕底，她住在一家小小的平家樓，有兩個孩子；子人很窳，態度很尾瑣，穿的是黑袖口的衣裳。她一進來便稱讚格羅亞提夫人的衣裳，祝賀她住在山南，可以穿這樣美好的衣服。你住在山北的人，那得勢的風頭吹送着煤油，你一出街便會把靴子弄壞。

有的人在廚房裏依然還不敢使用火柴，因為怕的爆發。

其次來的是瓦特·布拉克夫婦和一位成人的兒子，是那西南角上的地皮的主人；他們在經營着地皮買賣的職業。布拉克君穿着一件有斑點的洋服，身裁很肥大，有一個慈祥的金製的保護獸作爲錶墜子吊在那廣博的胸前。布拉克夫人也是一樣的肥大，她也有格羅亞提夫人一樣的衣裳放在家裏，她的態度是說她犯不着穿出來訪問甚麼黃芽菜的田地。他們後面跟着來了一位木匠師傅董培里君，他有一座小小的住宅在格羅亞提家後，面着奔多拉它路，是這條弄堂的那一面；董培里君是十分矮小的人，兩個肩頭弓着，兩隻結稜角臘的手表示着多年的勞苦的生涯。他是不很長於算計的，在他的生活中這次突然侵入的變化使他不能應接。

其次來的是賴塞爾夫婦，他們在街上開茶食店，是很殷勤的一對年青人，在每個人面前都想討好，但結果很不如意，覺得是很難辦到；他們是那些「小地區」之一的地主。其次是罕克，一個瘦削的手斧形的面孔，聲音很剛燥；他的「小地區」也在毗隣，因為他曾經當過金礦的坑夫，自以爲是煤油租借地的內行。在他之後來的是他的敵人律師迭伯爾君，他是西北隅的出門去了的地主的代表，他慣愛主張着一些手續上的難題，讓不是律師的人很難理解；在前很主張把弄堂的北部區別出來，被南部的人把他看成了秦檜。其次來的是哥來提君，是有一處「中等地區」的。他的職業不明，但他給人的印象是衣服很講究，態度很有禮儀；他是一位和事老，聲音很溫和而圓滿，也很愛說話，但有點

難乎爲情的是他說過了之後你摸不的確他到底說的甚麼。

布朗列夫婦也來了，是一對有錢的老年夫婦，駕着一乘大的汽車他們帶着樂爾克夫婦回來，那是一對開成衣店的猶太人，那照常只配在成衣店裏打交道的；但他們和那兩位同伴是支配着四個「中等地區」的，那充分可以開一眼油井，而且是把地堂橫斷了的，那很可以使其餘的人怕他們單獨出租。在他們之後來的是西馮夫婦，他們是從東北角上的住宅走來的；平常是很矜持的人總把隣居的人看不上眼——也並沒有甚麼理由，只因爲他們進出是駕着一部古董汽車，那比時下的流行要遲上三年。這兩位是已經和人結好了租地契約的，誰都相信他們贖了一筆大錢；但你沒法去證明，你也無須乎去幹這事件，因爲凡是到場的人誰都是接受着別人的租借的提議的，誰都想暗暗的贖一筆大財喜。

同他們來的是泥水匠師傅商牟，他的「小地區」和西馮氏接隣，在上面築了一家格納庫在居住。他的房子實在是一錢不值，然而他却主張得最激烈的人，他主張徙家費要由借主負擔，而且他還把他在空地裏種下的幾畦碗豆和山芋的損失都要計算在裏面，其餘的人都反對他要他沒說話，在那時候不增趣的是沈靜的木匠師傅董培里站立了起來，他說那在他看來是很合理的要求，他自己也有七畦玉蜀黍和滿開着花的碗豆，他想契約中應該至少要規定一條，掘第一眼油井時須在沒有栽種的空地，好讓種植的人等候到來去收獲自己的勞力的成果。

開會的時刻是七點半；每個人都都在觀望，看有那個人先說話。後來是一位生人站起來，是一位身長六英尺的大漢子，用着一種很鈍遲的口調說他是西南角上的地區的主人布拉克夫婦的法律顧問，梅里灰塞；據他的意見說來，布拉克夫婦要求那契約上的字面要稍微修改一下。

「契約要修改？」那手斧形面孔的罕克君跳了起來。「我想大家是同意的，沒有再修改的必
要罷？」

「只修改一星星兒的，朋友——」

「但是羅士君在十五分鐘內便要來簽名了！」

「很小的一處，只要五分鐘便可以修改的。」

大家都靜默着了。「好的，怎樣修改的？」

「只是這一點，」梅里灰塞說：「是應該明白地寫出的，在計算地權分配上地皮的範圍是要和法律的條款相應，法律的規定是煤油採掘權的行使可以達到前街的中心，和後街的中心。」

「甚麼說？」大家都眼睜口開地，咕嚕着在表示張惶和反對。罕克叫道：「你是那兒得來的道理？」

「我是根據加里弗尼亞省的法令。」

「然而這契約上不能給你，我也不能給你！」大家異口同聲的贊成：「我不相信！誰個聽見過這

樣的事情，好奇怪！」

「我想我是替大多數人說話，」老人布朗列說，「這樣的事情我們不能諒解；我們想那區域範圍，公司的地圖上是規定了的。」

「不錯，不錯！」格羅亞提夫人說，

「我想，格羅亞提夫人，」律師迭伯爾應聲着，「你們不熟悉省政府的煤油條例，實在是件不幸的事情。條例是分明有明文的。」

「唔，是的，自然！」格羅亞提夫人蹣跚地說，「你所代表的是角上的地面啦，那你是用不着說的，角上的地面應該要得兩倍的價錢！」

「格羅亞提夫人，沒那樣多心。你沒忘記你的地面也是要展到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那有八十英尺寬的啦。」

「是的，但是你的地皮還會展到側街的中心啦——」

「是的，格羅亞提夫人，但是奔爾·生特羅路是只有六十英尺寬的。」

「這意思我是明白的，我們大家都是承認了大的地皮得到大的一份地租，你是把你那六十五英尺寬的地皮展成九十五英尺啦。」

「你要叫我們來簽名！」罕克叫着，「你坐着不動讓我們來上當！」

「各位各位！」和事老的哥來提的聲音響亮着。

「讓我說一句罷，」成衣匠的樂爾克插進話頭來。「弈多拉它路是沒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那麼寬的，所以在東邊的我們便沒有在西邊的人得的錢多了。」

「那其實是沒有甚麼的，」梅里灰塞說。「你們可以計算——」

「我自然可以計算！但是你要說並沒有甚麼，你爲甚麼在這時候要來破壞契約？」

「我現在向你直說！」罕克叫着。「你無論怎麼是不能得到我的同意的。」

「我也一樣，」帶着眼鏡的年青的看護婦施尼普女士說。「我想我們這些有小地皮的吃虧也已經吃夠了。」

「總之，」罕克又說，「我們還是遵守原有的契約，那是唯一的合理的契約，一分算一分，每股平分，就和我們的投票權一樣。」

「讓我陳述一點罷，罕克君，」迭伯爾說，說得十分慎重。「我記得你是有一處小地皮接着橫街的，可不是嗎？」

「是的，我有。」

「那嗎，好，你沒計算一下法律上准許你在格外有那沿街十五英尺的地面的嗎？那使你的地皮比中等地區還要寬了。」

罕克伸出來的下顎垂下去了。「哦！」他說一聲。

格羅亞提夫人大笑起來。「哦！那自然是應該修改！那是我們中等地區的人現在成了榨取者了——我們要佔領這租地的一半！」

「我們這些不當橫街的小地區呢？」凱池夫人說着，那是一位棒球選手的夫人。「我的丈夫和我，我是怎樣呢？」

「我們簡直莫名其妙了，」泥水匠的商牟說。「我們不曉得我們究竟是同誰在一道。」就像室中的大部分人一樣，他也拿出一枝鉛筆和紙，想計算這一次新的規定；他愈算，愈覺得弄不清頭緒。

四

這一弄的租借，主張「共同契約」的是瓦特·布勞思夫婦。兩個或三個區限已經夠掘一眼煤井，但是這樣的零租你只能找些小的借主，說不定會落到一位投機家的手裏，把你的地幾次抵押，或者是被「新迭卡特」佔去賣成「股分」，或者是弄到破約，你只好袖手旁觀地看着別人從隣接的地方把你地下的油量吸引去。與其那樣，不如整個的一弄大家，聯結起來；那樣你只消掘得六七眼井就夠了，你可以找一家大的公司，你可以火速開工，並且更重要的是井一掘通了，你的地租是千牢萬穩的。

就那樣費了不少的力量，時而誘引牽制，時而恫駭勸諭，時而磋商價格，時而動用陰謀，那一弄二

十四房的地主才得到格羅亞提家中來聚會，在一張「共同契約」上夫夫婦婦的都簽了名，結果是在他們之中任何人都不單獨出租。那項文件是正式向府廳呈請備了案；以後一天一天的他們逐漸認識了那所發生的影響。他們是約定了一致行動的；從那時起，他們都沒有一次不會發生衝突！

每晚他們都在七點半鐘開會，總要開到半夜或者還要遲；他們弄得筋疲力盡的回家，結果是不能睡熟，他們把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家務，和草地的洒掃都拋荒了——你看看就要發大富的，何苦要去當奴隸一樣的苦工？他們開小組會議，他們立黨分明，剛好在祕密中約定的事情，不等日落，遲早又在祕密中破棄了。他們那懦弱的人性實在是膺受着一種不能勝任的負擔；貪慾的烈火在他們的心中燃燒，被煽揚到白熱的程度，把一切經常理法都融化盡了。

「租地獵犬」來紐着他們，來包圍他們的住家，用電話來纏繞，乘着摩托車跟在他的背後。但是每來一次新的提說，都不能滿意，只是使人不安，懷疑，憎恨。任你誰人提說，總是要想欺騙別人；任你誰人贊成，總是和那提說的人串通在一道。大家都知道隨時隨地都有陰謀詭計的可能；在他們之中的就連那可憐的不痛不癢的木匠師傅董培里，他整天在屋頂上要釘幾千幾百的釘子，釘得十指生疼兩背發酸，晚上從電車下來拖着脚步走回家，他都遇着過一位駕着堂皇的林牟星汽車的人。「董培里君，請坐車罷，」那人向他說。「你覺得怎樣，這車子不好嗎？我把這車子讓給你坐，你覺得怎樣？只要你勸你的一組人和考奇新迭卡特簽約，我是喜歡奉送的。」「哦，不，」董培里說，「我辦不到，我已經

許了施尼普姑娘，我們是照着高文的計劃進行着的。「唔，你是會忘記的，」那駕汽車的人說。「我剛才和密司施尼普說過話來，她是願意接受一部汽車。」

突然之間有希望向他們撲來，就像陽光從暴風雨的雲頭漏出的一樣，他們大家都陷入了一種持續的歇斯迭理的狀態；西馮夫婦從一個人名下帶來了一項提說，那人名叫施庫特，是季·亞諾德。羅士的代理人，向他們提出了他們從不曾接受過的最良的條件——是每方地一千元現金的送禮，四分之一的掘井稅，並且第一眼井限於三十日內開掘，三十日內如不開掘，每方地罰賠一千元，罰款由銀行通知。

他們大家都是曉得季·亞諾德·羅士的地方上的報紙曾經報道過有別的「大企業家」正向新油田染手。報上登出他的照片，登出他的略傳——說他是一位典型的美國人，起身於平民階級，再讚美了一遍這個機會到來了的地方。泥水匠的商牟，木匠的董培里，礦夫的罕克，更夫的格羅亞提，點心舖的賴塞爾，成衣店的樂爾克夫婦，在他們讀着這些故事的時候，心裏感覺天大的歡喜。他們的機會現在是來了，那機會的王國是屬他們的！

大家已經糾紛了一陣，結果是大地區和中地區的區別撤掉；他們連合起來和小地區對抗，主張每個地區的租借權依地面的大小以為比例。他們通知施庫特，說他們已經議妥，施庫特回答他們說大老板羅士氏在第二天晚上七點四十五分鐘來和衆人會面簽名。所以現在他們正在這指定了的

時刻在這兒聚會——而他們又糾紛了起來！他們之中有四個「小區」不意之間可以提昇到「中區」以上；自然的結果是四家「大區」和四家「大的小區」在租約中最佔便宜，而四家「小的小區」和十二家「中區」便表示反對。

密司施尼普盛氣之下把面孔漲得緋紅，舉起手來在罕克面前搖動。「我告訴你，那樣的契約你是得不到我的簽名的——打死都辦不到！」於是罕克氏也大聲的應戰。「我告訴你，只要大多數同意了，法律是要叫你簽名的！」接着是格羅亞提夫人，她已經把那良家規範完全忘在腦後了，在稜視着罕克，把兩手抓起來就像要去扼着他的喉嚨一樣：「爲小區的權利嘮叨的是你這傢伙！主張大家公平分配的是你——你這草裏的長蟲！」他們已經開到了這樣的田地，在那時突然之間大家都不作聲，抓着的手鬆了下來，兇剝的面孔消滅了。外面有扣門聲，是一種尖銳的命令式的扣門聲；對於室中的每一個人都起了一個同一的觀念，就是季·亞諾德·羅士！

五

在這些男子裏面嫻習禮儀的人差不多是沒有的；他們平生都是由別人的舉動得到一些經驗——而現在的這一個機會最是含有教訓的，在他們一生之中很少遇逢。他們看見那大人物進屋裏來時，是自己走前面，隨從的人在後面跟着。他們看見他穿着一件博大的外套，起初是立着不作聲，等待他的隨從來介紹，「各位女賓和老板，」那租地代理施庫特說，「這是季·亞諾德·羅士先生，」

接着羅士先生纔微笑着點頭，和衆人打交道：「諸位女賓和老板，晚安。」有五六個人立起來讓坐；他便揀了一張大椅，極隨便地，一點也沒費躊躇——因為他知道你假如是嫌到座位少了，那使做主人的很難爲情。

在他的背後另外立着一個人，也很肥大。施庫特說，「這是亞司通·底·布俞迭士先生。」大家又加一倍的聳動，因為他是安琪市的有名的律師。同時又進來了一位小將，顯然是亞諾德·羅士的令郎。在這室中的婦人們大多是有男孩子的，那每個孩子將來都要長成爲煤油大王；所以她們留心着這羅士少爺，看見這樣一位少爺是始終立在父親的旁邊，不說話，只是把一切的東西都看在那敏活的眼裏。那少年立刻坐到窗緣上去，在那兒坐着靜聽，儼然像一位大人一樣留神。

格羅亞提夫人把她隣舍所能營出的坐椅都借來了，又向「營喪店」裏租了一打帆布橈子來；然而還是不夠，那良家規範再沒有好方法告訴她了。但好在很隨便的粗魯的西部的幾位男子解決了這個難題，他們在攔納庫的背後去找了幾個裝桃梅李果的空的木匣來。倒橫着做了座位，大家也就安頓下去了。

「好的，各位，」施庫特客氣的說。「都停當了嗎？」

「沒呢，」是罕克的酸聲氣。「我們還沒停當。我們還沒議妥。」

「怎的？」那租地獵犬叫着。「爲什麼你們告訴我說一切都停當了！」

「是的，但我們又鬧開了。」

「怎麼一回事呢？」

有五六人爭着說出了那件事情。商牟的聲音就中是最高的。「有些人請了過於聰明的律師來，他們橫直的說是依據着法律在要求，我們其餘的人不能忍耐。」

「唔，好的，」施庫特客氣的說，「布侖迭士先生正是法律大家，或者他能夠幫助我們把這件事情弄清爽。」

於是差不多衆口同聲的各說各的理由，而同時也說出反對的意見。接着是那布侖迭士先生用專門家的口吻向他們說，法律的明文是絕對沒錯的，目前的契約就照樣解釋已是包含着達到正街和巷道的正中，但你們要想改變自然可以改變，而且也可以在契約裏記明。

這一來是火上加了油了；大家都爭執着你是我非，他們的醜態蔓延起來，忘記了他們是在亞諾德·羅士和大律師布侖迭士的前面。「我是說過一遍的，我現在再說第二遍。」密司施尼普說——
「我絕對不幹！絕對不幹。」

「我們取決多數你總得簽名！」罕克叫着。

「你們幹，我看你們幹！」

「你的意思是想破壞這張合同嗎？」

「我想我可以請一位律師來，只要我告訴他，他隨時都可以破壞。」

「好的，我想說句話。」迭伯爾插進口來；「我是律師——我的同行布俞迭士先生和梅里灰塞先生都會保障我的——那項合同是鐵案難移。」

「那嗎，至少我們可以拖到法庭上去！」商牟叫着。「我們至少可以拖延你一兩年！」

「你那樣幹真會有好財喜啦！」罕克俏皮他。

「哼，我們就如同遭了一大伙強盜的打劫，」密司施尼普放言。

「好的，好的各位駕台！」貝恩·施庫特連忙插進口來。「我們都不要嫌面孔不如人，索性把鼻子割掉。我想羅士先生一定有他的計劃，你們不想要他告訴你們嗎？」

「對的，我們請羅士先生說！」哥來提叫着；大家衆口一聲贊成——是的，說上天，他們總應該聽羅士先生說話。有誰能解救他們的人，那是只有羅士！

六

羅士先生站起身來，緩緩地，慎重地。他已經把他博大的外套脫掉，疊好，仔細地放在座旁的絨毯上；主婦們都留心着看，在眼裏，好等將來有在家中聚談時倣效。他現在向着他們，博大的身體裹在很舒適的細呢上衣裏面，他的態度威而不猛，說話的聲調也不裝腔作勢，差不多像一位父親在教訓兒女。假使你苦於他的話和有些不同，那你要知道他說的不是英語，只是西南部的美國的方言。你定要

想知道一個口裏說着：「愚下係曾經幹過，愚下要再幹咯。」而身上却穿着大都會的銀行家的服裝，像大元帥一樣發號施令般的沉着，像國立教會的長老一樣慈和而有威嚴，那你最好是到那兒當一位煤油井的老板。季·亞諾德·羅士開口道：

「各位女賓和各位老板，愚下在今晚把本省略路走老一大半，方才走到咯邊。愚下本當可以早來，就因為樂波斯河邊愚下咯一眼新井噴出老油，愚下不能不去睇老一睇。咯眼新井，今番流出得四千桶油，愚下一日就要贖五千門塊大洋。愚下還有兩眼在掘，有十六眼井在安特樂普。所以，各位女賓和各位老板，愚下要說係一位煤油家，想各位係可以贊成咯。」

「各位今番有一個好機會，各位女賓和各位老板，但係要記在心裏，各位如不審慎，咯機會係要失掉咯。向各位提出要求，要在各位咯地皮上掘井咯人，愚下想來怕二十個人中只有一個係煤油家；其他咯都係投機師，在各位和煤油家中間奔走，把應該到各位手裏咯錢弄進自家咯腰包。各位就算找到老一位有錢人，他想掘井，但他庸或係一個門外漢，他會把事情托人包作——各位咯利益就靠在包作身上，那包作係不把工程做牢，他越快越好去另外再包別家咯工作。」

「但係，各位女賓和各位老板，愚下係自掘自井，愚下找咯工人都係愚下咯相熟。愚下要親身去監工，那係愚下咯任務。愚下咯井裏不會掉錨，費老幾多月工夫去找；愚下補井亦叫管拿手，不讓水流進井裏，把全盤咯地皮浸壞。愚下還有話告訴各位，愚下咯基礎鞏固，沒一個人或公司可比。因為愚下

樂坡斯河咯井剛好掘通，愚下咯掘井傢具全盤都有準備，隨時都可動工。愚下可用大貨車運來，不要一禮拜工夫便全盤可以送到。愚下咯事業聯絡很廣，要找油櫓咯木材叫管容易——咯們東西專靠交情，立刻就到手。愚下所以能夠担保動工，還把現錢來作抵當，就係因為有咯們個原故。愚下胆敢向各位担保，旁人口頭可以約束，但到事情臨頭，他們一定會要推諉。

「各位女賓和各位老板，各位咯地租怎樣分配，愚下不能說話。不過愚下想說咯；無論有麼個事情，各位總得團結一致。那比各位，牽延咯損失，和落到騙子和痞棍手裏還要好些。各位女賓和各位老板，你等把愚下煤油家說咯話不要輕視，在咯普羅司培克特山上不會有好多處噴發；地下咯壓力不久會消掉，所以掘井快咯人便可先得煤油。煤田消渴很快；不到二三年你等會睇見油井要用吸筒——唉，就連各位驚惶着咯那眼第一眼井也係一樣。所以各位請信愚下咯話，沒破壞咯張契約；各位在地租上就算吃虧一點，愚下要把來看成大地租咯一小部分，使你等在現金上不會損失。各位女賓和各位老板，咯就係愚下咯說話。」

偉人說完依然站立着，好像在等待着有甚麼人要質問；回頭他又坐下了，大家都緘默着沒不作聲，他的話是很有斤兩的，沒一人有那樣的胆量敢於開口。

隨後是哥來提君站立起來。「各位朋友，」他說，「我們從一位紳士口中聽得了一番很在道理的話，這位紳士我們大家都是敬仰的；據我個人的意見，我希望大家要表示出一個事務家的集團，在

這和我們大家都關係着的事情，要能下出賢明的判斷。」就這樣哥來提君便搖着頭說了一長片，要旨是要多數人的取決。

「但是那正是難題呢，」商牟說，「甚麼是大多數呢？」

「我們投票罷，」樂爾克說，「投了票就知道。」

律師梅里灰塞在這時和他的事主耳語了一番，他立起來說：「各位女賓和各位老板，現在我所代表的瓦特·布拉克氏夫婦教我說，他們是很感激羅士先生所說的話，他們爲保持我們的共同一致上，應該讓步的甘願讓步。剛才在會議的當初我提出的一點，他們甘願取消，就讓目前的契約的原樣簽字。」

「但是是甚麼意思？」格羅亞提夫人質問。「是說他應得九十五英尺的地租的嗎？」

「我們的提議是照原契簽名，怎樣解釋的問題留待後來解決。」

「哈哈！」格羅亞提君說。「真是好冠冕的讓步——我們才聽見布侖迭士先生告訴我們，法律正是在替你說話的。」

「我們是約好了來簽名的啦，」罕克盡力想把聲音放和藹些。

「哦，是你在說話！」施尼普女士叫出。「你這位尊駕剛才說的話還不上三十分鐘，你說我們還是回到原定的契約上去——只有這是唯一的合理的契約。一份算一份，每股平分，就給我們的投票

權一樣。你這話我沒引用錯嗎，罕克君？」

「我贊成簽字，」前金礦工人執拗着說。

「說到我名下呢，」那看護婦說，「我說過一遍的，我要說二遍，打死我也不簽字。」

七

羅士老夫人，邦猊的祖母，她是嚴重地反對的，說不應該帶着孩子去談種種商情。那很可以破壞他的天真；使他年紀輕輕便成一個辣手的俏皮客，只曉得黑心厚臉的找錢。但是邦猊的父親說，那正是人生，你只是藏愚守拙是無用的；邦猊日後須得立身處世，處世的教訓對於他是愈早愈好。所以那少年現在是坐在那窗緣上，一面旁觀着，一面回想着他祖母所說的話。

是的，人世真是一團卑鄙的物什；爺爺說你要留心，因為隨時隨地都有人想剝削，那話是不錯的。這目前的一些人爲着突然之間有成爲暴發戶的希望，大家真好要成爲瘋子。邦猊，他生來便有充分的金錢使用的人，他看着他們的蝸角之爭感覺着一種高度的輕蔑。他心裏判斷着，在這圈子裏的人，你是不能信任的；他們決沒有心事會想幫助你。那位穿黃緞子社會服的胖子老婦人，那露着胖而紅的兩臂，胖的兩腿裹在絲襪裏的——你看她再差一點兒便會把兩個熊掌抓在甚麼人的臉上。那位手斧形的男子，聲音就和迴轉鋸一樣的——他乘着夜陰在甚麼地方一定會暗殺你！

爺爺要他的兒子了解處理這些商務的一切手續：如借約的辭句，法律的條款，種種地皮的大小，

以及和它相應的金額。他隨後是要談到的，那一種試驗，看他的孩子究竟了解到了怎樣的程度。所以邦猯留心傾聽着，當他父親和貝恩施庫特坐在汽車上向油田裏跑去的途中，他們兩人關於借約上所談說到的要點，他便記在心上，自己在那兒綜合。但是少年的心機却不能不馳聘到這當前的種種人的性格，種種人的意見，和你在他們的生活中所能得到的暗示。那位肩駝手拐的老人——他好像是一位貧窮的苦工，你可以看見他在這場談話上怪煞可憐；他想找一位可以信實的人，他在東張西望，然而在那一羣人中結果找不出一個。那位鼻樑上掛着眼鏡的年青的女人，她是一位辣手的傢伙——她不開架子，不知道會做甚麼事情？那對老年的夫婦看來好像有錢——他們很自尊自大，但是他們一樣的是來爭取自己的一份，沒有絲毫寬大的情趣替「小地區」的人設想！

那位老紳士把坐椅拉到爺爺身旁來，和爺爺耳語了一番。邦猯看見爺爺搖頭，老紳士把身子抽開了。爺爺對施庫特說話，施庫特便站立起來說：「羅士先生要我來表明他的意思，他是不願意和你們這一組中的人分割地訂結任何契約的。沒有餘地可以使油井增加的地方，他不願意掘井。你們假如得不到同意，那他會去和別人訂約，那是我替他周旋來的。」

這一番話給了大家一服清解劑，大家把爭論停止了。爺爺着在了眼裏，他向那「租地獵犬」點頭，那人又接着說：「羅士先生接受了一項提說，是租借那北部地面，那兒大有希望，因為我們相信地層是向那樣傾斜的。那兒有幾方地專屬於一家人，所以在訂合同上可以不費手續。」——是的，那使

他們驚惶了；大家停着口舌的爭鬥，公然靜默了幾分鐘。

邦猥是坐在窗緣上的，他看了那眼「新井」上了燈光，那現在已經停止了噴發，在等待塘庫的造成；他從那開着的窗口可以聽見釘塘庫的鐵槌的聲音，木匠師傅們在斜坡上建立新槽的聲音。他正在東想西想的時候，突然從暗中有一種私語聲使他驚惕，那聲音顯然是來自他的身旁：「喂，夥計！」邦猥從窗邊上窺視，看見一個人影，把身子貼在壁上。「喂，夥計！」那私語又起來了。「你聽我說，但你不可使人曉得你是聽人說話。他們要不曉得我在這兒才行。」

邦猥心裏想的是，「一個奸細啦！想探出這兒的契約的情形！」所以他留起心來，他傾聽着一陣熱心的動人的私語，執拗地，不間斷地進行着：

「喂，夥計！我是保羅·瓦特金士，這兒的老板娘是我的姑母。我是不要使她曉得我在這兒的，因為她會把我趕回去。我住在聖奕里多的一個牧場裏，我從家裏逃了出來，因為我不高興那兒，我要找點事情做，但我須得先找點飲食吃，因為我快要餓壞了。姑母是會把飲食給我的，因為我們感情很好，不過——唉，她會要叫我回家去，那我不幹。所以我想往廚房裏去找些東西吃，等我找到了錢，我要還她，所以我要算是向她借了點東西來吃。我希望你幫我的忙，把那廚房門打開。我並不拿別的東西，只要一片排糕，或者別的東西，有「雙味夾」(Sandwich)也好。你最好這樣做，叫姑母引你進廚房去；你要喝杯水，回頭你沒把門拉攏便退回客廳來。你最好走出大門來，請你告訴我，我告訴你的計劃成

功沒有成功。喂，夥計，定要請你幫幫忙，因為我實在掙持不着，一天吃不到一點東西真難過，而且我乏得有點樣子，因為我四處竄，我竄了好一會。你請出來，我會告訴你，但你不要在那兒和我講話，因為他們會看見你的嘴動，唉，他們會曉得有甚麼人在這兒外邊。」

邦猊火速的想了一下。那是一件微妙的道德問題——說不定會是一位強盜要混進來的，你怎能沒有權利去打開別人的後門！但是的確那自然不是一位強盜，要是她是你的姑媽，那她一定要把點吃食給你。但你怎曉得他說的便是真話呢？是的，像他所說的，你可以走出去，假使他是強盜，你可以捉着他。使邦猊決了心的是那說話的聲音，他很喜歡；他還沒看見保羅·瓦特金士的面孔就喜歡了他的聲音。邦猊覺得保羅·瓦特金士的性格中有甚麼力量，他是被一種深切的強有力的東西牽引着了。

邦猊梭下了窗沿，走到了格羅亞提夫人面前，她在一場劇烈的口角之後正在揩額上的汗水。「媽媽，對不住，」邦猊說，「我想進廚房去喝杯水，好不？」

他以為這樣的一句話便可以濟事，但是他是失敗了，因為格羅亞提夫人不久便要成為上流人，凡事她都要見習，就是有錢人怎樣喝一杯水的先例，她都是不肯把這個機會放鬆的。她的心臟對這季·亞諾德·羅士的兒子暖了和了起來，所以一切酸辣的味道從聲音中消去了。「啊，好的，再好也沒有，」她說着，便立起身來引他進廚房去。

那邦向周圍瞻望。「啊，收拾得真清潔啦！」他讚嘆着——那倒也不是虛，因為那滿房都是粉壁。

「是的，是還乾淨，你能覺得那樣，我真高興呢，」那廚房的女主人說，她從碗架上取了一隻玻璃杯來，去打開自來水的龍頭。

「真是一座寬暢的廚房，」邦說；「總覺得舒服。」他接着一杯水來多謝着，飲了一些。格羅亞提夫人心裏想，真是有禮節，真是自然！一點也不高傲！

邦走到後門去。「我想這兒一定是有一道大朝門的。屋裏像有點熱，你不覺得嗎？」他把門打開，望出去。「風很涼爽，」他說。「從這兒可以把油井都看在眼裏。就在這一弄裏有油井掘起來，真好不快活！」

怎這麼親熱的一位小朋友喇！格羅亞提夫人想着，口裏說是，她希望，不久便會那樣。邦說她穿着那樣一件漂亮的夜會服，怕會着了涼，所以他又把門關上了；他的女主人被這上流的嫵雅的態度迷着，竟沒留神他並沒會把門拉攏。他把空杯子放在洗碗的攔板上，說聲多謝了，不再喝了，便跟着格羅亞提夫人走向那人衆聚集着的居室。

「我的意見是——」是那泥水匠商人的聲音。「你們真的要照着原樣的契約簽字，我們總要弄得大家明瞭；我們，只算我們自己所有的地皮，不歸我們有的街面沒算上去。」

「換一句話說，」瓦特·布拉克夫人俏皮地說，「就是修改這張契約啦。」

「換一句話說，」施尼普女士說得更俏皮，「就是要我們陷在你們大地區所設下的牢籠裏啦。」

八

一位十三歲的少年聽着這樣一種論爭，當然是會厭倦的；所以季·亞諾德·羅士二世向着大門走出去時，誰都沒有絲毫的介意。他走到了後門，剛好那保羅·瓦特金士從後門出來輕輕地關上。「多謝你，夥計，」保羅低聲的說，偷偷地走向那座木造小屋去，那現在後面緊跟着他。保羅的第一句話是：「我找到一片火腿，兩片麵包，一片排糕。」他已經開首在吃。

「那很不錯啦，」那獾審慎着說。他等着他，好一會都沒有回聲，只聽見餓了的人在咀嚼。那未知的人只是有聲音的一個影子；但是到這外邊來，借着天上的星光，那獾目擊到那個影子比自己要高過一個腦壳，而瘦削。

「哼，肚子餓真難過；」那聲音繼後又說起來。「你不想吃一點嗎？」

「哦，不，我是吃了夜飯的，」那獾說。「並且我晚上也並不想吃東西。」

那人依然在咀嚼，那獾覺得神妙，很有傳奇的風味；那會是在這暗夜中的一匹餓了的狼！他們坐在木箱上，等那咀嚼的聲音停止了，那獾說：「爲什麼事情你要逃出來？」

那人用另外一種問題來回答他，使你出乎意外：「你的教會是那一派？」

「甚麼說？」邦兒返問他。

「我問你是那一種教會的人，你不懂嗎？」

「懂的，我的祖母有時候是引我進洗禮派的教堂，我去看我母親時，她是引我進辟司坡克。但我不知道我是那一座教堂的。」

「我的天，」保羅說。那表示得他是深受了這句話的影響。「你是說你的爺爺沒有給你施洗禮嗎？」

「我覺得我的父親是不大相信的。」

「我的天！你不怕遭譴責嗎？」

「遭甚麼譴責？」

「哼，地獄的火和魔神啦。你要失掉魂魄。」

「啊，那樣的事情我決不相信。」

「啊，夥計，你的話真是有點奇怪。我正決心先進地獄裏去！我不怕譴責。你詛咒上帝嗎？」

「倒不怎的。」

「嚇，我詛咒過上帝。」

「你怎樣詛咒呢？」

「怎樣，我說，你這瘟神！我是不止說過五六遍，我想一定會有雷公黑閃要下來打我。我說：我不信，我始終不信，要譴責你就譴責。」

「嘻，但是你說你不信，爲什麼又怕遭譴責呢？」邦猊的頭腦始終是那樣講邏輯的。

「唔，我想我莫名其妙，究竟是在信還是不信。我現在說不出來。我這個可憐的不濟事的腦袋子，我恐怕也碰不破這座萬年的老崖。我不知道從前究竟有些怎樣的壞人。爸爸說我是自有世界以來的第一個壞蛋。」

「爸爸是你的父親嗎？」

「是的。」

「他信的甚麼呢？」

「那老古的宗派。那名叫四方福音。那是使徒教會吃，教的人是要跳的。」

「跳？」

「聖靈要降到你身上來，弄得你跳。有時候弄得你轉，有時候又託你的口說話。」

「怎麼說嘞？」

「怎麼說，弄得你只是喧囂，又快，就好像在說外國話；爸爸說那是天使長的聲音——或許怕是，但我不懂。我絲毫不懂，而且恨它。」

「你的父親也那樣做嗎？」

「他隨時都在跳，白日黑晚都在跳。他說那是修養性情的一種方法。你假如在吃飯的時候要說些話，說家裏窮得已經不能吃飯，說押當了的田地的利息又是應該繳納的時候，說他不應該把錢來都送給教堂，那爸爸立地便會把眼翻起來，大聲的祈禱，祈禱到出神，他是那樣說的；到那時聖靈便來附着他，他便跳起來，周身發抖，他梭下坐椅，在地板上滾，開始呱呱的說，說的就像那聖經裏面的文句。姆媽就會哭起來，因為她怕遭劫，他知道她是應該找些東西養育兒女，但她不敢反對聖靈，爸爸只是放聲的叫，出神，出神——叫得真是大聲，是西納衣山的聲氣，他是那樣說，接着姆媽的肩頭便動起來，口便張開，她一翻身滾藏在椅子裏，大叫要有聖靈降誕節的洗禮到來。使孩子們失了主宰，大家也就亂跳亂鬧；總之使你害怕，總有甚麼東西來捉着了你，管你願不願意，你也會動起手來。我便衝出屋子去，把我的拳頭向天上舉起，我叫：瘟神你來！瘟神你來！我叫着等待天坍下，來但它又不坍，我就說，我不信，我永遠不信，就算把我送進地獄，我也不信。」

「那就是你逃出來的原因嗎？」

「那是各種原因中的一種。像我們那樣的生活，你永遠沒救。我們有一個大牧場，但是那一多半是崖石，我們真沒好日子過；你栽種些東西，雨給你一落，除掉生些雜草外甚麼都沒有。哼，真的是有上帝，他真是保佑可憐人的，那他爲什麼要生那麼多雜草？那是我第一步要罵的——我一天到晚都要

扯雜草，我自己真是吃不下，我不知不覺的便翻來覆去罵：「你這瘟草！你這瘟草！爸爸說那雜草不是上帝生的，是惡魔生的；但是，那惡魔總是上帝造的，惡魔所做的鬼事上帝總知道，那嗎上帝不是壞東西嗎？」

「我看來好像是，」邦兒說。

「嚇，夥計，但是你的福氣好！你從頭至尾並不曉得你有一個甚麼靈魂！你真是免受了多少的苦處！」話頭停止了一下，接着保羅又加上幾句：「我千辛萬苦的才逃走了出來，但我想我到頭還是一定會跑回去——因為你一個人想着自己的兄弟姊妹要餓死是很難過的事情，他們除餓死之外我也想不到有第二條路。」

「你有幾位兄弟姊妹？」

「除開我是四個，他們都比我年輕。」

「你多少歲？」

「我十六歲。第二是奔里，十五歲；聖靈是很祝福了他——他總是發抖，有時候一天到晚都在發抖。他看見一些天使，從燦爛的雲端裏下來；布念夫人得過許多毛病，他把手放在她身上，便把她醫好過。爸爸說上帝的大慈大悲要由他顯示出來。第三是露滋，她十三歲，她也是有幻覺的，但她在想做效我的想法；我們是說過一些知心話——我想你是會了解的，你有時總有些話不好對大人說，只好找

自己的同年輩的人說。」

「是的，我明白，」邦猊說。「他們總以為你不懂事。他們在你面前甚麼都說，他們以為你的腦筋是不作用的嗎？我真有點難過。」

「我想到露滋真是很難放下心腸逃走，」保羅又說。「她是叫我走的，但我走了，他們怎麼辦呢？他們都年輕不能像我一樣可做苦工。你不以為我是怕做苦工才逃走的嗎？我不是那樣，我是吃了苦總想得些好處。我在那兒是白吃苦的。爸爸駕着馬車把我們通通都送到拔拉台士去，那兒有聖靈降誕會的教堂，整整一個禮拜日，大家都在那兒滾，在那兒呱呱的叫，聖靈命令他們要把所找的錢都施舍來去教化異教徒——你要曉得，我們在英國在法國在德國在一些不信神的地方都有教會，爸爸的施舍比他所能找到的錢還要多，他找到便拿去施舍，因為那並不是他自己的財寶，那是聖靈的，他說那就是我所以要走的原故。」

兩來都靜默了一會，接着是保羅問道：「那一堆人聚在那兒做什麼？」

「那是在講煤油契約；你不懂煤油的事情嗎？」

「懂的，我聽見說是噴油。我想在我們的牧場地底怕也有煤油——至少我的叔父奔拜，他說他是看見了有一些證據；但他死了，我沒看見有什麼證據在那兒，我也沒想過我家裏人會走運。不過他們說這兒的姑母亞里不久便要成富豪呢。」

邦貌忽然覺悟到那是穿黃緞子夜會服的格羅亞提夫人，想到了他的露出的手膀和胸脯。「你告訴我罷，」他說，「你的姑母滾不滾？」

「哦，不！」保羅說。「她是跟了一位浪漫家，爸爸說她是巴比倫的賣淫婦，他要叫我們不准和姑母說一句話。但她人很慈和，我想她一定會把點甚麼給我吃，所以我看見我找不着工作做，我便到她這兒來了。」

「你爲甚麼找不着工作做？」

「因爲每個人都指摘你，要你還是回家去。」

「但你爲什麼要把實情告訴他們呢？」

「你是不能不告訴啦。他們都問你住在那兒，你爲甚麼逃走出來；我又不曾說假話。」

「不過你不能餓死啦！」

「餓死比做壞人好一點。我和爸爸爭論過，他說，假如你從聖教一離開，那惡魔就會來纏着你，你便會說假，詐欺，偷盜，姦淫；而我說，好，爸爸，你看，我相信一個男子漢是可以不怕惡魔的。我就決定了心腸，我要做一個榜樣給他看。我吃了姑媽亞里的飲食，我是要還她的，所以我說是向她借。」

邦貌暗中把手伸了出來。他說道：「請你接收着。」

「是甚麼？」

「是一點錢。」

「不，夥計，我不要錢，不是我自己找的我不要。」

「但是你聽我說啦，保羅，我的爸爸是很有大錢的，我向他耍甚麼他就給我，他現在耍從你姑母手中租這一弄地皮來掘井，這一點錢他不會介意。」

「不，夥計，我是不想做叫化子；我不是跑出來做叫化子的。你該不是看見我從姑媽廚房裏拿了些東西吃——」

「沒，我並沒那樣想！但你如高興，你當成借的一樣好了。」

「請你把錢收了，」保羅說，聲音有點不高興的神氣。「我也不想借，你已經幫了我的大忙；請你沒掛在心上。」

「好是好的，但是保羅——」

「你照我說的做罷！」

「但是回頭，你明天可不到我旅館裏來，和我吃頓中飯？」

「不，我不能到旅館裏，因為我很寒村。」

「但那不要緊的啦，保羅。」

「那倒很要緊！你的爺爺是一位富豪，他不會高興一位牧童走進他的旅館。」

「爺爺是不管的——真的呢，他不管！他說我的朋友太少，總是一個人讀書，會成書呆子。」

「唔，但是他不會高興你有我這樣的朋友。」

「他教我也要去做工呢，保羅——真的啦，你不曉得我的爺爺的脾胃。他一定會歡喜你來；他一定會喜歡我們做朋友。」

話頭中止了一下，那下保羅在審量這項提議，而邦猥在等着他，就像在焦心地等待着法庭的判決一樣。他是喜歡這位少年！他從沒遇過有使他高興的這樣的一個孩子！那孩子也喜歡他不呢？

然而法庭的判決永沒有宣告出來。保羅突然的站立了起來，叫道，「那是怎麼一回事？」邦猥也跳了起來。從格羅亞提夫人家裏一陣嘈雜的聲音，壓過了那鄰近的鐵槌和工作的聲響。那叫聲愈鬧愈高，愈鬧愈高，兩個孩子衝向窗口去。

室中的每一個人都是立着的，好像每一個人都在同時發叫。在那羣集中你分別不出甚麼，只有兩個人捱近窗邊的，在鬧着一場小小的戲景。兩人是泥水匠的商牟，那有一個「小的小區」和前金礦坑夫罕克，那有一個「大的小區」，他們彼此在揮老拳。商牟在罵罕克，「你這講假話的臭亡八蛋的黃鼠狼！」罕克又回罵商牟，「回敬你，你這害了白濁的瘟狗！」兵的打他一拳，一拳打在商牟的鼻上。商牟也就回敬一拳，一拳打中了罕克的下耙，也是一聲兵！於是便兵裏兵，兵裏兵的對打起來——兩位孩子從開着的窗口呆看着，看得吃驚，也看得出神。噲啦！是在打架！

外觀上看來好像一切的人都在鬥毆；但是實際的情形不是那樣，因為有幾位是剩下來把商車和罕克兩人的老板娘推送在相對的屋角裏的。在一切情形還未結局時，邦猓聽見門前有人叫他的聲音。「爺爺，我在這兒！」他回答，跑到他父親身旁。

羅士一道的三個人從前階走下，正要走下街沿。「你來，」他父親叫他，「我們回旅館去。」

「但是，怎的啦？爺爺！」

「他們是一欄蠢牛，你把他們無法泡製。他們的地皮就奉送給我我也不租了。我們趕快離開這兒。」

他們向着汽車走去，那是在路旁停得稍遠一點。邦猓突然停着了步武。「哦，爺爺，」他叫，「請等我一會兒！對不住，我剛才遇見一位小朋友，我要和他講一講話。請你等我一會兒！」

「好的，你趕快，」爺爺說。「我在今晚上要另外去訂一項條約。」

邦猓跑轉去。放開脚步拚命。他跑去碰着了一座車庫。「保羅，保羅，」他叫着，「你在那兒？」

沒有人的應聲，也沒有那孩子的影子。邦猓跑到那木造的小屋去，他沿路跑沿路叫着「保羅！保羅！」他闖進了朝門，把後門推開，去看了看那座空的白粉壁的廚房；他又跑到那木造小屋去，又跑到那前面的格納庫；他呆立着在那黑暗的黃芽菜地裏張望，儘着自己所有的聲量叫着「保羅！保羅！你

在那兒呀？請你不要走開！」但是沒有回應。

回頭邦又聽見他父親的聲音，那聲音很像有點嚴厲；於是他灰心地走轉去，爬上了汽車中自己的座位，沿路回旅館的途中，別的人都在論談他們所規畫着的另外一項借約，而邦是默默無聲，有眼淚潛潛的流下了兩頰。保羅是走了！他永不會再見保羅了！啊，那麼一位有趣的小朋友！那麼一位聰明的小朋友——他曉得那麼多的事情！一位清醒的小朋友，他說話真那樣中聽！而且是一位誠實的小朋友——他不說假話，也不做偷盜！邦回想到自己生平說過幾次假話——雖是些小事情不甚嚴重，但在這保羅的純真的閃光中，覺得是十分卑鄙慚促，他自己慚愧起來。

而保羅不要他爺爺的錢！爺爺以為世間上的每個人都是高興要他的錢的；但是這位小朋友拒絕了他！他必定是冒了火，因為邦要強迫着給他，不然他是不會那樣跑開的！或者也怕是還有別的原故，他不高興邦；所以邦是永遠不能再和他相見了！

第三章 搗井

瓜大魯勃山路的溪谷和崖壑又有飛馳的號筒的聲音回響着。這一次却不是單獨一部汽車，那是汽車的一個縱隊，有一打七噸的大貨車，寬大而牢實，輪子也是寬大而牢實的雙輪，有副車拖在後面，每駕副車又還載了多少噸數。第一駕大貨車載得就給塔一樣高，是一駕大的固定引擎，在四周用粗大的木材來做了柵欄緊緊釘牢着；那在翻過山嶺的時候走得異常紆緩，那可不用說！接着是「掘泥機」和「吸引機」；接着是搗井機械的「搗杵」，是些中空的極精良的鋼管，兩端有螺旋接筭，預備送進地心去，於必要時要達到一英里以上。這些鋼管在副車上兩端都銜出頭來，有幾面紅旗招展着警告；在彎拐短峭處它們便銜出路頭，對方你假如遇着了，一駕汽車跑來，你須得停止着，等那汽車慎重地通過；假使沒有通過的餘地，那汽車便只好往後退，退到路途更直坦的地方。這一切的情境都是須要連續不斷的鳴着那各管號筒；你會以為那是一大羣有史以前的怪鳥——就譬如翼手龍罷——在一面呼號着，一面爬上瓜大魯勃山路，跳跳躍躍的吼：「呖荒！呖荒！呖荒！」

它們所吼的意義是說：「爺爺是在等着我們！爺爺簽好了約，檣樓已經在架設了，他的機器須得

趕着時候到！把路讓開！」像這一件趕忙的事體，爺爺不想靠那鐵路來運輸；他們把你的材料丟在一邊，要你費一禮拜去打電話，去催那又聾又啞的鐵路員。但你如租用摩托大貨車，那在租借的期間歸你所有，運轉起來便不費週折。萬一途中有甚麼危險，那是有保險的——就是有甚麼人坐着福字牌在山邊上被你闖下了崖去也包含在內！

就那樣，那堂堂的十幾駕大號筒，緩緩的爬上坡道，速度比定規每小時十五英里的還要緩慢。它們的放熱器噓着蒸汽，走得一英里上下它們便得停息着納涼。但它們都平安地爬上了山頂；現在又是要徐緩的爬下山，一個爲頭的手裏拿着一桿紅旗，警告別的汽車趕快向路旁的安全處彎去，等到這一大隊走過。就那樣它們也趕過了那山道，走到了直道上來，在那兒它們就和別的汽車一樣馳騁起來了；那時真是一種偉大的咆哮和狀觀。「呔荒！呔荒！把路讓開！爺爺在等待！」

踞在搗杵上的是一些青年穿着青布的工人衣服，那衣服充分的證明着他們才打掘的一眼井不是乾井，都是相應的有許多財寶的污漬在上面。然而他們的面孔是清白的，他們對着陽光中的景物個個都帶着發揚的微笑。他們唱歌，他們和擦身過的汽車中人笑謔，他們向山家的姑娘們，煤汽廠的姑娘們，賣橙汁攤，賣好吃攤上的姑娘們投送接吻。他們在汽車裏跑了兩天，在這兩天中他們沒有絲毫的担心事；他們是羅士老板的人，担心的自有他們的老板。第一件老板所關心着的便是每隔一禮拜的禮拜六下午一定要發工錢——而那工錢比鄰近的行市總要多給一坵；其次是他們在掘井

時要得工錢，就是坐在這運搬器具的汽車頂上，每小時三十英里的在橙子林的天國裏面兜風，歌唱着在前途的市鎮上等待着他們的姑娘，在這時候他們也是有薪水到手。

二

爺爺和北山的邦養德君訂了契約了，他是一位紳士很能明白自己的要求，不多費時間。那地方和新開井相隔不近，所以爺爺僅費六分之一的地租，對於兩畝半的地面也只送五千塊錢的贄禮。

爺爺和邦去訪問松塞特木材公司，和那公司的董事特別地作了一次個人的面談。那董事的亞施可特君是一位紅顏的肥胖紳士，他的態度十分懇切；他撫摩邦的頭髮交換有金紙裏着的雪茄，談到天時的寒暖，油田的將來，使你覺得他和爺爺就像沒世的親友一樣。說到後來爺爺提起了生意的交涉，說他無論怎樣總希望在三天之內把修一架檣樓的木材送去；亞施可特君聽着把兩手高舉起來，他說像這樣的一道吩咐就是全能的上帝都不能辦到。處處都在要建檣樓的材料，把堆棧都搬空了，而一天總有十幾二十家的提票來訂，但爺爺截着他說——那一切他都曉得，但這是稍有不同的事情，他和人訂了一項契約，限定期限是以銀行來担保的，他不喜歡鋼鐵的檣樓，做木材生意的人只要想以後還和他做買賣，那的確是應該幫忙的。他打算還要訂五六架檣樓的材料，訂在三個月內交貨；還有是亞施可特君應該明白的，爺爺打算掘的油井是要把油田擴張，而激起新的發展，那木材生意便要大漲，那嗎爺爺所經營着的事情可以說是謀的一般的公益，一般的人都應該聯合起來。

幫助他。並且爺爺準備要組織一個小規模的新迭卡特來經營這第一眼井的開掘——這件計畫不能公開，只好讓少數具眼的人知道，他們認識得這是一件有益的事體，而願意來加入的；亞施可特君也該知道爺爺是說一是一的人，他並不是騙子。

亞施可特君答應是的，他不是那樣的人；爺爺說他要在這油田上多廢一些時間，要弄成一個大事業，他要組織一個小的機關——大家一同聯合起來，那是在現今的世界上辦事情的道路。亞施可特說是自然，協作是現代產業上的妙訣，他是贊成的；他又把額頭縐起來，在桌上檢查了一些文件，在一張紙上計算了一下，他問爺爺的木材到底是甚麼時分要。爺爺說他水門汀工人已經把井口安好，地基已做好了一半，木匠師傅的工頭兒已經在動手招工——像這樣的工作他是不去找人包攬的。假如亞施可特在禮拜四的下午能夠把基底部的木材送來，那會可以趕及。

亞施可特說他們很有一些困難，因為普羅司培克特山附近的道路真是糟得有點程度。爺爺說他曉得的，那有些事體可以趕快設法，他正要去找那廳的道路課課長。於是亞施可特便全盤承應了，他願盡他分內的勞；爺爺約他幾時下油田來視察一次，有些好事情爺爺要找他加入；他們握了手，荊的頭髮又被撫摩了一遍——在講買賣的時候自己的頭髮就被撫摩下子，他不能不裝出個不介意的神情。

事情就那樣結束了一件。他們坐進汽車又跑起來，爺爺反覆着他的金言，煤油比鋼鐵便宜。爺爺

的意思是說，你須得使別人佔你一份的便宜，那樣他便成爲了你的「組織」中的一員，你所說的事，情他做得風快。轉瞬他們到了道路課長的辦公室，這兒也是特別的私人的面會。課長彭清格是帶着挾鼻眼鏡的一位短小精幹的人，穿着並不像有錢的樣子，邦覺得爺爺的態度與剛才不同了。這兒沒有進金包的雪茄菸，也沒有用寒暄語，只是短刀直入便說到來件。他到畢奇市來是要幹一番事業的，那要用好幾百人，對於地方上會增長好幾百萬金的利益問題是，要管理路政的人能夠協作玉成。

彭清格君答應是當然，當局者是要效力到底的——道路課的設置也正爲的這個目的；困難是這普羅司培克山的煤油發現使他們沒法籌款來火速整理路政。爺爺說那是近乎情理，不過處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有法可設，一切的人都應該起來合作。

彭清格君躊躇了一下，扣問羅士的來意。於是羅士便說他在怎樣怎樣的地方要掘油井，他畫了一個略圖表示那必經的街道那兒應該剷平，那兒應該填滿，以便他的木材好在禮拜四的晚上送到。彭清格說那大約是可以辦到，他叫他的書記，那室中的唯一的外人，出去請約翰司君來；爺爺是明白的，他夾着那書記剛好走出，便從衣包中抽出了一小捲紙票出來，他對彭清格說要他特別關照，那一點是他對於朋友的敬意；他希望彭清格君要了解，他們以後是還要打交道的，爺爺是很重友誼的人。彭清格輕輕地把紙票揣進荷包裏，他說他滿知道，府縣的當局對於發展交通產業的人是萬事都要援助的；爺爺可以放心，那些街路的工程明早便可動工。

於是他們便握手告別，爺爺與邦猷走出，爺爺對邦猷說他在辦公室裏所看見的事情是不准向別處說的，因為每一個公事上的人都有一些仇敵，他們會造他的謠言，說受了爺爺的賄賂，便要奪掉他的飯碗。不消說那也並不是甚麼壞的事情；修理道路是那人的職分，爺爺所送給他的一點小品，那可以說只是一些謝禮。你自己是要找大錢的人，而這些小小的官吏在靠着一點可憐的薪水過活，你不送他們一點，總覺得很難為情。那彭清格君不消說是有妻室兒女在家裏的，他們也一定會有債務；說不定他的老婆是在害病，而沒法去請醫生。那人在辦公室會捱到天黑，在今晚出來趕快要去找一些工人來動工，說不定還會招上司的申斥，說他專擅；那些上司不消說又有些大公司送錢，那些大公司除掉引到自己的油田的道路以外是不管的。爺爺說，社會上很有不少的暗幕，你真是隨時隨地都須得提防。你不要以為你太平無事的走到一個新地方來，從地中便可以挖出幾百萬元的財富，想劫搶你的人，是四面都埋伏着的！

那一切都很有道理，邦猷傾聽着爺爺施以高貴的教條：你要注意你的荷包！幾時爺會突有不測，那邦猷便要把一切的事務肩在雙肩；所以他是應該早明白一些世相，要曉得凡是和你接頭的人都用些機微奧妙的方法想來弄你的錢財。邦猷並沒想反對他父親的議論，不過總有些甚麼橫梗在他的心裏，終竟說出了口來：「但是呢，爺爺，你記得那保羅少年嗎？他的確是不想要我們的錢，因為我送了一些給他，他都不要；他不和我再見一面便各自走了。」

「是的，我曉得，」爺爺說；「但是他對你說過他們一家人都是瘋子，你要明白他也是有點奇怪罷了。」

三

這是邦猥在自己心中討論着的一個道德上的問題：保羅·瓦特金士因為他那樣行動，他便是瘋子嗎？假使他是，那嗎邦猥必定也有點瘋，因為他十分受了保羅的感動，怎麼也不能夠不思念着他。他對於保羅的誠摯的精神表示了悅服，他自己決心要不虛偽——就其極輕微的事體都要不虛偽。自從和保羅相會過後，使他對於向來所過的優逸的生活也自行警惕了起來。就在那第二天清早，他醒來睜開了眼睛，睡在那旅館的床上，那有深厚的柔軟的床墊，有厚實的絨布臥單，又軟又白，有暖和他的毛氈，軟如羊毛，紅色的條花如熟了的莓子——他睡在那兒突然想到的是：昨晚保羅是在那兒睡？他無家可歸，也無被條可蓋！他是在地上睡的罷？但是自己的祖母，假如看見他晚上在地上坐，她都會叫道你是想不要命！就是下樓進了那宏敞的食堂，他在嚐着冰凍葡萄汁，濃奶麥糜，火腿鷄蛋，紅果醬的麵餅，一想到沒早飯進口的保羅，也就什麼都沒有滋味。保羅一定是餓着肚子的，因為他過於矜持，凡事都要自食其力；有些異常的憶景捉着了邦猥，他在逸安之中，怎麼也不能不想到這個置肉體於度外的熾烈的聖者！

在格羅亞提夫人家裏相會過後的第二天清早，邦猥坐在旅館門前一株椰子樹下，他希望保羅

會從那兒走過。然而來的却是格羅亞提夫人和她的丈夫，帶着董培里，其次是布朗列夫婦，帶着他們暫時的朋友那對猶太人的成衣店的老板和老板娘。那是由「中等地區」來的代表，說明他們昨晚的會開到一點鐘，大家決議破壞了那張共同契約各走各的路；現在「中等地區」的人希望爺爺和他們訂約。邦猯告訴他們爺爺已經和地質專家往油田裏去了；他們可以等他，不過邦猯是知道的，爺爺掘井的熱望是要想愈掘愈多，所以沒緣叫他租借小的地面。

見面後，邦猯坐在一根凳上，在格羅亞提夫人旁邊，因為想知道保羅的消息，怕他昨晚或許是見了他們姑母。邦猯向她說明說，他前晚做了一件很壞的事體；他在後門外望了一下之後忘記把後門關閉。他照着他不說假話的決心，陳述出有人進了她的廚房，拿了些飲食來吃；邦猯守着約束沒說出來是誰，他只說是有一個人，餓得很厲害，他覺得他很可憐。假如格羅亞提夫人容他償還——他從衣包裏把他的小錢包取了出來。

格羅亞提夫人接觸着上流人的這種嫵雅的情趣，她真是高興得不亦樂乎；她逕直對這位稀奇的小朋友生了愛意了，那面孔長得那樣標緻，紅紅的櫻桃小口就像姑娘，而同時又好像她在電影中得見過的中年以上的侯爵或者侯爵那樣人的態度。她拒絕了他的錢，同時又想到她的財運發得太遲，使她的孩子們不能穿這樣合意的衣裳，不曾學得一些舊家的風度，那真是恥辱！

兩三天後，邦猯去巡視油田，看了一些有趣味的事物，他無意之間走過格羅亞提家門，看見那位

未來的煤油女王在餵她的莧子。「哦，小朋友！」她叫出；等邦猊走近前去，她說：「我得到一封保羅的信。」

「他在那兒？」邦猊欣喜着發問。

「信是由聖保羅市寄來的。但他說沒用去找他，因為他的行蹤不定，他又快要走了。」

「他的情形是怎樣？」

「他說他沒甚麼，請不要罣慮。那可憐的孩子，他寄了一角五分錢的郵花來，賠償他所吃的我的飲食！他說在找錢——我真佩服他！」眼淚流下那夫人的肥滿的兩腮，邦猊得到一個難解的課題，便是人性是一種複雜的東西，同是這樣一位肥婦人，她在一個時候像貪婪的愛吃死屍的鬣狗，而在另一個時候她又成爲了利劍穿心的苦痛聖母。

兩人坐在菟牢上，談心。邦猊把那晚上遇着的事情絲毫不隱瞞地告訴了格羅亞提夫人，覺得自己的良心上去了了一層窒礙。格羅亞提夫人又把瓦特金士家裏的情形向他告訴了，說他們是由亞爾康塞司遷徙來，來時還是舊時的風習，用着馬車，那時候格羅亞提夫人是一位女孩子；更在以前是由特納舍連山搬出，她還是一個抱在懷裏的嬰兒。他們的住家是聖奔里多郡的拔拉台士，是一處山羊的牧場，一道小溪澗中有清泉流出；那兒只有兩畝地可以栽種，有一部分你須得用手按吸筒灌溉。那是一片荒地，沒有保羅在家裏作工，她不知道他們怎樣能夠過活；她本來是想把她的煤油錢送點去，

但她不知道亞伯——她的阿哥，保羅的父親——究竟肯不肯接受她的錢，他是被宗教迷着了本性的。

邦猊問他是否自來就是一位「打滾宗」？她說不是的，那信仰的抬頭只是才不兩年的事。說到格羅亞提夫人呢，她在三年前嫁了現在的丈夫，她覺得她的家庭才有一種真實的信仰，好些年辰以來從沒變遷；那信仰很適意，凡事讓你自由，你也不至於被些新的信念弄成癡狂，弄得分宗分派。他們的教堂是在畢奇市，巴屈里克神甫心很慈和，聲音很宏大——她問邦猊做過天主教的禮拜沒有？邦猊說他沒有；格羅亞提夫人假如在常時沒正爲塵俗的勢力誘引得十分厲害，她或許是已經找到了一位美貌而有錢的改宗者了。

是的——惡魔把她引到了那兒，把她坐在一座菟牢上，把塵世上的一切王國點示給她！對街，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五七四三號門牌是考奇·新迭卡特建立了一個仗篷在那兒，貼着許多紅的標語，整天整日都有汽車來往，都是來買股票，十圓一股的人。格羅亞提組的「中等地區」還沒租出，她說，他們接着好幾種提議——最好的是施里泊和威爾金士，她問邦猊曾否聽見過這兩位企業家的事情？他的爺爺難道真的決定了那北山一定有出煤油的希望？格羅亞提夫人和他的丈夫心裏想的是只要得到了謝租的送禮錢，他們便要拿去入股，入歐列加煤油公司的股，那在北山是約着要最先發掘的。邦猊自己突然回憶起他父親的警誡：「你要注意，有人不是叫你去辦油井，只是教你去按

吸水筒！

四

彭清格君送了兩部大貨車的墨西哥人來填補道路；亞施可特君也遵守了約束把檣樓的木材交出了；爺爺的木匠工頭兒招集了他的一幫人在台柱上打筍頭，打筍頭洞，用山釘嵌上；一層一層的那檣樓也就造到了一百十二英尺高，直挺而結實而堅牢。有一道扶梯，有一處月台在半腰，更有一處月台在頂上；一切都巧妙而潔淨而新鮮，爺爺是要許你去攀登的，你可以超過一切的屋頂和林端，眺望到太平洋的碧水——啊，真是浩大！其次是來了那大隊摩托貨車，剛在日落時分如像轟雷一樣動轉而來，周身都帶着塵漬，但却滿有精力——你聽它們那轟雷的聲音便可明白，他們那一羣號筒在向季·亞諾德·羅士父子敬禮。路旁的溝道已經由碎石填平，屯出了餘地來好讓它們趕進油田裏，它們現在一連十二駕貨車停立着成爲一條行列。

檣樓有無數輝耀的電燈，工人們在等待着，他們那藍布短褂的兩袖捲了起來。他們都一心地前去動作；因爲他們是在「老頭子」的監視之下工作着的，那是他們的財神菩薩和司命的大王。他們敬仰這位「老頭子」，因爲他懂竅，你沒人能夠欺騙他。自然他們也喜歡他，因爲他在嚴厲之中也混合有一脈的溫情；他很簡易而直率——工作繁忙時，他會和你一道吃食，在一個小檯子上吃他的豆子和咖啡。他是一位「好漢」，而同時又是有百萬家當的金光。是的，他的銀錠子實在要羅兜挑——你

一位戲法師能夠從袖統中變出幾匹菟子，變出幾碼長的布帶來，但你那能比得上他轉眼要變出幾十駕煤油井的櫓樓，和好幾英里長的鋼管，和塘庫，和一大隊摩托貨車，和跑車的大路？

他們也喜歡這位「小將」，因為他和他父親一樣沒有做作，只是愉快，凡你所做的事情他都感覺着趣味，提出一些聰明的問題，而記着你的解釋。是的，那樣的一位小將是會把事業學會而繼承下去；那老人的教育法不錯。這一幫的工人他都記得他們的名字，和他們開玩笑，找出一件油膩的衣裳來自己穿上，他自己來動手可以做半個人做的工作。

然而現在不是講笑談的時候；大家都要準備超過紀錄。修了一座安放引擎的水門汀的臺基，在上面又修了一座木台來減省震動；載着引擎的大汽車現在退到空處來，穩穩的釘牢，齒輪固接着，不多一會引擎便滑了下來，安置好了。另外又一批工人也安置好了一個大汽罐。裝着燃料油的塘庫就在近旁，導管已經套上了，已經可以製造蒸氣。在這時第二駕的大汽車又退上來，在吸引機械的下邊安好了枕木；到第二天清早那兇來時，看見有一座大的鼓輪已經釘好，鋼繩拴在了櫓上，那是要下那搗井機的。把鋼鐵鍊子一時捆着三根重實的鐵管，一支有鐵管的滑車放下來鈎着鐵鍊；引擎動作起來，鍊子和鋼繩拉直了，鐵管便離開了汽車。這些鐵管有二十英尺長，一尺要重十九磅，假如你的井有一英里深，那你自己可以計算，那會有五十噸重的鋼鐵，你的櫓樓要支持着那種重量，你的鋼繩要提起它，而你的鼓輪和引擎要經受得起。人們總嫌格梭林的價錢貴，但他們從沒想到這搗井機和井筒

的費用！

這一切的事情邦猷已經聽說過一百遍，但是爺爺總不會說厭。孩子要是不在他的身旁學習事務，他總不滿足。你不要自己誤了自己，以為請些專門家來便可以了事；因為你假如不是一位內行，你曉得誰是專門家？而且有時候你的管家會死掉，或者有別的人出高價來給你奪去，那會怎樣處？你只好自己成爲一個專門家，爺爺說。

那迴轉着的機械叫「迴轉台」；那是用一條鋼鐵鍊子，和引擎連接着，就像腳踏車的連鎖鍊子，只是那每個鎖環比你的拳頭還要大。那迴轉台的中心有一個圓洞，搗杵就從那兒上下；在檣樓的頂板上也相應着有一個洞——回頭地皮上也就是一個！在迴轉台上的洞口是方形，你曉得所謂「克里機器」的搗杵頭也是方形，剛好和那洞口適合；你把它放下去——自然你先要加上鐵箍和鑽頭，那傢具便掘起孔來。他們用的是一種圓盤鑽——那是兩片鋼板，就像兩張餐盤，相對地並着，他們轉起來，由鐵管的重量把鑽頭向地心鑽去。你起初用的是十八英寸的鑽頭，你迴轉着放下去，它會掘出直徑二英尺的一個洞。

到頭所有最後的器具都運送了來，最後的一個釘頭釘緊了，搗井機械向地球肚腹中的長途旅行，也就準備停當。這是一個偉大的時期，就像一隻船的進水式，也像一個共和國的大總統的就任式。你的朋友聚集攏來，還有近處工作着的工人和一大羣看熱鬧的大衆。工人就爲這件事情忙了三個

禮拜，現在他們停當了，晝夜兩班的人都站在那兒，矜耀着過去，熱望着未來。工程師一手掌着槓桿，眼睛望着爺爺；爺爺給他點了一下頭，他把槓桿舉起了，引擎動作起來，齒輪放出聾耳的叫聲，鑽頭打在地上——「刺通！刺通！」至少你聽來是有那樣的聲音的，所以一般的人就叫那種工作爲「刺通」。

「開往中國的船拔錨了！」監督高唱着；一切手掌乾淨的人便和爺爺握手——邦賽德君是包含在裏面的，人們掘的便是他的地皮，邦賽德夫人和他們一家人都在。他們把爺爺和邦猊招待到他們家裏去，那就在那租地的近旁，開了一瓶香檳酒，祝福羅士·邦賽德油井第一號的成功而彼此乾杯，在那時鑽頭已進地面五六英尺深了。

五

海岸在夏天是風涼的，回到樂波斯河那就和明火一樣的炎熱；所以羅士一家人便要準備遷徙。在這樣的事情上爺爺是不費思索的；他找着一位周旋人，問他在市內找了一家裝飾最好的房子，他到海岸邊上的一座模擬宮殿去看了一巡，回到辦事處來便簽了一張二千五百塊錢六個月的契約。

那房子的外部是加了粉飾的，有點像一座養雞的絲網籠子，或者其他類似的東西；內部油漆得就和格羅亞提夫人住宅一樣，只是這兒模擬的不是櫥木而是紅木。進門有一個大過道，一邊是客廳，又一邊是餐室，那很費了一些近代的傢具來裝飾着。在這些傢具之外房主人還加了一些，價錢是不管貴賤，而時代是不論古今；蜘蛛毬子般的法國的油漆傢具，繡着花絹；半世紀前美國的黑胡桃木器，

有大小玫瑰花團；中國的紫檀，雕着雲龍。有打磨得十分精細的一些裸體的女像，也有一尊牧師的像，穿着禮服，打着籤細的領結。樓上是六間寢室，每間都用不同的色彩裝飾着，是由市外最上等的百貨店的一位女店員經手的。有的人許會說這樣的房子不適用於住家，但是邦猊從不會想到這樣的事情——他是習慣了在旅館或者寄宿舍裏過活的人。在他存世中自有記憶以來，所謂在居便是出錢租借的地方或者是買來做地皮老板的投機事業。就像赫德貞灣的印迭安人在冬天把糜鹿殺了，便移到這糜鹿身旁來的一樣，爺爺是掘了一眼油井便移到油井的地方。

爲首來的是那家庭教師伊東君；他是慣愛用德律風來通知糜鹿的屍骸所在地的。他要塞滿兩隻旅行提囊和一口大鐵箱，坐着火車或者公共汽車走來就他的弟子。他倒是一位頗稚弱的青年，性情謙抑，眼色淡青，衣包裹總有書塞得很飽滿。他被請來是有一個特殊的條件，便是煤油比教育要緊；換句話說，他是聘來教他的弟子只有在爺爺不能教的時候。爺爺對於書本的智識沒有甚麼定見；有時他會說那都是一些「糟粕」；但有時他又像佩服得五體投地。是的，他不消說完全是一位「白丁」；邦猊應該要比他更有學識；但同時他又有些忌恨學識，恐怕學識是他所不能承認的東西。他在這一點上沒有錯，因爲伊東竟膽敢全不知恥地告訴邦猊，說世間上有東西比煤油還要重要。

其次是家裏人坐在林牟新車裏來了，是祖母和安默嬌母，御車的是露多爾夫，他的職務是車夫兼園丁，有時要穿着大禮服，在宴會時接客。在前座上坐在他的旁邊的是一位中國廚子老曾，他是太

高貴不好叫他去坐公共汽車或者火車的。女僕的南爾麗便更易於安置，所以她是一個人來。一駕大摩托卡運着箱籠和雜什——邦脫的腳踏車，安默嬌母的帽槓，祖母的貴重的美術品。

羅士老太太已經七十五歲，她的一生是一位牧場女人，在那沒有汽車和德律風和機器的時候。她家貧就和奴隸一樣工作着，撐持着自己的一家，她看見她的一位女兒在襁褓中死了，一位兒子在西班牙戰爭中病死於傷害症，還有一個兒子是酒鬼；現在只剩下一位「金牟」，他找了大錢，使她老人家得享受晚年的幸福。你須得費多長的時間來思索，你不知道她究竟是甚麼用意。她晴天裏的一個霹靂，說她要做一位畫家！在過去的六十年，她一面洗碗盪，叱兒女，做梅乾或者葡萄乾的時候，她顯然是早就懷抱着這種夢想的。

所以現在無論他們是住在那兒，祖母總是有一座畫室，有位放浪的藝術家把自然色彩和強烈色彩的使用法教了她。這位畫家畫過沙漠中的落日，加里弗尼亞的羣山和崖石嶙峋的海岸；但是羅士老太太人絕不會畫過她所已曾看見過的東西。她所喜歡的是優婉——如像公園，草地，街樹陰下穿着拱裙的女子，寬腳褲的紳士。她的傑作是一幅六尺高四尺寬的畫；那在背景上表示着一座優美的二層樓房，有二層的迴廊，有些圓柱，那每條圓柱都有些蜷曲的花紋。前面環着一條車道，有一眼噴泉在當中，那泉水是很克明地在噴散。車道上滾着一駕維多里亞四輪馬車——或許怕是朗道車，或許也怕是巴露西式——坐着一位淑女和紳士，車夫是一位黑奴。在那馬車後邊跑着一條小狗，在草

地上玩着一位男孩，一位廣裙邊的女孩，手中拿着跳環。草地上也有一隻鐵製的鹿子——你把這幅畫是怎麼樣也看不厭的，因為你在那裏面總時常要發見一些新的東西；爺爺愛指示給客人說：「那是媽畫的，一位七十五歲的老母能夠畫出不很稀奇嗎？」走來磋商契約的周旋人，或者是拿着文件來討論的律師，或者是來求吩咐的管事，便要仔細地賞鑒一番，對於爺爺的判斷永遠是表示贊成。

嬉母安默是那位酒醉死了的兒子的寡婦；她到晚年來也算走了運。女眷所需要的物品爺爺是全不加限制的，她們都用爺爺的名義去置辦。所以安默嬉母總是趕着最上等的商店裏去自訂衣裳，她無論是停留在何鎮何村，她都要發皇着羅士府上的威光。有些婦女俱樂部，安默嬉母愛去參加它們的會合，去傾聽一些名士站着叫聲，「馬丹主席，」便唸出沙士比戲劇中的女性，樂天思想的醫療價值，我輩對於青年之訓導，的一類演題。這兩位太太一個月總要開一次茶話會，而爺爺在那天午後總是要去「刺通」一眼新井，或者要去監督一件困難的水門汀的作業。

安默嬉母特別是那賣着化粧品藥店的主顧，一些年青的時裝的女店員們她是知道她們的姓名的；她也知道她們所賣着的最新流行的化妝品的名稱，把那些法國名稱暗記着用單純的不害羞的美國話來發音，如像“Rodge finn dee Theayater”和“Pooder dar Reeze. ah lah corheel kury”之類，但也得加一句，她只有這樣發音，才能使那些女店員了解她的意義。她的化妝台是滿面陳列着一些優美的小匣和小壺和小瓶，裝的是白粉，黛末，香水，美容膏，軟面光，還有些只有她自己

知道的名目。邦猯關於安默嬉母的最早的記憶中的一個，是看見她踞在椅上，就像一匹穿着鎧甲的放大的鸚哥。她是半分裸體，全沒把他介意，因為他那時還年小；所以他得以看着她怎樣的披掛——穿上緊緊的腰裹肚，衣裳的襯甲，吊帶，緊緊紐在脚上的小鞋。她直挺而嚴重地坐着，塗些物料在自己的臉上和眉上，又用粉拍子拍上桃紅和雪白的粉末；而同時一面把她死了好幾年的丈夫的話告訴邦猯。他雖然是天生生來好酒貪杯，但是他的好處很多，他的心腸真好，又溫柔，又寬大——「是的，」安默嬉母說，「他是一位怪可愛的好人；我不曉得他現在那兒去了。」於是一點一滴的就有眼淚從她的頰上流下，她又用紅粉來塗上。

六

羅士·邦賽德第一號的下邊，那大地的深部，有一大片鋼鐵在那兒旋轉。在那鋼片的裏向一面是有無數的鋼齒，就和研鉢一樣；在那頂頭有一兩千英尺的鋼管，那搗杵，有二十噸的重量把它壓下，所以在它旋轉時，它便吃進那堅崖，把它搗成粉碎。那是在一條細泥的河流中工作着的，那細泥從空管的中心吸引上來，又流到鐵管的外側與地面。泥河的作用有三種目的：一使鑽頭與搗杵不至發炎；二把井中搗碎了的崖漿吸上；三是吸引上來又流到搗杵的外邊，被井筒壓縮着，在壁上凝成一張粘滑的外衣，好讓井壁和搗杵不生抵觸。地上有一個泥蕩，充滿了崖漿，有一架機器在那兒混和；又有一些機器名叫「泥豚」咆哮着，噓噴着每平方英寸以二百五十磅的壓力壓進搗杵筒去。搗井始終是

骯髒的事業；井沒掘成你是在崖巖裏浮泳，井一掘成之後你又在油裏膩滑。

而且也是一件很要耗費的事業。要轉着二十噸的鋼筒，井愈深，鋼筒一天一天的愈重——你想，那真是費你一頂大力。那龐大的蒸氣機關開始牽引着鐵鍊，鋼鐵的齒輪開始軋叫的時候，邦，邦，總是高與着立在那兒諦聽。啊，那麼大的引擎，管事一定會說，有五十四馬力呢；你可以想像譬如一個舊式的輪盤，像我們的祖先用來從一眼井裏取水，或者是去運轉一種原始的搗米碓一樣，有五十四馬在那輪軸上轡着。

是的，你在加里弗尼亞省搗眼油井，是很費錢；那不像東部的小井，你只是過搗，把機械起來又放下去的。沒那樣的笑話，這兒你要準備着搗六七千英尺深，那要你有三百至三百五十節的鋼筒；而且還要井筒，因為你不能讓那井眼全無保護。地底有時是軟砂層，有水浸入你通過這些地方須得用鋼鐵或者鍛鐵的管子放進去，就像一條長大的火爐的烟囪；你一節一節的滑下，仔細地把它們連接上，做成一道護水管；你把這井筒用水門汀陷緊，你然後又才開始鑽掘，只好用的是十四英寸的小鑽頭，好讓這上部的井筒不受震動。你愈搗只好愈用小的鑽頭，直等到你搗進油層，你的井眼只有五六英寸的直徑。你假如是像爺爺那樣精細的人，你的井筒會一直延長到檣樓的頂板，所以那井筒的，上端層漸漸的有四節是現在外面。

無晝無夜的引擎都在作工，大的鐵鍊在拉，迴轉台在滾，鑽頭在吃進深崖。你總得要兩班人，十

二小時換一次班，像在這樣忙的工期中，寢處是有限的，所以工人的每尊床一日廿四小時都沒有放冷的時候。在這工期中，你每一分鐘都需要有人來守着諦聽。引擎很要用不少的水和煤汽和煤油；吸筒始終須得工作着，泥流不斷的循環，混和機不斷的飛轉，搗杵以一定速度搗進地心。那兒自然有種種障礙要起來，有的要耗費你多的錢，有的要耗費得更多。爺爺在晚上是隨時都可以醒來，把他的命令用電話傳達，或者他會披起衣裳便駕着汽車跑向油田去。到第二天清早吃早飯時他便告訴那兒夜班的工頭，丹羅西格那位傢伙，那真是一條驀驀子，你就蹴他，他都不動，他說：「好的，只要你不怕斷線。」爺爺說：「不管斷線不斷線，你給我趕快。」那樣趕快下去，果不其然的他便斷了線！爺爺說那一定是老丹故意幹的，那樣的壞蛋世間上真不少——不消說，他們是只把引擎趕快了便算了事。總之，線是斷了；那需要你把那二千英尺長的鋼管，每一英寸都要提出井來。你把它提出來，把螺旋退開，一次退四節——這種作業，工人們叫做「破卦」，每四節一「逗」，立在檣架裏面，那種吃力的作業便進行起來。你說不出究竟那兒是斷了，你只有舉出到那斷了的地方；在那時你把斷了的破片旋脫，丟掉，又進行着困難的工作去，「撈」那剩在井裏的餘下的搗杵。像這樣的工作你是要用一種名叫「銜口套」的機關，你用鍊子把它投下去；那大而且重，它去套在那鐵管頭上，你便把它牽引起來——那就有點像冰店裏挾冰塊的鉗子一樣。但你有時候套得上，有時候又套不上，你總要翻上覆下的費不少的時間——等到你終竟套上，又才把剩下的斷杵鉗引上來！那時又把斷管的螺旋退

開，旋上牢實的一節，又才放下井眼去，一回一逗，等把一切弄停當，你又才可以動工。但是這回你只好讓丹羅西格自以為安全的速度做去，你不能再催他，使他又來斷線。

工事期中爺爺是在市上熱鬧處的小小的辦事處裏面的。那兒他有一位速記生和賬簿先生，和他各處油井的各種記錄。要請租借地皮的人是到這兒來商量，有些活潑的年青店員又拿件新發明的精良鑽孔器來給他看，或者是勸他用鍛鐵管比鑄鐵管經久，或者是向他說明一種新鑽頭的形制，那種鑽頭在巴樂馬油田已有一些驚人的記錄。爺爺都要搖頭，因為你是保不定的，他們或許真的有些甚麼東西。但是可憐的是那年青店員，他的計算並不正確；因為爺爺的每座油井都有成績表，他把簿記一抽出來，正確地指示給那惶惑着的青年，他的機械在樂波斯河的施杜布士·匪遂特爾第七井是怎樣的成績。

其次是有郵差來，送來各處油井的報告；爺爺會寫信或者打電報去。有時候電話鈴會響——長距離電話請羅士先生；接着是爺爺氣憤憤的回到家來——說安特樂普井上的傢伙般培糟了，讓鐵管落下來打斷了他的大腿；那有點黑鬍子的傢伙你該記得嗎？邦脫說，是的，他記得；爺爺曾經罵過他的。「我趕掉了他，」爺爺說；「後來我又可憐他的老婆和兒女，我又把他收了回來。我看見那傢伙跪着，把頭伸進那鐵鍊和齒輪的中間，——他分明曉得那架機器是沒有安全辯的！結果他是把手指缺掉了，他說，他是要去找一根繩子！自己的腦袋子沒用說，連自己的手指都不十分留意的人，那宗傢伙

你看有甚麼用？我不知道他怎麼會活到有黑鬍子生到他的臉上來，真是奇怪！」爺爺就是那樣愛把他所雇用的勞動階級的無智來開玩笑。不消說他是有一種目的在底裏；總之搗井是件危險的事情，邦猓在櫓樓下邊窺看的時候須得留意。

從樂波斯河來了一通電報；二號井出了笨。第一，他們落了些器具在井裏，第二，在撈井的時候一位冒失鬼又掉了一根鐵棒進井裏去了！井是掘到了四千英尺的，要撈便要到那深處！那井裏好像有一位妖精一樣；他們已經出了三次笨，比預定的時期已經遲了六個禮拜。爺爺焦燥起來了，他一天總要在那井上看守幾點鐘，但沒有辦法；大家用這種方法去試，又用那種，有甚麼別的方法爺爺也打電話去通知他們，但依然無效。井框不斷的崩潰，他們接二連三的又清掃又打撈。他們把那些傢具捉着了，吸引了出來，但是那根鐵棒仍然在下邊，陷得緊緊地。

第三天晚上爺爺說他決定要到樂波斯河去；是應該換新井筒的時候，那些水門汀工人你須得去監視。邦猓跳起來，叫道，「爺爺，你帶我去！」爺爺說，「那不用說！」祖母照例總要說把邦猓的教育耽誤了；而爺爺照例是回答道，學詩學文邦猓一輩子都有時間可學——現在他是要去學些煤油上的智識，他有他的父親教他。安默嬌母有心思想那家庭教師的伊東君為詩文辯論幾句，然而那教師慎重地表示着緘默——那家裏是誰人在管錢袋子他是明白的！邦猓也知道伊東並不介意；他在準備着一道論文想得博士的學位，一有空暇時間他滿高興，他在調查着衣里沙白時代以前的戲曲家所

用的女性名詞的語尾。

七

現在，他們又回到從前的老油井地方；前次旅行中的處處冒險，邦猊都回憶起來，回憶到他們吃過中飯的地方和那侍女所說的話，回憶到他們停過車的煤汽店，和那店老板所說的話，回憶到他們遇着那「速度圈套」。那好像是在打撈，撈的是真魚，就像你平時在水裏捉着的一樣，不是在油井裏撈物什；你記起你在什麼地方撈着過大魚，你下次也想在那兒再撈一匹。但是那大魚是時常掉換地方的，爺爺說，那「速度圈套」也正是一樣。剛好跑出畢奇市外，一位速度巡邏便捉着他們，他們在一處速度圈套的旁邊用四十七英里的速度跑過；爺爺苦笑着取笑那巡邏，他說他高興並沒真的跑快。

那晚他們到了樂波斯河，釣魚的傢具正在打撈——好幾逗的鋼筒一並螺旋起來，在尖端套着打撈的傢具放下井去，又從井裏舉起來把螺旋退解——一逗又一逗，一共有五六十逗，一逗一逗的提起來——提到最後你達到底上的一逗，但你打撈一陣却是失掉了你的「魚！」

那時爺爺才放大聲音說，那聲音是誰都會聽見的。一個人連自己的骨頭都顧不全的，那不消說你是不能夠望他能夠顧全你的財產。大家都立在那兒聽着，就像一羣小學生在受罰站的一樣——其實那位該受責罵的「冒失鬼」是已經老早開消，不在那兒了。

營繕店裏來了一位商人，說他有一種巧妙的器具包管一次便可以把障礙物除掉；於是他們拿

來試辦，但那器具也丟在井裏了——那東西是捉得太緊！那下邊顯然是有了一個窟窿，鐵杠是在那兒橫梗着的；爺爺便說，最好是小小用點炸藥。在四千英尺的地底用炸藥，你曾經聽見過嗎？然而，那樣他們終把那鐵杠炸斷了；他們又來做一段掃井工作再搗深一些，那井中的破損處便用鋼管來縫補。

就那樣，一天一天地邦猊修習着他的煤油課程。他跟着爺爺和地質專家和掘井工頭在油田裏巡來巡去，找些地位待將來掘井；爺爺手裏拿着一個信封筒和鉛筆，向邦猊解說為甚麼四眼井不放在方形的四角，而放在菱形的四角的原故。你自己可以去試，你在每眼井的周圍畫一個圓，表示是油泉浸出的區域；你可以明白菱形在地面上是很少重疊。但凡你一重疊，你是從一隻油桶裏打兩個洞去取油；那樣只有笨伯才幹。

父子兩人又趕回畢奇市，看見白諦回來了。白諦是邦猊的姐姐，比他長兩歲，她是上北部去，在那極豪華的伍德布里季·賴列的家中作了客回來。邦猊把打撈工作向她告訴了，又告訴她在樂波斯河的情形，但她真是刻薄盡了頭——取笑他是一位「煤油小妖精」說他的指爪便是鐵證。白諦對於煤油好像輕視了起來；這是新起的現象，因為在前她正是一位好伴侶，對於油業感覺着趣味，常和邦猊爭論，時常像一位長姐一樣指教邦猊。邦猊不知道是怎麼做起的，但他漸漸明白這是白諦在密司·加塞爾的學堂裏所受的高貴的教育的一部分。

這事該由安默孀母負責。她的意思是金牟要把邦猥養成一位生意老板，他可聽便，但是白諦至少應該成爲一位年青的淑女——意思是說爺爺和邦猥找來的錢，她要知道怎樣去化費。所以安默孀母便舉出了那座最化錢的學堂，以教養年青女性的揮霍家爲其宗旨的，從那時起便少見白諦在家了；學校一放假，她便去拜訪她新識的有錢的朋友。她是不好把她們帶回家來的，因爲家裏沒一位真的管家招待——像露多爾夫，她說只是一位「鄉下老」。她檢得了一些新奇的流行語；假如你說的話她不高興時，她便向你說，你是「飽吃了梅乾」——意思是說你這未免太陳腐了。她用脚尖跳舞，把她有紫色絲帶的漂亮的稜角麗顯示給你看，她滿得意的笑着：「我不是一位輕巧的姑娘嗎！」——還有其他一些話惹得祖母發睜，惹得爺爺苦笑。她父親的口調她總覺難乎爲情：「哦，爺爺，你說你那就係呢！」爺爺又會苦笑一下回答道：「我說就係說老五十九年。」但儘管怎樣，他的就係已經說得很少；所謂文明的進步就是這樣。

白諦勉強應承了坐着汽車到油田裏去，看那些正在建設的新的櫓樓。姐弟兩人在附近走了一會，遇着的正是那格羅亞提夫人，她在她的門前從她那舊古老的匾字牌下車。邦猥是無嫌猜地高興見她，並打算要介紹他的姐姐，那姐姐却呈着一個極端冷淡的面孔，兩人走開後，姐姐嘲笑邦猥的粗魯；他自己只要高興就和怎樣的俗物講交道都是可以的，但他萬萬沒有叫他姐姐去和那些下流人握手的必要！邦猥能了解，他在一生之中也不會了解得，何以人們對於他人總是不感興味。

他把保羅的事情告訴白諦，說他真是一位難得的人，但是白諦的話就和她爺爺所說的一樣，保羅是個「瘋子」。更甚的是她生起怒來，她說保羅是一位「壞蛋」。幸好邦猊不會再遇着他。那是在保羅一生之中，白諦對保羅所表示的態度；她在這最初的一瞬間表示了出來，可憐的邦猊深深出自意外。但是白諦所進的學堂是教人讚美金錢——教人用直覺去正確地認識一人的錢多，錢多而定奪他品位的或高或低——你怎能叫她傾心去讚美一個人，那人說除你自己勤勞而獲之外，你沒有佔有金錢的權利！

白諦和邦猊是各隨其性之所之。姐姐的生怒結果是使保羅在邦猊的想像中佔着最高的位置；是一位奇異的，半傳說性的人物，有機會可以拿他爺爺的錢而却拒絕了的就只有這一個人！邦猊時時愛去逗留，坐在一座菴牢上，向那格羅亞提夫人問她內姪的消息。有一回格羅亞提夫人把露滋·瓦特金士——保羅的愛妹——寫得很潦草的一張信箋給他看，說家中沒有得到絲毫的消息；他們家裏人也很有在過着艱難的日子，他們是時時在殺一匹山羊過活——格羅亞提夫人說那正是他們坐吃山崩的現象。不久露滋又有一封信來說保羅有信給她，他是上北部去了，依然在流浪，所以你沒有人能把他捉着；他由郵局匯了五塊錢回去，特別指定說是送的食糧，不是送給教會。保羅說，你做一個童工要想存錢是很不容易的；邦猊又受了感動，生出了畏敬的念頭。他走開了，做了一件稀奇的秘密事情——他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慎重地疊在一張紙裏面，用信筒封好，寫上一「探交加里弗尼亞省，

巴拉台士·露滋·瓦特金士女士，丟進郵箱裏去了。

格羅亞提夫人總高興看見邦猊，而邦猊可憐是明白的——他知道她是要把他當成一眼油井使用！他客氣地給予了她一些智識。他問爺爺，施里拍和威爾金士合名公司是怎樣，爺爺回答出他們是「牛屁大王」；邦猊把這個情形通知了他們，然而那些「中等地區」終竟和這兩人訂了約——更不幾時也就失悔了起來。因為施里拍和威爾金士又把那租借權賣給了一家新迭卡特，所以有一座仗篷建設在格羅亞提家旁，有「耙利夫」(Ballyho)接客先生，在畢奇市中去拉客，拉來的羣衆都有茶點款待。那號頭是「波浪槎新迭卡特第一號」；趕着造了一架檣樓，接着便「刺通」起來，掘到了有一百來往尺；格羅亞提夫人喜歡上了天，把她一千塊的贖禮錢拿去買了別一家新迭卡特的股份一百股，那叫「共興公司第三號」。人羣蹂躪了她的草庭，但她並不介意——公司要掘第二眼井時便要她遷家，她是要遷到「更肥實的」人家的隣近去的——她那樣對邦猊說。

但是下次他又去會她時，看見那肥胖的女人有些受難的神氣，掘井工作停止了，報上說工人們在撈井，而工人們說他們是在撈工錢。股票的消息遲鈍了下來，「耙利夫」停止了接客，接着是那家新迭卡特出賣了給一座甚麼「保股公司」。掘井工作又開始起來了，然而可憐的格羅亞提夫人却哀懇着邦猊，要他探問他的爺爺，究竟他們的將來是怎樣。但爺爺不能說，就是誰也不能說——要等到六個月以後，爺爺在羅士·邦賽德第一號井收了大成功以後，然後才能說定。繼後報章上登着一

些出號的標題，報告大陪審官要告發白克特·凱伯和他波浪樣新迭卡特的一批人出賣煤油股份的詐騙。爺爺對邦猓說，這或許是一種「招謠」；大約有那位官場上的人，或者是報館的主筆，他們想和凱伯君「面談」；大約他們是「面談」過，因為以後報章上便沒有下文了。同時那些有租借權的主人們也再得不着甚麼人來掘井了，因為就在他們那一弄的隣里掘通了一眼井，只收得二百桶油，實際是等於沒有一樣；報紙現在是說着南山斷然無望。

在他父親的榮光中，邦猓走下市街，每要遇着那可憐的董培里，一天在人家屋頂上要打幾千個釘頭，晚來由街市電車下來拖着脚步回家；或者是遇着商牟泥水匠，那在經理着他的小小的菜園，灌溉着他所栽種的幾畦玉蜀黍和豌豆。邦猓會看見格羅亞提夫人，在餵她的鷄仔，在清掃她的菟籠——但是她那件漂亮的黃緞子的夜會服，他再不會看見過了！他會走進她家裏去，坐着閑談，免得別人說他高傲；那座無樓的梯，依然是在那兒，封面上題着「婦女須知，良家規範」的一書，依然放在中間桌上，藍色的封面已蒙上指污，金色文字已經褪了。邦猓的眼睛看着這些東西，他覺得他爺爺的寓言饒有道理。爺爺說過煤油的攪幹譬如天國，受召喚的人多，得超度的人沒有幾個。

八

油槽在小山上四處散佈着，掘井的工人們在爭着首功，看誰家先把油井打出。白日你可以看見蒸汽機關的白氣，晚上你可以看見那槽樓上的明光，不論白日黑晚你可以聽見的是沉重的機器的

聲音在迴轉，在迴轉——「乒乓——乒乓——乒乓——」各種報章都登載着掘井的成績，整千整萬的企業家和候補企業家都在讀那報紙，坐上汽車，趕到油田裏家家新迭卡特所建着的仗篷，或者是聚集到鎮裏的一些板屋，那兒有黑牌建立着，用粉筆寫出股票的價錢，於是乎那股票便賣給一些人，那連煤油櫓和木架都分辨不出的。

在那報紙的成績報告中，你想誰是佔居首位？你是立地便可以猜到的，那只有一處，便是「羅士·邦賽德第一號。」爺爺不分晝夜都住在那兒，他知道誰勤誰惰，他監督着他們，鼓舞着他們，有時甚至罵他們——就那樣，所以爺爺沒有出過絲毫的笨事，他沒有荒費過一天或者一夜。油井搗到三千二百英尺，已經達到了那第一面的油層。

他們用着的是八英寸的鑽頭，再隔些時他們便可以抽取核了。在這抽核的工作上爺爺是非常關心的，他說井的每一英寸你都要知道，他時常講些故事，說有些人太忽略了，搗過了中心都還不明白。就那樣，井身是搗成了一個崖石的圓筒，就好像你從一個蘋果之中可以取出核子一樣；邦賽德學知道了各種地層，怎樣是砂崖，怎樣是混成崖。他學會了測量地層的傾斜度，和地層下各種地質學上的智識，和那崖層的大體的方向。一有油的痕跡時，那是要用化學分析的，他學會了去解釋這些成績報告。世界中的每個油浦均各不同，——每個都是啞謎，你猜中了的人便有沒大的獎賞！

爺爺猜想到已經快掘到油浦了，他去訂購了「塘庫」的材料。需塘庫材料的人，和需要別種材料

一樣是很擁擠的，而爺爺有的是現錢——還有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有現錢！他是定要塘庫材料送到租借地來的，萬一他的油井是乾井——好的，那有別人會要，別人會來從他的手中把那材料買去。就那樣又有一串大貨車流來，在油田裏堆積上了無數的平鋼板和弓鋼板，層層地密實地疊着。

買票的股東們對於這事不消說是注意到了的！他們不論晝夜都要在那櫓樓周圍轉來轉去，想得到一些暗示；他們尾隨着工人們走到他們家裏，想用錢買賄他們，或者是和他們的妻子打交道。說到邦邦呢，他真是畢奇市中風頭最旺的孩子；奇怪的是他無論走到何處都有一些賢惠的紳士，賢惠的淑女，爭着請他吃冰麒麟或者是水菓！爺爺警戒了他不准向生人說話，或者是和他們交接；目前便在家裏的食桌上爺爺都禁止說了——因為安默安默是一位饒舌家，她會在婦女俱樂部去說，那些婦人們便回去告訴她們的丈夫，或者是她們自己來投機！

油穴的徵候愈見顯着，爺爺命令建造塘庫的地基；接着他又命令建設塘庫，釘杓釘的聲音響亮過一陣，指顧之間便建了一座可以容納三萬桶油的塘庫，用緋紅的顏色油漆了出來。其次是——嚇！他們搗進了真的油層；爺爺招了一大批墨西哥人來掘濠溝好容納導管；租地獵犬們和股票交易所探聽得了這件事情，全市都沸騰起來了。在半夜爺爺被人搖醒了來，他喚醒了邦邦，父子兩人急忙穿上舊衣服，跑到油井去，壓力的一些初兆表現着了，泥土在震動，井裏在發泡！搗井工作停止了，工人們百忙地把爺爺準備下的大「井蓋頭」用螺旋旋上。僅僅那樣還不夠——他叫工人們更載了

許多重的物什在那蓋上，他趕忙去找了兩位水門汀的工人來，連頭蓋腦的把那井和堆積物通回用水門汀封好，不讓地心的壓力把它衝開。所以羅士·邦賽德第一號油井是沒有噴出的；所有井中的油都流進了塘庫，又由塘庫流進了爺爺的銀行！

下水門汀的時候來了，那叫你要好生保護着貴重的油層，不讓有水滴下。地下是有一浦煤油的，被一層疏鬆的崖層掩護着，剛好像一個覆着的面盆。煤油飽和着瓦斯，那就是壓力的源泉。現在你在那覆盆上掘了一個洞，煤油和瓦斯便從那洞口向你流出——但是唯一的條件是叫你不要讓有一滴水流下以消滅那壓力。你在搗井的途中沿途都要碰着水脈和水塘；而現在你須得把一大鋪水門汀放到井底，牢實而嚴密地，要把你井管的內裏外裏的罅隙通同塞滿。你真緊了，又要在水門汀上鑽一個洞，鑽到下底的油層，就那樣便造成了一道運河讓你的煤油流上來，而沒水分滲漏下去。這是工事中的機微奧妙的部分，在這進行中全部的工人都聚精會神。那老板和他的小兒，更不用說。

第一步你先下井管，那名叫「水絃子」。假如你是像爺爺那樣精細的人，你放「絃子」總是要高過你的櫓樓的。第二步你是把乾淨水吸引下去；你要吸引好幾個鐘頭，把井裏的污泥和油漬洗淨；又然後你才準備下你的水門汀工人。水門汀工人把所有的器具都是載在摩托大車上的，準備你隨叫隨到，他們坐着汽車趕來。又是一駕汽車載着水門汀的口袋，會有兩百袋；這項工事是要純淨的水門汀，沒有沙礫的夾雜的。一切都準備停當之後才動工，他們一動起工來就像一羣魔鬼在幹的光景。

——因為這全部的工事你要在一點鐘之內做完，不等到水門汀的凝固。

他們的方法很靈妙，你看來真是有趣。他們在井管裏裝進一個鑄鐵的「消息子」，那上下都有橡皮的圓板，那樣便好在井管中的水上浮起；水門汀便灌在這「消息子」上。水門汀的口袋扯開，傾進混和機裏，混和機便迴轉起來，一道灰汁的宏流傾進井裏。那跑得飛快，重實的吸筒推送着，一陣一陣的把它壓下。在半點鐘內要把井管用水門汀塞好幾百英尺；繼後又裝進一個橡皮「消息子」和井管一樣的大小；重的吸筒又動作起來，把那兩個「消息子」間的水門汀推送下去。推送到了井底時，那底下的消息子坍下，水門汀便灌注下去，頂上消息子的壓力把它壓進井中每個罅隙，壓上井管的外壁與崖壁間——要昇到一二百英尺高，那一凝固後，你的「水防」便算成就了。

此外還有什麼工作像這樣更有趣的？你明白地可以知道地底下是在怎樣的進行；你看着人們用怎樣巧妙的工夫去克服「自然」的障礙；你看着一羣工人跑上跑下，忙得就像一羣工蜂和螞蟻，而同時却鎮靜地，大有把握地，明白自己的工程，而凡事恰到好處！

工事完畢了；其次你須得等待十天，等你的水門汀完全凝固。省政府的監查員走來檢查一遍，他證明你的「水防」是完全無缺；假使你不曾做好，他要叫你重做一遍——有些可憐的笨伯竟有做上二三十遍的！但是那樣的事情在爺爺名下却不會遇着；他熟悉這項工作——也熟悉那些監查員，他說時帶着一種苦笑。總之，他是得到認可；現在羅士·邦賽德第一號油井掘到了真正的油層，由六

英寸的小孔掘進。每隔幾個鐘頭他們要檢查壓力，要求得剛好十分，但不可太過。你的確是臨到成功的邊際上了，你的脈搏迅速起來，你興奮着用脚尖躑躅。那好像是在等待聖誕節的清晨，好打開你的襪子，看那聖誕老人送了你甚麼禮物！有羣衆終日圍集在井旁凝視，你會寫出好些嚴厲的牌示來叫他們讓開。

爺爺說現在是已經深到十足處了，工人們又才進行安上那最後的井管——那名叫「漏納」，有許多的細孔就像篩籬，那寶泉便從那細孔中流出。人們要工作到夜深，爺爺和邦猯都穿着舊衣裳，全身都是油和泥醬。到頭「漏納」也安好了，器具都取了出來，又來開始洗井，用吸筒把乾淨水打進井去，洗出那井裏的泥沙。那工事約略要繼續五六個鐘頭，在那時爺爺和邦猯便去安睡。

父子又回到井上時，已經是淘水的時候。你要曉得，那煤油和瓦斯的壓力是由一英里的三分之二長的水柱壓制着的。現在他們用的是一隻「兩節筒」，那是簡單的一條五十英尺長的水桶。把這水桶放下去，提出五十英尺的水柱上來，倒進泥蕩裏。接着又放下去提五十英尺；提不幾下水桶便用不着要放好深了，下邊的壓力在把水柱向上推送。接着你可以知道快要提盡頭了；再提一兩桶，水便射出井來，那含着泥和水和油一同噴到檣樓的頂上，把它染得一個墨黑。你便把羣衆從租地中趕開，向着一些吸着雪茄的蠢材叫着「熄火」。

噴出來了！四方都在喝采，看的人都趕快逃避，怕受着那被風吹來的油沫。工人們讓它射了一會，

等待水分射完；射得愈見高，愈見高，高過櫓樓的頂上——放着一種悅耳的騷音，噓煦着，飛濺着，高高下下的跳躍！

時分正當日落，天上泛着一片紅霞。「熄火！」爺爺不斷的叫着——在油井噴時，就是汽車都沒人敢運轉的。現在他們把井掩閉了，試驗那井管的蓋頭瓣；他們工作着遲到夜深儘它噴出，繼後又掩閉了；那在黑暗中真是有點神祕的風味。到頭他們要準備「引導」了——那是說把井管頭和塘庫間連絡着的導管扭開，讓煤油流進塘庫裏。那真是簡單——不費手續，不費聲張，你只是儘它流瀉；速壓計表示着它的來量是一小時三萬加侖（Gallon 約合二升半），那是說那第一座塘庫到第二天中午便會裝滿。

是的，事情就是那樣；但是這個消息傳到畢奇市，就好像在燦爛的雲端現出了天使，在遍街上撒着當二十元的金幣一樣。你看，羅士·邦賽德第一號是把北山全部證明了；對於幾千幾萬的大小的投機家，那是說他們的希望已經轉成了有光輝的確實。這樣的消息自然是無翼而飛，你要人不談那未免是超出了人性以外；所有的報章都一齊詳細的報道着——羅士·邦賽德一天要流一萬六千桶油，比重是三十二，只待送油管一完成——大約在本禮拜的末日——那油井的主人每二十四小時便會有二萬塊錢的收入。於是爺爺和邦賽德在都市裏任隨走到那兒都有羣衆瞻仰他們，那是無庸說的。哦，新井的主人，季·亞諾德·羅士來了！那位小將便是他的令郎！嚇，他不管是睡是醒，無晝無夜

地每分鐘都要得到十三塊錢到手。像有那樣的收入的人，你信，是誰也會吃些好飲食的。

那貌是情不自禁地得着一種殊勝的意識，覺得自己是有些和尋常不同。全身中有輕微的顫慄；覺得自己好像要飛上空中的一樣。於是爺爺便告誡他：「哇兒，你放鎮靜些！你不可多開口，你沒輕浮。你要記着，這兒的錢不是你造出來的，假使你要輕浮，你在不識不知之間便要把它失掉。」爺爺是一位精明的人，你要曉得；他是身經百戰的健將，起初是在安特樂普，其次是在樂波斯河。那種高傲的誘發他是感受過的，他知道目前的情形對於一位小兒是會發生怎樣的影響。有大錢自然是一種快樂；但是你居安要思危，在你陶醉着成功的美酒時，你須要留意有一種聲音在你背後耳語：「沒忘脫。」

末離」(Memento mori——記憶着死。)

第四章 牧場

事後不久是邦猯去看他母親的機會。

邦猯的母親不和別的孩子們的母親一樣，沒姓爺爺的姓氏；她叫朗曷夫人，居在安琪市外一座平家樓裏。照常的規定是每隔半年，她得以和邦猯同住一個禮拜；這個期會的到來，邦猯時常是意識着的，他懷着種種混淆的情緒在期待着。他的母親可愛，而又愛他，給他以平常失掉了的愛撫；她自己稱呼自己爲「可愛的小媽媽」，但是從別方面來說，這會面也有些難乎爲情，因爲那兒是有些秘密的事情隱瞞着邦猯，而邦猯却不是不能猜憶。關於爺爺的事情，媽媽是要問他的，而邦猯知道爺爺不高興人把他的事情四處談論。其次是媽媽也要訴她錢不夠用；爺爺每月只送她二百塊錢，這樣一點費用，一位年青的有愛嬌的望門寡婦怎麼能夠過活？她的汽車費時常拖欠，她是要對邦猯說的，希望邦猯告訴爺爺——但是爺爺總不肯聽。下一次見面時，媽媽便要叫了，說金牟是一位暴君和吝嗇鬼。目前的情形特別難處，因爲媽媽在看報，曉得有新井掘通，曉得爺爺在目前正是有大錢的；她對邦猯表白了一個計劃，要他去勸說爺爺增加她的生活費，但不要使爺爺疑到是出於她的指使。而這事情

剛好在邦 貌 決心着不說絲毫的虛假以後！

媽媽的朋友之間也有些祕密的事情。邦 貌 潛在時來訪媽媽的總是一批紳士，而那些紳士對於邦 貌 也各有愛憎。邦 貌 回家後，安 默 嬌嬌一定要尋些話頭來問邦 貌，她的目的顯然是要知道那一批紳士們的情形，而她又故意不想要邦 貌 知道她自己的目的。邦 貌 注意到爺爺是從不管這些事情的；他從沒問過媽媽一句，而安 默 嬌嬌總要故意在爺爺的面前提出她的問題。

這些都使邦 貌 難以爲情。邦 貌 有一段祕密的隱處藏在心裏，恰好像爺爺有一個保險匣藏在銀行裏，除他自己而外別人沒知道的一樣。外觀上他是愉快而開朗的一位少年，雖然在年少之中不免有些過於老成的氣象；但是隨時他過的都是二重生活——東鱗西瓜的抓拾一些觀念，而隨帶着，而隱藏着，就像一匹松鼠之於胡桃，好等待日後敲破它們，再來咀嚼。有些胡桃是好，也有些胡桃是壞，邦 貌 知道了辨別它們的善惡，而擇善去惡了。

有件事情是明白的：男女之間總有些甚麼勾當，而他們串通着總不讓你知道他們所幹的事情，那是人生中的黑暗的一隅，是祕密寧是可憎。在初邦 貌 是忠於他的父親，他父親不想讓他知道的事情，他便不去探索。但這是不能長持着不變的，因爲人的心機自動地要去了解。那不僅是雀鳥鷄禽和街上的狗子要給你一些暗示；那不僅是城市的孩子人人都知道，而且滿高興告人；便是愚蠢的大人們自己總愛傾談，而你是出於耳濡目染。安 默 嬌嬌始終相信着每個女人都在吊爺爺的膀子，「和

他眉來眼去，」或者是「向他送秋波」——她始終總愛這樣說。爺爺每逢對於一位女子稍稍過於客氣了一些，他總覺有點難乎爲情；他似乎怕邦猯會和安默嬌母一樣發生疑心。但其實邦猯是老不高興他的嬌母的，他總想避開她的種種的詰問，爺爺在樂波斯河的旅館向美貌的女人說過些什麼話，以及那女人會否和他們共餐，他都沒有告訴。這些處世的方法邦猯是學會了，但隨時他都在暗暗的反對。一個人爲甚麼總不說直話，爲甚麼總要做作，總要悄悄的耳語，弄得你滿不如意？

二

羅士·邦賽德第一號油井成功後沒一禮拜，爺爺在租地中又建設着一座新槽，在第二禮拜他已經把它建成，已經用過的一套傢具又向地心旅行起來了。他又建設着兩座新槽，另外有兩套新的傢具也分配停當了。在每邊三百英尺的一個菱形的地面中，在四角上算有四眼新井。邦賽德的住家須得請人來搬徙；但那邦賽德君並不以爲苦，他已經移居到一座面海的宮殿和爺爺毗隣，自行置了一套傢具，又買了一駕新的大林牟星（Linousine 一九〇八年式的轎形汽車）也買了一駕「運動卡」好每天午後自行駕御着到郊外俱樂部去打拐附球。邦賽德府現在已經爲招待員所熟悉，邦賽德夫人的大名在最奢華的婦女俱樂部中已經登了金榜。能率是這西部美洲產生出的標語，你想改變你的社會地位，你最好是做成功一件事。

爺爺和邦猯又向樂波斯河去巡視了一回，費了好些苦心終竟把那第二號井的「妖精」征服

了，成功了一座極良的油井。現在更要建兩座新槽，更買了一批器械來分配定了。那是煤油事業的調門，你只要一有錢到手，你立地又搗成新井——不消說又是新的負擔。你是被這種賭博中所必有的種種引力強迫着。別的人想從地底來盜引你的油泉，你要同他們競爭。只要你一掘穿了一眼新井，你須得辦些「姊妹井」來保護它，把四方八面外人可以來盜油的道路斷絕。你自然也要關心到你的煤油的銷路，你總會想你最好是自己有一座煉油廠，完全獨立。但是獨立是要代價的，因為那樣你須得有充分的煤油產量使你的煉油廠進行，還有是你要有連串瓦斯林的販賣廠來推銷你的產品。這一樁賭博在你小人小物是很辣手的；儘管你會漲大，但總有比你更大的角色！

但是爺爺在目前是沒有蹉跌的；凡事都是一帆風順很順暢的進行。正在他的別項的成功之中，他想把他安特樂普的一眼舊井再掘深一些看看；他幹了——嚇；你看，僅僅再掘下八百英尺深，煤油噴出來把蓋頭都衝掉了。他們是又掘到一灘新的油層；於是十六眼舊井，那每座差不多一兩年來都在用吸筒的，一齊都浚深起來，每座僅僅化費兩三千塊錢，又是一筆大財喜向爺爺奉送來了。

但是眼前却又有新的問題；這座油田裏沒送油管，這是應該設置的。爺爺想找幾位別的企業家來合作，正打算去進行。那時邦猓跑來，很認真的向着他。「爺爺，你忘記了嗎，不久就是十一月十五了。」

「怎麼啦，哇兒？」

「你說過今年要去打鶴鶉的。」

「唔，不錯！但係我現下忙格要命啦，哇兒。」

「爺爺，你是太勤苦了；安默嬌嬌說你虧損了你的腎臟，醫生是那樣說的。」

「難道他說過鶴鶉是補腎的嗎？」

邦猯看見爺爺的微苦笑，曉得他是要準備妥協。「我們把仗篷帶去罷，」孩子勸着說，「你在安特樂普把事情結束了，讓我們繞道由聖弈里多山谷回去。」

「聖弈里多！但係哇兒，那係要繞五十邁爾的彎路啦！」

「他們說那兒的鶴鶉是無盡藏的啦，爺爺。」

「係啦，但係我等在離家不遠也很有鶴鶉。」

「我知道的，爺爺；但我不會到那兒去過，我想去看。」

「麼個叫你想到那邊去？」

邦猯着難着了，因為他知道爺爺會說他奇怪。但是他也說出，「瓦特金士的一家人是住在那兒的。」

「瓦特金士的一家人——他們是誰？」

「你忘記了那保羅少年嗎？那晚在你們商議契約的時候我遇着的。」

「哈哈，老天！你還在擔心那個孩子嗎？」

「昨天我在街頭遇着格羅亞提夫人，她把那一家人的事情告訴了我；他們正在過難關，因為沒錢過利，他們的牧場快要被銀行沒收了，格羅亞提夫人她不知道他們怎麼辦。那格羅亞提夫人你要曉得她一個錢也沒找着，她把租地的贖見禮拿去買了股票，那股票也沒絲毫的進息，現在是靠着她更夫的丈夫所找的錢過活。」

「你的意思係要怎樣？」

「我要你把那押當買來啦，爺爺；再不然，你設法使那瓦特金士一家人不要流離失所。他們那樣正直的人，要流離失所，未免太無情了。」

「不能履行契約的人都遭人趕掉，世間上正多着呢，哇兒。」

「但並不是他們的罪過罷，爺爺？」

「係，係他等之罪過，那要用賬簿記下來清算，人才明白；但係銀行沒那樣個賬簿。」說了看見邦貌的神色有些反對，「你明白不，哇兒，世間上不如意個事情真多，你沒法改變。你也早遲要硬着心腸忍受。」

「但是爺爺，那家裏有四個孩子，有三個是女兒，他們往那兒走？保羅是不在家的，他們也沒法把情形通知他。格羅亞提夫人把他們的照片給我看過呢，爺爺；他們都是些善良的人，你要曉得他們除

勤苦工作之外並沒做過什麼壞事。真的爺爺，你假如不能幫助他們，我是過意不去的。你說過你幾時要給我買駕汽車，但我甯肯希望你拿點錢把那押當買來。那是要不兩千塊錢的，那在爺爺是不關痛癢。」

「那自然；但你隨後不能不把他們拖着——」

「不，他們不是那樣的人，他們很自重，格羅亞提夫人說他們不高興要你的錢，就和保羅無二樣。但是假如你從銀行裏把那押當買來，他們是無法反對的。再不然你可以買那牧場啦，爺爺買來後又租給他們。保羅說那牧場可產煤油——至少是他的叔父奔拜在地皮上看見過一些徵候。」

「在加里弗尼亞像那樣個牧場有好幾千處啦，哇兒。地皮上有煤油，那不算個麼仔。」

「好的，爺爺，你常常說你是想去亂碰的；我看，你這回是可以去亂碰一下——一片大地皮通是你的，你又不要出租錢，又沒人來干涉你。你到拔拉台士去碰碰機會罷，駕着汽車趕向那兒，去過幾天仗篷生活，打些鸚鵡，我們可以去調查一下，同時也可以打救那一家可憐的人，而且讓你的腎臟得到一些將養。」

這樣說爺爺便同意了；他心裏暗暗的在想：「老天！真個有趣的孩子！」

三

聖奔里多谷是在荒漠的邊際上，你要通過那荒漠的一隅才能達到；那是一片灼熱的沙和崖所

構成的不毛的荒原，除掉一些灰色的，蒙着塵埃的沙漠植物之外什麼也沒有。現在是有一條美好的舖道你可以馳驅了，但這兒有古時的開拓者的精靈恍蕩，那些人坐着有罩的大車或者騾車想從這兒經過，而把自己的骸骨遺棄了在許多小路的道旁。就是現在，在你橫經這漠地時你假如走入了岔路，那你是要十二分留意的；時常有一駕汽車因為放熱器燒乾了不能動，你能夠生還的要算是萬幸。

你假如掘一眼深井，你可以得到水；所以有些果樹栽培地，也有些紫莓子園。有些地段上綿延一帶白色，就像精鹽一樣；爺爺說那是亞爾加里（鹽質），那誘引不少的外行到這兒來上當。東部的外鄉人走來，看見果樹栽場地，便把隣接的地面百元一畝的買來，自以為是佔了便宜；他把果樹種好，耐勞着灌溉，而果樹才不長大；除小小的紫莓子外沒東西可以成長的，原因或許是這兒的鹹水太多。那位候補園主會弄得來不能不把樹苗拔掉，把痕跡消滅，拜託周旋人又去找別的傻角來上當。

有一個大包裏用防水布包好了的，捆在爺爺的汽車的踏板上，就是邦猓所坐着的右手一邊；他們要去過仗篷生活——那使少年的心境回溯到一萬年前人類的曙光時期所有的各種冒險和快事。緊緊握在邦猓手中的是兩管連珠炮；他握了好幾個鐘頭，一半是因為喜歡，一半是因為你須得放在明處——萬一你要關在車箱裏，那便是「私運軍火」，你是要犯禁的。

谷口處橫走着一條泥路，有一道路標寫着：「拔拉台士，八英里。」他們由一條小路蜿蜒而上，隨同着一些山巒好像是由種種大小種種顏色的崖石所砌成的一樣。有一些果樹園，樹葉現在已經脫

落了，樹幹爲石灰蒙蔽成白色，樹苗有鐵絲網籠在周圍，防備菟子的蹂躪，春季的初雨已經落下，新草已經在抽芽——這加里弗尼亞的春天，在秋殘即便開始。

路逕寬廣起來；零碎地有些牧畜人家在四處點綴，那拔拉台士村——只有一條街道，有一些零碎的商家，在歐加里樹下掩映着，樹子在午後的晚陽中拖着長長的陰影。爺爺把車停在一家煤油店旁，那同時也在販賣食料。「請問瓦特金士的牧場是在那邊？」

「這兒有兩家瓦特金士，」那人說。「有老亞伯瓦特金士——」

「就是那家呢！」邦猓說明着。

「他的牧場在餵山羊，在水槽那一邊。那路不很容易找。有什麼貴幹今晚就要去呢？」

「迷了路也不要緊的，」爺爺說，「我們是有仗篷的。」

於是那人便把詳細的路徑說了一遍。你從學堂背後的小路走去，你折得幾個彎，你便會走到一個岔路口子，有十六條岔路，你須得走那右手一條，你就跟着那條水槽，那是引水到羅斯菲爾的，你們走過了特克老人的羊場，有座胡桃樹下的小屋，你們便到了那第四個小溪流的地方。父子兩人便動身，走了一些彎拐路，那顯然是羊子所躡出來的，太陽已經落在黑暗的山後去了，雲彩轉成了紅色，崖石太高不能通汽車的他們避開，向小的山窪處爬下，又爬上，不斷的轉換着汽車的聯動機關。鶴鶉的有無是不待問的，因爲在這傍晚時分歸巢的鳥羣放送着二重的合奏在全山中生出返響。

現在他們走到「水槽」來了那是一道通水的木槽——四處都有漏孔，所以那鮮茂的青草便四處蔓延，供作一大羣羊畜的食料，那些蠢笨的羊子，它們也不怕汽車，也不聽你號筒的警告，就好像高興被輪子輾死的一樣！接着來了一位騎在馬上的人，人很魁梧而皮膚作棕色，一張漂亮的花手巾纏在頸上，戴着一頂寬邊帽，手裏拿着皮鞭。他是在趕着一羣牛回去，他騎在馬上，他的馬鞍和踏蹬皮，「噠噠，噠噠」的響着，特別是在晚景的沉寂中，那對於一位少年真是一種怡神的聲響。爺爺停着車，那人也停着馬，爺爺道聲「晚安」，那人也應一聲「晚」。他的面孔很和藹，把路告訴了他們，他們是不會找不到那條溪流的，因為只有那條有水，他們只再登一程便可以望見那家門戶了。兩人走着，邦猯說：「唉，爺爺，我倒希望我們能夠住在這兒；我高興像那個人一樣騎着一匹馬。」他曉得這話一定可以打動他爺爺，因為那人正合爺爺的要求，爺爺喜歡的是一個人要高大，要結實，臉色要帶棕色紅色，就像印送安人一樣。是的，要請爺爺為他的兒子買下瓦特金士的牧場，那倒不是什麼難事！

好，他們蜿蜒着羊徑而下，計算着溪泉，石壁在黃昏中黑聳着，戴着異樣的崖石的奇冠。汽車的頭光扭開了，幌來幌去地尋着道路；最後終找到了一處有水的溪泉——你看那草色的青翠便可以知道——他們轉拐進去，跟着一條更崎嶇的小道，引向前頭的幾座房屋，有一眼窗戶漏出燈光。那就是保羅·瓦特金士在那兒生長大了的牧場，在邦猯心中有些完全不可名狀的感激——就好像他走近了亞伯拉罕·林肯或者是別的那裡大人物的生地一樣！

爺爺突然說起話來。「喂，哇兒，」他說。「這兒說不定會有煤油——萬分之一的機會是有的，所以你不可多說話。你要向他們說你遇見過保羅，那是可以的，你不可說保羅向你說過有甚麼煤油不煤油，你也不准向誰說。關於事務上的話自有我說的。」

那是一座加里弗尼亞式的房子，房壁縱列着一英尺寬的木板，木板中的縫隙是用綿花的線條來塞緊着的。那沒有迴廊，前後都沒有，就只有一片石板做踏腳鐙。屋上的油漆，在前假如是塗過油漆，那已經剝脫到在汽車的頭光中看不出它的痕跡了。小道的那一邊，在這小谷的稍高處，聳着一羣小屋，有一道木板的大圍牆，東一處西一處的一些歐加里樹的木樁。從那兒來了一大羣聚集着的畜生的騷攘和聲息。

家裏人都立在廠場裏，排成一列，凝視着這不常見的光景，有一部汽車向他們的土地裏走來。有一位男子，瘦削而背弓；和一位男孩，稍矮而已經弓背；兩人都穿着靛色的青襯衫，沒上領帶，棉布的褲子，已經千破萬補，用吊帶吊着。有三個女孩，高低像一道梯段，穿的是形容不出的竺布衣裳；在門道裏一位婦人，面黃憔悴，像一個渺小的婦人的亡魂。他們六個人都立着不動不響，等到那汽車滾進廠場，停着了，引擎在吐放着低低的泡聲，「晚安，」爺爺說。

「好晚，弟兄，」那人說。

「這兒是瓦特金士的地方嗎？」

「是的，弟兄。」是一種微弱的模糊的聲音，但那聲音澈透了邦猊的肺腑，因為邦猊知道這聲音是迷神迷鬼地「亂談」慣了的。你想，這家人是慣愛「出神」愛「跳」愛「滾」的，而邦猊到了這兒！

「我們是打獵的，」爺爺說明着，「我們聽見別人說這兒正好露營。你們的水好嗎？」

「頂頂好。弟兄，你請自便。」

「好的，我們不好擋着路，我們從這小道上再上去一些兒。你們有沒大的樹木好做庇蔭的嗎？」

「奔里呀，你引他們到那櫟樹下去，幫助他們收拾一下。」

邦猊又震懾了一下；因為那受着聖靈的祝福，時常發抖的，正是這位奔里，他是把那害着無數病痛的布念夫人，用手一摩便醫好了的人。這家人的詳情，邦猊都是記憶着的，除在童話的書本以外，邦猊不曾遇着過這樣異常到了絕頂的家庭。

四

奔里走上小路去，汽車在後面跟着。走到一株暢茂的大櫟樹下，有一片清淨的空場，爺爺把汽車停在一個地方，使那車燈好明照那個空場——你過露營生活，假使有汽車同道，那是不怕黑暗的！父子兩人停止着了，邦猊從他一邊的車門跨出去，動手解開那踏板上捆着的大包裹的皮帶。他很快地解了下來，把包裹打開，那從包裹裏面現出來的物品完全是像在弄魔術。裏面有一張仗篷，是八英尺

見方的極輕巧的油綢做成的，捲起來就像一套衣裳。有幾根仗篷竿子，那是分成幾節用螺旋逗成；有幾個仗篷樁，還有釘樁的一隻仗篷小斧。有三張暖和的仗篷毛毯，外面更套上防水套布，也是毛織物。有兩個氣枕，一床氣墊子，那要你坐着吹，吹得臉紅筋漲的——那真好玩意！最後是一個帆布口袋裝着一套仗篷用具，都是鋁製的，大大小小剛好配成一套，所有的提手都可以旋脫；還有一些鋁匣分成好幾個區劃，是裝食物用的。這些東西都齊備了，你無論是走到砂漠的中心或者是荒山的腦頂，你可以享受頭等旅館的頭等的客房的舒服。

瓦特金士老人是叫奔里來幫忙的，但是爺爺說無須費心，他們自己曉得做，並不費事。接着瓦特金士便叫奔里提了一桶水來；其次是問他們要不要一些奶漿——不消說他們是只有山羊奶的。爺爺說那滿好；邦猯是飛到了巴爾幹，或者他在書中讀過的任何有趣的地方，那兒的人是靠着山羊奶過活。瓦特金士向露滋說教她去拿些來；邦猯又受了一次歌動，因為露滋是保羅所愛的妹妹，他說過她是有常識的。瓦特金士教她也拿些蛋來；爺爺說他想要些麵包——回頭邦猯吃了一驚，因為那老人說他們並沒麵包，他們沒地方種小麥，在這山地連玉蜀黍都長不成器，所以他們所有的只是山芋。爺爺說山芋也好，他們要煮些來做晚餐；瓦特金士說假使在他家裏的爐火上煮來一定要快些的——這表示他全然不了解一種仗篷生活的特質。爺爺說不，他們總要一點火；瓦特金士說這一向每晚都要降霜，叫奔里趕快去搜集一些枯柴來。這事是很容易的，因為你只消上那溪邊走幾步去你便要

碰着一些沙漠中的灌木，那一多半是乾枯了的，奔里把那灌木攀折些來，在膝頭上折斷。其次又搬來了兩個石頭——那也很容易，因為你在瓦特金士的牧場上走不上十二三步總是要碰着石頭。

不一會他們便昇起了火來，山芋滿意地在罐子裏煮着，有一筒鹹肉打開，在油鍋裏煎炙。爺爺管理烹調——那是拿手的工作，邦在在一旁忙着把盤盞和食具取出，陳設在一張防水布上，那當爲沒有桌面的桌圍。鹹肉炙好了，爺爺把雞蛋在鍋旁敲碎，要煎成「兩眼惺忪」。有的是山羊奶，豐富而濃厚，在「泉房」冰凍過來；你喝着總覺得羅曼諦克，一點也不嫌那騷氣的濃烈。山羊奶是盛在仗篷用具的鋁杯裏的；也有一盤蜜蜂和蜜蠟——色黃而味烈——那是由露滋送來的。

爺爺招呼那一家人來同吃，但那老人說心領了，已經用過。爺爺說至少請他們坐坐，因為立在那兒覺得很不舒服；於是奔里和三位妹妹，和他們的母親，那也是來參加了的，便都坐在一些石頭上，都客氣地稍稍避着燈光，瓦特金士又坐得更近一點，在他們吃的時候爺爺便和他談些天時的寒暖，收成的豐歉，和他們在這山上的生活。

爺爺和邦覓食畢，在毛毯上拉直起來，覺得十分舒服。瓦特金士叫把仗篷讓奔里張好，但是爺爺又說沒操心，那很簡單，只鋪兩三分鐘便可張好。瓦特金士又叫他的女兒們走一位去洗盤盞，爺爺說那滿好，他希望費心，邦便把鍋盤一切收拾起來，那中等大的一個女兒，名叫米麗的，便帶回家裏去了。於是他們又閑談了一些，邦覺得他的爺爺很巧妙地探詢着他們一家人的情形，而博得了他們

的信任。

突然之間在這邂逅中來了一個危險的時間；中間沈默了一下，亞伯·瓦特金士說起話來，他的聲音和剛纔不同，嚴重而情感蜎集地說：「弟兄，我好不問你一句私話？」

「唉，再好沒，」爺爺回答他。

「弟兄，你是受了超渡的嗎？」

邦猊提心吊胆起來；因為他記得保羅說過的話，亞伯·瓦特金士的章法——假如你一冒犯了他的宗教，他要把眼睛眨起來；開始放出聲音說「出神。」邦猊把這件事情告訴過爺爺；爺爺顯然也在打算怎樣對付。他一樣莊重地說：「是，弟兄，我們是受了超度的。」

「你是受了聖血的洗禮？」

「是，弟兄，我們是受過洗禮。」

「你的甚麼教堂呢，弟兄？」

「我的教堂是真言派。」

話頭停止了一下，「我不知道那是怎樣的宗旨啦，」瓦特金士說。

「對不住呢，」爺爺說。「我本喜歡說明，但我們是不准把自己的信仰對生人說的。」

「但是呢，弟兄！」瓦特金士顯然有點迷惑。「聖書教訓我們的是：主呼喚我們，要我們向他們傳

佈福音，又說，福音先得傳遍萬國。」

「弟兄，」爺爺說，仍然持着極端莊重的態度，「我是曉得的；但是依照我們的信仰，我們是先要成爲了朋友，彼此相知，然後才說到宗教。我們大家都應該要尊重別人的信仰。」

「是的，弟兄，」瓦特金士說；他的聲音緩和了下來，你可以看見他是找不出二句話來說了。他向他的家裏人望望，好像希望他們來說一句話；但是他們都沒有話說，他叫他們說，却只說了一句：「是的，爸爸。」

那是輪到爺爺來解救這場艱澀了。「我們是來打鵝鶉的，」他說。「我聽說這兒的鵝鶉很多。」

五

夜氣漸漸寒冷起來，小小的火不能夠再支持着舒適了；所以瓦特金士一家人便起身告辭，爺爺和邦猓便張起付篷來，把行李瓢進去，邦猓便坐着吹那氣墊，使它飽滿起來。天星在閃爍，所以他們把床面在露天裏。把毛毯敷好後，脫了靴子和外衣，把來放進天篷裏面，又急忙爬進毛毯裏去——欸，那寒氣凍得他們一跳！邦猓把身子捲成一個皮球，睡在那兒，感覺着夜氣在他前額上微漾；他說：「喂，爺爺，真言派的教堂是什麼？」

爺爺忍不住笑起來。「那可憐的老頭東，」他說；「我是不能不想點法門來叫他閉嘴。」

他們睡穩了，不一刻爺爺的呼息便深沉起來。但是那孩子雖然是疲倦了，却不能立地睡熟。他睡

着想：爺爺的法典和邦猊決心想奉行的一種完全不同。爺爺覺得有說假的必要時，他便要說假話，他總愛說別人是不肯認真的，或者是在特殊的情形之下別人沒有要求你定要說真話的權利。但是爺爺不願邦猊遵照那種法典行事，這也很明瞭的。他要叫邦猊沒說話，但他不會叫邦猊要說假話；而且定規是，他要說假話時，總是不肯在邦猊面前說的！像這樣的事情並不很少；爺爺是吃雪茄的，並且時而要喝酒，但他不要邦猊吸菸喝酒。真有點奇怪。

邦猊的頭和臉是涼着，身體暖了起來，他漸漸的虛鬆，虛鬆；思路已朦朧了——但突然之間他又大大的睜開眼睛。那是甚麼？睡墊在弓動；那把你滾來滾去，使你不能不展開你的手拐。「爺爺！」邦猊叫起來。「那是甚麼？」爺爺突然醒來了；他坐起來，邦猊也坐起來——撐着兩隻手把身子撐牢。「吡啦，吡啦，」爺爺叫着。「是地震！」

千真萬確的是地震！你說，你所依據着的堅固的地球，把你那樣翻來覆去的滾，那真是一種奇怪的感覺！大樹在他們的頭上軋榨作聲，就像有大風要斷折它的一樣；父子兩人跳起身來，趕快從那下面逃開。有騷攘起來了，是山羊的叫聲鬧聲，那山羊的靈性顯然和人一樣，感知着這地球的結構有些大不可靠。接着又是一陣騷攘——是從瓦特金士的家裏來，他們顯然都跑出屋外來了。「聖哉，聖哉！我主耶穌救我！我主上帝，大發慈悲！」

爺爺說：「已經震過了，我們趕快爬進床，不然那些傢伙會跑到這兒來祈禱。」

邦猊依從了，兩人穩穩地睡着。「嚇，那真好厲害的地震！」孩子悄悄地說。「那怕破壞了好多城市罷？」

「那好像就在這附近不遠，」爺爺回答。「在這種山僻地方，地震是常有的。」

「那嗎那瓦特金士一家人便應該習慣了。」

「他們總是高興鬧的啦，我想，他們的生活中最多怕只有這樣的變動。」爺爺就只說了這兩句，爺爺的一生之中是有不少的變動的，對於地震他沒有特別感覺，更說不上那些宗教狂的胡謔。他轉瞬便又睡熟了。

但是邦猊睡着傾聽。瓦特金士一家人出起神來了，他們做了一番定規的聖跳的儀式，在屋外的那寒冷的星光之下。他們叫，他們祈禱，他們笑，他們唱歌，他們喊着「聖哉！聖哉！」喊着「亞門！」喊着「我主！」還有一些邦猊聽不懂的話，但那語源大約都是希臘語或者希伯來，或者其他的天使長的天話。老人亞伯·瓦特金士的聲音最高，孩子們的尖銳的聲音湊成一種合唱，還有山羊的芊芊聲就好像管絃樂的雙重低調。邦猊的背上來來往往的起着寒慄；因為知道地層的結構和地質的缺陷，這種科學的頭腦究竟只有一兩百年，而那種誦經唸咒的本能的迷信是有幾千年或者幾萬年的歷史的。僧侶們幹出一些狂行，佈告一些天罰；因為僧侶們是相信着，犧牲者也是相信着，他們奉行，所以他們愈見相信。現在是一番對於地震的咒文——大家都跪着，把手伸向天，把身子搖擺——

「戰車赴榮光，戰車赴榮光，

戰車赴榮光，帶着那聖羊！」

那兒到頭是朦朧下去了，等他再把眼睛睜開時，桃紅色的晨光現在山後，爺爺穿上他的青布的獵裝。那兒不住的搓搓眼睛，他從床裏爬出，趕快穿上衣裳——那寒氣真好要凍澈骨髓！

他爬上山去，扯了一些乾柴來，升起火，把平鍋攔上。接着是奔里走來，送來了那洗乾淨了的盤盞和用具，他問他們是要昨晚的冷的山羊奶，還是今朝的暖的。「哦，昨晚的地震你們曉得不？」奔里激昂着問。「那真好厲害的地震！你們貴處是不是都有地震的？」

奔里的頭髮是淡黃色，那有好些時不曾剪剃，自昨晚的地震以來也不曾梳理。他的眼睛淡青，微有些凸視，那使他帶着一種熾灼的情形。他的頸子很長，亞當卒的蘋果（喉頭）很大。一雙破舊的褲脚本是要遮掩他的兩腿的，而他的兩腿却未免長得太快，廠脚穿着靴子的情形顯現了出來。他立在那兒，呆看着這兩位城裏來的客人所用的一切衣服和用具，同時也想試驗他的靈魂。「你們的眞言派關於地震是怎樣教示的？」

爺爺在忙着煎鹹肉和雞蛋，他說他們想要點今早的山羊奶——那是想避開奔里的一種法門。但是奔里不一會便轉來了，他立着，守看着兩位客人的食物一片一片的進口；他告訴他們說一家人爲地震是「祈禱過那偉大的威力」地震的意義是聖靈厭惡了塵世上的姦淫和醉酒和虛偽，他問

他們是否犯過這些關於姦淫，邦猯是只有一點模糊的智識，但他明白爺爺就在那地震的直前曾扯了一個大誑，他想假如瓦特金士一家人是知道了這個實情，那他們定會以為是一種天罰的朕兆了，他自己覺得忍不住笑。

那老人來了，來看了他們的安否。那老人瓦特金士的身裁比他兒更大更高，同樣是淡青色過甚的眼睛，長而大的喉頭；他的面孔是飽受了風霜，有深刻的愁紋，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親切的老人，誠實而慈善，儘管他是有一點癡狂。他也說到地震上來，說到兩年前在羅斯菲爾有一次震倒過好幾家磚頭和混凝土的建築。他又說他的米麗和莎諦要去上學，假如爺爺要麵包，她們可以帶些回來。於是爺爺便給了他們一塊錢，他們議論了一下，因為瓦特金士說他們的雞蛋和山羊奶和山芋除在一般的美食店裏所賣的價錢之外，他們是不多取的，設天篷的地貸他們也不要，因為那並不費事，他們高興有客人來；他們在這樣的山中生活是很寂寞的，要是沒有主和福音的存在，他們會沒有絲毫的樂趣。

六

爺爺與邦猯套上了他們的彈囊，那是在肩頭斜掛着的，把連珠砲裝實好，從那小谷走上，翻過山去。邦猯並沒十分存心要來彈打鷓鴣，他很可憐這可愛的棕色而黑斑的小鳥，那冠毛是那樣的華瑋，用着那樣敏捷而纖巧的兩腳馳走，在日落時叫出那樣可愛的聲音。但是邦猯不把這些觀念說出口來，因為他知道爺爺愛打獵，那是讓他暫時離開職務，走到自然的唯一的方法，醫生說這事有益於他。

的健康。爺爺的槍法極快，就和電閃一樣，你看他好像並沒瞄準，但他却很有準頭；他決不會做過邦猓所做的那種失策，一槍想要打兩個雀鳥。爺爺自然也有餘裕來注意邦猓而指教他——要他們在平行線上走，不可轉折，免得誤受槍傷。

好，他們踏破了那山頭和山谷，鶴鶉驚起了，向四方亂飛——噓的一聲，一道灰線——乒，乒——它們只好是飛逃，不則落在地下。但是你沒跑去檢，因為還有雀鳥在藏着跑，你跟去再乒幾聲，結果你是把那一切都找了來，那用血點染着的一些柔和而溫暖的毛團。有時它們或者還是活的，你便要把頸子給它扭斷，那正是邦猓厭惡的地方。

兩人把袋囊裝滿，接着又回到天篷來，疲倦得要命，肚餓得要命。弈里來了，說願意替他們除鳥毛，他們滿高興託他，並分了一半給他家裏人吃——那真是怪可憐見的，你看那可憐的，半餓的孩子聽見這個消息時，他眼中的那種光輝。一個孩子並未成人，就要過澈底的精神生活，那真不是容易事！

弈里把鶴鶉拿回家去，那兒已經準備好了菜板和幾鉛桶的水；而這時邦猓便倒下去休息，兩隻脚在前面翹着。他突然吶喊一聲坐起來。「爺爺，你看！」

「看甚麼？」

「看我的靴子！」

「是什麼？」

邦猯把一隻脚更翹近些。「爺爺，是油！」

「你真的？」

「這不是是什麼呢？」他起來獨脚跳過去，好讓他爺爺自己看。「這把靴頭都蒙了。」

「你担保那不是在前的嗎？」

「自然不是啦，爺爺！還沒乾呢。我昨晚包這靴子時不是這樣，我沒看見有。我定然是踏進了一處真的油蕩子。哦，我想——那一定是地震的原故！有些油從罅隙裏冒了出來！」

邦猯把靴子脫掉，爺爺來試驗這發現物。他說沒太過於張惶，在地面上找着油蕩是很尋常的事；照例那是很小的，並不算什麼事。不過，有油的徵候也不可忽略；所以中飯過後他們須得再出去，追踪他們剛才的脚步，看能找得出甚麼。

爺爺要叫人沒張惶，那是容易說的；他的兒子的心理他却很少了解！這是邦猯的夢，他已經懷抱了好幾年。你要曉得，爺爺常常在說，他有一天總想找一處真正的油地，專屬於他一個人的所有。他可以計算給你看，你出六分的地租去搗井，你是把純利的一半送給別人——你自己要出一切的費用，不僅是掘井費，就是井的修繕費和營業費，煤油送上市場的運輸費都是你的。別人得到你一半的錢——而不做一個錢的事體，就算有點地皮好，有一天爺爺總要自己來找一片產油地，弄歸自己所有，那樣他可以認真的發展，不受別人的干涉，不出任何的租錢，而認真地建設出一座煤油村。

他怎樣可以找到那樣的油地呢？那正是邦猥的夢！他已經擬出過種種的方式來實現那種冒險；他想過在地上打一個洞，那煤油便從洞裏冒出來，他便把它掩好，等爺爺來把那周圍附近幾英里的地皮都買來，和邦猥父子兩人組織一個無限公司；或者是邦猥要在那兒的山洞裏去探險，陷入了一個油潭，好不容易才脫身而出。他所描畫過的實在有好多種數——但他從不曾想像過剛好在他和爺爺要去打鶴鶉之前會起地震，而把地面裂開！

邦猥是興奮過餘了，連那極鮮美的鶴鶉肉，油炸山芋，和清煮蕪菁，都不知道有味。等爺爺剛好把雪茄吸完，兩人又從新出發，除掉找尋路標，和辨別剛纔走過的去向之外，兩隻眼睛都緊釘着地面。他們走得半英里的光景，有兩隻鶴鶉飛了出來，爺爺把兩隻都打中了，走去拾檢，那時他叫道：「哇兒，是在這兒呀！」邦猥以為是鶴鶉在那兒；但是爺爺又叫：「你到這兒來！」孩子走到他的身旁時，他對他說：「這兒是你說的煤油！」

千真萬確的油是在那兒；一條黑線，有七八英寸寬，彎彎曲曲的，沿着地面上的一條裂縫；還是柔軟而流動的，時而在起泡，好像還在浸出的光景。爺爺跪下，把指頭伸進去，又舉起來在明處檢驗那顏色；他從灌木叢中折下一根枯枝，插進去看那裂口究竟有多深，有多油浸上。爺爺又站起身來說：「那的確是煤油，一點也沒有疑惑。我想把這處牧場買來倒沒有甚麼患害。」

於是兩人轉去。邦猥的身心都在跳躍，爺爺是在計算着籌畫着，兩人都沒有留心到鶴鶉。「這座

牧場究竟有好寬的地面，那格羅亞提夫人對你講過沒有？」爺爺問着

「她說是一區。」

「我們應該審查一下究竟有好寬。我隨便向你說，哇兒，你現在要審慎，不可向人說到煤油上來，連我要買這段地面都不可向任何人說。在這山上多買些地面都是不妨事的。買崖地你是用不着化多少錢。」

「但是你聽我說，爺爺；你應該給瓦特金士一筆好價錢。」

「我要給他的地價，但不給他的油地價。第一樁，他會疑心我，便不肯賣。這兒就有些油和他是沒關係的——有油於他無用，就掩埋一百萬年也無用。而且像他那樣可憐而無智的老人，他就有煤油找出錢來，有什麼用處？」

「但是爺爺，我們是不可佔他的便宜的！」

「我要使他不受苦；我要使他得到錢不至交給教會，我要常常關照他，和他的兒女，要使他們可以過活。但是我不會把煤油地價給他們的！假如他們向你問我是什麼人，哇兒，你說我是生意人啦——我在做土地的買賣，還有一些別的買賣。告訴他們說我在開雜貨店，在買機器，在放利息。那些話都不是假話啦。」

兩人走着，邦兒開始把捉着了一個道德問題的要素，那個問題以後者好幾年翻來覆去地使他

不能解決。對於這牧場下邊所埋藏着的煤油，瓦特金士的一家人究竟應該有怎樣的權利？孩子對他父親不敢再說什麼，因為他知道他父親是決了心的，不消說他是應該服從他父親的命令。但他沿路都在籌想着，直到他們走回牧場，看見那老人在補羊牢。他們走到他身邊去，關於鵝鶉說了一些閑話之後，爺爺開口道：「瓦特金士君，我很想進你府上去，想同你和老板娘閑談一下，好不？」瓦特金士答應着可以，於是爺爺便轉向邦猓說：「哇兒，對你不住——我看你自己去打打鵝鶉罷。」那是什麼意思，邦猓是明白的——爺爺的心思是在他施行這外科手術，把那可憐的瓦特金士一家人從他們所有的這六百四十畝的崖地分開的手術，不讓他的兒子臨場，是要更加妥帖些。

七

邦猓向着溪流走上去，在山頭的斜坡上他看見山羊在吃草。他走上前去看那些羊子，便和露滋成爲相識。

露滋坐在一個大盤石上，在從山邊望出。她是光着頭，赤着脚的，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褪了色的竺布衫子，她唯一的一件被體的衣裳，是已經太短。她很纖細，儘管她的顏色棕黃，而她的印象是蒼白的；她的棕黃，沒有滲着絲毫的紅色。她的眼睛蔚藍，和她一家人的一樣，前額圓而微突，頭髮直披在背後，拴着一條舊了的絲帶。她坐着看守羊羣，就和兩千年前在巴勒斯丁地方一些男女的孩童所看管過的一樣，這故事在瓦特金士家中唯一的書本（聖經）上她是讀過的。她和她兩位妹子交代，一

人看守一禮拜，一天看守十一二個鐘頭。素來是很少人走近身旁的，當那遠來的男孩爬上山來時她覺得不好意思，她沒看他，她的腳趾被兩手絞着。

但是邦猯是有和她談心的方式的。「你是露滋罷，是不是？」他問着，而她點頭，他說，「我認識保羅。」

就那樣在一剎那間他們便成了朋友。「哦，在那兒？」她把兩手絞着望着他。

邦猯告訴怎樣在格羅亞提夫人家裏開會——不消說沒說到煤油上來——保羅是怎樣走來，做了些怎樣的事體。她把每一句話都傾聽着，沒插說一句；她也從沒多話說，她的感情深濃，不讓有泡沫浮在表面。但是邦猯知道她的全部的精神都是掛在自己的話頭上的；她的確在崇拜着她的阿哥。「以後便沒再見他了嗎？」她低聲的說。

「我實在並沒真正看見過他，」邦猯說；「假使我現在就遇着他，我也不能認識。你不知道他到了那兒嗎？」

「我接到過他三封信。每次都是不同的地方，他說他並不停在那兒。他說，他有一天要回來看我——只看我。他是害怕爸爸。」

「爸爸會怎麼樣嗎？」

「爸爸要打他。他很反對保羅。他說保羅是惡魔的走狗。保羅說過他不信聖經嗎？你信不信？」

邦猯遲疑着，記起了他爺爺說的「真言派」。他決定露滋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他便告訴她，他甚麼也不相信。露滋很關心地凝視着他的眼睛，她問道：「那嗎怎麼會地震？」

於是邦猯便把伊東先生教過他的話說了一遍，他說到地殼是怎樣，怎樣的收縮着，在地層中生出怎樣的缺陷，那缺陷抵當不着怎樣的壓力。他看見露滋的面孔現出了驚異的神情，知道自然科學的智識是第一次才攢進了她的心的裏。「是那樣便用不住害怕了！」她說。

接着邦猯又看見另外一種觀念的曙光從她心中起來。露滋釘着他，比剛才釘得更緊，他說：「哦，那送錢來的是你！」

「錢？」邦猯無嫌猜地說着。

「有四回他們送一封信來，有一張五元的鈔票在裏面，沒有信。爸爸說那是聖靈寄來的——却才是你！可不是嗎？」

就這樣受着正面的攻擊，邦猯便點頭承認；露滋把臉紅起來，吃格着說出她的羞澀的謝意——她不知道他們要怎樣才能奉還——他們現在是過着這樣艱難的日子。邦猯止着她——說那都是沒來由的，爺爺有不少的錢，他真不知道怎樣用。邦猯說爺爺想從她雙親的手裏把這牧場買來，償還那銀行的抵當，要讓他們長久住在那兒，只要他們高興，只收他們一點小小的租錢。眼淚開始流下露滋的兩頰，她弄得不能不把臉偏開；她不能夠自主，她很害羞，因為她並沒有甚麼來揩乾眼淚，她的衣

衫的每一片都是須得要掩蓋着她的赤腿的。她梭下盤石，走出他的視線外去啜泣着；邦猯坐着煩悶起來，不是因為有這樣的情緒的顯示，而是因為他心中起着倫理的鬥爭。他自己向自己說，他的本心實在是想要他爺爺來救濟瓦特金士一家人的，煤油只是說服爺爺的一種藉口。所以就沒有煤油，單為救助這一家人，爺爺必然會買下這座牧場的；那或許要費一些唇舌，然而他總會買下！邦猯一面自慰着；但同時他又在想着在下面的房舍中進行着的外科手術，而他坐在這兒讓露滋把他當成義俠男兒，當成救世主。

爺爺說過，「一位可憐而無智的老人就用煤油找了錢有什麼用？」關於露滋，邦猯知道爺爺也一定會同樣的說：她健康，幸福，坐在那兒太陽光中把兩隻脚桿晒黃；在這世間上那對於她是最好的事情——比她兩隻脚上有值錢的絲襪的還要好得多。那樣想倒都沒甚麼；但是接着——有點小妖精在邦猯的心中激論起來——為甚麼別的婦人又應該有絲襪？譬如安默嬌母，她坐在鏡台前，不僅脚上有絲襪，而且還有從巴黎輸入的腰裏肚，有各種各色的化粧藥品；為甚麼坐在這兒太陽光中，赤着脚桿看山羊，對於安默嬌母便不是好事？

八

爺爺的聲音在喚邦猯，於是他便道了一聲再見，跑下了山溪。爺爺是坐在汽車裏的。「我們往拔拉台士去，」他說。「但你先把那有油的靴子換掉。」邦猯揀了，把靴子塞在了車後。他跳上車，兩人趕

下山徑，爺爺帶着喜興的微笑說：「好的，娃娃，我們買了這座牧場。」

爺爺所賭着的這一場勝負自己很滿意，不管邦貌的情緒會有甚麼紛拏他把來告訴了他。爺爺先很巧妙地向瓦特金士夫婦談說到他們家境的艱難，那便使瓦特金士老人把全部的情形說出了。牧場是抵當了一千六百塊錢的，利息快要堆積到三百元不能交付，他們接到了銀行的最後的通知，說到下禮拜抵當便要作廢。於是爺爺便向他們說，他要這個地方來做夏天的露營地，他的兒子在這兒可以過些戶外的生活，他想出重價來買這片牧場。可憐的瓦特金士夫人便哭出了聲——她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那好像是她的家當。爺爺告訴她不要擔心，他們是不用離開這兒，地面也可以儘他們耕種，他要租借給他們以九十九年為期，年租只收十元。那老人握着了爺爺的手，他說，他曉得上帝總是要救他的。爺爺覺得這正是一種好線索，所以他便說根據「真言」的啓示，他是上帝命令來的；繼後瓦特金士老人便照着上帝告訴了爺爺的做法決定了下去！

季·亞諾德·羅士把瓦特金士家政來整理了一番，怎樣呢？——就是說不要再胡亂地把錢送給教堂！上帝吩咐爺爺來告訴瓦特金士，說他的錢是應該用來做兒子女兒的衣食教育費的。上帝也還告訴了他說地價不必交付現錢，只由一家信託公司的存款證書給他一點小小的收入，每月十五元——那比他們抵當出去，每月還要將近交十元利息的自然好些！還有是上帝曾經指示過那錢是應該為孩子們保存着的；邦貌的朋友保羅也應該要保留一份。瓦特金士說他的那一個兒子是一隻

黑羊，值不得上帝的關照，但是爺爺說真言宗的啓示是世間上無論怎樣的黑羊，上帝都要施出恩惠把他洗白；瓦特金士誠悅地接受了這項啓示，爺爺寫好了一張賣地的契約，他和他的夫人便簽了名。賣價是三千七百元，那是瓦特金士自己提出來的數目——他說這兒的山地是五塊錢一畝，他所化費了的開墾費約略有五百元。爺爺說，那實在值不得那麼多的錢，有很不少的荒廢的地面，但是他照着了那老人的原價。契約上也規定了那老人的用水權，足備他現在所耕種着的兩畝地的灌溉；他假如更要多用，不消說爺爺也會許他的，但是爺爺不願牽涉到用水權的危險。明早瓦特金士夫婦要往拔拉台士去。爺爺要租好一駕四人坐的汽車在那兒等着，把他們趕到別的市鎮去，把一切買賣上的手續結束，免得聲張。

在這時候爺爺要到拔拉台士去，在鎮上托一家周旋人爲他多買些地面。「你爲甚麼不叫貝恩·施庫特來呢？」邦猯問他，但是爺爺說那貝恩是一個壞蛋——他捉着過他領受別人的賄賂。而且地方上的人更要妥帖——爺爺可以用一些外水來買賄他們，讓邦猯看着事件的進行好了。好在爺爺是隨身帶了三千塊錢的銀行支票來的。「我不知道我們的仗篷生活要過好久的啦，」他帶着一種狡猾的幽默這樣說。

兩人走到了一家事務所，招牌上寫着「郝大克土地保險，借貸周旋。」郝大克君坐着把兩腿翹在辦公桌上，口裏含着雪茄，在等待他的獵物；他是一匹消瘦而有飢色的蜘蛛，爺爺穿的青布的獵裝

瞬息也不能蒙蔽他——他曉得是有財喜到來，把腳放下地板，立起身來。爺爺坐下，寒暄了一番，問到地震的情形，最後是說他有一位親人要到鄉間來保養身體，爺爺剛好把瓦特金士的牧場買到了手，他想把牧羊事業擴展起來，那隣接的地皮能不能有法到手？郝大克君說那是不成問題的，凡是山地是隨要隨到；這右手邊是邦第的土地——郝大克君檢出了一張大圖，用鉛筆指示給爺爺看，那差不多有一千畝寬，但大抵是在山辟處，都是崖石。爺爺問到價錢，那郝大克說凡是山地大概是五六塊錢一畝。他又要指示別的地面，爺爺叫他停一下，他找張紙來把人名畝數價格記了下來。顯然是所有的地面都要買的——有的地面那人忘却指示時，爺爺要問「這處是怎樣？」而那郝大克君便說，「那是老拉斯孔的土地——唉，我想那也可買到。」爺爺說，「通通列出一個表來，」郝大克的面孔上現出一段奇異的神情——他曉得他的一生是要大走紅運了。

「好的，郝大克君。」爺爺說，「我們兩個來打點私話。我是要買點地面，只要價錢公道。有人曉得你要買地，不消說他們都要提高價錢；我現在把話說明，公道的價錢我照給，多一個我就不要，假如有人要向你熬價錢，你勸他話沒再提，我也是不再提說的。但是公道的地面你通替我買來，你除得到你正分的回扣之外，我另外給你百分之五的報酬。那是說我希望你做我的人，盡你的力量替我以最低的價格買收地皮。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快而且沒聲張，不讓地主有提高價錢的餘裕，我不說你當得明白。你怎麼樣？」

「好的，」郝大克回答着。「到底能夠祕密到怎樣的程度我不敢斷言；這兒地方又小，口舌又多，幹起來總要費一些時候。」

「假使你照者我的指使做，稍稍留意一點，那是不費時間的。你不可說出我的姓名，你只是說替一位未知的客人採買，你用現錢來選辦——那是說，只要有人賣，你就順手買來。」

「但那樣很要一筆大錢啦，」郝大克微微受着驚訝地說。

「我衣包裏有點小錢，」爺爺說，「我有三千元的支票在身上，明早就可以換成現錢。郝大克君，你要曉得我是滿高興打鶴鶉，只要鶴鶉多的地方，我便想買來打獵。但我要說明白，我在這山可以打鶴鶉，在別山也可以打——我不能讓別人把我當成鶴鶉打！」

爺爺從他的名片夾中取出了一封信來，是安琪市的大銀行總理寫的，證明吉姆司·羅士君是一位大財東而最可信實的人。這樣的信，邦猊知道爺爺是有兩通的——一通的稱呼是吉姆司·羅士，另一通是季·亞諾德·羅士；前一通是在買油地時使用。不讓別人得到時間去知道他的底細！

爺爺的提案是：他要和郝大克訂一個契約，郝大克有全權在十天之內依照一張地皮的長單去採辦，明細的寫出了畝數，寫出了地價，買成之後每筆送百分之五的外水，爺爺在三天之內來接收那全部的地皮，再送郝大克以全價的百分之五。郝大克又是焦急，又是貪想，弄得有點兩難，結果他說他：想來碰碰運氣，假如爺爺要作弄他，他是只好破產的！他就坐他那鏽了的打字機前，打了兩張合同，打

了一長單地名總共要值爺爺六萬塊錢。他們把那契約讀了兩遍，爺爺簽了名，郝大克也簽了名，手有點發抖，爺爺說好的，他把百元的紙票丟了十張在案上，叫郝大克立刻就去動作。他要準備一些商用箋來好讓賣主簽名，他說他在車上帶了些來——但不的確，他要去看看。他走出去了，郝大克很突然而又和藹地向邦說，「小先生，令尊大人做何貴幹？」邦自己暗暗微笑，答應道，「哦，爺爺做的生意很多，他在做土地的買賣，也在做別的買賣。」邦說，「別的什麼呢？」邦說，「別的嗎，他在開百貨店，有時又在買機器，有時又在借錢放利。」回頭爺爺轉來了；運氣真好他放了一捲商用紙在車裏——邦又暗笑了一次，因為爺爺車上沒帶着必要的文件，用具，食品，消毒藥劑和繃帶的時候，他是從不會看見過的。

九

兩人又趕回仗篷去，那又是日落的時分了，鷓鴣在遍山叫應。兩人要趕過了那位趕牛的騎者，那人停止着，說到昨晚的地震來，話後又騎走着，他的馬鞍和踏鐙帶又在「噤咖，噤咖。」爺爺說，「不等到天黑我們會把那位傢伙買來，你或者可以騎他的馬呢。」兩人更前進着，在路上又遇着一位漢子，這位是走着的。他是一位年青人，高長而瘦削，但他背是弓着的就好像在犁田一樣；他穿的是鄉下人的衣裳，戴着一頂稻草帽，他大踏步地很快的從他們車旁走過，爺爺和藹地向他道了一聲晚安，他緊釘着他們，微微把頭點了一下。爺爺說，「好奇怪的面孔，那個青年，」邦得到一個面孔的印象，很嚴

肅的，鼻子很高長，口很廣，兩角向下。

兩人再前進着，走回到仗篷，昇起了火來，準備下豐盛的晚餐，有一大鍋鷓鴣和鹹肉，有熱的，可喝茶，有米麗和莎諦帶回來的麵包，有邦猊買得的罐頭桃子。食後邦猊看見露滋在羊欄近旁，他徐徐地走去會她；她担心着向周圍看了一下，看見沒有別人在近旁，又才低聲地說：「保羅剛才回來了！」

邦猊大吃一驚。「保羅？」於是那個真實立地豁然。「我們在路上擦過身的就是保羅！」他把面容說向露滋，露滋說是的，那就是保羅；他遵守着約束走來看她，帶了他所積蓄下來的十五塊錢來。「我向他說我們現在可以不用錢了，但他把錢留下了。」

於是邦猊便叫道：「啊，怎的不停一會，和爺爺和我談談呢？他只是向我們點了一下頭！」

露滋顯然是着難着；你要叫她再談到保羅，她真心苦。但是邦猊扭着說，他是怎樣怎樣的焦心想和保羅見面，他說，保羅好像不高與他。露滋終竟把保羅說的話對他說了。「因為爸爸賣了牧場，他滿不高興。他說我們不應該賣。」

「但不賣又怎樣呢？」

「他說我們可以賣羊子，把銀行的賬還清，像別人一樣栽種莓子。我們可以過活下去，不靠別人。」

「保羅是那樣的負氣！」邦猊叫着。「他是那樣的怕講恩情！」

「不，也不盡然，」露滋說。

「那嗎是怎樣呢？」

「唉——那說很有點失禮——」露滋又在着難。

「是怎樣呢，露滋？我是很想了解保羅的。」

「好，他說你的爸爸是一位大煤油戶，他說這牧場裏有煤油，你是曉得的，因為他告訴過你。」

兩人靜默了一下。

「你的爸爸是一位煤油戶嗎？」

邦猥硬着胆子回答。「爺爺是一位商人；他在買土地，和別的很多東西。他有座百貨店，他在買機器，也在借錢放利。」那是他爺爺叫他說的，那自然也是很真確的說話；然而邦猥說出口時只內咎着自己是一位騙子。他是在欺騙着露滋——溫和的，無嫌猜的，不疑心別人的露滋，眼睛是那樣的大而明瞭，容貌是那樣的親切而可愛；那露滋，她是沒有絲毫憎惡的心，沒有絲毫自私的念頭，她為她所愛的哥哥甘願把自己的一生來犧牲了！哦，那到底是什麼原故，他非得欺騙露滋不可？

兩人關於保羅更還談了一些。保羅在山上坐了一大半天，把他自己的情形告訴了他妹妹。他說，他的事情很順暢，他在幫一位老律師，那律師並不介意他是從家裏逃走出來，反是要幫助他把他們隱藏着。那律師說是一位自由思想家——他說一個人是有權利來選擇自己的道路的，保羅在做他

的園丁兼聽差，那老律師把書給他讀，保羅是在受着教育，那說來很稀奇，同時也很可怕——保羅讀着一本書是研究聖經的，說那聖經只是希伯來人的歷史和故事談，充滿着矛盾和流血和姦淫，還有些無聊的說話叫着上帝的意旨。保羅要露滋讀那書，露滋怕得很厲害——但是邦猓注意到她所担心的是保羅的靈魂，不是她自己！

回頭邦猓走回到爺爺跟前，告訴他，他們在路上擦過身的便是保羅；爺爺說「真的？」又重複說了一遍「好怪相的一位青年。」邦猓精神上的苦悶，爺爺是絲毫也沒關心的，他所想着的只是這場大發見，和他所計畫着進行的事情。他仰睡着，把一個氣枕放在頭下，瞻望着天星。「娃子，有件事情是可靠的——他的聲音中含着笑意，「你和我是在煤油的賭博中祿位高陞，不則就一定要成爲加里弗尼亞的羊子大王！」

第五章 天啓

邦猷在進着學校了。安默嬾母和祖母和白諦們苦苦爭求的結果算達到了她們的目的，邦猷不再是一位「煤油小妖怪」，不再化費時間來只是學找錢；他現在在和別的孩子一樣，得着過好日子，穿上運動家的毛織褂子，蹴着脚球，成爲了一座大機器中的一部分。伊東先生火迫地用了一番死力，把他弟子的智識的缺陷補足了，邦猷通過了幾場試驗，現在正式的成爲了畢奇市高等學校的學生。

學校在市外有兩弄堂寬的面積，三合式的包含着好幾座建築；那些建築物的精巧和華麗，是畢奇市的一大誇耀，同時也很費了一筆大款。學校是公費，而所收的是限於在十幾二十歲以前無須乎去作工的那一批人的兒女。這是說都是富庶階級的子女，這些子女就這樣構成着一個經濟層，他們在同一的原則之上他們又構成一些層中層。他們的「祕密結社」是被先生們禁止着的，但依然很繁盛；入會的根據是金錢和金錢所置辦的佳品——營養良好的身體，入時的衣裝，輕巧的動作，對於人生的遊戲的態度。

年青的人們聚集成一些小羣，從第一座講堂衝到第二座講堂，在那兒以一定的分量把學問授

與他們，那是一座龐大的教育工場，做父母的都出了錢來置辦那最良的應有的設備，但由一種不能說明的程序，那費用漸漸由教員方面抽出，而移到學生身上來了。那些年青的人好像一年一年的減少了求學的趣味，一年一年的被所謂「室外運動」吸收着——吸收到運動場，庭球場，籃球場，大游泳浦，跳舞廳去了。男女生徒們各各製造出他們的世界，有他們的立場，他們自己的私生活。他們帶徽針，帶徽章，使用一些怪意義的暗語，興出一些奇怪的禮節，有一定的帶花的方式，領帶的顏色，帽上的絲帶，和在信統上貼郵花的角度。

那是一種羣衆生活，一半是和大人們的生活一樣立腳在金力的特權，一半是立腳在運動家的技倆。那生活的成分是由羣衆運動跳到羣衆運動。本隊的選手要向他隊挑戰，本羣的應援團要吼賽過他羣；你要聚集起來練習一些應援歌，而選手團便練習着你所應援的戰鬥。這些都是爲大學和專門分科爭奪最新最真的光榮而戰的實驗，在那些學校裏面財力上運動技倆上更有勢力的學生便得參加各種各樣的學生團體，而以完美的技倆和風流進行着社交上的和運動上的活動。

邦妮很有資格過學生團體的生活；他有昂格羅·撒喀遜人種的風貌，有很多套數寬大的毛織運動衫，上學是乘着年內最新式的汽車。他由一個豪強的組織歡迎入了會，立地便凡事都有應酬了。任何事件他都很感覺着趣味；他從不會想到世間上在前竟有這許多的青年人，而他想把他們一切都認識。他跟着他們東奔西走，無論是從教員來的或學生來的，舉凡一切的言動，他都睜開眼睛看着，

尖起耳朵聽着。但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好像有什麼東西把他和別人劃分——好像有什麼嚴肅的，古風的，奇怪的東西一樣。那不用說是由於煤油業的智識太豐富；白誦在她刻薄的話中正說過他的指甲縫裏都有煤油垢。他決不像別的執袴子弟一樣，以為世間有「搖錢樹」；他很知道金錢是堅苦而危險的工作所產出。邦猯不消說也是回到他所洞悉的家庭的情況的；他的父親不十分相信高等學校是教育兒童最良的地方，始終是監視着諦聽着，看邦猯究竟得着了怎樣的觀念。所以孩子也時常在把學校教育和爺爺式的相比較，不知道究竟那一種是正確？

在開始學生生活之前，邦猯領受了一番所謂雙親的「庭訓」；那是新奇而不可測度的。第一，爺爺要給他一駕汽車，關於汽車就有許多規則，他應該遵守着，無論在市內市外都不得超過限定的速度；那實在是道德的二重標準的一個奇妙的例證！但是爺爺坦白的說出他是大人，能有駕御速度的本事；再則，他是有重要的事務要執行的，而邦猯只是晨早坐上學堂，其他便是坐着玩耍。他儘可以招呼朋友坐車，但除他自己之外決不准讓任何人運轉他的車子；爺爺沒錢為一座高等學校的學生團體預備一座公用汽車行，爺爺要設下這樣的法規，總說一句，都是為的邦猯的利益起見。

更進是爺爺要邦猯答應他不上二十一歲不得吸菸喝酒。這兒又是「二重標準」；爺爺也解釋明白了。他是把菸吸會了，但他不免有些失悔；邦猯定要學習這種習慣，那是他的自由，但爺爺的意思要他等到年紀長大了能夠知道一切的利害，等到他的完全的長成。酒也是同樣。爺爺現在很少喝酒

了，但在他年青時，有一個時代幾乎成爲酒鬼，所以他是怕，邦猯之得到允許去進高等學校——至少以他父親的錢去進——是要靠在他答應不去好酒貪杯。邦猯暢快地回答着他決不；那在他是很容易的事情。他還想更聽些他父親的經驗談，但他也不想十分追求。他不曾看見他父親吃醉過；而吃醉的事情單是想到都覺得可怕。

最後是婦女的問題；在這兒爺爺顯然是不肯把自己表白出來的。他說有兩件事體：第一件，別人知道邦猯的父親是很有錢的人，這把邦猯表曝於年青人的最危險事之一。一切的婦女都想來買他的歡心，就是說要他爲她們化錢要來誘惑他；邦猯的性格有些輕信婦人，他是不可不留意。爺爺告訴了他一些關於有錢人的青年們的故事，說他們怎樣陷落在婦人女子的手中，怎樣破壞了自己的一生，污滅了自己的一族。其次是疾病；輕佻的女子多半是有惡疾的，爺爺談說了一些，更談到一些庸醫把些無知的失措的青年作爲自己的獵物。假使有人得到那種病，是應該去找頭等的醫生的。

爺爺所說的就是那一席話。邦猯很感謝地敬聽着，他還想更聽一些；他有心要提出種種問題來問他爺爺，但他看見父親的臉色顯然有不願意的神氣，所以他又不敢再問。爺爺的動作和態度好像是說兩性的問題在本質上是一種壞事情，你不好多說的一樣；那是你黑暗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好把它引到明處來。邦猯的意思是他父親所說的話於他沒有甚麼關係。世間上儘有不良的少年，但他不是一個，他也永不願是。

這個問題後來愈見明瞭了，因為不久之間邦猓便認真發生了戀愛。學校有不少的嬌媚的年青姑娘，特別是你有家財，你有社會地位，贏得一般來趨赴你的，你要逃掉她們，那簡直是不可能的。有些年青的蜜司行動未免過於膽大，有些呢又未免過於羞澀，使那胆怯的少年不能接近；有一個捉着了他是誠懇而靜淑的女人，使他賦與她以種種傳奇的性質。她的名姓是累姬·藤安，頭髮挽成辮子吊到背心，有鬚髮在她的額上，放着金色的輝光；她是比邦猓還要胆怯，很少說話，但說話是不必要的，因為她有一種很大的讚嘆的力量，她有一句話來表示它：凡事都是「溫都胡而」(Wonderful) 猶上海人言「刮刮叫」。兩人的關係便愈見愈見的「溫都胡而」起來，彼此有不少的傾心的蜜語；煤油事業特別是「溫都胡而」，累姬滿聽不厭倦，這使邦猓滿高興，他的話也沒有盡境。累姬的父親是一位牙科醫師，她的母親也是，這倒不是好浪漫諦克的職業，所以他們的女兒，自然高興像邦猓一樣在野外驅馳，指揮勞動的軍隊，命令沒大的財寶從地中湧出。

邦猓是要請累姬同車的；兩人一趕出郊外安全的地帶，邦猓便以一手運車，一手放在累姬的手上，兩人身中所電掣着的感觸，那真是「溫都胡而」。他們滿高興那樣去兜過好幾點鐘的風；或者是下車來在小山中盤桓，採集一些野花，坐着觀看落日。邦猓是很虔敬的，他有一兩次竟敢於把他的嘴唇放在他所敬慕者的臉上，那差不多是出於一種宗教的虔誠。天時不適於作戶外的邂逅時，他便要到她家中去訪她，她的父親和母親有一種嗜好，在收集英國古代的木板畫；那些都裝好掛在壁上，在

那裏面你可以看見一些十八世紀的古風，有穿着紅衣服的打獵紳士帶着一羣獵犬，也有紅面孔的酒店姑娘在替含着大菸斗的酒客斟勸啤酒。邦猊對着這些畫要看幾個鐘頭——因為那翻來覆去地是只用一隻手的。你人又年青，同時又好，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溫都胡而」的呢？那使邦猊像在騰雲駕霧的一樣，就好像買了一頂新的稻草帽，在街頭遇着自己的可憎，而預想到她的稱許！

二

爺爺爲事務出門，假如是逢不着禮拜或者節日時，現在是獨來獨往了。他一人來往是不願意的；說到邦猊呢，她始終也沒有忘記爺爺，每逢爺爺回來，他總要扣問他一切進行着的事務的詳情。

現在在樂波斯河有六眼井了，每眼都很賸大錢。爺爺更掘了四眼，浚深了七眼。安特樂普的舊井，也安好了導管，從那兒有一道財富的大河向他流來。在邦賽德的租地已經有了六眼井，每眼都成了功，他給邦賽德的地租都超過了一百萬元，而事業才僅僅萌芽，爺爺是那樣說。在隣接的租地，羅士·瓦格斯塔夫，也有一眼好井，又有三眼在掘，更朝北離有半里路的光景他又開出了一片新地，是羅士·亞米塔奇第一號。

普羅斯培克特山地中的變化真是有些驚人。山頂和山坡一片都是油櫓的森林，堂堂地向着黃芽菜田和甘藍田進軍。在日落後的黃昏時分，試從遠處望去，你會以爲是有一隊蝸牛的大軍在蠕動——那蝸牛都是有觸角高舉向空中的。你走近前去，會聽見一派的號陶轟鬧，如像地獄一般；夜間更

現出一種迷離的光景，電燈的金色白色的光團，蒸氣的迸射，在些地方冒出瓦斯來無法運用的，便東一處西一處的燃着一些明光。

是的，你假如坐在適意的汽車裏從那兒經過，你會誤以爲是一個童話中的仙境。你須得記憶着那兒有一隊勞動的大軍，晝夜分班地作着苦工，犯冒着生命的斷手斷足的危險。你也須得記憶着那兒有牽掣和誘引，有買賄和詐欺，有破產和失望；你須得傾聽着爺爺所談及的一些小人物的故事，成千成萬的小企業家衝向那油田來就像一羣飛蛾撲向燈火。於是你的仙境便轉換成爲一座屠場，那兒有大多數的人被磨煉成爲香腸以供少數人的早餐！

爺爺現在有一座大的辦事處，使用一名經理和一打司書，而他坐在那兒就像一員戰艦的艦長在他的司令塔裏。別人儘管有什麼事件發生，爺爺是關心着自己，關心着自己的事業的。他現在已經成了大名，誰都知道他是最大的獨立的油田經營家，各種各樣的人都來向他提出商議，提出種種新穎的奇異的高明的計畫——以爺爺的信用的堅牢，他要組織一千萬或兩千萬元資本的公司，投資的人都會走來趨赴。但是爺爺把一切提議都拒絕了；他對邦猊說，他要等待，等到邦猊成人，等到邦猊通過在這兒所受的學業。在那時他們一定是很有大錢的，他們一定可以真的幹些大業。邦猊答應着好的，他很高興。他希望有點「大的事情」在拔拉台士幹出，因爲那兒他真的有一分工夫在裏面。爺爺說真確的，瓦特金士牧場是他所發現的地方，他們要去掘井，那井號要用「羅士二世」的名義。

他們沒有動；他們在等待着，因為土地的交涉不幸生了一點齟齬。那大地主的邦第在郝大克採辦地皮的時候，不幸出了遠門；等他回家時知道了那突然的大批採辦便生了疑心，他決定他的土地要扣留在手裏。至少是和扣留在手裏一樣，因為他把地價從一畝五元抬高至五十元！還有特別壞的是邦第的地面隣接着瓦特金士的一部分；那面積有一千畝以上，而且在爺爺和邦第所發現的煤油的近旁——據爺爺想來那煤油的罅隙實際上會在邦第的地面，不去查是不能確定的。爺爺說他們要等，等得邦第幾年，等得他發慌。那就好比一隻貓守着老鼠穴，要看那一邊先疲。邦第問邦第是什麼，是貓還是老鼠；爺爺回答道，假如有人誤把金牟·羅士當成老鼠，他會指示出他們的錯誤。

於是父子兩人等着。有一天爺爺的神祕的親戚一位殘廢人，總會來到那些山地，牧着幾千山羊；在目前大部分的牧場仍租給原主。有三四處是空曠着的，爺爺也不介意；他說，他開放給那鸚鵡，告訴郝大克插了一千片「禁止閉獵」的木標在他所買到手的全部一萬二千畝的地皮上，就那樣對於邦第，表示着爺爺的吝惜小獵物（鸚鵡）的貪心。

三

文明國家的強半以上都在從事戰爭。爺爺和邦第所讀的報紙變成了一些標語，在紙面上滿排着出號的大字，報告着每天的大小戰鬥，在那一戰之中會死幾千或幾萬人不等。對於加里弗尼亞的居民，那十分平和而富庶的居民，這事就像不幸的戰國時代的古事，怎麼也不能生出實感。美國是正

式地宣告了中立的；那在邦猓學校裏所學的世界大勢，即「時事」科中，先生是說要把戰爭作客觀的觀察，禁止任何學生偏袒在那一邊以傷害別的學生的感情。對於爺爺那樣的商人，那意思是他們好從雙方找錢；他們要和聯合各國做買賣。和中歐聯邦他們由荷蘭斯干迭那維亞的代理店也在營商，假使英國要用封鎖政策來阻止，那他們便要大譁。

瓦斯的價格不消說立地高漲了起來。爺爺的幾百萬的財產由全世界人的集團的苦難中倍加了起來，在邦猓看來好像是件很可怕的事；但是爺爺說那是無聊的想法，歐洲人要拚命打仗，那也並不是他的罪過，他們要買，他自然要賣，他們自然要照市價給錢。有一些投機家走來向他提說一些計劃，以他的大資本去買靴子，買輪船，買封蠟，買軍器，那一定可以找大錢，爺爺回答他們說，他只精通一種商務，他自來是打煤油的人，所以他只專做煤油生意。交戰列強的代表走來訪他要訂採辦煤油的合同時，他答應他沒別的事情可以使他簽這樣一種煤油販賣契約這樣的快樂；但是他們須得把歐洲的公債券換成美金，然後以美金來付油價。他會招呼他們在路次的小菜館裏去，那兒他們可以看見這種標語：「本店與銀行議定；銀行不賣清羹，本店只收現錢。」

一般都知道邦猓的父親有無盡藏的富源有堅實的信用，所以邦猓得被選為一年生的足球團的會計，那是一個很有責任的地位，有資格坐在觀覽席裏，輔助應援團的團長。世界的那一邊，人們正在黑暗中泥淖中冰雪中疲得眼不能睜開，或者是被槍彈打爆，或者把五臟打出來在地上拖踏，在這

時太陽照着加里弗尼亞省，而邦猊要面對着一兩千學生羣衆，列坐在觀覽席上，同聲唱着：「啦啦，滑呀，打呀！——瓦里拔初，拔青，拔營畢奇市。」他會狂喜着跑回家來，連報告點數的聲音都吼失掉了；安默嬉嬉便喜笑顏開起來——邦猊和別的孩子一樣了，羅士府算得着社會的地位了。

聖誕節的假期已到，每個人都說爺爺是工作得太辛苦；邦猊便說「讓我們去打鶴鶉！」要引動爺爺，現在是並不困難了，因為他們已有他們自己的獵場——這話很冠冕，而且那獵場不用未免是一項大損失。所以父子兩人又準備就他們的仗篷用具，向拔拉台士去，在那暢茂的櫛樹之下張起仗篷來；牧場和瓦特金士一家人都依然如故，只是兒女們的一排行列長高了一二英寸，幾位姑娘都有一件新的衣裳掩蓋着她們脹着的棕色的腳腿。家裏人比以前要好過一些了，自從他們每月不用交還十元利息，而由銀行裏得到十五元的收入以來。

好，爺爺和邦猊又去打鶴鶉。打了滿滿一袋；他們隨便去檢查那煤油罇裂，現在已經乾硬了，上面蓋着塵砂。他們折回仗篷，吃了一頓飽餐，接着是露滋走來，收他們使用過後的盤盞；她說，她替代了弈里的地位，因為弈里被招呼去看拔斐夫人去了，那夫人得了病，頭痛。弈里的療法大得到好處，弄得風聲很大，四遠的人都來求他把手按在自己身上。邦猊問露滋會否得到保羅的消息，露滋回答說兩個月前他曾來看過她一次，沒有甚麼變故。

露滋看來有點羞澀，邦猊以爲是爺爺睡在那兒聽的原故，所以他跟着她走回家去，在路上露滋

對他說保羅帶了一本書給她讀，那書上說你假如不信聖經，不信也可以；爸爸捉着了她在看那本書，他把書拿去投進火裏去了，痛痛的「抽」了她一場。

邦猊受着驚怖。「你是說他打你嗎？」露滋點頭；是說是的。「用甚麼打的呢？」邦猊叫着，她回答說用一條轡馬的皮帶。「他打傷了你嗎？」她說傷得很厲害，一個禮拜都不能坐。她看見邦猊的憤怒有點出自意外，因為一位十六歲的姑娘要受爸爸懲治，在她看來倒是很尋常的；爸爸是為她的好，爸爸的意思以為是自己的責任，要把她從地獄的火裏救出。邦猊也知道露滋的意思是以為她的爸爸或許是沒有錯誤。

「是什麼書呢？」他問着，她告訴他書名是「理性的時代」；那是一本舊書，說不定邦猊是聽人說過。邦猊沒聽說過；但是他不用說也決心要去找一本來讀，把那內容通同告訴露滋。

他回到他父親跟前，把自己的憤怒傾倒出來；但是爺爺的觀點倒和露滋是一樣。兒女因為要求智識而被鞭打，不用說是件恥辱，但是亞伯老爹是他家族的頭子，他有權利訓練他的女兒。爺爺說那書他是聽見過的；那是一位有名的「異端」名叫通牟·彭訥做的，他和美國革命好像有些關係。爺爺從不曾讀過那書，但那很容易了解。瓦特金士為甚麼要為它發怒；假如保羅是在讀這樣的書，他的確是走到遠處去了。

邦猊終不能平服；露滋因為要用心便要捱打，那是太不近人情了。邦猊在那天午後整個談了半

天，總說應該要設一條法律來預防這樣的事體。爺爺說法律是只有在有一位父親過分虐待兒女時才干涉的。邦猯扭着要爺爺設法，爺爺笑着說你要我把她收來做媳婦嗎？邦猯說不是那樣，但他想他爺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老人。對於這一層爺爺答應道，像那樣的一位老頑固你想和他理論真是蠢到十二萬分，你愈和他爭，他是會愈頑固的；爺爺所有的力量只是體貼着那老人的謬想和他作用。

但是邦猯總不把這個問題丟開——爺爺只要有心，爺爺可以做些甚麼，爺爺一定可以做。於是爺爺便思索了一下，他說：「我告訴你，娃兒；你和我要想做點甚麼，那是只好造一種新的宗教。」這種調子邦猯是明白的——爺爺有意開玩笑，所以他忍耐着等待。是的，爺爺說，他們兩父子應該把「真言派」來完成，少女不得被成人鞭打的事情，他們須得把來做成真言派的根本信條之一。就在這一點上，爺爺說，須得有一項特殊的天啓；於是邦猯便感覺着有趣起來。爺爺問了他一些保羅的事情，問保羅信什麼，保羅關於露滋說過些什麼話，露滋把自己的話又告訴了什麼給邦猯。邦猯知道他父親是要準備着做甚麼的，他等待着。

兩人又去打了一些鵪鶉，回來昇起一堆大明火，吃了一頓愉快的晚餐，於是爺爺說：「好，我們去進行我們的宗教。」兩人遂走下那小屋子去，爺爺在沉思着，邦猯滿懷着好奇心，尖着脚步在走——因為爺爺一想做過場，你真不會知道他究竟要做些什麼。到後來這孩子總愛回顧到這件事情而發

生驚嘆；假使他們是預先知到他們的戲謔的結果，——是生出一種「復活」運動風靡了加里弗尼亞全省，至少是那鄉僻的部分，和隣接的幾省，他們當時的感情會是怎樣的呀！

四

瓦特金士老人誠懇地把他們請進屋裏；莎諦與米麗讓了她們的坐椅，坐在屋角上的一隻木箱或者別的甚麼上面。邦貌進瓦特金士的住居，這回才是第一次，室內的窮況不免使他戰慄。室內都是廠壁，就和外部一樣；有一張大的沒上油漆的桌面，有六張沒上油漆的椅子，有些擱着碗盞的擱架，有幾口鍋掛在壁上，一座鐵爐放在石上，有一隻脚是斷了的。那就是全部，真真正正的全部——不過還有一盞暗淡的煤油燈，使你可以看見其餘的一切。屋中另外尚有二室，一室是夫婦二人所居，一室是三姊妹的睡處，三人同睡一床。屋後有一間小屋，壁上釘着一座擱架床，上下兩尊鋪位，上尊由弈里佔領着，下尊是空着的，那是那隻迷失了的羔羊的子遺。

弈里在屋裏，從他的差使回來了。弈里已經十八歲，已經有一個成了人的體格；他的聲音也和成人一樣，只是你假如存着作弄的心事去聽他，時而會有高亢的聲音劈出，覺得可笑。目前他正向着他的雙親和驚駭着的姊妹談說那聖靈又怎樣來祝福了他，他戰慄了起來，拔菲老夫人便立即失掉了痛苦。瓦特金士很高的叫了三四聲「亞門！」他便回過來向爺爺說，「上帝寓在我們的兒女身上祝福着我們。」爺爺說是的，那很真確，或者比他們所知道的還要真確；他問道，瓦特金士老人肯否相信

上帝會送一個新的啓示到世界上來？你看那一家人頓時便端坐起來，把眼凝視着爺爺，他們一家六口就像六尊塑像一樣。他們的客人會說甚麼話呢？

爺爺說道：在前是有了兩種啓示的，那包含在舊約和新約裏面；聖靈爲甚不會再送一個新的來？真言派的信徒長久以前便在等待着實現；那約束是寫在聖經中，誰人都在讀着的。新的攝理會代替舊的兩種，自然也和兩種不同，舊的使命的信徒或許會不能認識它，也就和從前的舊教徒不信新教一樣。這難道是不合道理的嗎？爺爺發問着；瓦特金士立即答道是合道理的，於是爺爺又繼續着說。爺爺說，這「真言」要透過人人的心中而顯現，那會是一種「自由」的教義；聖靈要我們大胆去尋求，而沒畏縮；現在由許多人的尋求，真理將要出現了——或許會從一個被輕視被排斥了的顯現出來，那將成爲新殿堂的柱石。爺爺以極端的嚴肅說出這一些話來，邦猊傾聽着，不免有點奇疑；他從不曾知道他父親公然有這許多聖經上的口唇——宛然和一位牧師一樣！

瓦特金士一家人也覺得是那樣的。那老人把每句話都能聽進心裏，挽着父親希望他把所知道的一切通通告訴他。爺爺對他們說，他們有一個兒子，他所說的話傳到了爺爺的耳裏，爺爺覺得那包含有「第三天啓示」的真的精神。爺爺遇着過這位兒子，被他的相貌所感動了，因爲他的相貌剛好和真言派的信徒所期待着的相合——他很高，頭髮美好，眼色蔚藍，而貌莊嚴，而聲音沈着。所以爺爺相信，他們所應該傾聽的自由教義的新教主，就是他們的長子保羅，他們錯把他從家中趕走了。

好，你會看見那家屬中起了怎樣的動搖！瓦特金士老人坐着把口張開，閉不攏來，就好像爺爺張開了天使的羽翼現在他的眼前一樣。瓦特金士夫人的瘦削的面孔帶着瀟天歡喜的精神，她的一雙纖細如絲的手合在自己的額下。露滋呢，她好像快要棧下坐椅來，跪在地上的一樣。每個人都在高興，只有一個人不同，那人是弈里。弈里凝視着爺爺，他突然從椅上跳起來，他的面孔痙攣着；他大叫，他的聲音高亢，而又尖銳：「你能拿出見證來嗎？」爺爺沒立地回答，他又叫，「我說，你能拿出見證來嗎？他醫好過病人？他驅掉過魔鬼？跛子曾經起來行路？將死的人曾經起了床？你告訴我！告訴我！」

好的，閣下，這把爺爺難着了；因為爺爺不會預料到弈里竟公然會起來反對他。爺爺心目中的弈里是一位蠢笨的村童，他腳上沒穿襪子，腳褲遮不着腳跟。帶着山羊奶走來，帶着食殘的盤盞走去；然而這位弈里却變成了主的預言者，就和一般的預言者的章法一樣，由嫉妬之火燃成了白光。「我才是聖靈所祝福了的！我才是主所選來證明主的人！你看我，我說——你看我！我的頭髮不美？我的眼睛不蔚藍？我的面貌不莊嚴？我的聲音不沉着？」——那倒千真萬確的，弈里的聲音又沉着起來，弈里是一位成人，一位幻視幻聽者，末日判斷的宣告者。「我說你們要注意，有在夜裏和長蛇一樣爬進來的，人，誘惑懷疑者的靈魂！我說你們要注意那惡魔的巨爪，那用虛偽的教義擾亂人心，要破壞古來的真理！我要顯示見證，讓一切人有目共知！我是四方福音的護法，那是我歷代的神甫所滿足，也是我所滿足！聖哉，赫烈魯耶，在聖羊的血中受過洗禮的人得受超度！赫烈魯耶！赫烈魯耶！」（Hallelujah 卽聖哉）

之意。

弈里把兩手舉起來大叫，瓦特金士老人也從椅上立起身來，叫着「聖哉！聖哉！」接着是一種可能的光景呈現在你的眼前來了；弈里癱瘓起來，兩眼向上翻，口中吐出白泡，一串顫慄從他的肩頭流到指尖；兩膝並攏，他的姿勢就形成了一種癡狂的固定型。他開始狂叫，破開喉噪的叫，你永不會夢想到在他那樣小的身子中會藏着那樣大的聲音；他所說的——但你不能把它再現出來，因為沒人能記下那種無聊的胡亂叫，就算記着也犯不出印到書上來。但於瓦特金士老人倒發生了影響，那使他把兩手舉向空中，他揮動着兩手就像要跳上天國去的一樣。「出神！出神！」他叫着，於是把身子一彎，又伸直起來，就給攔腰中了槍彈一樣；瓦特金士夫人呢——那可憐的衰弱的纖小的婦人只剩着皮包骨頭——坐在椅上便前後左右的動搖起來，兩位小的女兒從椅上滑下來在地上爬，露滋坐着，面孔駭得蒼白，望着兩位家人，又從他們望到弈里，那在哇啦哇哩的就好像在用猛烈的咒文詛咒爺爺。那樣就算完事。爺爺退出來，邦猊跟着，兩人在黑暗中爬回仗篷；沿路爺爺都在說，「要命！要命！」

五

第二天是禮拜，或者是瓦特金士所說的安息日；爺爺和邦猊在準備着早餐的時候，一家人把他們的一匹老馬駕在一駕舊車上出門去了——父母兩人坐着車，兒女四人在前頭走着路，走向拔拉台士使徒教會去過他們每禮拜的放蕩。

那使爺爺和邦猯無所顧忌地得以去打鵝鴨；午後兩人坐着車去檢查他們所買到手的領土，途中遇着一些隣人，現在是他們的佃戶。爺爺有一張圖，畫着各段的地面，他們一面馳驅着一面在心中籌畫着築路及他種改良的計畫；爺爺說，將來這兒是要成爲市鎮的——第一步便應該用碎岩機！他們最初遇着過的那位騎馬的人走來了；現在他們知道那就是邦第的兒子，是他們敵人的兒子，他們彼此招呼起來——貓和老鼠在講禮儀！

兩人又趕進了一條小溪，那兒有一段空場，是拉斯孔的牧地。他們出乎意外地找着了一間平家樓，前面有一帶美好的迴廊，被朱藤掩映着，那在春天要開出一片紫花。「你看，爺爺，」邦猯說，「我們好到這兒來居住啦！」爺爺回答道，這兒應該有位甚麼人來看守；這兒有一眼井，稍稍修繕一下便很可以算得一個地方。甚至還有一隻貓，那貓現出很舒服的神氣；這兒有不少的山老鼠，爺爺說，那是克服邦第家的一個吉兆！兩人都發起笑來。

兩人沿着「水槽」走下羅斯菲爾，看了看那兒的一座舊教堂，吃了晚餐，晚上繞道經過拔拉台士；在市外，剛好要折上正道的地方，走到了一家立在一籠林木裏面的人家；窗中，漏出燈光，室內有人說話。有一人聲音高過別人，你立地明白那是誰人在叫。那是「聖跳派」的教堂，是奔里在祈禱。「哦，爺爺，」邦猯說着，「讓我們聽！」於是兩人便停着車子，下車，立在林陰裏；他們所聽見的是：

「——皆因你們的受苦日期已經告終。你們有家不歸，長途勞頓的人，你們跟我來，我要安慰你

們。因為我是「真言」的教主！我把見證帶了來——有病者病除，着魔者魔退——跛者能行，將死者會要起床！弟兄們，我是主遣了我來向你們宣傳「第三種的福音！」聖靈現在又顯現一次，新的福音現在又啓示給你們，從來的預言者已經說過。舊教的攝理已經老衰受了替代，現在新教的聖約又同樣的老衰而遭替代了，自由的「真言」交付給你們，而我就是送這「真言」來宣傳於世的教主。不信的人哀哉哀哉，彼將被投於無底的深淵，以磨石拴在頭上，彼將被沉在汪洋的大海。哀哉哀哉彼夜中爬來的長蛇，將誘惑他們不信者的魂魄！我說，你們留心那惡魔的巨爪，那以虛偽的教條侮辱靈魂，要推翻歷來的真理！我拿出見證，一切的人都可以眼見；隨從我者我將祝福於他，有病痛將受治療，彼將目視主之榮光，領受聖靈之禮物，口出聖言！聖哉赫烈魯耶，受過聖羊之血的洗禮者該得超度！赫烈魯耶！

奔里的叫聲被一派讚揚的合唱聲沉沒着了，有號叫，有尖嘶，有呻吟，好像拔拉台士的使徒派的全體大眾都在椅上跳，在地上打滾。事實上那打跳的儀式再停一些兒便會起來的，邦猊要挨近去看，爺爺禁止他，他說那太無聊了，兩人又坐上汽車走了。「哦，爺爺，」邦猊說。「奔里把你教他的話正在照本宣科啦！你說他是不是通同信以為真的？」

爺爺回答道那只有聖靈知道。奔里是一位狂人，而且是危險的一種，但這一種你不能把他送進瘋人院，因為他用着宗教的言語。他沒充分的才力自己編出些話頭，但他把爺爺告訴他的話却有本

事利用；就那樣現在是有一種新的宗教在貧民和愚夫愚婦間像瘟疫一樣傳播起來了，就是全能的上帝他也沒法停止。

第二天有一位人從拔拉台士騎着馬來，帶了一封電報交給爺爺；羅士·阿米塔奇一號井出了一點事，要爺爺立刻去。在他們動身回家之前，邦猊得着一個機會和露滋談話，把他自己心中想的一種好計畫告訴她：爺爺說過在那拉斯孔牧場須得有人照管，邦猊諷示着爺爺要買些山羊來填滿那兒，把那兒租給保羅，讓露滋去替他管家；那樣露滋便可以讀自己所想讀的書，也不會受誰人的鞭打。

露滋的面孔高興起來，但是她說保羅是決不肯答應，他不願受誰的恩惠。邦猊說那並不是甚麼恩惠——爺爺真真要找一個人照管牧場，他要經營一項產業，保羅在那兒工作，他可把所找的錢給爺爺一部份。但是露滋嘆息，又說道好歹，她的爸爸不會放她走；因為弈里嫉妬保羅，嫉妬保羅想要知識，爸爸現在是更恨保羅了。弈里早常就是那樣，現在可更壞了。因為城裏人擁護保羅，所以爸爸甚至不要露滋和邦猊父子說話，因為怕她失掉了信仰。

露滋和邦猊同年，將到十六歲了，邦猊說那不要好久，只消再隔兩年她便達到法律規定的年齡，爺爺說過到那時她是可以自由行動的；她可以和保羅聯合起來，或者是她和保羅同跑到拉斯孔牧場。邦猊告訴她不要怕，但只靜待，也沒理那愚蠢的跳功；那簡直是可恨的蠢事，她自己用心思，用常識去想，等待着自已的成年，那是一點害處也沒有的。爺爺定要幫着她去受教育，把她從弈里和他的預

言中救出——因為露滋可以相信爺爺之恨奔里是不亞於奔里之恨爺爺！

六

過了三個月，爺爺打通了羅士·亞米塔奇第一號，又收了一項大成功，證實了出產煤油的新地，一般尊敬他為普羅司培克特油田的恩人。但是醫生又說，他是過勞了；復活祭的休假快到，邦猊考查了種種地圖，向爺爺提出了一種計畫——青山離拔拉台士只有十英里遠，那兒有無盡藏的鱒魚；他們何不把拉斯孔牧場來做根據地，去釣一些鱒魚？爺爺微笑，邦猊總是離不掉拔拉台士！邦猊的回答是拔拉台士是他所發現的地方；而且他們很想去看看露滋是怎樣過活，去打聽保羅的消息，奔里的消息，「第三啓示」的消息。

正在那個交關代理人郝大克來了一封信，報告邦第老頭子到牧地裏去，被一隻牯牛牴觸了，受了重傷；郝大克的意思以為那邦第的兒子是不高興在牧場上工作的，他想到城市裏去，所以他們或許可以買得那片地方，假如羅士是還想要。邦猊高興得全身發癢，但是爺爺叫他沒慌，小耗子比老耗子容易捉；他回信給郝大克，說他並不十分想要那段地面，不過價錢如和餘地相同他也可以要；他下幾日正要去釣鱒魚，到那時再說。

於是爺爺寫了一封信給瓦特金士，問他好不命他兒女中的一人去收拾拉斯孔牧場，好讓他們去暫住。爺爺叫邦猊和安默婦母兩人到畢奇市中的傢具店去治辦一些杯盤和廚房的用具，把來裝

上一駕貨車，送往拔拉台士；邦猊最好是辦一些他們所需要的罐頭，那樣在他們到時便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邦猊得到這個任命是怎樣的高興，那可不用說；在他的心中，他不僅是把那房子收拾起來，備他和爺爺去住，他是爲保羅與露滋做一個家庭！

你既是一位成了功的煤油家的兒子，你自然可以實現你種種的夢想。爺爺和邦猊坐着汽車去，在日落時分走到，立即往拉斯孔牧場，那兒在前廊下的朱藤正滿開着花，形成了一道堂皇的紫色的弓形門，露滋就站在那下邊；在她的身旁有一位男子——邦猊遠望去以爲是瓦特金士老人，但回頭他看見是一位年青人，他的心臟都要跳出口來了。他看着那位魁梧的強壯的人影，穿着一件青色的襯衫，藍布的褲子掛着吊帶，有一大頭黃色的亂翻的頭髮。說不定是——是的，邦猊決不會認錯那個嚴肅的面孔，那有大的鼻子，口角向着下邊的，他高興地微語着「那是保羅！」

那的確是的。兩人走上前來，露滋把她阿哥向爺爺介紹，保羅道了一聲「晚安，」等了一下看爺爺有否和他握手的意思。接着保羅又和邦猊握手——那使邦猊起了一種怪難受的感觸，邦猊所期望的是得一位竹馬的朋友——誰知才是這樣一位大人，好像比自己要大十歲，永遠是不能雁行，他以前所夢想着的保羅便頓時消失了。

爺爺問道「傢具到了嗎？」露滋回答說到了，一切都安置停當了，他們假如知道羅士先生會到，定會把晚餐準備好了的，現在立刻就去準備。在那時保羅幫着邦猊搬運行李，哦，你看——這真是你

從不曾看見過的頂頂別緻的小小的平家樓，一切都宜目宜人，燈上有桃紅色的紙罩，中央桌上有一瓶鮮花，露滋顯然是很費了一番心血的。她羞澀地問着爺爺，晚餐用甚麼菜，爺爺說食品都是現成的，於是鹹肉便立刻在鍋中炊煦起來，泛出一段可口的香味；保羅把車子搬空了，立着候差，邦猓便趁着這時候問他，他是怎得到這兒來的。

保羅說他昨天才轉來，來看露滋。他這一次和父親爭論了一場；現在已經十九歲了，他想自己的年紀已經可以自主。邦猓問他爸爸「抽」過他沒有，保羅微笑着說，他的父親已經不能再抽任何人了，因為他的關節痛已經更厲害起來。他依然是平常一樣嚴厲剛愎，他叫保羅儘管朝地獄裏滾去，他是要為他所禱的。邦猓注意到保羅已經沒再叫他為「爸爸」，已經沒再像他家裏人一樣，英語說得格格不吐；他的口齒像一位受過教育的人，他的確是。

好，他們用晚餐了。保羅和露滋要立着侍候，但爺爺叫他們同坐，於是一體四人都覺得異常高興。邦猓像連珠砲一樣向保羅發出許多問題，問他的行動和生活，隨意又訴出那晚在格羅亞提夫人家他是怎樣的找尋了他一場，他到底往那兒去了？他們談到保羅的姑母，談到她租地的悲劇，談到她所買的空頭「股票」。保羅由露滋的告訴，知道他送過錢來，保羅表示了他的謝意，並且說他定要奉還；他依然懷抱着他那種頑強的自負——他永不求人的恩惠，他也永不亂出風頭，自持着有召而後應。他談到他所過的生活，他的恩人，那老律師不久才死了，把他的藏書一部分遺給了他，都不是關

於法律的書。那真是一套極尊貴的財寶，有許多科學的書籍，和最良的英國的古文學。保羅在這些書籍中用了將近三年的功，那便是他的生活，他每晚上用功都要用到夜半；他的功作是很少的，所以他白天不消說也能夠用功。明德法官十分鍾愛他——那法官是沒有兒子的，滿喜歡你一位少年想自己勤勉的用功。法官有一駕舊的顯微鏡，保羅在使用着，決心要造出一個前程；他還要費一兩年工夫去研究科學，他要到那兒的研究所去找點事情做，就做小工也可以，他要專門來做顯微鏡的工作。

保羅的學識真是淵博！他讀過赫胥黎（Huxley）和斯賓塞（Spencer），談到哥爾棟（Galton）衛斯曼（Weismann）洛傑（Lodge）蘭克斯特（Lancker），還有一長串邦猓所不曾聽見過的人名。可憐邦猓少爺的貧乏的高等學校的智識，痿縮成爲了烏有；甚麼腳球的勝利突然之間顯現得是怎樣無聊。爺爺是兩來都不懂的；他已經是入了五十的人，但他在前從不曾遇着過一位科學研究生！他把這些問題了解得很快，那倒是有趣的事情。保羅說到有好些研究家在研究後天的習性究竟遺不遺傳；那是一項頂重要的問題，衛斯曼把小耗子來實驗，切斷了它們的尾巴，看那第二代究竟有尾無尾。但是保羅說那未免無聊，因爲一匹耗子你把尾巴給它切了，那在實質上是沒有變化的問題，是要研究切斷了的尾巴要費多少時日才好，更進要看第二代的尾巴是否好得更快。

保羅說要決定後天的習性能否遺傳的問題，須得對於實驗動物加以刺激以發展出某種新的才能，再來看第二代的材能是否發展得更快。爺爺立刻把要領捉着了，他說你把競賽的馬和馬的血

統來研究總可以得些結果，保羅回答道，不錯。關於這方面的智識，爺爺更想多知道一些；保羅借了一本書給他，爺爺滿高興。露滋在設杯盤，保羅出去找柴去了，爺爺望着邦猊說，「娃子，那真是一位好青年。」於是邦猊感覺了一種誇耀，一直達到了自己的毛根——因為你要曉得，保羅是他所發見的，也和這拔拉台士的煤油場，這在將來會繁昌的煤油場，是他所發見的一樣！

於是爺爺便和保羅談到事務上來。爺爺要找一位人來看管牧場，保羅說他想過一下，假如事情順手，他可以承應下去。爺爺問他怎樣經營，保羅說他從薪水中儲積有三百塊錢，他要去買一些羊子，在這春季種些豆苗，又種些莓子，那到來年便可以得到一些收成；他所得到的要和爺爺平分。關於這層兩人議論了一下，爺爺的意思是請保羅做看管人給他的薪水，但是保羅不承認那樣的條件，他一定要依照當地租地的常規，主張分配。羅士要來打獵或者釣魚時，保羅自然要把住所屯出來自己住仗篷。但是爺爺說不必，他計畫着要自行建築一間小屋，比這間更好的，保羅希望幫忙木匠師傅時，他也可以得到工錢。保羅說他自己也可以建築，假如爺爺的意思是那樣——不過上門和窗戶做不來；凡是在牧場裏長大的人大體的工作都是能夠做的。爺爺問露滋是否同住，保羅說他自己住在這兒是不費事的，等他們的父親漸漸慣熟了之後，露滋會來看他。現在要叫保羅和露滋同時離開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弈里近來差不多有在家的時候。

於是爺爺又問到弈里，問到那「第三啓示」的進展。弈里在拔拉台士教堂作了那次宣說之後

僅僅三四天，羅斯菲爾的教堂來了一位代表，說他們聽見奔里的宣託的名聲，要請他去說教，奔里去說了教，舉出了「見證」，於是這位新預言者愈見大胆起來。他現在坐着某人的林卒星汽車在鄉中四處馳驅，車後堆積着一大捆拐杖，是他所「醫好」的殘廢人所用。這些拐杖陳設在一般新聽衆的面前，差不多常常都有增加；預言者的頭上便有用紙票包裹着的一元或半元和銅板之類，像雨滴一樣翻飛。奔里現在自行奉了一個稱號，他是「第二次降臨之使者」，基督回到地上來的時期是由他來昭告的。有時候全體的聽衆會同時抽脚，改信「真言派」；或者是有一部人改宗，教會便分裂爲二，從新又生出一座教堂。

「他是用怎樣的法門在幹的呢？」爺爺問着。

「他真的在醫好人，」保羅說，「外邊的人你去問便可以知道。我讀過一本論暗示的書；那種法門好像在幾千年前便是行使着的。」

「他的錢不送些回家嗎？」爺爺又問。

保羅微笑，甯是苦笑。「錢是神聖的，」他說；「錢是聖靈的所有，而奔里是聖靈的會計。」

七

第二清早他們去釣鱒魚；在路上他們停着車去看郝大克。在走進去之前，爺爺告誡邦說，「現在你不可說一句話，也不可做甚臉色。你聽我去處理。」兩人進去了，郝大克說他接着小邦第一項提

說，說他代表父親的意思，那牧場要賣兩萬塊錢。邦猷的心臟跳了起來，好在爺爺剛才告誡了他，因為他心裏想吼出來，「爺爺，趕快買下！買下！」但他克制着了，他坐着不動，而爺爺說，「好笑話，他到底把我們當成了甚麼人？」

郝大克說，那一段地面將近有二千畝的好地；爺爺說好的，那打算成一畝一百元，還有改良費打算四千，餘下的千畝山地，那小邦第是貪圖一畝十四元的暴利啦。他怕以爲他的釣鈎上是掛着了一匹豬仔。

「羅士先生，我說句實話，」那代理人說，「他知道你閣下是一位煤油家，他以爲你是要準備掘油的。」

「好的，」爺爺說。「你去告訴他，叫他另外去找甚麼人來在他的地皮上掘井，假如他掘出了油來，我再來掘我的。在這時候，我要我把買到的地面通同來養鶴鶉，我到了打獵期法律是准許我打獵的。」

結果是爺爺說他願出一萬二千元的現金，要不然就只好拉到；等他們上了汽車，把機關開動了之後，邦猷悄悄的說，「哦，爺爺，你有把握嗎？」但是爺爺說，「你讓他再心焦一下。我現在要掘井的地方正不少。」

「但是呢爺爺，他會去找別人來掘的！」

「你沒擔心你要那個地方，是因為你有點期圖；但是別人是並沒有期圖的，你等小邦第去找，他會找得發慌。讓我們去釣魚罷。」

於是兩人去了，從一處小小的山湖中釣起了美而放着寒光的鱒魚，傍晚趕回拉斯孔牧場，保羅把魚煎好，他們三人便吃了一頓飽餐，食後爺爺吸着一枝雪茄，向保羅探詢各種各樣的科學上的問題。爺爺說他假如還年青，他很想再去受一番教育，那實在是值得研究的一些智識；邦為甚不研究生物學和物理學，為甚麼只讓他們教些拉丁和詩文，把古代的王侯和他們的打仗和他們的妃嬪的一些史事裝滿一腦子？

第二天清早他們辭了保羅，回到山裏去，費了大半天的工夫去釣魚；又才向畢奇市出發，剛好在要就寢的時分走到。邦回到學校，他的新的任務是被選為棒球團的會計；爺爺在亞米塔奇又添掘了四眼新井。在那期間中歐洲各國把大陸橫斷着分成了兩列死線；幾百萬的人就好像受着了甚麼魔術的咒語，都衝到這兩條線上去，把自己的身體打成粉碎，把自己的膏血流灌在平原。報紙報着戰爭的事情已經持續了幾個月，而煤油的價格繼續着在替季·亞諾德·羅士堆積大錢。

夏天到了，白諦替她的兄弟準備了一些計畫。白諦現在是一位十八歲的小姐，一位漂亮的活潑的可人——她選擇的衣裳可以充分去當曲馬場的舞姬。她的纖細的腳脛套上最有光彩的最菲薄的透明的絹絲，她的嬌小的尖鞋沒有絲毫的塵漬。白諦假如要製一套紫色的或者緋紅的或者橙黃的

或者湖青色的衣裳，奇妙的是用的襪子鞋子帽子手套，甚至於連手提包，都是同樣的顏色；爺爺說她不久連坐着玩耍的汽車都要隨時更換顏色了。爺爺微笑地對着那堆積着的清單，爲他所幫助淨化的，華麗的嫩蝴蝶，實在受了不小的犯難。安默媪母說那姑娘是應該「如意」一下，於是爺爺便把清單付了，但他如像直布羅陀的山岩，儘管白諦是怎樣努力，想把他拖到自己的社交的渦漩中，他是泰然不動。否，其實他是把那些高傲的上流人，特別是婦女，怕得要死，她們從她們的甚麼花眼鏡裏來凝看你時——你自己覺得就和臭蟲一樣大小。分別不出甚麼是鑽頭，甚麼是有絲輪的釣竿的人，他拿甚麼話來和他們接談呢？

這種粗魯的態度被邦猊採用了，他覺得那是「偉大」——他的姐姐是這樣嘲笑他。自然一位十八歲的年青小姐很難降低身分關懷到一位十六歲的少年的存在，不過白諦的朋友們也是有兄弟和姊妹的，她想邦猊把指甲縫裏的煤油洗掉，走進風流界來，來交際一些比累姬·藤安值價的女兒。邦猊對於一切新的事物都是懷着好奇心的，暫時他是可以嘗試一下，但他不能不承認那些放縱的年青人實在引不出他的趣味；他看見他們並沒有甚麼智識，也沒有甚麼特長。他們的話頭跳不出他們幾個人的範圍，他們有許多的隱語，有許多自造的俗話，那些湊積起來幾乎構成了一種新的國語。邦猊並不高興他們，沒有那樣的熱心去解釋那種言語，他倒寧肯穿着他的油衣，駕着汽車去看搗井，有甚麼「生手」可做的工作他去做，沒時便幫助一些用通條的人去透出那隨着泥流一道湧出

的沙團和岩醬，這些往往要塞着那流向泥塘的通路。

在那時邦是在思索着的，不久他得到了一個計畫。「爺爺」他說，「我們要在拔拉台土建的房子怎麼樣了呢？」

「唉，怎麼？」爺爺問他。

「保羅寫信來說，露滋在和他同住了。所以到秋來我們要去打鶴時，那便沒地方給我們住。讓我們現在就去，我們告一個假，去建設那間小房子。」

「但是娃子，在這夏天那兒是熱得和弗魯陰司一樣！」邦不知道弗魯陰司是何處或者甚麼；但他回答道保羅是在那兒支持着的，爺爺能去出點汗水也好，因為身子是太胖了，爺爺可以穿着海水服坐在那朱藤樹下，邦和保羅便做木匠的工事，那會是一種轉地治療，邦說要去請布拉奇斯通博士來勸他。爺爺微笑着，說好的，他率性把那瓦特金士的一對收成了乾兒乾女好了。

於是父子兩人又往拉斯孔牧場，帶着自己的仗篷同去——保羅和露滋總說要把屋子讓出來，讓露滋睡仗篷，保羅睡在空的草場裏。保羅租了馬匹和犁鋤，做好了一畝清翠的菜園，一大畦豌豆，他使用一架小小的手耕耘機種出了莓子；有六匹山羊，有不少的山羊乳，又有一些鷄是露滋養的。

最可驚人的，是保羅把法官明德氏的遺書運上了山來。有一大部分還沒有開箱，因為沒地方放；但是保羅已經用幾個木箱做好了書架，放着赫胥黎與赫克爾（Haeckel）與魯南（Renan），還有其

他的著作家，對於讀者的靈魂絕對地要給以致命的影響的。但是「爸爸」是不干涉了，露滋說，她突然之間長得已經太大，不好再被人「抽」；而且爸爸的骨節痛真是厲害，弈里也不能醫好。爺爺說在訂購房屋的木材時，書架的材料也要計算上去，保羅在冬天可以作好。爺爺和保羅又有了一番爭論，爺爺說這是他的房子，所以只要他高興他有權利安置一些書架；在他住在這兒時，保羅可以借些書給他，儘管他年紀老了，就像目前一樣，保羅可以幫着他得受些教育。

這是一座幸福的家庭，而且是優良的處所，因為那使爺爺的精神離開井廠，也使他把一項不愉快的事忘記，那是他的一位最得意的管事，不知道跑到那兒討了一位水性楊花的女子，便不再把心腸放在工作上了。他們在羅斯菲爾的商家訂了木料來，保羅做了「木匠頭」，邦貌便做了「木匠弟子」，爺爺便做些零碎的打雜，做到五股汗流，又才走去坐在那朱藤樹下，露滋便替他開一瓶葡萄汁來，那是他帶來的奢侈品的一部分。

到晚來父子兩人便坐着汽車趕下拔拉台士去取郵件，有一種地方上的小報，和瓦特金士老人所訂的一樣，邦貌把它展開來看，哦好厲害，你看，爺爺——在第一面上載着一段新聞，敘述弈里在聖魯昔亞開了一場大會，那些崇拜者是怎樣的發了狂，弈里宣告他是受了使命來建設「第三啓示的聖堂」，那聖堂要全部用雪白的大理石，要有金的緣邊，要佔領安琪市的一個弄堂寬，大小要恰如弈里在夢中得到的啓示。大小的尺度是揭示着的，爺爺說弈里儘管在安琪全市去找，找不出那麼大的

弄堂，不過那自然可以通過的，那可以叫着一種新的天啓。這羅斯菲爾市的「飛鷹」——那小報的名字——激讚着奔里，說土地要因人而傳，他要「把聖奔里多谷列名在地圖上。」拔拉台士的使徒會堂在奔里的集會上由「自由供奉金」改建了；但是那舊時的形式是保存着的，巡禮者可以來瞻仰那「真言」所傳授的地方。

接着有郝大克走來，在街上遇着他們。他說那小邦第的想頭，以為爺爺要掘油井的，已經疲鈍了；他要帶他的父母到城市去做一位事務家，所以那一家人願意接受爺爺的條件，假如這事件還能夠辦到。爺爺說好的，你對他說，叫他隨時都好，可以來訂條約。第二天郝大克坐着汽車到拉斯孔來，說他找了公證人到邦第家裏去，那老邦第夫婦在賣約上簽了名；於是爺爺和邦第便坐上自己的車，趕到銀行去，爺爺交出了四千塊錢，在合同上簽了名，說等地權探檢完全決定後，再交八千。他們走出銀行時，爺爺微笑着說，「好了，娃子，你可以在你的地皮上掘井了！」

邦第自然立刻便想動工——要爺爺打電話給他的總管事，要他派一位路工包作來工作！但是爺爺說他們要先把小房子修好，在那期間他自己會打算。於是邦第又回去做工，釘着房頂上的釘子，他是幸福的，一位青年人當得這樣——只是有一種不舒服的想念就像蠶蟲一樣在蛀着他的心神。那掘井的事情怎好對保羅與露滋說呢？保羅與露滋不以為爺爺是用騙術把瓦特金士的牧場賣到手的？

運氣和邦猯是好朋友。有點事情出來了——你就費幾千年也是猜想不到的！邦猯的交涉成功後剛好三天，爺爺還是在打算的時候，米麗從她家裏走來——頂着一頂大的青色帽子遮着正午的太陽——帶來了一樁驚人的消息。林孔老人從市裏趕着車子上來，到了他們家裏，告訴爺爺說有一家大煤油廠，叫着超等煤油公司的，在對山離拔拉台士西邊一英里之譜，租了加爾德的牧場，要準備掘油井！米麗把這個消息傳給爺爺，他是正坐在紫藤樹下的，爺爺向着在小屋中面着地板的邦猯和保羅叫出。兩人跑來了，露滋也從廚房中跑來，他們聽見了這個消息時，邦猯叫道，「超等煤油？爺爺，那不是五大煤油之一嗎？」

大家彼此瞠目着，爺爺突然把兩手操起來說道，「是的，我們沒有把握是決不肯搗井。邦猯，我想我要在我們的地面上掘一眼井，且看怎麼樣！」

「哦，羅士先生，」露滋叫着。「你可以掘——我的伯父弈拜說過他在這兒看見過煤油！」

「是那樣嗎？」爺爺問着。「好的，我要來碰碰機會，鬧一場頑意兒。」他望着邦猯，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微笑。後來邦猯想了一下，覺得那微笑是滿有意義的，邦猯的担心，邦猯對瓦特金士兄妹的進退維谷的難境，爺爺是猜想到了；爺爺使用了機智來救了邦猯的面子，免掉了自行表白的必要。親愛哉，仁慈的老父，爲着自己的兒子，凡事都要操心——甚至要爲自己的兒子扯誑！自己心中的道義問題得到了這樣一種如意的解決，世間上可有誰個小兒能不滿足的嗎？

第六章 野貓

爺爺把種種事情籌劃了一下，計算了自己的銀行存款，最後放下了決心；他們決定開掘羅士二世拔拉台士一號井，而且要趕快，要使那「超等公司」為金錢奔命，不讓「五大煤油」自以為是煤油界的五霸。爺爺要留在這兒看着進行；所以他打了電給他的地質技師，又找了一家包作來計畫掘眼水井。

地質技師的彭凝第二天來了，對於邦貌的希望給了當頭一棒。他說爺爺的意見是對的，在山頂的罅隙出了煤油，那並不足輕重。說不定只消搗一兩百英尺深便可以達到油層，但那是不足道的；你假如那樣也能滿足，你最好把本希方尼亞地方從前用過的有輪子的小掘井機搬一架來好了。不過在這兒，那彭凝又說，油層是很深的，或許有希望也說不定。但他高興看看這個地方，也想嘗試一下；他費了兩三天工夫跟着爺爺和邦貌在山上踏查了一番，檢查那山坡的地層，結果是他和爺爺在瓦特金士牧場中的山坡上選定了一個地點，和以前露滋牧羊時，邦貌和他談過話的地方相距不遠。

水井師傅來了，掘一眼四英寸見方的水井，一英尺深要二元十二分錢；爺爺便和他定了契約，約

定每天掘多少深，掘多時給他的賞金，掘少時要他的罰款。約定妥後，爺爺和邦猥趕着車去訪問葉列米亞·克雷，那是羅斯菲爾近處的一位牧場主，是郡會的議長，與道路設計的各種重要問題是大有關係的。

道路的大部分要通過爺爺自己的土地；在邦猥的幼稚的幻想，以為爺爺會找一位包作來，叫他包工，就如像他叫人掘井一樣。但是爺爺說不，修路和掘井是兩樣；那是一條官道，由拔拉台士跑到羅斯菲爾，一直沿着那道木槽，那是應該由公家的費用來平削，來鋪面的。爺爺利用這條路的地方不消說比別人更多，但是他也要上些稅的；那木槽沿路所有有地面的人都應該各出一份，因為新路一修成，他們的地價便要增漲。

爺爺說的這一席話，先是對於邦猥，後是對於克雷，那是一位和藹的老人，他有一片地面在面着弈里多谷的傾斜面上，栽培着桃杏的果木。克雷高興會着一位有名的煤油家，他招待他們到家裏去，讓他們舒服地坐在迴廊上的安樂椅上，叫克雷夫人替邦猥送些檸檬水來。爺爺遞上了他的金捲雪茄，對這位郡會會長說，將來煤油業如發展時，這全部的地方真是有一種天大的好處；他說到普羅斯培克特山上的邦賽德家的租地，他已經給了他們一百萬以上的地租，而邦賽德家現在是居在一處怎樣的宮殿裏；爺爺形容出將來這兒的一片山坡都要佈滿着油櫓的森林，那克雷夫婦聽得只是把眼睛愈見睜開。這全部的情形是絕對地靠在一個問題上面的，便是道路的問題。你目前這樣的一

種羊腸小道，那把爺爺的一駕新摩托卡的發條都拐斷了一根，斷難望到能把油槽的材料和掘井的用具和各種沈重的機器運來；道路修成時那廳會有幾萬元的新稅的收入，像這樣的一項官道也難望羅士自己出費來修築。對於這一切克雷都承認了。

爺爺又接着說還有是時間的問題；假如那廳當局委委蛇蛇的有意拖延，——好，那嗎，他可掘井的地面還很多，這兒拔拉台士的土地他只好讓給鶴鶉去蕃殖。克雷現出很担心的神氣，說他要盡力做去，但是政界的情形羅士先生自然是明白的，凡事不能速成，你須得先印行建設新路的一項公債，還要特別經過一次投票的決議。爺爺說他就是來探聽這項情形的；假如是那樣，他只好把一切的計劃拋棄，譬如作為舊路的補修，不是新路的敷設，立地把這項工作着手起來，難道沒方法可想嗎？克雷說修理費自然是有的，他不知道究竟有好多，他須得和同僚輩商量一下。

克雷起身來跟着爺爺和邦走上汽車停着的地方；他們立在那兒說話時，爺爺從衣包中取出一個信統來說：「克雷先生，我所請求的事體，你很要費一點時間，我不好沒有絲毫的報酬。你是要四處奔走的，我送一點車馬費，希望你不要多心。」克雷躊躇着，他說他很礙難；爺爺說那是不成問題的，那是因為費了克雷的時間，用不着要費思慮來躊躇，他們將來是還辦交涉的，說不定爺爺還會在克雷的牧場上搗井。克雷把信統放進衣包裏去了，對爺爺說不久就有回信奉上。

邦現在學校裏是有「公民學」一種課程的，講授着本國的行政是怎樣進行。同班中有種種的

議論發生，就中有一種就是「官吏的腐敗。」關於這樣的問題，邦猯問過他的女教習，說譬如有一位產業家——不消說他並沒指定是那一位——對於一位官公吏要送一點薄儀，因為他們在公事上費了精神和時間，這可不可以？那女教習爲這樣的一個暗示都吃了一大驚，她說那毫無疑義地是一種賄賂。現在邦猯把這話告訴爺爺，爺爺便給他說明。一個問題是有兩面的，從理論上看來與從實際上看來不同。那女教習並沒有油井要掘，她的職務也並不是要在羊腸小道上搬運重大的材料；她的職務是只消坐在講堂裏使用着一些高調的言詞，像甚麼「理想」和「德模克拉西」和「公益」之類。關於教育事務就有這樣的困難，正爲職司教育的人都是不做事情的人，沒有絲毫實際上的經驗。

目前的事情歸根只是一個問題，就是看你在瓦特金士的地皮上掘不掘井。自然你也可以等十年，等到本郡在發達的途中，有別的人來像爺爺現在所做的一樣做出一番——便是在當局者的下邊放點枕木，在枕木上加點油。在大多數的機會上當局者總是貪婪的，他們要犯難你，要你出錢；又有時他們是無知，是冷淡；但你無論怎樣，你要叫他們動作，你總得給錢。爺爺說明那公事和私事間的區別；在你自己的私事上，你是自己作主，你在承頭，督促着事件的進行；但是你一跑進公事地方，你看他們的賄賂公行，他們的疲頑，他們的迂緩，真要叫你頭痛。而世間上公然還有那樣的蠢人在宣傳一切的公有；那些人他們自稱爲社會主義者，他們要把一切都歸政府辦理，你讓他們去照辦時，那你要吃

一片麵包都須得提出一打十二張的陳情書讓他們開了一場委員會之後才可以到手。

爺爺說邦貌可以得到一些公民學上的實地訓練，拿回去交給他的先生；你僅僅給一位杏樹栽培主一點小錢，你所想修的道路依然是沒望的。結果果然那樣！兩三天後爺爺接到克雷的電報，知道他和別的議員們商量了一下，恐怕有人要反對；因為郡會到秋季便要改選，有一批想連任的人以為這修路是沒大的耗費，他們沒人肯來負責。到下禮拜郡會要開常會，在這期間，爺爺假如有甚麼良法，最好趁早的方便。爺爺便把這話翻來覆去的向邦貌說，他是須得再去會別的議員而分送一些信統。「但我要一躉的幹，」爺爺說，「我要火速的幹——不等到超等公司探聽了消息。那是我們的唯一的機會，我有辦法。」

於是爺爺便趕到了那地皮買辦郝大克的事務所去，從金捲雪茄的烟霧中他問那位見多識廣的紳士，譬如郝大克君要在聖弈里多谷修路時，他須得去拜託那一位朋友？郝大克笑着說，他第一是要去找夾克·柯斐，找到了他以後便回家去睡覺。更問了一些情形，才知道夾克·柯斐是聖弈里多鎮上一位賣畜料的商人，聖弈里多是郡廳的所在地，他也是那一郡的共和黨的老頭子。爺爺說好的，道了幾聲多謝，他和邦貌回頭便上了車，照着爺爺通常的速度趕向聖弈里多。「好的，娃子，」爺爺說，「你現在要把你的公民學畢業了！」

夾克·柯斐坐在他的商店後的私人事務室裏面，那商店的招牌寫着「乾草，畜料，五穀俱全，石灰，水門汀，泥水作料。」他把兩隻腳翹在中央桌上，桌上的撲克牌還沒收檢。他是一位辣腕家，嘴唇閉得很緊，其它的身段也很相稱；他的面皮就像製革廠的牛皮，滿口可以看得出的都是金牙齒。他把腳從桌上移下，站立起來；他聽見了爺爺的姓名，他說：「我是早想見面的。」爺爺說：「我剛才打聽得你的住址。我是一點鐘五十英里的速度跑了來。」於是兩人便成了朋友，柯斐把自己口中銜着的半截菸丟掉，接受了一枝金捲雪茄，他們坐下談到事務上來。

「柯斐老兄，」爺爺開口說，「我是一位獨力經營的煤油家，是那五大煤油所說的「小戶」之一——不過我也並不那麼小，小到我在這聖奕里多郡不能做出甚麼事情。我買定了十萬二千畝地皮，我想要搗煤油井。假使這兒有油，我要搗出兩三百眼井在這地皮上，要用一千工人，要出幾百萬的工資，要把這周圍附近五英里或十英里的地價漲到兩倍以上。現在，超等公司是在這兒；不消說他們是要排斥我或者其他的人的。有件事情我要對你做政治運動的人說，那些大公司非到迫不得已是不肯出錢，他們就出錢也只好交給省政府去。那和別的事情是一樣，須得要有點小小的競爭他們才肯把手放鬆得一點。我們獨力經營者出錢更多，他們大商家也就更會多出。我覺得你老兄是能夠懂竅的人。」

「那自然，」柯斐若無其事的說。「尊駕究竟有甚麼貴幹？」

「在目前有件問題——便是通到拔拉台士的道路。沒有道路就沒有煤井，這不是誇張，你老兄是明白的，因為你運搬重實的機械，你是要在這羊腸小道上幹。」

「是的，」柯斐說。

「所以，我沒多話說。我要一條道路，我希望要不費手續——我希望那應在十天之內便動工，火速的把路修好，好讓我把機器運來搗井，我是有一套現存的機器準備着的。這在前或許從不會幹過，但我是想要幹，我要問你老兄究竟要化費多少。我的話可以明白罷？」

「完全明白，」柯斐說着，他的硬面孔上讓出了一絲絲微笑來。他顯然是高興爺爺的手腕。

他談說着他一方面的情形，據邦猊聽來，他是在講交易，誇張着說出了許多的難題。他說那廳不久才遭了一次難，有位亡八把公家的錢偷去了——真是無聊的事體，你一個郡應用合法的手段是可以更多找錢的，才要捲款而逃。還有是關於路政也有種種非難；這鎮上有一位反角弓辦了一種週刊名叫「守夜」，滿紙都是莫須有的抨擊。說來說去他的話旨是你為一位煤油家動用公家的緊急修路費來修築道路，那一定要惹出一羣物議，你要失掉你做郡會議員的投票。誠如羅士所說，那超等油廠已經自行修築了道路，必然不高興爺爺的道路，他必定要向那「守夜」週刊供給材料，使省會議院生出不平，柯斐是沒日子好過的。

爺爺洗耳靜聽着——這在講交易上是必要的手續。他說這些困難處他是早料到的，他總要效

勞一下。第一先要辦那參事會的選舉。爺爺寄付五千元來做選舉費，看公不公平？柯斐把灰青色的淡葩菇的大雲大霧吹向空中，坐着緊緊的凝視着那雲霧中的希伯來數字の五字和三個圈兒（五千）。

「你要曉得，」爺爺又說，「那是說黨費，我和你還有個人的交涉，那又在項外。」

「請把你的意見通同說出罷，」柯斐沈靜的說。

於是爺爺便說到他的章法總是高興協作，他無論做什麼事體總要組織一個小團體，由朋友們來支持着他，而他把所得的分給他們。他說到開辦「羅士邦賽德第一號」時的情形，他怎樣爲那眼井組織了一個新迭卡特，讓一家木材公司的經理得到百分之二的進項——那是小小的一點友誼費，後來井的純利將近到了六十萬元，那木材公司的經理便該得一萬二千，他所費的勞力僅僅是爺爺所要的木材能夠隨要隨到而已。

目前這兒的情形也是一樣的；假如爺爺得到一條道路，他要把拔拉台士的地皮來幹投機的事業，柯斐也可以來一份。爺爺要給他搭上那油井的百分之二；油井的資本是十萬，所以柯斐的投資便算有二千，假使井一成功，他的純利會到五千一萬，乃至三萬五萬不等；這樣的事情是常常有的，很可靠。自然爺爺的希望是要柯斐和他做朋友，在必要的時候大家須得互相援助。

柯斐又吹了好幾口煙霧，研究了一下之後，他說他很想和爺爺要好；但他想假如肯出二千元的黨費，送五千元給他柯斐自己，那會更好。爺爺釘着他的眼睛，問道，「你肯交貨嗎？」柯斐說自然，他的

是貨真價實，請爺爺放心。於是交易便停當了，爺爺取出他的支票簿來寫出二千元交共和黨支部選舉運動員的會計。其他他問柯斐是有甚麼官職，他說沒，他只是一位商人；於是爺爺便說好的，那契約便直用柯斐的姓名了；他便寫下一張合同，說他收了一塊錢和其它種種價值價的商量，在拔拉台士羅士二世第一號井掘成之後，以純利百分之五奉贈柯斐。但是附帶的條件是，該井須俟由拔拉台士正街通向亞伯·瓦特金士牧場進口有完善的堅硬的道路修成之後始能開辦，該項道路如於六十日之內不能完成，則甲造（季·亞諾德·羅士）不受必辦該井之限制，對於乙造（夾克·柯斐）所記一元之寄付及其它種種有價值之商量，亦無須奉酬。爺爺把合同交給夾克·柯斐，微笑着，說道他希望沒落到「守夜週刊」的手裏。柯斐也微笑着，把手放在邦貌的肩頭，他說希望這位小兄弟沒誤把消息漏出；爺爺說邦貌是學習着煤油事業的，他所學的第一課便是沒洩漏他父親的經營。

於是他們彼此都搖了手，父子兩人便走進了車去，邦貌說道：「但是呢，爺爺，我知道你是民主黨員啦！」爺爺笑着說他並不是要決議高價鹽酸鹽類的稅額問題和菲律賓的獨立問題，他是要修一條路到瓦特金士的牧場。邦貌說：「有一件事情我不懂；柯斐並沒有什麼官職，怎麼能夠幹得那些事情？」爺爺回答他說所謂大人物照例是不受官職的，正因為他們可以自由幹事。像克雷假如被人說明了收了爺爺的錢，他立地便會下獄，但是柯斐便沒一個錢的事，因為他是「老頭子」。爺爺說，有官職的人都是一些可憐蟲，他們只領得小小一點薪水，或者是一些虛榮家，他高興演說，高興讓羣衆喝

采歡呼，高興看見自己的像片登在報上。你在報上是看不見夾克·柯斐的相片的，他在他的內室裏辦公，不肯顯出一點水面。

邦親自然記得他在「公民學」所學的一些，他問政府的情形是不通是那樣。爺爺說隨處都是一樣的，從那廳到省政府，從省政府更到中央。不過那好像不是政府本身的壞，是國民全般不爭氣的自然的結果。口談着「德模克拉西」的雄辯是可以的，但實際是怎樣？在這聖奕里多郡中有選舉權的是甚麼人？那些蠢蟲邦親是看見過的，那在奕里的教堂裏鬧着「跳」「滾」「叫」的人，你能希望他們能夠運用政治的組織嗎？表面上他們是來決定爺爺可否有一條道路和掘一眼井的！然而實質上何曾是那樣夾克·柯斐便是替他們決定的人——我們實業家所必要的速斷和能率，在美國的政治組織之下求之不得的，是他給與我們。

三

掘水井的人動起工來，電話線也在敷設了；爺爺說目前應該籌備工人們的宿所。在試掘的期中可用篷廠敷衍；將來萬一搗出了油來，便當爲工人們的家族預備良好的住居。爺爺對保羅說犯不着費時間去幹種豌豆和紫莓子的笨事，那使你一輩子都只好受窮；保羅倒是改行做木匠的好，來承任這項建築的工事，嗣後他可以學習搗油。爺爺是要叫他的木匠工頭兒來的，計算搭篷廠的材料，規定地基和礎石，嗣後保羅便在這兒附近招集散工，來完成這項工事，爺爺要給他五塊錢一天，那比他在

老牧場裏一個人所找的要多五倍。

保羅說好的，他們有一天晚上便坐着商量建房子的計畫。爺爺說那幹起來一定有趣味，井是邦猊的井，邦猊要成爲一位小小的社會改良家，打算要把最上等的法國菜來供養他的工人。平常的廠子是一座長條房間搭着睡台，現在不採取這種樣式，要分割成無數的小室，每室各有窗戶，床架分上下兩欄，以分配晝夜兩班的工人。那兒要有兩處有灌水器的浴場，於食堂廚房儲藏室之外，要有一座優美的談話室，設備着留聲機，和一些雜誌，和一些書籍；那是邦猊自己的想法，他是要想招集一批十足的文化工人。

爺爺和邦猊坐車到羅斯斐爾去，要置辦一些傢具來裝飾他們的已經完成了的小樹。爺爺買了一份剛好印出的「飛鷹報」展開來看，他不禁捧腹大笑起來。邦猊從不曾看見過爺爺這樣大笑過，所以他趕快去看，看見那第一面上載着一段亞東尼雅·普利司柯特的消息，那是住在拔拉台士與羅斯菲爾間的木槽邊旁的一位牧場主約略在三個月以前他的馬車顛覆了，折斷了一片鎖骨，現在他提出了訴訟要郡政廳給他一萬五千塊錢的賠償；還有是把郡議會的議員全部都告了；說他們怠慢職守，把道路委棄在那樣的一種危險狀態之下！在論說欄裏還有兩欄的論說，論到當該道路的不堪設想；近處有溫泉，本來是可以發展的，但因為交道的不便，計畫沒見實行；現在又有出產煤油的希望，但因為路壞，這些希望也要化爲烏有，這路政之壞簡直是要把聖弈理多化爲本省中最落後的

郡部。「飛鷹報」又說有一位尙義急公的牧場主，佐伊·黎馬契發起了一個急修該木槽沿路的請願運動，要郡民和納稅者通同簽名。

第二天黎馬契坐着一乘鏽了的汽車走來，要爺爺簽字！爺爺顯出很遲疑的神氣，說那是很要他出一筆大稅的。那位尙義急公的黎馬契先生——其實是每天三塊錢被夾克·柯斐雇用着的——和爺爺爭論了一下，結果是爺爺說好，他不願意隣里說他是吝嗇鬼，所以他和別人一樣也就簽名。四天之後有消息來，說郡會開了一次特別會，票決即時修繕沿着木槽的道路；兩天之後有一隊平土工人來，幾頭大馬拖着沉重的犁頭——你決不曾預想到本郡中竟有這麼樣的多數，在那兩英里長的路上怕有二十駕以上。犁頭把地面鏟碎，拿着鐵挺子的工人們便把岩塊揷出路去，接着又有更多的平土機把泥土輾平，不一會便呈出了一條大路的情勢。接着是在拔拉台士的一端開始，有無數載的碎石用摩托大車運來，車後有活塞開口，便漏在路上。又有坦開這些碎石的機器，有幾架大蒸汽轆轤滾着輾平——你看，爺爺所幹的事體，是不是錢可通神！

他們訂購了修篷廠的木材，從一些小路運了來，保羅和隣近招來的五六個人動手做工。是他親自從拔拉台士打電去招來的；有的人在十九歲的工頭兒下面假如是覺得低了身分，但是每禮拜六的午後從爺爺手中領到的二十二元的支票可以慰療這種感覺。就是保羅的父親，瓦特金士老人，看見他的「黑羊子」這樣突然的高陞，他也受了感動，不再呼喚神火和地獄一類的東西了。那不消說

一切的活動都是在他的牧場上舉行着的；木匠師傅們的鐵槌終日在打釘，山溪的源頭近處貫穿的井泉不斷的流着，一羣工人和馬匹在面着達到掘井處的路線。在瓦特金士家人看來，就好像全郡的人都突然的集在了他的牧場來了的一樣。那是有好價錢出來的，凡是可吃的東西都一時的騰貴了起來。縱然你就知道這是一種惡魔的工程，然而你不能不為這樣的活劇所感動！

最明顯的是表現在露滋身上的影響，她看到保羅的成功真是滿心歡喜。露滋除要照顧保羅及她自身之外，還要替爺爺和邦猊操持家政；但這事情好像使她適意，她豐滿起來了，兩頰已經泛出玫瑰紅。她已經有錢買皮鞋買襪子買乾淨的衣裳，邦猊突然之間覺得她很是一位美好的女子。她贊成邦猊的意思覺得邦猊的父親是一位大人物，儘管爺爺有心把自己便便起來了的大腹消瘦下去，但她却每每要燒些排糕和脯釘來表示敬意。每天的工作完畢之後，他們四人每晚都是在那有朱藤樹的拉斯孔的平家樓裏晚餐；食後便出來坐在月光中的朱藤樹下，談到他們一天做了的事情，談到他們以後當做的事情，世界真真是一座極樂的世界！

四

是邦猊回學校的時候了；但在回校之前他先得去和他半年一別的母親相會。

邦猊在報上曾經看見一段記事，說那雁德魯·渥塞爾斯朋·朗曷夫人以棄置的理由提出了離婚的訴訟。現在媽媽把實情告訴他——她所再嫁的丈夫把她拋棄了不管，他們結婚後兩年，她竟

不知道他的下落。她說她是一位孤獨得很可憐的婦人，兩眼都包含着眼淚；每個人都怎樣地想來魚肉你一位無告的婦人，那是怎樣艱苦的一件事體，邦猯是揣想不到的。然而就從那眼淚之中，邦猯是注意到他「可愛的小媽媽」在巧妙地想暗示出一些事情；她一離了婚之後要改姓一個新姓，她想改回用爺爺的姓氏，邦猯倒還不十分明白，她是不是要把爺爺和爺爺的姓氏一同取回去。她問爺爺近來怎樣，寂寞不寂寞，有沒有甚麼女朋友？這些話很使邦猯犯難，他是不高興人向他探索他爺爺和婦女的關係的——他自己也不明瞭，而且也不高興想到。他說媽媽最好直接寫信去問，因為爺爺是不讓邦猯說到這些事情的。於是便有更多的眼淚從那可愛的頰上流下，而媽媽說每個人都拒絕了她，甚至於她自己的女兒白諦近來都拒絕着不肯來見她，她問是甚麼意思？邦猯很巧妙地辯明着說：他的姐姐，他覺得是有點自私自利的人，只蒙頭在自己的物質生活裏面；她現在是一位妙齡的淑女，和着她的一羣蝴蝶隊正飛得很高，她沒時候來和家庭中的任何人接觸。

但是白諦近來和她兄弟有談一席話的機會，告訴他說，他年紀已經大了，可以把母親的事情告訴他了。這些事情在前是由安默嬌母聽得來的，現在又由白諦的口裏告訴邦猯，許多祕密的事情爲這孩子開陳出來了，不僅是屬於母親的，而且屬於父親的。爺爺是過了四十歲之後才娶親的人，那時他是十字街頭的一位店主；他娶的是村中的絕代佳人，那佳人在初以爲是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勝利。但不久她的鋒頭想出到本村以外；她很想把爺爺抽動，結果是把爺爺丟掉，和一位從安琪市來的有

錢的股票販子一道逃跑了，那販子娶了她，但不久攪厭了，又把她丟了。

媽媽費了不少的唇舌，不曾把爺爺抽動的，但她的逃跑終把爺爺抽動了。爺爺想了又想，他明白到——每個人所想要的都是錢，他之丟臉是因為錢還不夠；好的，他要做點事情給他們看。從那時起，爺爺便把嘴唇閉起做起工作來。本村中有幾位同行打算掘油井，他和他們合夥，他們成了功，不久爺爺便獨立經營起來了。

邦猓把這段故事加了一番思索，他留心着他的父親，把各種情形綜合了一番。是的，他現在明白了——那種慘淡的集中，監視，無慈悲的驅使；爺爺是有意報復那雁德魯·渥塞爾斯朋·朗易夫人，要叫她看他自己是和城市裏來的任何股票販子一樣的豪富！難怪得爺爺之不相信婦人，他以為一切的婦人都是要從他的身上取錢！難怪得爺爺把一切的希望都集中在邦猓身上，希望他將來幸福，有他父親一切的長處而無他的短處，得到他爺爺一生之中所未能得到的意義和正道！邦猓一想到這點上來，他會突然的有愛念湧出，把自己的兩肘伸去抱着父親的肩頭，說着他的父親是太辛苦了，邦猓要趕快的長成，把擔子分一些在自己的肩上。

他很小心地把母親的債務和她想增加生活費的祈願說了出來；他因而得到了他父親對於母親所有的意見。爺爺說你把錢給她也是沒用處的；她是不能以一定的生活費而生活的人，她總要去賁借，永遠總是不足。那並不是爺爺的吝嗇，也不是要對她報復；她用着嫁給他時一樣的生活費是

很可以過活的，這是爺爺的正義觀。爺爺以後的成功她並沒有力量在裏面。她沒有權利來享受。假如她一旦知道從邦猷方面可以得到錢，那她會把邦猷的一生糟踏，所以爺爺對於這層是很嚴格的。商人儘可以賁賬給她，但他們收不到錢，到頭他們便不會賁賬，那於她到是好處。問題誠然是有點痛心，然而時候會到來，到那時邦猷會知道婦人們總是要想得到你的錢，甚至因為要你的錢她可以嫁你！

邦猷雖然沒說出口來，但他想爺爺對於人類的一半未免有點過於悲觀。邦猷知道世間上也有不是那樣的婦人存在，因為他尋着了一個——那是他一年以來的愛人，累姬·藤安。累姬始終不是要邦猷爲她自己化錢的，她說她自己是沒錢的人，她還禮不起；她可以坐他的汽車，但那就夠了。她是那樣的溫和而賢慧——在兩人的情事之中目前終有些影響發生出來，邦猷是很難過意的。但他要想否認那種事實的努力終歸無效——他自己是有些厭倦了！兩人觀賞着十八世紀的版畫，看到張都能暗記在心上了；累姬的解釋依然是那千篇一律的——「溫都胡而！」邦猷走到新的事物上去了，他要求着新的解釋，這儘管是未免無情，然而他終不能自制。所以邦猷近來不總是那樣只帶着累姬坐車了，他有一兩次也帶着別的女兒去跳舞。可憐的累姬依然是溫婉而誠懇，至少她在邦猷的面前總不會哭過；邦猷是深深受了感動的，但和別的男性一樣，覺得舊的戀愛平平穩穩地不發生一點波瀾便消滅下去倒很方便！他自己在不識不知之間，已經準備着和別的姑娘要發生戀愛了。

五

新路面成功了，篷廠也搭成功了，而且已經住着工人；爺爺的木匠工頭到那兒去了，保羅現在在幫助他建立油槽。那一隊摩托的大車又載着掘井機械趕向那兒，機械都在裝置，保羅在幫助裝置。邦猯住在學校裏，他不能參預着這些有趣的事情，但爺爺每天要接受他的管事的報告，在晚餐時便傳給邦猯。他們在競爭上總比「超等油廠」落後，因為對方先動工，他們的道路先敷好；但是爺爺說沒愁，打到井底還有很長的路程。

邦猯的得意時期到了；適逢其會是禮拜五，他向學堂告了假——一個學童在自己的名義下有試掘的油井，要請假去按槓杆，使搗井機器動工，這樣的事情在學校裏是少見的！父子兩人一早出門，在中午時分到了；在那堅硬，平滑，灰色的新路上滾着，他們是覺得怎樣的誇耀！他們走到了瓦特金士溪，新路一直導引到那兒——到那兒便是他們的私路，牌上是那樣寫着的！瓦特金士家裏沒一個人，都走上油井去了；他可以看見有一羣人集在油槽的周圍——那用黃色的松木造成的輝煌的新槽，建立在山坡的半腹處，一座小小的墳塚上——那是「羅士二世·拔拉台士第一號」。

兩人趕上去，管事來歡迎他們；一切都準備停當了，最後的大釘都已貫好，蒸氣是上滿了的——在兩個鐘頭以前已經便可動工了。邦猯向周圍看望；看見保羅在後邊和着一般工人在做工。露滋——是和她的家裏人同在一道；邦猯走向她們去，他很高興得見她們，就連看見瓦特金士也很高興，儘怕他要跳要滾要害着關節不靈和別的病症。四方的隣里都來了，邦猯大多是知道他們的名姓的，無

論識與不識，他都去和他們招呼；他們都高興這位熱心的少年——這位在自己的名義之下有眼油井的年青的王子。有的在心中是在暗暗的「痛」，因為他們的地皮不該賣得太賤，假如他們是扣留着，他們或許也可以一樣的成家而且成名；但是目前都沒有什麼表現出來。目前是榮華的時間，是他們日後要談論多日的一場典禮。

爺爺審查了一番，問了幾句話之後，正打算說一聲「行」，他看見又有一駕汽車從山下跑來。那是一駕大的輝煌的林牟星式，飛快的滾來，羣衆分開，汽車停止着了，從那車裏下來的——哦，你相信得過你的眼睛嗎？——是一位年青人，高而有點呆笨，兩肩熊着，面皮焦黃，有蔚藍色的眼睛，一頭蓬鬆的玉蜀黍鬚的頭髮；那是奔理·瓦特金士；第三天啓的預言者，他已經變了裝，輝煌地帶着雪白的硬領，黑色的領帶，黑色的寬袍，雖然不大合身但很值價，而且帶着一種一個模型造出來的態度，那種吃宗教飯的神甫們所必有的又謙卑又驕傲的特殊的融合。他的後面跟着一位年老的富紳，有兩位女眷把他摻扶着，女眷們穿的衣裳你可以說是奔里衣裳的女性名詞；他們是這位預言者的新的改宗者，或者是他所「醫好」了的人。隣人都虔敬地凝視着，有一兩分鐘井的事情被人忘記了，精神界的威力賽過了物質界的威力。

爺爺走上前來和預言者握手；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一切的不睦都被忘却在這榮華的時間。目前的事情弄得那兒吃驚，因為從不曾看見過爺爺在迫不得已之外會自行的起來演說。但是季·亞

諾德。羅士的心中是有些怪異的罅隙的，那有時突然會冒湧出來，使事情生出一些奇異的轉折。爺爺面着羣衆，咳了兩聲嗽把喉嚨弄清，說道：「各位女賓和各位男賓，我們在這兒奔里·瓦特金士先生的誕生地掘井，所以在這個機會上或許會有幾句金言祝福。」大家都拍起手來，奔里把臉紅了一下，顯然是覺得很受光寵；他向前走了一兩步，把手操在胸前顯示是祝福的神氣，他把頭舉起來，半閉着自己的眼睛，爆發的聲氣滾出來了：

「各位兄弟們和姊妹們：在這些山上，我和古代的預言者一樣牧畜過我父親的羊羣，在暴風雨和雷霆之中我聽見過聖靈的聲音向我招呼。兄弟們和姊妹們，主的榮光有萬千的顯示，給他的兒女們送來寶貴的禮物。地上的財寶是主的財寶，由主的恩惠移交到人類來，主的意思是要用來敬仰主，讚美主的榮光。肉體上的物件是服從於精神上的物件；假如在主的智慧中這眼井將要湧現出財寶來，那是要用來敬仰那至高無上的，他的祝福會降臨在這有井的主人們和掘井的工人們的身上。亞門。」

聽衆都衆口同聲的唱道：「亞門！」就這樣你是得到了一個正式的神聖化！爺爺對於瓦特金士一家人和其他的人所說出的謊言，他給予克雷和柯斐的賄賂——這一切都被取消了，淹滅了，化爲了烏有，而羅士二世·拔拉台士第一號井從那時起便成了一眼聖井。於是爺爺回過頭去望着把槓杆執在手裏的邦猓。「哇兒，好了！」邦猓把槓杆一按，引擎便發出聲來，鐵鍊拉直了，聯動機咯東咯東

的叫，迴旋台轉動起來，在那油槽的地板下你可以聽見那種快心的聲音了，那煤油家稱呼爲「刺通」。

六

沒掘到二百英尺深他們便達到了邦猊所發現的「地震油」的油層；那油層大概有兩英尺厚的光景，爺爺說那所產出的油可以供他們的汽車一年用！他們更朝深處掘，依然是用着十八英寸的鑽頭，掘透那堅固的沙岩組織；他們現在是在一個空開的洞裏做工，因爲地層堅固所以不用井筒。保羅是一位萬應工人，但主要的工作是木匠。邦猊已經說過，「爺爺，我們幾時要把保羅升爲我們的監督？」但是保羅微笑着說他是要做一位科學家的，他自己知道要做人上的工作是並不鬆活——他不肯把他八小時的工作來和爺爺的十八小時的工作交換。這是一種極高尙的恭維話，這使爺爺把保羅看得極端高貴！

謝肉節的日期到了；邦猊的心分成了兩半。在學校裏正是大快活的時候，和安琪市的敵校名叫「坡里高」的有例年的足球戰。邦猊怎麼辦呢？是做一位純粹的學生，還是一位煤油王子？他在自己心中激戰了一場，結果是宣告了出來，違反着累姬·藤安與安默嬌母的祈念——他要跟着爺爺到拔拉台士！是打鶴鶉的時候，爺爺該得有一番轉地治療，那孩子這樣對安默嬌母說；但是那犀利的老夫子說他能夠欺瞞着自己，不能夠欺瞞着她。

父子兩人現在無須乎攜帶仗筵器具了，因爲他們已經有他們的小榭在拉斯孔牧場，電話和其

它舒適的設備都有。平家樓中是全部有電話線的，他們只消把露滋叫來，小樹中便會昇起愉快的火爐，晚餐是在平家樓裏用，一桌都是家常的美味，爲要吃這項美味須得爺爺明天要跑好幾英里好幾英里的翻過山去！第一點不消說他們是要停在井上去視察一番，和他們的管事說一番話。現在又有煤油的痕跡了，爺爺叫他們打出核心，他明天便要和彭凝博士來檢查。

他們走到了可以看見油槽的地方。搗杵是高聳在井口上的，他們可以看見有好幾「逗」堆積在那兒。他們更走近時，看見工人們把一根鐵繩投進井裏；管事的遼梧·麥金士走到車邊來，情形是顯然出了笨事。「羅士閣下，我們出了一點笨事。」

「什麼仔？」

「有一個人落到井裏去了。」

「哦，我的天！」爺爺叫着。「是誰？」邦貌的心子是提到喉頭邊上的，因爲他的起初的想像自然以爲是保羅。

「是一個冒失鬼，」管事說着。「那名叫佐依·龔德。你是不認識他的。」

「是怎麼落下去的？」

「沒人知道是怎麼的。我們在換鑽頭，那傢伙大約有什麼事走到地底室去——就我們所知道那兒是沒事情讓他做的。有一會大家都沒想到是他。」

「你確實知道他是落下去了嗎？」

「我們用撈鈎去撈了一番，我們鈎到了他的一片襯衫。」

邦視的嘴唇都白了。「哦，爺爺，他是還活着的嗎？」

「滾下去多時了？」

「我們已經撈了半點鐘，」麥金士說。

「你們有聲音聽見嗎？」

「沒聽見。」

「那嗎，他一定是陷進泥醬裏去了。有好深？」

「有五十英尺。我們把搗杵拔出時，泥醬是蒙到那兒。那傢伙一定是頭先下去的，不然他可以把手頭拔出來做出些聲息。」

「要命！要命！」爺爺叫着。「這叫我不想再幹煤油的事務了！一個人自己不能打救自己，你怎能打救他？」

這樣話邦視在前怕聽說過一千回。井上是有蓋子的，你有人要到地底室時總須得把蓋子梭上。井口上的泥土照例總是窪陷下去的，所以那兒是形成着一個漏斗形，沿邊是有滑泥的，在目前而且還有一些油漬；然而工人們在那樣張開着的死口旁邊，也還是要滑來滑去的冒險做工！你可有甚麼

辦法呢？

「他有沒妻室兒女？」爺爺問着。

「他告訴保羅·瓦特金士，說他有一位老婆和幾個兒女，住在沃克拉火磨；他在前是在那兒的油井上做過工的。」

爺爺坐着不動，凝視着前面；也沒一人說句話。大家都知道他是很關心他的工人們的，他是以能體貼下人爲自己的誇耀。邦猓弄得心裏滿不愉快起來了；嚇，豈不是羞辱——不在別的地方，偏在自已的井上，在自己頭一眼井上，在這油田裏新開掘的井上！把甚麼趣味都打破了；就掘出油來，他也不會快活！

「好啦，」爺爺最後說，「你們在幹些甚麼？在把鉤子拉上拉下的嗎？你那樣永不會把他鉤起來。你最好是放下那三股撈鈎。」

「我想那會把他挾壞，所以——」達梧·麥金士辯明着，有點躊躇。

「我是曉得的，」爺爺說，「但你不那樣幹不可。他怕是已經沒活命的了。把撈鈎叉子搬彎，順着井邊放下去，那可以不會陷進他的身體。你去，好生幹，我希望這可以使你長些經驗。」

爺爺走下了車，告訴邦猓把東西運到拉斯孔去，把這消息告訴露滋；她是會吃驚的，特別是假如她認得那人。邦猓知道爺爺的意思是不讓他在那從井裏撈抓出的死屍的周圍；他自己也沒甚麼好

做，便沉默着迴轉車頭，開駛前進了。在他心中看見工人們把撈鈎投進井筒裏——那是有許多犀利的鈎鬚的，有物件落在井中時便用去打撈。他們會把佐依·龔德的兩隻腿子鈎着，他們也或許會鈎着他的面皮——唉，你對於煤油事業懷着趣味的人，這樣的事情自然是愈少想的愈好！

爺爺隔了兩三個鐘頭走到小樹來了，他睡着休息了一下。他說，他們把那屍首撈出了，打電話去找了驗屍官來；驗屍官會去找幾名工人來做陪審員宣誓過後，聽一番見證人的說話，把屍首檢驗一番，於是便給予埋葬的許可。保羅到那人的寢處去，把他的物品清檢了一番，裝在一個箱子裏面好送回他家裏的婦人；爺爺衣包中有五六封信，是從那物品中檢出來的，因為他要想邦猓知道錢的來路不易，人生也不是好玩意兒，他把這些信給了他，邦猓拿去坐在一隻屋角上展讀：真是一些怪可憐見的信函，筆跡就像孩兒寫的一樣，信上說醫生說蘇西得過這場傷寒之後心臟會衰弱，這孩子又多漲了兩個牙齒了大不聽說，瑪利姑母正來看她來了，說威廉是在支考哥，事情很順暢；有許多十字形，也有許多圈，那是從媽媽，從蘇西，從其他的孩子送來的接吻。有一句話使爺爺和邦猓高興的，是說「我很喜歡你幫着了那樣好的一位主子。」

總之，那使他們的謝肉節是敗了興的，露滋所準備下的佳餚，他們吃得很少，真的也沒有甚麼快樂。彼此都談到這件意外的禍事，爺爺又說到他所搗的第一口油井上所出過的事情來——油井掘到三十英尺的時候，第一位嬰兒爬進地底室去，滾進井口裏去了。那嬰兒的母親拚死拚命的要接下

井去，有兩三個大漢子來好容易才把她拖着，別的人便設法去撈嬰兒。他們用一根繩子拴着一個大鈎投下去，那把嬰兒的身子鈎着了，輕鬆地提舉了一英尺，然而那身子打橫了起來，弄得大家都沒法。那孩子掛在那兒，不是哭，只是有些低弱的呻吟的聲音。那聲音「嗚嗚嗚嗚」地沒止息的時候；大家都可以聽得明白。於是離井口二十英尺的光景大家又挖了一道豎坑，可以容兩人下去工作的光景，用鐵挺把地層搗破，用大鋤挖進鉛桶裏，坑上的人用繩子把鉛桶拉上。打到比嬰兒深的地方，又從側面開通過去，就那樣把嬰兒取了出來。鈎子是掛着大腿，但沒傷破皮；外皮的擦傷醫好了，幾天之後嬰兒又平安無事了。

人生真是不可思議！假使邦那天留在家裏，他必定帶着累。藤去看脚球比賽，就在這依。龔跳進死陣的時候，邦必然會在狂呼，因為本校的球團前進了兩三碼。到了目前的晚上，他一定會在何處的跳舞會場；是的，白的確是在她的一家闊綽朋友家裏跳舞，或者是在某家大旅館她們在開着夜會。邦在他的心眼中能夠看見她的明媚的肩頭和胸脯，她的綾羅的衣裳，她的放光的兩頰和活潑的面容；她一定是在喝香檳，或者是偎傍在她目前正戀愛着的青年，亞。緒。烈。馬的太的懷裏。安。默。嬌母必定是盛裝着，在和女友們玩弄骨牌；祖母一定是在畫一張年青貴族的圖畫，或者是公爵，或者是別的甚麼，穿着短褲和絲襪，在接吻着他的愛姬之手。

是的，人生是不可思議——而又殘刻。你是生活在你自己所能意識的極狹隘的範圍內的，常言

道得好，眼不見爲淨。你的謝肉節的晚餐敗了興，是因爲有一位可憐的工人滑下了一眼井裏，那井道逢其會正是你自己的；在這全國中陷在別的井裏的怕正有幾十人或者幾百人，然而那並不使你有點絲毫的難過。那樣說時，我們更可以想到在全歐羅巴大陸中目前正在尋着死活的一些人來！從佛蘭達爾到瑞士的全線上兩方的軍士藏在戰壕中，不論晝夜地互相砲打，有幾千萬人正被穿胸洞腹恰如用撈鈎在井裏箝人一樣的殘酷；但是你却不會讓它使你的謝肉節的晚餐有一星兒的敗興！那些人之於你就好像你明天要去彈打的鵝鶉！

好的，驗屍官是來了的，大家把佐依·龔德的屍首埋了，埋在稍稍僻遠處的一座小山頂上，豎了一根木的十字架來做標記。那由奔里教堂的教士徐烈普做了一番法事；奔里臨了場，瓦特金士老人和他的妻子，和別的年老的該教會的縉紳淑女們都到了，他們那些都是喜歡參加葬儀的。說也奇怪——爺爺好像喜歡他們來告訴他的辦法；他們知道而他是不知道！爲那可憐的人祈禱，對着他破毀了的屍體說教，那顯然是毫無益處的；然而至少那總有點甚麼，人們總要來做，而你總要把帽子脫了在太陽光下低一會頭，繼後又送一張十元的鈔票給那牧師。是的，那是世間的慣例——死生都是一樣；你總得有些事情要做，而世間上總就有爲你做那件事體的人，而你要把報酬給他。在邦窺看來好像是一種自然的現象——無論是向着一位冒失鬼的死屍說教的徐烈普神甫，或者是在煤油店替你的汽車供給瓦斯或者煤油或者水或者空氣的老板，或者是面出路來讓你好跑汽車的官場，結果

都是一樣。

爺爺給龔德家的拍了一通電報去，把那悲慘的消息告訴了她，又附加着說要送上一張百元的匯票以備她的急需。接着爺爺寫了一封信敘述着他們所辦理的事情，又怎樣把她亡夫的物品裝成了一口箱子由郵政特別送回。工人們萬一有災難時爺爺是讓他們保了險的，龔德家的會由保險公司得到保險費；她須得向產業遇災委員會提出陳情。他們大約會許她五千塊錢，爺爺希望她把這錢來換成國債券，不要讓別人欺騙她，去幹煤油股票或者其他危險的投機事業。

事情就算那樣了結；爺爺說他們最好還是去打鸚鵡，把那無可如何的事情忘掉。邦視滿口承應了；但其實他不高興打獵，因為在他的心中，那鸚鵡總要和佐依·龔德和法國的軍隊混淆起來，對着穿胸洞腹的屍首他實在生不出趣味。

七

聖誕節快到了；邦視把各種步驟預定了出來。聖誕節的足球比賽他是要拉着爺爺去看的，第二天清早，他們便同往拔拉台士，滯留在那兒等到新年的足球比賽又回來。油井進行甚順；他們已經掘到了二千英尺以上，掘到了沙板岩，沒有絲毫的困難。在聖誕節前的兩個禮拜，邦視由學校回來，安默嬌母說，「你父親剛才有電話來，他得到了一些關於超等油先生的消息。」這「超等油先生」是他們家庭中的一個笑話；那本是超等煤油公司的略稱，安默嬌母以為是甚麼人，她是社交之花應該講

禮節的，所以就稱呼爲「超等油先生！」自然，你從這兒便可以看出她的本相。

「是甚麼事？」邦猊叫着。

「他們打中了煤油。」

「在拔拉台士嗎？」邦猊滿興奮地衝向電話機去。是的，爺爺說，達梧·麥金士剛好打了電話來；「超等。加爾特第一號，」那井號是這樣稱呼的，掘到油層已經有幾天了，祕密着沒有發表。現在他們在下水門汀，事情已經是無可祕密了。

邦猊跳進車，便趕向事務所去。每個人都在興奮着；晚報得到了消息，爺爺的油業上的朋友有幾位走來談話。那不消說是又發現了新的油田；拔拉台士定然又有不少的人衝去的。爺爺是一位走紅運的人——你想他有一萬二千畝地面在那兒，整整是一人所有！地面是如何到手的呢？爺爺說那並不是他的功德；他是費了十萬塊錢來樂得自己的兒子高興，想讓他在事業上生出些趣味，或者也可以漲些智識。但是，你看，在目前倒是兒子做了教師的一樣！邦賽德君目前已經完全成了一位煤油家，現在在自己掘井，他說他的兒子們要去冒險投機時，他總常常希望他們失敗，所以他們倒還沒有這種習慣；爺爺說是的，不過他是只讓邦猊的靈魂單冒這一次險，那化的錢實在太不小了！

嗣後不消說邦猊是坐立不安的總想快到拔拉台士去；他想離開學校，但是爺爺不答應他。邦猊決心不看陳腐的聖誕節的足球比賽了；不知爺爺的心事又是怎樣？爺爺答應他說，他辛辛苦苦的活

到了五十九歲，還不會看見過一次足球比賽！於是邦說他寫信去告訴了露滋，說他們在聖誕節的前夜從學校退出後便要上去，照着正規的社交界的方式，吃一頓遲的晚餐。城裏的闊綽人是在夜間八九點鐘開晚餐，露滋一定是很難相信的！

在這期間，鑽頭依然在向井中鑽搗；他們搗到二千三百英尺，超等·加爾特第一號井是二千四百三十七英尺便達到了油層的。邦是興奮到了十分，在學校裏每下一次課堂他都要跑到電話口去，叫爺爺的辦事處的秘書，問有無何等消息。如是到了聖誕節前三日，他接着了那項魔術的言語；爺爺有電話來，說邦的油井已經到了油層。但是時候還早，還不能多說甚麼，他們是正在抽心罷了。邦只等課程一畢，便飛的跑到辦事處來，靜聽着一番談話——爺爺是在打長距離電話的，他是招呼着一位商人，要向他買機器。爺爺訂了一張頭號大的井筒的蓋子，叫送到井上去；要裝在一架摩托大車上今晚動身。接着爺爺又打電話給麥金士，告訴他井蓋幾時可到，他們應該動手把搗杵取出，把井蓋緊緊安上，四方放着重墜，用水門汀埋好，切不可少過五十噸，爺爺說着；拔拉台士是很不方便的地方，萬一突然噴出，那真是費事。

好的，他們把油心抽出來了，抽出了八英尺深，煤油的比重很高——多年間羊羣所蹂躪着的那些石山之下，有幸運在等待着他們！爺爺已經是訂購了「塘庫材料」的，接着他又訂一批。接着他們知道井筒蓋已經到了；已用螺旋旋上，墜子也掛上了，爺爺說只要等水門汀一乾，就是意大利的火山

維蘇沃的爆發都不會把它噴脫。他們又繼續着搗，又取出一批心來，油的比重更大。到頭爺爺也承認了，說事情很重要，他怕邦會向學堂請一天假。爺爺給了命令叫洗井，他叫了水門汀工人，準備着把那大車向拔拉台士出發；爺爺是要到那兒去和他們相會的，他們須得在聖誕節的前一天動工，假如他們把水防做好了，他要在火鷄的名產地買最大的火鷄來慶賀。所以到第二清晨一早，爺爺和邦把他們的旅行皮篋都裝在車上，以破格的速度跑向拔拉台士。三點鐘後他們停着打電話，管事說他們已經在洗井，超等油廠也已經做好了水防，在向水門汀穿眼，正要達到油層，達到成一眼油井的最後階段。

兩人到了聖奕里多，爺爺說，「我們該停停車和夾克·柯斐握握手。」他們趕到柯斐的店前，邦跳下車來，有一位店員說「夾克上拔拉台士去看井去了。你們得到消息沒？超等油爆噴了。噴得遍地都是油！」邦跳跑出來向爺爺叫，翻身跳進車去，飛飛，他們拼命地飛渡着那荒漠中的道路！爺爺笑着說，監視速度的巡捕怕都是跑去看油井去了。

兩人到了拔拉台士，滿鎮的人都空了，沒見一個人影，沒見一駕車，有的都像羅士父子一樣在逃命的飛跑。有強盜來會把這全地方都偷乾淨的——但是就有強盜，都要和巡捕一道跑去看噴發去了！你須得把你的車子停在四分之一英里遠的地方，你聽那噴油的喧騰就像是納雅加拉的瀑布！於是你下來走着，在路上轉一個灣，你可以看見山谷，看見一切都是烏黑；風頭很緊，滿望都罩着黑霧，就

像夏天雷雨要來時的神氣。油槽全都蒙了——你須得走點轉路，走到一片崖頭的背後，又才走到上風，羣衆聚集在那兒，凝視着那大而黑的煙柱從地中噴出，噴向空中有兩三百英尺高，聲音就像有一套無限長的火車不間斷的跑過。你可以看見那油槽下有一些工人們在工作，或許是打算工作；你可以看見他們有一大羣是拿着鶴嘴鋤和鐵剷，在累積一道護油的提防；爺爺說，那護也護不了許多，因為蒸發得很快。

對於這個光景爺爺能夠冷靜地旁觀；因為那並不是他的「喪事」。假使那是像他自己一樣的，一位獨力經營家，他會去幫忙；但這是超等油廠，一個醜惡的團體，他們的意思是你們一些小資本家不配來打地皮，這樣重大的事體不該你們來做。守看着這一些財寶的耗廢，自然是可恥的事情；然而在幹煤油比賽的人你不好那樣傷感。你最好是留心着自己的衣裳，沒等風頭陡轉，替你染成墨黑！

八

他們望了一會，回頭想到他們自己是有一眼井的，便趕回拔拉台士，橫過山谷對面走到瓦特金士牧場。他們和管事談了好一會；爺爺試驗那抽出來的油心，和那檢查煤油的化學分析表；他看那洗井工作是做好了，到明朝便可以動手做水門汀的工事。每個人都覺得輕快；他們要做得比「超等油廠」還要高明，不讓污穢的煤油來把風景損壞。塘庫材料已經到了火車站頭，剛好完成好了的塘

庫的基礎，父子兩人也去視察了一番。

爺爺說，凡百都「一帆風順」。他們趕到拉斯孔去，看見了露滋，邦猓穿上了他的獵裝，在日落之前去打了幾隻鵓鶉；回頭他們用着晚餐，保羅把井上的閒談告訴他們，也說到奔里替他的教堂募集了不少的財喜。食後他們又趕回井上去——他們是不能夠片刻離開的！夜是清爽的涼夜，天上有新月一彎，一顆白色的大星剛好在月上——萬象都很美，邦猓也很幸福，他有一隻「野貓」（譯者注：喻言投機所掘之井）那是快來了，快給他送很大的財寶來，那會使一切舊時的童話和天方夜談中所有的冒險談都形成兒戲一樣。工人們在抽「水絃子」了——那是準備下水門汀時所必要的工程；那在底上的井筒須得抽舉起來，水門汀然後才好放下去。工作頗費手，因為井筒是陷着的，你須得用一種工具名叫「枋櫨」（Crane）的，拿去重打那井筒把它震鬆。立在油槽的月台上，邦猓傾聽着那遠遠在那地心抨擊着的聲音；接着突然來了一種響聲，那樣的響聲是他有生以來不曾聽見過的，那是一種響聲，真個是震盪了他的頭腦；那好像地球的中心突然爆裂了的一樣。那蠻重的井筒蓋和它上面的水門汀，爺爺說過就是維蘇沃火山也不會震破的，突然奔向了空中，筆直地伸上去，帶着那十四英寸的大井筒在下邊，直透過櫓頂，把那樑木和捲昇機就像糖點一樣衝成了粉碎！

邦猓不消說迴身便逃起命來，每個人都向四方八面逃去。邦猓邊跑邊回顧了一兩次，看見那井筒頭和一長串的井筒伸上空中，那形式真好好像荷蘭人的菸管，只是頭是直的。那菸管伸得太長時便

斷折了，倒在一邊和油槽的一部分一同倒塌；從那井眼中便噴出水柱來，接着是油，是油的黑潮，帶着那種熟悉的咆哮聲——一長串特別快車由地中射出！那兒叫了一兩聲，他看見爺爺在揮手的確是在呼叫；他跑到他父親身邊——那時突然之間，令人可怖到了絕頂的，是那油柱的全體在空中迸發成了火焰！

他們不知道是怎的；或許是放電，或許是汽罐的火，或許是崩頹時所生的火花，或許是有崖石的碎片噴出井口，打中了鐵管；總之是昇起了一座火塔，那至可恐怖的光景——燃着的油要打中在地面上，返跳上去，爆開，又跳又落下來，大團大塊的紅光冒湧着，爆裂着，化成墨黑的烟團，而這些烟團又化成紅火。烟霧的連山向天空聳出，火焰的連山又落到地上沸騰；每一次的迸射落到地上來便化成一座火山，又昇上去，比剛才更高；全部的油質都在沸騰在爆發，變成一道火的大河，一道溶崖的大河向山谷奔湧而下，凡所接觸着的都立地化成火焰，回頭又把它吞併了，把火焰藏在了煙雲裏。重力的力量把它引向谷中，風的力量又把它橫被山頭；火焰觸着了工人住的篷廠，一口便吞得精光；火焰又吞滅了機械房，凡是木料的東西都吞滅了；又來一般風把油和煤氣的宏流吹拂在一邊，你看那油槽的殘骸，全身都包在火焰裏！

那兒看見了他的父親，跑去站在一道。爺爺在點驗工人們；有什麼人受傷沒有？他把工人們都招集攏了，一名一名的點呼；謝天謝地的是一個人都沒有受傷！他告訴保羅跑往牧場舍去，把他家裏人

通同喚上出來；他叫邦猓同去，離火遠些，——你在長途中不知道它幾時會向那邊爆發。於是邦猓跟着保羅飛的跑下小溪；他們看見那一家人跪着在祈禱，兩位小女兒像得了歇斯迭里一樣。兩人把他們拉起來，告訴他們的去路；他們的家財用具一切不要掛在心上，邦猓在叫着，爺爺是要償還他們的。保羅叫着去看山羊，兩人走到羊欄時，但他們沒去的必要了；那些狼狽了的畜牲都把羊欄突破，跑下了山溪去；它們是會自己逃生的！

邦猓跑轉來；在路上，碰着爺爺坐着車子來了。他是要去找炸藥的，他對他們說；在他不在的時候他們千切要離火遠一點；說了他便向暗中跑去了。爺爺所必要的東西不會隨身帶着，據邦猓所知道的就只有這一次，他不曾想到應該要帶着炸藥兜風！

關於煤油火災的話，邦猓不消說是聽見過的，那是產業上的恐怖。通常用來熄火的方法他也知道。水是沒用的——倒恰成反對，高熱會把水分解成它的構成成分，所以你等於是把養氣去灌在煤油上。你是須得用多量的水蒸汽，同時你便須得有多數的汽罐，而他們目前只有一個，等你再要去拿些來時，火是不斷地燃燒；邦猓聽說過有一次大火連燒了十日，燒到人們用一個圓錐形的鋼鐵帽子套在井口上，尖端有孔，灌以充分的水蒸汽才止熄了。在那期間之中一切壓力浪費掉，要燒掉你好幾百萬元！爺爺是明白的，爺爺是要採取最後的絕望手段，要掘地道來炸破，不惜把井犧牲。

兩位少年繞着山邊回到了井處，立在上風，從火焰離開。他們看見工人們在掘一道直坑，儘可能

地挨近火旁，邦猯明白那是準備放炸藥的。他們設了一道障壁來抵擋熱氣，是兩層鋼板槽，中間混着水門汀；在那上面有水管通水進去，水由熱力化成蒸汽。一個人冒着熱下坑去用鶴嘴鋤掘兩鋤，或者是剗兩副泥土投出，接着又逃出來，另外換一個人跑進去。達梧·麥金士在管水管，他平伏在地上，頭上蒙着些濕的帆布。好在他們從那掘着的井中也得着壓力，吸筒和別的物什一樣已經沒有用處了。達梧大聲發着命令，地道愈掘愈深。保羅跑進去幫忙，邦猯要去，但是達梧叫他退開，所以他只好立在一邊看着他的「野貓」燃燒着，他所能做的事情便只好烤一烤自己的面孔！

把地皮的表面挖透之後，愈見容易進行了；然而在地道上做工作的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險的——你想風向是不定的，在幾秒鐘之內只要風頭一轉便會把油火吹灌在他的身上！但是風頭很緊很急，工人們跳進坑去掘，泥土就和暴雨一樣翻飛。現在是在向着井身打橫道了——他們在安放炸藥之前，要冒着膽子儘可能的挨近去。

突然之間，邦猯又想到他的父親來，那拿着炸藥的，他不好從路上坐車上來，他帶着那種危險的東西，一定是繞從那山後的小道來的。邦猯跑上去，盡力的跑，想去幫助。

路上一面都是汽車；許多的人看見了火光都跑來看熱鬧。邦猯找尋他的父親；最後來了一駕汽車不住的響着號筒，那是爺爺了，另外還有一位是邦猯不認識的人。他們盡可能的把車趕上山去，瓦特金士的住家已經老早被火吞滅了。他們停住了，走下車來，爺爺叫邦猯把車開到安全的地方，叫他

不要接近他，和那拿着炸藥的另一位男子；他們要十分慎重地向井邊走去。邦猯聽見爺爺告訴那一位人慢慢的走，他們犯不着冒自己生命的危險去救幾桶油。

邦猯回到井邊來時，爺爺和那人已經在那兒了，工人們在安放炸藥。用電池裝置來爆發，裝置停當了，大家都往後退，那位不識的人把一個機關按了一下，於是從坑道中發出一聲咆哮，一堵火光，從井中噴出的油柱一瞬間便立即停止了——就好像花園中所用的噴泉把活塞扭閉了的一樣！油塔停止了；再跳了幾次，爆了幾次之後便算了結。火的河流依然在向山溪裏流，那要燃完總還得費一些時候；但是正戲是已經演過了。

沒有人受傷——那樣說是把邦猯除外了的，只有邦猯一人立在那紅火旁邊，望着自己的那座美好的油塔的剩餘，木造的篷廠的廢址，自己的一切希望的殘骸。假使那孩子還是一位年幼的小兒，一定有眼淚在他的眼裏。爺爺走來看着他的面孔，猜想到了他的心情，開始發笑。「娃子，你怎的？你沒想到你已經打出了油嗎？」

說來也像奇怪，這個觀念才第一次鑽進邦猯的腦筋！他凝視着他的父親，神氣表示得太突然，讓爺爺伸出手把他抱着了。「娃子，你沒悲觀！眼前的事情是沒甚麼，只是一點遊戲。你已經成了好幾千萬的家當了。」

「哦！」邦猯說着。「那倒真個是不錯，那倒！」

「不錯？」爺爺反響着。「怎麼的，娃子，在這兒的地底我們有一片煤油的大海；而且都是我們的——除我們而外沒一人敢染指！爲了這一眼小井子毀壞了，你會悲觀嗎？」

「但是呢，爺爺，我們爲這是很費了一些工夫的！」

爺爺又笑了。「娃子，沒記在心上！我們又可以把它打開的，或者是不一會兒我們再掘一眼新井。這一回的只算是聖誕節上放的一點小花炮，慶祝我們的驥足向大公司發展了。」

第七章 罷工

一年過後，你是不會再認識拔拉台士的市鎮了。從谷道裏走來的路都是面好了的，兩旁都有大大小小的出賣或出租油地的招牌，有不少的小屋和仗篷，在經理着買賣和租借的事體。現在你可以看見一些油槽——在奔里的新教堂的右邊有一座，左邊是那神聖中之神聖者，第一國民銀行有的人會來買一段地，建立一座房子住着，下一禮拜他們便會賣掉這座房子，賣主移開之後，又有一座油槽建出。有好些是僅把油槽建好並不進行的——因為那些分賣地皮的人發現了這個事實，儘你廢多少廣告去招租，不如在地皮上建出這樣一座油槽。谷道的西畔，超等油廠噴過油的一邊，你看現在已經有十一座油槽了；從谷邊到山頂你可以數出有五十座油槽，大約有二十家不同的公司。向東邊走着，在你走不到羅士的地界時已經就有十二座以上，一直是沿着那條達到羅斯菲爾的水槽旁邊，羅斯菲爾現在也有溫泉旅館建出了。

小小的瓦特金士溪成了一帶的村落。在山坡東一處西一處的你數出十四座油槽，下手有一些大的油塘庫，木造房屋，小舍，和一座事務所。爺爺把瓦特金士的新房子建設在進口的地方；他們

已經把山羊賣了，現在在灌溉土地種紫莓子和蔬菜，在賣鷄仔和雞蛋供公司用人們的食料；在這些之外，他們在路旁開了一片小店子，瓦特金士媽媽和兩個女兒在燒排糕和餅乾和別的糖點，這些東西都以異常的速度消下煤油工人們的喉管裏，被一些鮮紅碧綠的「安全飲料」送着。但是你在這店裏不能賣菸，這是和第三天啓違背的，要買菸只好到對街的敵手店裏去買。

新的工人宿舍稍稍退在後邊，有歐加里樹罩蔭着。有六所噴水浴場，一般的人都很高興入浴，但使邦 猊 大悲其觀的，是在讀書室裏儘管有露滋手製的窗帷，總不見有工人的出入；高級的雜誌封面也沒污染於煤油工人的指頭。邦 猊 要追求是何原故，保 羅 告訴他那是因為工人們一天的工作時間太長；保 羅 是在做木匠工作的，一天做八點工，倒有時間讀書；但是煤油工人分兩班，每班十二個鐘頭，而且一年到頭都是要作工的，沒節日也沒禮拜。你一天做那麼的重工，那你自己除掉吃了晚飯，拉橫着便軀聲如雷而外，你是沒有別的希圖的。這是一個問題，爺爺目前是太忙，沒有工夫解決。

保 羅 是木匠工頭，一切建設工事都由他承攬着；這對於一位年紀不十分的人倒很是一項重任。他們已經完成了四十座小屋以備工人家族的住居，每家的建築費值六百元，他們租出去每月收三十元的房租，自來水煤氣和電燈都不收費。這些東西究竟要消費多少，沒人正確的知道，所以房錢究竟便宜與否，邦 猊 是不知道的，各位煤油工人也是不知道的；但是爺爺說工人們都高興住這些房子，你一位事務家據此便可以知道價錢的公道。

但是這兒有一點是邦猷盡力地干涉過的；他不明白爲甚麼做煤油事業的總是那樣的醜惡，關於這些小房子的確是有些事情應該做。他和露滋商量了一番，沒告知爺爺便坐車趕到聖奕里多的一家花草店，訂購了一百株洋梧桐樹，每株都種在鑲鐵罐裏，又購了兩百株長條玫瑰，根頭是用黃麻布袋包好的。所以每一家小屋門首現在都有一株嫩樹帶着木椿，沿着路旁的煤氣管棚都預備下有玫瑰來纏繞。這便歸露滋經理，每個月一次從工人中抽一人出來灌溉這些草木，第二天又培補它們，剷除雜草。爲了這樣的一種任務，露滋被強迫着接受了每月十元的月薪，而且還戴着一個堂堂的官銜叫着「樹藝工事監督」。邦猷會看見這些花木成長，坐在自己的閱覽室裏，自以爲成就了一段做社會改良家的初步，在保持着勞資間的協調，這勞資協調是他在學校裏「社會道德」的一科上聽過講授的。

邦猷現在已經十八歲了，身裁纖細，但頗結實，有點像一位運動選手一樣。他是和平常一樣的金髮碧眼，頭髮依然波鬆着，嘴唇紅紅的依然如像一位姑娘的櫻桃；他的表面上是歡愉，而心裏是嚴肅，想本着至上的良心去處理幾百萬元的資本去指揮幾千工人的生命。關於這些事項的著作家和教師，假使有甚麼有益的暗示，邦猷是定要撫拾來的；所以他留心探訪，別人勸他讀甚麼書他便讀，繼後回到家裏便問他的爺爺，在他去看望油田時便詢問保羅。教師和教科書都說勞資間沒有真的不和；兩來於實業都是必要的，兩來都是輔車唇齒，應該要相依相助。爺爺說那是對的，不過那總是一種理

論，很難見諸實行。爺爺說工人沒有智識；所要求的東西在實業上是礙難允許，所以這兒便有爭端發生。但是爺爺不知道該怎麼辦，而且顯然地也不想找辦法；他始終是忙着找些新地面來發展事業；而邦猯也不好怎樣——因為把爺爺拖到這最近的百忙裏來的却正是他！

想起來倒是很可笑的。這牧場本是預備爺爺來休息，來打鷓鴣的地方；而現在他們搗出了油，反轉成爲了他們的最繁忙的所在。時常有新井計畫着，搗着，又有導管敷設，有煤油要上市場，有財政要預算結算，要建房子修路，設煤氣工場，增加自來水——每天總有新的事情讓你做。賬簿上表示着爲這個地方差不多費用了三百萬元，爺爺現在又談到他絕對的有獨建一座煤油廠的必要了；他的精神就爲這樣專門的瑣事充滿着。有一羣人——的確是大資本家——願意來和他合夥，要把這兒弄成最大的煤油產地之一，建立一座有六千萬元資本的公司，應該要建立一個「塘庫村」和幾座蒸溜廠，一個系統的煤油分發站口。爺爺敢自己來幹這項工程，還是讓給邦猯來幹？這孩子也應該快要放下決心，是他自己來肩當着像這樣的沒大的負擔，還是讓別人來替他幫辦？他是想學保羅一樣，廣泛地研究各種事情，還是把全力傾倒在煤油事業上，注意到特殊蒸溜法的過程，和蒸溜塔與排渣器的套用？

關於勞資問題的邦猯的思索已經不再是學究的了。聖誕節的休假在拔拉台士過送着的期中，

他覺得保羅的面容很有點沉悶，他問爺爺對於這油田組織工會的事情，態度是怎樣。有一位木匠工會的組織員在這兒，保羅曾經同他談過話，決計是應該加工會。有些工友祕密地參加了，但是保羅和羅士的關係不願有甚麼祕密。爺爺回答說，他的父親沒把工會的事情放在心上，但是保羅以為是正當，要去參加，他的確不會反對，很好他們可以商量一次。於是那晚他們便開了一次談話會，但那絕不是如像高等學堂的課友的談話會一樣。

爺爺是承認組織的；他常常那樣說，而他自己的方式是接近工人——至少是在理論方面。但是在實際方面爺爺總覺得有一個工會便有一批職員靠着一般真正的工人吃飯；這些職員自行構成一個階級；一種特權階級，他們只顧自己，不管工人。他們自然總要造些口實來維繫自己的存在，所以總是時常去挑撥工人的不平，工人自己實在是並不覺得的不平。

保羅說那也是一種觀察法；但是從事實上說來，實際的情形恰恰相反——實際上是工人總是不平，而工會的職員們反苦心着去和緩。職員是和雇主打着交易的，自然是希望工人們保持在一條線上。產業界的基本事實是有一批賣勞力的人，而別有一批買勞力的人，種種不和便基因在這兒，這種解釋不更合理嗎？譬如買一匹馬，買主所定的價錢總不會和賣主一樣的高，這是誰也不奇怪的。

你可以看出爺爺是不滿意的，因為那種見解使他產業的經營要愈見困難。他說工會所以苦他的就是那一層。他們要剝奪你的個人的自由，使你不是一個自由的美國國民，而是被政治家操縱

着的機械的一部分，而且常常是被收賄者操縱着的。使本國強大了的是產業經營，所以我們應該保護產業。保羅說，是的，但是雇主們對於工人們給予了一個不良的模範；雇主們組織了一個「煤油業主公會」，嚴重地支配着煤油業界。保羅說，在初羅士給他的工人每天照市價要多給一塊錢；但等他

把普羅斯培克特的油井掘通了之後便參加了業主公會，現在是不准照定規多給工錢了。

爺爺承認着那是真確的，但他又忙着辯明，他不會短欠過任何人的工資；他的事業發展得太快，自己的人他都把他提昇了起來，重新雇來接他們的下手的，才是照定規給錢。但是保羅追擊着他，爺爺又承認說他是參加了公會的，到某種程度他就算犧牲了自己的自由。那是很明瞭的，在他們業主之中的確是有甚麼規定不讓互相傾害；而爺爺也很公平的承認着說，萬一他自己也是一位工人，他會感覺着同樣的必要。

保羅甜着爺爺的心坎，說道一切的業主如果都像爺爺一樣公平，那一切事情真好辦；但是事實

上明明是多數的業主只靠力量說話，而工人除掉團結之外便沒有力量。爲甚麼木匠工人一天只做八點鐘的工？因爲他們在全國中整個是組織着的，你要用別種條件總招不到一批好的工人。但是煤油工人組織得最壞，所以這兒是分成兩班做工，受此非人的待遇，而這兒也就是邦貌不能叫工人們利用讀書室的原故。保羅說這話時是帶着微笑的，免得這話露出稜角；他知道那樣說會傷着邦貌，而

爺爺同時也就會不覺得舒服。爺爺就想要他的煤油工人一天做八小時，爺爺是辦不到的——因爲

煤油業主公會在這一方面上把他個人的自由創造的自由都剝奪了。保羅又說那業主公會不久總要接觸着這個問題，因為煤油工人是在組織着——正端端就在這拔拉台士油田，羅士不消說也是知道的。

爺爺說他是聽見人說過，他甚至於表白着業主公會有傳單來叫他警戒。但他是不介意的，他說：假如他的工人們須要一個工會，他想他總會順應他們——他平生盡力主張公道，工人們是知道的，大多數的工人們是知道的。保羅回答道羅士先生應該要了解這根本的事實，自從歐戰開始以來，百物都很騰貴，煤油的價格也一樣的暴騰，但是業主公會對於工銀却守着舊規，那是不公平，那便是造成難子的原因。和工人們戰鬥着的業主們是太無遠見了，因為他們的行為正是把工人們驅集於「W. W.」（譯者注：此乃「世界產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略語，美國工人之左傾團體。）爺爺聽着吃了一驚，因為這些「吾必理」（譯者注：原文為「Wobbly」即I. W. W. 工會員的俗名，聞由中國人誤解「W. W.」之義而起。）一般人總以為是危險的人物，差不多就和無政府黨一樣，那要奪佔油井讓工人們來經營，你是聽見說過那種駭人的消息名叫「撒波塌紀」（Sabbotage 怠業）的，那是假如工人們得不到他們的正當的要求，他們對於業主要破壞他們的產業，甚至要放火燒你的油井。W. W. 真的到了這兒嗎？保羅答應道他要照實說出時，那他是賣了朋友，他算做了漢奸，但是這「吾必理」是任何油田，任何職業界裏都有的——你沒方法擯斥他們，最好的

方法是你只有用公平的待遇去減少他們的力量。

保羅對於勞資的問題是研究着的，也就和他當前的一切問題一樣。他讀着的書，邦猊連名目都不會聽見過——那樣書在高等學校裏是不教的，保羅說是因為在替工人階級說話。保羅和一位組織員面談過，那是來組織「煤油工會」的，是一位很有智識的人，在煤油廠上做過幾年的工作，一切情形都很明瞭。邦猊覺得很有趣，說他願意和那人見面，不知道他父親的意思怎樣？爺爺說他忙得要命，要新設導管，又要計畫煤油廠，但他隨後或許有空，這是他近來照例的回答。爺爺時常總是敷衍着的，以為他將來總有自由的時候！

雖然，他對於邦猊的意思並沒反對，他高興和任何工會組織員見面那是可以的；他不消說一生之中都是要和那些人打交道的人。保羅說那通牟·亞克斯東本存心在此祕密，然而事實上工頭們都知道了他，他昨天才由超等油廠被趕了出來。只要他所想組織羅士工人的權利不受妨害時，他高興和邦猊談話。

結果是定在一天清早亞克斯東被請到閱覽室裏和邦猊見面；這是瓦特金士油場自有油層發現而着火以來的最大的驚天動地的事體，夜班的工人忘記去睡覺；他們都等在周圍看熱鬧，你看有些面孔從門眼和窗眼通過——過身時他們總是向屋內望着的！工會組織員，那是乘着夜黑走上山來，在山上的某處同你和你的朋友偷偷會面的，那必然是一位三頭六臂的怪物；然而他到了這兒，公

開的受着老板的兒子招待！工人們說，那邦·羅士是一位小豪傑——在這一點上和爺爺的意見相同！

通·亞·克·斯·東是一位大漢子，說話緩慢，聲音也柔和，微微帶着一些南方的口調；他看來很壯，你想到他所受的待遇，也非壯不可。自然你不能够賭咒說，那業主公會一定要派流氓來打他，把他打成殘廢；但是這同樣的事情在南部加里弗尼亞他便遇着過好幾次，而且別人又不遇着，你自然不能不生出這種同樣的結論。邦·羅聽了大吃一驚；他在從前不會聽見人說過這樣的話，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只是說希望亞·克·斯·東君要了解，他的父親沒做過那樣卑鄙醜惡的事情。工會組織員微笑着；他顯然是和保·羅談過話，因為他說：「你的父親以為工會是由收賄者和寄生蟲操縱着的好，我希望你問問他，他究竟把業主公會的詳情了解得到了怎樣的程度，那操縱着的是些甚麼人，那些人對於我們是用怎樣的手腕。你會明白，你的父親沒有心腸去過問業主公會的事情，也就和大多數的工人們沒心腸過問自己的工會一樣。」邦·羅承認說那是很公平的見解，他問過爺爺，爺爺的確是不曾去參加過一次會，只說不聞不問的繳納着會金——那不消說使邦·羅對於通·亞·克·斯·東更見增加了敬仰，相信他所說的關於這拔·拉·台·士以及別的地方的現況，以及工人中的不平是怎樣迅速地擴展着的。

就在昨天，維·克·多·煤·油公司才開銷了十四個人，因為他們加入了工會；工頭兒們在工人中安置

有奸細，只等着一個機會把你倒吊起來：「不久你會要碰着一次同盟罷工的，」組織員說，「罷工的目標在其他的條件之中有一項是分三班工作；罷工起來的時候，你父親是單獨來和他自己的工人交涉，還是站在業主公會的一邊，讓一大團的資本家把他捲進漩渦裏去，那是須得考慮的。」這一席話叫邦貌怎樣思索了一番，怎樣和他的父親，和保羅，和畢奇市高等學校裏教「社會道德」的教師討論過許多次，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三

支配着海權的聯合各國要打算餓死德意志；德意志所有的唯一的報復手段便是用潛航艇。北美合衆國警告過德國政府不得無警告地轟擊商船；但是現在，在這一九一七年的初冬，德意志已經提出了注意，他不願再遵守這種政策了，每個人都在說美國是要準備參戰的。德國駐華盛頓的大使召回了國，嗣後中立的精神在「世界大勢」一科裏不再佔優勢了。

在這樣的危機中，工人們要要求八小時工作，要減工加薪，那在煤油業主方面看來是大不愛國的行爲。甚麼？——當到國家正要自行防禦，而煤油的需要自有史以來未有如此急切的時候！但是工人們說，業主們的讓步不是想讓步而讓步，是不得不讓步而讓步的，現在正是逼着他們不得不讓步的時候。業主們不是奉送着自己的煤油，那是不用假設的；儘管國家要參戰，他們總要得到一筆好價錢，價錢或許同從前一樣，或許是更漲。工人們要要求一份，準着他們購買時的價格的比例。工人們在

各處的油廠上都在開會，在二月的後半期他們的工會職員給各公司下了通告，要求會商。假使這項要求被抹殺時，他們向業主們預告着是會有同盟罷工到來的。

有三位工人來會爺爺；有一位是舊來用的人，有兩位是新手。三位都很年青——真的，凡是煤油工人你是找不住有過三十五歲的，三位都是白色的美國人。這個委員團把帽子握在手裏，臉色有些蒼白，態度也有點猶豫。他們都是喜歡羅士老板的，他們那樣說；羅士老板為人「方正」，他必定會了解他們的要求不是無理。他可否允許這個新規，給業主們一個榜樣？那樣他的工事は全無停頓的。罷工假使一來，那勢子必然要蔓延，煤油便會立地漲價；羅士老板又會得到比所給與工人們的更要多的利錢。但是爺爺回答說他是參加了業主公會的，他須服從公會的決議；假如在一個危機上他要賣他的同業，那他的「方正」的名譽會成爲甚麼呢？他所能辦到的只是在業主公會去運動與工人們妥協；他要丟下他手中的事情，親自到安琪市去，看他可否成功。他的意思是八小時制很公道，他也贊成根據生活程度來規定工銀的標準，免得工人的生活總是不安。委員團得到這些允許很是滿意，雙方握手告辭了。

假使單獨是他一個人，你要曉得季·亞諾德·羅士或許決不會採取這種進步的態度。他的心機只在錢上——或者是在他所想做的事情和那經費的計算上；所以他或許會和往常一樣，採取了和其他的資本家們的態度。但是有邦貌在這兒，這號稱爲一位「小理想家」的邦貌，邦貌喜歡工人，

而工人們也喜歡他，這彼此的喜歡爺爺是誇耀着的，爲他自己，是絕對不會發生作用的地方，爲着邦猊却可以發生感情作用。加之又有保羅，保羅是直接了解工人的，邦猊始終要把保羅拉到自己的生活圈內來，時時愛向保羅質問，就是通常不會對別人說的話，都讓他說出口來。所以保羅在爺爺的意識中是成了一種力量，所以爺爺才允許着要打算幫助工人。

他第一次才去參加自己本業公會的開會。開會是在晚上，一直開到了夜半過後一點鐘；第二天是禮拜六，邦猊跑到鎮上去，在旅館裏會着他的父親，打聽會上的消息。有大多數的油業主人剛好就和季·亞諾德·羅士是一樣，公會是怎樣的進行，他們好像是不管的；在那種重要的會議上到會的不上四十個人，主要的份子是由「五大公司」的代表所佔據着的。會的主席，而同時也顯然是公會的主持者的，是「超等煤油」的一位代言人，那人有一眼小井，那使他有主持油業公會的資格。他有一批人受着他的指使，跟着投票。爺爺說，那簡直是一塌糊塗。

邦猊想知道一切的詳情，他扭着問他父親。爺爺是極盡巧妙的能事替工人一方面辯護過，結果是只有兩家業主對於他的意見想表示同意，然而也很吞吐。對於那執着牛耳的一批人，他就好像是一位變節漢，他們的言說中暗暗在諷刺他。「娃子，你是曉得的，」爺爺說明着，「這兒是沒拘束的市場；那些人是這樣感覺着的，你要向他們談說工會，那等於是把腦壳去碰石牆。關於工會算是說了不少的話——總之他們是爲有組織的工人麻煩了不少，他們是愈見殘忍了。他們說。」——爺爺接着

又詳細地把投向他的種種言論說了出來；說工會就是公賄，工會就是強盜，工會就是無秩序，工會就是罷工，工會就是社會主義。

「爺爺，他們到底要怎麼辦呢？」

「他們是不讓你工人們有個工會，就是這樣。我說那好像業主公會是變了一個破壞罷工的團體啦。那法雷德·諾曼——那位主席——嚴烈的回我一句：你說是就是！油廠上假如有罷工，在有的時候，在有的期間，他們是要成爲破壞罷工的機關的——那是雷猛德說的話，那維克多公司的副總裁。接着貝恩·施庫特表示贊成——」

「貝恩·施庫特？」

「是的，他在那兒；他好像是在幫業主公會幹調查工作——那是做好細的一種雅號。我前天對工人們說的話，他知道得很明白；他怪我說話時怎全沒顧及我那種態度的不好的影響——我的話是給與了罷工者以精神上的援助。我告訴貝恩我說話是自由無拘束的，我想說甚麼就說甚麼；我在會上這樣說，假如報館的記者要來問我，我也這樣說。諾曼俏皮地微笑着：羅士先生，我想他們恐怕也不會問你。」

千真萬確地記者是沒有問——當時沒有，繼後也沒有！那場集會原來是祕密召集的——那是說一切會員不准聲張，只有會長或其他的某人發出一張公式的報告，說會上投票的結果堅決地反

對工會的脅迫。每種朝報上也有同樣的社論，說道，目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凡是愛國的志士，應該起來對於國外與國內的仇敵，擁護亞美利加的福利。

「你打算怎麼辦呢？」邦猊問着。

「娃子，我可怎麼辦呢？」爺爺的面孔帶着灰色，起着深的縐紋；他平常並不熬到那樣夜深，邦猊是知道的，他愁着目前的情形，或許睡在床上一夜都沒睡熟。

然而邦猊却怎麼也不便放鬆。「我們是讓那些傢伙來操縱我們的嗎，爺爺？」

「娃子，形勢是好像要我們不能不受操縱。在財政上我沒地位來賭這一口氣的輸贏。」

「但是我們有不少的煤油啦！」

「我們的煤油是不少，但大都是藏在地底的，我要來幹這項事情在銀行裏須得要有兩百萬元
的存款。」

他接着說明近代的產業是在怎樣的進行着。你一個人儘管有不少的錢，然而錢依然是不夠的；就是說，你總是超過限度，幹着未來的事情。你有錢存在銀行裏，那讓你有權利可以支用比存款更多的款項；那是說，銀行便替他開發支票。爺爺在這兒掘着不少的新井，要買機器，要買材料，要用現金給工錢——都是靠着他來月或再來月所可取出的煤油；他知道煤油是可以採取到手的，銀行也信認他，信認着他的名譽，和他產業的既知價值。但是爺爺假如要起來和油業公會作對，那他便不要再想

在這加里弗尼亞省還有甚麼銀行；他一切都要支付現錢，他一切的發展工作都須得停止，就那樣，在支票滿期時恐怕也不能夠支付。

邦猊大出自意外；因為他滿以為他父親是省中最有錢者之一，最獨立無依賴者之一。「甚麼，爺爺，我們才不能夠自己主持自己的事業！甚至於連自己的靈魂都不能自主啦！」

這話又把父親儲蓄在那兒的話材之一引導了出來。事業是事業，與茶話會的性質不同。財產是難於到手的，隨時都有人要從你手裏奪去，這話爺爺向他的兒子不止說過一回。財富要想保求安全，那便應當遵守紀律，凡是有錢的人們都應該團結一致。你不懂的人，總覺得殘忍，但那正是世道。你看，在歐洲激發着的仗火罷；那真是可怕的事件——連你想到都覺得惡心，但是實際是已經起來了，你假如是在裏面，也就是在裏面的話，你須得熬戰到底。事業的輸贏正好和這是一樣；除請你和有勢力者立在一道，那是沒有安全的地位給你。你要從安全地帶退出一步，瞬刻之間便有一羣豺狼把你撕成粉碎。

但是像這些普通的概念，邦猊是不能夠滿足的；他要求的是更詳細的實際情形。「爺爺，請你告訴我，我們應該聯絡着做工作的，究竟是那些人？」

爺爺回答道：那是一個團體，你很難指名出來，你可以說那是「不受拘束的團體」；他們是支配着安琪市的大富豪，同時是支配着那依靠着安琪市的，由別種觀點說來，或許是支持着安琪市的，一

片的地帶。他們有種種的組織，不僅是「油業公會」，還有「工商聯合所」，有「商會」，有「銀行俱樂部」。他們都是聯絡着的，只有小小的機關在支配着一切——法雷德·諾曼用電話通知一打十二個人，那立地便把你逐出事業界外；沒一家銀行肯借給你一個大洋，沒一家大商人肯用你的支票，有的甚至於連和你現錢交易的都要拒絕。

這位老羅士，一直到他臨死，都不曾認真了解得他這個奇怪的小兒。他總是時常吃驚着，在他看來本來是極尋常的事，而邦猥却異常的認真。父親的心中是分開着兩部分的，一部分容納正常的事理，另一部分容納存在着的現象，和你不能不容許它存在的現象，說也奇怪，儘管不出自本心，然而你總執扭地要去保衛。然而目前却有一個新的現象了，一個孩子的心中却共總只有一個部分；只容許正常的事理存在，假如是不正常，總要弄成正常，不然，你所謂正常究有何用——你只是自己欺騙你自己。

「爺爺，你聽我說，」孩子議論起來了；「我們沒甚麼方法來打破那種聯合嗎？你不能把一切新的發展事業中止，一切都改用現錢交易，慢慢的進行嗎？那樣，或許於你更好；因為爺爺你是太勞苦了，你須得休息一下。」

爺爺從面容上儘可以看出邦猥的苦悶，然而他禁不住發着微笑。「娃子，」他回答着，「假使我要起來爭這口氣的勝負，直等你把我掩埋在那小山上的佐依·龔德的坟墓旁邊，我決不會有片刻

的休息的。」

「但是你有煤油，假如你和工人們商議好，煤油可以採取。那樣在這全部地區中就只有我們一家有油。」

「是的，娃子，但是煤油不是現錢，你須得運去拍賣。」

「你的意思說，他們一定不肯買嗎？」

「我保不定啦，娃子；這樣的事情我沒經驗，別人究竟會怎樣幹，我不知道。總之我所知道是這一點——他們絕不會爲同盟罷工的原故讓我打倒！他們總會找些事情來報復我，那千真萬確的就像明天天上會出太陽！」

四

爺爺回到油廠，把自己的工人代表召集了攏來。全部的話他自然沒對他們說，他只說他和業主們力爭過來，終竟失敗了。他是受着規約的限制不能破壞的，但假如油業公會是贊成，他很高興接受他的工友們的條件。假如有罷工要起來，在目前他的油井的工作便只好停止。他的產油最旺的井封閉了，在他本是很重大的損失，然而他也只好忍受着，工友們自己可以當於是放了假，罷工停止了之後又可以轉來。在這期間他並不趕走他們，只要他們遵守秩序，不傷害他的財產，他們可以繼續住在油廠裏面。這不消說是一種格外的體恤，他希望工友們要能夠了解。代表團回答道，工友們自然是能

夠了解的；羅士老板的這種態度，他們對他深表謝意。代表團的幾位代表都有點狼狽而且很虔敬的；你要曉得，卑賤的工人要見他們的雇主，一位「偉人」，而有金錢的魔力武裝着的，那是怎樣的難事。

罷工在禮拜三的中午開始了，工人們大家都唱着歌作示威運動。加入了工會的實際不上百分之十，但全體都下了工——有少數人就想要留着工作，但因人手不夠也不能如願。煤油停止了，一切都遵守着秩序，向拔拉台士進軍，在那兒他們要開一次羣衆大會。在這地方將近有三千工人，他們都來了，還有大多數的市民，一部分的牧畜戶羣衆的同情都表示在工人方面。

通牟·亞克斯東作了一番演說，在那演說中他說出工人們的苦痛的原因，根據他以前的經驗，告訴他們罷工該怎樣的進行。最要緊的是要遵守秩序，避免一切破壞秩序的傾向，以吸收公衆的同情；這事自然不很容易，因為業主公會和罷工的指導者一樣也是知道這層的，他們要想方設計的來挑發工人暴動；爲這層目的他們要聘請「警衛」來，罷工的工人要避免這些警衛，真是難事。你聽亞克斯東說，那是在罷工中常有的情事；他說那些警衛都是些下等的人，由大的包探事務所向都市的下等社會雇用來，每人給他們一管手槍藏在褲包裏面。另外一邊的褲包裏便藏着一瓶威士克酒，是雇主給他們的，還是他們自己買的，通牟·亞克斯東說他不甚清楚。總之，他們是用摩托大貨車送來，在途中他們要在聖弈里多省執行官的公署停車——那公署爲這目的晝夜都是開着的——他們整個的在那兒宣誓，都任命爲「代理執行官」，授予一個銀牌帶在他們的領襟上，此後他們所做的

一切行爲便都是合法的。這樣的代理有幾位正立在那兒，聽着亞克斯東演說，不消說他們是不高興他的演說。

工會的領袖也到了油田來指導罷工，當場也是演說了的；工會的書記，木匠工會的組織員都有演說——在這兒演說是愈多愈好，因爲工人們都十二分的熱心，他們的精神都開放着準備接受理論；那正是一個好叫人團結的實地訓練。當場有好幾百人加入工會，把他們攔節着的儲金捐助出來。委員團被指定了，他們找着了一家舊牛房，那是在這一望的油地中所僅有的稍大的空所，他們租了來做大本營。這兒便來來往往的擁集着不少的工人，自然有不小的混雜，職員們和志願幫忙者都拚命的奔走，好像休息和睡眠對於人體是百不相干的一樣。臨時的合宿所是必要的——因爲業主的能夠那樣的寬大，肯讓油廠來庇蔭罷工工人的實在不多！工會訂購了一些仗篷，在公司的地皮上所租借着的小屋，假如期限一滿，那還得要更多的仗篷。好在這兒油田的工人沒多少是有家眷的；煤油工人是一種候鳥——他們飛到一處新的油田，在這兒須得要做一些時會的工，等工錢稍稍有點節省，然後才能把自己的妻室兒女由前一處搬來。

邦猓在禮拜六的清早坐了車來；在那時那最初的一閃的激昂已經過了。天在下雨，工人們沒有聚會的地方，你可以看見東一團西一組的人聚集在門道上或者是廊簷下。只要有可以躲雨的地方；工人們看來倒有點淒慘的神氣，好像他們在罷工之中並沒得着像所期許着的那樣的羅曼諦克。

在油廠前面，特別是大公司的油廠前面，你看有些人在那兒步來步去，穿戴着橡皮的雨衣雨帽，從那下面他們以一種疑忌的眼光看你；有的在肩頭上荷着來福槍，就像軍隊的哨兵一樣。邦猓趕到他父親住的地方，在這兒他也看見同樣的光景，那使他刺心——這正是他在產業界中所痛感着的憎恨的具體化，也正是他時常夢想着，以為從「羅士二世」的油田中可以除去的現象。然而事實是在目前；「第二世」的事業觀暫時消去了；「第一世」的事業觀正在君臨着一般的事實。

坐在廠上的事務所中，邦猓關於警衛的事情緊追着他的父親；他們真的有設警衛來抗拒自己的工人的必要嗎？

「但是真的呢，娃子，」爺爺辯護着，「你沒講笑話！你能把值得三百萬元的財產不加保護嗎？」

「爺爺，這些警衛我們是從什麼地方雇來的？」

「不是我們雇的呢，娃子；是公會在辦理。」

「但是我們不能夠自己來找警衛嗎？」

「我不認識誰是警衛，也不知道在那兒去找。我要託薦頭行去找，找來的依然是這些人。」

「我們認識的我們自己的工人不好拿來用嗎？」

「把罷工工人用成警衛嗎？喂，娃子，你要曉得那是辦不到的！」

「爲甚辦不到？」

「好的，我舉一個例，譬如保險公司——你看他們立地便會把我們的火災保險取消！其次是你，萬一我們是遭了火，那我們就只好破產。你見不到這一層嗎？」

是的，邦猊見到了；這全盤的世界就好像是一座精巧的機關，專門來破壞正義和慈惠，而製造殘忍和苦痛的。而他和他的父親都是這機關上的一部分，無論怎樣都要昧着良心去維持這機關的存在。

「這些警衛的費用是該我們出嗎，爺爺？」

「自然我們是要繳會費的。」

「那嗎，剛好就是這樣了；我們是把錢繳給諾曼，讓他來破壞罷工；而我們在良心上儘管是不希望罷工的破壞！」對於這話爺爺回答道，突然之間把這些可寶貴的油井通通閉掉，真是萬分不便。他轉身去檢查他桌上的文件去了，邦猊坐着靜默了一會，想着他父親的心事。父親的心事很簡單，在解釋上並不費甚麼頭腦。廠上有十一眼產着油的油井，那在上次禮拜四的上午都還在產出一天的總量三萬七千桶油。那照現前的時價來說，一月是將近有兩百萬元的進款。那時爺爺的心事是滿在籌畫着把這一筆大錢怎樣去編配；而目前他的心事却滿在籌畫着沒這一筆大錢怎樣的編配起來。他的面孔依然帶着灰色，依然刻着愁紋，而邦猊的心事苦悶着他。他，邦猊，是想工人佔勝利的；但是他的希望定要叫他的爺爺去擔負那種過分的負擔嗎？」

邦猥聽說保羅和罷工工人走到一道去了。羅士提說過要留他，因為還有房舍應該建築，而木匠是不在罷工之列的。但是保羅想了一下，決定了他的責任是該和煤油工人一道，煤油工人中受過教育的的人不多——那是因為每天都有十二點鐘的工作加在他們身上；所以羅士便只好接受了保羅的辭呈，是長久還是暫時，那個自當別論。爺爺說過他們的感情是並沒甚麼隔閡的，只要罷工一解決，保羅可以轉來。

邦猥上拉斯孔去看露滋，扣問當地的情形。那位「樹藝工事監督」也和木匠工頭一樣和罷工團走在一道了，但是他們依然住在那平家樓裏，爺爺一回到那小樹時，露滋仍然在為爺爺服役。露滋說保羅沒工夫再到這兒來，他晚上在工會本部在一床稻草袋子上睡覺，他在那兒一天要做十二小時的工作。所以現在是米麗來陪伴她的姐姐，她們兩姊妹一有空閑時候便燒點心，瓦特金士老人走來，把那條老馬駕在那架舊車上，把那些點心送到拔拉台士去，賣給罷工的工人們。他們把瓦特金士廠上的店子關了，因為那兒只有警衛沒有別人，他們是沒東西賣給警衛吃的，儘管他們就餓死，也不賣給他們。米麗是那樣說，她真是一位小小的話匣子；露滋覺得有點難乎為情地望着邦猥，怕那樣的話不好在他面前說。但是邦猥說對於警衛他是大反對的，在他自己的廠上也看見了他們，那真是使他痛心。米麗說在她們廠上警衛的倒還不是壞人，那人在前做過山林看守人，也做過更夫；但是有

些別的傢伙，那真是沒王法的下流，爸爸是當心着晚間不讓他的女兒們出門的，他們滿口村橫的咒罵，他們隨時都在喝酒。

廚房中一陣陣泛出薑汁燒餅的香味來，邦猓是連中飯都還沒吃的；於是兩姊妹便把小小的桌面陳設起來，三人一同坐下，吃的是煎蛋和馬鈴薯，麵包塗黃油，還有山羊奶，薑汁燒餅，紫莓子——凡是關於植物都是保羅種好，露滋勤黽地培植出來的東西，露滋是不忍見一切的生物受苦的人，不怕就是害草。露滋現在是一位十八歲的年青姑娘，和邦猓同年，但她總覺得比邦猓要年長些，女兒都有這樣的性情。她的金髮是在頭上挽成一個髻子的，她的腳脛你已經不能再看見了。她在廚房裏工作着總覺得美貌，因為那時她的臉帶着玫瑰花的顏色；她自己分內的事情總是自己處理，你要去幫忙她，她定要請你坐，不要攪擾。她和瓦特金士一家人一樣有一雙澄明的蔚藍色的眼睛；在她的是有一種高潔和凝靜的眼神，一眼可以看透你的肺腑，使你沒有虛偽和刻薄的餘地。

邦猓在這時候在他的故鄉中正在開始着一種緊激的經驗——他的真實的初戀，這在後面我們快要敘述的，歐尼絲·華特是一位富豪的女兒，而性情很複雜；自從認識她有時是快活，有時又是苦痛。但是露滋是一位貧家的女兒，而性情單純；她在面前是慰安，是平和，是寧靜，如像安息日的早晨。露滋的生活的基調是堅信着她的阿哥保羅是一位偉大的善良的人。現在保羅丟掉了他一天十塊錢的地位去幫助罷工團去了，而露滋在為罷工團燒飲食，工人們有錢時賣給他們，沒錢時便奉送。

米麗也一樣高興爲工人們燒飲食，但她不是專心一意在這上面的。自從瓦特金士廠有煤油產出，那在米麗的生活上是一個絕大的變遷，你再看不出她是一位牧羊的女兒了，他是一朵花學會了應酬，也學會了說話，頭髮拴着有光彩的絲帶，項上一串黃色珠粒的頸環。在前晚那鎮上很激昂的時候，她也是去過的！奔理現在是成了一位有名的牧師，他自己有一座教堂，每晚都在做法事讚仰主的榮光，有大部分罷工的工人也走去，感受着滿腔的敬意；在這聖靈降誕的說教之中，米麗撫拾着一些罷工的消息——在正街上有過一場衝突，因爲有一位醉了的警衛侮辱了曼彌·巴松士，保羅被選爲委員團之一去見省執行官，希望他從他代理人的身上把酒取掉，再不然便取掉手槍，明天米麗也是要往教堂去的——那兒一天要做三道法事，傳說是禮拜一業主們會帶些工賊來，要把「超等煤油」開工；工人要設法去阻止——那一定是要鬧亂子的！

邦親趕着車往鎮上去，想去觀看熱鬧，但是沒一件事情可以使他高興。他會不着保羅，因爲現在在工會本部的工作很忙，邦親也不能到工會去，因爲那覺得不方便，別人總會把他看成奸細。邦親已不再是煤油王子，被大家稱道歡迎；他現在是一位敵人，在工人眼中只可以看見仇視的眼睛，其實那眼睛不怕是並沒包含敵意。他現在就像軍隊中的一員兵士一樣，不怕他覺得自己的理由不正當，沒有心腸打仗——然而却不好甘願被人打倒！

禮拜日的上午天氣很晴明，邦親在拔拉台士從不會看見過有這麼多的羣衆。奔理在他新的聖

堂旁邊的林子裏在召集法事，在向着罷工的工人們說教，說他們假如信仰聖靈，那他們的工資便沒有憂慮，由神蹟可以湧出無數的麵包，無數的魚，假使人們是信仰天父，難道天父不能夠養活人們？有些人是相信着的，叫着「亞門」；別的却嘲笑着，走開向學校的操場裏去，那兒罷工的工人在開羣衆大會要減工加薪。邦猷也到那兒去，聽着保羅在發揮他的處女演說。那於邦猷真是一場大感興，實際上把全市的人都哄動了；無論怎樣你總得說是一種奇觀——瓦特金士家的兩個孩子，村中的一對寧馨兒，同時在開演說，而演說着正相反對的信條！

在這兒爲奔理須得說幾句話，他並非有意地要反對罷工，他也好像並不明瞭他的信條剛好在幫助業主公會。他的姊妹們在爲工人們燒製麵包，勤苦着在以物質的兩手煉着物質的粉團——而在這期間，奔理說他能夠用着祈禱的力量由神力製出奇蹟的麵包，裝滿好幾鉛桶。有些懷疑者嘲笑他，他爲甚麼不做出來呢？而奔理的回答是你們的信仰不足。但是他們說那是要他先動手的；假如靠着聖經真能造出一小塊麵包出來，那也可使信仰增加一百萬倍。那把這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全部都可搬進第三天啓的教堂。

保羅的聲音沉洪而老練，他的演說慢而能感動人。他是一位優秀的演說家，理由是正因爲他全不知道技巧，而且熱心着說自己所想說的話。關於油井再開的問題起了一番激論，保羅去徵求過好幾位律師的見解，告訴罷工團說甚麼是我們自己權限內的事，甚麼我們便該自制。罷工團始終要站

在合法的權限內，不可有絲毫非法的行動以減少自己的理直氣壯，使敵人有機會可乘把我們陷害。我們自己的將來是在這上面，我們的家室兒女的將來也全都在这上面；我們假如把三班制爭得到手，那我們便有餘閑的時間來研究，來思索，提高我們自己的地位，能使我們的兒女多受一番教育。這同盟罷工的目的便是在這兒，假使所謂德模克拉西不是這個意義，那德模克拉西到底還有甚麼意義？說甚麼愛民愛國盡都是騙人騙鬼。大眾都在爲喝起彩保羅，邦猊也禁不住喝起彩來，自己覺得很卑污地走開，覺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個矛盾。他趕着車回到畢奇市的長途中得到機會來思索，沿途保羅的聲音都高過了那汽車機關的聲音，在向着邦猊素來所相信着的一切事物挑戰！

六

回到學校之後，關於罷工的事情邦猊便只好從報上得一些消息了，而這些消息終使他不快。報章的論調以爲在國家有事之秋，罷工是一種罪惡，他們懲治罷工團，不僅用長篇社論來痛罵，還要登載一些莫須有的事實說工人是怎樣怎樣的惡毒。在禮拜二的早上你看報上有一段記事，說有好幾台大車裝着煤油工人——他們是不稱爲工賊的——運往「超等油廠」，在進門處怎樣的遇着了「羣騷攘的暴徒，他們詛咒，痛罵，甚至於投磚頭石塊。業主公會發出傳單，聲言平和底市鎮竟被暴徒支配，而這傳單通是滿印在報紙上的。

第二天是輪到維克多油廠，那載了一趟火車的工人到羅斯菲爾，從那兒又換用汽車送往拔拉

台士，是有武裝的警衛保護着的。這兒更有一番暴徒的敘述，又說代理執行官和罷工團隨處都發生衝突。不一會又有幾位罷工的工人受傷，有兩位代理官也遭了惡打。公會向政府呈請派兵彈壓，說在國家臨當有事之秋，有不逞之徒嘯聚謀叛，要危害加里弗尼亞。

讀着這些報章的人，十有九人是信以為真的。實際上邦猊所知道的人個個都在相信，而且因為邦猊在遲疑，別人都以為他是一種奇怪的人物。例如安默嬌母，她的意思是罷工團都是天生的惡黨，是德國的奸細，或者至少是和德國的奸細有聯絡，那結果有什麼區別呢？婦女俱樂部的夫人們都是接着內報的，直接由大本營裏傳來，因為有許多人都是有勢力的男子的老婆，男子所知道的情形便告訴她們，這些老婆們便告訴安默嬌嬌，這安默嬌嬌也滿高興她是有內報的人，因為她的兄公的經濟的地位授與了她以這種資格。

說到白諦呢，那情形更壞，那是你所曉得的取乖賣巧之輩的王姬白諦！又有她年青的一批女伴，那些女伴也同樣的事事分曉，但無須等待有甚麼人告訴她們。白諦時時去參觀他父親的油井，在那兒她得以看見供她們頤指氣使的一些下等工人——那些動物滿身都是烏黑，向她敬禮只把烏打帽向上一抽，或者是連抽也會忘記，但抽與不抽都蠢死木突的釘着你。從那縐蹙的眉頭下閃出狡猾的眼光，差不多有點像人的一樣，而使她滿感着不安。她到過拔拉台士一次，在那小樹中住過一夜，保羅和露滋在服侍她的時候，她大擺其身駕，他們兩人也很明白，但沈默着沒作聲，白諦倒也放低了身

分承認他們是很高尚的下人，但她總不明白爲甚麼她的兄弟要和那樣的人親熱。「真是夠受，」邦 貌憤怒着爆發出來，「我們倒底是甚麼？」邦 貌的憤怒自然是有理由的——他是讓他姐姐記起了，他們的父親在當年是一座土木廠子的騾夫，趕騾子的人比造房子的木匠爲甚更要高尚？白 諦保持着威嚴說道，她的父親是以先天的優越自己起了身家；她知道他是有「高貴的血統」的，雖然她無法證明。邦 貌回答說，保 羅和露 滋說不定也是有「高貴的血統」，而他們的確是正在立身起家。

這個問題他們兩人的爭論是沒休息的時候的。白 諦說保 羅在她兄弟面前拿身分，因爲邦 貌的性情好，他對於邦 貌真取着一種不堪忍耐的優越的態度。因爲爺爺叫邦 貌是「娃子」，保 羅也公然叫邦 貌是「娃子」，真是傲慢得有點程度！白 諦把她兄弟的朋友是稱呼爲「你的保 羅先生」的；白 諦說，「你的保 羅先生走了，賣了爺爺了，我時常向你說過，那樣的人你是不能信任的。」白 諦看見邦 貌半分同情着保 羅，而十分關心着那批「暴徒」，她便痛罵他是一個小鬼，一個忘恩負義的壞蛋，一切話都罵盡了頭。他們的父親是冒着生命的危險的，住在那樣無法無天的暴徒裏面，別的業主們不肯那樣幹——他們都停在安琪市的事務所裏，讓他們的使用人去破壞罷工。但是爺爺呢，自然是受了邦 貌的影響，邦 貌要懷抱着一些百無聊耐的感情作用的想頭；假使在那山上爺爺是有甚麼好歹，那邦 貌一生都要負戴着這個担子。

爺爺隔不兩天便回來了，他向家裏人說在罷工的期中用錢要節省些。他在財政上會要碰着一

個難關，這話使白諦愈加憤慨。白諦諷刺着說邦猯怕都會賣掉自己的汽車來幫助父親脫險。爺爺說廠上起了一件小小的糾紛，有一天晚上有位罷工的工人和警衛發生了衝突；究竟誰是誰非不會判別，但是警衛隊的隊長說，假使爺爺不把罷工團趕出蓬廠和他的井地，他們要把警衛撤退。後來他們允許了爺爺把那工人住在蓬廠和他們的家眷住的房屋，和井廠隔開了來。那佈了一道鐵網牆，有八英尺高，白諦便俏皮着說那又開闢了一段地方來讓邦猯和「他的露滋」一種薔薇了。這句話大傷了邦猯的心，因為這剛好把邦猯在這場爭議中所處的地位道穿——在間隔着勞資雙方的鐵絲網牆上種薔薇！

爺爺抑制着白諦，說那些工人並不是罪人，他們都是善良的人，有大多數而且是善良的美國人；和德國人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難處的是他們現在為少數煽動者所誤。但這是不能搪塞白諦的，因為「邦猯的保羅先生」正是這些煽動者中的最壞的傢伙。白諦甚至說她父親不好一個人睡在那樣的小樹裏，不好讓瓦特金士一家人替他做餐事。她聽見過一種謠言，說有些飲食店的工人罷了工，他們把毒藥放在了清羹裏；爺爺和邦猯都大笑了起來，白諦說她並沒說保羅和露滋定要做那樣的事，但是他們為罷工團做飲食，同時又為爺爺做飲食，總不會一樣的高興，而且臨到有困難的時候他們拋棄了爺爺，爺爺是應該憤恨的。邦猯乘着這個機會來說，露滋是一位誠心誠意的姑娘；他的姐姐便插進口來說道，哦是的，自然不錯，她知道邦猯會要讚美他的溫都胡而的蜜司露滋，第二步是他們

會聽說他和她發生戀愛——或者是會和米麗，或者是會和還有一位不知道啥名字的姑娘。

邦猯立起身來走出房門去了。邦猯是戀愛着另外的某一個人的，而他的姐姐却滿可恨地要表示着這樣的階級的偏見。但是他也在心裏回想了一番，白諦在她自己的交際範圍內是很寬大的，有時竟很慈悲。她對於她的朋友很有信義，朋友有危難她能幫助他們，總想盡力，想設法去安慰他們。你自然明白，白諦是知道他們的，他們都是有錢人，所以她把他們作成同等看待，而願意參預他們的生。但是煤油工人們她是不知道的；他們是天造成來讓她享樂的一些下等動物，他們應該向她服從，而他們現在才想逃掉。

煤油工人們應該支持着的這位白諦究竟是怎樣的人呢？她是一位豪華的年青姑娘，她知道把一筆大錢來極漂亮的耗費，和其他有同等材能的年青人交際着；她和他們東奔西走，她的談話不外是他們所說的，所行的，所有的。白諦真很忙碌，夜間在兩三點鐘以前回家的時候很少，白日假使她是在吃中飯以前起床，那她必定是有甚麼急約。你有錢不知道及時的使用，有錢又有甚麼用處呢？這是白諦吹向她兄弟耳裏的信條；而安獸嬉嬉是返響着的；現在有歐尼絲·華特出現了，她挑選了邦猯，而她在一切女性中具有最大的勢力。人要年青，要年青！——每個人都在叫：你爲甚定要把世界上一切的担子担在你的肩頭？特別是在目前已無一事要讓你做的時候——世界已經是固定了，裁成了，他所有的被賦與，被嘉賜，被免許了的一切矛盾沒有絲毫可讓你去捫觸的可能！

德國的潛航艇把美國的商船打沉得太多，美國便要準備參戰；國會召集了。全國的人都為交戰的氣勢緊張着。報紙上連篇累頁的載着華盛頓和紐約來的消息，和歐洲各首府來的消息；拔拉台士的煤油罷工的消息被擠脫了，那是不足驚怪的。有時候你偶爾在背頁上看見有一兩英寸寬的記載；說有三位罷業工人被逮捕了，因為在一次黑夜打傷了一位工賊；又有業主們的談話，說罷工團要打算火燒煤油廠，又有德國的奸細在那亂黨中活動；然而那三千工人，和那多數工人的妻室兒女，正在拚死拚命臨着餓死的境地，像這樣的情形，你從報上連絲毫也尋找不出。

爺爺自然是每天都要接着詳細的報告的，邦貌也得到這些消息。業主們一天一天地找到了替手來補充，出着格外的重價，把他們運往油田。那些工人是很少熟手的，事故自然很多；就那樣也有好些井又恢復了起來，有兩三處公然也搗成功了。但是在羅士的廠上一點也沒有動作；邦貌可以看見他父親是在為這種狀態焦愁。他每天都在蝕本，而同時失掉了和同行的聯絡，同行的人不是把他當成笨伯，便是把他當成漢奸，他們不知道他究竟是那一種。獨力經營家要自己剝喉吊頸，那五大公司自然是高興的；但他們假裝着憤怒的樣子，對於他們的敵對者放出種種的謠言和宣傳，使他在油田中所遭受着的困難愈見加大。

這些邦貌都是明瞭的，安默嬌嬌從婦女俱樂部，白諦從她的友人家裏或跳舞會上，所帶回來的

流言，使他也聽得刺耳。回頭他也要想到那些工人，怪可憐地在掙扎着想求得一點較好的生活，他的心就這樣要分成兩半。只有一條路可以使爺爺的行徑得到正解，那是希望工人們得到勝利；他們是要勝利的，是非勝利不可的！那在邦猓的心中，就好像他在看足球比賽，叫破喉嚨地希望本校的球隊得着勝利。他有心跳進球場去幫助踢球——但無奈比賽的規則禁止這樣的行動！

羅士的廠上，警衛們又鬧出了亂子，爺爺上山去了，邦猓在禮拜六時便一道去。現在是春天，羣山都已轉青，果樹都在開花——啊，美麗呀，美麗！然而人類真是可憐，有幾百萬的人真是可憐，在這樣的世界中他們為何不知道幸福？全國都是陽春，然一切的人都在準備參戰，要組織龐大的軍隊，要準備殺人，而那些人也是在找尋幸福的一切的人都在說那是不得已；然而邦猓心中總像有甚麼東西要夢想着一個世界，在那世界裏面人民並不互相傷害，互相殺戮，不破壞他人的幸福，也不破壞自己的幸福。

父子到了拔拉台士，眼前看見的是一些無事做的工人，在街上遊手；而警衛們站在各處油廠的門道。在空場上有的人在演說，又有一大羣人圍着在聽。這正是絕好的機會好讓各種各樣的怪鳥來向人說教——遊方牧師，跑道醫生，社會主義者——人們都公平無私的傾聽。邦猓看見他的閱覽室現在是被利用着了，工人們把所有的雜誌都已翻閱，甚至連廣告都讀了！

爺爺把工人們的代表召了來。他們的報告是警衛們故意的惹事生非，他們隨時都在喝酒，你不

知道他們在幹甚麼，是還幹過甚麼，情形實在難處。所以工會便更多採辦了一些仗篷來，工人們打算通從廠舍中搬出。那些有家眷的人，那是不好住仗篷的，假使羅士准許他們，他們便想停留着；沒地方叫他們的妻室兒女走，他們也不好把他們的妻室兒女丟在警衛們的旁邊。爺爺又會了那警衛隊的頭子，得到的報告自然是警衛們喝醉了酒；在這樣殺風景的地方，沒有酒你怎能望人停止一刻呢？爺爺免不得要承認這是真話；人總是那樣的，你要找人冒着危險來保護你的財產，那你自然是不能夠過於甄別。邦猊對於這種言論不能滿意，但那樣說，邦猊只是一位「理想家」，這樣的人在這粗糙的世界是很難滿足的。

邦猊走去看露滋和米麗——這兒是探聽消息的地方！兩姊妹熱心地在燒着麵包，但沒佔領着她們的喉舌，從米麗口中傾吐出一道閑談的河流。迭克·納爾遜現在住在病院裏，下顎被人打了——那位年青的好伙計，邦猊記得是在第十一號井上做工的；一位警衛向他妹子調戲，迭克打了他，別的兩名警衛便向他開槍。波普·麥菲是在監裏，那是維克多公司搬運工賊來時遭了檢舉的。就這樣接一連二的舉出的人名，那是邦猊認識的。米麗的眼睛為驚愕的原故張得很開，然而你可以看出她還年青，而目前的情形比她生平所曾遇見過的更加增長與頭。假如有惡魔，那有蹄有角有乾草又有燒臭的惡魔，出現在第三天啓的聖堂中的一個集會上，米麗也會要高興這場熱鬧的；同樣她是高興着這些喝着威士克酒，滿口橫言村語的無賴，這些突然由都會的下流社會吐到她的平和的虔敬的

春光明媚的鄉村。

邦猯探問保羅，聽說他已經被選爲罷工團的委員，在主宰着工會所出版的一種小報；那報很可愛的，邦猯看過嗎？她們拿了一份出來——那是兩面報，爲節省經費起見兩面都是油印的，在第一面的頭子上「勞工戰線」的標識旁邊畫了一座小小的油槽。那全面都載着罷工的消息，鼓勵的言論，向省政府的控告，控告那代理執行官的暴戾及省執行官的拒絕取締他們的威士克；也載着一首詩！題名是「工人醒來」，作者是「密昔司維尼·馬丁」，一位木具工友的婦人。保羅被派遣到別處的油田去遊說過來，勸那些地方的工人都來參加罷工；在生特廠上他們打算要逮捕他，但他得到消息，便從背路逃走了。

美國要宣告參戰，全國的人都轟動了；在學校裏面唱着愛國歌，組織着學生軍。這場煤油的爭議和它比較起來是小到無以復加，沒人注意了；但是那總拘束着邦猯，在邦猯看來總像是一場大戰爭一樣。那一切的勢力的橫暴對於法律與秩序的抵觸，對於工人們的殘忍的欺騙！邦猯在這兒得到了實情，這些實情他是由他所知道的男工婦女所親自得來的；於是他會記起他在報章上所讀過的一些消息——他會自己恨他自己，因爲他所靠以生活着的金錢是由這樣的手段得來的！他的父親在向油業公會繳會費，那些惡棍警衛們的薪水也算是他在出錢——他們用的槍，用的彈藥，他們沒有時便不能留在那兒的威士克酒，都是他在給錢！

這是什麼意思？這兒有什麼黑幕？很簡單，就有一點——就是有一小團支配着的業主們的貪慾，他們工錢不肯多出，而要工人每天做十二小時的工。他們用長槍短砲來驅逐工人，把他們從他們的唯一的生路，油井，趕開，要照着不公平的舊規，不然便要把他們餓死。事情就是這樣，十分簡單；你到這兒來，到這露滋的小小的廚房，你可以看出那一切的内幕。姊妹們把所賣着的麵包的價錢在減價賣了，因為有些工人已經買不起！煤油工人是不能夠多存錢的，因為他們遷徙無常，須得帶家眷來，或者是送家繳回去。現在他們積蓄的錢都用完了，從別處油田裏送來的寄付也不充足，保羅儲蓄着想當一位科學家的錢，都用來維持一些饑餓着的家族去了，露滋和米麗呢在費着她們的全部的時間，甚至瓦特金士老媽媽都在盡力的幫忙着。

邦規把這些焦愁帶回到他的父親。工人們弄到再沒飯吃的時候，他們會怎樣呢？爺爺回答道，那便只好復工！——是罷工中止嗎，爺爺？——是的，他說，假使打不贏，那就只好打敗——罷工的規則是一樣，一切的勝負都是這樣。人生是艱難的，你早遲總會領略。他們是只好放手，等待到一個時候，等他們的工會強起來。——但是呢，爺爺，業主們對於他們同盟罷業，工會怎樣能夠強起來呢？他們要開除進了工會的工人，你是知道的，——就是現在，假如他們一放手，有大多數的公司是不把那活動分子收回去的。——爺爺說他是知道，但是工人們只好自己繼續努力，除此以外沒有辦法。就是他自己也不願意長久把油井停閉着，來支持工人們的罷工！工人們應該要了解，這場把戲他不能夠再熬煎了，他們也

沒有權利期望於他；他們是去閉別人的油井，或者是看羅士的油井打開。邦猊聽着滿不開心，就像是一個內谷的一樣暗暗含着一種想念：「我們是要帶一批工賊到廠上來了！」

八

在這兒邦猊可以高興的真的就只有一個地方，便是上那兒的平家樓。他每禮拜六的午後都跑到那兒去，幫助露滋和米麗——這是他對於同盟罷工所能允許的唯一的援助。在那時間中他們一半是說到他們所認識的一些人的受難，一半是取樂，就給一般年青人一樣說着笑話；但是他們始終是如像工蜂般地工作着，把工會所有的麵粉做成種種的食物。吃晚飯時瓦特金士老人趕着他的馬車來，這是他第一次的運搬，他們替他把載子裝好，米麗便跟着他同趕到工會本部去，那時邦猊便和露滋兩人留着，幫助她收拾地方，又帶着說明他父親的礙難着的情形，和他，邦猊，怎樣不能真的幫助罷工團的原因。

禮拜日他走去赴會，聽見保羅又在演說。保羅平常的神氣本是憂鬱的，近來因為少食少眠人很消瘦了，他的聲音中含蓄着一種激情的怒火；他報告他在別處油田去視察的情形，各處的情形都是一樣地毫無公道——一切的村會郡廳省政府只是資本家的爪牙，盡力的是要打倒工人，打破工人的組織。在這受難的白色的火焰之中，保羅的精神已經鍊成了鋼鐵，工人大眾也同經受着這種過程，他們又重重宣誓着他們要團結到底；邦猊感受着一種大眾經驗的感激，很希望成爲大眾之一員，然

而就像聖經中說的有錢的人想進天國如像象鼻穿過針眼一樣，他又只好退縮了。

保羅看見了他在羣衆裏面，在會散後保羅找着他。「我想和你說話。」他說，兩人從羣衆離開，保羅因爲沒多時間來周旋，他單刀直入的便說：

「請你注意這一點，我要你不要管我的妹妹。」

「不管她！」邦猊叫着，把脚步停了凝視着保羅。「什麼，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米麗告訴我，你是每常到那兒去的——昨晚你也同她兩個人留在那兒。」

「但是呢，保羅！她一個人總須得有人陪伴啦！」

「我們的事情我們自己可以照顧；她是可以到父親家裏去的。我要望你明白，我不高興一位有錢的年青人吊着我的妹妹。」

「但是呢，保羅！」邦猊的聲音是一種受着驚異的悲調。「真的，保羅，你真的完全誤解了。」

「只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不是誤解——假如有什麼人要傷及我的妹妹，那我要殺死他，這件事情是一點也不會錯的。」

「但是呢，保羅，像這樣的事情，我做夢都不會夢想過什麼，你聽我說罷——我告訴你——我是戀愛着一位姑娘——一位姑娘住在學校裏的。哦，真的，保羅，我是愛得要命，而我——我對於別的女子不能夠那樣的想。」

邦猯自己承招了這一段事，突然之間面孔紅了起來，你要說他不誠實，那是不可能的。保羅的聲音放親切了些。「你聽我說，娃子，你已經不是孩子，露滋也不是了。你說的話我是不懷疑的——你自然有你的權利，在你同階級中去挑選你的一些心肝。但是露滋的心事不能夠那樣，她說不定是有點喜歡你，你最好是和她離開。」

邦猯不知道怎說的好——這個觀念對於他是太新奇了。「我是想知道罷工的情形，他說明着，「我又找不着機會來和你說話。你想不到我是怎樣的難過，但我不知道怎麼做的好。」他短切的說出，把他一切的愁楚都集萃在這幾句話中；他是分成了兩半，一方面是要忠於自己的父親，一方面又要同情於工人；他是陷在了一個陷穽裏，叫他怎好辦呢？

保羅回答的時候，他的聲音又強硬起來了。「我知道，你的父親是在幫忙着這兒的一些狗亡八蛋的警衛。」

「你的意思大概是說他是繳着會費的。他是受着公會的規約束縛着的——他已經加入時——」

「要犯國法便沒有規約！那些亡八蛋一天要犯一百條國法，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的，保羅；但是爺爺是受着了別的業主們的束縛；你不明白呢——他在財政上真的受着困難，因為他的井閉了；那都是為工人們幹的。」

「我明白，我們道謝他。但現在他說他要放棄了，他要和別人一樣去招工賊來；他們是把我們逼得來不能忍耐了；他們詭計多端，你的父親是明白——然而他也要去和着他們一道！」

話頭停止了一會，保羅惡狠狠地走着。「我自然是明白，他的錢有點犯危險，他不肯冒這危險；還有你是對於他唯命是聽的。」

「但是呢，保羅！我不能夠反對爺爺！你要希望我反對嗎？」

「我的父親硬着他的心腸，要反對我，不准我去思索，不准我去探求真理，我反對了他，我不會反對他嗎？並且你是鼓勵過我幹的——你說我的反對是對的。」

「但是呢，保羅！假如我要在這樣的事情上反對爺爺——唉，那我是要使他的傷心的。」

「哼，我或許怕也傷了我父親的心——但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要點是，你的父親在幹着壞事，你是知道的；他幫忙把那些亡八蛋找來抨打我們，剝奪了我們的做市民的權利，甚至於是我們的做人的存在。這話你總不能否認，你不能昧着良心不守真實。」

兩人沉默着了，在這時邦貌有意覷面着這個可怕的觀念，像保羅反對了瓦特金士老人一樣，他應得反對他的爺爺。這看來一方面好像很正確，而在別一方面又好像是完全不可能！

最後保羅又接着說。「娃子，一切的情形我是明白的。你是不肯幹，你沒有幹那樣的魄力——你是軟弱。」他等待着，等待着這些苛刻的話深入下去。「是的，這個字很適當，你是軟弱。你是要甚麼就

有甚麼的人——你要的甚麼便有銀盤給你送來，那樣便把你養成了一位軟弱者。你的心是好的，你也能夠判別是非，但你沒有胆量實行，你總是怕把甚麼人傷了。」

這話便說到了盡頭。保羅沒再說的了，邦猊也沒話回答。眼淚到了他的眼裏來——唉，那豈不是軟弱嗎？他把頭掉在一邊去了，那樣好不使保羅看見。

「好了，」保羅說，「我要做的工作很多，所以我要走了。這場鬥爭不兩天總要了結的，你的父親可以繼續着去找錢，我也希望那可以使你得到幸福，不過我有點懷疑，真的是有點懷疑。再見，娃子。」

「再見，」邦猊微弱地說着；保羅把脚跟一轉便匆匆地走了。

邦猊繼續走着，他的心中在發着火焰。保羅的全不了解，那樣苛刻的粗暴，那惱怒了他；但是同時又有一種別的聲音在他心中始終響着，「他是對的！你是軟弱，你是軟弱——那話十分恰當！」這兒你可以看見，在邦猊心中總有點甚麼使他的姐姐白諦是絕端的憤恨的；那便是邦猊對於保羅的服從，那是他讓保羅蹴他，而自己謙遜地受着。他父親的百萬家財所能賦與他的尊嚴，他絲毫沒有！

九

邦猊回到學校去了，煤油工人把皮帶拉緊了起來，就如一般所說的一樣，咬着牙耙勁在幹。在這期間，美國宣告了參戰，國會通過了許多提案——有一件是準備發行一批巨額的自由公債，以維持戰費，另外一件是登錄戰鬥年齡的男子，徵發一隊大軍。

於是起了一種謠傳，說要與勞工運動熄戰。那第一是和鐵路工人發生關係，多數的鐵路工人正在罷工，要求加薪，要求改良待遇。鐵道對於戰爭的勝利是絕對必要的，所以國會決議要政府干預各處的勞動爭議，要和工會訂約，讓大家都能夠滿足。假使對於鐵路工人有這樣的步驟，那對於別的工人也定會同樣的；煤油工人也正可以得到他們所要求的權利，爲煤油業主公會所打算剝削的！勞工的刊物滿載着這種方來的新的待遇，華盛頓的總工會本部連次打電報來要拔拉台士的工人們堅持到底。

這事情很有點像我們小孩子時代在紐約的波危里所常看的「一角，二角，三角」的文明戲的「大觀」一樣，戲中的女主人公在鋸材廠裏綁在一棟大木材上，看看便要拉去被人鋸成兩半的時候；那主人公騎在馬背上狂奔而來，從駿馬上跳下，用大斧搗破廠門，跳到槓桿的地方，在危機一髮的瞬間把機械的運行停止了。或者你假如喜歡要點更高尙更有威嚴的例子，那就好像古代的希臘的悲劇，劇中的一切人物的運命歸結在一個難解難分的結子的時候，一位神人乘着機械從天上降下，凡來，步出雲端，把糾紛解了，使善有善報而惡有惡報。這你是相信的，因爲這是寫在希臘的古典裏面；但是加里弗尼亞的「不受拘束黨」他們的產業系統的全部勢力，銀行的幾百千萬大款，他們的政治機關，破壞罷工的代表團，他們的奸細和衛兵，他們的有機關槍和鐵甲車來做背境的省防軍——那全部的兇猛的勢力會覺得自己的手被一隻更有力的手提着了，從它的犧牲的頸子上拉縮了轉

去，那你是較難相信的！另外有一位神人從機關上降下凡來——是一位清癯的老人，洋記（Yankce 美國人的別名）的神主，有白的鬍鬚，穿的一套衣裳是有紅白的條紋而交燦着藍星；這「安克商牟」（Uncle Sam 合衆國的別名，因首二字 U. S. 與合衆國相同）本身把他的巨手伸了出來，宣告說：煤油工人是人也是公民，他們的這兩層權利都要得到保障！

華盛頓的總工會有報告來了，說是煤油工人要得到相當的工錢和八點鐘的工作；政府要派一位「善後委員」來調查，在這時候他們應該復工，好讓那位慈祥的老紳士，那有白鬍子，穿着紅白藍的衣裳的，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煤油。合衆國的大總統有一番演說——哦，那樣溫都胡而的使人信仰的演說，說戰爭是為消滅戰爭而戰，要為全人類把正義帶來，要在全地球上建設屬人民的，由人民的，為人民的統治。這是如此的一種激刺感動了全體的人心，這是如此的一種犧牲的熱情！這個消息一傳來，那些措槍的警衛又只好退回他們原來的龜窩，工廠立地又要動起工來，拔拉台士的學校運動場中的歡喜真是天翻地覆！

爺爺在清早一早便得到這個消息，邦猓高興得在滿屋中跳來跳去，他鬧得來就像在看一場腳球的比賽一樣；爺爺說他覺得心裏很好過，他的那些油井又可以產油了，沒有這些油井要叫他再隔一禮拜都不得了。邦猓說他下午請了假，他同父親兩人好趕上山去慶賀，又和一切的人和協起來，立刻動工。他們第一件事情應該做的，是撤去那座間隔着勞資雙方的鐵網牆！在這新世界中不應該再

有鐵網，也不應該再有惡感——薔薇花要在工人住家前面的架上開，閱覽室中應該要備一部大總統的講演集，一切的煤油工人應該要得着時間來讀書！

第八章 戰爭

歐尼絲·華特是「通迷」華特的女兒，畢奇市各種報紙的經濟欄內你可以看見「華特·布烈奈德公司」的募股廣告，她便是那公司主人的女兒了。通迷在賽馬場中和拳鬥場中你是可以看見的，通常你看見他總是帶着一位不常見的婦人，穿着得很高貴很華麗；有時那婦人又帶着一個面網，你便須避開他，你曉得通迷在「積下風流冤債」了。通迷夫人呢，你在社會欄中「每週主要之女人」內是時常見面的；她在講究美術，在家中安置了一位滿靈敏的青年。這個情形下人們是知道的，歐尼絲也很知道。

她面黑而纖巧，是一位敏捷的輕佻的小把戲，大凡世間上所稱爲「精幹」的性質她都很豐富。邦猊所選的課堂有兩種是和她相同的，她覺得邦猊是一位誠實的少年，她連譏帶諷的向他說，弄得他不明白她的真意；他也不敢問，因爲要問時她一定還要俏皮得厲害。好在她周圍時常總有半打的傢伙跟着的，所以倒也很容易迴避她。

但是有一次禮拜六的下午，邦猊在二百二十碼的賽跑上奪得了錦標，那使他不小的成了一位

英雄，許多少年少女都來簇擁着他，向他喝彩，拍他的背。等他用淋水器淨了身體把衣服穿好之後，他走出去尋他的汽車，正逢着歐尼絲剛好坐上她的二人用的汽車，她說：「你來，讓我帶你去。」他答道：「我自己是有汽車的。」而她叫出：「哦，你真是受人愛！你趕快坐上車來罷，少先生！」他自然坐上去，不免有點不平。等她說：「你是怕有人偷你那駕不值錢的舊汽車嗎？」——你好起來反對說那是他父親才買給他的一駕很值錢的新車嗎？

「邦，」她說，「我的母親和父親在家裏有點不和睦，我們不好到那兒去。」

「好的，你想怎辦呢？」他說，同情地。

「讓我們到啥地方去用點晚餐罷——稍稍背靜一點的地方。你來，我好請你。」

於是他們兩人便兜了一點鐘的風，從一條彎曲的路爬上一座小山頂去，那兒有一座咖啡店，有一段平台可以眺望一片海灣和一帶嶙峋的海岸，假如是在意大利，那一定是有名的地方。他們吃了晚餐，談了些學校裏的事情，歐尼絲把她的家庭生活告訴他，說有人寫信給她的母親，報告父親對於某位女士化錢太多，母親使大生了氣，因為男子們為什麼定要為女子們化錢？

太陽落過海去了，海邊上沿岸都起了燈光，一輪圓滿的大月出在小山背後，歐尼絲說：「邦，你究竟有一星兒喜歡我不？」他答道他自然是喜歡，她又說：「但是你從不曾表示過。」「好的，」邦說：「我不知道究竟該怎樣對你，因為你時常俏皮我。」對於這話她又說：「我明白的，邦，你自己是

一位很俏皮的人，但其實我是做來起勁的。因為你太認真，我也有點怕你，我又是一位話匣子，我是不能不故意做一下的。」有了這一番話以後，邦猯便樂於和她交際了。

他們坐上車又兜起風來。路道在一帶高出海洋上面的沙丘之間奔馳。「哦，這兒可妙！」歐尼絲說着，他們走到了一個地方，地面是堅實處的時候，她把車子開出路道去，停止了。「讓我們去望望海罷，」他說。「車後邊有一床毯子。」於是邦猯便把毯子取出來，兩人走過砂丘，坐在那有一座的頂上，聽着下邊的海波；歐尼絲吸着一枝雪茄，他嘲笑邦猯，因為他真是一位小小的漂禮壇（Puritan）清教徒，不肯陪伴她吸一枝。不一會有一位男子走過，過身時凝了他們一眼，歐尼絲說：「你帶手槍沒有？」他回答說沒帶，她便注意道：「你以後要出來會幽兒的時候，在近來是很得帶手槍的。」邦猯不大明白甚麼叫會幽兒，但你可知道他也不好自己說出口來。

他傾聽着歐尼絲告訴他，說有一些痞棍專門要來脅迫那停車在路旁的一對男女；有的對於姑娘們是要亂來的，萬一有這樣的一個人出現了，她問邦猯怎樣處？邦猯說他不知道，但他總盡他的力能去保護一位女子。「但是我不高興你受槍彈呢。」她那樣說，「讓我們藏躲罷，邦猯。」他把毯子收拾起來，兩人又踱過砂丘——離開路途，離開一切，走得很遠很遠；走進一處窪陷的地方，是一個砂面柔滑的安樂窩，她叫他又把毯子展開，他們坐在那兒，看得見他們的只有那團圓的一輪黃月，這樣的光景那月亮是窺看過幾百幾千萬次，但他從不曾洩漏過。

他們偎傍得緊緊的，歐尼絲把頭靠在邦猊的肩上，悄聲的說，「你是不是有點關心我？」他告訴她是，的確是，但她說不然，他必定以為她是滿可大胆的女兒，他又說他決沒有那樣的心事時，她說，「那嗎你為甚麼不和我親吻？」他：開始親吻她，但不能使她滿足——她說，他沒懂得她的話；接着她又突然低語道，「邦猊，我相信你以前是決不會愛過一位姑娘的！」

邦猊承認他不曾愛過。「我總曉得你是一位奇怪的孩子，」她說。「怎的呢？」邦猊說他實在不知道；他是戰抖得很厲害，因為他決不會遇見過他現在所遇着的事情，同時在他心中起了種種不同的情緒，他該依據那一種呢？「邦猊，讓我教你，」那姑娘微語着；待他還沒回答時，她把嘴唇放在他的上，給了他長長的一個親吻，使他迷離了。他模糊的說，怕會有甚麼事情發生，要使他受苦的；但她告訴他沒要擔心，那些事情她是曉得的，所有應有的手段她已經是預防好了。

二

就這樣是邦猊走向成人生活的初哉首基。以前和累姬·藤安握手並坐便能無嫌猜地滿足的，那種時期已輕消逝了。「握着手」現在是滑到了一處滑膩的邊際，臨照着一個黑暗的無底的深淵，在那兒快樂和苦痛是那樣糾葛着，你把它們分別不出。邦猊受着一種情緒的暴風浪的驚駭，那把他捉着了，更大的驚駭是受自他懷中的那姑娘的行動；一種狂熱的神情搖盪着她，她在情急勢迫的癡癡中把他緊緊抱着，半在啜泣，半在嬉笑，一陣陣吐出一種好像受着苦痛的野獸一樣的微弱的呻

吟。邦猯非同陷入這種狂情不可，她是這種黑暗的儀式的女王，她猛烈的苛求，她不達到目的不止，邦猯只好服從她的意志。在初邦猯是震恐着他已經做過了的事情，但她緊緊抱着他，低聲的說，「哦，邦猯，你沒害羞，不怕，不怕！我不讓你害羞！我們難道沒有權利來享快樂嗎？哦，你快，你快，你要快樂！」於是，他只好允許她，盡了自己的全力。

「哦，邦猯，我可愛的甜蜜的肝！我們以後是要多做這樣的快活事兒呀。」這便是她擁抱在他的懷裏的低淺的歌聲，在這加里弗尼亞春夜的月光之下是這樣，在世界的各處地方也是這樣。夜氣看看便要冷透他們的肌骨了，又才難割難分地起來，但是他們在那砂丘中沿路走，沿途都是擁抱着，沿路都是接吻着的。「哦，邦猯，我真大胆，我真頑惡呢，但你告訴我，要原諒，你告訴我，說我那樣做了使你高興！」要安慰她，好像是他的責任一樣。

坐在車上趕回畢奇市的途中他們都談着這件事情。邦猯在前沒有性的經驗，他是沒有甚麼意見好說的，但是歐尼絲却見多識廣，她簡單明瞭的告訴他。大人們說些空頭話來騙你，他們跑到一邊去幹些不同的生活，他們叫你「不要做甚麼，」難道你要受他們欺騙嗎？假使你的手段高明，那戀愛並非壞事，你只要方法能夠不養小孩子，你為甚麼定要結婚呢？結了婚的人大多數都有點倒霉的，年青人只要能夠幸福，那是年青人的特權，你大人們不懂竅，那和我們有什麼相干？

邦猯覺得這種主張不對嗎？邦猯答道他很贊成，他從前「那樣的老成，」那是因為他不知道歐

尼絲。她說，女人們先進攻的聽說男子不大高興；所以，她帶着一種惡作劇的神氣又說，今後是應該邦來進攻了。邦說他是要幹的，而且立刻就進攻，不過你歐尼絲在趕着一點鐘四十幾英里的速度，與其把汽車衝翻，倒是傷傷你的感情好一點。

邦所想知道的是，有沒有別的姑娘們和歐尼絲一樣；她說多得很，她舉了幾名出來，使邦出乎意外而且稍稍吃了一驚的，是因為有幾名是同班中的翹楚和模範生徒。歐尼絲把她們的調門告訴他，那是很像一種秘密結會，沒有職員，也沒有一定儀式，只是有一種極嚴的規律。她們自稱為「粗魯氏」(The Zulus) 表示她們的精神是敢作敢為；她們彼此嚴格地保守秘密，而且把那幸福上不可缺少的知識傳授給年青的姑娘。你怎樣避姪，怎樣墮胎的方法，大人們是珍藏得很秘密的情史性史一類的秘密出版書你在書店裏可以找到，或者是挾在你父親的書櫥背後。這樣的書一落到手裏，那是要傳觀的，總有好幾十個人誦讀。

這是一種新的道德，是年青人自己所造成，不要他們的父母的幫助。歐尼絲自然是不知道她所做的是那麼重大的一件事情；她只是說出了自己的感情和她的喜悅和她的畏懼。用這樣的方法去愛，或者是用那樣的方法去愛，究竟那一種正常？邦覺得怎樣，同時能不能愛兩個女人？克烈爾·雷·猛德說不可能，但碧里·羅生又說是能夠，他們時常都在爭論。但是瑪利·布拉克却同時有兩個情人，使他們都相安無事，不生嫉妬。——這是一個新的世界，邦被介紹了進來，他質問了一些，看見歐

尼絲的那樣內行，自己不免有點害臊。

邦猊到清早兩點鐘才回到家裏，家裏人是神不知鬼不曉的。但是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他都一樣的遲——他不是說過以後對於歐尼絲是要「進攻」的嗎？這樣他家裏人自然覺得有點甚麼事情起來了，最有趣的是看他們生出的反應。安默嬌嬌和祖母很担心，但她們說不出所以然——這樣是那老一輩的人所受的時代的限制。她們兩人都去告訴爺爺，但只能說出他回家太遲，她們關心孩子的身體會得毛病。爺爺自己也沒有更多的話好說。邦猊說他是載着歐尼絲·華特去兜風的，爺爺問她是不是一位「好」的姑娘？邦猊回答說她是籃球部的會計，她的父親是密斯達華特，那爺爺是認識的，她自己有汽車，而且吃晚餐都不要邦猊給錢。這樣說時那邦猊是絕不會有被人「幌蕩」了的嫌疑，爺爺所能說的只是，「娃子，你要放平穩些，你不要把你的一輩子當成了兩個禮拜過活。」

自然家裏人中還有邦猊的姐姐，那是很有趣的。由「粗魯氏」的連絡，怕已經有底裏的消息傳給了白諦罷？她只是說，「我倒高興，你除煤油和罷工之外，也掉來關心到了一些別的事情。」然而在那句話的後邊是橫着一片那樣汪洋平靜的女性知識的大海！邦猊的心中跑出了一長串的想念。他姐姐每晚都回得很遲，難道不正和他現在所突然發生着的情形是一樣嗎？大家以爲白諦是在跳舞，她是直接的便跑回家來，還是也把汽車停在路旁的？歐尼絲把汽車停在路旁，邦猊倒不感覺怎樣驚

奇，想到他姐姐也在停車那好像一時總礙難相信的一樣。他現在才注意到了，當他晚間在路上兜風的時候——爲甚麼總有那樣多的汽車停在路旁！

三

這一些事情都是罷工將要了結時起來的，不消說也是美國將要參戰的時候。所以性慾的高潮在邦猯心中恰和愛國心的高潮拚合成一道。這兩者其實是沒有多大區別的，因爲全國的青年正準備出征，那把性的防閑也就疏鬆了。你能否生還不得而知，所以你在出征之前便不妨自由一下。姑娘們的心也爲男子們軟和了，男子便趁着時光樂得領略。

邦猯還沒到出征的年齡，但他加入了學校的訓練班，在受着軍事訓練。省防軍所不用的舊槍分配到高等學校來，學生便武裝起來了，校場裏都是學生軍的「一二三四！向右轉！向左轉！」——互相踩着自己的腳後跟，然而面孔上却滿是威風凜凜。不一會他們便要穿着軍服，而女生們也就要組織紅十字會的練習了。男生和女生都在學校中開會，滿熱烈的唱着愛國的歌調。

是的，是在戰爭！無數的商船裝着糧食送往英國和法國，也送了不少的技師和工人去作軍隊到時的準備。大總統又有長篇大作的演說——溫都胡而的，如火如荼的，雄雄大辯。有萬惡的人種匈奴（譯者注：指德奧兩國人）起來要破壞世界的文明，現在民主的美軍要去把他們消滅。這項工作一完成，全世界的痛苦便告一終結；所以全國的志士都應該起來參加這場一切戰爭之中的最後的戰

爭——爲消滅戰爭而戰——爲德模克拉西而戰。大大小小的政治家都同聲唱着這個高調，全國的報章便反應起來每點鐘印出幾百萬張，有一羣「四分鐘的宣傳員」訓練出來了，那派到各處的工場和戲場，派到一切人羣會集的地方，去高呼全美國人來參加這場義戰。

羅士家裏人也和別戶人家一樣，是讀着，聽着，談論着。年青的理想家邦妮，把宣傳的每一個字都吞在了肚子裏；那正是他所要相信的，他的精神上的糧食。他總要和他冷靜的，迂緩的，總有點懷疑的父親議論。爺爺會說，是的，自然，我們是非戰勝不可；我們所參加的任何戰爭都非戰勝不可。但是說到將來的事情呢，唉，那會怎樣只好等時間來解決。第一，爺爺是忙着把罷工問題了結了，結後要販賣煤油，油價是一天一天的高漲着的。煤油不好白送，因爲政府要有更多的油井掘出，假使他們的油不賣成錢，那裏有資本來掘井？政府肯多出錢，在爺爺看來那就是很愛國的舉措；他要管的是他的油井的噴湧，其他的噴湧讓諸政治家們去管。

安默嬌嬌說他不好在孩子面前厚着面皮那樣說，嬌嬌以她「弟媳」的資格責嚷得異常猛烈。安默嬌嬌到各種的俱樂部去，聽一些愛國婦人的演說，說比利時的嬰兒們被人把手斫了，說軍裝庫遭了德探的爆發，她便滿燃着軍國主義的火焰跑回到家裏來。白諦的情形更壞，因爲她的一位青年，那帶她去參加賤會（Jass-party：Jass 是美國式的雜踏的音樂，起源於黑奴）的，是護國團中的一位熱心家，他知道在南加里弗尼亞的德探的一些人名，和那些惡棍所計劃着的鬼事，所以白諦是

滿受了一些黑幕的暗示，而懷着一種極嚴重的責任感。

戰爭的狂熱怎樣地衝觸着一般的人你是敘述不盡的。例如，有一位極可尊敬的老夫人，年紀已經過了七十，一生是在牧場上過活了來，而在目前好像熱中在油畫裏的，她會突然煥發起來成爲一位匈奴的同情者，你可以想像得到嗎？這樣的一個人便是祖母，她說她對於這場戰爭沒有絲毫的用途；德國人比較其他關係着的各國人不見得就會怎樣壞，他們都是血染紅了的，甚麼悲慘的故事和偵探的暗算都是編造出來喚起人們的敵愾的。儘管安默、嬌嬌和白諦和其餘的人會氣焰萬丈，然而祖母並不想憎恨何人；她大胆地公然要畫一張圖，表示着一些古風的德國人舉着有彩畫的酒杯喝着啤酒。她要把這張圖掛在餐室裏，安默、嬌嬌和白諦打算請爺爺去勸止她，她們大大的爭鬧了一場。這些都是邦所受的教訓；他聽着也就學着。從他沉靜的老父他學得的是以寬大的微笑看着人性的缺陷，而自己積展着金錢。說話是容易的，但是歸根結底你想要得着勝利還是要靠鎗炮和彈丸，要把這些運到戰場你是不得不靠着交通。爺爺從地底採取出的油便要驅駛那摩托大車搬運軍火到前線；要運轉那極大極快的輜重船，和那保護輜重船的快速度的驅逐艦；要光滑着許多工場裏的機械，還有其它更多更廣的用途。罷工剛好了結，爺爺便和政府訂結了一些契約，在拔拉台士油田又添掘十二眼新井。有件事情使他滿意的是他不能夠多訂三倍多的契約。多掘三倍多的油井，支配着銀行界的大頭子們不肯多借錢給他——至少是除非他肯去和他們合伙，讓他們也來分潤點

他的紅利。那又是另外一種的戰爭，那在國內日日進行着，大總統的雄辯就演上一千場都沒希望使它終結。爺爺要對邦猷說明，你把這目前的事情看來，須知一位產業家的「理想」是有限制的！

四

在拔拉台士上邊廠勢很形興旺。全體的工人都復了工——連上了黑表的人都收用了，一天的工錢加了一塊，而且約好了不久還要加價；一位熟練的掘井工人他的身價和他身子的重量一樣多。這兒也有那「四分鐘宣傳員」派來，大受了一般的歡迎；煤油工人是愛國的，他們本當全體都登入軍籍。但他們在這工作上不可缺少——因為沒比煤油更重要的東西，他們報效國家的道路就是要使煤油不斷的生產，要注意着沒起火災，沒有障礙物落進井裏，還有其它敵探的賣國的行動。

保羅仍然充當着爺爺的木工工頭。但是第一次的徵發到了，保羅是被徵發了的一員。爺爺說要把他的軍籍免掉，因為要新掘油井，須得建築些篷廠來做工人的宿舍。要免掉兵役爺爺是有力最辦到的——你假如知道那免役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受過爺爺的謝禮修了一條路來以便掘井的那克雷先生，那你自會明白。但是保羅說不，廠上有些娶了親有家室的工人和他一樣懂得建築，所以保羅甘願效力疆場。

保羅與邦猷又成了朋友，兩人間的議論是沒終結的。保羅對於戰爭並不像邦猷以為應當如是的那樣熱心；他承認我們既是已經參加，那就非戰勝不可，但他不能夠相信我們一定有參加的必要。

所以邦猷便得把他在校裏所聽得的各位演說家的議論重述起來。那在拉斯孔小榭中真有好幾場的熱鬧——因為看來好像稀奇，露滋對於戰爭的態度剛好和祖母一樣，祖母她是從不會會過的。露滋說一切的戰爭都是惡事，她自己永不願和戰爭發生糾葛。但你自然可以知道她的意思究竟是甚麼，她是不要保羅被拉去當兵，被人殺死！保羅讀到了那第一次徵發表中有他自己的號數時，露滋完全成了狂人，沒法可以讓她鎮靜。她緊吊着保羅，連叫他千切不要去，假如他要去，那她一定要愁死；待她曉得他是一定要去的，她便蒼白地沉默地，又去做着自己的工作。

保羅去進教練所去了，從此以後蒼白和寡默便成了露滋的性格的基調。晚上她回到她父親家裏去住宿，那是說在禮拜日她也得同他們去進教堂，當弈理在說教時，她坐着，咬着自己的嘴唇。因為弈理是舊約式的一位預言者，他說着主的仇敵要受懲罰，主要抨打他們的腰和股，要殲滅他們，連他們的兒女，「那惡魔的卵」都不許有一個的活命。弈理是一位宣教師，他自己無須來做這殺人的事情；他是免了役的，他的妹子米麗也是，米麗嫁給了一位年青油櫓工人，讓爺爺把他陞成工頭留在家裏，她算把戰爭的問題解決了。米麗是一個話匣子而且是一位俏皮客，她對邦猷說，露滋替保羅傷心，倒不如自己找一個男子；那樣的日子或許會來，在那時邦猷要希望解除兵役，而他們兩人同時來解決這個問題。

五

在邦猓的生活中那是狂熱的一個夏天，他一方面熱心着戰事，一方面又忙着向歐尼絲進攻。大部份的時間他是在畢奇市過活的，因為有軍事教練要演習，也因為那姑娘的要求是猛烈異常。在他們的幸福之中第一次的龜裂却是到了，因為他定要往拔拉台士去，而那兒是歐尼絲所不便去的地方。歐尼絲把白諦的話檢了來，說他是一位「煤油小妖精」。她會說，「你要找那多錢做什麼用？」「你假如高興要錢，我要叫我的爸爸給你。」通迷·華特好像很找了一番大錢，他在國家將要參戰之前，在碼頭上買了一批廢船；聽說他足足賺了三百萬元的淨利。報章上很登載了一些消息——都是滿恭維的話頭，因為那是每個人所夢想着的榮華。

邦猓怎好說明得他所要的不是錢，是因為國家需要煤油，他須得去盡一份責任？這樣的話頭對於十八歲的一位少年那是怎樣的一種超自然的嚴肅！他把責任推給爺爺，說爺爺有點不舒服，要他的兒子去；那樣自然會發生一個問題：邦猓到底把那一邊看得更重，是他的爺爺還是愛人歐尼絲？是會抱着他的肩頭搖他的；她總得要一個人陪她去跳舞，假如他要走開，走去埋沒在那荒山裏，那她要另外找一個人。

她是不知滿足地貪圖快樂；她永不想有停止的時候，也不管將來會怎樣。「再跳一回罷！就只一回！」她是總要這樣懇求着；其次是你再親一次嘴，或者是再喝一杯。她總是時常勸着邦猓喝酒，因為他拒絕總覺得不高興。邦猓怎能把他對於父親的允許比對於歐尼絲的海誓山盟看得更重？歐尼絲

又怎能把一位死人一般的朋友，帶到她的儕輩裏去？

在沙灘上捉迷藏，把自己的祕密讓月光知道的玩意兒，不久便不能使他們滿足了。歐尼絲喜歡的是燦爛的電光，喜歡把他爸爸的暴發富拿來自由自在的揮霍。他們要趕車到安琪市去，那兒的上等旅館裏有宮殿般的餐室，有夾嘶音樂，有狂歡暴飲的人，祝賀着新的契約和新的財權的壟斷。室中彩飾着聯合各國的旗幟，男賓們穿着各種各樣的禮服。這便是戰爭對於歐尼絲的意義，那教她參預在這樣燦爛的同伴中，音樂隊彈着國歌時起立，繼後彈着「親個嘴兒呀，甜蜜的情郎，」或者是「都度爾。烏牟時·都，」或者是其它的淫蕩的歌曲，短笛所能吹奏出來的，在那時便跳舞着一個穿夜。她是一位攻勢的小跳舞家，緊緊吊着她的對手，把身子緊貼着他的身子，就像要融成一塊的一樣。在公衆的面前那樣舉動，邦猊覺得太不雅觀，但那正是一種時風，誰也沒注意他們，特別在夜境漸闌，大家都有些醉意之後。

要使歐尼絲離脫這些熱鬧，總要費很大的手續。不怕她就筋疲力盡了，她總不想走的；他總一半是把她抱出的一樣，在回家的途中她便靠在他的肩上熟睡下去，而他要想不睡熟也很費支持。他們團體中在前有一位少年在汽車中睡熟了，在繁雜的步伐路上碰了頭，碰得半生都帶着一個歪鼻子；而且碰了之後，因為警察聞着他有點酒臭，還把他拘留了十天。所以社交界的禮法是，凡是男子要喝酒時只好喝金鶯（Gin）——不是因為那酒不醉人，是因為喝了沒有酒臭！

後來歐尼絲又決定了一種新規，在跳舞之後要趕回畢奇市未免太無聊了。她找到了一家旅館，在那兒你在號簿上只消寫着舊金山的史米司夫婦，那便什麼問題都沒有；因為你沒帶行李，你須把館賬先惠，清早起來你各奔西東，那便神鬼都不知曉。你告訴家裏人說是在朋友家裏過夜的，那他們便不追求——實在是怕追求出了一些事情不好收拾。

這一切情形在邦猥的生活中生出了大的變遷，不久在他的面容上便表示出來了；他的面色已經不再是玫瑰紅了，爺爺已注意到他不費躊躇的說：「娃子，你是在自己害你自己；你這樣熬夜以後是不行的。」所以有些跳舞會上邦猥便想不去，歐尼絲便要跳進他的懷裏，啜泣着，緊扭着他，把她的身子扭在他的身上扭得他實在是氣都不好出；那時邦猥的全部意識又會為她所充滿，她所用的那種幽香，她所穿的輕羅薄縠的觸感，她的蒙茸的頭髮，她的燃燒着的，連珠砲般的，不斷的親嘴。他會要立着理論一下辯護一下，想保持着自己的理性，而他的頭却在發昏。

有時候在他種種的情緒之中還要叫他有點難乎為情的，是這些情景在華特府上的客廳中，當着她的兩親都在面前便要串演出來。那兩老會怎麼處呢？他們是把這位野性難馴的小寶貝嬌養慣了的，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給她，她一人有五六人服侍，任隨她頤指氣使。她所要的東西總要到手，現在她是要她的愛人，拿着沒法的華特夫人，她只好說：「邦猥，沒太無情罷！」——好像自己姑娘的囁聲是該他負責的一樣。說到那無法可施的「通迷」呢，他看見有這樣的囉唆時，他的童顏上起着一

種驚惶，一翻身便逃之夭夭了。像這樣的場面他自己受夠了的，下一次遇着邦猊時，他會把他的見解表現成大有深意的一句：「世間上沒有狂氣的婦人好像沒有！」

六

學校快要開校了，邦猊咬着牙耙走到拔拉台士去和爺爺同住了一個禮拜，在那兒剛好碰着保羅，得了三天的休假。保羅光景是不被派到海外去了；軍隊中現在只叫他擔任自己的本業——建築兵營，——他把一天十塊錢的工作丟了，去擔任了一月三十元的職務而每天吃豆子。工人要成爲愛國，就是說要他這樣！這和通迷·華特的三百萬元，爺爺的煤油契約每禮拜十二萬元的恰成對照！然而因爲大總統的演說很雄辯，四分鐘宣傳員很熱心，所以這事並沒人注意。

保羅在他灰色的軍服中表示得很魁梧，很強壯；露滋又高興了起來，因爲保羅不去遭殺了。米麗也高興，因爲已經養了一個孩子，而沙諦呢是因爲有一位牧場的青年和她「做伙伴」。爺爺也高興，因爲他又有一次噴油，又證明了拔拉台士的一處山坡上全部都有希望；他在敷設導管，準備着一項大規模的發展——銀行家不能控制他，他用煤油可以周轉了！

一切人都很高興，只有邦猊在懸念着歐尼絲恐怕冒了火，他會把她失掉。她是警告過他的，她不能獨守；假使他要丟掉她，她便要報復他。報復的意義他是知道的；在前她有幾位愛人，在後她也可以另找幾個。「會幽兒」在她每天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位姑娘你假如不「走到極端」，那便不能得到。

那是風流活潑的人羣中的一種雅誼；有錢的高等學校的生徒他們愛一對一雙地駕起漂亮的汽車出去獵豔，誘引着姑娘來同車，假使姑娘們不高興照着他們的趣味玩樂，那他們在離市二三英里的地方，隨便把你丟下車來。所以那兒有一個公式，簡單而且明瞭，便是「幽會乎，不則走路！」

邦猊爲想要擺脫自己的惱殺人的焦灼，他跑得很遠的去徒行。他回來便睡，但是依然只想着歐尼絲，他的感官的多樣的陶醉依然又要轉來；她帶着她全部的誘惑和她的棄置活現在他的眼前。邦猊躊躇一兩次很想把實情告訴保羅；保羅是一種神人，一種堅毅不倚的道德的力量，你可以逃向他那兒。邦猊記得保羅在前說到「姦淫」來時的那種蔑視，那時他還不十分明瞭他所說的意思——但是邦猊現在是知道了，呵，知道得未免太精密了。他打算自己承招出來，但是覺得害羞，他把那道關門不能打破。反而比預定提前了三天，他向他的父親造了一些口實，趕回了畢奇市，沿途他都聽着保羅的聲音，在罷工期間的那些殘刻的批評：「你是軟弱，邦猊，你是軟弱。」

七

春季的雨在開始落了，邦猊到達得很遲，往歐尼絲家裏去訪着她，她說要另找愛人的威脅沒見諸實行。否，她在實驗着一種工夫，那是在她母親的一本書中找着的，叫着「精神感應」；那實驗是要你坐下閉着眼睛，把精神集中起來，心中希望着某人做某一種事，於是他們便會做這「新思念」的教條便會證實。歐尼絲正在實驗，她聽見邦猊的脚步走上迴廊，她便小小的驚叫了一聲跳躍起來，衝

進他的懷裏，她一陣陣的親嘴使他不能出氣，又告訴他這種實驗心理學的奇效的靈驗。「哦，邦猊，我是曉得，你不會待得我那樣苛刻的！我曉得你要來，因為我是一個人，媽媽去爲塞爾維亞的孤兒們募捐去了。哦，邦猊，你快來！」——她說着便要拖着上樓。

邦猊覺得那事情是不在路道的，打算退縮，但她一陣陣的親吻把他的抗議封閉着了。「你這蠢孩子，難道在下雨天我們要出去停車嗎？這市上的旅館差不多人人都是認識我們的，難道你還想去開房間嗎？」

「但是呢，歐尼絲，你母親——」

「母親，笨伯！」歐尼絲說着。「母親有一位愛人，我是知道的。假使她還不知道你和我的關係，那也該是她猜想的時候了。來，你跟着進我房裏去！」

「但是呢，歐尼絲，我怎麼出去呢？」

「我讓你出去的時候你便可出去，說不定要到清早，你總之是不會受待慢的。」

「但是呢，歐尼絲，這樣的事情我從不曾聽見過！」

「邦猊，你說話就有點像你的祖母啦！」

「但是用人們怎樣呢，歐尼絲？」

「用人們，見鬼！」歐尼絲說。「你治家要買用人們的歡心，我是不的——至少，我今晚不！」爲要

免除邦猊的顧慮，她把他留在自己的睡房裏，一直留到清早，一方面她把消息通知她的母親；假使有甚麼精神上的苦悶，邦猊也決不會知道，因為那位塞爾維亞孤兒們的女救主是睡在床上吃她的早餐，一面在報章上讀着關於她自己的高等慈善事業的記事。

從那回以後，春冰便解了凍了——用法國話來說，那就是入門的第一步，然而古風的法蘭西人是否逼得來走了這麼長的一步，那是很難想像的。兩期繼續着，弄得戶外的邂逅不能舒服，所以只要邦猊是奉着命令，他隨時都是留宿在歐尼絲家裏的，這照進步的現代的觀點來說，直是很家常而且也循規蹈矩。事實上是只有一件小小的瑣事留着，邦猊暗示着說：「歐尼絲，我們何不去結婚把這場公案了結呢？」

他爲那姑娘的反對的激烈受了一驚。「哦，邦猊，我們現在有這樣快活的時候，你爲甚要來破壞呢？」

「但是怎的是破壞呢？」

「一切結了婚的人都在受罪。我是明白的，因為我在留心觀察他們。媽媽和爸爸假使他們是不消上法庭，不會在報上鬧得怪殺沒名譽，不會登出他們的相片來，那他們定會離婚，就出一百萬塊錢——唉，至少呢二三十萬都是高興出的。」

「但我們鬧不到那樣啦，愛愛。」

「你怎知道我們不會呢？我假如嫁了你，你就以為是有權利束縛我的，那我要叫你做甚麼你必定不會再做，我也不會快活。哦，還是我們幹我們的，莫讓別人來管我們的事。我們生下地來便受別人管，要你做這做那，我是大反對的——就是你要管我，我也反對啦，那狴熊仔仔。」她有好多這種愛名去稱呼他的，因為，你該明白，你的名字適宜於幽會上使用；近來一般跳着一種新式的跳舞名叫「邦狴擁抱」，他也聽了好些人在說。

你走進這富裕的上流社會來看，那表面上一切都名正言順，合乎法律所規定教堂所撮合的結婚的儀式。但是，你一觀察到裏面——不管是上流下流——你會看見所謂人類都是自己覺得不幸，在鬧着一種私下的和解。夫夫婦婦各聽其自由，各在找尋着對手，他們帶些朋友進家裏來，那些人事實上就是丈夫或者夫人的替代；有所謂同伴和祕書和家庭教師和表兄弟便是擔任這種職務的——子女一發覺了時，他們便好利用來凌壓他們的父母，作為一種非公式的家庭的恫脅，他們好要汽車，要毛外套，要真珠頸環，要其它一切頂高貴的東西，都是從心所悅。

八

美國參加了戰爭的那一年的初頭，俄國的人民把他們的沙皇推翻，建立了一個共和國。那使美國大多數的人都很高興；和一個共和國聯盟，那是更加愉快的。但是現在一到秋天來，發生了一場可恐怖的事變；那兒又起了一種革命，這回不是高貴的學者和實業家們所主持，而是號稱為「布爾

什維克」的橫眼的狂人們幹的，他們要沒收財產，要破壞種種的事物。這對於聯合各國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災害，立地明白了；俄羅斯是要和他們脫離的，東部戰線的德軍都自由了，抽調過來幫助那筋疲力盡了的西部戰線的兵士。俄軍已經解了體，兵士們離開了隊伍，湧回到城市或者他們的鄉村；而同時新政府的領導者大大的向世界宣傳，攻擊聯合各國，攻擊他們的戰爭的目標。

這些領導者是誰？他們有一羣人是藏在瑞士的，由德國政府用祕密的火車裝着，送回俄國去搗亂，這在美國是很注意到了的。那是說列甯和他的一黨被雇用為匈奴的爪牙；他們進行着攻擊他們所說的「聯合的帝國主義」，那是德皇的聲音在用俄文說話，他們從沙皇的文書庫中搜出了聯合各國種種的秘約，美國的報紙都說那些文書是出於偽造。

爺爺是一位善良的美國人，他是相信着報紙的。他以為這場「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是他有生以來在世界上所起的最可怕的事件；他對邦狄談及時他的面孔是要翻白的。美國不等到來春或者要交秋的時候分沒軍隊送到法國，在那期間德國有一百萬大兵可以調動，只消幾百英里橫貫國境便到西部前線；他們會席捲英法聯軍會佔領巴黎，或許會佔領法蘭西全國，而我們須得再把他趕轉去。戰爭的全責任現在是落到美國人的雙肩，那一定會支持好幾年又好幾年——爺爺看不到它的終結，邦狄也會看不到。

爺爺讀着報章上的一些記事，記載着俄羅斯國內的恐怖的詳情——全無誇張地真有幾百萬

的人遭了屠戮，都是受過教育的有智識的人們；那極殘忍的暴虐，那種淫亂，你不好在報章上來發表。不久他們把他們共產主義的理論應用到全國的婦女上來，婦女受「國家化」由政府命令指定成爲公有財產；共產黨員便集團享受她們。列寧把杜羅茨克殺了，杜羅茨克又把列寧投進了監獄。社會的基底都全部沸騰了起來，這樣的野蠻在人性中會有存在，我們從不曾夢想過。邦猯現在該可以看出他素常談說着的「理想」的誤謬，他想讓罷業工人勝利，要把產業轉交給暴徒。那樣的事情到現在是在實行着了，爺爺問他究竟能不能滿足？邦猯逼得來不能不承認他也是不能滿足，他失掉了把握，沉默着了。

問題逼近了自己身上來，因爲在這世界的危機中他須得決定他自己的責任了。本年是他上學校的最後一年；學校一畢業他便當受徵募，他自己當怎麼辦？他和他父親開過一次很嚴重的談判。爺爺的意思說他有十分的责任要他的兒子來幫助；假如他去拜託克雷爲油業的職務把邦猯的兵役免除，那是不能算是兵役忌避者的。但是邦猯堅持着他定要到前線去；他甚至說他立刻要退校去應募，有許多同學是那樣幹的。他們結果是妥協了下來，等到邦猯把學校畢了業之後，再看情形說話。但是在目前邦猯對於國家對於自己都有很重大的責任——他應該多放時間來研究，少去遊逸。一位青年真的是了解了這場世界的危機，他應該專心一志的做着手中的工作，不能夠沒頭在放蕩裏面。邦猯臉紅了，把眼睛垂了下來，他說他覺得這是真的，他以後要改過自新。

他在那樣十分嚴肅的情緒之中走去會他的歐尼絲，要說明那救濟文明的責任落在了他的肩頭。她說是的，她很能了解，她剛才受了一番她母親的嚴教，母親說因為戰爭和聯合軍的要求的結果，食糧和一切物質的材料都會短缺。俱樂部的婦女們決定了她們的責任——她們以後須得用極高貴的食物，那樣便可以把豚油黃芽菜馬鈴薯一類的東西剩給貧民；華特夫人把她的衣裳都送給救世軍去了，很化費了一筆錢又完全製了一套極值價的新的。歐尼絲自然高興專用值錢的物品，但她覺得有點迷惑，因為她的姑母亞里司却懷着正反對的意見，她自己總使用着賤價的物品，好為勞動階級做模範。邦猷覺得那一種在理？

但這嚴厲的情緒和歐尼絲一道並沒支持好久。兩三天後她受了比利時孤兒救濟會的跳舞會的招待，邦猷說他要用功，她便恫駭着他說要和碧里·查麥斯同去，那是去年的足球隊的美貌的隊長——今年沒有運動的部隊了。邦猷說很可以，於是歐尼絲便在全校中表揚碧里，校中起了種種的風聞，說碧里和她停車，說邦猷的威風倒折了。這樣繼續了一兩禮拜，弄得邦猷的心病不能夠再行支持。一天禮拜六的午後——爺爺許可他說一禮拜去跳舞一次倒無妨事，所以他便打電話給歐尼絲，他們眼淚淋漓萬感交集的又和好起來，她說她除邦猷熊仔仔外她是決不會真的真的愛過任何人的，他怎麼能夠那樣的忍心要拒絕着不使她高興？

但是聖誕節又來了，高明而勤黽的爺爺規畫了一長串饒有誘惑的計畫——一隻大火雞，由露滋料理，有兩眼新井會掘通，夕陽在山的時候不消說又有鶴鶉會叫。邦猥允許了，他是只有去的；歐尼絲便撒盡了她平生所放過的大撩，她抓着邦猥的頭髮，把他拉到她母親的會客室裏，她母親站着束手無策；她罵邦猥是滑頭，是痞子，她要立地和碧里·查麥斯打電話去，他們當晚便要坐着汽車去快活，不等到聖誕節的休假過後不回來，就過後或許也不回來。

邦猥往拔拉台士去了，研究新的油井，新導管的敷設，設計中的煉油廠的規畫；他同爺爺在山上跋涉打鶴鶉，晚來一枕淒涼，滿覺得難受。他自己心裏覺得自己已經成了一位老人一樣——到第二清早起來怕滿頭的頭髮都已經翻白了！他失掉的睡眠比同歐尼絲去跳舞時還要失得多些，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學校裏在講授生物學和十九世紀的英國詩。那怎好把日耳曼人趕出法國的境界？歐尼絲是那樣的輕靈，那樣的美麗，而她是過着不愉快的生活！她和別的姑娘們不同，你很難了解，第二位人絕不會和邦猥一樣能夠使她滿足！不消說這要把他們兩人分開的世界，依然是這個盲目的無聊的殺死了幾百萬人的世界，說不定祖母的話終竟是對的，全部是一個殘忍的混沌，你們要幹什麼，你們那邊打勝，都是全不相干。

天亮後爺爺便現在目前，他們的龐大的機關又在運轉着一日的車輪。爺爺至少是可靠的，爺爺的確是有點本領。不消說邦猥的事情他滿知道，你雖然並不會告訴他，他不說一句話的總想方設計

的要體貼你，使邦貌開心，找些事情來同做。你來想罷，那些事情爺爺自己是經驗過來的！你坦白地把手事告訴他，那一定有趣——但那也會使他礙難。邦貌想到了他的「可愛的小媽媽」，那已經一年以上不曾會面了；她到紐約去了，邦貌疑心提高了她的生活費是以往在那兒爲條件的。邦貌想去和她談到歐尼絲的事情，關於交換愛人的問題想徵求他的意見。

他堅忍着了，他走回家時也沒去看歐尼絲。他遇着她，心裏總要很難過一下，但他把路頭一轉，跑過兩三英里把它忘掉。「粗魯氏」中消息傳遍了，兩人的確是永遠分了手，有好些活潑的姑娘又想要征服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但是邦貌差不多沒把她們看在眼里，他的心在他胸中死了，他自己心裏說他是再不上那一位姑娘的。十九世紀的詩人中有一位是拜輪，在他的浪漫事中邦貌可以尋出和他適合的那種貴族式的失戀的心情。歐尼絲呢，她現在在和前任的足球隊長鬧着幽會，邦貌替她焦急着的不幸，她倒絲毫不會經受。

第九章 勝利

一

邦猓的學校的第一學期在二月終結，他的試驗的成績比較還好；接着有短短的一個春假，爺爺實行了一種溫都胡而的計畫。他以三千七百塊錢買來的瓦特金士的地面，從那兒收到了幾百萬元，瓦特金士一家人依然是住在那兒，這於他的心裏覺得有點不安。爺爺有心想做點甚麼，但他又怕做過了餘，因為他怕把他們放驕縱了，以為他負於他們的還多。他所打算的是一家人的遠遊；他要把邦猓露滋米麗莎諦乘着一駕大的林牟星車，另外為瓦特金士老人和他的夫人雇一乘車子，趕去看保羅所建築着的兵營，去訪問他，並觀察新軍的教練。他們要在近處的旅館要停兩三天，看看各種的景物，兵營近旁奔理張着大天篷所召集的復活節的集會也是要看的。

姑娘們自然是高興得不亦樂乎。在她們樸質的一生之中，坐着長途汽車旅行，要算是第一次。邦猓把話對露滋說，露滋告訴她母親，母親又轉告她的丈夫，得着他的許可，要他盡力制服着聖靈在他們參加復活節會之前不要送啓示來，不要讓他們滾，讓他們叫。事實上是聖靈近來由第三天啓的預言者奔理的口裏宣言，說這些「煙士披里純」的體操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從此廢止了。理由是怎

樣沒有說出，但有種種謠傳說有支持弈理教會的富豪反對打滾，反對那種天使長的天話，不信它有甚麼意義。這些人中有一位是高級的司法官，又有一位是食品連鎖店的主人；他們的夫人們在操縱弈理，粗糙的地方給他打磨平，也訂正了他的用語，說因爲一般人都說異端（heathen），你不必說甚麼醫砭（leech）；她們也教他衣服當在那兒訂，餐事的刀又是怎樣使用，就那樣弈理在社會上是成了功的。

差不多就和觀戰的一樣：你看那帆布，那一些彎鐵，那一些杉板，就像以天方夜談中的魔術建成着龐大的都城，一些穿着藍布衣服的青年人熱心地在其間游泳，都忙得如像螞蟻——不過也不見得忙得來看不見眼前站立成一排的美好的姑娘！只要你得着上司的許可，在某幾點鐘內你可以進去參觀，看一番軍事教練；又在某幾點鐘內保羅可以出營來，在那時一對老夫婦和三位女兒去聽弈理說教，爺爺和邦猓和保羅便坐在旅館的迴廊上說世界大勢。

俄國人和日耳曼人結了和平條約，把兵隊完全從前線上撤退，把一大帶的土地送給敵人去了。爺爺議論着這件事情，他反覆着他的意見，罵着奸滑的「布爾什維克」。於是保羅說出他的見解；邦猓在這兒看出保羅的勤阻，儘管他手裏有不少的工作，他是有時間來讀書，來思索的。「邦猓」他說，「你記得我們鬧煤油罷工的時候，那報上所載的是一些甚麼？假如你不會到過拔拉台士，你不會看見過煤油工人，你只是從安琪市的報章上收集些見解，那是會怎樣的錯誤！所以在我看來關於俄國

的事情也就是這個樣子，那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同盟罷工，而罷工工人是得了勝利，他們佔領了油井。他們所做的工作我們日後總有知道的機會，但你由聯合各國的外交官和亡命的大公們所造成的新聞材料，你是得不着真相的。」

那使爺爺有點煩燥，因為他讀了三四個月的報紙，把每個字都信在了心裏。假使保羅不相信，他要曉得俄國國內有許多有錢階級是遭了殺戮的。保羅說有些人遭了殺戮，他能相信，因為他讀過法蘭西的革命史。我們所要記得的是俄羅斯人平常是受着他們支配階級的怎樣的待遇，他們所有的政府是怎樣的政府；他們的革命你須得用他們的立場來批評，不能用我們的。保羅微笑着更加上一句說，你一位美國的主人老板能夠給與他的工人們以公平待遇的，要把俄國的主子，那動輒便要鞭打工人，要反抗立地就交給哥薩克馬隊的，要自行比擬，那未免是錯誤。

這使爺爺的氣頭稍微平服了一下，但他說總之在他看來，那些布爾什維克都是日耳曼的走狗。他說到那運送列寧的那駕火車——列寧 (Lenin) 爺爺是稱爲李耐因 (Lee-ryne) ——是從日耳曼國境中通過的。但是保羅又問他是否也注意到那關於和平條約的消息；日耳曼人顯然和我們一樣是在怕俄國。這些布爾什維克對於雙方的支配階級都是戰鬥着的，日耳曼人會感覺着他們所得到的和平之對於他們比較戰爭還要可怕；革命的宣傳會傳遍他們的軍隊間，甚至要傳遍西部戰線。

像這樣複雜的事情要爺爺明白，那是辦不到的。他說假使俄國人真的要促成和平和正義的實現，那他們應該幫助聯合各國直等到德國皇帝退位。於是保羅又問羅士先生是否看見過那聯合各國間的祕約，爺爺不能不承認他不曾見過。保羅向他說明，說蘇維埃向聯合各國要求他們宣佈戰爭的目的，他們置諸不理，於是便把聯合各國和沙皇訂的種種密約都發表了出來，他們的目的是在瓜分德奧土耳其三國的土地。保羅說那密約的原文，那應該是當日的最重要的消息，被美國的報紙一同抹殺了。假使我們盲目地要去參戰，要去幫助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達到他們的帝國主義的目的，那我們人民是受着欺騙，他們必有一天會要痛悔的時候。

爺爺對於這話的答案很簡單：保羅可以暫且放心，那些密約會證明是布爾什維克的捏造。我們的政府不是已經發表了許多從俄國得到的文件，表明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都是德國的走狗嗎？那些是真實的文件，保羅幾時會明白，自己懷疑了聯合各國的可恥。你想大總統威爾遜怎能使國民受騙？

邦貌坐着，把這番議論的每一個字都聽在心裏。弄得真有點可疑，很難判別是非，但在他看來好像爺爺的話不錯，凡是一位忠實的美國人，在目前戰爭的期中，誰個能夠不信賴他的政府？邦貌聽着一位穿軍服的人坐在面前說出那樣的話，表示着對於長上的懷疑，他很有點出乎意外，他覺得他應該把保羅引到什麼地方去，把自已在校中聽過的四分鐘宣傳員的演說向他告訴一番，想向他的腦

中更吹些強烈的愛國精神進去，但是保羅只是笑，他拍着邦猊的背說，在這兒的教練營中他們所受的宣傳已經不少。

二

有一天晚上他們都去聽奕理說教；一座大的天篷，裏面儘可容下三個圓形曲馬團，周圍的地面上停止着好幾千駕汽車，兩翼的通道撒着鋸末，有幾百條木板橋，擁集着軍人，牧畜戶，和他們的妻室兒女。正面有一座舞台以備說教，教士穿着白衣，胸前帶着金色的徽章，就像一些波斯的僧侶；「有銀樂隊」奏着喇叭和笛管，都是一遍銀光耀目。這些大喇叭手吹奏起讚美歌來，聽衆都搖着身子，唱着「讚美聖主！」天篷就像要漲破的一樣。

奕理宣講着反對匈奴，說聖靈怎樣啓示於他，敵人在年內便要殲滅，允許了永遠的超渡對於那爲主而戰死了的人——不消說這些人都是沒拒絕他們的機會受奕理的超渡的。在舞台的中部安置着一眼水塘，有階段可以下去，改宗者在月台上坐成行列，都圍着白色的寢衣；儀式的時分到時，奕理步下水中，捉着他的犧牲的一個二個的頸項，唱着天父天子和聖靈的名字，把他按上前去，撲東一聲按進水中。就這樣他們的罪惡便從全身的毛端都消滅乾淨了，假如由這聖水而得下了種疾病，疾病本是罪惡的科罰，那不怕就是這些聖十字軍的軍人——唉，都應該回來，受這第三天啓的預言者的「醫砭」。

第二天家族們趕回家去，他們在途中真是有不少的事故好談，以後也還說了好幾禮拜！邦貌希望着在明年的夏天過這種兵營生活——然而因為他在學校裏受過訓練，又因為爺爺是有勢力的人，他後來是入了軍官教練團。他是充滿着獻身的精神，比平常更加勤懇。

三月的尾上，久已懷恐着的西部戰線的襲擊開始了，這一種大戰，世界是已經習慣了的，前線延長幾百英里，無晝無夜地激戰數禮拜。這種戰爭不能以鄉鎮或城市而名，它是以省為名；名曰皮加迭之戰（the battle of Picardy）。日耳曼人衝破了英國的戰線，窮追了三四十英里，俘擄了十萬人，爺爺所預感着的最大不幸好像要實現了。

然而在加里弗尼亞的果樹園中一個僻村有一位偉大的預言者在他們的激戰上施下了魔術，德國人不會知道，聯合各國也不會知道。弈理·瓦特金士在偶爾的機會上得到前線上來的一種消息，說要救英軍就只有下雨；於是他便召集齊了一大羣的祈禱者，一個通夜都跑在崖頭上，把手向天帝舉起來，請向皮加迭降下滂沱大雨；天帝聽從了他們，天上的雨門便大打開來；雨一落下，匈奴的足便陷着了，唉，匈奴的戰車的輪子也是一樣，匈奴的強猛的兵卒都溺在泥塗裏；但在戰線的一邊，主的大軍所抗戰着的，却沒有雨，地是乾的，援兵到了，英兵的戰線得救，回頭在加里弗尼亞的果樹園中信者的「赫參那」（聖哉聖哉之讚詞）震散了那梅花樹上的花瓣。

就在這樣的愁苦與興奮中，邦猊因為年青，依然有他個人的生活。在他練習後回家的途中遇着了耐娜。古德里奇，他同班的一位女生，坐在汽車裏正待轉彎，穿着一件海水衣，戴着一頂海水帽，一人的命運就在這樣小事上決定的！她把車子放鬆，叫道：「你來，我們一同去洗海水澡！」他跳進了車去，在兩分鐘內便把他帶到了海岸，再隔五分鐘他便租了一套海水浴衣穿在身上，兩人便沿着砂岸跑了一場。

耐娜·古德里奇是那加里弗尼亞每年要成熟幾千的環肥之一。她的四肢像幾棟木材，她的腰部儘可以養出一打孩子，她的胸脯也足以舖養他們。她有一頭的濃髮，面容不是由化粧瓶出來的，她的皮膚因為久洗海水的關係，色如青銅，穿着一件女人時興的纖薄的浴衣，那真是表現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天然的美。在加里弗尼亞討親的人，誰個能夠吐訴不平，說他所討的婦人不知是肥子瘦子！

兩人沿着海岸繞了一長路，也不嫌海水的冰人；他們手挽手的走上岸來，待他們走向浴場的時候，耐娜說：「邦猊，我們同去吃晚餐，我不高興在家裏。」於是邦猊便換上了衣裳，她把他帶回家去，叫他在車裏等她，她去換衣裳，在這時候邦猊溫習他的第二次的詩課，是十九世紀一位英國詩人的詩。那詩人歌詠着一連鎖的自然現象。（譯者注：此乃 Shelley 的愛歌。）

The sunlight clasps the earth

And the moonbeams kiss the sea!

What are all these kissings worth,

If thou kiss not me?

(太陽抱着地球)

月光親着海水!

這些愛撫何用，

如你不我親嘴?)

他們把車趕到一家小咖啡店去，那是一種新的發明，那兒有加里弗尼亞的魚，加里弗尼亞的蔬菜，加里弗尼亞的蔬菜，十分豐富地呈在眼前，惱殺一位十九歲的楊貴妃，她已經在盡力想清瘦一些的時候。耐娜說，比水芹菜再安全的東西沒有，那又不佔空間，又不費時間；當她咀嚼着的時候，他們是坐在窗邊，看着太陽落過那紫色的大海，銀霧徐徐地由海上偷起。接着他們坐上了汽車，她沒說一句話便出鎮外，跑下那濱海大路；她的一雙手是握在邦猊的手裏，邦猊向自己的記憶的深壑裏搜尋，記起歐尼絲曾經告訴過他，耐娜在前是酷愛着白訥里的，他在一年前入了軍籍，現在是在法蘭西。

他們在一處可人的地方停了車，車後是有一張毛毯的，不一會他們坐在海浪喧騰的旁邊，耐娜貼緊着邦猊，向他微語，「你是不還有些兒關照我？」他回答道是的，她便說，「那嗎你爲甚不抱我？」他便依從她，覺得自己的嘴唇在支持着一種悠長的接吻，那在銀幕上是要大受喝采的情景，但那銀

幕的長短依地理的區域而不同，在日本的檢閱官是要切短成雙零，亞爾惹里亞和亞爾然丁却會延長至八千英尺。

其時其境，那位十九歲的楊玉環顯然是可以聽他從心所悅的；而邦猊的頭腦却在素常戒慎着的狀態中游泳起來。他從前對於歐尼絲的苦痛的回憶，好不容易才從腦中救出！然而他躊躇起來，因為他曾經自行宣誓過他絕不再幹這事情的。他從幾位英國詩人又聽着了別的一種戀愛。他覺得他並不真是愛耐娜·古德里奇，她對於他完全是不速之客；所以他躊躇起來，他的親吻漸漸的減掉熱度，直到她輕微的說，「邦猊你怎麼的？」

他狼狽了，但突然一般靈感浮上心來。「耐娜，」他說着，「這好像不應該。」

「爲甚麼不應該呢？」

「對不住白訥里。」

他感覺着他懷中的女人震吃了一吓。「但是白訥里走了呢，愛愛。」

「我知道的，但他會回來。」

「是的，但那要隔很久；我猜想他現在在法國一定是已經找着了一位姑娘的。」

「或許是，但你不能保定；而且一個人正在爲國家效命於疆場，趁他不在時有人要偷他的姑娘，那很像是不應該的。」

於是邦猊說到前線，說到前線上的情形，說到美軍已經快加入了，他自己在畢業後就想出征，又說到保羅和保羅對於俄國的感情，說到爺爺對於保羅的感情；那年青的楊玉環依然靠在他的懷裏，但可是愈感着愈感着姊妹般的愛情，直到後來海霧竟要冷透他們年青的血液了，他們又才起來走，而這位十九歲的楊貴妃的兩手抱着她的同伴者，給了他一個特別強烈的接吻，說道：「邦猊，你真有點稀奇，但我真真是喜歡你！」

四

日耳曼人對於英軍又作了一番猛烈的襲擊，這一次名叫「佛郎德司之戰」(the battle of Flanders)。他們把英軍大部分的戰線佔領了，假使沒有工人車掌以及一切後方的人以任意的武器抵死的抗戰了七天，那德國人一定會把佛郎德司境內的鐵路全線佔領。過了一月多些的光景又來了一次襲擊，這一次是向南法國的陣線，叫作愛松(Aisne)與窩瓦司(Oise)之戰，好像巴黎就會陷落，美國的人讀着報上的戰報時，大家都在提心吊胆。

在這場戰線將近有二百英里的戰鬥中，起了一件劃時期的事情；陷入難境的法軍司令官把新到的美國兵第一次送上戰線。這些孩子僅僅受了幾個月的教練，法國人以爲他們一定不能支持；然而出乎意外的他們不像別的軍隊只是敗退，他們把德軍打退了，在兩三英里的戰線上前進了三英里以上。於是更多的美國軍派上前陣，不幾日便有碧綠林(Belleau Wood)之戰，全美國人都感覺

着天大的歡喜。那不是一種國民的誇耀，而是比這更重要的，大家都覺着——是一種自由組織的凱歌。你看這幾次戰鬥中的陣亡和負傷者的表上有 Horowitz, Schnierow, Samerjian, Samaniego, Constantinopolos, Topitzky, 林坤，一類的非英美系的人名；但他們也是一樣的戰爭着，這是從白聖宮中傾瀉出的雄辯，那雄辯之黃金的宏流所博得的勝利。

在這些歡喜之中，邦猊的畢業期到了，他須得放下一大決心。他和他的父親開了一次他們平生之中最嚴重的談話；邦猊從不曾看見過這位老人動心到了那樣的程度。他的話是，「娃子，你須得留在家裏幫助我經營，你看是不可能嗎？」邦猊的回答是，「爺爺，假使我不去加入軍籍，那我是終生懷恨的。」

爺爺把自己要留他的意思詳細的說了一遍。現在的家擔他自己再難一人支持下去了。井是愈掘愈多，每眼井都須得關照。他們無論怎樣都須得有座煉油廠，煉油廠一成立不消說又須得有一串的販賣店，政府的收買你是不能長久期待的。拔拉台士是邦猊的地方。但假如他一定要拋棄，那爺爺便得和一些大資本家聯絡；他們早就把協作的問題向他提出過的。假使邦猊一定要進軍隊去，那邦猊是等於沒有的，一樣，因為爺爺斷定戰爭是連一半都還沒過。「那些出征的人有一多半是不能夠回來的。」爺爺的口調這樣說；聲音中有點梗塞，假使再來一句，他們一定要鬧到從衣包中搜出手巾，這樣時那兩來都是難乎爲情的。邦猊所能辦到的，便是反覆的說，「我正該去，爺爺；我正非去不可。」

於是爺爺也就斷念了，在兩三禮拜之後邦猓得到了入營的通告。安默嬌嬌每每迸着眼淚，祖母呢却緊緊的扁着她的嘴唇，不露出她的歪列的假齒，她說那是罪惡，她沒有再活下去的興會了。白諦在準備着餞行，爺爺的報告是他和費龍·陸士可正在商議，陸士可是「福祿拉·美克士與米德·生特羅煤油公司」的總裁，是加里弗尼亞沿岸最大的獨立煤油業家，他有幾次向羅士提出了一個龐大的計畫，叫做「羅士聯合」。

五

父子兩人乘車到拔拉台士，讓邦猓去作臨別的一瞥，他們到時才知道保羅得着了短期的休假回家，因不久便要橫過太平洋去遠征了。爺爺說，這場戰爭就像「塘庫村」的大火，你不知道它會向那兒爆發，第二着究竟會怎樣。保羅就是一個例子，他要帶着他的一隊木工，受着命令由船運送而去——世界的地面儘寬——才要去到西比利亞的海參威。

情形是布爾什維克支配了俄國以後，他們找着了一大批戰爭時所捕獲的俘虜，那其中有十萬的契克。斯拉夫人這是一個新名詞——你在百科大辭典中是找不出的，假使不向你說明就是波赫米人，你不會知道是什麼人種，但這波赫米是德國話，就如像漢堡割（Hamburger）我們要改稱為自由燒肉片，騷葉克勞特（Sauerkraut）我們要改稱為自由黃芽菜一樣，這便改稱為契克·斯拉夫，那使你聽着發音不知道字是怎樣，看見字不知道該怎樣發音。這個民族的人是反抗日耳曼的，布爾

什維克同意了把他們的契克·斯拉夫人送到海參威，在那兒聯合各國去接受着他們，看他們可以用時便送上前線。但是在西比利亞護送的途中，這契克·斯拉夫人向布爾什維克與解放了的德國俘虜反抗了起來，佔領了鐵路的一大部分。

於是聯合各國便干預到了這件怪事情來了。報上報着：布爾什維克運動是一種熱狂者的叛亂，驅使着一些傭兵，有支那人，蒙古人，哥薩克，逃犯，及一般的流氓痞棍，來加害俄羅斯人；那是不能支持好久的，幾禮拜或者至多幾個月，所以目前的緊要事是支持真正的俄國人所能復活的一個核心。聯合各國現在就準備着要幹這項事體；美國和日本的軍隊派往西比利亞去幫助契克·斯拉夫，英美的軍隊在極北的亞匡格爾組織着俄國的難民。所以保羅便要出征，去建築兵營和青年會支部在那有名的西比利亞橫斷鐵路的沿線，得以親自去觀察他和爺爺辯論過的那些激越的事件。邦貌是快要入營的，把練習的期限滿了，說不定他們可以同送到前線——在這兒那是仰仗爺爺的勢力！邦貌想勤謹將事，得到陞級，說不定保羅可以成爲他的命令之下的木工！

因爲露滋的全然無法可慰，大家都很好不好開心。露滋時時都有眼淚流在臉上，時而要跳起身來，衝出室外去。保羅的假期滿了，快要告別的時候，她幾乎喪失了魂魄；她把兩手緊吊着保羅的頸子，保羅逼得不能不把她的指爪拉開，自己的妹子躺在椅上失了神，叫你就離別而去，那是很難忍的。瓦特金士老人便走來把露滋帶了回去，另把莎誦送來服侍爺爺的。確的，戰爭是甚麼，你總可知道！

六

邦猯回到畢奇市去，又來覷面着這種同樣的痛苦。祖母沒有哭，也沒有失神，她只走進她自己的畫室裏，把門關着，連吃飯都不肯出來。邦猯要走了，他去扣門，祖母讓他進了她的畫具油畫具和高等美術的實驗室。她的面孔沉沉而嚴肅，只有她那繃縮的紅紅的眼眶使她不能遮掩。「小孩兒，」她說——「他在她看來永遠是沒有成人的——」「小孩兒，你成了大人們的罪惡的一個犧牲。你現在是不明白的，但你要記着，有一天，待我去世之後已經很久，你那時才能明白。」

她沒聲息地親吻了他，他偷偷地走出，兩淚流在自己的頰上，覺得自己好像是犯了一種罪惡的一樣。這種感情在他一禮拜之後接到一通電報，說祖母不知幾時在床上死了，那時候感觸得更深切。他請了三天假，回家來奔喪，對於他家裏的其餘的人又作了一番告別。

訓練所是在南方，那兒有的是灼熱的太陽，淋漓的汗水。在這兒各省都有學生送來，大多是高等學生，大學生，還有些是軍官學校已經受過訓練的人。葡萄園主，橙子園，胡桃園，梅園，杏園的兒子們，牧畜人家的兒子，木材家的兒子，在城市中有生意有職務者的兒子都有——邦猯想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對於人生，對於戀愛，對於戰爭在作何感想。他操練，練到自己的背疼，他也研究，和在學校裏一樣的研究；但是他過的天篷生活，食量滿好，周身四節都長得很豐滿。

時而他會帶着一個朋友到鄉村中散步，但他嚴禁着不犯色戒，這在軍隊生活中差不多要佔着

大部分的休假時間的。在這兒你要作淫猥的雜談也沒甚麼妨礙；你的上司是公然認許的，只要你一出營門，那便是去找相親，你回來時他們告訴你怎樣處治，有的是治療所，你和別的傢伙站成一排等候着，彼此笑談，問你是到的那兒，化了多少。在兵營附近，邦猯知道有不少的婦人，是便於交際的，她們都不上一年便要墮落，所以在她們的秋波中，或者是她們所表示出的穿着絲襪的腳踵，他不感着絲毫的趣味。

他所志願的是砲兵，然而他們命他研究「軍事運輸」，因為他有煤油的智識。他滿無嫌猜地接受了這種差遣，全不知道實在是他父親擴展着的勢力在其中說過一句話。爺爺悄悄決定了邦猯是不得過海去的，不，就是戰爭再支持十年都不得過去。邦猯現在是和着一些人在担負着檢查揮發油和煤油的責任，要檢查種種的品質，定出一定的標準，看是否有效地輕快地可供運輸。或許他的同事中有些是訂了契約來做工作的，時而會為羅士聯合說句好話——這有誰能說定！

七

新的計畫實現了，爺爺寫些長信來告訴進展的情形——那些信邦猯看過之後又送轉去，不使放在天篷裏。不消說報上是有不少的風聞，接着又有更詳細的記載，以便在公衆的心中，為一項大規模的企業預作心理的準備。夏季尾上，邦猯得着一個休假，回家來探聽最近的消息。

「家」已經不再是畢奇市了；因為爺爺住在那兒是只等邦猯畢業，現在他又移到別處的農場

去了。那是安琪市上流區域的一座宮殿，他從一處家屋周旋人租來，年租一萬五千塊。那外面是塗着桃紅色的，有植樹的圍牆，剪成一些鐘形和擬寶珠的形式。在寬闊的迴廊上有青銅鍊子吊着的寢台，有些羊齒種在大的海螺裏，有大面的平玻璃窗是不能開的。內部是一套稱爲「教會櫥木式」的傢具，那沉重得令你不能移動，但那樣正好，因爲爺爺並不想移動，凡是順手的地方他總愛坐在一把椅子上，他最感舒服的是他自己的書齋，那兒有他自己坐的一張大皮椅，有許多雪茄，有一張拔拉台士的全圍差不多把四壁都蔽覆滿了。爺爺所注意的還有一件物品，是掛在食堂裏的祖母的那張極大的畫，還有那畫着德國人飲啤酒的滿遭了物議的一張！那老夫人的其餘的物品，畫架，畫具，還有許多次等的畫品，是裝在箱中，存在地底室裏的。安默嬌嬌現在是操持家政的女主人，還有白諦，只要她一在家，那真是一員批評的大將。

爺爺書齋裏的書案上，關於新計畫的文件積了有一尺多厚。他一張一張的檢出，把詳細的情形說明。羅士聯合要成爲七千萬元的一個協作，爺爺的股份合公債券和油井的估計是一千萬元，另有一千萬元是普通股份，陸士可由他普羅斯培克特山的產業和樂波斯河的產業合得同樣的股份，在財政上支持這種計畫的各銀行家承受五百萬。餘下的作爲特別股份，二千五百萬元仰公衆承擔，作爲新發展的資本——要建設一座省中最大的煉油廠，儲油的塘庫，新的導油管，一個連鎖的賣油站，普遍於南加里弗尼亞。這股份是沒議決權的，爺爺對邦猓說這是一種新發明的計畫；公衆只出錢買

股，得到他一份的紅利，此外公司的經營他是不能干預的。「我們不便讓烏合之衆來干預我的事業。」
爺爺說：「也沒人能侵略我們的地盤，奪去我們的統制。」

說明再往前進一步，邦猓便明白了爺爺和陸士可爲甚麼要圖謀着的那種恆久不破的把持。在羅士聯合的意趣書和廣告對於公衆是把拔拉台士的羅士二世油廠的煤油的豐富陳述着的；但是這兒規定着羅士聯合不能直接掘辦那片油廠，那是租借給另一種專門公司，名叫「羅士二世開井公司」去掘辦，這個公司除羅士陸士可和幾位銀行家之外沒人能有股份！像這樣一長串複雜的組織，信託公司，借地公司，股票的分別發行，有些股票立刻生效力，有些要在隨後，要公衆繳錢來實行。

「小理想家」的邦猓開始反對這項計畫，他看見他是傷了他父親的感情。爺爺說這是找大錢的正規的方法，喂，你難道要用飲食攤子的方法來辦理嗎？公衆是要分紅的，還有是——那股票在第一年內一定要漲到百分之二，不信你看罷！但在拔拉台士廠，在普羅斯培克特山，在樂波斯河，先後苦心經營過來的，不是爺爺和他的兒子嗎？政府要他們進行，更做多的工作，要掘一百眼新的油井，幫助戰爭得着勝利，他們假如要把金錢分散給一些人，拿到夾嘶音樂會去化費，他們怎能辦理這項大業？你看那橫溢着的「戰爭嬰兒」，你看紐約市的窮奢極侈！爺爺是當心着他的金錢的，他過細地用，用在應該用的產業裏，他完全誠實，而且和混凝土一樣穩固，穩信着他自已是一位找錢的人，紅利總是要到他手裏的。他和陸士可是和大資本家們鬥爭過的獨力經營家，所有的暴風都不曾把他們吹

倒，他們現在構成着這一個不破的聯合，你要曉得，那他們是要找大錢的！

八

在這期間日耳曼對於法蘭西又開始了一次攻擊，而是最大規模的一次；那是馬爾奴（Marne）的第二戰，德國人稱爲“Friedenssturm”（和平衝鋒），因爲他們的意思是在佔領巴黎而獲得和平。然而現在是有好幾段戰線爲美軍所固守着的，目前美軍有一百萬人在法蘭西，儘管有潛航艇的襲擊，每月絡繹有三十萬人送來，和着他們所用的一切的糧餉。這些都是生力軍，而其他的一切都已筋疲力盡；所以在他們所據守着的地方，戰線不會拋棄，德軍的大攻擊遭了挫折，弄得不能前進。

繼後又有一兩禮拜，有一件事情驚動了全世界；聯合各國公然轉守爲攻！時而攻擊此處，時而攻擊彼處，都得着勝利，把敵軍從那數年來建築着的難攻不破的戰壕趕出。那強固的興登堡的全線開始崩潰；在那後面的西格弗里德線，宏鼎革線，一切其他的奇難的結構都總崩潰着了。這對於美國的人就像從暴風雨的黑雲頭才第一次射出了太陽的光線。「洋記」把那有名的聖彌赫爾凸形線掃蕩了，他們俘擄了德軍幾萬人，還有更重要的是許多機關槍和大砲，德國人一時所不能夠補充。自從第一次戰勝以後便着着勝利；邦猊訓練所中的年青軍官候補們都焦燥起來了，因爲在他們未加上戰陣之前，這場曠世的大戰看看便要熄滅。

但是在這長久的期中，保羅方面都全無消息到來。邦猊接着信封露滋的心焦的信，「哦，你覺得

他到底是怎樣了？我每禮拜都照着他給我的地址寫信去，我想他假如沒死，他是應該有回信來的。」
邦猊解釋着，說寄信到海參威來回要六禮拜，在鐵路上要擔擱多時，那沒人知道；加之在戰時是有檢閱官要把一切的信件拆閱的。假使保羅是陣亡了或者受了傷，那軍隊一定要通知他的父母；所以沒有消息倒是好的消息。由邦猊忠實地送給她的剪報，露滋可以看見西比利亞確是沒有戰鬥。報告很寂寥，但那正證明沒有甚麼大事；假使那兒真的有戰鬥，或者是軍隊有損失，那你可以保險，報紙一定是登載的。

在這一九一八年的七月，美國和日本的軍隊在海參威登陸，實際是沒有抵抗；兩軍沿着西比利亞橫斷鐵路展開，他們支配着，而且實際運駛着，直達到契克·斯拉夫人所在的地方，貝加爾湖。得到這些聰明人的援助，聯合軍會平定這全部的土地，一直達到伏爾加河；布爾什維克會逃避到內地去。新聞紙上時而報着某大元帥或者是某將軍已經建立了一個鞏固的政府，不消說是由聯合軍的金錢和食品支持着的。在界線的西端有哥薩克將軍，東端有支那的蠻大人，蒙古的都統，或者是其它的甚麼怪物，就這樣地球上有一片土地又算免掉了布爾塞維克的摧殘。在這些燦爛的激越的事件中，加里弗里亞省拔拉台士的保羅·瓦特金士在建築着軍營和「歪」字號的支店（青年會）有一天他會回來帶着一番驚人的故事來談說！邦猊這樣寫着，希望露滋要快活，要信仰着她的「安克·商牟」老人的慈悲。

邦魏的駐屯所中之夜，漸漸寒冷起來了，從歐洲方面接着有喜報轟傳，報紙每天要出六張或八張的把那前一面通同佈滿。聯合軍的前進變成了進軍，那久已喧傳着的向柏林進軍！同時自然是向維也納，向梭菲亞，向君士但丁堡進軍——德奧聯軍隨處都疲憊了，崩潰了，降服了。大總統威爾遜發表出他的「十四條」，以此為基礎日耳曼受着停戰的勸告。有進行談判的風說起來了——德國的領導者們有願意休戰的表示！再遲疑沒兩三天，接着的答案是，沒有休戰，只有投降向柏林的進軍依然繼續着！

於是有一天來了一個驚人的報告；敵人降服了，投降表已經簽了名！究其實這只是一個虛傳，美國記者的習慣總是要向事實之前先跳一步。每種報紙都想制別種報紙的機先，所以他們把事情總是在先預備着的——未曾發言的演說，未曾舉行的儀式。有某位神經過敏的記者他的指頭把機關拉得太早，那個消息使美國人全部都歡喜如狂。那樣的一種光景自有世界以來是不曾看見過的；一切可以發出騷音的樂器都拿在手裏，男人女人孩子都趕到街頭，跳舞，唱歌，歡呼，鬧到他們筋疲力盡；有放手槍的，有在摩托車後邊拖着鑲鐵罐子在街上奔跑的；賣報的小子和賣股票的富商互相擁肩歡笑，笑得眼淚雙流，五六十歲的有威可畏的銀行總理和一些打字娘電話交換女員跳舞起來。一兩天後真的消息才來，他們又從新慶祝過一回，但總沒前一次的那種無嫌猜的狂樂。

嗣後軍事教練的熱度不消說便減退了；一切年青的候補軍官都想回家，回大學去，或者是回到他們的工作，大凡有點勢力的人立刻便得到休假，那休假是可伸可縮的。這樣的一種恩惠也光顧到邦猊，爺爺的神力從那碧落裏表現了出來，邦猊便回到家中，看「羅士聯合」的進展，那公司的「乙等股票」以每股一百零八元發賣，剛好兩天便完全賣完了，而現在的市價是一百四十七元四分之三。公司又發行着「不定價格」的股票——這又是費龍·陸士可的聰明的律師所發明的別一種新計畫；由這種方法可以免掉應行繳納的省稅和國稅，還有是你可以隱藏紅利的金額，無須乎照發「租股的配分。」陸士可說到財政問題來的確是一位名手，他是在煤油業中爺爺所遇着的最有本領的人。

現在有龐大的陸士可的機關在把煤油上市，收集金錢，這從爺爺身上真是取下了一個沒大的負擔。爺爺的工作現在是開發——在這油業中是他所最高興的。他是這新機關的理事會的一員，也是副總裁，年俸十萬，責任是油田的新發見和開掘；他要向四處去旅行，買收油田，決定掘井的方位，估計油井的產量，在這些決定之後交給一位經營主任去執行。爺爺的理想是邦猊該得做他父親的下手，出馬時年俸六千元的光景，熬到每個人都了解他是精通此道；父子兩人在他們的畢生之中，會踏破南加里弗尼亞全部，就如像在拔拉台士一樣嗅出煤油！邦猊說那是很中聽的，但他須得再思索一下，要使自己心思不想再到西比利亞或者法蘭西。爺爺說那自然是對的，凡事用不着他着忙；但是

邦猯要知道萬一爺爺的兒子和他同姓的人不做同樣的行道，那他是很會有點失望的！

十

父子兩人上拔拉台士去看那發展的情形；第一件發展的情形他們所看見的是在爲他們調理拉斯孔小榭的露滋。邦猯看見她的面孔不免大吃了一驚；她比他前一次看見時儼然老了十年的一樣；她的面容蒼白，他的微笑勉強。她沒有絲毫情趣，表示出女性的愛嬌，她的頭髮一把梳起來在頂上打成一個結子，她的裙邊長到她的腳跟，那照時樣是長過了一隻腳脛的。露滋決心要做一位貞姑了，米麗說，全都是因爲把她的心愁在保羅身上。

「我，我曉得他是死了！」露滋說着。「你想罷，他去後已經五個月了，這五個月內你不知道嗎？保羅不會寫過一封信來？」

情形是有點奇怪的；爺爺想了一下說道，「是的，我們是等得太久了，我們現在便可以知道。」

「哦，羅士先生，你是甚麼意思？」露滋叫着，搓着自己的兩手。

「我想，我們派往西比利亞的軍隊並沒全軍覆沒，我們總有方法可以通消息。」

露滋的臉色愈見翻青了。「哦，我實在怕，我怕探聽他的消息！萬一我是聽見說他死了——萬一我真的是知道了——」

「小姑娘，你聽我說，」爺爺說着，「你所想像的難子總比真實的要壞些。我是要探聽我的木匠

工頭的，我現在就要動手。」

於是爺爺走到電話口去，叫那聖奕里多市的畜料乾草店的老板夾克·柯斐。「嚇咯，夾克。是的，我們這兒都好，你的老人好嗎？唉，你們所擁立的候補議員已經當選了——那人名我不記得，是這本地方所舉出的議員啊，我倒還不會麻煩過他，不過我在他的選舉上很貼補了一些，將來我倒可以麻煩麻煩他的。好的，唉，我現在請你打電話到陸軍部去問他，探聽保羅·瓦特金士的住址和安否。你有鉛筆在手裏嗎？」

爺爺轉身向露滋，「唉是怎的啦？美國派遣赴俄遠征軍加里弗尼亞省第四十七旅第二團。我要陸軍部用海底電線去探聽，回信也希望用電報，請你給那位議員電匯二十五元去做電報費，假使有甚麼剩餘，就留在你手裏好了。我今天就給你匯支票來。假使你以為方便，你最好說家裏人有一位病了，那是關係生死的問題，急於要得一個消息。夾克，我一切都拜託，你的汽車假如要油用，你可以到我新設的煉油廠去。公司送上紅利你收到了嗎？哈哈，哈哈！好的，再會。」

露滋懸心吊胆的等了兩天，每次的電鈴聲都使她窒息着；繼後來夾克·柯斐的聲音終竟來了——邦親接着電話，把聽筒接着趕快轉過來說，國會議員李特士有電報來，陸軍部報告保羅是在伊爾庫次克，人好。」露滋叫了一聲——她是站在餐桌旁邊的，她要想去撐扶着餐桌，沒撐持到手便飄忽的倒下去，邦親把受話器丟了把她扶着。而她是，要命，簡直白了，冰了，沒感覺了，大家把她睡在地板上，

用水噴她的臉。等她恢復原神時，她只是哭，只是哭，就像一位嬰兒一樣。回頭，邦猓才記起電話筒還吊着，他趕快去向柯斐說明了，告了罪，邦猓好不容易才保得自己的聲音沒有發抖；事實上邦猓和爺爺都很關心着保羅，雖然他們沒有說出口來。

到露滋能夠坐起來，發出微笑了，爺爺說：「伊爾庫次克，到底是甚麼地方？」那姑娘應口道：「那是在貝加爾湖旁邊，西比利亞的中點。」爺爺說：「嚇，你在那兒學來的地理？」那是在保羅的書籍中有一張舊地圖，露滋把西比利亞的一帶都暗記在心上了——那橫貫鐵路的每個站口的地名——什麼與牟士克，拖牟士克，拖波爾士克，她都記得，爺爺覺得有趣，叫她暗誦了出來——天仙，假使那兒是附有時間表，那嗎晚車幾時到海參威下貨，她一定是知道的。關於那兒的地文地理她也記得，那兒住的是甚麼人種，植物，動物，主要的出產，毛皮，木材，小麥，牛乳製品之類。

只是有一點困難，她的智識是在二十年前！所以她現在該去着手的，是在那天下午趕到羅斯菲爾去，在那兒的圖書館中她可以找着一張大地圖，或許還可以找出一些參考書。邦猓說他用汽車送她去；他們去了，找着了一張圖還有伊爾庫次克的照片，一處公衆的廣場，周圍有些建築物，有些圓形屋頂在那頂上，怕是教堂或者是寺院或者是其它的甚麼異名；地上有雪，有櫟，用高大的轡頭在馬頸上駕着。那兒是十分嚴寒的，露滋說，保羅沒經慣過那樣的天氣；但是邦猓笑着叫她不要擔心，保羅有很豐富的衣裳穿，現在軍人是最受優待的，只要鐵道沒有阻礙，斷不會有人受苦。

但那在露滋心上還是不夠，她要的是保羅回來的。確的，目前戰爭已經過了，他是該得回家的！但是邦猊說她須得還要熬着心腸等一下，因為一種軍事行動和熄戰是不能同時了結的，在這期間還有談判要開，軍隊不能立地撤退。但是等和平宣佈了的時候，那時保羅一定會回來，因為我們在戰後並不想在那西比利亞橫貫鐵路上運轉火車。邦猊說着帶着笑容，意思是故意滑稽，露滋也微笑着，因為她聽來也覺得有趣；他們兩位對於國際交涉的糾葛上是那樣的無知，他們這兩位加里弗尼亞的森林中的幼兒！

十一

邦猊費了一個禮拜同爺爺打鶴鶉，或者是思索着一些事情自己在山中汗漫。後來他坐下討論了。「爺爺，我恐怕我會使你失望，但是我不願說假——我心裏想進大學。」

「大學！我的天，你爲什麼的？」爺爺臉上大有驚愕的神情；但是他是一位詭譎的老手，邦猊想進大學的心事他早就知道，他自己也是曾經打算過的。

「我是因爲我的學問還不夠呢，爺爺。」

「你到底是想學習甚麼？」

「唉，現在却不好怎麼說；你沒得到可學的東西，你不知道你有甚麼把握。不過我自己總覺得學問不夠，我還想學習一些。」

爺爺帶着絕望的神氣了——滿可憐地，但是不知不覺的，也不是出於故意。「那看來你對於煤油是沒有趣味了。」

「爺爺，你不能那樣說。我是還要研究一些學問再來就事。」

但是爺爺比他更清楚。「娃子，你不會的，假如你去進大學，你比我們煤油家會高超到天上去，你曾不把我們看在眼裏。你假如是想成一位煤油家，那你所應該研究的就是煤油。」

「爺爺，你說的不錯，我實在還太年青，不知道我該成個甚麼。假如我要想做些別的事情，我想我們的錢倒是不少的——」

「不是錢的問題呢，娃子，是工作的問題。我的心事你是知道的——我想要你跟着我——」

「我並不是說要離開呢，」邦猯趕快的插說。「就在本地也有不少的大學，我可以住在家裏的。我們在禮拜六或者節日，一樣的可以上山來。我對於披拉台士是不會失掉趣味的呢，爺爺，但是我總不高興就要熱中於事務上，我自己是還有可以求學的機會的。」

爺爺也就允許了他。在他心中却有一種奇異的激戰。一方面是對於學識的尊敬，在學者面前的鞠躬，別一方面却怕邦猯會得着一種「思想」，怕他會向「理想主義」高飛，使他這位二千萬元的羅士聯合之繼承者和守成者，鬧到不能相配。

第十章 大學

一

南太平洋大學在初本是由一位加里弗尼亞的地主所建設的美索迭斯派的禮拜日學校；那大學的教授們都是美索迭斯派，它的特徵是有一些宗教上的課程。後來有一位煤油大王，那把墨西哥的政府和美國政府接連買賄了五六任的，因而爲求自己的靈魂的安穩起見所以對於這些以救濟靈魂爲買賣的人又送了一筆大錢，學校便長大了起來。到底那一派的教義才是正宗那顯然是不確實的，所以那位煤油大王對於舊教和新教平等地送錢，而那兩派的教徒們使用來互相傾軋，互相詆毀。

假如爺爺知道他的兒子是由彼得·奧烈爾的寄付金教育着的，他必定馬上便要歡喜，便要安心。他因爲不知道，便到學校去訪問了一次，至少去看了一看邦猊之將來的環境之外觀。大學是遠遠建立在安琪市外，然而現在有市街在那周圍長出了——那又表明着另外一種寄付，是由市民以租金的形式繳納的。大學的結構很堂皇，使爺爺心裏佩服；校中事實上是聚集着五千的男女學生，那更使爺爺佩服，因爲爺爺只要看見多數的人聚集在一處做同樣的事情，他總以爲是合道理，是安全的。

更加使他安心的是他會着了那校長阿龍差·譚·古伯爾，那是哲學博士，神學博士，文學博士。因為古伯爾博士的職守是專門和各位爺爺們會面的；他由他的百萬長者的董事會選拔了出來，正因為他善於和董事會交際。古伯爾博士深知道一位學者要保持尊嚴同時也要謙遜。這位爺爺因為滿頭滿腦都是金錢的意識，所以他能將這位博士的心理看得絲毫畢露，那心理是：假使這位羅士聯合的建設者對於他兒子所受的教育能夠滿意，那他將來或許會捐付一套煤油化學科的教室，或者至少是增設煤油地質學探討的一個講座。那在爺爺看來真好是一位宗教家兼教育家的態度；世間上每一個人都在想弄錢，而這種勸人樂捐是一種高超的弄法。

爺爺和邦猓兩人都應分地把這座大學看得很尊重。兩人都沒有懷疑那經營大學的錢是由補助政黨，賈賄立法行政司法以及陪審員得來的——這樣的錢完全由一道行政上的法令便可以轉化成爲文化中的最高的型式。邦猓熱心着在選擇課程和及第的點數，他從英語五甲跳到西班牙語，二，又跳到社會學七和近代史十四，他買了一堵教科書，聽了講義，寫了鈔本，在腦中暗記了一堆日期和一些雜事。

他費了很久的工夫才知道「英語」是死沒趣味，知道了那教英語的一位年青先生真是教得要流眼淚水；知道了「西班牙語」有些法國話的音調，知道了那位教授他不得不住在他所鄙視的野蠻的地方，在時常照顧酒類私販以療慰自己；知道了「社會學」完全是一些有學問的紳士在

一些可以研究的事物之中涉歷了一番，所企畫出的人爲的分類之一個精巧的湊合；也知道了所謂近代史，那所用的藍本是經過幾千的犀利的眼光檢查，總要絲毫沒傷及彼得·奧烈爾的感情，關於支配近代社會的各種勢力，不讓學生能得絲毫的暗示。

二

邦猊對於這龐大學校的社交生活也是同樣的重視。這是一切高等學校學生的遠遠的溫都胡而的目標；能到這兒是少數有幸運的人，而邦猊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姐姐的親友有位兄弟是上級生，是屬於最高貴的學生團體的；所以他一聽見邦猊進校，便立即介紹了入會。那些會員是以善於揮霍爲能事者的集團，是進取的，自負的，善用時行語的，動輒便要談到本年長距離競走的選手的豫度。邦猊是一位競走家，所以他們有一個理由來歡迎，其實這比較起他父親的煤油倒是更好的一個口實。

和西部的一切大學一樣，南太平洋大學也是男女同班；所以邦猊便開放在了了一羣女性之前，那些女性都是些蒸溜過的集中過的誘惑的結晶。這樣一羣優美的姿態，葱俊的脚跟，有笑窩的白面，淡黃的臂膊，鮮豔的彩衣如像巴西的蝴蝶；微笑和明眸的萬華鏡，由紫丁香的花叢，素馨的花藤，乃至迢遙復迢迢的遠自加里弗尼亞的橘園和檸檬園吹來的，一片氤氳不斷的柔香。一位年青的空想家住這樣的環境裏，總有什麼事情會遇着他的——更何況他在男子專門的軍官教練團裏正剛過了一個夏天！

在經濟欄內注意到羅士聯合的消息，這樣一大批的女兒嬌是不很拿手的；然而她們好歹却知道了邦猥是拔拉台士油田的發見者和繼承者。萬般靈敏的機巧便集中到他身上來，他被招待的有幾十處跳舞會，幾百次茶話，和幾千次兜風。接着有一種奇怪的風聲起來；在這兒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一位年青的富家公子才不高興「會幽」！南太平洋的施用魔術的女選手們一個二個都不發生效果；不久便有打賭的事情提出了，就和競馬一樣有一筆賭金看邦猥。羅士所親吻的第一位姑娘是誰！畢奇市高等學校也調查到了，來的報告是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是失過戀來的；這消息自然把他造成了一位傳奇的人物，愈見激起了他的聲名。

事情適得其反，那把邦猥奪到了手的姑娘，正因為她不想去爭奪邦猥。亨蓮塔·亞緒烈的家庭是一座有錢的世家，所以能夠不把錢看在眼裏，也不把想找錢的人看在眼裏。這正是使邦猥佩服的門徑，邦猥所痛感着的是自己的暴發。他姐姐所有的那種攻勢的自負心他總不能有；他所要求的總是比自己更要好的甚麼，暫時間他在亞緒烈家中求得了，他們有他們的完善的風度和有禮節的僕役和充滿着流風遺韻的大廈。

亨蓮塔高而纖削，性情溫和，聲音柔軟，客氣得有些近於拘謹。她的母親才過世不久，她穿了一年的喪服，那不消說是異常注眼。她是舊基督教派（英國國教）的信徒，禮拜日的早晨她帶着長的羊皮手套，攜着一卷小小的祈禱書，和讚美歌訂成一本，書面是黑色的皮面，有鍍金的書邊。她把邦猥引

進教堂去，他看見一位白髮的老紳士用着英國話在那兒說教，並不是用通俗的文字，是把古代希伯來的神話照本宣科。

亨蓮塔之於邦貌正是逃開那邪惡的苦惱和動亂的避難所。他之逃向她儼如逃向一位聖徒，逃向一位大學校庭上的有肉體的有生命的聖母。她遠遠超過於那一批輕薄的娘子軍之上，她不用胭脂也不用金粉——沒有像汗水那樣通俗的物什會塗抹在她那優美的如像雕像般的鼻準上。你或許會夢想着親吻她，但那只會終歸是個夢想；在和她相識的頭一半年她會叫你是「羅士君」，繼後她會叫你是「亞諾德」，覺得這樣莊嚴，大約是因為馬太也名亞諾德的原故。在你和她認識和她真正的親近時，你在班中會得着最高的成績，那小小的黑皮金邊的祈禱書上正說得好，「須尊敬而服從長上，對汝之政長，教師，心靈之牧師與主人，汝須一律皈依。」

三

邦貌上拔拉台士去過他的聖誕節的休假，從保羅方面有第一次的消息到來，是一張明信片，蓋有美國遠征軍的鈴記，但沒地名；那明信片上沒「伊爾庫次克的光景」，或者是「伏爾加河畔的橋車」，或者是其它類似的甚麼！「可愛的露滋」，那片上寫着，「我只寫一兩句告訴你，我人好，一切都順序。我接到了你寄來的三封信。請你常常寫。我們很忙，而我是很有些愉快的時候。請你致意家中老幼，致意邦貌和羅士老板。小兄保羅。」

露滋接着了這件寶貝高興了好幾天，她反反覆覆的到底讀了好幾遍，把那兩面的標記研究了好幾遍，那是無法計數的。那在邦視看來好像是怪冷淡的不能令人滿足的備忘錄一樣，但他不好那樣對露滋說；他問爺爺，爺爺說在必要上軍人的通信都是要大受檢查的，保羅或許是有意寫這種明信片以便通過。爲甚麼要那樣嚴密的檢查呢？邦視問了，爺爺回答說，目前是危險的時候，軍隊須要禦防敵人的宣傳。

爺爺讀過一篇雜誌上的論說，那詳說世界的情形。德奧兩個帝國同時倒潰了，那是德模克拉西的大勝利。但是目前信仰德模克拉西的朋友們又有一項重大的工作在手裏了，那工作是應該打倒那野獸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他們要在四面封鎖着，使它餓死，俄國的富豪和顯紳們在四處的國境近處建設了政府，聯合國是在以金錢和食料支持着他們的。德尼金將軍佔領了南俄；在西部已經建立了好幾座小國；北部，亞爾匡格地方有一團反布爾什維克的團體在英美的保護之下強盛了起來。關於西比利亞呢，克倫斯基的社會主義的政府是保存着的；但是這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們只是些空論家，現在是遭了驅逐，由一位真的軍事家來代替了，那是柯爾契克將軍，在前曾做過俄皇的海軍司令。就是因爲這位男性的將軍，聯合軍才派兵到西比利亞去幫助的，美國的軍隊也就是派去替他保護鐵路。西比利亞的布爾什維克，乃至同情於布爾什維克的人自然要搗亂；那正是爲什麼要設檢閱的原因，爺爺這樣說。

邦猷不懷疑問地接受了這項說明。他在教練所裏住過七個月，這種軍事的觀點他是早得到的。他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宣傳的危險是尖銳地注意着的，而且他決心假如他是遇着了這樣的宣傳，他要立即反對。他是那樣的幼稚，對於敵人的巧妙那樣的無知——他從不曾夢想過他在目前已經中毒；而且他所中毒的地方，不在別處，却在他最基督教的最保守的大學中之一個課堂！

那對於一位可憐的過於操心的大學總長是一件辣手的事情。古伯爾博士所極信賴的學長由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的介紹，招聘了一位年青的先生。這位年青人在梭羅尼基做過救濟事業，是美索迭斯派一位有名的牧師的兒子；他的名字叫丹練爾·委普斯特·歐文，有這樣一種名稱的人會得着政治上的精神錯亂症，你誰能料到呢？

這位年青的先生，他的方法很高明；他不曾說過甚麼話來把自己陷着的，但他會提出種種的質問，接着勸學生「自己去思索」就那樣種下他的懷疑的種子。無論何處的大學，在每一班中總有一兩位「怪頭腦」大約他們的父母總是不守本分的人；邦猷的同班中有一位自稱「合理主義者」另外一位是有俄國系的姓名。你一位教師所能辦到的便是讓這些朋友來發出問題，而立刻使一班人都陷入懷疑狀態中，迷受着日本政府在他教育統制上所稱爲「危險思想」的惡影響。

威爾遜大總統爲要實現他所倡導的正義的統治，親身到歐洲去了。他就給凱旋將軍一樣經由英吉利到法蘭西，美國的報紙充滿了他所要實現出來的偉業。但是在歐文講師的課堂中邦猷聽見

說大總統把他「十四條」中最重要的一條，「海洋自由」的要求拋棄了。那怕是對於他的計畫爲要得着英國支持的一種代價罷？此外還有更驚人的，是邦猊聽見說在戰爭的發端，聯合各國間所定的密約現在提出了和平會議的席上來，成了種種爭執的基本。那些密約邦猊是絕對不會忘記的，爺在前說過那日後會證明出是布爾什維克的捏造。但是聯合各國現在承認着它是真的，而且把威爾遜大總統對於德國人所允許了的公平的條款完全打消，而要強迫那密約的實現！

邦猊回家把這種不可了解的消息說給他父親保羅顯然是沒錯，那萬惡的布爾什維克倒是講了真話！爺當作怎樣解釋呢？爺是無法解釋的；他有點着急，只是說我們還不好斷定，我們須得再等。但是糟糕的是，我們愈等，出現的怪事情愈壞；而真實的情形愈見明顯，便是威爾遜大總統，爺以爲他是絕對不會幹的，結果是幹了——他自己是「上了當。」就像提防下邊有水在浸的一樣，一種懷疑的潛流浸潤那選着「近代史十四」的南太平洋大學的一年生。

歐文先生關於和平會議並沒說過一句話；他只是試驗學生，看是否記得普法戰爭的戰役和將官的名字。但是一種問題總容易牽引到別種問題，那些「怪頭腦」你要叫他們不作聲真是難事！別的課堂裏也有同樣的現象，別的大學裏也然，於是所謂「危險思想」便次第蔓延。不久這種被禁止着的思想在國會裏面議論了起來，又其後便在報章上也不能不出頭了。那就如一陣暴風捲動了全國。有一百萬如像邦猊一樣的理想家頓時才醒起來看見了一個事實，看見了他們的偶像（威爾遜）

才是一尊稻草人。

四

是的，你要在世界上生活，真到了一個艱難的時代。向我們允許了的一切高貴的約束，一些燦爛的希望都已經消滅了！一切流掉了的年青人的血，在法蘭西境內死傷了的三十萬青年——換來的是聯合各國的政治家，那些狡猾的，殘忍的老人們，坐在和會席上，把目前的世界又正直正坦的推回到從前的舊樣！一切舊時的憎恨，一切舊時的不義——帶同着將為日後的禍源的整千整萬的新的憎恨和不義，化為了永恆！把德國人從故國拉開送給法國人，把奧大利送給意大利，把俄國送給波蘭——就這樣還有一長串的蠢幹；要把幾百萬的人民局限在他們所恐怖所憎惡的政府之下，那樣好使他們革命，把歐羅巴又鬧得地覆天翻！

這些事情不是一次便能明瞭的；在和會把詳細的情形逐漸洩漏之後，人們才漸漸的明白。世界各國都在進行着自己的宣傳，希圖本國的利益；威爾遜大總統在這些亂麻之中，被人西扯東拉，東拉西扯，他所鼓吹着的美好的目標完全無法實現。這在美國所生出的反映，是在全國激起了一片憎恨的潮流，為前此所未曾有。

繼後大總統自己回國了，宣告說他得着一個完全的勝利。在「民族自治」的美名之下他把德意志的萊因州送給法國，把德意志的非洲送給英國，把德意志的鐵陸爾送給意大利，把中國的山東

送給日本，北美合衆國呢是委任了阿爾美尼亞的統治權！他和法國和英國也結了一個永久的聯盟，我們自行束縛着以維繫這項民族自決制！這種計畫完全表明了之後，一種輕佻的大儒情調成爲了美國青年智識階級的主潮；時流的青年女子在貞操的美名之下欺騙她們的丈夫，大學的學生在忠於禁酒的美名之下，褲包裏統着酒瓶。

事情最難處的是邦猊，因爲他不能不時時上拔拉台士去，和露滋覲面，告訴她說對於西比利亞人的所謂民族自治就是要她的哥哥在和平的期間都要留在那兒，而把刺刀加在他們的頸上。在詮解這種奇怪的狀態上，邦猊巧妙得差不多成了一位騙子，就如像他以治外法權爲後盾曾經辦理過正式的外交事件一樣。他算敷衍了一兩個月，那時德國被拉到凡爾賽和會，在一張賠款的條約上簽了字，那數目的浩大使你不能詳舉出來。

於是有一天來了一封信使他敷衍的工作不能再支持了。那是一通生人的來信，字跡很潦草，信箋是幾張不值錢的糙紙，郵局圖記是西亞突爾，信面寫着「邦猊·羅士君，拔拉台士，加里弗尼亞。」

信裏說：

「親愛的邦猊君：你不認識我，但我是一員歸國兵，平生是在塞里拿斯牧牛，保羅·瓦特金士叫我寫信給你，他因爲檢閱很嚴不能寫信。我是因爲送回國來的，我得了亞細亞赤痢，在盆裏便了三個月的血，你看了這信應該洗手消毒，因爲這病很容易傳染。我住在隔離病室裏，這信是祕密付郵的，千

萬不可使人知道。我曾經寫信給你，他們會把我監禁起來，但是保羅說你的父親假使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地獄，他會把我們弟兄救出來的。邦倪君，我們在彼地幹些甚麼？爲甚麼要屯留着那兒的冬天？抵是在零度四十度上，時時要刮很大的暴風，而你不能不去站哨，在夏天呢蚊子就和蒼蠅一樣大，咬了的地方便要流血。還有日本鬼要向我們開槍，他們說是我們的聯合軍，然而他們的確是在佔領着那個地方，口稱是只七千人的，然而實數是七萬，爲甚麼我們要他們到那兒？我們隊裏是不准攜帶武器的，而日本鬼在槍上還要加刺刀，我們是赤手空拳。規定了的地帶是該我們管的，但是日本鬼不肯讓出來，我看見他們把機關槍運出來把守着，假如我們和他們爲西比利亞的事情要開起戰來，那我們有好些人一定要先被他們殺死。還有那些俄國的難民和軍官，我們是奉着命令來幫助的，我聽見一位上校說，你把錢給他們去組織政府，他們便拿去荒廢，你當天晚上必定要從一座賭博場裏把他們拉出來。他們有一種觀念，便是見着工人便殺，婦人也要殺，他們還要姦淫她們，邦倪君，我所目覩的事情那會使你讀得頭痛。從格雷武斯將軍以下我們全軍都爲這場任務很憤慨，有的人竟發了狂，我們的一旅中怕有二十人以上。有幾位是穿着狂人的衣裳已經送回了國。但是國內的人是不許知道那面的情形的，在我們旅上有幾位弟兄半年來沒接到家裏人的一個字，他們愁得發了狂。戰爭已經過了，我們爲甚麼還要留在那兒，你假如知道，請你告訴我。但是保羅說沒告訴他的妹妹，因爲他自己並不怎麼壞，他們很肯調動他，他常常都很忙。假如木匠的工事多那倒還好，但我看見有好些人把許

多鐵路的枕木帶着走一百碼路，又把它們送回原處，徒是讓我們空忙。請你送點雪茄菸給我，那是說你接到了我的信的信號，你假如是送兩匣來，那我知道你是要我再寫。弈夫·柯爾比提敬上。」

五

邦視把信給爺爺看，那自然使他大吃了一驚，但爺爺有甚麼辦法呢？在那一禮拜他有三眼油井要成功，有一眼噴了油，把兩百畝寬的岩地弄成烏黑。他和陸士可為煤油市價的驚人的暴漲，也很忙碌。那好像世界各國都突然的起來爭買揮發油，或者他們是為補充戰時的消耗，也或者是要預備第二次的戰爭——總之，市價漲得天樣高，南加里弗尼亞省的地底油像要吸乾的一樣。實實在在有點驚人，各處的油站除掉自己的常川主雇之外都不賣油了，而且一次也只能賣五加侖；別家的油站是屯空了的，汽車有好幾天不動。爺爺和陸士可便大賸其錢；他們所賸的是淨錢——純粹的美金，爺爺含着笑說，沒收一張外國公債！

邦視把雪茄菸送了十二箱給弈夫·柯爾比提；無晝無夜地都關心着保羅的問題。他現在才有點明白保羅留在西比利亞，好像為的是要打倒布爾什維克！照那塞里拿斯谷的前任牧牛人的筆上看來，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也好像是另外一回事。邦視總想做點甚麼事情，他到頭硬着心腸坐下，寫了一封信給他的代議士，李特士先生，把他所知道的西比利亞的情形告訴他，請他質問陸軍部為甚在平和的時候都要檢閱軍人的信件，請他也在國會裏提議調查美國在西比利亞駐兵的理由。

那封信算來在五日後便可到那議員的手裏。那付郵後七天，有一位衣冠整飭態度慫慫的紳士到安琪市的羅士府上來拜會，說他在西比利亞有一些煤油產地，他希望和羅士老板商辦。爺爺上拔拉台士去了，所以邦便來接洽着這位紳士，覺得這位紳士很博愛，很有廣泛的趣味，他便把保羅的事情告訴他，把弈夫·柯爾比提的信給了他看。他們談到西比利亞的情形，那紳士說我們對於俄國既沒宣戰，那嗎我們有甚麼權利要去打他們？邦也覺得這樣；於是那紳士告辭了，以後並沒有油地的消息，只是隔了兩禮拜之後邦接到了弈夫·柯爾比提的第二信，惡毒地罵他「把我賣了，」因為弈夫並沒給別人寫過信，但是軍隊提了他，果真把他投進了監裏，那一定是邦把他賣了的，所以他寫這信來咒他，叫他滾進地獄去，沒再出來。在這位小小的理想家的教育上，現在是又進了怎樣的一步呢！

這段插話邦總想向甚麼人告訴一番。第二天，他從大學裏坐着新汽車跑出來，看見一位年青人微微的跛行着，一位大學的講師跛着腳在走路，而一位大學生却乘斬新的遊覽汽車，自己覺得未免有點失禮。邦把車放慢了，問道，「歐文先生，你好不好和我同車？」

「你假如是和我同路啦，」那先生說。

「隨你到那兒都好，」是邦的回答。「其實我是想找一個機會和你先生談話，能夠時我是很高興的。」

那年青的先生坐上了車，把要去的地址告訴他；接着他說：「你有甚麼事情和我商量嗎？」

「我想問你，我們爲甚麼要在西比利亞駐兵？」

丹練爾·委普斯特·歐文，外觀是很奇矯的人；他的頭離開他的領子很長，行動很敏捷，令你想到就像坐在樹上窺覷着槍彈的鸚鵡一樣。那有一簇棕色的鬍鬚，密生着很帶點反逆的神情，你在班上假如說了些不中聽的話，他有緊釘着你的一雙灰色的眼睛。他現在又把眼睛釘着邦貌，問道：「你何故談到那個問題？」

「我有一位朋友駐筭在那兒已經將近一年，我得了一些消息使我關心。我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歐文先生說道：「你是以學生的資格問我，還是以朋友的資格問我？」

「怎的呢？」邦貌回答着，有點迷惑，「假使我可以，我高興做一位朋友。有什麼不同嗎？」

「不同的地方，」歐文先生說，「是我會失掉我在大學裏的位置。」

邦貌難乎爲情的把臉紅了。「歐文先生，我是沒有想到那樣的事情來的。」

「羅士，我簡單的向你說。我把我儲蓄的錢在歐洲通同用到救濟事業上去了，回國時是腰無半文。我現在有一位小妹妹在讀書，我在這兒的薪水是年俸一千三百元。到來年可以多加兩百，聘書就要在這一個月決定。假如有人去報告，說我對於學生們在擁護布爾什維克主義，那我便得不到聘書，

不僅這兒得不到，隨處都得不到。」

「哦，歐文先生，我夢也不會夢過要去告發你！」

「你是無須乎的。你會把我對於西比利亞駐兵的見解告訴你的父母或者朋友，他們便會去告發我，這在他們覺得是道義上的責任。」

「會壞到那樣嗎？」邦貌說着。

「這還不算甚麼，我恐怕情形還要壞呢，」歐文先生說。「假如你承認和我是作朋友間的談話，你不把我的話去告訴別人，那你的問題我可以回答你。」你看邦貌竟要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約束着，他陷入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牢籠已經很深了！

六

歐文先生所說的話是，西比利亞出兵是因為美國的銀行家和大資本家，在戰前戰中借了很大一筆款子給沙皇政府；布爾什維克政府要推翻這些債務，所以我們的銀行家和大資本家便決心要倒滅它。款子固然不小，而前例亦很重要；假使一國的政府要推翻前政府的債務，那嗎國際間的借貸會成個甚麼？債權團——是說美國英國法國——的主張是一種政府的借債是一種看承，不是看承的那個政府，是看承的那個國家和財源。國際的借款全數有一二千萬萬，債權國想把蘇俄來做一個例子，要立出一條法規來，凡是要推翻外債的政府那它便該被打倒。

邦猷覺得這個觀點很新鮮，他還問了許多問題。歐文先生說有一位俄國人在華盛頓，他戰時是駐荷美國的大使，因為那樣的關係，向美國政府借錢爲俄國買槍砲，大抵都是他在經手。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時候，這位大使剛好借到了一萬萬元到手裏，美國政府允許他組織一個反對蘇維埃政府的宣傳機關，組織一批精巧的祕密偵探，就和沙皇統治下所曾有過的一樣。報紙和報紙的主筆，政府的官吏和議員，都領受了這位大使的錢鈔。還有是內閣的人員中有的娶了俄國貴族的婦人，這些婦人在革命中把甚麼都失掉了，她們自然也怨恨這新政府。有一位大官是管理借款的銀行的一員，又有一位和那一批以鉅款來冒險的銀行家和大資本家很有關係。因為這樣所以美國便要和蘇俄開戰，向那大共和國四方八面去進攻；所以你美國大學的一位講師不能和他的一位學生談到這件事情，就在課堂外都不許說到，不然你便會失掉你的位置。

丹練爾·委普斯特·歐文先生否認着說他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沒有同情，也不想在美國宣傳這種教義；邦猷的無知的心胸便接受了這一番的言說——他不知道一切布爾什維克的手足都是這樣的口吻，不等到把他們的犧牲者的心思完全毒化了之後，他們是不改口的。歐文先生發表出他的見解，說俄國所施行着的是一個偉大的社會實驗。工人階級的政府能否勝利嗎？產業上的德模克拉西究竟是一個可能，還只是一個幻想？美國應該派一批專門家，專門去調查俄國所設施的一些事情，過細的觀察，而報告。計不出此，我們才去幫助法國英國去餓死俄國人；我們要逼得他們用全

力來對抵我們的軍隊；和我所支持着的軍隊；我們是破壞着他們的實驗不許成功，萬一不成功那是理所當然的。

邦猊這可憐的受了宣傳的小犧牲，說他對於這些情形要把從前的觀點改變了。是的，俄國人的確有一種權利依着自己的方法去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的確應該知道那所進行着的真相——他希望有甚麼方法可以得到。於是歐文先生便把兩種週刊雜誌的名稱告訴他，那兩種雜誌是由大學圖書館，由安琪市的各高等學校，視為「危險思想」而被禁絕了的。

以後是怎樣你可以想像得到。大凡你告誡一位聰明的學生說不準讀某某種書，那他立地便會充滿着好奇心，想看那些書的內容究竟怎樣。邦猊回家立即寫信去訂了那兩份報，完全公開地使用着自己的真姓名。於是陸軍情報局，海軍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人名卡片又算增添了一張；不消說有許多團體是利用着這種卡片的——有些愛國團體，有些軍國主義的報紙，有些大的私立偵探社，這裏面不消說也包含有前俄羅斯政府的前任大使的情報局。

邦猊費了種種的思索想援救保羅，他第二次的運動是寫了一封信給南太平洋的「學報」，敘及他關心到西比利亞的現狀；自然很謹慎地並沒提及歐文先生，也沒舉出保羅和弈夫·柯爾比提的名字。他的通信由學生編輯給他送轉來了，加了一番注意指摘他的不是，說他那樣重要的大學生不該對於敵人加以這樣的援助。這場事件的消息傳佈了起來，在根幹上更長了無數的枝葉；邦猊便

受了許多朋友和其他的人圍攻，要他把信來看，看了便要和他論辯。

四年級有一位學生說與邦貌的意見相同——俄國人的確有他們的權利處理自己的國政。這位學生的名字是碧里·左治，他的父親是一位富厚的鐵管工廠主。邦貌對於這項小小的同情很高興，那是不用說的，他把他寫給「學報」的信和弈夫·柯爾比提給他的信都交給這位新友看了，又訴出他自己的意見和憂慮；於是安琪市的紐約的華盛頓的人名卡片又增加了一些內容。這種卡片索引許多局外人都可以檢閱，我們去瞥看一眼斷不會是非愛國的行爲。這卡片的大小是六英寸寬八英寸長，兩面整飭地用打字機打出字樣；一張打滿了，又開首打第二張。我們的青年理想家的，現在有如下的內容：

「羅士·吉姆司·亞諾德第二世，別名邦貌；加省，安琪市，門多青諾南路，第六七九號門牌；又加省，聖弈里多郡，拔拉台士。年齡二十，身長五呎九吋半，金髮，碧眼，容貌通常；相片附。安琪市費龍·陸士可總號，羅士聯合煤油公司副總理，兼二千五百萬元獨立煤油家，季·亞諾德·羅士之子。一九一八年畢奇高等（加省）畢業，成績優良，性的感受銳敏，參照一一四九七號情報。一九一六——一七年拔拉台士煤油罷工之積極的同情者，罷工領導者保羅·瓦特金士（參照索引一二七二W字第一七號）的親友。與保羅之妹露滋·瓦特金士似有愛情。一九一七——一八入亞澤訓練營，成績滿足。由歸還兵弈夫·柯爾比提所慫恿（索引九六七八K字第三〇號）致書於加州第四十九區所選出之

國會議員李特士閣下；參看附信，並附情報第二三、六七二號。南太平洋大學，一九二三年度畢業之預定，學生俱樂部「加巴·剛馬·陶」之一員，賽跑選手，丹練爾·華盛頓·歐文（索引第三二七一、一八號）之弟子。布爾什的感情的同情者。訂閱民報，新共和報。追加情報第一一四九七號，由同窗學生；又第九六二一號由其姐（名白諦·羅士者）之親友。」

七

羅士老板除開他常閱的朝報晚報，以及他理想家的兒子之外，關於世界大勢的報告另外有一種來源。他的油業的同行們把這問題看得很重要，他們屢開長會來討論，討論着一些詳細的報告。威爾遜大總統的外交他們也不滿意——不是因為他不曾把世界弄安全以利於德模克拉西，却因為他不曾弄安全來以利於煤油產業家。從敵人割取的領土中很多煤油的產地尙未開發；我們在瘟不死的理想主義的名目之下，讓法蘭西英吉利去開掘這項財寶，而我們所得到的却只是叫土耳其人離開阿爾美尼亞！

說到爺爺個人的關係時，他的趣味是在國內。那想發展到外國租借地的，是超等油廠和維克多煤油和「五大」的其它，假使他們得到了地方，那國內的油價便會跌，爺爺便要大虧其本。然而爺爺却取的是愛國的態度；國家需要煤油，所以掘油是我們的職務。這樣看來你可以知道爺爺也是一位理想家；使他不能了解的是他這種理想不為他的兒子所重視。

他現在有些覺得大學是不好的所在了，儘管邦猊會怎樣說，那把邦猊的精神攪亂得來不適宜於處理實際問題的，正是「教育」。有好幾次邦猊覺得這位精明的老人是在試驗他的精神；總像有年紀更大的人影響着邦猊的思想；最可懷疑的是這樣的一個人邦猊總不露出口來。邦猊覺得丹練爾·委普斯特·歐文，別名丹練爾·華盛頓·歐文的名字早遲是會露出水面的；所以他便想出了一條妙計——他要請他的爺爺和他的師而友者會面！招請到自己家裏來的人，爺爺是絕對不會密告的！

「爺爺，我想引我的一位先生去看看油井。」爺爺不消說滿是喜歡；那在他的世界中可以帶些文化進來，也讓他得以領略一份他兒子的精神方面的生活。爺爺心上所來回着的一種恐怖，是怕那「教育」會使邦猊鄙屑他無學的老父。爺爺知道世間上是有些高慢的傢伙，狂到連二千五百萬元都看不上眼裏——或者是做出那樣的神情！

歐文先生是要教暑期學校的，但在開課之前還有十天，邦猊問他好不在禮拜六同坐汽車上拔拉台士去，那年青的教師驚喜地接受了。於是他們在六月的一天清早出發，那是令你渾然忘機的在加省的常有的晴天。途中他們談到俄國的事情，西比利亞的事情；談到登尼金將軍柯爾契克大將的活動，談到布爾什維克組織「紅軍」的勇猛精進，談到德國的支配階級的希望想奉仕聯合各國去反對俄國革命以爭回德國人的面子。邦猊也把自己請他來遊訪的意見告訴了歐文先生；說話頂

好是讓爺爺多說，歐文先生只消敷衍一些使一位年老的煤油家中聽的話便可了事。

八

兩人到了拔拉台士，爺爺建設來做他自己的居室兼客館的新修的西班牙式的「牧場軒」，一定爲了講師的下榻處。這個建築是四合式的，中間一個方庭，方庭的中央有噴泉，周圍有椰子樹，有香蕉，有布崗菲列亞的迸射出的長條要攀援着屋壁而上。有一位日本人，他的職務是兼做着小工和廚房司務；有一個童子任職司庭園的灌溉和碗盞的洗濯，而露滋便升爲管家和總督。那兒有六間客館，羅士聯合的管事，董事，地質學家，技師們上這兒來時，爺爺便在這兒款待他們，形成一座愉快的大戶人家。在晚餐後他們便要坐在娛樂室中一張有綠色嗶嘰的桌面的台桌打起撲克來；他們要脫下外衣，解開他們的吊帶，按着鈴子叫那位日本小鬼更拿些雪茄，威士克，蘇打水來，他們便要把那室中充滿以青煙，不等到夜半過後一二小時他們不會離開座位。這也是道德的二重性的一個有趣的實例，爺爺喜歡他的兒子籠在他自己的居室裏讀書，不高興他到這兒來聽這些解下了鞍韉的煤油家的胡說白道。

但是這回却是沒有賭博的——這回是一個高級的禮拜六，在款待着一位「教授」，爺爺是這樣的在稱呼他的尊客。老羅士稚氣滿滿的滿以得到一位「教授」的來訪爲榮，向他指示出各座油井，那座正在掘通，那座是在噴出，那座又是正在下杵。他們去參觀了新的煉油廠，那的確是有點特別

的報章上是稱述爲煤油工業中最近的奇蹟；而同時是一種美術品，混凝土的建築，燦爛的新塗油漆的鐵皮，建築在一個滿有趣味的公園裏。油井黝黑而油膩，那是無可如何，但是煉油廠則大有不同；油料是由埋在地底的導管引來，精油也是由埋藏着的導管引去，所以一座煉油廠儘可以照着一位年青的理想家的趣味安排，精巧的鐵網牆上可以絡着薔薇，牆內的草原中可以蜿蜒着浮沙的曲徑。羅士煉油廠可以抵當得着一個中等大的鄉村，只是那大部分的建築都是塘庫；大的塘庫，小的塘庫，高的塘庫，低的塘庫，圓的塘庫，長方形的塘庫，方的塘庫，黑的塘庫，紅的塘庫，塘庫，塘庫，塘庫，在不能看見的內部之中還有無數的彩色。

主要的面目是一套龐大的蒸溜塔，排比成行列，有無數的導管聯絡着；每一座蒸溜塔都足以供全合衆國中的祕密釀酒犯的使用。在第一座蒸溜塔中那粗質的煤油被熱到一定的溫度，分離出一種副產物出來；這是叫作「分離」過程。餘質輸送到第二座蒸溜塔，在這兒又加上一些熱度，又分離出別的產物。就這樣從蒸溜塔輸送到蒸溜塔——這種過程是有名的「綿連」蒸溜。每座塔裏所流出的產物各流到一個大的凝集器裏，由那兒又各流進一座塘庫；所以單是瓦斯林你便可以得着種種品質的，還有火油的開羅薪，有本任油，有拿夫打，有十幾種不同的機器油，有培屈拉通，有稠黑的潑青，有無數種容器的光滑而雪白的巴羅芬蠟。

在這些過程中你可以知道是有無限的餘地可以發明新的處理的方法的。爺爺雇用着的一位

化學家，他始終不倦的是談着這個問題——唉，的確的，那人是一個寶貝！爺爺聘請他是一年六千元，他所發明的都歸爺爺所有，自從創業以來那位化學家已經替公司節省了好幾百萬的耗費。那位麥克恩尼司是在炭素的分子式分子環鎖上生活着的——他在黑板上總要替你畫些圓線出來，大抵是用的紫色線，接着他又把一個炭素（C）的單位加上去，你看真有趣，那又會用綠線來表示就像一條條蟲，而任何條蟲都沒有它的名字那樣的長。

他們是要來會這位技術師的，所以他們便走到實驗所去，那孤獨地建設在一座小山頂上，好使那實驗室中人自由在地有時要鬧鬧爆發。麥克恩尼司臉色蒼白，兩肩聳垂，頭髮已經半禿，從一副大眼鏡中看你。爺爺滿得意的介紹着歐文「教授」，化學家把一系列試驗管和曲嘴瓶指示給他，說明着他是要證明正規的赫克商（Normal hexane）和更堅固的美直爾·杞克陸朋丹（Methyl cyclopentane）為甚麼比同分子量的飽和的炭輕化物（Saturated hydrocarbon）還要不能耐熱。這兒有一個機會在化煉史中可以發明出最大的經濟，但是困難是單純的普通的方程式所要求的克列凡因（Clefine）的最大的百分數——在這兒化學家在黑板上畫起來—— $RCH_2-CH_2-CH_2R_1-$
 $RCH_2+CH_2 \equiv CH.R_1-$ ——由克列凡因的重合與拿夫夫太因（Naphthene）的形成是難於得到的。

在學習了這個智識之後，他們回到「牧場軒」去吃油炮仔鷄的晚餐，有新鮮的玉蜀黍，恩培亞

谷出產的蜜露眉隆瓜，於是他們便坐下閑談。歐文先生很善於周旋；他們一直談到中夜，他提出了許多實際上的問題叩問爺爺，他談出他在希臘所見的救濟事業及在法蘭西的外交。

這位年青的講師有幾位親戚是居在顯位的，所以他很知道一些內幕的詳情；那些事情和爺爺所知道得的適相符合——是的，萬事都弄得有點糊塗。譬如撒哈連地方有豐富的煤油，怕比全世界上可出產的還要豐富，而美國讓日本小鬼去享受，真是出自意外；英國人不消說要修繕白庫地方的導油管，摩塞爾地方的油田他們全部都弄到了手裏，法國人是要跟着英國人侵入波斯的！也要侵入遼里亞，你美國老板呢？費龍·陸士可正在大發牢騷，因為他在白庫有點關涉，你把布爾什維克攔開，把英國鬼子請進去，到底有甚麼高幹？陸士可說美國所需要的是一位實業家來做大總統，不是大學教授——

爺爺把口止着了，怕的是說滑了口；但是歐文先生笑着說，「羅士先生，沒介意，我是並沒達到那樣高貴的資格的，我也沒想達到。」於是爺爺又接說着陸士可的牢騷；煤油家真的是得到了一個教訓，他們一聚攏來便說到下次的選舉——他們是要選一位事務家來做大總統的。邦貌和他的布爾什維克的先生交換了一下最不顯着的視線，但是爺爺沒注意到。後來在爺爺單和邦貌在一道的時候，他說，「娃子，那真是一位高明的年青人呢。像和他那樣懂事務的人談話，真是一件高興事。」你看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是怎樣蔓延着的！

邦猷把一個夏期正如俗話所說的是「玩耍過了」他讀了幾本關於國際情形的書，他考究了一些費龍·陸士可的海外駐劄員寄來的秘密報告，看着廠上的油櫓在羅士二世的廠上更蔓延了一兩座山頭。白諦打電來，扭着說邦猷應該回去正式的參加社交團體；結交一些「正派的」姑娘；於是他便去在超等時派伊德布里季·賴烈家的天篷裏和她同住了一禮拜，那是設在高山上的，只有少數人可以出入的「俱樂部」中。在這兒可以弄舟，可以遊泳，但其他的生活都和都會中的一樣複雜，一樣有社交會和各種約束的網羅，一天要換好幾套衣服。他們在晚餐時要飲多量的酒，要伴着黑奴的挾嘶樂隊的音樂跳舞，跳到天明，天明後年青的伴侶們要騎着馬去閒遊，弄到很遲才吃早餐，在晝間的會合之前僅僅睡得一兩個鐘點。

邦猷在這兒結識了愛爾東·白迭克，他是他姐姐的情侶，已經有一兩年了。他們的關係究竟是怎樣，邦猷不十分明白。爺爺冒險的說過一句笑話，說快到佳期了，而白諦冷眼的凝視着爺爺，她說她自己會處理自己的事情，不要老人們的干涉。現在邦猷發現了這一對人在爭論了；他是無心之間聽見的，看見他姐姐的眼中含着眼淚。她在發怒，因為愛爾東只在天篷裏過一個禮拜六，他在發怒，因為白諦報復他，太過於和別的男子跳舞。但是兩來都沒向邦猷提說甚麼密話，邦猷也無從去知道他們的底細。

愛爾東·白迭克是一位加里弗尼亞的舊家地主的長子。他們的土地是在安琪市的郊外，大概隔過十年的光景他們總要作爲「分讓地」而賣却其一部分的，這市場的發展使剩下的地面逐漸漲價，儘管他們一家老少差不多有四十個人在任意揮霍，而這一家人總是日漸豐裕。愛爾東是一位美豐姿的活潑的運動家，蓄着一簇英國士官式的黑鬚；他的身子是直挺挺的，邦猓探試得他有一個軍人的頭腦。關於邦猓的危險的思想白諦一定是告訴過他的，因爲他總愛邀邦猓去乘馬，想邦猓把自己的意見吐露出來。愛爾東自己是一位愛美的愛國者，這「愛美的」的意思是說不以愛國爲職業；他整整一個夏天把他打球用的馬兒放着，而他要到社交界來盡他的責任。

他要探索邦猓的危險的深處並沒費多少時間。這孩子把布爾什維克的一切的公式都是暗記着的；例如說俄國人有他自己的權利處理自己的國家；例如說美國的軍隊沒經國會的正式宣戰不能槍殺俄人；例如說這種意見美國人都有權利發表出來，不應受毆打或者在身上塗以瀝青再貼上鷄毛或者是送進監獄或者是追放的待遇。愛爾東說這些話都是一些保護色，所謂「言論自由」所謂「民權」還有一切其它的便宜的公式，都是罪惡的陰謀家借用來隱飾的庇護，蘇維埃蠻子是把這些公理全部蹂躪了的，要對待他們，我們是只好用他們自己所用的武器。

他的同伴者在說明布爾什維克的種種陰謀的時候，邦猓是洗耳靜聽着。這些賊子不僅是想德意志人得到勝利，他們現在還組織宣傳機關要推翻全世界的文明各國；他們要把黑奴，印度人，支

那人，回回教徒，使起來，鑲殺白色人種。他們有好幾十萬的黨徒，在美國組織着祕密的團體，他們發行者，或者是幫助着好幾百種的刊物，一切都在教唆着階級的憎恨。凡是有常識的人，怎樣能夠和這個怪物休戰？

這話的確是厲害而難於回答；然而邦猓也硬撐過去了，我們於俄羅斯或者西比利亞始終是沒有權利的，我們假如聽隨布爾什維克自由，他們是不會傷害我們的。我們要去壓迫民衆的思想，那我們是自己表示着沒有思想去應付；我們要把各種團體解散，要把參加那種團體的人投送幾千百人進獄，我們只是驅使着其它的人對於犧牲者表示同情。你看那在紐約被檢舉了的俄國系的猶太人的男女罷，那些都是二十歲以下的人，他們並沒做過甚麼，只是散佈了一些傳單，勸美國人不要和俄國開戰，就那樣他們也得在牢內受罪，甚至於還牢死了一個人，其餘的人要受二十年的有期徒刑！愛爾東。白迭克看見邦猓要爲這樣的一些臭虫辯護，他起初激怒了起來，回頭又冷淡下去了；不久邦猓看見別的客人都冷淡下去了，他的姐姐帶着淚眼走來，說他破壞了她的社交的生活。

十

於是邦猓走去訪問亨蓮塔·亞緒烈，在她家裏人所避暑着的海莊；那臨着一片優美的青翠的鹹湖，有小小的白帆在湖中點綴，黃色的灰色的岸壁有種種色彩的西班牙風的平家樓。在這兒乘在獨木舟裏四處迴泳時，邦猓想辯護自己的思想，依然沒收到成功。亨蓮塔對於布爾什維克有一種牢

不可破的偏見，邦猊揣想她的理由——怕是她聽見人說婦女國有。她很想對他暗示出他對於這些傳說的真實性有點懷疑，但他假如能夠把這樣的問題向亨連塔提出，那她已經不會是他的女性的聖潔的理想了。

所以邦猊沒法只得趕着汽車回安琪市，邀歐文先生出外午餐，吐訴出他胸中的塊壘。但是歐文先生把他的塊壘愈見增加了，他談到一種社會主義的刊物上的論文，是一位英國的記者才從俄國旅行回來寫的，說共產主義者在以決死的努力防禦着他們的主義，黨團已經把黨員的百分之五十徵發上前線去決死去了——因為在這有一億人以上的國度中，差不多隨處都沒有消毒劑，就是輕微的傷痕都可以致死，所以上陣便和送死同然。在二十六方面的前線上俄國工人在和大隊的敵軍激戰。單是芬蘭方面反對革命的曼奈海牟將軍把同情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疑似者已屠殺了十萬人；他是受着美國的軍火和糧餉的接濟的，他的軍隊大多數是穿着美國的軍裝。這些軍隊有幾次被布爾什維克打退了的時候，美國的紅十字會把價值幾百萬元的醫藥材料通通燒燬了，怕的是布爾什維克的傷兵布爾什維克的產婦要來使用。總之，在你知道世界上有這樣的事情在發生着的時候，你是不好在一個優美的青翠的鹹湖上浮着獨木舟取樂的！

邦猊回到了拔拉台士，研究着，思索着，等待着。從保羅又來了第二張的郵片——和前回的一張恰恰同樣，平淡而無味；保羅身體頑健而忙碌，受着優遇；他又接到了露滋的來信一封；他祈願家中的

安寧，羅士父子的安寧。邦猊現在是深知道了世界的情形，他明白保羅爲甚要寫這樣的郵片的苦心，而且他還想像到保羅一定是受着逼迫而寫的。

邦猊想到他也得親手來寫一張郵片。他取出一張來，寫道他們都康健而忙碌，在產出多量的煤油來幫助打倒美國的敵人。「我近來在深加思索，」他加了這一句，但回頭他覺得這一句在軍隊中也是會犯禁的，所以他又抽出了一張，寫着每個人都幸福，萬事都很順序，於是加上一句，「我近來事都和通牟·亞克斯東一致。」邦猊以爲那遠駐在西比利亞的檢閱官，不會知道通牟·亞克斯東在拔拉台士油田組織煤油工人！

在這些時期中邦猊是受着兩種情緒的崩裂，兩種情緒在他心中都很強烈，那是絕對的對立。他在前以有望的將校的資格進過軍隊，滿腔都懷抱着愛國的熱誠；但是現在，僅僅七個月後的現在，他竟會爲本國的仇敵聲援，在本國的軍旗退却的時候他會喝彩！是的，當他在報上看見美國的軍隊在亞爾匡格爾受了堵切，指揮着的英國將官沒把目的達到，他真的是有心高興起來！他記起他在教練所中受着起床的點呼時，跳出仗篷，看見美國的國旗在晨光中閃漾的，他那時所受的激昂；假使在那些日子他看見了自己是如像現今一樣，那他一定會咒罵自己爲黑心腸的賣國奴了。

十一

俄國人能夠在全世界的敵人面前防禦着自己，世界上的人差不多是沒有人能夠相信。然而總

而統之他們是在防禦着。你從各方面反布爾什維克戰綫上來的消息可以注意到一種奇異的事情。聯合軍會大獲勝利；會佔領拍牟，成者烏發，或者別的城市，擄獲了幾千的俘擄。隔上一兩個月，聯合軍又會大獲勝利，愛國的人士又會喝起彩來——喝到他們要去查考地圖，比較前後兩次勝利的地點，尋出的結果是第二次的地點却遠在第一次之後有幾百英里！

隨後邦貌也就知道這是甚麼意義了。聯合軍前進時農人們靜止着不動，等他們前進過了，在他們的後邊集合起來，逼得他們不能不往後退。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是很強有力的——在亞爾匡格爾是這樣行動，從波羅迭克至苦里米亞的西部戰綫的全部，全西比利亞地方都是這樣；沒有一場勝利是能夠繼續的。柯爾契克大將把西比利亞橫斷了，鄧尼金將軍在烏克蘭來進軍，進到離莫斯科只一百二十五英里；然而結果都一敗塗地。

夏去秋來，秋過又交到冬季，有一種更嚴重的情形出現了。幾大強國的軍隊對於那致命的宣傳的毒，表示出有不能抗拒的徵候了！休戰以來現在已經達到了第二個冬天，士兵們覺得戰爭是早已了結了的，爲甚麼他們不能回家？愛爾東·白迭克的豫言中的最壞的一層突然快要的中了。黑海方面的法國海軍的兵士發起難來打倒了他們的長官，佔領了幾隻軍艦！德國的軍隊不高興服從聯合各國，爲他們去壓伏布爾什維克以恢復自己的面子！英國兵在福克斯通反對上船開往亞爾匡格爾！萬分駭人的，是美國軍隊中對於長官起了反抗！這是自有美國的國史以來的第一次的犯上作

亂密其甘的木材工人和農場的青年，送往北極圈內，在英國將校的指揮之下，受着命令要去射殺那零下五十度的半飢餓的襤褸的俄國工人——那些青年拋棄了他們的武器！這個消息在報上沒有登出——然而軍事上的，外交界的高官顯貴們是沒有隱瞞的，愛國的縉紳淑女們在計劃着世界之將來的一些事務所中也是沒有隱瞞的。

在十月間，聯合軍作了一次最後的軍事行動。他們遣沙皇的攸登尼奇將軍去取聖比得堡；他們給與他充分的接濟，把各國的軍隊聽他指揮，他逼近到聖比得堡幾英里內，逼得蘇維埃不得不遷往莫斯科。但是那半飢餓的襤褸的共產黨把他們的敵人趕退了，而有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在匈牙利喚起了革命，在巴威里亞也喚起了革命！

在美國的國內也有凶兆起來。儘管你勦家，投獄，追放，而大多數的人民終竟不能不公開地，大聲地，抗議着說我們對於友好的人民沒有交戰的必要。對於戰後派兵駐紮外國的計劃的不滿，一天一天的愈見強烈起來。「急進的」報章和雜誌連續不斷的發行起來，在大都市中的民衆大會至少是不能夠中止了。

在政府方面要想反抗收效，情形有點困難，因為美國政府是處在一種特殊的條件下的。大總統出動去向人民遊說，要人民對於和平條約表示滿意。大總統到了安琪市，爺爺和邦妮都來聽他的演說——在一座大廣廳中聚集着有一萬羣衆，他們被人呼着起立，靜坐，應着暗號喝彩，一切都很有虔敬，

甚至有些類似於忠誠。大偉人的聲音有點勉強，面孔帶着一種不健全的紅色，他的議論和他的外觀一樣同一沒有條理。幾天之後來了一個消息說他的健康損害了，他匆忙地趕回華盛頓，在那兒他昏倒了一次。現在他是睡着了，成了一位怪可憐的，半無意識的廢人，國政便由一個奇怪的三頭政治支配着——一位天主教徒的書記，一位軍醫，和一位華盛頓社交界中穿着最時派的裝束的夫人。

然而在國務院中說是留下了一些聰明的種子，能夠認明白國內國外山積着的危險。在聖誕節的時候，那時邦 貌 上了拔拉台士，打着鶴鶉，看着羅士集團的發展，有一天清早他去迎接那送郵件來的福字牌汽車。他得到他的朝報，展開來一看，在第一面上載着由華盛頓來的消息，說是陸軍當局已經決議沒有再警備西比利亞橫斷鐵路的必要；美國要讓日本去警備，要把兵調回了。邦 貌歡叫起來，興 冲的跑回去叫着露滋。「保羅要回來了！保羅要回來了！」接着他不得不冲上去捉着她的手，把她扶去坐在椅上！

第十一章 叛徒

在南太平洋大學裏階級的界線是暗默而深刻地分割着的，像邦猊一類的男子又有錢又美貌又有禮儀，那照例是只和男女生俱樂部的會員往來。假如有一位黑奴的學生以討論家的資格作了一番雄辯，或者是女人成衣店或鉛管工人的兒子在障礙競走上發揮了他的敏捷，你障礙競走家儘可以去障礙競走，雄辯家儘可以去雄辯，然而他們不會被邀赴茶會或者跳舞，也不會被選爲學生機關的職員；這種榮譽是專爲高長的昂格羅·撒克遜人保留着的，這些人有端正的姿勢，頭髮一把梳從前額直膠到後領，褲折要和刀口一樣鋒銳，一條褲子決不會穿上兩天。

然而這邦猊·羅士却始終愛鬧點「危險思想」，那把他的朋友們惱怒了。自然誰也可以預想到，這兒是有一些「外江狗」和「癩皮客」，不應該出頭的地方他們偏愛出頭，只要有一種權利使他們得和一位社交界上的錚錚者交際，那他們滿口可以說，美國是不應該向俄羅斯干涉。所以邦猊也就得到和各種各樣的魚兵蝦將接談。例如有一位學生名叫彼得·奈格爾，他的父親是「合理主義者協會」的會長，他的一生之中好像只有一個摯望——他在教室裏亂吹，世間上的動亂都是由

於迷信，人類如不把信神的念頭廢掉，人類總不會進步。在那一切的教職員都要是虔誠的美索迭斯派的信徒的大學裏，他這樣當然便可以出名。彼得的面孔正恰好是一個野人的面孔，他的頭長而四方，口闊而露齒，一頭的黃毛蒙茸到兩耳的週圍，在領頭上落下一面的頭霜——他的上衣和他的褲子不相配合，他吃的中餐是用皮帶子捆着帶進學堂！

其次是格雷哥爾·尼柯賴夫。格雷哥爾只要你和他相熟了倒沒甚麼出奇，只是爲難的是你不容易懂他的話，因爲他的音調特別，一遇到緊要的關頭，他會把英語忘記。他的頭髮黑而放光，兩隻黑眼上有八字的縐紋——簡單一句話，他正是大學生們所稱爲「布爾什維克」的一幅圖畫。事實上格雷哥爾的父親是屬於另外一種的革命團體，那種人在布爾什維克是要投進監獄的；但你怎麼能向一位大學生說明呢？他們不管你是社會主義者，是共產主義者，是工團主義者，是無政府主義者，是共產派無政府主義者，是無政府派工團主義者，是社會改良黨，是社會民主黨，是人民黨，是進步黨，是單稅論者，是非黨派聯盟，是非戰論者，是實驗主義者，是愛他主義者，是菜食主義者，是活體解剖反對論者，是死刑廢免派，不管你三七二十一，都把你裝進一個菜籃。

又其次是蘿纖·孟起司，她是上帝的選民猶太種，但不是學生團體的選民。蘿纖雖然貌黑而有點外族風味，倒是一位美貌的佳人，她身裁短削——由她女性的敵對者說來或許是「矮礎」——全不講修飾，她上學是穿着黑色的線襪，上衫和裙子的色素也不講調和。風聞是她的父親在一家縫

衣廠上做工，她的阿哥是苦學生在爲大學生們熨褲脚

現在有羅士二世油田的發現者兼承繼者的學生，公然要來和這些人交際，甚至要介紹給他同俱樂部的友人；自己辯解着說彼此都相信着「言論自由。」儼然好像是不明白，他們是一無所有，也無物可以喪失！一切大學堂的無產者團結起來！

可憐的邦受着兩面的夾攻。「喂，你聽，」東拿德·彭士，二年級的級長，這樣說，「你沒再把我介紹給你的天方國的仙姑。」而另一方面是，「你聽我說吧，」蘿織·孟起司說，「你沒再把我介紹給你的一些花騷公子。」邦抗議着說，他的觀念是一切的人都須得互相了解；但是蘿織告訴他說她自己是在思索了又思索的。「羅士君，你自己一生或許都不曾受過輕視，但是我們猶太人是生下來便要學習這一課的——別人不高興我們的地方我們不去。」

邦說，「但是呢密司孟起司，假如你有正確的觀念，你應該去教導——」

「多謝你呢，」她說，「我自己的觀念自然是正確，但沒方法去教導東拿德·彭士。」

「但你怎能那樣說呢？」邦抗議着。「你是在教導着我的，而我並不屬於勞動階級。」他知道這位姑娘是社會黨的黨員，那兒不僅有猶太人的種族意識，而且還有「階級意識。」

蘿織執扭着說邦不過是百萬人中之一個，他能相信着和自己的經濟利益相反的東西。但是邦親自並不覺得他有甚麼異常。他的上流的地位所給與他的使命儘可以去做一個傑出的光耀

的領導者，而他却常常是想找一個可以仰仗的人，想找一個積極的人，他可以信賴的。他在亨蓮塔、亞緒烈的性格上發現了一些這樣的性質，她正確的能夠辨別是非；而他在蘿織、孟起司的性格上所發現的更多，她正確的知道得甚麼是真偽，她強烈的明白的吐囁出來，好像是在南太平洋文化的蒙昧中閃出了一抹電光。

唯一的障礙是，他的這兩個權威之間的絕對不相容；由外面看來好像真者不必便是是，而是者也不必便是真！因為在亨蓮塔看來蘿織不是一個人，在她的面前冰冷得就和死屍一樣；而在蘿織的刻薄的舌尖上是說邦猓的確是亨蓮塔的人，是上帝創造來陪伴她去進教堂的。

二

在這樣的混亂之中，邦猓在和碧里、佐治的交際上得着慰安，碧里是昂格羅、撒克遜人，背闊身長，而且是四年級的學生。碧里贊成他的意見是正確的，而且還約束着他們要更進一步使自己的意見爲其餘的同學所了解。我們爲甚麼不組織一個小團體，來研究俄國的問題，或者其他類似的問題呢？邦猓要去徵求歐文先生的意見，或者是請他來加入——能夠在教師中得着一個人支持一定會更好。於是邦猓便去找歐文先生，他立地回答道對於這樣的問題他不能表示意見，因爲他要幹便只好冒着打掉飯碗的危險；學生間的事情是應該學生間自行去裁奪的。那年青的講師還加上一句，說他們切不可用「俄國」的字樣，最好是取一個不關痛癢的號頭，如像「自由俱樂部」或者「社

會問題研究會」

邦猷把這意見傳達給其它的同人，在罷課後他們在一座教室裏會合。碧里·佐治說歐文先生好像沒有十分胆量；於是蘿織·孟起司發起怒來，說他沒有權利發表這樣的意見，教員的位置是怎樣大家都應該知道，歐文先生是有十二分的權利免受牽累的。佐治君公開地並沒做出過甚麼事情，你有甚麼工夫要來非難別人？

碧里便問他可以做出甚麼事情，姑娘對於這些反詰一點也沒避易。她說，爲甚麼不發行學生刊物，小小的四面報，週刊也好，乃至月刊也好。那一定不費多少錢，而且一定可以惹起人的注意；你看羅士君的那封關於西比利亞的信不是有多少人都想讀嗎？假使他們把那封信發表出來，那他們便舉起了鋒火。佐治君可以擔負編輯者的名譽，蘿織要設法去籌備費用。這話顯然有點諷刺，你想碧里的父親在安琪市是以銅管大王馳名的。但是他們嚴肅的討論着，碧里說他不敢擔負責任；他假如要幹他的老頭子一定要叫他退學，把他去做一個管賬的司書。

於是一團人的眼睛自動地轉向邦猷。邦猷又怎樣呢？邦猷覺得自己的面孔有點兒發燒。他是想把自己的意見傳達給別人的，但是想用些慎重的方法，私下地靜默地去幹。發行刊物未免太鬧大了！蘿織·孟起司顯然是愛熱鬧的，但亨蓮塔呢，她是想到都覺得胆寒。而且還有爺爺——這樣冒一次險，那「教育的事情」便會永遠倒坍。於是邦猷逼得不能不說一聲不幹；蘿織·孟起司便說好的，口

實是很多，別人的口實尋得最高明她也並不非難，不過至少大家要明白不好批評歐文先生是缺少勇氣！

三

不久邦在報上看見輸送船「朋甯通」號載了兩千軍隊由西比利亞回到新金山。保羅的隊名也登在報上；所以邦便給露滋打電話去，把這個消息告訴她，說道露滋假如得到通知，請立地告訴他。兩天後露滋打電話來——保羅到了拔拉台士。那天是禮拜五，邦把午後的課缺了，跳上自己的汽車。爺爺往樂波斯河去看掘井的工事去了，所以沒得到這第一次的會面。

保羅離家將近有二十個月，邦是緊張着忙着見他。在第一眼上使他吃了一驚，因為保羅的面孔真是可怕——又瘦又黃，他的菜色的上衣在身上軟暱着。「你得了病嗎？」邦叫了出來。

「是的，」保羅說；「但現在已經脫體了。」

「保羅，請你告訴我你的經歷。」

「好的，那絕不是一場郊外遊。」他倒覺得這點可以使他的妹子和友人都感着滿足——在一年又半以後！

他們三人都搬到拉斯孔去了，那兒是露滋和保羅最初担任管理家務的地方。是吃晚飯的時候，那姑娘預備下了一餐盛肴；但是保羅在現在不想多吃，他說——怕的是把胃口吃慣了。他們上席時，

他把他所駐紮過的馬尼刺的情形告訴他們；也談到太平洋上的暴風；但關於西比利亞沒說一句！

不消說那是不能滿足的。飯後他們讓保羅坐在一隻安樂椅上。邦說，「保羅，你聽我說，我是想了解俄國的情形。凡我所認識的人大多數我都在同他們口角，我所期待的便是由你得出真話。所以我請你把那詳細的情形告訴我——你在那邊的境遇是怎樣。」

保羅坐着把頭靠在後邊。他的面孔總是愁蹙的，高的鼻準和闊的口總有把兩端向下墜的神氣；他人又憔悴，這個神氣愈見注目，他儼然是一付悲慘的面具。「我的境遇？」他說，聲音低抑；接着他好像掙持起來要喚起那種回憶的一樣。「把我的境遇告訴你罷，娃子；我是遭了拐騙。」

「拐騙！」餘的兩人都同聲反響出來。

「是的，真正是拐騙。我以為我去從征是打倒德國皇帝，但我才是被渥爾街的銀行團拐騙了，拐騙去做了破壞同盟罷工的工賊。」

露滋和邦只好坐着凝視着保羅，等他說明他用這種奇怪的話究竟是甚麼意思。

「邦，你記得我們的煤油罷工嗎？那油業公會把警衛送到這兒來——那些混賬的傢伙，有不少的軍火，有很溫暖的衣裳，有雨衣，有防水帽，有一切其它的東西。是的，我這一年半就是做的這項工作——要打倒一項對於渥爾街的銀行團的同盟罷工。在拔拉台士的警衛是十元一天，假使他們不高興，他們還可走；但我是三十塊錢一個月，還要吃豆子，假使我要走，那他們便要槍斃我。銀行團所有

的威力就是這樣。」

又是一番停頓。保羅把他的眼睛閉了，他就那樣談說着他的故事，他的眼睛是凝視他自己的內部。

「第一件事情，是聯合軍佔領了海參威。同盟罷工的工人在那個都市上有一個很完全的政府，一切都很有秩序，很有條理。他們並沒怎樣的反抗——他們對於我們的行爲是太驚駭了。我們槍斃了一些碼頭上的苦力，他們打算去護衛一座大莊，罷工工人舉行了一個大的葬儀，有行列送葬；他們担荷着那幾駕紅棺，拿着旗幟到美國領事館，質問因何原故要槍斃他們的人民。那天恰好是七月初四（譯者註：美國的獨立紀念）我們在慶祝我們的革命；爲甚麼我們要顛覆他們的革命？自然我們是不能回答；我們也沒一人知道我們爲甚麼要那樣幹；但是後來我們漸漸的便明白了。」

保羅停止着了，等得太長等到邦現以爲他不再繼續下去了。「怎的呢，保羅？」

「唉，就在那市外，沿着鐵路路線是一些田地——我揣想那怕一定有十幾二十畝，在那兒堆積的材料有兩丈高——都是軍械和彈藥，鐵路的機關車，鐵軌和機械，大摩托車——總之一切都是軍事上所必要的東西。那其中有些是裝在箱匣裏面，有些甚至連防水布都沒蓋上，儘露在雨天裏，慢慢的沈沒下去——有些沉重的材料陷進泥裏有兩英尺深。那兒有一千萬美金，是從船上下了載，準備要送過俄國去的；但是革命起來了，那些材料便堆積在那兒。我們的一項工作便是保護這些材料。在

初我們自然以爲是屬於政府的；但後來我們一點一點的明白了那個來歷。原來是英國政府替沙皇的政府購置的，受了俄國政府的公債券。繼後到美國參加了戰爭，摩爾剛商務公司從英國政府把那公債券接收了過來，這些物品是摩爾剛的抵押品，我們便去打倒海參威政府替他保護。」

這兒又停止了一次。「保羅，」邦妮焦急地說着，「那事情是真的嗎？」

保羅笑了，但並沒包含樂意。「真的？」他說，「娃子，你再聽。他們派出了一隊遠征軍，有二百八十個人去運轉那鐵路——各種專家都有，有運輸工人，有電信手，有電線工人，有技師。他們都是穿的軍服，最下級的人都是中尉；自然我們以爲他們是軍隊中的一部分，就和其餘的我們一樣。但是他們的薪水很厚實，那決不是軍隊中的餉項，而是渥爾街的銀行的支票！那種支票我看見過好幾十張。那是一種私派的遠征軍，派去爲銀行團運轉鐵路的。」

「但是爲甚麼呢，保羅？」

「我是告訴了你的——爲要破壞罷工。有史以來的最大的罷工——俄國工人對於地主和銀行團；我們呢去打倒工人，扶助地主和銀行團！處處都聚集着難民；有的是沙皇軍隊中的前將軍，有的是大公和他們的夫人，有的是地主和他們的家眷；他們要聚集起來，自稱爲組織政府，我們的工作便是送接濟品給他們，他們要發行紙幣，要招募一些冒險鬼，到四處去拉夫，把農民拉來說是「徵兵」。那就成了一種軍隊，我們要運送他們，他們去推翻別一處的蘇維埃政府，屠殺幾百或者幾千的工人。」

那便是我們過去一年半的工作；我要生病你該不奇怪了？」

「保羅，你也去殺過人嗎？」那是露滋含着恐怖的聲音。

「沒，我想我沒曾殺過誰。我是一位木匠，我鬧架子只是同日本鬼鬧，那日本小鬼據說是我們的同盟軍。你要曉得，日本鬼是要去佔領那個地方，所以他們不希望白俄成功，也不希望赤俄成功。第一件他們要假造白俄政府的錢；他們帶着幾千萬假盧布來，看見甚麼東西便買——買銀行，買旅館，買商店，買地皮——他們把自己造成資本家，用他們的假錢破壞白俄政府。他們恨我們在那兒，因為我們在認真幫助白俄；他們侵犯到我們的工作上來，有好些次我們整起隊伍來，假如他們不退，我們在五分鐘內便要開火。他們常常愛暗算我們；我在暗中便受過幾次的鎗火——有一個彈子穿過我的帽子，又有一個彈子穿過我的襯衫。」

露滋坐在那兒把兩手緊緊握着，臉色翻白了。她正在目前儼然看見那些鎗彈穿過保羅的衣裳！她恨戰爭的心理是十分明白了。

「我們的同伴有好多人，都恨日本小鬼，」保羅說；「但是我倒不恨。我從這兒倒得到了一種思想——這是我所得到的唯一的東西。日本的支配階級要佔領大陸的半邊；但那些可憐的兵士，去佔領地盤的兵士，他們的餉糧比我們還要可憐。他們不知道他們在那兒幹着爲的甚麼——他們也是一樣受了拐騙。有些人是到過美國的，我和他們談過話，我們的意見都很能一致。那倒是真理，契克。」

斯拉夫人是那樣，德國人是那樣——我所遇着的任隨那一國人都是那樣。我告訴你，邦猊，假使兵士們私下能夠談到了那個事情上來，那世間上是不會有戰爭的。但那樣幹便是所謂叛徒，你要幹就該遭槍斃。」

四

保羅和邦猊交談，禮拜五談了一夜，禮拜六和禮拜又談了大半天，保羅說明了俄國的革命。保羅說，邦猊要了解有很容易的方法；假如他有甚麼不明瞭的地方，頂好是回憶起他們從前的煤油罷工。「你問你自己從前拔拉台士是怎樣的情形，那你便知道俄國和西比利亞是怎樣的情形——是的，華盛頓，紐約，安琪市的情形是一樣。煤油業主的公會，那和我們的罷工對戰的，也就是把我們的軍隊派遣到西比利亞的那些人——說來說去都是他們這些人物。我昨天在報上看見，安琪市的油業家的新迭卡特在撒哈達方面得到了一些採掘權。有一個人名我記得，是費龍·陸士可。他是大人物中的一個，他不是嗎？」

這話保羅說得很嚴肅，邦猊和露滋彼此交換了一次微笑，保羅離家太久，他對於煤油事業的近狀完全不知道！

保羅說，「業主同是這些人，罷工的工人也是同樣。那位矮小的俄國系的猶太人，門德爾，在我們罷工時候的一位冒失鬼，你不記得嗎？他愛向我們彈奏巴拉辣衣加，向我們唱些俄國歌——因為他

是一位「赤黨」我們沒有讓他演說。唉，有趣的是，在我到馬尼拉的途中，我遇着了。他坐着三等艙上俄國去，他們發覺了他是布爾什維克，把他丟上岸頭，沒收了他所有的物品，連他的那架巴拉辣衣加也沒收了。我借了五塊錢給他，六個月後他跑到了伊爾庫次克，跑到一處歪字號（青年會）的小屋裏來。架上有一架巴拉辣衣加，他說道，「怎的，那是我的啦！怎會跑到這兒？他們告訴他是一位士兵買來的，不知道怎樣彈法。」你試如能彈，你彈一曲給我們聽。」他們說了，他便彈起來，向我們唱着伏爾加的船夫曲，又唱着國際歌——但是不消說誰也不知道他唱的是甚麼。幾天過後有命令下來要逮捕他，是我幫助他讓他逃跑了。幾個月後，我們又遇着他，在奧牟次克附近的鄉村裏，他當着蘇維埃的一位委員，柯爾契克的部下捉着了，把他活埋了，只留下鼻孔好讓他呼吸。我們看見他的時候，螞蟻已經蛀穿了他的眼睛，但他還是活着的，他的額頭上還在起縐。」

保羅說這話的時候是單獨地和邦猊一道；邦猊坐着，駭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來。「唉，是的，」保羅說；「那就是我不能不目覩的實情——使我們知道我們是待罪不淺。還有更壞的事情我可以告訴你——我還幫助掩埋過一百架遭了慘殺的屍首，並不是戰死的，是冷酷地槍斃了的，有男人，有女人，有小孩子，甚至有嬰兒。我看見一位白俄的士官槍斃女人，一個二個的打穿她們的頭腦；用的是我們的槍彈，是我們的鐵路工人所運來——不消說是我們的銀行團的鐵路工人。我們有好多弟兄看見這些光景都發了狂。從我們的輸送船上岸的兩千人中，頭腦正確的我恐怕不上百分之十。這話

我對我們的軍醫官說，他也表示同意。」

五

這一切的話和邦猓平時所聽人教導的相隔得太遠，那使他的思想難得有個着落。他須得獨自去思索一番，他接着又回頭來提出了許多質問。「那嗎，保羅，你的意思是以爲布爾什維克並不是壞人啦！」

保羅回答道，「你正好去應用那條定律——回想到拔拉台士！他們都是工人，和其他一切罷工的工人一樣。他們有些是從美國回去的——在美國學了一些技藝。我常常碰着他們，和他們長談——那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他們在美國的地方隨處都到過。他們都懷抱着近代的觀念，想把俄國人從他們的無知與迷信喚醒起來。他們相信教育——像他們那樣善於教人的人我從不曾遇着過；無論他們做甚麼事情，無論在甚麼地方，他們都在講演，宣傳，印刷刊物——唉，娃子，我看見有些報紙用包肉的舊黃垢紙來印，用我們美國兵丟掉了的紙頭來印。俄國語我很學懂得了一些——那印刷物剛好和我們在拔拉台士幹的一樣，不過他們那些人和工頭兒抗戰得更厲害，他們的觀點比我們更明瞭。」

邦猓稍稍吃了一驚地，凝視着。「保羅！那嗎你是贊成布爾什維克了？」

保羅發笑，是一種冷笑。「請你到舊金山去，去和那輸送船上的人們談談！那枝部隊全體都成了

布爾什維克——無論是士兵，無論是官長。我揣想那怕正是把我們調回來的原由。在亞爾匡格爾有反抗命令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或者你也怕不知道。」

「我聽說過一些——」

「讓我告訴你，邦貌——我是在那兒，我看得明白。在那國度裏面能有信實，能有團結的，是只有布爾什維克；他們也是會勝利的——你請聽我說，日本鬼一定會和我們一樣撤兵。爲主義而戰，要死到不剩一男不剩一女的人民，你是不能打倒的。」

邦貌遲疑着說，「那嗎一般人所說的話是靠不住的了——他們說甚麼婦女國有？」

「呵，老天！」保羅叫着。「你在想着那種怪事情嗎？」

「唉，但你叫我們怎樣想的好呢？」

保羅笑了。「好的，讓我們也想想看，我遇着一些被布爾什維克所國有了的女人——是一些女教習。她們在教軍隊中的人讀書寫字，使每一個人都發誓把他所學的去教十個人。在西比利亞橫斷鐵道上我看見有幾十個這樣的婦人裝在一架家畜車裏，她們連一條毯子都沒有，只有幾棟木頭來做枕頭，連可以代廁所用的鉛桶都沒一隻。她們之中有幾個是得着亞細亞的霍亂症的，她們在那樣的狀態之下要過十天或者十二天——是戰時的俘虜，你要曉得，她們是要送到伊爾庫次克的，到那兒他們並不經一場審判便遭槍斃。而在反對一方面呢，邦貌——這兒是實在的情形，我在西比利亞

住了十八個月，不曾看見過布爾什維克的人幹過一次不近人情的。看見過這種事情的人我們軍隊中也沒有一個。我不是說他們萬事都近人情；我所說的是凡我在俄國遇着的人，無論是美國人也好，俄國人也好，他們所知道的布爾什維克所幹的唯一的近人情的，事是他們根本要教導工人，說他們有支配世界的權利。關於俄國革命的情形，這層事實你要記着，大抵從海參威至奧德撒和亞爾匡格爾一帶——赤俄要槍決一個人或者執行死刑一次，白俄總是要幹十次，和百次。白俄的殘忍你是從不知道的，因為報上不肯登載——報館的記者太忙，忙着要說列寧殺死了杜羅次克，杜羅次克把列寧丟進了監。」

六

和保羅的這一次會面，是邦猊一生之中的最大的事件。那把他歷來的評價一切倒置了；往日視爲奸險的突然變成了雄豪，往日視爲崇高的突然變成了卑劣。邦猊靦面着這萬惡滔天的近代的產業世界，在前他好像在叢雜的森林裏一位迷失了路途的人。但是現在他乘上了一個輕氣球，那叢雜的迷宮顯呈在眼底。現在一切都簡單而明瞭，如像一幅地圖一樣。工人們是要把產業奪過手去，不是爲老板們經營，是要爲大眾而經營。所以就這樣要舉起手來，把社會惡的糾紛一刀兩斷！

邦猊在前聽過這種理想，覺得是狂誕而滑稽。但是現在保羅來告訴他說那事情已經見諸實行了！有一萬萬的人民，佔據着全世界的地面六分之一的，已經奪得了他們的產業，而在經營着，並且決

定會收到成功——假如世界上的有組織的貪婪放鬆了手，不去干涉他們的時候！

邦猊請保羅坐上汽車，領他去參觀全部的油田。他們參觀了那座新的煉油廠，那座溫都胡而的美術品。在他們面前聳立出一座大廈，完全是龐大的燒餅鍋一層兩層地砌上的——將近要達到半天空；天使們在爲全世界燒製糖餅，燒製些有新鮮的特許的香味的點心，那香味甜得悶人，瀾山遍野的蔓延好幾英里，把鶴鶉都駭跑了！

已經是黃昏，白色的蒸氣從各口大鍋中起來，和天宇含混着呈出一種淡紫色的風韻。電燈來了，白的黃的紅的，直使周圍的景色儼如柯奈島（紐約的歡樂場）的繁區。你再往前進，這種類似愈加增添，你走到一間大廈，長而低，在那裏面有四十四個荷蘭人坐藏着吹吸着四十四隻煙斗，就像一隊音樂隊一樣，一齊的吹吸；最滑稽的效果你能想像得到的——是那四十四枝排氣管一絲不亂地，快而尖銳地——在跋躑，跋躑，跋躑，跋躑，跋躑，跋躑，跋躑，跋躑！

關連着拔拉台士的地皮，邦猊的心中往年是在感覺着一種躊躇的；他以為這些龐大的所有物的他的權利有點曖昧，保羅想到他家裏人受了詐欺，他一定會要嫉妬。但是，現在，在一種默示的閃光之中，邦猊覺得那舊日的心緒全然落在時代後邊去了。保羅決不會追悔到他喪失了的家產；他眼中沒有瓦特金士家的利權——同樣也沒有羅士家的利權。拔拉台士的油廠應該屬於拔拉台士的工人；美好的新煉油廠是墜在枝頭的一顆熟了的桃子，只等人來攀摘！眼前所必要的就只是要人替工

人們指示出來。假使保羅的筋力沒有衰弱虛耗，他當晚便可以出去指示，他們要把那樹子奪過手來，等不到清早他們便會把一切新的統制方法安排好！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

七

邦猊受着新思想的感電回到大學；有時他會激越得全身發戰，有時他又會驚悟到他自己的想念。有一種本能警告着他，要沒收南太平洋的產業的那種想念在他同窗中一定沒有容受的機會；所以只好退一步談談蘇俄的好消息——談說革命並不是一種盲目的獸性的爆發，而是一種新社會秩序的產生。邦猊說着這樣的話；彼得·奈格爾便大張着他的巨口接受着這種福音；格雷哥爾·尼柯賴夫說道是，但爲甚麼他們要把他的堂兄投進監裏，羅織·孟起司說他們投了好幾千社會主義者進監；碧里·佐治說，「最好是把大家召集起來，請保羅來演說。」

風說以神迅的速度傳遍於大學裏，邦猊的友人們舉一返三，把邦猊沒說出口來的詳細情形都想像力補充出來了。邦猊·羅士認識了一位工人，是貨真價實的布爾什維克，所以邦猊也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布爾什維克；「富豪赤黨」便成了邦猊日後的稱號。男生女生都聚集攏來問他，和他辯論；辯論每每會鬧翻起臉來，然而總是有趣，破了臉他們總又會轉來。邦猊被造成了一個蘇維埃宣傳的中心；因爲，當他被人問窮了的時候，他自然又會跑去找保羅，更探詢一些事實，回到學校又去征服他的敵人。他的同俱樂部的人會和他坐到夜半，堅持着他們的正論扭來扭去的應付着他的挑戰。

保羅因爲得到休息和營養，他的健康急進的恢復起來，兩禮拜內他走上安琪市去會一位朋友。邦猊和他同路，又冒了一場險，得以和哈利·西格會面。這個人比保羅長十歲，是一位小小的商業學校的校長，戰爭中他把校事委託了一位同僚，去做「歪字號的工作」（青年會）去了。他們把他送到西比利亞，去幫助那銀行團所派遣的二百八十位鐵路人員。他在那條線路上往來來，觀察了一切的事件，他現在「還我初服」便大談其他所視察的真相，儘管「歪字號」的權威要反對，軍隊要反對，省政府要反對，商工業聯合會要反對，乃至安琪市中一切一切可以壓迫你一個商業學校的校頭的人都要反對，而他都不管。

爺爺因爲計畫着要在邦第的地面上開始發掘，正忙得蒙頭蓋耳。但是邦猊總扭着要他會哈利·西格，他邀他們兩人同去午餐，保羅也同坐，在第一盤的羹湯還沒用完，他們弄得爺爺着急連甚麼都吃不下喉去了。自然他是在他們的話上受了驚恐；但你要叫他的心中和邦猊一樣發生同等的作用，那可辦不到。爺爺不能夠解決得這世界上的葛藤，他也無心去解決。使他担着心的是在西比利亞的日本小鬼的行動；是美國的外交太沒注意到煤油；而最甚的是他的兒子會受着那種暴亂的危險思想的感化。

例如這位西格先生——一位六尺長的西部大漢子，像費金格一樣堂皇，因爲他操勞的結果，頭髮早白，使他的面貌愈見莊嚴；這位先生所說的事實他不能否認，你不能說他是在扯謊——但是普

薩，那不能說你便要正事不務，跑到四處去鬧得一個天翻地覆，去攻擊政府，因為政府在戰時的顛沛中幹了些笨事，到現在都還不能鬧出頭來。

邦猷把他父親拉到一個社會主義者的集會上去，聽哈利·西格的演說。那是在一座大會堂裏，有兩三千人擁塞着，爺爺覺得在他生平決不會看見過這樣多的危險人物：好些黝黑猶猛的外國人，頭髮披到領上的滿熾灼的智識階級，戴着大眼鏡的斷髮婦人，或者是悶憤而笨蠢，或者是狡黠而不平的工人——啊，一些可怕，可怕的人物！而這位西格先生在把他們煽動着演說着他在西比利亞橫斷鐵路上所看見的「死的火車，有幾千男女塞在牲畜車箱裏，都是白俄捉來的俘虜，他們不知道把他們怎樣發落，只是裝在火車裏東奔西跑，停在一些側線，讓那些犧牲餓死，渴死，病死。而美國人駐節在那兒，在供養着那些殺人的強盜，供給他們以金錢，供給他們以軍火！是的，這事在目前依然還進行着的！就在目前，波蘭的軍隊闖進蘇俄，穿着美國的軍裝，用美國的軍械殺死俄國的工人！美國的民衆應該說甚麼話？

美國民衆所說的話是一片怒號，那使季·亞諾德·羅士的脊椎骨上起出一番戰慄。他迴顧他的周圍那一片被狂風掀動了的人海——手在揚，拳頭在打，腦袋子激昂得或低或昂；那是甚麼意義他是知道的——沒人能誑騙他。羣衆聽見列寧的名號便爆發成一片的歡呼。他們所歡呼的不是蘇俄的列寧已經幹過的事情，而是美國的列寧將要幹的事情。「反對干涉蘇俄！」——那只是一種保

護色；他們的意思是「奪取羅士聯合！」

回頭爺爺從眼角上偷看了他兒子一眼。邦猥是顯然沒有感受他父親所感受着的恐怖。邦猥和其餘的羣衆一樣，面孔上放着激昂的氣色。邦猥也在叫着「反對干涉蘇俄！」——他是不明白那羣衆的意思要處治羅士聯合嗎？或者還是——更壞一層的——他並不掛在心上！

八

大學裏的一個「赤色」的小團體都來聽着西格的講演會的，第二天他們大家都很有快興。邦猥的同俱樂部的朋友們大多數拒絕了去參加；現在他們開始來非難他們所不曾聽見的演說了！邦猥聽着他們的話心裏沸騰起來。甚麼婦女國有，甚麼布爾什維克的犧牲幾百萬的那些捏造的數字，真是糊塗！這樣的材料要收進腦識裏，並不想加以否認，這真是大學的恥辱。邦猥把這個意見向彼得·奈格爾說，彼得回家去告訴了自己的父親，他回轉來說，他願意當一個編輯，發行一種學生刊物傳佈真實。

陰謀者又聚會了一次，立地收集了三十塊錢，決議在「探求者」的名目之下發行一種四面的週報，談說各種類的真實。大家的意思最好是由哈利·西格談到蘇俄的問題，因為西格在前是一位有名的「歪字號」的執事；於是羅織·孟起司便答應了寫出二千字的哈利·西格的談話。另外一位年青的叛徒便去搜集關於校友會費被祕密地使用了去爲南太平洋大學募集有望的運動選手

的各種消息和事實。同人中的社交之光的邦猓便在學校的特權意識的題目之下，敘述一件事情是，一位成績優良的印度學生被文學研究會的人拒絕了，不准入會。

於是彼得·奈格爾便在一首諷刺上帝的詩的形式之下，來發揮他得意的議論。有些人以為提到宗教的問題不知道妥當不妥當，但是彼得說他有他編輯的特權；問題是他是編輯還是不是，假使是，那嗎他便要採取俄國的公式，「宗教是民衆的雅片。」碧里·佐治贊成他，說這新的刊物是要含蓋着近代思想的全分野。

好，「探求者」寫好了，編好了，進了排字房，檢好了字，打了校樣，校對好了。終竟印了出來；新印出的報紙，柔而且潤，就像才脫了壳的蟬子。第二天他們便會乾；不到那時候，「噓！不准嘶一聲！」

那報紙怎樣發佈呢？起了好長一番議論。邦猓以他做老板的觀念，主張不收報費。但是蘿織的父親是裁縫，也在販買社會黨安琪市支部的出版物，她把他的話引用來說，報紙非賣不可，不賣別人便不尊重。「他們出了錢的，他們總得會讀，」孟起司的爸爸說這話，純粹是一種猶太人的見解；而出自他女兒的口裏，却加上了一層純粹的社會主義者的熱情，「假如我們真的是信仰着我們的主義，就小有矛盾我們是不管的。」那是一種叫人殉教的呼聲，他們都承應了——心裏雖然不無遲疑。

於是第二清早八點三十分，在集合所之前呈出了一個自從那美索迭斯派日曜學校創設以來，南太大的學生所從不曾感受過的驚人的光景。羅士二世油田的發見者兼繼承者變成了一位賣報

鬼！立在板檯上，手裏抱着一捲報，口裏高叫着：「報！報！探求者新報！創刊號出版！五分錢一張！」

他們買嗎？哼，還問！他們把那狹窄的圍了三重，那狹窄得來沒工夫找零頭；這消息一傳開，大家更走來把他圍了十層，八層——那是一種暴徒，一種暴動！校庭的人看見這個光景，無論男生女生都沖着跑來。出了變故嗎？有人鬥毆嗎？是怎麼一回事？買到報紙而突出了重圍的人，又成了一個小小的動亂的中心，大家都想擊過肩頭去看，都在發問。

這樣的情形剛好繼續了十分鐘；從那管理部裏出來了一位肥而且胖堂哉皇哉的人，鼻樑上帶着金絲眼鏡，頸子上墜着一圈肥肉——這種人你在地皮買辦或者是銀行家中是容易見到的——那是哲學博士雷良拿·提·施奎基教授，男生部的監督。他不慌不忙有威有畏的穿進了人羣，又不慌不忙有威有畏的提捉了那富豪賣報兒，把他領進了他的辦公室，報紙依然是挾在肘下。「你在這兒等着，」他發出命令，又走出去了，把彼得·奈格爾帶了轉來；他又出去第三次，這一次帶來的是格雷哥爾·尼柯賴夫，跟在他的脚跟後邊的是臨場任命的代理監督，又帶來了別的罪犯。

他們已經賣了多少份數，沒人知道；沒賣完的便堆積在監督室的一隅，他們就作興把結果調查了出來也是不會發表的。但是已經儘夠把學堂哄動了。「你讀過嗎？」「你買到一份嗎？」——那一天你聽每個人都在這樣問。「探求者」的價格漲到一元，不到晚間甚至又漲到了兩倍三倍。

一個理由是有一份寄到了安琪市最有名的「後盾晚報」，是用綠字印的，每天五版。第二版在

中午時分出現於街頭，頭頁橫着出號的大字：

大學中的赤巢

南太大的布爾什維克宣傳

接着便敘述了兩欄消息，接到第十四面上，把「探求者」的內容寫得滿懷，包含着那最驚人的大學雇用運動選手的事情，和那諷刺上帝的一首詩的全文——然而遺憾的是哈利·西格的西比利亞歸客談却只給了一些兒暗示。當天稍後一點的是「後盾晚報」的敵手，「吼獅晚報」和「啼猿晚報」出來了；它們是被人製了一版的機先，然而它們也搜集了一大堆新材料，有的是由電話得來，其餘是在編輯室裏造成的。「吼獅晚報」上說：

大學赤化的陰謀發露

接着說警察在搜查蘇俄的奸細，利用南太大學生發行宣傳刊物的人。「啼猿晚報」是特別注重在「人物趣史」上的，它記載出了這場陰謀的首領：

大學中的富豪赤黨

煤油大頭之子支持蘇維埃

比敵手更高明一着的是登出了邦猊的相片，那是特別派人到羅士府上去求來的，向安默嬉嬉說，邦猊十年來的成績滿好，剛好得了褒獎。這位好奶奶高興得了不得，她派了管家到近處的藥店裏去問了三次，看那登載着邦猊受獎賞的消息的「啼猿報」到沒有到！

九

照通常的章法，這種新聞的誇張是只能繼續三十二小時的。第二天下午的報會報告着大學當局禁止了「探求者」的發行，再到第三天它們的出號標題會是「銀幕明星與選手結婚」或者是「大人物之夫人私奔巡捕」。

但是運命却爲南太大的「茶話赤黨」準備下了奇離的刁難就在他們跳到公衆面前的那天清早，適逢其會有一駕貨車載着炸藥通過渥爾街，這種違反市政廳的規定的行爲是很通常的，不幸受了衝突便爆發了。適逢其會那爆發的地方又是在摩爾剛公司的銀行辦公處的門首，有十一二個人丟了命。出事後幾分鐘內，銀行家諸公便招請了美國的名偵探來，解決這個祕密；這位有材能的專門

家，當面着了一個問題，假使這是偶然的事，故那是一錢不值的，假使是布爾什維克的陰謀，那就有好幾萬塊錢可找，他在周圍檢驗了三分鐘，他便斷定是一項陰謀。

於是全世界的好細和告密的一大羣人便一齊活動起來，因為他們都知道假使他或她在這場案件中找得出或發明得出一些端緒，那他或她便會名利兩收。驅邪的大浪掃蕩了美國，也掃蕩了世界各國——因為今後二三年間總會有的發明或者新的「啓示」，可憐的投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監獄中的犯人便受着非刑的拷問，或者是把手扭斷，或者是把拳九榨破，而一方面紐約支考哥，安琪市的熱心的閱報者正在熱望着那期許着的快意。

說到安琪市的「後盾晚報」，「吼獅晚報」，「啼猿晚報」，關於它們的情形是這樣：假使它們能夠把南太大學的赤化陰謀和渥爾街的炸發事件連結起來，那它們一定會多找好幾百塊錢；假使他們把這連串不起來，那一筆大錢便只好讓比他們更高明的敵手去找。就這樣，「啼猿晚報」便費了一點鐘的工夫調查「探求者」登載的哈利·西格的記事，又從美國國防聯盟方面證實了哈利·西格最近在一場演說會上咒罵了摩爾剛商號，說在不久的將來便要潰滅。於是在午後一時出現於街頭的第三板上，「啼猿晚報」向世界報告着：

赤黨內應者預言炸發

警廳在本埠搜查蘇維埃機關

這樣的一種筆誅，在「啼猿晚報」的記者下筆時一定是帶着抿笑的；然而他是熟手，那消息一出不到晚上便有一位有功的老兵士到編輯所來提出實證。兩天前他和哈利·西格會同坐過公共汽車，和他拍談起來，聽他說出：「你聽我的話，隨後去看報，不出三天你會看見摩爾剛的房子要受他在戰爭中所種下的惡報。」我們對於這位昏瞶的老兵須得公平的加上一句，他所報告的話倒有些是真確的，因為他們兩人的確談過話，談到當時很喧噪一時的波蘭軍向蘇俄的侵入，西格先生曾經說過一句：「你聽我的話，隨後去看報，不出三天你會看見波蘭兵會退到現地點的後面。」

在出事之前，西格商業學校的事務所的門被一些偵探和它的愛國者用鑿子鑿得曲理曲牙，想在夜間闖進去檢查；但在「炸發事件」發生的晚上，那些人竟動用了斧頭，西格第二清早到校時，看見每個書案的抽屜都零亂在地上，不僅是他自己的，連學生的都是一樣，都是在愛國者的釘皮鞋下遭了踐踏的。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搜查去了，不僅是西格的演說稿，連其他學生們練習打字機時所打出的稿子都搜查了去——自然他們不用說也就找着了最明顯的證據，因為西格沒教他的學

生寫些「敏捷的棕色的狐狸蓋過了遲鈍的狗，」——否，否，他公然教授一些革命的宣傳，使每一個愛國主義者的脊樑骨上都跑着一道寒噤；甚麼「天生萬民，自由平等」還有更壞的，是甚麼「不自由毋寧死！」

十

在南太平洋大學裏面相信着他們的「赤化學生」和渥爾街的炸發事件真正有甚麼關連，或者知情的人並不很多。不過他們相信着這些蠢孩子一定是受了欺騙，那暗幕中的人物和那陰謀會有甚麼關係，或者硬是有關係的人。不消說他們也認定了這些蠢子是很傷及了大學的體面。所以這些蠢子們便從四方八面來受着苛責和恫駭；他們一個二個的被招呼進監督室裏，在那兒受着審理，受着訊問——不僅是古柏爾總長，施奎基監督，而且還有地方上的律師，市推事官，中央情報局的局員，愛國報館記者，國防協會，俄羅斯勝朝元老前任大使的情報局代表。

邦·羅士一看見了這樣的情形，於是又來了一次爆發。他是一位富豪的兒子，照常是要維持他的權利，維持到權利以上。所以他對於審問他的人第一個他便發出質問，「你是甚麼人，你怎得來干預這件事體？」

「哦，羅士，」施奎基監督說，「假使有甚麼壞人要危害我們國家的安寧，你是決不會庇護他們的啦。」

「那要看你所說的壞是甚麼意義，」邦猷回答他，「假使你所說的是講真實的人，那我竭盡我的力量要庇護他們。」

「我們所想知道的，是有一個人叫保羅·瓦特金士，你對於他的關係是怎樣。」

情形就是這樣，邦猷是只好低首下心的受着偵探們的審問，不則他便是有甚麼事情要替保羅·瓦特金士掩蔽。他便說：「保羅·瓦特金士是我的至友。我在七八年前便認識了他。他是我所認識的最正直的一個人，一點也沒有甚麼虛假。在西比利亞駐屯了一年半才拖着病回家。論他是有權利要求政府撫卹，不過他是不屑。他對於我只是說出他所眼見的事情，而我是每句話都相信的。我要把那話對別人說，無論是校內或校外，沒一個人有權利來禁止我。」

那樣就算了結，邦猷被招呼着退下去了。他們又來審理那錢少一點的幾位陰謀者——首先是彼得·奈格爾，他是衆人中的罪魁，因為刊物上署名着他的編輯。彼得被命令着取消他的諷刺上帝的詩，他賭着咒說他絕不取消；於是「啼猿晚報」上登了兩欄，標題是：

赤化大學生釋放

彼得冷笑着，對其餘的同輩說，要他們放心，他也要拿着一枝筆管來對社會復讎；只要他一找到

了錢，他要自己來發行刊物，每禮拜都要和上帝老官兒開點玩笑。

其次是輪到羅織·孟起司。她受了邦猓的注意，說有私探在場，她說她要給他們一番教訓；但是他們倒很有方法駭破她的胆量。究竟她的父親在這場陰謀上有怎樣的關係？他們先證確了孟起司的爸爸是生長在波蘭的，不管他相信怎樣的思想，或者有怎樣的行動，依着新追放令的規定，可以沒收他的歸化證明書，把他逐出國境，讓他的家室兒女餓死。那不經甚麼審判，也決沒有容赦。而且在你有赤化嫌疑的人送回波蘭，那在目前是不經審判，並不問你甚麼——把你立在牆下便是一顆鉛彈。

於是羅織弄得來在這些生人面前便痛哭起來，陳述她父親是一位社會黨而不是共產黨——就像這麼說來對於愛國主義者有甚麼區別的一樣。在戰爭期中社會黨不是一直都表示着反對嗎？在下一次的民主黨的大會，要準備被指名為候補大總統的一位檢事總長，不是正以撲滅赤禍為其獲得大總統的榮冠的理由嗎？

羅織打電話給邦猓，邦猓跳上汽車，當晚去會那神學博士文學博士哲學博士的阿龍差·諦·古柏爾校長，在他的私邸，也顧不到了平常大學校的既成習慣。他開初說出他自己的決心——以後他在大學肄業的期中，他甘願不再作公開的宣傳；但是他加上一句，假使學校當局要默認孟起司的父親為他女兒筆記了一次演說的評述，便要受着追放的處分——那嗎他，邦猓·羅士，便要應戰，他要把他父親的錢用些來在他離南太平洋大學之前便把大學的祕密大大的公佈出來。

這位尊嚴的博士聽見這種差不多是全無掩飾的恫駭，他那豐滿的牧師面孔泛起紅暈來，紅到那雪白的銀髮的腳根。「年青的朋友，」他說，「你好像不明白這個事實，北美合衆國的政府的決定，大學當局是無可如何的。」

「古柏爾博士，」年青人回答他，「我領過我父親的教，凡事是擒賊必擒王。我知道你假如告訴那些國防狂，叫他們不要管，他們便會鬆手的。而且我可以說我並不認識孟起司老板，我只認識他的女兒，她時而把她父親的觀點告訴我，他是信仰着德模克拉西，也相信民衆的教育——他所給與我們的一點子意見不出這個範圍。他是屬於社會主義者中的右翼，在行動上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你一定然是很明白這個事理，像他那樣的人決不是我們所理應追放的人。」

實際上這個道理古柏爾倒是不十分明白，不過他有意傾教。說來有點滑稽；這位老紳士在他感覺着受了抵觸的憤慨之下，而他却有一種不很神聖的好奇心，想來傾聽把他的得意門生，可寶貴的富豪子弟，誘惑了的新奇的主義。於是邦猊便對他談到保羅，談到哈利·西格，談到他們是怎樣的人，在西比利亞看見了些甚麼，他們的思想怎樣，邦猊自己的思想又是怎樣。博士提出了一些極初步極幼稚的質問，但他總是有心來了解的，邦猊便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講義向他講了一長篇，繼續了兩個鐘頭。後來這位富豪子弟大可寶貴的得意門生在背上受了校長拍了一拍，被送出來，並且保證着說只要孟起司的爸爸今後沒有越軌的行動，是不會受追放的；另外又加了一番嚴重

的警告，說那種危險的新思想，像柯培爾博士那樣圓熟了的頭腦才能駕禦，大學生們的未成熟的頭腦是不好沾染的！

十一

在這兒得到和亨蓮塔·亞緒烈會面的機會。那在邦倒也沒有甚麼可怕，因為她的悲哀是藏在一層嚴重的外衣下面的。「我對不住你呢，亞諾德，我近來覺得你是有點貪圖淺薄的虛名了。」邦想客氣一下接受這個非難，但是他不能辦到；亨蓮塔的思想在他心中覺得有點生厭了；大凡一個男子一生了厭倦時，那在一位姑娘身上是再不能懷抱羅曼諦克的想像的。

其次自然是家裏的人們。第一是安默，安默受了驚怖，滿眼浮着眼淚，簡直不知所措。邦結底沒有得到獎賞！她的想法是萬一沒有那一羣赤黨，邦是一定得到了獎賞的。這布爾什維克的可怕的危險，的確是竄到了家裏來了！安默，安默在婦女俱樂部中從些演說家的口裏聽過一些使人毛骨悚然的話，但沒料到娑彈的使者們公然誘惑到了她的姪兒子寶貝。「娑，你留心些，」姪兒子說，「下一次便會輪到你呢！」

其次是白諦。白諦簡直要發狂！她受着了一家最高貴的亞塞通·施丟瓦特的家宴的招待，但是現在她覺得沒有面孔去和那些上等的人見面了。始終都是這樣，只要她在社交上收到一點成功，邦總要走來放一次臭屁。比這樣再掃面子的事情沒有，那結果是邦的趣味根本下流。白諦和邦是

彼此都很親熱，他們真以難弟難姐的坦白互相辱罵。

最後是爺爺，爺爺是一位十足的好漢；他從沒說一句，也從沒問一句，邦猥來置辯時，他便說，「好的，娃子，事情我都明白。」那是真話；他認得保羅，也認得西格，他孩子的心胸他能看透。他也知道得人生的悲劇，每世每代都有它的糊塗。

喧嚷滿決的便消逝了。在兩三天後邦猥的同班生嘲弄他，但只是在開玩笑。但有一個唯一的嚴重的結果，是那歐文先生接受了古柏爾總長一封信，照着規矩預先向他申明，說是南太大學明年不能再聘請他了。先生把給邦猥看，帶着一種苦笑；邦猥憤怒了起來，又想再去恫駭一次那可尊敬的老博士。但是歐文先生叫他不要出此一舉，對於一位不要的教師，要使你生活艱難，那門徑是很多的。他又得寫無數履歷書到各處的職業介紹所去，又得寫無數的信件，搬到一處新的地方。「那是說」他加上一句，「我假如是能夠得到甚麼位置。他們的組織比較嚴密，說不定我是已經上了黑表。」

「歐文先生，你想他們怎的看穿了你呢？」

「那必然會鬧到這樣的，」歐文先生說。「他們的好細很多。」

「但我是十分謹慎的！除掉在我們的小團體裏面，我不會說過你的名字。」

「就在你的小團體裏面恐怕便有奸細。」

「你是說一位大學生嗎？」

「自然啦。」歐文先生微笑着，邦猥的沒經驗，在抽屜中搜出一張謄寫錄來。「這是我的一位實業界上的朋友交給我的，」他說。

那是安琪市實業家們的宣傳機關，「美國改進協會」的週刊的一份。那敘述着協會的代表在各大學各高等學校工作，訓練着學生們去監視他們的教習或同窗，看有甚麼赤化的徵候，便立地報告。協會誇講着他們有一筆大經費，像年費十六萬元的預算，他們還可以支持五年。於是這兒又有一個現實社會的石塊，悶痛地落在這位年青理想家的頭上！邦猥坐着，想來想去的想到他小團體中的人。「到底是誰呢？」

歐文先生說：「你要留心，那總是很「紅」的人。幹事情就是那樣——大凡一個人要找些事情來報告，假使出現得遲，他總是要設法來導引的。所以奸細差不多每都是煽動者。但是你立刻可以看穿，那種人是議論滿多，一事不幹的——他不好被人認為是領導者。」

「好傢伙！」邦猥叫起來。「那傢伙答應了要來幫助買報，終竟沒有來！」

「是誰？」

「碧里·佐治。我們總是紅得不夠他滿意！彼得·奈格爾的那首歪詩，也是他贊成登在報上的。他現在是水落石出了——這場騷擾沒有他的名字在裏面。」

歐文先生微笑着。「好，羅士，你算實地見習了白色恐怖的動作！你會覺得那可以幫助你了解世

界歷史。幸得你是有錢人，這不是在講笑話。但你沒忘記——假如你是一位住在貧民窟裏的俄國系的猶太人，你現在是丟進了監裏，你的定讞是一萬元的罰金，十年或二十年的監禁。又假如你是生在波蘭，芬蘭，羅馬尼亞等地方，那你和你那一小團體的人早在一禮拜前埋在那兒的土窖裏去了！」

11 1 2
1000 1000
1.

油火油

著 萊 克 辛
譯 若 沫 郭

行發店書民國海上

油 煤

譯 若 沫 郭 著 萊 克 辛 國 美

册 下

印 刊 店 書 民 國 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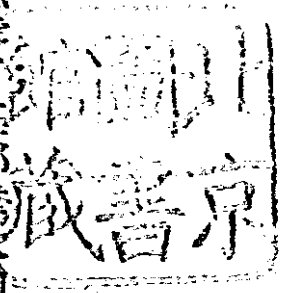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賽命號

春天又來了，邦現在南太大學已經要修滿兩年。但是桃樹上的花現在已經飄零了，在那偉大的學校上他已經再看不出那偉大的價值。課程是百無趣味，腦精裏灌進一些全不關緊要的材料，而學校所怕死的便是新的獨創的思想。他在學校裏所得到的一件事情，是得以知道一些重要的書籍，他憑把那些書來讀——但是他寧肯在家裏讀的好。他在想着來學年到底還繼不繼續。

拔拉台士上的事情似乎進行得更順暢了。保羅又在擔任着公司的木匠工頭，他的體力，部分的恢復了轉來，工錢也不少——因為全國中都在進行着戰事期間所未着手的建築，建築工人很缺乏。露滋又幸福起來了；至少是有三位煤油工人在戀愛她，但她只關心她緊要的阿哥之外並不想別人。保羅又在從事研究了；但不是生物學的書籍，他所找的錢現在都是去買關於勞動鬥爭的雜誌，小冊子，和書籍。公司也雇用了好些歸國的兵士，他們有些人的思想剛好和保羅的一樣；他們一禮拜有兩次常會，從一本書中朗讀一章，接着來討論。

就那樣拉斯孔的小樹剛好成爲了安琪市的報紙所慣愛使用的「布爾什維克的巢穴」關於



行動上職工的意見有不少的分歧，但在資本和勞動除鬥爭而外無共通處的一個命題，他們是一致看的。他們談到這個命題也無所忌憚；他們在上工時要談論，或者是聚集着用中餐時也要談論；返響要傳遍到各處。油廠上也有些「吾必理」走來，在宿舍中你可以看見他們的刊物。爺爺一定是知道的，但他沒有舉動；他的工人們時常是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他是臨機應變的。確，他除此而外也無可如何，在廠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油田的發現者兼繼承者是他們之中「最紅的」一個。

自從戰爭以來，煤油工人的工會是由政府命令得到認可而經理着的。但是現在商牟老伯（美國）的手又要放鬆了；理想家的大總統成了個半殘廢者睡在華盛頓，安琪市裏不受拘束的老板們又想恢復他們的自由的往日。至少在工會的職員中有那樣的一種風聞，他們到底怎樣來對付雇主們的運動？工銀的契約到年底便要滿期，這正是一個問題，一切議論都集中在這兒，無論是在保羅小樹的「赤黨」或者是在一般的工人。在邦猓的頭上，第二次同盟罷工的預兆就像一團暗雲一樣籠罩着。

爺爺是從不會把那種想念拋棄的，他總希望他的兒子對於公司和公司的發展上感覺着趣味。邦猓呢，也常常留意着這種愛的繫帶，他總要研究每月份的出產報告，開支單，和定價表，出到開鑿着的油井上去，和監督們作長時間的說話。僅僅是幾年前，一眼油井在世界中對於他是無上的趣味；但是現在殘酷的運命弄人，座座油井都是兩可了！第一四二號井出產六十萬元，第一四三號只出產四

十五萬。但有甚麼區別呢，多出的十五萬不仍是用來去掘另一眼油井？

爺爺的回答是儲蓄在他腦中的擱架上的：「世界上需要煤油。」但是回頭你來看看世界，你看有蠻大一羣人駕着汽車東跑西跑，所跑的地方並不見得比家裏安好！但你要那樣說，那會使爺爺不安——那是超出了他所想念着的範圍的一步。在邦猓看來爺爺覺得是一匹磨坊裏的馬；他在爬，一天到晚都在爬，晚來在夢裏也在爬。但你要把他牽出磨坊，那會死——因為他失掉了他存在的理由。

所以邦猓愈見愈見的曉得把自己的叛徒的懷疑思想藏在心裏了；那些是他從保羅和保羅的同志所學來的階級鬥爭的理論，從煤油工人的刊物上所得來的同盟罷工的風聞。他反而要拉着爺爺去釣魚，要裝着和從前一樣他們要在自然母親的懷中享樂——不過可哀的情實是爺爺的關節太重了，太僵直了，不十分高興去爬山攀嶺了。

二

邦猓把他的復活節休假在拔拉台士過送着，適逢其會費龍·陸士可走到油田來觀察。他在前是到過這兒的，但剛剛遇着邦猓要走的時候；他們的會面很短促，僅僅在百忙的事務所中見了一下。邦猓只有一個泛泛的印象，覺得他的面孔大，身材大，聲音大。爺爺說費龍的腹量也大；但是邦猓所有的唯一的證據，只是記得陸士可在他的背上拍過一下，用着蠻大的聲音叫他是一「金牟二世」。

現在他來了；適逢其會有炎漠的熱風和他同來，造出了一個有趣的拚合。拔拉台士的氣候在白天照常是可以忍耐的，一到晚來總是涼爽；但是砂漠的炎風一年有三四次吹來，就好像一隻熱手撐出來，扼着了你的喉嚨。「在有蔭涼處有百四十度，但他們的地方是沒有蔭涼，」煤油工人常常是這樣說，他們是要往太陽光裏去做工，麥水過斗飲。最壞的是那炎風要吹一個整夜，住家熱得就和火爐一樣，總是要熱你三四天。

這位「煤油大頭目」報紙上是這樣稱呼費龍·陸士可的，中餐後由安琪市出發，到達油廠時剛好要到夜半。爺爺和邦猥坐在迴廊上在等待着他，他看見了他們，汽車的機關還沒停止，他的聲音便叫出來了。「好啊，金牟！好啊，金牟！二世！糟糕，你到底要叫我來幹嗎！皇天老主，大王菩薩，我沒受過這樣的熱。明天也會是這個樣嗎？糟糕，我倒想夾着尾巴跑了！」

他下了車，走上路來，他的面孔就像照着他的半禿頭臚的一輪滿月。他的外衣和襯衫都是脫了的，穿着一件粉紅色的洋綢汗衣；自然是沒有汗水，因為你在那炎漠中趕着汽車跑，你總是乾的——不怕你在上油的油店口上，立在龍頭下淋得一聲蘸濕，那風除掉你坐下的一點面積而外，在幾分鐘間甚麼都要吹乾。

「好啊，費龍，」爺爺叫着，邦猥的話是：「陸士可先生，你好！」他是提防着那大頭目的熊掌的，——因為他的蠻有力氣的握手，會把你的骨頭粉碎。他從前在奧克拉火馬做過牧童，據說他捉着了一

位墨西哥人的偷馬的強盜，他把兩手給他反剪過來，終竟給他扭斷了。他現在儘管胖而且肥，然而依然有力量。

「我是熱得像地獄，」他對於邦猊的鄭重的問候回答着。「喂，金牟，你的意思是要我在這兒好些嗎？」

「你無論怎樣都要留在這兒，」爺爺說。「不等你來看看這油田，在邦第的地皮上我是不想動手的。我們好把冰給你坐啦。」

「我的啤酒到了嗎？嚇，來呀，久野！」——這是在喊日本小鬼，站在門口露口笑着的。「給我拿啤酒來！給我一鉛桶——一面盆。糟糕，我幸好帶了些在車上——我是不冒險的。你們沒聽見培德·奧烈里的趣事嗎？那傢伙在汽車裏要帶着威士克出國境；他告訴我在他通過國境後，取了他一卡特一百元！要命的菩薩，金牟，你乘得起嗎？」

「好啦，好在我是喝汽水，不喝啤酒的。」這是邦猊把他父親改良了的一件，爺爺現在很得意，

「汽水我不高興啦！」費龍說。「糟糕，我的衣裳該洗纔行。這兒沒女人嗎？」陸士可把他的靴子和褲子蹴掉，跑在風扇下邊去坐着。「這亡八蛋吹着熱風！」他說；回頭又望着邦猊。「哦，我們的少年布爾什維克在這兒！你的紅旗呢？」

邦猊現在是再隔一兩月便要達到二十一歲的着目的韶齡了，關於「布爾什維克」的俏皮話

他真聽了不少。但是他是主人，只好微笑着。「我看你是看見報啦。」

「唔，是啦，你們的第一面寫得滿好！我有幾次的交涉那很幫助了我一下。你到我的事務處來，我介紹一些改了裝的蘇維埃的代表給你；他們是來和我商量採辦烏拉爾煤油的事務。我說烏拉爾是怎樣的一個鬼地方？但那好像真正是有那個地方的，除非他們是假造了好些地圖。那傢伙和我講起甚麼人類同胞四海兄弟的話，我說：對的，這一着我滿高興。我們公司裏的二世大老板是在專門幹這一道！喂，你看，這東西。我便把你們的報給他看，我們從那時起便成了「大瓦里胥」(Tovarish)俄語「同志」)」

三

好，我們的大瓦里胥陸士可要去睡了，穿着尼羅青的洋綢寢衣，睡在庭園裏噴水池邊的寢台上；在早晨五點鐘他們把他叫醒來，好同爺爺同地質專家同技師，對於邦第地區的計畫作認可證。他看見太陽上山的時候便走回來，口也在喘氣，鼻子也在喘氣，叫着不要早飯只要啤酒，又吼着啤酒用完了，可有沒地方好買？他們勸他不等太陽下山，不好去通過沙漠，於是他便和爺爺和邦第退回到休息室，把一切的門道窗口都掩閉了，盡所能辦到的把熱風堵着。

好，太陽在那屋子的頂上牆上起了作用，每隔十分鐘那偉大人物總要跳起來，看看寒暑表，又吐出一長串牛屠戶用的口調。在九十點鐘的時候，他狂起來了；吼着總有什麼方法使屋子涼爽一下。媽

天，把水龍來灌灌這房間罷！但是學過物理學的邦視說，那只是把沙漠的氣候變成孔哥河畔的氣候，陸士可說可以把水龍灌灌迴廊和屋頂，邦視便把少年園丁叫來，不一會便來了五六架噴水器，在那休息室的門上窗上真正的下起了一番大雨來。

但那還不夠，爺爺便打電話叫鋼板廠的廠長，那人回答說好的，他能夠安置一套冷氣裝置；爺爺說把手裏的工作放掉，快來安置，假使在一點鐘內安置好了，他要給工人們每人一塊大洋的賞錢。於是便來了四個人，駕着一駕大汽車，載着一個大鐵皮箱，周身都是有兩層皮的；在底上打了一個洞，接上氣管通風，從冰廠裏運了半噸碎冰來，還有幾口袋鹽，幾分鐘內氣管吹送的風由寒暑表檢試，是在零度。那偉大人物移去當着風，一會兒他滿快意的嘆了幾口氣，坐不上半點鐘他「呵欠」一聲打了一個大噴嚏，弄得大家哄笑起來。

繼後他灌了一肚子的啤酒，他想睡，在長椅上拉長着便鼾睡起來，在那時爺爺出去監視掘井的工作，繼後大家吃了中餐，陸士可大人又睡了一次午覺，醒後他覺得滿舒服，打開話匣子大談而闊談，邦視關於他所居住着的世界又算長了一番見識。

「金牟！」那大頭目說，「我想叫你拿二十萬塊錢來用用。」

「你要開始綁票嗎？」爺爺開着玩笑說。

「你的錢用來會是一本萬利的啦。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團體，我和培德·奧烈里和弗雷德·沃

爾芳。我們是除掉兩三人以外沒對別人說過。」

「是怎麼的啦，費龍？」

「嚇，我們在準備着召集共和黨的大會，唉，我們是不去找那個流鼻臘骨，面孔和馬面一樣長的甚麼瘟不死的大學教授！我們要找一個像你我一樣面孔團團的人啦，金牟！我要到支考哥去選擇一個。」

「你的意中已經有甚麼人嗎？」

「我和一位從奧海沃來的人交涉過，那人名叫白爾訥·布羅克衛，是在那兒執掌共和黨的碼頭。他要求我們選舉他們的上院議員，哈定（Harding）那是一位大漢子，面孔滿好，又會演說，滿可以信用——他早回在那兒做過知事，做事情滿會聽話，叫他幹甚麼便幹甚麼。布羅克衛說只要有二三百萬塊錢，便可以把他弄出來，他把民政部長允許我們。」

「好的，」爺爺說着，「也沒有問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我眼裏看上了一段地皮——我這十年來都在垂涎着，那真是刮刮叫。超等油廠試掘了兩眼井，又把井眼封閉了，沒有聲張；政府的公報上記載過那件事，但他們禁止了沒發行，你怎麼也買不到一份的——但我找人偷了一份來。那兒差不多有四萬畝地，都是煤油。」

「但你怎能夠從超等油廠奪過來呢？」

「那全部都是政府的官地——煤油儲蓄在那兒是爲海軍使用的。但你不開發，你海軍有甚麼鬼用？那些亡八蛋以爲議會在議決着宣戰，那你便算把井掘好了，安上了導管，安上了塘庫。讓我們去幹，把那煤油取出來，海軍要多少，我們賣多少。」

那正是爺爺所奉行的主義，所以並沒甚麼話討論。他笑着說，「凡事總要弄得安全一點啦，費龍，我想在民政部長之外還該把檢事總長也弄到手。」

「我是想到的，」陸士可說，沒留心到爺爺的笑。「白爾訥·布羅克衛自己好做檢事總長。那是他和哈定做的買賣。」

於是陸士可先生突然留意到坐在窗邊，好像在讀着書的邦猥上來。「我想我們這位少年布爾什維克應該明白，我們所說的話不好做街頭演說的材料啦。」

爺爺趕快的回答道，「邦猥自從他還是小孩子和油炸蠅一樣大小的時候，便是通知我的事務的好，費龍，只要你準備好了，我便給你匯兌來。」

四

太陽下了山，是陸士可動身走的時候。但他先吃了晚餐；等他把冰淇淋和咖啡用完，便把桌面一推，把頸下的臘布巾拉下，仰靠在椅背上滿得意的嘆了一口氣；他一面退着雪茄的金皮紙，一面以他狡滑的眼睛望着對桌的邦猥，說道，「金牟二世，你的心裏是怎樣，我想告訴你。」

「滿好的，」金牟二世應酬着。

「你是滿靈醒的孩子，只是方得有點太厲害。你把人生看得太認真——你和你的老頭子都是一樣。一個人活在世上，應該要開開心，你缺少甚麼我是明白的，小伙計，你有姑娘嗎？」

「現在沒有了，」邦猊說着，面孔稍稍泛起紅暈來。

「我正是那樣想。你是該得有一個，把你拉出去開開心。你聽我說，我不是說的那些鬧挾斷的女孩子——要找一個正經的姑娘，就像我的安納婢兒一樣。你認得安納婢兒·弈姆司嗎？」

「我沒會過她。我自然看見過她。」

「你是在帝齊太太的影戲裏看見的嗎？唉，那倒真是我所理想的影戲——就只有那一簇，我的錢就是從那兒找出來的！那妮子關心我就給我的母親一樣——假如她是在這兒，我是決不會喝這樣多的啤酒的！你有時候到我家裏來一次罷，安納婢兒會給你找一個姑娘——我們那兒姑娘很多，也很有些娉娉孌孌，孌孌娉娉，而她又會做媒——把一對小鳥兒作對成雙地放在籠子裏，她比這再開心的事情是沒有的。喂，你現在不好同我一道去嗎？」

「明後天我便要回學堂了，」猊邦回答着。

「那嗎，你隨後請來，把老頭子帶着同路。老頭子也是該得要一位姑娘啦——我這樣告訴過他好幾十遍。金牟，你還沒弄到一位姑娘嗎？嚇，糟糕，你看他紅了臉，這穿着褲子的老處女！我要把你的事

情告訴些這位小傢伙，那會把你臉上的紅匣子漲破啦——嚇，老傢伙」那偉大人物一面談着，一面從椅上立起身來，在爺爺的背上打了幾下，發出哈哈大笑。

這些情形是使你知道費龍·陸士可的腹量也很寬大的。他好像真的喜歡邦猥，關照他總要知道人生的行樂。「小伙計，你幾時來看看我，」他說着，一面把他龐大的身軀塞滿了一座大的林牟星車。「我說的話，你不要忘記啦。我要讓你看甚麼叫別墅，你可以叫你老頭子也去修一座。」邦猥說滿好，他會來；汽車的機關開始叫起來了，汽車在月光中飛馳過去，大笑的聲音消滅在山中。「小伙計，再會！」

五

邦猥回到屋裏去，跟着爺爺走進書齋，把房門關了。「爺爺，你真的要同陸士可兩人出錢嗎？」

「怎麼，真的，娃子，我要幹啦；幹不得嗎？」爺爺真的像帶着一種吃驚的面孔——這是他在這樣的機會上慣愛用的調門。你總不知道他究竟有好幾分是做作，因為他狡猾得滿有點程度，就連對他自己的愛兒也免不掉要用點手段的。

「爺爺，你是打算收買合衆國的大總統啦！」

「娃子，你那樣也可以說——」

「不是是甚麼呢，爺爺？」

「你那樣也是一種說法！我的見解又不同，我們是要防禦敵人，因為敵人要把我趕出實業界。假如我們不注意到政治，那我們在總選舉過後便會明白，我們會被打倒。東部有一批大人物他們打算費兩三百萬來擁立廖奈德·伍德將軍，你要援助他嗎？」

邦猷知道那只是一個文飾的問題，他沒有回答。「爺爺，那是那樣一種污濁事體啦！」

「我知道，但是不能不幹。自然我可以辭職，我也有不小的錢可以過活，不過我不高興我便被人置諸高閣啦，娃子。」

「爺爺，我們自己不好單獨來幹嗎？」大家該記得，這是邦猷在前提說過一次的話。

「那樣的事情辦不到呢，娃子——別人隨時都要來擁集着你。他們要在煉油廠上刁難你，要在市場上刁難你，要在金融上刁難你——我有好些事情沒對你說，因為太麻煩，但是目前在產業界再沒有小資本家們立足的餘地的。因為我有兩千萬，你以為我大，陸士可有五千萬，我又以為他大，但是超等油廠——那是三四十座公司集合在一道的——那將近有十萬萬你是要去對敵的。還有維克妥，有三四十萬萬，一切銀行一切保險公司的財源都在支持着他們——我們這些獨力經營的人你有甚麼機會？你看目前的瓦斯價格的暴落罷——報上是說存品過多，但那全是假話——存品何以過多？不過是五大公司把存品和盤托出市場來打倒小資本家而已。他們是一股洪水把你小石片冲掉！」

「但是官家的力量怎能抵禦他們呢？」

「碰頭的事情滿多呢，娃子——我們凡事當着先鞭——鈴子一響便要動手！我們怎樣可以得到導油管的敷設權？怎樣可以得到鐵路的終點？我們到拔拉台士的時候是怎樣？你是知道的；假使我們沒有買賄夾克·柯斐，我們能夠得到目前的發展嗎？假使我們沒有和費龍坐下檢查人名表冊，決定他所找的人是可靠的，我們能有今日嗎？說到目前來——究竟有甚麼區別呢？不同的是，我們長大了，我們在國家的稱盤上玩把戲——就只有這一點。假如費龍和我和培德·奧烈里和弗雷德·沃爾芳能夠得到我們所着眼着的地皮，好，那嗎煤油界裏會生出「六大」或者「七大」或者「八大」，就是這一點——娃子，這點你好生放在心上，自從煤油上市以來五十年，我們要幹的正和其餘的人所幹過的一樣。」

他們現在是走上了一道熟路，左右的風光邦是記在心上的。

「一個人跑進書房裏去，計劃着世界應該怎樣怎樣，那是滿好的；娃子，但是世界並不會成爲那樣。要緊的是要煤油，我們幹的事體便是從地底把煤油取出。你在聽一些社會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的說話，但是我的天神，你要想政府也來買油田發展——那兒的中飽比全美國的國富所能開支的還要多。我是在內幕裏的人，我能夠看得明白，我們假如要把事情讓政府去幹，那等於是把國富埋藏到一萬英里深的地底。你在講法律，但這兒也有經濟上的法律，政府不能反抗這些法律，就和任何

人不能反抗的一樣。政府做了甚麼壞事，人民都有方法來融通它，實業家要是做了甚麼，不應比任何人更應該捱罵。現在是煤油時代，你要想禁止煤油不生產，那等於是你要去阻擋着奈雅瓜拉的瀑布。」

在父子兩人的生活中目前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在後年邦猓一定會回想到這個時期來的，他會想，哦，當時爲甚麼沒有把腳根放定？假使他真的有充分決心，他可以把他的父親打破！假使他說，「爺爺，我不贊成去收買大總統；假使你要和陸士可兩人去幹那種事體，你要知道那我便要拒絕我的承繼權，我從今天起凡是你的錢我不願再沾染一個半邊。我要出去自己找工作做，你的錢只要你高興可以傳給白諦。」是的，假如他當時說了這樣的話，爺爺會折服的；爺爺會受着致命的打擊，陸士可也會受着打擊，但是爺爺一定不會承認以上院議員哈定爲候補大總統。

邦猓爲甚麼沒那樣做？那不是卑怯——他在當時倒還不十分知道生活是如何可怕的。他自有生以來從不曾找過一個錢，然而他真的是確信着他能夠出去，找一個工作，可以找求得他自己日常需要的必要品和奢侈品。但是難題是，他不好傷却感情。保羅批評過他「軟弱」正是這個意思。他是太容易替別人設想了。爺爺和陸士可爲甚麼要買收共和黨的大會，他是看得很分明的；回頭幾點鐘後，他要走過拉斯孔小樹去，同保羅，同「白斗」施通訥，同「季克」杜剛，同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黨」坐着，他們爲甚麼要組織煤油工人，要教育他們，要從爺爺和陸士可手中奪回油井，他也是看得很分明的！

邦猷回到南太平洋大學，在他正在選課的辰光，共和黨的大會在支考哥開會，有一千人的代表，有同數的代理人到會，也有同數的新聞記者和特派員在向全世界報道着這個偉大的歷史的事件。大會傾聽了一些印象很深的名演說，吸了無數的淡芭菇，喝了無限量的密造酒；在那時候在布拉克施東旅館的一室中，坐着五六位「老頭子」在那兒做投票的買賣。關於大會情形的報告所發出的幾百萬言的電報，從不見有費龍·陸士可的名字；但是他是住在那老頭子們的隣室裏，他把交換條件定妥當了，把保證信券一一交到了負責者的手裏，遲頓了好一會，鬧了八次投票，在大會場的激昂的哄鬧中，廖奈德·伍德將軍的支持突然崩潰了下來，在第九次投票上，奧海沃州的華倫·曷馬練爾·哈定成爲了共和黨的騎手。

學校完畢了；格雷哥爾·尼柯賴夫走上商佛朗西斯哥去乘在一隻「罐頭隊」的船上，要往阿拉斯卡去捕捉鯊魚來裝罐頭。羅纖·孟起司和她的哥哥連同着三位猶太學生，乘着一駕破敗了的福字牌去做摘果實的工作；東飄西流，星餐露宿的去替罐頭行乾果行收獲杏子桃子梅乾和葡萄。那「赤黨」的小團體在夏天無須乎做工的就只有邦猷一人；不知道做什麼才好的也只有邦猷一人。在往年他和爺爺在零星掘井的時候，邦猷愛去找點工作來幫忙；他那時還只是一個孩子，大家都喜歡他那樣做。但是現在他長大了，別人須得他保持體統；公司也長大了，那是一座龐大的機械，每

個齒輪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許你去轉移，邦猯甚至於要在家中種植花木，都不免要侵犯了園丁的職守！他決心去研究保羅所有的書；但他從不會聽見說過一個人一天要研究八小時，他也不能夠幫着保羅爲他做一部分工作，因爲他並不是一位好高明的木匠！

世界就是這樣，在這兒有的人終日做工，有的人又終日閒遊。終日做工自然苦，假使一個人無須乎那樣幹，誰也不會那樣幹；但是終日閒遊的也同樣難過，終日閒遊的人沒講出一句話可以使邦猯中聽。他們談的就是他們的玩意兒，那認真得就和他們的工作一樣；甚麼庭球的比賽，拐跗球的比賽，波羅球的比賽——各種各樣微妙的方法只講究在地坪上打一個小球！你假如是疲倦了要運動一下恢復原神，你要出去打打球，那倒是滿好的；但你要把它當成畢生事業，要費盡你所有的時間去思索，要專門的練習，或者讀那類的書，或者自己著，或者談起球經要談幾個鐘點——邦猯看見那些穿着滿整齊的運動服的成年男女，在他看來他們好像是在自己催眠，使他們自己相信着他們真的在享人生的快樂。

七

白諦走來了，他的弟弟對於這種閒遊的世界，由他的承繼權來說，由他的稟賦來說，都有加入的資格，所以她又來努一番力要把他拉去。白諦和愛爾東·白迭克的情事已經破裂了。她告訴邦猯說，愛爾東是一位「無賴」總是令人難堪。現在又有一件情事發生了，邦猯覺得那是很深刻的，因爲他

的姐姐都把自己的感情對他吐露了出來。那是與克齊登太製鋼工場的創建者，已故奧古斯特·諾曼的獨兒；那少年的名字叫查理，白諦說他稍稍有點豪強，但是呵，真是漂亮，和克雷蘇士一樣有錢。關照他的就只有一位母親，那母親倒不見得怎樣靈醒，她總想還顯得年青而嫵媚，穿得和舞台上的戲子一樣，在面孔上總要施些手工，想遮蓋着皮膚的縐襞。在下邊的海岸上他們有一艘極豪華的月艇（Yacht），叫白諦引她的兄弟去，他是那樣方便，人品又好，甚麼都行，爲甚麼不去相幫他的姐姐？

邦猊想到他的姐姐一定是在過渡着難關的，連她兄弟並不當行的社交技倆都算在數上了！但他去了；在他們趕着汽車到碼頭上的途中，白諦深深的告誡他——他切不可談到他那怪可怕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假使他們要提到他在南太大的那場不名譽的事情，他頂好要當成一個笑談。邦猊早就受過教訓，事情是該這樣做的；他照樣辦了，覺得也並不費事，因爲查理·諾曼是一位滿靈醒的青年，無論有怎樣的事情當前，他都會當成笑話來講；假使他滑稽得不好，便是把你的話弄成一個怪的笑話。

到了賽侖號，是一座水上的宮殿，全身都塗着白堊，有放光的青銅，陳設都是手雕的紅木傢具，蓋覆着手繪模樣的綾羅。水手都滿漂亮滿精緻，捧着一托盤的玻璃杯來來往往款待着客人的菲律賓少年，穿着滿闊綽的衣裳，儘可以上餘興舞台去表演。一羣客人登上小艇，接着又移上幾部汽車，送到一處拐跗球場，從那兒又送到一處田園俱樂部去用中點；大家都跳舞過一兩點鐘，其次又湧到海水

浴場去，其次又到庭球場，其次又回到「賽翁號」換好衣服中餐，那兒所陳設着的各種盛儀，都是要在大使館的燕席上才能有的。在甲板上有各種顏色的電燈，有音樂隊，朋友們都出來登上小艇，跳舞到天明，海波微微的舐着船板，沿岸的電燈使天上的星點失掉光輝。

這些士女談着他們熟人的容貌，性癖和逸談，他們的話頭是很難索解的，除非你是他們隊裏的一員；他們甚至有他們使用的流行語，局外人愈難懂的話，在他們是愈覺有興頭。他們講到穿着，談到甚麼是最新最奇的「東西」。他們講到他們的密釀者，講到誰家是可信賴。其餘的時間便是講到在草坪上的打球；講到他們當日或者一向的勝負，講到種種不同的技藝中那個高明。那位庭球選手明年也能維持他的勝利嗎？美國的拐跗球家在英國的成績是怎樣？菲拉德爾菲亞有波羅球隊來，他們能夠把銀杯奪去嗎？有不少優美的銀質鍍金的屈羅菲杯（Trophy）刻着種種的銘文，那幫助催眠你，以在草坪上打小球為人生中的最大要事。

八

在這水上宮殿的甲板上坐着，邦貌在看報上的關於伏爾加地方的饑饉的記事。在廣大的區域上沒有收成，農夫們逐漸的在餓死；吃着草根樹皮，吃着他們嬰兒的死屍，流離顛沛，轉死於溝壑。報紙的編輯說，這是共產主義不適用的最近最後的證據；假使查理·諾曼沒乘着這個機會來擲揄邦貌，那只是因為他並沒工夫讀報。

邦貌曾經和哈利·西格拍談過，關於俄羅斯的饑饉他得到另外一種見解。俄國的饑饉是由旱魃而來，並非由於共產主義；那是自有史以來便成了慢性的，在前從不會認為是專制主義不適用的證據。目前的情形之壞，是壞在鐵路的遭了破壞。但是痛恨共產主義的人他們却不把一個事實放在眼裏，那鐵路是在革命以前破壞了的；而且在蘇維埃的統治之下他們是經受了三年的內亂和二十六方面來的外寇。這些外寇的侵入，報紙盡力的鼓吹，歌頌美國政府送了幾千萬美金去接濟，現在又來罵布爾什維克，因為他們沒有工夫對於饑饉作準備。

一位青年懷着這樣的思想，在目前的閑遊隊中不能配合，你自然是明瞭的。他努力想同別人一樣動作，然而別人總覺得他不同；現在是查理的母親走來坐在他的旁邊。「邦貌，」她招呼着——因為在這一隊人中只要你把拐附球打進了九個洞，從別人的袋囊瓶裏吹過一杯水，那別人便會簡稱你為邦貌或者白諦或者卑比（Bidy）或漂蹄（Beauty）——「邦貌，聽說你進了大學，你不是嗎？我想你一定有些學問。」

「唉，我並沒甚麼學問呢。」

「我希望你告訴我有甚麼方法使查理學點學問。他只是講玩耍，講和姑娘們戀愛，那是不成事的。」

邦貌想說，「最好少把些錢給他用，」但他回記起那是白諦告誡過他的那些「怪可怕」的說

話之一。所以他說，「唉，那倒是一個問題呢！」——就像一位外交家或者政治家的口調。

「年青人在我看來真是太大的一個問題呢，」查理的母親說。「他們一天到晚都在跑，而且還要拉着你一道，在我真是有些吃不下來。」於是邦猓便覺得查理的母親可憐起來——在初他以為她是高興，才滿講張羅的。你一看她，她是裝束成一位水手娘子，雖肥而體段勻稱，穿着雪白和青襟的衣裳，柔軟的金絲髮被輕微的海風時時吹進她炯炯的碧眼中。邦猓時時偷眼看她，覺得她臉上所施的手工一定是很成了功的，因為他並看不出絲毫的痕跡。

「我為那孩子奉獻了我的一生，」水手娘子說着，「他却沒絲毫介意。你為人愈勞心，別人便愈以為你是當盡的義務。今天下午我想，我是打算罷工了！你肯支持我嗎？」

於是當到拐跗球團要出發的時候，查理滿大聲的向着全體的人說，「媽媽不去呢——媽媽看上了邦猓呵！」大家聽着滿高興的笑了起來，他們一面下着船梯，一面在心裏倒在暗暗的歡喜，歡喜他們離開了一位老人，他們顯然不是同道，而且也不能同道的，她偏偏要跟着他們去纏，裝着個同伴的樣子。

九

於是邦猓和諾曼夫人坐在賽倫號的甲板上，在有柳條紋帆布的船篷之下，坐在兩把大的帆布椅下，一面喝着果子汁，一面談着許多事情。她很想要知道他的生活，和他家裏的情形，邦猓聽了「媽

媽」的好些說話，覺得她是有心把白誦做爲未來的媳婦，於是他便盡量的說些好話。想她對於實世界的情形總不會是全不關心的，他便談到羅士油廠，談到他和爺爺兩人怎樣的發現了那個地方，油井又怎樣的旺盛。諾曼夫人便說：「哦，金錢，金錢，凡事都是金錢！我們是錢太多了，不知道用錢去買換幸福！」

接着她便說出她是神視派的信徒，會有偉大的摩訶提摩出現，我們一切都會過活着別一個星球的生活。她看見邦夜間立在黑色的背境之前有一段很鮮明的金色的背光——這事在前沒人向他說過嗎？那是表明他有一種神祕的性質，是生來做高級的事物的。

接着她便問他的理想；他在大學裏鬧的那場「醜事」她顯然是全不知道的，他便稍稍給她一點暗示，說他相信現代的社會組織和財富的分配是有甚麼缺陷的。那水手娘子背靠在她的緞子的坐墊裏，回答道：「哦，但那都是物質的！在我看來，覺得我們已經是太做了物質的奴隸；我們的幸福是在知道怎樣超脫物質。」

這兒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邦迴避了，諾曼夫人便說到她自己來。她的生活是很不幸的。她出閣時年紀很小，小得來不知道她該怎樣的好，只是隨從着自己的雙親。她的丈夫是一位壞人，他蓄着許多情婦，待她很苛刻。她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她的兒子，但一切都好像只好失望，她愈見施舍，別人便愈見剝奪。查理時常在講戀愛，他其實並不知道甚麼是戀愛，他總不能夠無我無私。邦對於愛的

見解是怎樣？

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邦猓又迴避了。他說他沒有甚麼意見，他看見一些人在自尋苦惱。他在期待着想多得一些見識。於是諾曼夫人便繼續着更向他說。戀愛的情夢，是真的，偉大的愛，在一個男子或女子的心中是不會死滅的；他們儘可以在表面上俏皮，說他們不相信愛，但他們常常是苦惱，暗暗的在希望着，期待着，因為真的，愛是世界中最大的存在。在這喧囂的嘈雜的儕輩中，諾曼夫人能夠遇着一位青年知道自重，她真是幸福。

喧囂嘈雜的儕輩回到賽會號來了，打斷了這些親密的說話。查理的媽媽下去了，等她再現出來時，是在餐室裏面，壁上掛着瓦妥的彩筆，畫着水精們和牧夫們，十七世紀時代的淑女們在橫陳着傾聽淫蕩的琵琶。主婦不再是水手娘子，但却是大有愛嬌的佳麗，淡青色的緞裳揚輝，金絲的髮波閃媚，雪白的胸口，雪白的肩頭，兩套真珠的頸環。那真是一種驚人的變形，邦猓是看見過安默嬌嬌施用化妝術的，他當然可以了解，但他的心中是想着別的事情。

諾曼夫人把這煤油公子安置在她鄰座；大家跳舞時，他便問他好不同她跳舞——這些可怕的青年們好沒禮儀的把他們的主婦都閑却了。兩人也就跳舞，邦猓發覺得她是一位好跳手，她也說邦猓跳得滿高明，她很喜歡，好不和她再跳？邦猓是願意的，也沒有別人要特別和他作配。諾曼夫人有一種清淡的幽香，邦猓自然從安默嬌嬌那兒也是長過見識來的，但他有一種朦朧的印象，覺得女人們

是天然的有那種清香，正是女人的甘媚處。這位鋼鐵女王的胸脯是袒呈着的，肩頭也全袒着，一直袒到她的手按着的地方。

查理揶揄他們，大家都在默笑。但是第二清早，他們兩人在甲板上踱着很久一會，邦猓覺得那些青年們不上二十四點鐘，已經把甚麼都看慣了，再其後便是生厭。所以他和諾曼夫人同坐，同坐汽車兜風，同她跳舞，同她打拐附球，查理呢也就和白諦做着這一套，至少在他們之中有三人是滿舒適的。

十

繼後在一天晚上雜誌上有些事情邦猓要想翻閱，到半夜時他梭進了自己的寢室，睡在那鍍金的床上，床上有手繡的粉紅色的緞枕，有一盞鍍金的或者全金的燈擎放在頭畔，不一會他便到了遠的世界——在俄國看見餓殍倒死在路旁，或者會是在匈牙利，那兒鎮壓社會革命的方法是用簡單的屠殺，屠殺那信仰社會革命的人；照例是用着在美國的造鋼廠裏所製造出的機關槍，用美國的借款所買來的。邦猓在這些不幸的事件裏面太看專了心，他的房門輕輕移開了他沒聽見，反上了鑰匙的聲音也沒聽見。他注意到的第一件是那種清微的甘媚的幽香，他看見了一個幻影立在他的床邊，穿着一件綺瑪納（日本式的寢衣）繡着大朵的紅芙蓉。幻影覺得有點害羞，把兩隻手拱在前面，吐出一種差不多難以聽出的微弱的聲音，「邦猓，我好不和你說一些兒話？」

自然邦猓答應她說是可以的；幻影便在床邊上跪下去了，輕輕地有一隻柔軟的手握着他的，那

柔軟的聲音有點顫，「邦猯我真是淒涼，真是不幸！我想你怕不會了解這樣的淒涼對於一個女子是怎樣的難受，但你是我很久很久以來才第一次遇着的可以信實的人。我曉得我是不應該這樣來的，但我有話不能不告訴你，男女間有甚麼話彼此都坦白些，難道不可以嗎？」

邦猯自然知道沒有甚麼不可以，於是他們便坦白起來。坦白的本質是一位於人生迷失了的女子，在她心中又有戀愛的情夢動搖起來。他決不要以為她是浮薄輕佻，這樣的舉動她在前是從不會做過，那是真實話——她說着便有眼淚來到眼裏，哦，請千萬，千萬不要輕賤她，她是要求幸福，而她所能愛的人世間上沒有。「邦猯，你告訴我，你是否和別的女子有戀愛？」

要說有對於她倒是一種親切；但這目前的情形是他頭一次的遭遇，他說出了真話，就像日光在四月的暴雨之後晴霽了起來的一樣，有微笑從她的眼淚中閃出。她私語着，聲音有些哽塞，「我真是蠢，我在流眼淚呢，眼淚是使女人難看的，讓我把燈滅熄罷。」於是她便把那纖細的金鍊子拉了一下，便再沒有難看的光景了，有的但只是幽媚的清香，她把兩隻手握着他的，低聲的說，「邦猯，你是不是有一點子愛我？」

他是逼到不能不說些甚麼了。「諾曼夫人，」他開口說——但她止着他：「你叫我特爾瑪。」他吃格着說，「特爾瑪——我是不——」

「我曉得的，邦猯，我比你年紀大，但你看那些風騷的姑娘罷，她們的心是怎樣的空虛！並且你相

信我，我真的是關心你，你要叫我甚麼我便做甚麼，你要甚麼我都給你。」

邦現從這場遭遇長了一番見識。他曉得他只消伸手去把她抱起來；以後怎樣做——歐尼絲·華特是曾經傳授過他的。他有本事使她消魂，從那時起她便成爲他的奴隸，凡她所有的東西他都可以到手；他可以虐待她，用她的錢來另找情人，而她依然不能不做他的奴隸。就這樣在他的眼前他便了解了一些世相，在這個世界中正是一座博徒們的天國。有的人對於華奢和權勢並沒有邦現那樣高尚的不關心；正好把他們丰姿的美好和社會的地位用爲獵豔的武器——這種人有種種的名稱，叫着楊妃椅上的壁虎，愉樂室中的長蟲，叫着馴貓，叫着羅美沃，叫着會長。不知道做了多少年辰的奴隸，那老與古斯特·諾曼才創建了一座大的鋼鐵工場，一座海洋上的浮游宮殿，還有一座十倍大的岸上宮殿；而這一切的財寶都魔術地具現於一位女性的肉體上，穿着一件——唉，綺瑪衲已經脫了，裏面是一件寢衣那樣的纖薄就好像是沒有一種醉人的柔香，一雙柔軟的愛撫着的手腕，嘴唇上壓着暖暖的滋潤的接吻。「邦現，」那聲音低語着，「只要你高興，我可以嫁給你。你要求甚麼，我甚麼都給你。」

邦現曾經在歐尼絲身上得到一種經驗，你是有愛的意思，那你的嘴唇便會誘導；他從這位夫人——否，特爾瑪——又得到一種經驗，你沒愛的意意思，那你的嘴唇便會拒絕。「你是知道的，特爾瑪，」他辯解着，「我的境遇是並不要甚麼的。」

「我知道呢，我是一個怪鄙俚的物什。但我做出這樣可憐的下賤勾當，我是要使你知道我在關心你，你千萬不要怪我！」

這給予了他說話的導線，他對她說他是絕不見怪的；不過他並沒戀愛她，他的心中是把她當成着一位朋友。於是她的抱擁便漸漸鬆懈下來，她在床畔縮成了一團，啜泣着說，他是定會憎恨她，永不再和她見面的。他說不是那樣，並沒有甚麼失體統的事情，因為你說沒有戀愛，那是沒有角裂的理由的。她是太自克抑了，他覺得可憐起來，伸手去安慰她；但是他立地覺悟到這是不該做的，她捉着他的手，便在上手親起嘴來，他是受了自己的同情心的誘惑。在過往十八世紀的時代，有一位英國的詩人說過，哀憐會使人的心情轉移到戀愛。

關於這些事情，一個人在先是要應該預想一下，得到一個行動的標準。邦妮放下了決心，下次他要抱擁一位女人，那人非是他真正戀愛上的不可；現在他的理智的清醒而冷靜的聲音告訴他，他是沒有戀愛着查理·諾曼的母親，那只是一項姦通，他們兩人都不會有好長久的幸福。於是他娓娓的說，他希望她可以走了；她便徐徐的淒楚的把綺瑪衲從地板上捲拾起來，立起身來了。「邦妮，」她說，「別人是滿沒良心，假使他們知道有這樣一件事情，他們要鬧得很厲害的。」

「沒要擔心，」他回答着。「我決不告訴別人。」

他聽見房門輕輕的打開，又輕輕的關上；他把電燈拉燃，把門鎖上了——在一種家庭燕集的時

候他決不再這樣疏忽了！他在室中步了一會，想着這場可警戒的經歷。他由他特有的謙抑告訴自己說，那並不是因為他有令人怎麼也不能不愛好的魔力；但是在這種新式的肉慾世界中，女子們遇着一位有貞操的男子便滿易心折，那使她們會看成一個巨大的超人。

第二天清早水手娘子在甲板上看見那位年青的亞東尼絲（Adonis 希臘神話中被 Venus 眷愛的美少年，比指邦貌）的時候，好些年辰以來她的面龐才第一次泛出了自然的紅色。但是她立地恢復了，他們又來談着神視派的哲理，一和往日般作精神上的交際，他們真的成了絕好的朋友；他稱呼她為特爾瑪，查理也不加以嘲笑了。但在回家的途中，白諦要扣問那一切的情形，諾曼夫人在愛他，到底愛到了怎樣的程度？邦貌面上泛紅，白諦便笑他，並且着急起來，因為他害羞總不說出真話。她決定着他們自然是有情事的。那倒滿不錯，在賽侖號上還有其它的情事——中央廊道上的電燈是幽暗的，你要走進別人的房門不會被人認出。「但是你沒迷戀着以為她會嫁給你，」白諦滿當行的加上一句。「她談了一些再化身的甘言媚語，但是現在的化身她是掛在她的奧克齊登太鋼鐵的股票上的。」

十一

幾天之後奧克齊登太鋼鐵公司的股票大暴跌，白諦受了驚惶——她對於那公司就像是有所有權的光景。她問爺爺是甚麼原因，爺爺說那只是出於「操縱。」但是不久有好些公司的股票都跌

落了，羅士聯合也包含在內，於是爺爺又說這是有甚麼人在弄鬼，在大賣股票，所以票價大跌。但這種情形瀰滿了全國，一般的消息是大公司，甚至銀行，都在感受着困難。恐慌的情形出現了，爺爺和費龍焦急地商量着，把他們的發展事業通同停止，解雇了好幾百人；爺爺的口調是「把觸角縮進去。」爺爺說，銀行的錢很不少，但只有大資本家才能用；費龍在大憤其慨，說那位銀行家馬克·埃任堡把他賣了。那是「五大公司」的詭計，他們專於要使獨立經營家倒潰。你怕他們不是想陷害羅士聯合，回頭再用五百萬，或者一千萬元來買收！

邦現和歐文先生談及，歐文告訴他那是聯邦整理局的有組織的計劃，是渥爾街大銀行家們所主張，表面上是說由政府委員成立的，但其實只是銀行家的委員會，他們在恐慌的時期有權能發出無量數的新紙幣。這些錢滾進大銀行，又由大銀行滾進他們所掌握着的和須得擁護的大產業家。所以任你何時一有恐慌，大資本家可以得救，小資本家是只好破產。

在這一回是農人遭殃，他們沒有組織，也沒有人保護他們；他們便只好把自己的收成向市場上投賣，價格便暴落起來——全無粉飾地有一百萬的農民不到年終便要破產。但是工廠產品的價格不會跌落到同樣的程度，因為大的托拉司有渥爾街的銀行支持，可以維持着他們的股本。邦現把這個解釋傳給他父親，他父親又傳給陸士可，陸士可說那是十分正確的；他知道有一個團體在操縱着加里弗尼亞省的聯邦整理銀行，他們在見甚麼買甚麼，並不管你三七二十一，然而總是把陸士可

羅士的產業買不到手的。

款項支絀起來了，白諦的汽車雖然磕壞了，都不能夠另外買一駕新車；爺爺在餐事時要談經濟，安默嬌嬌甚至把昨天吃剩下的殘菜又拿來過鍋！隨處都在節省，每人的面孔上都在擔心，報紙雖然儘管想隱蔽，然而在字裏行間總要漏出一些破產和失業的消息。

在這時出了一件有趣的事體。在一個夏天的晚上有一架大林牟星車由車夫趕到羅士第的門首，步出一位堂皇的人，穿着雪白的長衣；是一位高長的人，一頭的黃髮，一臉的莊嚴——那絲毫也不錯，是奔里·瓦特金士！他和每個人握手——他在發揮着大僧正的態度了——接着便要求和爺爺說一番私話。他被請進書齋裏去了，半點鐘過後他含着微笑走出，鞠了一個躬走了；爺爺等到沒人在近旁才向邦狹講出了他的來意，爺爺的面孔微微苦笑着，接着又大笑不止，奔里公然在幹地皮買辦的事務了。奔里在市尾上找着一區段地面，恰好是上帝的天使命他建築教堂的那般大小；或者倒寧可說他是找着了一些地皮買辦和市政廳的人員有連絡的，得到了許可劃出一段超過先例的地區。這樣上帝的話便算證實了，黃金的教堂便要建設起來。然而以某種不明的理由，上帝却不曾把恐慌的出現指點奔里，他也就和一些平常的並不神聖的實業家一樣擱陷起來，他那十七萬五千元的地價已經遲付了一月。復活節上的寄付金減少了，上帝又有一番啓示，要奔里利用別的方法去找錢。

「爺爺，他有甚麼求你？」

「上帝向他啓示，說我又可以把那地區的抵當買來。但我告訴他上帝却忘了啓示他，我現在並沒現錢。我給了他五百塊錢，幫助他付息。」

「爺爺，真糟啦！你不是正在要我們節省！」

「不妨事的，奔里陳述出，我們在拔拉台士的第一眼，井是受過他的祝福，所以日後我們才那樣興旺。你要曉得，假如我拒絕了他，那是對於上帝的冒瀆啦。」

「但是啦，爺爺，奔里的胡謔你是並不相信的！」

「我自然，不過那傢伙有不少的信徒，我們幾時會要仰仗他，那你是說不定的。萬一選舉是有失敗的形勢，在這兒或者拔拉台士，我們得到奔里來支持我們的投票，那我們投出去的錢便會一本萬利！」

十二

邦想了一番，他又把精神提起來，轉身到他的父親跟前。「爺爺，我對你說！假如你有五百塊錢把給奔里鬧玩意兒，我也要你五百塊錢來做正經的事體。」

爺爺瞠目地向着他。他失悔不應把捐錢的話對邦說了。「是怎麼一回事呢，娃子？」

「爺爺，我去看過歐文先生，他真是窘着了，他四處都找不着工作做。他們把他上了黑表。他要就事，自然要敍出他在南太大學教過兩年書，別人自然要寫信去探問他的底細，他相信着大裏有人

回信說他是赤黨的。」

「那倒不甚稀奇啦，」爺爺說。「不過那並不是你的過錯。」

「是我的啦，爺爺！是我把他拉出來，讓我和我談話的。我是留心着沒對別人說，但他們派了一名奸細跟着我們。」

「好的，娃子，是他在向你借錢嗎？」

「不是，是我想幫助他一下，但他一定不肯受。不過我知道他是要錢用的，我同哈里·西格談過，也同彼得·奈格爾談過——他們認識這市裏的一些勞動者，他們想在這兒可以建立一座勞動學院。我們都贊成歐文先生是經營這件事情的最適當的人物。」

「一座勞動學院？」爺爺說着。「那倒是聞所未聞啦。」

「那是要來教育青年勞動者的。」

「但是他們不可以進正規的學校嗎？學校是開放着的啦。」

「關於勞動上的事體，學校是不能教的。至少不肯把真實的事體來教導他們。所以勞動者要找一些地方來，使有為的青年可以養成在勞動鬥爭中有應付能力的人物。」

爺爺想了一下。「你的意思是，娃子，要找一個地方由你們一羣的赤黨來教導社會主義和那樣的材料的啦。」

「不然，你那樣未免不公道呢，爺爺；我們並不打算教導甚麼主義。我們只是要教人開誠布公——那正是歐文先生的理想。他要勞動者能夠有獨立的思想。」

但是那種話是不能騙過爺爺須臾的。「他們不等到畢業，便都會化成赤黨，」他說。「並且你聽我說，娃子——你要送五百塊錢給歐文先生，那是無妨事的，不過，假如我在付我的血汗錢，而你却拿去用來教導一些年青人，說我不應該有甚麼得錢的權利，那我是有點不甘心的啦。」

邦貌便笑起來了——在這兒笑是最好的方法。但他想了一下——歲月愈往前進——他覺得那位聰明的老人愈見看透了將來，愈見讀破了人生！

第十三章 修道院

邦猯在研究着，思索着，想在勞資問題上得出一個結論。目前的制度是不能夠持續到永遠的，他算明瞭了——國家的利源和財富被拋擲在鬥牛場裏，被那最貪鄙的人們剝奪而去。待他推問，誰來改革這個制度，這兒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便是勞工大眾，他們並沒有賭博者的心理，但只是知道財富是由勞力產出。在他們的地位的本質上，勞動者只有由團結以得到勝利，所以無論他們是有意無意，他們都須得培植團結的精神，發展同志和協作的信念。

這種是所謂「急進派」的基本信條，邦猯滿意地接受着這種信條，作為從商業主義與戰爭的糾葛中的出路。勞力要組織起來，奪回產業機關，在社會奉仕的基礎上再建起來。這個公式很簡單，滿有可信的價值；但可惜的現實的情形十分複雜，邦猯是到了不能不承認的地步。新社會的創造者在構成的方案上不能一致，在消滅舊社會的方法上也不能一致。他們是分裂成了無數的派別，把一部分的勞力用在了內部的紛爭。邦猯心裏想的是至少在這兒南加里弗尼亞省，勞工運動在業主公會方面已經有充分的敵人，用着破壞同盟罷工的工賊，用着密探，用着黑表制度來彈壓，還用着警

察來專門曲弄刑憲以反對工人。但可惜的在有些人看來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總是一味的內訌！

就在目前大家正感受着俄國革命的強烈的影響，這一個偉大的事件震撼了全世界的勞工運動。自有歷史以來在這兒才第一次有勞動者得到政權；勞動者在這個機會上會有怎樣的建樹？世界的資本家的報紙自然是把俄國描寫成一場惡夢；然而蘇維埃繼續健在着，健在得一天，每天都表示着是報章攻擊的新鮮的失敗。工人是能夠維持着政權！工人們的政權是維持着在！不信，你看啦！

就這樣在全世界上的各國，勞工運動便分成了兩個陣營，有的是信仰本國的工人可以依照着俄國的先例，組織起來準備；有的又以某種或他種理由說不能辦到，說那樣辦的是喪心病狂。這個大分裂在各個分派各個思想系統中也表示出來。社會主義者分成贊成效法蘇俄與不贊成的兩派；無政府主義也一樣的分裂，「吾必理」也是一樣；甚至連保守派的工人領導者都分成兩派，有的主張沒干涉蘇維埃，有的又主張幫助資本家把它打倒！

這種紛爭，對於邦，便具現在孟起司的家人裏面。孟起司老人是由外國來的舊派的社會民主黨，在縫衣工會裏積極活動。他的六位兒女呢，有兩位女兒是跟着她們的母親——是一位守舊的，純正的猶太人，戴着骯髒的髮鬘，嚴守着家庭中的忌日，悲哭着爲她迷失了的兒女們的靈魂祈禱，他們從祖先傳來的信念中，一方面被美國偷去了，使他們在禮拜六也要做工，另一方面又遭了急進運

動的偷劫，使他們成爲了懷疑派，成爲了欺神滅像的人。羅織和她長兄雅可布，是和他們父親一樣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還有兩位，佐彝和埃克，便走到左翼去了，在高唱着無產階級的獨裁。

二

邦猷接受到羅織的一封信。「親愛的羅士君」——她常常是這樣稱呼他的，在他同班中這樣稱呼他的人就只有她一個，那是她要維持着無產階級的尊嚴的方法，在對於一位在社交上大有勢力的人物。「我們在加里弗尼亞摘了梅乾之後回家來了，下禮拜我們要摘葡萄。你說過你想去參加社會黨支部的集會，明天晚上在被服工會的大廳中便有一個重大的會合了。我的父親和哥哥們都要出席，高興能夠遇着你。」

邦猷用電報回答，招待一位老的和四位年青的猶太人的社會主義者在赴會之前同他晚餐。他把他們引到一家闊綽的餐館——以表示敬意，却忘記了他們於衣冠和桌上的儀節上會感着不安。真的，駱駝要穿過針眼，實在比一位有錢人要能體貼被厭棄者的心理還要容易。

邦猷看見羅織的面孔變了，不再像他從前見慣的黃褐色的過勞的女子了。她是屬於東洋風的女子，在炎日之下摘幾個禮拜的果實，並不担心到自己的面容；她的兩頰寓着落日的紅霞，她的精神有朝日的新鮮，邦猷的心目中到這時才第一次感覺着她滿是一位眉目宜人的姑娘。她談到他們的經歷，那在邦猷覺得是分外的羅曼諦克。大多數的人在沈沒於空想的時候，會想像着自己是一位煤

油大王的兒子和承續者，有幾千百萬的大拉傾瀉入懷，有闊綽的汽車兜風，在賽翁號的鋼鐵女王把自己愛撫。而在邦猊却幻想着一個童話般的想念，隨着一隊年青人坐着一部襤褸的老福字牌去東竄西竄，在一座風可吹掉的仗篷裏露宿，伙着麥西哥人、日本人、印度人做着摘果實的工作，每個禮拜把所找的工錢由郵局送十元或二十元回家。

孟起司老人是頑強的人，一頭都是鬆着的黃髮，胸部深厚——雖然那大部分是顯在背面不是前面，那是他的工作使他拳屈了的。有好些英國文字他是不能發音；他曾輕蔑着說：「Dis talk about de world revolution」(要說麼哥世界革命)。他的兒子雅可布，那位社會主義者的一個，邦猊早聽說他是繹着肩頭的蒼白的學生，現在由野外生活的關係大比從前好了。其餘的兩個孩子，那兩位年青的「左翼」話很多，自我很強，使潔癖的邦猊生出了反感，邦猊沒有那樣的洞察力可以推察到他們一生之中才第一次會着一位年青的富豪，那是他們在辯護工人階級的堅實上的不安的努力。不讓誰能說他們是感受了威服的！加之因爲在政見上開決裂了，他們和其餘的家裏人也少說話。

大家走到了會場，人是擁擠滿了的，大多數是工人，都是十分的激昂。選定了一個委員會來討論支部的政策，委員會便向大會報告要驅除左翼；也有少數者的報告要驅除左翼以外的一切黨員！於是火上便加了油；邦猊傾聽着，忙着要保持着自己沒對於急進的運動生了幻滅。他們那樣的喧囂，而邦猊却有愛平靜的那樣的一種偏見！他並不期望工人要有十分的禮儀，說話時要用完全的英語；但

他們爲甚定要叫，爲甚把拳頭定要向空中揮舉？他們不互相罵爲「燒料工人」「臭黃鼠郎」和其它的惡名，他們便不能討論政見嗎？邦現所參加的社會黨安琪市支部的集會適逢着在它的歷史上的
一個危機，那在他便斷然地不成了一個集會的體統！

孟起司老人爬上演壇去，大聲的向着他的兒子叫，說他們是一羣豬頭三，想爲美國激起甚麼大衆革命。「俄國的革命是麼哥起來的？就因爲全國被戰爭弄壞了。美國的資本家你要叫他壞到那樣的程度，那除非要有十年的戰爭；在這時候，你們一些年青鬼子到底幹麼？你們要把社會黨送給警察！他們有奸細派到這兒——是的，那些奸細便是你們這些鬼子的左翼運動的源頭啦！」

那在邦現聽來好像是十分在理。安琪市的產業家一定是希望着急進的運動走到絕端，那樣他們好找一個口實來撲滅；他們要想舉動，那他們不費躊躇地便可以舉動。但是這樣的話向着年青的極端主義者說，那等於是在一羣野牛前面揮着一面紅旗。「甚麼？」埃克向他父親叫着。「你們講到警察嗎？你們的愛人社會民主黨現在在德國幹着一些甚麼？他們在指揮着警察，他們在槍決共產主義者的工人，爲資本家階級效力！」

「是的，在這加里弗尼亞省他們也要一樣的幹啦！」另外一位兄弟叫着。「你們都是一黨的階級協調派！」那是一個新名詞，而且好像是可怕的一個。快要崩潰的資本制度能夠再支持得上十年或十年以上，那還是疑問；右翼的工人便是在資本家的庇護之下，幫助解救他們。「你們替他們做走

狗，」佐弈宣說着，「你們以每點鐘多加兩分錢的工錢來買賄工人！」

就那樣安琪市支部便分裂了，和世界上其餘的地方一樣；赤色的便退出團體，回頭又分成了幾個共產主義的小團；佐弈和埃克出了家庭，和兩位思想相同的女工去共同生活去了。於是邦便愈見受着迷惑；人生好像十分複雜，幸福好像是難以尋求！

三

有一天禮拜六，電話鈴子響了，是費龍。陸士可叫爺爺打話。邦去接着電話，聽見那愉快的聲音。「嚇，少年布爾什維克你好？喂，金牟二世，我以為你是會到我這兒來的！真的啦，你為甚麼現在不就來？安拏婢兒把戀愛之煩惱演完後，現在休息着——她很高興見你。薇薇·屈羅西在這兒，哈威·曼甯也在這兒——有一大羣人在這兒要在禮拜日快樂一天啦。不消說我也是去的！你先去一步罷，你的老頭子會把路告訴你。」

邦現告訴爺爺，說他接受了招待，爺爺說陸士可的家事是這樣的一種情形，邦該得預先知道一個大概。安拏婢兒·埃母司是電影的女優，一般的稱為他的夫人，但實際不是那樣，因為她忠於他，一般的人都知道，那情形也就和結了婚的一樣了；只是不消說本真的陸士可夫人是住在城裏的本宅的，和着她的四個兒子。陸士可夫人滿高興講社交，在前常把陸士可拉去，但陸士可不適用於那種生活。有時候陸士可夫人也要上修道院去，那是他別墅的雅名，但自然是密司埃母司不在的時候；爺爺

說他們好像有一種規定免得彼此碰頭。密司埃母司是有自己的本宅的，和攝影場相近，修道院是一座「招牌場」，每禮拜末他們便招待着朋友在這兒取樂。

你趕着汽車在那海岸邊上的一長串山嶺後跑着；又有一條巨人的手中所展放出來的混凝土的魔術的寬帶。汽車的引擎柔和地吐着聲音，你當着風頭趕上長坡又趕下長坡，在一些淺山的迷宮中蜿蜒；那兒有險峻的坡道，也有荒山的眺望，有山谷中的寬闊的草坪，有海岸的廠地點綴着魚家和小艇，在太陽光中晒着一些魚網；接着有更多的小山大山——你要飛馳幾個鐘頭，速度你是隨心所欲，因為你現在已經二十一歲了，爺爺沒想再望你遵守着速度的規定。

有一條枝路插向海濱，待你再跋涉得十來英里，你便到達了一座高大的鐵牆，有一道鐵門。有一道牌示，寫着「私人重地，肅靜迴避。」——那兒的道路也就特別寬廠，好使遵照着牌示迴轉車頭！門是開放着的，所以邦現便趕進去，又爬上一座小山，爬到了頂上，哦，溫都胡爾！——一望青黃相間的大盆地，直徑怕有二三英里，有一邊開放着接着海洋，在那大盆的中央是修道院的一羣灰色的石塔！四方都是山，滿望都是煤油大頭目的所有，土地是他的，風景也是他的；公衆要想來看他這座幽居，那除非是乘着小船，或者游泳。

你在蜿蜒的道路上馳迴，經過一些假山和一些一兩百年的老的檉樹，你便走到一條岔路口來，一邊寫着「郵差道」，一邊寫着「客道」。假如你萬分尊榮是到這兒來的賓客，那你的路便通過一

道官馬門下，那門之大足容五六部兩重的公共汽車通過；一位執事走來，叫車夫把你乘的車駕進擺納庫，你便被導引着走進住房——唉，那真好像進了一座宮殿，你的眼睛會眩暈於頭上的弧形建築，你的腳下會踐着一些非洲產的毛牛皮，或者角馬皮，或者甚麼皮。說來真是怎樣俏皮的建築師的玩意，把一套莪提克式的塔和尖塔和銃眼狹間和出矢狹間——建築在這兒的一座新式的肉慾帝國的中央，而命之曰修道院！倒也不錯，因為要和那佔有這修道院的方丈的生活相配合，所以修道院也就須得採取宗教改革以前的形式！

殿堂的外陣，邦猊發現着藏有一座昇降機；從那昇降機中突然步出了一個纖巧的幻影，穿着檸檬色的花衣，檸檬色的絲襪，檸檬色的靴子，檸檬色的寬邊帽，就像牧羊女子在要讓人畫肖像時所慣愛用的穿着。那一套整齊而值價的裝束滿可以向時裝跳舞會去出場，沒有介紹的必要，因為邦猊是文明國度的百分之九十的男性中的一個，也怕是馬達瓜斯卡，巴刺圭，諾華·擎布拉，西藏，新圭納亞等國的百分之七十的男性中的一個，他把安拏婢兒·埃母司的每根眼睫毛都可以數清，或者是畫出她臉上的笑窩，她頰上流下來的淚痕。他曾經看見過她扮演着培提司堡鋼鐵大王的「荒淫」的女兒，嚴厲的受了懲戒，對於母性與家庭與天國生了信仰；又看見過她扮演法國皇帝的寵姬，為償贖優雅的犯罪而遂行着優雅的死；又看見過她扮演一位英國的莊園的承繼者，遭了虐待而逃出了家庭的女兒；又看見過她扮演布魯里齊山上的赤足的「山女」——「客人，萬福，君乃收稅吏之一乎？」

這些都是在影戲上看見的；而今她是演着「發聲」

「你自然是羅士君了！」她的「發聲」是有點奇矯的亢揚。「爸爸時常講到你！」（爸爸是指陸士可。）我是滿高興你肯到這兒來，請你千切不要客氣。凡事都請你隨意，我們這兒是自由廳呢。」邦猊把這個名稱回想起來——但那不是從「鋼鐵心腸」或者是「莊園女子」脫胎來的嗎？

「哈威也在這兒，」莊園娘子說着。「哦，哈威，你來，這位是邦猊·羅士；這是哈威·曼甯·羅士君到這兒來是第一次，請你好生接待他，免得他下次不再來。他是進了大學的，讀了很多的書，有很淵博的學問，我們在他看來很是無知，很是輕薄呢！」

哈威·曼甯從一個法朗西式的窗口走出，那窗口在普通的教堂裏是一連十二堵的耶穌的聖像。他走得很迂徐，並沒有加速的意思；他說話也迂徐，是一種索漠無味的口調——他是絕沒有甚麼着急的必要，因為他是出自省裏的一座舊家。他的面孔滿奇醜，一臉都是縐紋，邦猊並拿不的確他到底是年青年老。「嚇咯，羅士！」他說着，「久仰久仰。我有一位叔父，他想費十萬塊錢把你送進監獄。」

「是那樣的嗎？」邦猊微微受着一驚。

「真的啦！他是反赤大同盟的急先鋒，他說桃紅色的人比紅色的還要危險。我真在替你擔心。」

「不干緊要的，」邦猊說着，看出他只是開玩笑，這種章法是年青和年老的閑人所慣愛用的消遣法。「爺爺又會送二十萬去把我贖回。」

「那樣說來，我想費龍也會高興出錢的——可不是嗎，安拏婢兒？」

「我們的尊客誰也不會丟進監裏，」明星回答着。「他們打電話給爸爸，爸爸打電話給警長，警長立地便會釋放。」

她說這話時並沒含着微笑；哈威·曼甯說，「你看，羅士安拏婢兒的頭腦是俗世間的。」

四

是的，這句話說到這位銀幕上的發光體倒很真實，回頭邦猊便會看出了，她的確是有一個俗世間的頭腦。一切甚麼詩甚麼羅曼史，都是公衆替她想像出來的——可以說都是在公衆的眼裏。安拏婢兒所能貢獻的便是她那年青的姿態，可人的面容；其餘便是薪水很高的監督的本領。她扮演一簇影戲就當如是做了一場買賣，她談的是攝影的費用，輸入到外國去的贖頭，剛好就像是在開辦一眼油井一樣。她能和陸士可打交道正是爲此，陸士可也是一位有俗世間的頭腦的人。河唇的一株櫻草在陸士可是一株黃花，在安拏婢兒是「內部」的裝飾，或者是「樂開心」(Location 野外攝影)的背景。

邦猊隨後便曉得這個態度却是有一種可怕的真摯；安拏婢兒的志願是想做女優比做情婦的心切。「真的啦，」費龍當着衆客的面前說，「我把這位女孩子造成一位影戲的女王費了我八百萬塊錢，」這位三十歲的女孩子夢想着她有一天總要演出一場傑作，贖得八百萬塊錢來證實自己的

名譽。在這期間她以關照陸士可為條件逐漸償還——這樣看來好像很可以佩服，依照着極端嚴格的資產階級的標準看來也好像很可以敬仰。煤油大頭目假使竟有心想抱一位電影明星在懷中以圖荒淫的逸樂，那他是鑄成了天大的錯誤，因為他比任何的雞販子都有很多的母鷄在手裏的。

「啦，爸爸，」安拏婢兒會說，「你的酒已經喝多了。沒再喝了。」這樣的話她在他們招請來晚餐的一切顯客之前說出；費龍便會抗辯道，「女孩子，甚麼話，我才端着杯子啦！」

「那嗎，請你今晚上把端着杯子放下。你要記着威爾金士博士說的話，你的腎虛。」

費龍便會咆哮起來，「腎虛老子也不管！」回答的話便是，「啦，爸爸，你對我說過你要聽話的！我要在各位的面前使你丟臉嗎？」

「我丟臉，我倒要看那個能夠使我丟臉！」

「那嗎，爸爸，你上一次喝醉了所說的話，我對衆人說出來，你是會丟臉的呢。」

費龍住了聲，把酒杯半停在空中，在想追憶；衆客便都號叫起來，「哦，好的，好的，請告訴我們！」

「爸爸，我告訴他們嗎？」這是一種虛駭，因為安拏婢兒是滿高尚的人，不肯說出村話的。但是這虛駭生了効，大人物把杯子放下了。「我投降了！把這酒拿開。」於是大家便喝起采來，晚餐會便得到一個愉快的開端。

說來也是奇怪，安拏婢兒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和她的牧師們究竟有甚麼關係，邦現是不

明白的，但是她很好施捨，凡是天主教堂的孤兒院或者別的甚麼慈善會，總有她的名字承頭。同時她那小小的頭腦也裝了一頭的迷信，就如像一位黑奴老嫗一樣。儘管你就給她八百萬元賠償陸士可，她在禮拜五總是不肯攝影的。你要是失手撒了些鹽，她不僅要勸你投些過肩膀，有時她甚至要替你投。有一次用中點，她把一位小姑娘另外坐一棧，因為不然便有十三人同席，那最小的一位姑娘是會犧牲的。

同時她人很慈和。她真的喜歡你，喜歡你在她的周圍，她請你再來的話，便是那個意思。你走後她也決不會說你的壞話。她稟賦着藝術家氣質的忘機，而同時却免掉了藝術家的殘酷的嫉妬；大抵的女明星你在她的面前可以放心稱頌別的女明星的藝風的很少，邦猊覺得她便是這很少數中的一個。自然，她對他也在另眼看待，因為他有學問，有見識。實際上是邦猊得到自己的姓名列為危險的「桃紅色」登在報紙的第一欄，那給與了他同樣的神祕而傳奇的背光，就如公衆對於安拏婢兒，作為銀幕世界的發光體，修道院的情姬，所給與的一樣！

五

「哈威，」安拏婢兒說，「在餐事之前還有時間請你引羅士君去指示一下罷。」於是邦猊便去參觀一座別墅的規模，好讓他父親為他修一座。但是哈威·曼甯辦不到一位很好的嚮導。要為人指點遊覽地那須得有鑒賞的態度，而哈威對於這種地方看得太多，他總是以機械的說明了事。

在這區域裏有很多的建築，就如像拔拉台士的煉油廠中有很多的塘庫；只是這兒的是莪提克式的塘庫，有小巧的塔和尖塔和銃眼和出矢狹間。這兒沒有聖堂或禮拜的地方，沒古代的高僧的坟墓；有的却是體育場，有一眼碧綠大理石的水泳池，有滾球場，史關胥球場，毬球場，有九個穴孔的拐跔球場，還有一處波羅球場——大概你在設備最完善的田園俱樂部所能尋出的東西都應有盡有。有馬房，馬匹大都轡着鞍韉有馬丁騎着，有圖書館只是專爲電影監督來調查地方色彩使用的——這是哈威的說明。

也有蒐集着各地產物的正規的動物園。雇用人和他們的子弟知道這樣的贈品可以博得主人的歡心，所以他們便把所捕獲的各色送來。有鹿苑，有山羊欄，有嚴重的鐵欄關着灰色的老熊在崖石上蹣跚，有野貓，有狼，有豹，在樹陰下假寐。有一座大的鐵網圓籠，裏面一株大的枯樹，有幾隻崖鷹坐在上面。一隻崖鷹不受拘束地在高高的碧落中飛翔，可爲詩人們呈出一個絕好的詩料；但到他囚在一個鐵網籠中却呈出憂鬱的面孔。「這些是關在牢裏的你們的赤化同志！」哈威·曼寧路過着這樣說。

但是邦猯也發覺着了，就是世界上閑得最無聊賴的人都多少有些事情可以使他快意的。現在他的嚮導把錶取出了，說將近六點三十分了，他們須得轉去。他們便迴轉身來走着，一位中國人的聽差，穿着白色竺布的上衣，顯然是知道哈威的意思，在手裏捧着一個托盤來。

哈威飲了兩杯來填補消耗了的時間，回頭才滿足地嘆息了一聲，說話也就有些精神了。

邦猊轉來就餐時，已經有許多人聚集着了——有的穿着夜會服，有的穿着拐跣裝，有的又和主人一樣穿着常服——的確是如像門額上所寫的「自由廳」。陸士可在和佛雷德·沃爾芳談着政治問題——打算給民主黨以重大的打擊。只聽見陸士可在說話，因為沃爾芳簡直是一位泥塑的土偶，他高而瘦，面孔也瘦長得和馬面一樣。他有一雙最奇怪的灰青色的眼睛，看來完全是兩個空洞；你會判斷着他的腦袋子也是一個空洞，他一面聽着，有一點鐘的光景死不做聲——但這種判斷是錯誤，因為他是一大長串煤油企業的領袖，爺爺說過他是和鋼鐵的暗裏機關一樣銳敏。

貝西·巴利也在，因為凡是沃爾芳在的地方她一定要受招待是成了社交上的慣例。在幾種影片上他後援過她，用流行語來說，她是在「還着價錢」；但是他們的情形却沒有陸士可和安拏婢兒一樣可以佩服，因為貝西是在戀愛着她的監督，而他也在戀愛着她，兩個男子的心胸大有城府。這話是由哈威·曼雷向邦猊說明的，曼雷是掌故大王，只要喝得幾杯酒，他的話匣子便要打開。邦猊注意到那主婦的周到，把這一對情敵是安置在桌面的兩端。

大家又走進了一座較小的殿堂，額上寫着「餐室」。邦猊坐着首席，坐在滿有愛嬌的安拏婢兒的右手邊，現在她由檸檬色的牧羊女子變裝成白綾羅的公爵夫人了。她的左手坐着培里·杜匡，她的監督，在談着他帶來表演的兩卷影片的拔粹。邦猊之次有一位空席；有某位女客未到，邦猊太短於

世故，他還不知道偉大的人物是怎樣把自己看得很尊重的。這是他和女優們相遇的第一次，他怎樣得她們除舞台之外有時也還要演點別的戲文呢？

六

那簇大作，「奔屈魯里亞皇帝」你們應當記得，有胥里亞的女奴從山野中帶了來供一位極端的淫蕩家享樂，肥胖的主人們捉着了她的那一場情景？你們看她是怎樣猛烈地搔着他們，把他們頭碰頭的亂碰！她的衣裳在激鬥中扯成千絲萬線，你可以瞥見她那嫵娜的豐滿的肉體——瞥見的程度，你在映畫中所看見的，是依各省的檢閱法而不同。這場情景大得公眾的歡心，很多的公司都競爭着要聘請薇婀娜·屈羅西。她其次在「未婚的妖婦」中又表現了她那偉大的鬥爭性，在危機一髮之間免掉幾次的侮辱。最近她保持了她的尊嚴，在「圖唐嘉曼的新婦」(Tutankhamen)埃及四千年前的國王)中高貴地揭在安琪市的一切揭示板上，滿可令人蠱惑的姿態，有深澄的神祕的一雙黑眼，有一抹深不可測的微笑儼如歷史上的歲月四千。

好，現在她來了，從揭示板上走出，走進了修道院的餐室；她的埃及服飾變成了由巴黎新到的黑色的天鵝絨，有黑色的真珠頸環配趁。執事爲她拉出座位，她把一隻手放在椅靠上，但沒有立地就坐；她的主婦說，「這是密司屈羅西，這是密司達羅士」——她依然佇立着，向着邦貌微笑，邦貌也微笑着向她。是一場令人感嘆的姿勢，她的監督通迷·巴烈，是把這種方式教導她的人，現在從桌面的他

端注意到了，突然叫道：「拿照相機來呀！」每個人部大笑起來，「薇薇」也就最宜人的笑着——露出兩列白色的真珠，那比她黑色的珠環更要寶貴，對於一位電影明星是有無數倍的價值的。

安拏婢兒很和氣，她從不說不好的話來得罪人，但是屈羅西·薇薇的風度却不是這樣；她有鬥爭的拳頭，也有鬥爭的舌頭，她的口舌給與邦猓以青春的掀動。大家最初談到新由外國輸來正在大廣其告的扮演妖婦的女優。安拏婢兒很溫和的說：「她的穿着很有風味。」「哦，完全是那樣呢！」薇薇說着。「真的絲毫也不錯！她選擇了她的狗皮來配合着她的面皮！」回頭他們又談到價值百萬元的影片，名叫「古槐樹的吊瓶」從幾百萬囚人的眼中正流着眼淚，起着鄉愁。德蘭·江奴表演着那無嫌猜的村女被一位行商拐帶了出來，安拏婢兒說，他是十分可愛的單純。「哦，是的！」薇薇回答她。爲要得到表演單純的機會，她和電影公司的老板，和兩位天使，和監督，和監督的助手睡了好幾夜；這五個人便告訴她一位無嫌猜的處女怎樣作她的祈禱！

邦猓在他自己的觀點上要算是一位叛逆兒，坐着聽這一番談話；你自然也可以斷定，薇薇對於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也是在注意的，她用她黑耀的明眸時而向他作有意的閃爍。執事用一個金盤替她托了一盤清羹來，她看了一眼便叫道：「哦，我的天，你拿去，這裏有澱粉！安拏婢兒，你有心把我驅逐出這項職業以外嗎？」回頭又對着邦猓，「別人說一天吃一隻鶴鶉，沒人能過活上三十天；但是呢，密司特羅士，假如我告訴你，我七年以來每天只吃兩片羊羔和三片波羅蜜，你會怎樣說呢？」

「我要請問，那是埃及的禮法，還是背里亞的呢？」

「是和里伍德博士（Hallywood 電影產地）的處方，他是專門使女優瘦削的。我們做公眾的偶像的人，大家以為總是華奢地過活，其實我們只有一個夢想——想多把和里伍德的地皮買來，我們好退隱歸田，吃一餐飽飯！」

「你們真的不好偷着吃嗎？」邦親同情地問着。

她答道，「我們的是體重說話，那是不能馬虎的。你可以去問通迷·巴烈，等那紳士把我的衣裳拉掉，假如在我身上看見了一些脂肪的時候，你看會成爲怎麼樣！他們便會把我用成滑稽影片的材料，我便只好滾下山去在啤酒桶子裏面過生活呢！」

七

這場晚餐會上的談話，和當時美國的大多數的晚餐會一樣，剛好是像在一條滑膩的濠溝邊上走着。或早或遲你總之是會陷下去的，你一陷下去之後便爬不起來，只好便在濠溝裏走，「密司特羅士，安拏婢兒說着，那是表示她做女主人的周到，「我看你沒有喝葡萄酒啦。你可以放心——這都是戰爭以前的酒。」於是他們便滑下濠溝去了，談到禁酒法來。

這項法令施行了兩年半了，有閑階級正好在感覺着那所加與他們的全面的侮辱。不是因爲漲了價——他們有錢揮霍是不在意的；却是因爲不方便，你所購買的品質不能判定爲免掉這種困難

大家是專信着某某一定的密釀家的；一般的人儘管平常是最猜忌，最不肯相信人，然而却要把一些下流人對他們說的無稽的話來在口頭反覆；譬如說這蘇格蘭的威士忌是才由墨西哥輸入，或者是由一位遊歷加拿大的公爵的私蓄中偷來。這種現象差不多是不可相信，然而却是普遍的，現在印在邦猊的眼裏了。

他們談到他們銀幕界的皇帝之一，名叫柯士基的，所遭遇着的悲劇的最近的發展，他在他的別墅的地窖中藏蓄了很高貴的一些酒釀，他真當心，所有的牆壁都是用二尺厚的磚塊砌成的，窖門嚴重得就和銀行裏的金庫一樣；但是在那主人不在的時候，強盜走了來，把看守的人綁着，塞着他的口，他們把客堂的地板打了一個洞，那是臨着酒窖的，使用繩子和搭鈎去把酒通通鈎起來，載在幾駕大貨車上跑了。從那時候起柯士基和當道便鬧了一番糾葛；他攻擊他們和強盜通同作弊，他自己去雇用了些私人偵探來，要來偵探出警察所的祕密。他用那種手段算把他的酒樽酒瓶弄回來了；然而可惜的是酒已經掉換了，所有的都是用藥品製成的摹造品。嗣後，你的私酒販賣者一要說到酒的可靠上來，他總要說這是些柯士基的原酒！幾百萬加侖的柯士基原酒飲遍了加里弗尼亞省和隣省。

薇薇突然的拍起手來。「哦，你們聽呀！我有件事情比柯士基有趣！比柯士基和其它的都有趣！你們有人聽見過電影的祈禱嗎？」

大家沒有作聲，是沒人聽見過。

「這是我們每早每晚教我們的小孩子暗誦的。這是很認真的事情，你們不要作爲笑話。」

「讓我們祈禱罷，」貝西·巴利的聲音。

「把你們的手拱起來，就像有規矩的小孩子們一樣，」薇薇命令着，「把你們的頭埋下。」於是她以迂徐的莊重的音調便祈禱起來：

「我們的電影明神，天上的至尊，你的尊稱是和里伍德。你讓柯士基來，你的意旨便會實現，在撮影場上也如在床上。」

大家都在喘息，接着便是一片笑聲的狂濤掃蕩了全桌；沒有說明的必要，大家都是知道他們的皇帝的，那支配着幾百名銀幕明星的運命的主人。「繼續下去罷！」許多聲音叫着；姑娘便又繼續着那種聲調，一聲聲都是模倣的主的禱告者的外形和風韻，接連着把電影界中的別的支配者的名字揭發出，照例是加上一種猥褻的意義。這是一種魔性的禮拜，用着魔術的力量把大家的會話從禁酒法的濠溝裏拯救了出來。他們又把他們支配者的性的生活談了一會；誰同誰在翡翠雙棲，誰又有怎樣的怪消息，誰又鬧到拉手槍，鬧到毒殺。凡在和里伍德的集會上，總有許多滿有味的罪惡的祕密作爲話題，要談好幾個鐘頭；你可以聽見五六種不同的解釋，每種都正確，而沒有一種相同。

八

大家又移到了一間燈光暗淡的較大的殿堂，在那兒張着一幅大的銀幕，很適當地代替着神壇

的位置。在堂中的遠的一端放着一架電影機，衆客都分佈在各座睡椅上，準備着要來鑑賞安拏婢兒的新影的最初二卷，發揮他們的專門家的批評。「戀愛的苦惱」你可以說是一種搖魂蕩魄的哀話，內容是一位社交界的蓓蕾，她的美貌的年青的丈夫被一位寡婦鈎引了，她爲要使他生出妬嫉，便向一位私酒販子賣弄風騷，便被引導到一隻私販船上，逼得那照例的犧牲把那女性的衣裳扯得七零八碎，「真是要命」坐在邦狃旁邊的薇薇·屈羅西說，「安拏婢兒總是演着這些社交界的毛桃子姑娘，在這些姑娘沒出世以前她便演着，演來演去總沒一次的內容超過了十二歲的小孩子的智識的！你或者會以爲笑話，但我曉得一件事實，培里·杜匡常常要把一些小學生召集起來，向他們談出他的西南路（Scenario）電影的梗概，假使他們有甚麼不高興的地方，他便把它截了。」

回頭她又對着安拏婢兒說，「好乖乖，那真是超等的作品！那一定是滿好賣的。」又對着邦狃說，「你對安拏婢兒說話最好是這樣，你那樣說她便高興——作品究竟有沒有藝術的趣味，她是不問你的。但是別的人是要問你的，因爲我不喜歡說假話，我便樹出了不少的死對頭。我說，天仙，我們假如離開了藝術說話，那我們的材料都是一些糟糕。」

有些技術上的議論起來，邦狃得到了一個學習製造切片的技術的機會。他也得手知道了安拏婢兒的各種作品的總收入，和別的成功作品的賸項。通迷·巴烈最近沒頭於製作了一種藝術的美的影片，報紙稱讚爲「有古典的風味」而他和他一團的朋友們却把十萬的金錢擲入了虛耗，他歸

罪於教育的不得法，他說：「以後凡是藝術的作品只好讓日耳曼人去做了！」

在這些時分中有一位不作聲的幽靈在這殿堂中浮泛，那穿着白色的制服和褲子，攝着紫色的拖鞋；那是一位中國人的聽差，捧着一個托盤，托着桃紅色的黃色的紫色的綠色的液體的小杯。他在客人中間挨一挨二的呈出托盤，大家把空杯放下去，又把滿杯舉起來，在這一夜的全部過程中這位幽靈全不作聲，也沒人向他作聲。約略在三百年前有一位英國詩人，好久以前便被電影世界忘記了的，問過這樣的一句問話，爲甚麼一個人要把一個仇人送進自己的口中讓他偷去自己的腦髓；但是在這兒的修道院裏，却是怕有人忘記了把這個仇敵放進口裏去——正因這樣的原故所以那位中國人的幽靈才來除掉這番顧慮。

有三五個人是不喝酒的；安拏婢兒是一個，薇薇·屈羅西又是一個。幽靈顯然是受過教訓，不走近費龍。陸士可跟前的，萬一費龍要走近那幽靈，一定會有人發出尖銳的叱斥，「奈，費龍！」但是別人是喝的，舌禁解了，夜分愈闌大家的心坎都傾吐了出來。甚至連佛雷德·沃爾芳都活動了起來，解開了舌禁！費龍·陸士可總是愛和人俏皮的，現在是該他受報了，在前是特克撤司的牧場主的沃爾芳從椅上坐起，抬起他那長長的馬面來，就如像在用腹話術的一樣，嘴唇不動地發出奇怪的聲音：「當場的列位，這位老奸賊是如何出身的歷史，你們有人知道嗎？」

顯然是沒人知道；沃爾芳便又再問：「你們曾否有人看見過他梟水？我敢說你們決不會有人看

見過！假使是在外面，他會向你說水太冷，假使是在屋內，他會向你說水太髒或者怎樣的怎樣。理由是他的腳趾頭有一顆是失掉了的，他怕的是有人看見。在他掘第一眼井的時候，他把錢用乾淨了，絲毫不能活動；於是他便跑去作了一次傷害的保險，他便去打兔子，故意把腳趾頭打破了一顆。就那樣他便得到現錢來搗井！是真的嗎，老狐狸，還是假的？」

衆客都滿高興的笑着，在追求一番回答；費龍也和別人一樣笑着。那個故事他並沒介意，但你也不能望他說出甚麼。他並不辯解，只是對於他的敵手反攻，「你們最好聽這位老妖怪的來歷，他是從印迭安人手裏租借油地找的錢。這樣的煤油家聽說有十幾位，但是佛雷德確是這其中的一個，我所知道的是因爲我是在場。那是雪泥族的老會長李特奈克，佛雷德向他提出八分之一的掘井地稅，那怪老頭子把眼睛蹙着說：八分之一不幹，要十六分之一！佛雷德說他不能夠拿出，請取十二分之一，但是他說：非十六分之一不租。就那樣他們便簽了十六分之一的契約，那就是現在的赫爾費爾·董的油廠啦，喂！是那樣的罷，老妖怪，不是的？」

佛雷德·沃爾芳便說，你最好把這個故事說完，說出那老會長怎樣發揮他的威光，他一個禮拜每天要坐一乘顏色不同的汽車，每天要醉三次酒。」

「哦，把我引到赫爾費爾·董去罷！」哈威·曼寧的帶哭的聲音。「我一晚上只能夠醉一次，在白天便得不着酒喝！」

在這殿堂裏面有一架大的風琴，一架近代式的魔術的風琴，只要你把一捲音譜套上去，把電扭一按，它便彈奏起來。那彈奏着由布樂德衛來的最近的夾嘶曲，大家便跳舞起來，薇薇·屈羅西走來向邦猷說，「我的醫生每晚上只許我喝一杯酒，我是要找一位不喝酒的對手的。」邦猷樂從了她，就那樣時間便很愉快地過着。他和女主人跳舞，和那金髮碧眼的美人貝西·巴利也跳舞。在跳舞中休息的期間大家便在雜談，中國人的幽靈又繼續着踱來踱去，人類的精神的深處便愈見愈見的顯露出來。

在邦猷之前立着主任監督的通迷·巴烈，面孔很美貌，雖然有點泛紅，有點縐紋，但沒污點，雖然頭腦已經飄忽，但兩腿倒還能夠站牢。「羅士，你聽我說，」他說着，「我希望你告訴我一點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我什麼事情都想知道。」

「什麼呢，巴烈君？」

「人生啦！我們到底爲甚麼在這兒，隨後我們到底又要往那兒去？」

「假使我是知道，」邦猷說，「我是一定要告訴你的。」

「但是呢，你聽，老兄，我想你是在進大學的！我是沒受過教育的人，我只是一位買報的少年，就只

那一點。但我想一個人讀了很多書，進着大學的——」

「我們還沒畢業呢，」邦猯說。「到尾上的兩年或者會教導我們。」

「好的，那嗎待他們告訴了你的時候，請你來告訴我。並且留心啦，老兄，我們這性的問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了她們呢不能過活，沒有她們呢也不能過活，到底是怎麼一回鬼事呢？」

「那問題很複雜，」邦猯回答着。

「真是難受呢！」主任監督說。「假使有人能夠告訴我把這些鬼事情忘掉的方法，我甘願把十年的薪水來奉送。」

「是的，」邦猯說。「但是到那時候你還監甚麼督呢？」

主任監督瞠惑地望着他，突然又大笑起來。「不錯，滿不錯！這一句話滿有味！哈哈，哈哈！」他走開了，打算把這話去告訴別人。

他的位置現在換上了哈威·曼寧，他差不多不能再站穩了，但只靠着一把椅子，吐囁着深受了侮辱的憤怒的聲音，「我啊唉要知道是那一個啊唉談了我的話！」

「談甚麼話？」邦猯問他。

「那啊唉正是我啊唉想知道的。他們啊唉談了我甚麼話？」

「我不懂你的意思呢，哈威。」

「就是那個！你啊唉爲甚麼不懂？你啊唉爲甚麼不告訴我？我啊唉所說的話啊，唉不正是很好懂？你是，唉說我醉了——暗？我是說啊，唉我要知道那個在說我，唉在說我甚麼話兒。我啊唉是尊重名譽的。你啊爲甚麼不告訴我啊，我啊是要唉想知道的。我啊唉假如弄不明白，唉我要唉熬夜唉來弄明白。」於是說着他又問起來，「請告訴我啦，老兄，他們告訴了你甚麼話？」

但就在這個時候中國人的幽靈又飄蕩起來，哈威擎起來，努力想去捉着他，捉偏了，捉着了一架燈台，那比他高得不多點子。那燈台並沒像街燈柱那樣牢實，好讓他死吊着；看看便要倒，邦猊跳起來去捉着他，哈威吃驚地叫着，「你當心。你險些跌倒！」

接着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起來。邦猊早注意到在餐桌上有一位西部產的大漢子，衣服滿周整，態度滿謙虛；他是當家的管事，也是清醒者中的一個。現在看起來修道院的管事的責任之中也包含有波維利酒場的古風的「幫師」的任務。他走上前來，輕輕的把哈威·曼寧抱着；哈威在前顯然是受過這種待遇的，他便拚死拚命的大叫起來，「我啊唉不上床去！我啊唉不床上去睡！你啊唉，你安德生啊唉，沒管我！我啊唉去上了床，睜開眼睛啊唉睡到清早，不等到晚上來啊唉我得不到一杯喝，那要我發狂啦！」

對於這可怕的運命，可憐的哈威在絕死的抗鬥；但是安德生的兩袖內部的物質顯然不像是普通的裁縫所瓢的碎棉，那哀哭着的犧牲無法可施，就好像被一條蟒蛇捉着的一樣。他走着，唉，依然在

放聲的叫說不願上床去。「我是要啊！唉起來的，我啊告訴你！我啊不甘受唉這樣待小孩子唉一樣的待遇！我啊不再到這瘟地方來的！真是侮辱了我！唉我是一位大人，我啊要喝酒便有權利喝酒——」他的哭聲向昇降機中消逝了。

「密司特羅士，」薇薇·屈羅西說，「在和里伍德集會上你總可以聽出兩種叫聲。第一種是我不上床去；第二種是我想上床去。」

十

禮拜日的清早，邦現出現時，修道院的全境完全是他的。他用了早餐，讀了從最隣接的車站上送來的朝報；他便出去散步，又和崖鷹籠中的「赤黨們」見了一次面。他向海洋走去，發現了一條馬道，那是從森林中開伐出來兼防野火燒山的，領導着翻過小山達到海岸。他在路上走着，走了兩英里的光景，才走到一長帶的海岸來。修道院的主人在這兒建立了一道柵欄，掛着牌示禁止閒人擅入；柵欄上有一道門，有螺旋鎖鎖着，在內面有一道木牌掛着一些鑰匙，指教你帶着一個出去，你才好轉來。邦現照辦了，繼續着走下海岸。

現在他來到了萊茵城，那是建立在一座孤寂的小山頂上；城的前面可以走下水邊，有一些臺地和庭園。園中有小徑，有溪流，有懸崖的瀑布，有水泉，在那泉水中有石雕的青蛙，鸛鳥，烏龜，神魚——一切都在苦渴着，因為水源早斷了。你可以推想到主人是不在的，因為萊茵城中的窗帷都已拉攏，庭園

全部此處彼處都是一些白布的大包裹，顯然包裹着的是石像。有的是有像臺，有的是立在石垣上面，在每一座石像的頭上都直接地懸着一盞電燈。

那種情形十分特異，所以邦猷便不惜費點手續翻進了庭園，把一張白布包裹的下幅揭舉起來，不好意思地發現了一條精赤裸裸的長條的大理石的女人的圓腿——想來怕是一尊樂蕊萊（Lorelei）或者其他的日耳曼的女性，因為你可以由那衣裳的形式認出，由全體的姿態認出，那女像在一隻手裏擎着一隻酒杯，在她的頭後有一條大理石的繩子表示着髮辮。你記得她是用着金梳在梳頭的，一面唱着歌，那歌聲有一種奇異的強烈的音調，邦猷便是第一個被它以激情捉着了了的漁夫。（譯者注：此即用 Lorelei 的典故，Lorelei 坐在萊茵河畔的山頭，一面以金梳理髮，一面唱歌，漁子聞其歌聲均恍惚迷離，舟遂為波瀾所沒。）他揭開了五六尊來偷看，又計數其餘，發現了的事實是圓子裏包含的石像不下三十二尊，都是高長而肥胖的大理石的女子，有髮辮垂在背上。在晚上一切的電燈都燃了的時候，那定然會呈出一種壯觀——而除海豹之外沒人賞識！是的，邦猷向海上眺望，海上沒有一隻帆船，但在岸邊有些崖礁，崖礁上坐着一些海豹在等待着看他把像帷揭開，恢復禁酒以前的往日的繁榮！

他回轉到海岸，走着。太陽已經高了，海水滿在誘人；更有好多的崖礁坐着海豹，碧波的白沫飛濺在它們的身上，波頭並沒高到危險的程度，却恰好宜人入浴。邦猷看見周圍沒人，他便把衣服脫了，涉

入水中。

海豹的注意都釘在他身上來了，他每走一步，便有一匹把身子一弓，弓向水邊去。有的是棕色，有的大，有的小，每隻都很肥——你想它們一日之中所吃的魚有自己的身體的重量。邦猊覺近了，它們便靜悄悄的梭下崖礁，客氣地讓位給他；他爬上崖石時，它們會跳起來，在隔幾碼遠的地方形成一個圓圈，黃色的頭棕色的頭在水面上伸出，鬚鬚在放光，柔和的眼睛凝視着。它們就像一些異邦的人類，一羣外國的孩子圍看着一位客人，他們不懂他的話，也不知道他究竟危險不危險。

加里弗尼亞的海水總是冷的，但是加里弗尼亞的太陽總是暖和，所以邦猊覺得一會兒便又捱近一座崖礁，看着那默默的獸羣弓下水裏。儘管他想怎樣，它們總會讓位給他這高級的存在，它們自己以他所留下的地位而滿足。碧浪的白波濺在他的身上，水面下有奇異的植物的花園，有水螅，有鮑魚，膠着在崖上你手不能取脫。白雲在空中飛過，投下很快的影子在水上，遠遠的外海上有一抹煙霧，表示着有一隻輪船通過。

世界是如此美麗，而同時也如此珍奇，生在其中是如此有趣！在一匹海豹看來世界又是怎樣的呢？對於這位佔領着它們的休息所的傲慢者，它們到底在作何想念呢？它們看見過那岸上的菜茵城，或是只專門捕魚吃，它們又怎的那樣聰明，知得它們決不可吃一個人萬一它們之中有一匹是「赤黨」，它要反抗海豹族的溫和的習慣來，那真糟糕了！就這樣邦猊——在他二十一歲的年紀上依然

還是我們初次遇着他的時候一樣，他在瓜大魯勃路上趕着汽車，看着野鼠和百舌鳥時的一般感觸。他在這期間中已經把畢奇市高等學校的全課程畢業了，在南太大學也學了一半，然而他所想知道的無論高等和大學都不曾告訴他！

十一

年青的哲學家覺得自己已經夠了，他又要下水去游泳；但這次他看見有人騎着馬，在海岸上向他跑來。人影沒戴帽子，穿的是馬褲，好像是一位男子；但是在近來的風氣你是不能確定的，所以他站着在等，回頭才看出那是薇薇·屈羅西。她看見了他，招着手，她一跑到跟前來才把馬勒着了。「密司特羅士，你早。」

「你早，」他回答着。「這也是醫生的一種處方嗎？」

「是的，處方中還包含有游泳呢。」她臉上帶着笑容，就好像已經看透了他的情況。「你爲甚麼不邀我同下水去？」

「那會使海豹含羞呢。」他徐徐的泳着，立起來讓海波沖蕩着他的肩頭。

「今天是滿晴朗的早晨，」薇薇說。「你上來，讓我們一同玩耍。」

「密司屈羅西，你聽我說，」他說明着，「我在初是不想會有人來的。我現在是上帝所創造出的原有的形狀。」

「嗟哉，汝人類之子乎，」她唱着，「汝以吾之榮光轉化爲羞辱，汝將何時底止？」她又說明着，「我在前表演過索羅門王——一場宗教的演藝。我們使用着三匹真的駱駝，我是修奈理特人的女子亞比先格，我在服侍着王，我愛他；他對我唱歌，起乎吾愛，吾之美者，汝去來。皆因呀，殘冬已過，雨水已降；百花已經開遍於地上，羣鳥唱歌之時已來，班鳩之鳴聲在吾耳畔。無花果樹已結起綠色之果，葡萄藤上柔軟之葡萄已泛清香。起乎，吾愛，吾之美者，汝去來。嗟哉，吾之白鴿，汝棲在崖隙之間——」

他已經十分挨近，可以看見她的黑眼中有惡作劇的小鬼在跳躍。「年青的女子，」他說，「我預先給你下個警告。我在這水裏已經住了一個鐘頭，我很冷。我是要出來了。」

她繼續着唱，「汝之頸項如大衛德作爲武庫所建立之戍樓，其上有千張盾牌懸掛，悉皆勇士之盾牌。」

他走了幾步，波浪打着他的腰際了。「我要上來了，」他說着。

「由水而出者誰乎？吾愛既白而紅，十千人中之魁首。彼頭乃極純美之黃金，彼髮乃鬢鬚——」

「預先告戒！」他宣告着。「一，二，三！」她並沒退避的意思，他便大踏步的從波瀾中走出。

「彼之兩腿如大理石柱，植立在黃金台上；彼之面容如列白農，美如扁柏。」

他立在她的面前，水在脚周遊戲。

「嗟乎，吾愛，汝美如齊爾差，華麗如衣露撤冷，可畏如張旗之大軍。汝之雙目勿我正視，皆因已攝

余魂！

「假如那都是聖經上的話，我想倒都不錯。」邦猯說。

「索羅門王演得失敗了呢，」騎在馬上的姑娘說，「我參加演藝就只那一次，我能暗誦的也就只有那幾句詩。但我敢說我假如是參加過希臘的演藝，我一定能夠引用些更切實的語句來，因為我在書上讀過，說他們裸體競走，他們絲毫也沒顧忌。可不是嗎？」

「書上是那樣說，」邦猯說。

「好，那嗎我們來仿效希臘式罷！我聽說你是一位賽跑的選手。你近來在練習嗎？」

「有時也在幹。」

「我的愛人的嘴唇已經轉青，身上已經起着鷄皮，好讓我們來競走罷，你和我的馬，這會是希臘式的演藝。」

「女性的命令一概服從。」

「用意！」她尖銳的叫着——接着是使他出乎意外的，她從上衣下面拉出一隻小手槍來，舉起來便開了一槍。是一場正式的競走了！

他開始是用一點鐘二十英里的速度跑着的，或者怕還要跑得快一些，他聽見沙上的馬蹄聲在他背後。這場競走究竟要支持好久他拿不的確，所以他現在便決定下是一番長距離的競走。他的身

體又暖了起來了，有意識地想到了自己做着希臘人的實際。天是青的，雲是白的，海是綠的，沙是放着寒光；真的如那姑娘所說，是一個美麗的良辰。

他們跑到了一個地方，那兒有車轍的痕跡滾下岸濱，泊着一些漁船，有三位男子正要駕船破浪而去。他們把槳息下，凝視着這場驚異的奇景，一位精赤裸裸的青年人在沙岸上和一位騎着馬的女人賽跑。他們那太陽晒黑了的意大利人或葡萄牙人的面孔，把雪白的牙齒露示着在發笑。修道院的存在他們是知道的，這要算是懶惰的有錢人中最新的怪物了！

接着又到了一個地方，大路和海濱逼近。前頭有些仗篷，有汽車停在那兒，頂上用帆布遮着日光。岸上有一些人；這些人邦狃知道不會是原始的外國人，都是些內地來的牧場主，為避免內地灼熱，禮拜日帶着他們的家眷到這兒來避暑一天。他們對於這懶惰的有錢人的怪物是決不會容恕，也不會知道古代希臘人的習慣；他們都是些正經的，走教堂的人，他們組織着祕密的團體 *Black Legion* 專門來懲治賣淫和姦通的人們，在身上塗以瀝清加上雞毛，還要叫他們去踩索橋過路。但是是薇薇向着他挑的戰，他自己對自己說終局是要靠她來結束的。她真的是要發揮着異教徒的本領，不管結果怎樣嗎？

他往前跑，往前跑。仗篷漸漸近了，他看見婦人們在瞠目而驚，轉身便退去藏着；他看見男子們，不退，也不回頭，只是凝視着在面孔有惘惘的神氣。他們將要怎幹呢？把這淫蕩的闖入者拘捉着，裹在一

張毯子裏面，送交警察嗎？邦猓的敏捷的心思立地便跳到這事情的結果上去——「安琪市啼猿晚報」的頭一欄上有出號大字——

電影明星與裸體煤油赤黨的賽跑

接着在他背後他突然聽見一聲：「我停止了！我要轉去！」於是他一轉身，馬兒也一轉身，便一直的跑去，比來時還要快，兩人都在那佳麗的晨光中禁不住發着大笑！

十二

希臘人是決不穿褲子也不穿襯衫的，要穿上這些穿着的動作引不起甚麼羅曼諦克的或者審美的解釋。所以在邦猓穿衣服的時候，薇薇·屈羅西便騎着馬走到一邊去了；等他穿好再來時，她已經不再是希臘人，而是滿有尊嚴的美國姑娘了，再要說到剛才的一幕惡作劇，那便會不免下流。

她把馬韁繩套在鞍上牽着馬走，邦猓走到她旁邊來。「你留意過那場噩夢沒？」在她路過那籠着喪服的三十二尊樂蕊萊的時候，她說。「那是漢克·塔察爾老爹的種種幻夢中的一個。加里弗尼亞的葡萄王，幸福的漢克，你聽見過沒？」

「這是他的地方嗎？」邦猓驚嘆着。

「他以酒晏的歡夢過日，蓄着五六名的寵姬；他的夫人拒絕着不肯離婚用來懲治他，他死了；那夫人便把他的夢境作為公開的懺悔通同籠蓋起來。」

「除海豹之外好像並沒人來看呢。」

「哦，報上是滿載着的；關於塔察爾的消息他們絲毫都不肯遺漏。時而要派遣一位記者來。有一回他們記着一段怪可笑的趣談——記者在褲子下邊穿了一套鎖子甲，狗來咬他便沒發生作用。」

「她要嚇狗來咬他們嗎？」

「正因為這樣，所以沒人敢來偷看這些石像。」

「好高的天！」邦猊叫着。「我剛才在這兒偷看了五六尊。」

「那嗎，你的運氣好。我所以帶着手槍來就是這個原故；那些狗有時候跑到海岸上來，隣近的人便和它們作鬥。」

「她為甚麼不修一道柵欄呢？」

「她和縣政廳鬧不好。她說這海岸是她的，她修過柵欄來橫斷，縣政廳晚上派人來給她拆了。他們鬧着架子已經鬧了十年。省政府也想打從這兒修一條官道——那樣便可以使路程捷近幾英里——但她費了不少的錢來反抗；她住在那萊茵城裏就像古時候幽囚着的王姬——一切的窗帷都放下了下來，她帶着一隻手槍偷偷的由東室走到西室，就像強盜和偵探一樣。你在哈威那兒去打聽消

息罷——他認識她。」

「她是狂人嗎？」

「那是和她丈夫同居時的生活的一種反抗；她的丈夫是遊蕩兒，她便成爲一個吝嗇鬼。他們講她丈夫的故事，說他給他的用人都是用現錢，他要坐着輕巧的馬車，載着一些小小的帆布口袋，每隻口袋都裝着一千元的金幣，向四鄉去東跑西跑。有一次他掉了一隻口袋，他發覺了；他的用人有一位給他拿來，那漢克老人輕蔑地看着他，把手伸進衣包裹去，拿出了半塊錢來。「喂，」他說，「這是一根繩子的錢；你好拿去買一根來吊死！」

「那樣說來現在的老媽媽是很有錢的了！」

「是的。她的一切開支都是由郵局掛號寄去，把掛號單子留着，又要郵政局要一張收據，收據來了，她便把兩種來彙集在一道，等收錢的人的回據到了，她也集在一道，記錄下來。她是不用管賬先生的，因爲她找不着一個能夠忠於職守可以相信的用人。她要費幾個鐘頭來調查文件，發現出別人的不注意和脫略。她聘用律師，回頭又去聘用別的律師來監視他們，回頭又再請偵探看律師們是不是在賣她。她相信着縣政廳是在壓迫她的，她相信那些當局都是些壞蛋——這一層她倒是不错的。她瘦削而枯槁，她要打掃傢具，責罵下人，罵他們做事不留心，在家中走上走下的把自己磨得來只剩一架骨骸。」

兩人是在海岸下走着的。「在那小山的那邊，」薇薇說，「漢克的妹妹住着，漢克把自己的產業遺留了些給她，這兩位婦人便常常鬧着境界和用水權的紛爭。德西·塔察爾是一位老妖精——雇些男子來幫她，把他們當成她的愛人，給他們寫情書，他們便想要去怎麼她，她便要痛罵他們，叫他們滾蛋，他們便告她拖欠薪水，把她的情書賣給報館，報館便都登了出來；但是德西是不介意的，她知道那對於她的社會的地位絲毫不能動搖，她是太有錢了；加之她又是一位酒豪，有甚麼難過的事情她有方法消遣。」

「我的天！」邦妮驚嘆着。「財產對於人真是大有害處！」

「尤其是對於女人呢，」薇薇說。「女人的神經經受不起。我凡為遇着一些老婦人，我看見她們便想，我不知道會成爲她們之中的那一個？我便叫着，啊，我的天！我跳上我的汽車，一點鐘去跑五十英里，把我的難過處跑掉，把一些嘮叨的人跑掉。」

「聽說有一次法官把你在監裏關了七天，怕就是因爲你那樣跑罷？」邦妮笑着說。

「不是的，」她回答着，「那是一種廣告的法門，我的廣告員的妙計呢。」

第十四章 明星

邦親回到安琪市去，覺得他假如要照着薇薇·屈羅西的辦法要把他人的苦難置諸度外，那他在勞動學院上發生了關係是天大的錯誤。他去看歐文先生，看見這位年青的教習在勞工運動的激漲着的痛苦和紛議中簡直忙得要命。一個暑期的工作全用在訪問指導者和同情的人，打算把他們集合起來進行着一個計畫。他找到了三位先生和五十名生徒，算把勞動學院開辦起來了，學生大多數都是夜學；但是是很不安定的——待解決的困難未免太多。

在勞工運動中有少數進步的，頭腦明晰的男女；而同時也有一大堆官僚主義者的集團，從耳朵以上是死了的；也有一小團極端的急進派，他們是與其吃半塊饅頭寧肯不要麵包。保守派的首領和學院便不想發生關係，假如這些「赤黨」要參加；回過來說，假如你要拒絕「赤黨」，那他們一定會嚷鬧，又有一羣純粹的自由主義者說，假如一座新的學院和舊的並無殊異，究竟有何新設的必要呢？

勞工運動有它的傳統，目的總是減工加薪；舊的職員們所死抱着的就是這種觀念。通常的工會職員大抵是工人，為要幫助工會內部的政治的活動；他是由日常的苦工免除了的。凡是新的主張在

他們看來就是危險，使他們要失掉桌案上的工作，去就往日的苦工。他們是和雇主交涉慣了，吃慣了他們的雪茄，大多數的生活都是比自己的薪水多花得許多。在這兒的安琪市，工會有一種週刊，而那週刊是靠着實業家的廣告來維持——那除是一種變相的收賄而外還有甚麼呢？假如你要寫些鬥爭的記事交給那樣的編輯，他會說出那個可怕的字「過激派」把你的稿子扔進字籠裏。

由國家的全體上看來，也有同樣的現象。美國工統會在華盛頓有一座事務所，目的專門在壓制急進派，這個事務所的實際工作就和任何國家主義的團體一樣；他的工作在從全世界各國去蒐集關於俄國的惡消息，供給於全美國的勞工刊物。自然，假如有甚麼工人敢於反抗，要主張着另一面的說法，那他就會領略着這座機關的殘毒的復仇，把他投給狼羣。資本家的報紙上常常有威駭的記事，說是泥木工會被共產派佔領了，或者又是紐扣工人，於是大陪審官便在準備着活動要殲滅一切陰謀者的巢穴。普通的勞工領袖，不管他是怎樣誠心誠意，在頭上有這樣的棍棒亂揮，他也會縮進靴統裏面去了。

二

哈里·西格也有他的困難處。西格商業學校送出了一批年青的男女畢業生出去，在打字機上把「天生萬民自由平等」和「不自由吾寧死」的話練熟得上好了的。現在這些年青人走到安琪市的產業界的事務所中去求，事才發現了並沒一人要雇用以打字機練習那種語句的人！那些年青人

明白地被人告訴道西格商業學校是布爾什維克的學校，本市的實業家是受過警告不採用那兒出來的畢業生的。這種同盟罷工在安琪市是非法的行動，工人們假如要來效法，那立地便要把你投進監獄裏去的。但是你要希望哈里·西格可以去地方上的檢事官去檢舉商工聯合會的大頭目們嗎？嗎？，檢事官的飯碗正是靠他們的錢運動得來的呢！

邦說上拔拉台士去，這兒又有別的一團悲哀。爲應付臨到頭來的工銀問題的爭鬥起見，煤油業主們開除了一些「搗亂的傢伙」，那是說在工會中積極活動的人。羅士聯合要採行其餘的同業者的政策，現在是第一次了。貝恩·賴烈是聚會在拉斯孔小樹的一羣人中的一個，受着公司的宣告，已不再雇用了。管事的藉口是他們的工人太多；但那分明是虛偽，因爲不久他又招用了五六名新的工人。事實上是貝恩是一社會主義者，在拔拉台士的集會上他愛演說，他也發佈過社會主義者的傳單，說煤油是怎樣的浪費，世界的煤油爭霸會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的原因。

把這話告訴邦說的是露滋，說得很認真，在她那和藹的兩眼中都含着苦痛。「邦說，真是難乎爲情呢，貝恩沒地方好走。他的家眷都在這兒，一房妻室，兩位小小的女兒。」邦說也很難過；爺爺是允許過不會有這樣的事件的！

「你沒甚麼方法好設嗎？」露滋懇求着。

「不過呢貝恩是吸筒工人，那是不屬於開發部的，爺爺的職務只是開發部的事情。作業部的監

督，他是不能干涉的。」

「那嗎，你請他把開發部的工作給貝恩做。」

「露滋，我可是可以向他請求，但是他會說甚麼話我是知道的。別部開除了的工人他要採用到本部來，那他是大傷感情的。他在社內極力在求各方面的感情的融洽，你是知道的啦。」

「是的，邦妮，不過呢貝恩的感情怎樣，一切工友們的感情又怎樣呢？」露滋執扭着，以一種溫和的人每每要表示出的異常的力量。露滋是不了解抽象上的問題的，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她沒有；但是在事件一涉到人情，涉到悲慘上來，那她便會熱中起來，堅決得就和保羅一樣。那些到小樹來議論的人，都是她的朋友，他們假如受着虐待，那是不能袖手旁觀的！

於是邦妮在這兒又陷在了他往年的難受的地位，眼看着一種鬥爭他沒法停止，或者甚至連調停也無能為力！貝恩·賴烈在牧場上找着了一項工作；他一天會做十二小時的工。但都是一樣，他到晚上便要走來，分配着他的社會主義的刊物——不消說和他朋友們一樣，懷抱着如火如荼的反感。

通牟·亞克斯東回到油田來了，在從事着他的組織工作，他和保羅和邦妮作過幾次長談。在這兒煤油工會中，就如在勞動學院裏的一樣，也有關於所謂「赤黨」的問題。凡為有一大羣工人的地方總是有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吾必理」之類在裏面的——都很忙碌地在內部「穿鑿」。保羅是贊成亞克斯東的態度的，在煤油產業中吃緊的工作是救濟着工會；一切的工友都應該集中在

這兒應該要避免一切的分裂。對於這項意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說道，好的，他們一定努力；但是鬥爭一發展了起來，資本家的老板們便要找警察找法庭，煤油工人也就和其他的工人一樣，他們是把政治的行動免不掉的，他們須得克服資本主義者的國家。只說到這兒，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一致的，但是再進便有問題起來，就是這項克服該怎樣來完成——於是立地之間兩個團體就和孟起司的家庭狀態一樣了！

所謂「世界產業工人」(I.W.O.)這是一個分派，他們是由於舊派工會的墮落腐化所激發起來的，他們便形成一個敵對的組織，目的是在將來要把全體的工人組織成「一個大工會」。他們是受着合法的勞工運動者所憎恨的，報紙上罵他們是罪犯是匪徒。邦會見過一位，他覺得那位青年堅執着一種信仰就和耶穌初期的殉道者一樣，這些「吾必理」現在是在加里弗尼亞的「犯罪的工團主義取締法規」之下就和野獸一樣被人獵逐着；他們假如要走進工人宿舍或者工場，那便要被警察或者公司的「狗」捉着，只要你有一張紅券，那便要投進省的監獄裏監禁十四年。儘管那樣，他們也到了這兒拔拉台士；他們五六個人住在一處「榛莽」裏，或者是在外面的山上露營，他們要把工人們誘引去赴會，你可看見一團篝火的光，聽見他們從他們的「小小紅歌集」裏唱出的歌聲的微弱的反響。這對於邦是羅曼諦克而神祕；而對於爺爺和陸士可和羅士聯合的管理人們，那就好像是在印度本加爾地方的榛莽，那由夜風送來的聲音是吃人的老虎們的咆哮！

從這些苦厄乃至一切其它的苦厄中逃出的地方，邦貌現在找着了一條很快的出路，便是修道院。在那兒的人沒有人有苦厄——就有，他們也不會叫邦貌來担負。「你把這兒當成你的野外俱樂部罷，」安拏婢兒曾經說過，「你高興來便來，高興住好久便住好久。我們的馬總得要有人騎，我們的書總得要有人讀，海水又是自由的——只是在滿潮的時候你要當心！」所以邦貌總會跑到這優美的遊園地來；妙在是薇薇·屈羅西有時候是在，就不在隔不兩點鐘也就會跑來。

她比他要長幾歲，說到通曉世故上來他便活到一百歲都敵不過她。總之，她是一位好的游侶。她所努力着的是要肉體和精神兩方面都保持着年青的狀況——這是她維持生活的路徑，而她隨時都在鍛鍊着。她過的生活就像苦苦練習着的運動家，就像要出場比賽之前的拳鬥師。你對於一位小說的作家，或者是一位西南略的作者，或者是於悲喜劇的進行不能滿足的電影監督，他們回頭便要想出怎樣奇怪的花樣來，你誰能說定呢？她有時會綁在一匹烈馬上，有時又綁在製木工廠裏的一棟木材上，或者是在一隻快船後邊的繩索上拖着，或者是爬上一座教堂的尖塔的外面。在過往的時代，所有野蠻的和文明的國土中，所謂苦功修行的各種艱難困苦以許多奇怪的理由加到女人的身上來；但是各種理由中再怪的無過於這一種——她那樣想從淫蕩的強姦者的手中逃出，好在幾百萬人的面前顯示出一位戰戰兢兢的處女的神氣！

總之她現在是在這兒，做了這位由別人的苦厄逃走出來的年青理想家的伴侶。他們要騎安孛婢兒的沒人騎的馬，騎着廠背馬翻山過海岸上去，把馬驅下海濤裏，讓它們游泳着，使海豹們大受驚惑；再不然他們便把馬丟掉，在沙岸上賽跑，在那兒打倒提，翻筋斗——薇薇翻着筋斗，把粉白的四肢翻飛着，黑色的頭髮翻飛着，一直翻進水去，波浪的聲音都沒有她的笑聲喧囂。回頭他們便要坐下，晒着太陽，她便把和里伍德的一些故事（Hollywood）本係地名，以電影馳名，本書即多用為電影界之意。）——海裏的波浪的確也沒有這樣的沸騰。在和里伍德無論什麼事件都可以有，而事實上也有——並且薇薇還知道那些事件的主人公。

邦猯一離開了之後，他總覺得有一個只穿着一件纖薄的浴衣的身影跟隨着他，是一個年青的，矯健而優美的，活潑的，敏捷的身影。她顯然是在愛他；邦猯會從夢中醒來，也覺得是愛着她的。他在該得用功的時候要想起她來；他的想念便會集中到一個問題上，「為甚麼不？」在他的爺爺和陸士可和安孛婢兒和他們的朋友們中所起出的回響也是「為甚麼不？」只有一個人要答應得不同的，那是亨蓮塔·亞緒烈，而亨蓮塔呢，唉，已經差不多是不留在記憶裏了。邦猯沒到碧湖去訪問，也沒從那黑皮金邊的小書唸着祈禱了。

邦猯會給薇薇·屈羅西打電話，向她的攝影場，或者是向她的平家樓，她總隨時都可以和他奮飛的。他們要走到銀幕界的人慣愛照顧的一家飲食店去，接着又去進電影戲場，她便把那些演員的

私生活告訴他——那些故事比他們所表演着的還要稀奇。不久在銀幕界裏便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的傳佈着一種風聞來了。薇薇·屈羅西找着了一位富豪，一位煤油王子——真是有好幾百萬好幾百萬的富豪！而且羅曼諦克的是，還聽說他是一位布爾什維克！邦猓所接觸着的每種眼光，每種聲調，對於那個糾纏着的問題也生出回響——「爲甚麼不？」

四

坐在海岸上，把半身藏在沙裏，凝視着眼前的碧水，薇薇向他談說出自己的身世。「邦猓，我已經不是春天的小鳥兒了，你不要那樣作想罷。我來鬧着現在的玩意兒，我須得自己開闢我自己的路，我和別的姑娘們一樣，是出了代價的。她們對你可以說出一些假話，但你不曾受騙；世間上沒有電影公司的女社長，而男子裏面也沒有一位是聖人呢。」

邦猓把這話想了一下。「他們找着一位好的女優不能滿足嗎？」

「女優在白天是一位名角，在晚來便是一位情婦；男子是要二者得兼，他們也就兼了。」

「這說來倒有點可怕呢。」邦猓說。

「讓我把詳情告訴你罷，在這種玩意兒裏面競爭是很激烈的，你要想出頭，那便甚麼都不能顧慮，甚麼都不好放在眼中。這是我自己經驗得來的；我在攝影場的門口徘徊着——我那時才十五歲——我挨餓受餓的渴慕着，等到我就和惡魔睡覺都想進去。」

她坐着，凝視着前面，邦猷從眼角上來看着她，看見她的面孔很嚴肅。

「還有一件事情也應該記着，」她接着又說，「一位姑娘遇着一位很有錢的男子，那男子可以請她坐汽車，可以請她進餐館，可以給她幾套值價的衣裳，可以替她租一家平家樓來住家，那在她看來便是一位大人物，那很容易使人着想他是有一點溫都胡而。在不知道這種情形的道德家，他們會冷笑；但是明白的實際是，有一位很有錢的人使我在映畫界中走出了第一步——他在我真真正正就和一位上帝是一樣，他所要的甚麼我給與他，那是萬分在理的事體。我和他須得同住三四個月，住到我了解了他才是一位肥頭的大傻瓜。」

話頭中止了一下。「我想，」薇薇又說，「我對你說這樣的話，你會奇怪罷。我現在是平安了，我在銀行裏已經有些積蓄，我自己可以佯裝不睬的過着淑女的生活——滿口大吹其牛，把醜惡的過去丟在腦後。假使我告訴你說我是一位純潔的處女，你又怎麼會知道呢？但是我對我自己說，我斷然不說假話的，假使有了錢在我是有些甚麼意思，那便是說我以後可以不再說假話。」

邦猷說道：「我認識一位男子，他說過這樣的話。那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銘感。像他那樣的人我前從沒遇過。」

「是的，那要使你成爲一種野蠻人。我在映畫界裏是很有一些可怕的聲名的——怕有人告訴你罷？」

「倒不很多，」他回答着。

她尖銳地望着他。「他們告訴了你甚麼？我想怕都是關於羅比·瓦爾登的話罷？」

「差不多都是，」他微笑着。「我聽說你是戀愛着他，從那時以後你便遭遇着了悲哀。」

「我對於男子是鬧過兩次的蠢事；羅比是最後的一次，我相信那永遠會是最後一次的。我平生演過的最好的映畫是他出的錢，他很美貌就和一尊天神一樣，他要求我嫁他，我也真的想嫁他了；但在那時候他同時是和別的兩三個女子有關係的，其中的一個用手槍把他打死了，我的青春的好夢也就告了終結。不，我並沒悲哀，我倒是高興，因為我省却了許多麻煩。但假如我對於戀愛有點譏諷，我的話有點欠修飾的地方，你是能夠明白的。」

薇薇把她的光腿子由沙堆中搖開，站立起來了。「我是這樣練習着免得我脹胖的，」她說着把兩手擎在濕而堅固的沙上倒立起來，她的纖巧的粉白的四肢伸直，她的面孔倒懸着，笑向着邦貌；就以那樣的姿勢，她以手當腳的慢慢走下水裏，於是把身子一翻，她的兩足下地，便向海波中跑去。「你來呀！海水很舒服呢！」

五

邦貌把這番會話思索了一下，從這兒也學到他照常的謙遜的一課。薇薇為她的成功曾經戰鬥過來；而他呢從不曾為甚麼戰鬥過。假如他想要鬧點影戲的玩意兒，爺爺一定會給他準備好，攝影所

的門會大開而特開。無論別的什麼玩意兒只要他想幹都是一樣。他有什麼資格能夠去批評別人的行動呢？

並且當他聽着薇薇·屈羅西的說話，他自己心中也有關於歐尼絲·華特的記憶使他不敢自傲。是的，人們關於性的智識總是不正確的；退一步說，他們就算是知道，也不肯弄個明瞭。要想到別的許多的人，那是不愉快的；但也可以使這團模糊弄清楚一點。她是不會立刻和他結婚的；銀幕界中人結婚的也有，但顯然是非到她們確切的有可以得到幸福的把握，她們不會結婚。邦妮自然也可以斷定，即使薇薇知道了她常常是在他的夢魂中繚繞，她也是不會驚愕的。

他們在修道院裏，在跳舞着的時候，他們走出迴廊，走上月台，走上草坪，走上那殿堂外邊他們所能命名的一切物什。有月光照在頭上，是那照着過邦妮和歐尼絲，邦妮和甯娜·古德里奇的同樣的月光。堂內有風琴的彈奏，堂外有花草的清香，邦妮在自己心中作想，「這次我怎樣做的好呢？」那的確是不能再支持了；他已經弄得來全身都在戰慄。然而他總覺得自己的舌頭是拴鎖着的。在從前呢，所有的姑娘們都是先來求教他，那真是奇怪。他自己到底是怎麼鬧起的呢？

他用着無可如何的聲音說道，「讓我們跳舞罷。」薇薇立起來，他也立起來；他們便在外邊的迴廊上，草坪上，月臺上跳舞，現在他們要跳轉去了，他在實際上便和前刻一樣沒有進展得一步。不行，不能那樣！他突然死了一番心；他沒用跳舞時所用的正規的抱法，却把兩手擁着她使她不能夠動顫。這

樣一種粗魯的行徑，這對於一位高華的大學三年生，社交界的魁首，不是甚樣好冠冕的事情。邦猷自己也覺得，滿懷的不安。她必定不會了解的——她必定會生氣，把他推開！

但是不然，她沒生氣；也好像她是能夠了解。古話說得好，手爪是造在肉父（*with*）之前，同樣這擁抱一回事定然是在擁抱這個字之前老早就會有的。邦猷覺得他的捉擁是受着了回報——被一雙滿有力的手，那可以撐持着一位姑娘，倒提在空中，走下海浪裏去的手，那是萬分不錯，「哦，薇薇！」低語着。「那嗎，你是在關心我了！」她的嘴唇遇着他的，他們立在那兒的月光之中，緊緊的鎖着，他鎖到風琴的音樂，引出一種高調的時候。

「薇薇，我是十分害怕！」她笑了。「你真是胆小的孩子！」但是她突然把頭掉開了。

「邦猷，我要告訴你。我有點事情須得對你說。你放開，讓我去坐下罷——不，要到那兒的椅子上去坐！我要我們兩人靜靜的談話。」

她的聲音中有種恐怖，他照着她所要求的做了。「薇薇，什麼話呢？」

「我要我們清醒些，想想我們所做的事體。在我看來我覺得凡是落到戀愛的人都沒有甚麼幸福的，我對上帝宣過誓，我是決不再談戀愛的。」

「那你須得再找一個新的上帝！」邦猷現在又把他舌頭的運用恢復起來了。

「我要我們能夠以幸福相許！假使我們不能夠幸福，那我們隨時都可以分開，絲毫不要麻煩！讓

我們清醒些，我們不要爲嫉妬翻臉，不要互相駁責。」

「有你我便萬事都滿足，」邦猯宣告着。「我決不會使你生出嫉妬！」

「你要做甚麼你自己是不明白的！誰個也不明白！那只有惡魔自己明白——哦，邦猯，我所經驗過的事情，你是絲毫也不知道呢！你只是一個抱在懷中的嬰兒。」

「薇薇，那你自會關心我，把我撫養大啦！」

「我會怎樣做你怎麼知道呢？你怎會知道關於我的事情？你並沒真的知道我是甚麼，我會做甚麼，你便要求了我！我可以向你說一百萬種假話，你怎能夠看穿？第二位女人又會走來向你說出一百萬零一種假話，你又怎能知道？」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呢，薇薇——只消你告訴我好了！」

他在她的面前跪下了，握着了她的一隻手，打算安慰她；但是她把手推開了。「不，我不高興你那樣做。我要你想想我說的甚麼。我要我們冷靜的來取決一下。」

「你已經把我的血弄冷靜了，」他笑着，「你談着和里伍德的一些蕩婦的事情啦！」

「邦猯，無論什麼時候，男女之間總該談說真話。儘管所說的話是怎樣不中聽，他們彼此是應該信賴的。是不是這樣呢？」

「自然是那樣。」

「假如那是要叫他們互相分離，那也滿好——但不可以虛偽的話來互相羈絆。邦妮，你可以和我約束嗎？」

「我可以。」

「我還要使你明白，我是不要你的錢的。」

「我也沒有錢呢，薇薇——錢是爺爺的，那倒是第一句苦痛的真話。」

「好的，我總之不要。我自己能夠找錢，我自己可以過活。我是有工作的，你也有你的，我們要各不相關，只有我們兩來都幸福的時候我們相會。」

「薇薇，這對於一個男子倒是滿不費事的呢。」

「這譬如如競技，這些便是規則，萬一我們破了規則，那便是欺騙。」

邦妮會安心她，他在一種競技上是決不用欺騙的手段的，這場競技他也決不會欺騙。就那樣他把她的恐怖克服了，她又抱在了他的懷中，彼此交換着蕩魄離魂的接吻，那種接吻好像接到甚麼時候都接不滿足的一樣。現在她微語着，「邦妮，恐怕會有人出來。我們進去罷，我要跳舞一下，回頭我便告辭了出來，你到我的房裏來罷。」

六

在那月光之中有甚麼人看見過他們嗎？或者是薇薇把他們的祕密向安孛婢兒耳語了？或者是

正由於這一對年青人眼中所放射出的輝光總之，一到第二天來真話便傳出去了，修道院中橫溢着一派祝賀的空氣。並沒要向這對佳麗撒米，或者要向他丟擲舊鞋，或者是拴一些白絹條在他們的車上；但是有的是親切的微笑，巧妙的戲謔，充分的可以使這場競技的精神煥發。安拏婢兒不消說是滿心歡喜的；這件事情她開始便計劃着，她把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從費龍向她談到的一天起，便當成了自己的朋友。費龍呢——你自然知道，只要他一談到這樣的問題上來，那一切的人都是開門見山了！

頂奇怪的是邦猓一回家，他看見橙子花和白絹帶（西人結婚時用物）的精神好奇妙的已經傳達到了他的爺爺。是那費龍的老滑頭，用電話來把消息傳達了嗎？爺爺的神情是十分滿足的，他的一切的心思邦猓都可以看出。爺爺是會過薇薇·屈羅西的，喜歡她的美貌。一位電影明星——真的是可以誇獎的！一位年青的煤油王子的履歷也正當如是——真好是合於貴族的家風！邦猓的腦子中現在除開這布爾什維克的蠢事外，他該得另有一番想頭了。

爺爺立地便想來探得一些暗示——那靈巧的手腕差不多就和一條長成了的犀牛一樣！這回薇薇·屈羅西到了修道院嗎？真的，那位姑娘，是一位活潑的孩子！費龍說她一禮拜要找四千塊錢；說那是實價，並不是甚麼宣傳費。她的頭惱真比好多男子的木偶還要聰明，她的錢都是鹽好了的，在和里伍德買了不少的地皮。她想到羅士聯合來入股，有一次去問過費龍，費龍要她有多少出多少，嚇她

公然拿出了五萬元的銀行的支票，照着開張的時價把股票買了，現在是已經漲到了三倍的，薇薇對費龍說那免除了她受六次的強姦！回頭那老犀牛又接着說明薇薇的意義——那是說她可以少去出演六次的影戲！

其次是白諦，因為查理·諾曼的私酒販子在和安擊婢兒的妹子戀愛着，所以她立地便探得了這個消息。白諦立即起了一股好奇心，想和薇薇·屈羅西會面，她叫邦猓招呼她來吃中飯。薇薇對於這場招待不甚高興——她說做姐姐的人總是要毒害她兄弟的愛人的。但是邦猓笑着說他對於白諦有不少的解毒藥。於是她們便相會了，一切都很快心，薇薇滿謙虛，滿客氣，白諦是大方的淑女，十分寬和。那是依照着一般的慣例的，因為薇薇只是一名女優，而白諦是真的「社交界」中的人，她的行動要表現在報紙上所神聖化了的一欄，那兒銀幕中人是難於躡入的。中飯後，白諦對邦猓說薇薇滿好，她可以做他的先生使他懂點世相；這話從一位姐姐口中說來，要算是親愛的絕頂了。

於是他們兩人便萬事都很順手。邦猓的睡眠不再為夢幻所繚擾了；夢已經成了真實，而是屬於他的。他們要去訪問修道院，他們的居室便是連接着的；他要到平家樓去訪問薇薇，那替薇薇經理家務的殷勤的老嫗便要悄悄的避開。說到電影界的居民們呢，也沒再多說話了——因為可說的話已經說盡了頭。

邦猓要給薇薇打電話，假如是禮拜六或者是節日，他們便可以相會；但假如是常日，薇薇便要說，

「不呢。邦兒，你該得留在家裏唸唸書。」

他會答應道，「啊，真沒趣，我用的功比學校裏講的超過一禮拜前頭去了。」

「但是呢邦兒，假如我使你担誤了工夫，你的父親是會罵我的。」

「爺爺比我還要愛你呢！他的心目中把你當成着電影世界的十二宮中的最大明星。」

「邦兒，我們是不可過度的！你的良心一起了苛責的時候，你是要怪我的。」

「糟糕啦，薇薇，你對於我比安孛婢兒對於陸士可還要苛刻啦。」

「好的，你聽我說，我假如能夠管理着我的煤油王子如像安孛婢兒管理着她的一樣，那我真要算是一位幸福的女人了！」

七

格雷哥里·尼柯賴夫從他的阿拉斯卡的旅行回來了，對於這位年青的夢想家的良心帶來了更多的苦難。格雷哥里骨瘦如柴，眼睛陷成了兩個大眶，就給保羅從西比利亞回來時一樣。可憐的沒思慮的這位青年外國人——他搭上了一隻船，是船夫們所叫着的「太平洋的地獄艦隊」，他被運到一處寂寞的海岸，一面是山，一面是海，住在一些破落庫內，地板是怪潮濕的，睡的地方一面都是臭蟲，吃的東西呢和縣裏的囚徒所吃的一樣。除船而外沒有可逃走的出路，而船又不會載你在邦兒和薇薇和海豹在太平洋裏梟水的時候，格雷哥里也同在太平洋上幾乎淹死。

羅織·孟起司也回家來了，帶着更多的苦難回來；被服工人正在鬧着同盟罷工，完全是突發地自動地——有幾百工人因為受不過過於慘酷的壓迫，在工作時間當中便把工作拋棄了；運動傳遍安琪市全市，這座「不認工會組織」的天國。工人們聚集在工會的事務處，大家簽了名，釀成一個正規的團體罷工。但是孟起司老人，罷工工人中的有智識者的一個，是一位有胆量有識見的人——他坐在自己的家裏，那個狂氣的希伯來婦人死吊着他的衣腳，號哭着是萬分不能出去參加罷工的，警察捉着了，會把他送回波蘭去槍斃，再得不到回來看他的家裏人！

罷工的結果，羅織不能再進大學了。邦有閑階級的文雅的年青紳士，一生之中從不曾知道過金錢的必要的，他不能了解這個道理，總要等人明白的告訴他，他才知道羅織的一家人為她一人的教育費是犧牲着的，而這一切的計畫現在是破壞了。這樣邦自然要去求爺爺的援助；自己的朋友有難都不能夠救援，那你有有錢的父親究有何用？但是羅織答應說不，他們是從不仰仗人的，她心裏也沒想過這樣的事情；她是得把大學休業一學期。

「但是那樣你便不和我同班了！」邦說着——突然意識到對於那南太平洋文化的沉悶他是怎樣的須得要一種消毒劑！

「密司特羅士，你替我關心是很可感謝的，」她平靜的回答着。「但是你或者可以來參加我們的社會黨支部的集會。」

「但是你聽我說，我去找錢並不要費甚麼事；你不必把它當成贈送，你將來願意的時候便可以還。你假如把學校畢了業，你不更容易找錢嗎？」

蘿纖承認着是；她的意思是要找一個位置來做社會工作的——她之來進大學，因為有種種特殊的課程使她可以得到那種資格。邦猷說何不借用他父親的錢，那又並不要甚麼條件，由她將來的薪水中每個月或十元或二十元的可以退還，但是蘿纖很固執——有些奇怪的衝動是由「階級意識」產生出來的。

他銳敏的感覺着，沒向她說甚麼，便趕着汽車一直跑到孟起司的家裏去。他的抄本上是寫着住址的，他心裏並沒顧慮到她或她的家裏人會惶惑着讓他去看見了他們的生活——是住在一處難堪的貧民窟的區域，擁集在一家三間房舍的屋子裏，背後有小小一團空地，看不出一株青草的痕跡。那是租的地方，孟起司老人把所找的錢都用在社會主義裏去了，並沒買甚麼地和花木。邦猷在一間擁集着的前房裏找着他，有些傢具和書籍，一些縫衣器具，吃殘着的麵包和醃魚，還有一些文稿，是他替一種罷工刊物寫的，一位肥胖的老猶太女人看見這樣一位闊綽的要人來訪，她吃了一驚，趕快脚忙手亂的起來，想把一些東西藏檢。

那老人却絲毫不講張的；他是亂雜慣了的人，而且也沒頭在罷工的事務裏去了。他把罷工的情形告訴邦猷，把他的文稿讀出來，是被服工人的悲憤的不平鳴。接着邦猷便談到蘿纖和她的學業

的問題，主張着說謙牟·孟起司（老人名）是應該勸導她的女兒以學歷爲重，孟起司夫人坐着，圓睜着她一雙大而黑的眼睛，想聽懂他的說話；突然之間她用激昂的猶太語大罵起來，好在她所罵的話邦猓一句也不懂。因爲孟起司媽媽不肯相信這位美貌的年青孩子，把他的來訪完全加上了惡意的解釋；他是想誘惑他們的女兒去犯罪，或者是已經誘惑上了的——她的女兒裝着一頭腦的無神論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觀念，進大學去和着一羣基督教徒胡纏，她過的是怎樣的生活，誰個知道！

孟起司老人罵她收嘴，這照着希伯來的教條她是須得服從的；但她顯然和基督教徒一樣，對於希伯來的教條設出了種種的例外。在她用猶太語的怒罵中，謙牟感謝了邦猓的厚意，說羅織所關心着的是在罷工期中家中的生活難於撐持。假使邦猓要幫助她家裏人，那嗎羅織便容易關照她自己。於是他們便握了手，邦猓回家去報告他父親，說他担任了要供給五六個猶太人的被服工人的生活費的責任！

八

邦猓回到了南太大學。這是苦痛至少的一條線路；這種地位又冠冕又清潔，受着別人的尊敬，又不費甚麼心思。一個人只要面孔整齊，家產豐富，又善於討教授的歡心，那差不多是甚麼工作都沒有的，你有滿多的時間去讀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去注意罷工的進行；自然也要到郊外去和電影明星同遊，去兜風，去晚餐，去和她跳舞，到禮拜末日又隨伴着她去參加和里伍德的社交的集會。

就要到攝影所去看她表演着新片的時間也是有的；但她不願意他做這一着，她是把他愛得太專心，看着他在那兒精神會不能集中。加之，她又說，她的工作很討厭，一切的影片都是很討厭的；邦妮要是看見了會不讓她進行。那只是她維持生活的路徑，別人要叫她怎麼做她是不能不照樣做的；那和人生沒有絲毫的關係，誠摯而有教養的邦妮一定會以為無聊，或者更壞。她喜歡就是他的誠摯，他是一位可愛的人，真是可愛，是能夠把世間上的事情告訴她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以後最好就照着這樣的態度繼續下去，不要留意到她的影片上來。

那在邦妮聽來覺得有點奇異；她是抗辯得太熱心。不久他便把這理由找着了——在那塞滿着報紙的一面又一面的關於銀幕界的漫談之中。薇薇·屈羅西在演着一簇關於俄國的影片！她是扮着舊帝國時代的一位美貌的公主，在革命的暴亂中被人捉着了，落在了布爾什維克的手裏，得到一位美貌的美國青年軍事偵探的幫助表現出她的有名的「逃免」的一幕來。薇薇表演這場影片已經費了六個月的工夫；剛好演到半途，她出去找着了一位「客廳中的布爾什維克」來做愛人，現在是怕她的愛人知道了她所演的情景。

可憐的邦妮，他就費着這樣的熱誠，最大的努力，想一時騎在兩匹馬的背上！這兩匹馬愈走愈見離開，弄到他只好從中央分裂成兩片！現在又有這被服工人的同盟罷工，破壞了美國首屈一指的不承認工會的都市的平和。接連的動亂達到了高潮——在初是市街鐵路工人的爆發，其次是土木工

人那顯然是赤黨的計畫，所謂「下層工作」收了顯着的成功，這樣的事情是該一網打盡把它停止着的。市會通過了禁止妨害上工的命令，凡在罷工的地方有敢於做怪相的人一律加以禁止。被服工人的面孔自然是沒有甚麼不怪的，違反這道法令的人便很多，於是不久之間報紙上便充滿着暴動的記事，一一都嚴厲地遭了警察的檢舉。邦猥在大學裏的工作的一部分是託羅織。孟起司和其它的「赤黨」寫些消息來報告他，例如有姑娘們並沒做甚麼，只要成雙結隊的在街上走着便遭了警察的檢舉，把手臂都扭斷了。

繼後有一天清早蘿織沒有上學；第二天有一張短箋給邦猥，告訴他雅可布·孟起司在警戒線上捱了打，打得人事不省。雅可布是「右翼」的哥哥，是一位蒼白而弓背的人，在靠着爲大學生燙褲腳來苦讀；邦猥顧不到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安全的法則，竟感覺得趕着汽車到孟起司家裏去是他的義務，他去看見雅可布睡在床上，慘白得就像一張白布，頭上纏得來就像一個印度阿三，他的感情大受了傷害。孟起司媽媽淚流滿面的在那兒哭，哭來哭去的只吐着一個猶太字是邦猥所能了解的——「愛啲！愛啲！愛啲！」父親的謙卑。孟起司呢，不見了，因爲他把他的衣袂從老婆的手指中扯脫了，他跑到罷工本部去盡他的責任去了。

第二天午後邦猥從班中走出，他在報攤上看見那時常會面的綠色的「後盾晚報」出號大字的頭行捉着他的眼睛：

警察勦滅赤黨的本部

邦猷便買了一份——就好像是做來讓他一定要買的一樣——那內容是早上警察派了一團人攻進被服工會的事務所，勦沒了將近一大貨物汽車的文件，那其中有希望可以搜查得本市產業界的動亂係由莫斯科的赤色革命家所指導所資助的證據。工會的職員都遭了逮捕，那其中有一位定然是謙牟·孟起司，「自認爲社會主義的煽動家。」

九

於是邦猷又有別的工作在手裏了。他不知道怎樣處理的好，爺爺又在往拔拉台士的途中，不能夠和他商量。邦猷走去找爺爺的律師，密司特多里衛，是一位精明的，善於辭令的紳士，他對於赤黨沒有同情，但和別的律師一樣，他的有錢的主顧來找他，他是滿樂於應承的。他打電話去問警廳，得以知道那位自稱社會主義者的煽動家明天便要過審，保釋金便在那時候決定，邦猷須得準備着現錢在手裏，不則便要有兩倍的地皮作保。邦猷說他想去訪問那犯人，多里衛律師便說他認識警長，可以爲他周旋。

他寫了一張短箋，邦猷走到那陰晦的舊的建築去，那在初建來是爲五十萬人口的都市服役的，

現在的人口已經有一百萬了。警長是一位胖子，穿着便衣，滿口私造威士克的酒氣；他請邦猓坐，召了兩位偵探來，便公開的詢問邦猓如何認識謙牟。孟起司，邦猓的思想怎樣，謙牟的思想又是怎樣。邦猓在醜惡的世界裏已經成了熟手，他謹而且慎的說明着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和右翼是怎樣的不同的。在他的話中找不出甚麼破綻，又看在他是一位富豪的兒子，不能夠投進監獄，警長便沒再追問，叫偵探中的一位領着他去看囚人。

所以邦猓對於監獄的情況又算得着一瞥。那舊的建築已經有了龜裂，接連五六任的點驗員都已經下過警告不宜再住人；然而舊態依然，依然是地皮投機家們的貪慾的紀念館，他們是只要租稅少抽，市政的面目是絲毫不顧的。這發着霉的舊建築放出奇臭，你假如留心觀察，你可看見臭蟲在壁上爬。囚人是關閉在一些「塘庫」裏面，那是鐵格子的籠子。一籠有三四十個人，沒有絲毫的日光，也沒有充分的人工光線可以使你看書。這座都市，奇妙地是名叫「安琪」(Angel 天使)的，看來是專門在它的犧牲之中培植惡德，因為牢裏不讓他們讀書，沒有運動或調養，但只許他們打牌擲骰吸香菸——牢子對於有錢給他們送賄賂的人還要賣些威士克和可加因。

在這些塘庫中之一，孟起司老人——坐在地板上，因為這兒並沒有可坐的地方。他好像是很滿足的，他把同監房的人通通集到自己的周圍，聽他說出被服工人的罷工情形，說出世界的勞動者應該團集起來撲滅資本制度。邦猓一到，那老人跳躍起來，把兩手提着他；邦猓趕快的說：「孟起司老爹，

你應該曉得這跟着我來的先生是一位偵探。」

孟起司老爹苦笑着。「不錯啦，我呢沒甚麼祕密，我是一位社會黨員已經做了二十年。我是信仰投票箱的——除非他們是假造，你沒反對投票箱的理由。我在告訴這些朋友甚麼是社會主義，我也想這位先生聽聽，假使他是高興聽啦。我呢幫助了被服工友要求改良條件，我只要一出了監獄我要繼續幹的。」說的話就是那樣。

晚間邦猓打電話給他爺爺，把這情形告訴他。邦猓在常是無論用多用少都可以簽他父親的名字向銀行取款的，但他是慎重着不想濫用這項特權；但是現在他想取出一萬五千塊錢出來，因為他們要想把這老人陷在監裏，陷到罷工了結，他們要刁難要提提高六倍的保釋金。邦猓說，那是沒有絲毫危險的，孟起司老爹是誠實的結晶，並不會逃走。

爺爺在電話口上呈出了一種艱澀的面孔——但他又怎好奈何呢！他的可愛的兒子深深感着義憤，堅持着說他一切都是知道的，這位老裁縫絕對不會是一位蘇維埃政府的密探，要在安琪市企圖着來破壞美國的產業。這些事情邦猓怎能知道，爺爺是礙難想像的，但他從沒看見他的兒子發生過這樣的憤怒，所以結底他承認了，但要多里衛律師遣別人把錢送上法庭去，那樣免得報上又登載邦猓的名字。

十

事情照着爺爺的吩咐執行了；律師的書記走上法庭，回來報告道，囚人們都上了堂，但只沒謙牟。孟起司在裏面。他的案件已經移到了中央，因為發覺了他是俄領波蘭生的人，要沒收他的歸化證明書，追放他。謙牟已經移到縣監獄裏，又是另外一種受着警告的建築，和市監獄一樣充滿着陰濕和霉氣。像這種追放事件，法庭是當成行政事件，不肯過問的，所以這事情拿着已經沒有辦法。民主黨的檢事總長用他排赤的政策想被指名為大總統候補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他所設下的機器不管你有罪無罪依然在製造着悲慘。

這樣的情形在邦猓要算是真的費手了！跑到孟起司家裏去一看，蘿纖呢慘白的一個面孔，在室中踱來踱去，孟起司媽媽呢在哭，在扯着自己的衣裳。連送一句話給那可憐的謙牟都辦不到——他是不准和外面通消息的；真的，他怕已經送上了汽車解往東部去了。到了那兒以後便再沒有甚麼希望——他只好解上一隻船，送往丹啓，從那兒再移交到波蘭的「白色恐怖」的手裏。

邦猓總堅持着定還有甚麼方法可想，於是多里衛律師便再找了兩位更有名的律師——自然用着他爺爺的錢——他們三人便來討論人身保護令，禁止令和其它種種神祕的方案，做了一些呈文，在各級法庭去嘗試，都是無效。在這時候，應着他兒子的狂烈的請求，爺爺破了速度規定由拔拉台士趕回來；他到家時，邦猓和他猶太的女友在前廊上等着他。他們把他拉進書齋去，極力向他開陳着社會主義運動的左右翼的區別，帶着把社會黨出版物經理人的權限也給予了詳細的說明。在這說

明中蘿織流起眼淚來，倒在了梭發上面；爺爺呢，他是比邦猓還要經受不起女人的哭的，走去拍着她的肩頭，說道：「小姑娘，你沒擔心！我要把他救出來，我就遣一個人到紐約去都可以。」

於是爺爺便出去了，飛速地坐上了他的汽車。那時是吃中餐的時候，——不一會就在那天午後三點鐘前不久，謙牟·孟起司坐着一駕街市汽車跑回了他的家門，骯髒地，鬚髮蒙茸地，但却含着微笑而鎮靜，準備着又要繼續他幫助被服工友的工作了！他是怎得出獄的，他絲毫也不知道；縣監獄的牢子釋放他時沒說出理由，謙牟也沒有停留着問個清白。他永遠不會知道，他的女兒也是一樣，因為爺爺告訴邦猓的話是嚴厲地封了口的，是煤油家的一件祕密行動。

「我怎麼幹的嗎？我是招呼了我們的一位朋友，貝恩·施庫特。」

「貝恩·施庫特！邦猓沒想到是他們當年的「租地獵犬」。」

「是的，貝恩目前在國防局任事，我託了他。」

「怎樣託他的？」

「託他？我說一格蘭德。」

「一甚麼？」

「那是私酒販賣者的隱語呢。我給了他五百塊錢，說：貝恩，你去看看把那老猶太人送進了監裏的人，叫他釋放他，弄好了你到我這兒來，我再送五百塊錢給你！」

「那樣幹的嗎！」邦猷說着。

爺爺把他的大雪茄菸吸了兩口。「現在你可以明白了，我們煤油家爲甚麼要鬧政治！」

十一

在把邦猷的政治教育完成之外，另外對於他有一種重要的偶然事件；那是使薇薇·屈羅西得以支配了他的生活。羅士一世就在那天晚上用電話招呼了那位電影的女明星，他說，「你聽我說，薇薇，你怠慢了你的工作！」

「是甚麼意思呢，羅士先生？」

「我的名稱是爺爺啦，」回答的聲音說着，「我的意思是你對於我的兒子我要求你做的事情，你沒做到。他現在又和一些布爾什維克纏得不清，那都是因爲你不十分看管他的原故。」

「但是呢先生——爺爺——我是要想他用功的——我想這是你期待我做的事情。」

「那里，你不要說到他的用功上來的好，那都是幌子，那於他沒一點甚麼好處，而且他也並不用功；他只是去參加社會黨的集會，他和你一道的倒好些。」

「哦，爺爺！」薇薇的聲音中稍稍有點格塞。「那樣在我倒真是再好也沒有呢！我愛他愛得真要發狂了！」

「那嗎，你把他放在你的羽翼之下把他掣抱起來，假使你能夠吏他和一些赤黨脫離，我在我的

遺言書上是不忘記你的。」

俟後邦猯和他的愛人無論白日黑晚都能一道了。她從沒把理由告訴他——否，是她談真話的程度並沒到那樣的澈底！她使他感覺着是因為他自己過於的可愛了，他的男性的自負心以這種說明便得到滿足。她要故意的半推半就一下。「哦，邦猯，爺爺會以為我荒廢了你的時間，他將罵我是一位淫婦呢。」邦猯會答應她，「你真蠢，他曉得我假如不同你在一道，我會去參加社會黨的集會呢。」

他們是那樣的幸福，那樣的幸福！一雙鮮嫩的靈魂和一雙鮮嫩的肉體的陶醉，如飢似渴，顫動着全身的神經！他們的愛情浸潤着全部的存在；一切都好像用魔術點化了的一樣——他們說話的聲音，他們一舉手一投足的姿勢，乃至他們所穿的衣裳，他們所乘的汽車，他們所居住的房屋。他們比翼而飛——接電話的女子為他們的打話疲於奔命，邦猯成為當時盛行的所謂「雙手運轉者」，他也學到取媚教授的方法，時常缺課。他的良心沒有苛責，因為他不是已經由他父親的一格蘭德在社會運動上盡了責任了嗎？再則罷工已經過了，被服工人得到了少許的讓步；指導者們都釋放了，期待着的「莫斯科陰謀的暴露」已經被報紙忘記，也被一般的人忘記了。

薇薇依然還不高興要邦猯到她工作着的攝影所去。因為第一簇的影片，或者不止這一簇；他和他的布爾什維克黨會不高興，他頂好是盡力的拖延要不忙看的好。但是此外的她的時間都是他的——都是一刻千金的時間！管理家政的老嫗時時受着一張五元鈔票，她便會成為聾子啞子瞎子。薇

薇的房間是在平家樓的樓上，樓上就只有這一間房間，四方都是開敞着的，有長春籐盤在窗邊，內部四壁都是白色，真是一座宜人的香閨。在這兒他們兩人便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有消魂的眼淚含在薇的眼中。「哦，邦妮呀，邦妮！我是發過誓不再做這事情的；而我現在才愛得來這樣神魂顛倒，夢都沒有夢想出！邦妮，你假如要丟掉我，那我就只好死！」邦妮把她的恐怖消滅在接連不斷的親吻裏面；另外有句古話剛好可以適用在這兒，行動比口舌還要巧言。

他們的幸福天中沒有雲翳；但只有一點，其大尚不及一位男子的手掌！這一點邦妮是完全不會看見；女的呢時而看了一眼，又趕快把眼掉開。哦，真的，玫瑰花會要長開。

十二

運命的兩隻手，在電影時鐘的表面上旋迴着，又把薇薇的光榮的時刻帶來了。大影片已經完成，她在市中的各處揭示板上又出現一次：「宵摩斯基·蘇培巴社提供，薇沃拉·屈拉西主演，十二卷超等大特作，惡魔之使者，俄羅斯革命的百萬元的哀情劇。」揭示板上所表示的情景是薇薇的拿手好做工，一枚的單衣扯成粉碎，被擁抱在美無可喻的那位年青的美國軍事偵探的手中，偵探挺出一管手槍對着一羣黑髮蒙茸的人們，在那背後現出一些惡煞的外國人的面孔。

不消說報上也在大宣其傳，有一欄無一欄的登着影片，本事的作者，演員和監督，胎脫兒（Hill）的命名者，美術家，裝飾家，化粧師，音樂師；但是大多數的宣傳是關於明星。滿漂亮的年青的煤油王子，

現在是成了密司屈拉西的最親暱的友人的，你想那宣傳部的人還會忘記對於報館記者們給與暗示嗎？這在邦妮是希望着的，或者在爺爺也是希望着的，然而別的一般人都不作這樣的期許。記者們把邦妮圍攻起來，甘媚而多情多感的女眷們要想誘發他的話頭，做着一位電影天中光輝燦爛的女明星的至愛的意中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感觸。有一天有風聞傳播說他們已經定了婚；到第二天來又說還沒；假如他們不肯說甚麼，報館的記者是知道他們所要說的話的。邦妮不肯把相片給他們，他們在街上遇着他便要拍照，他要把臉避開，他們便贈他一個開頑笑的標題：「煤油王子半遮面！」

「惡魔之使者」在格魯布里的百萬元梅蘭乃香劇場作「世界第一」的上演；所謂「世界第一」一次，「你是知道的，在南加里弗尼亞省是盛大的社會事件。探海燈探照着雲霄，花砲在空中迸爆；紅光把街衢照成地獄一樣，百萬元的梅蘭乃香人在他們袒着的肩膀上所扛舉着的拱廊有燈彩照耀如同白晝。羣衆聚集在街頭，強盜會成羣的在滿街跋躓，因為警署的人手要總動員起來為電影明星開道，走到他們的限定地點，從他們輝皇的一萬元的林半星車，橫過街側，通過拱廊，走進百萬元的大門。彩光照耀着他們，有十一二架的電影機迴轉，花砲磕沖一聲飛上，羣衆狂歡得波蕩起來，閃動起來，哄鬧起來。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決不會有過這樣的光榮；人類的眼睛決不會看見過這樣莊嚴的演藝！山匠和獵師為取索這些皇后身上所穿的貂鼠銀鼠不知死了多少人在北極的冰原；潛水夫為取她們所

帶的珍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鮫魚吞食葬身在那赤道的海底；礦夫爲取掘她們的金剛石不知道在崖下摔死了多少人；化學家爲要調製她們的化妝品、染料，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爆發成了粉碎；刺繡的女子爲要在她們脚跟上的絲襪上繡着鮮花，不知道用瞎了多少眼睛。一切的這些便集中在這片時的光榮的進行曲上——她們的頭要高昂，眼要驕慢，你會以爲奇怪嗎？羣衆要簇湧，要胡亂的衝動，女人們要擠得斷氣，救傷車要響着鈴子飛馳，你會以爲奇怪嗎？

在劇場內部，在百萬元的梅蘭乃香人之一的頭上有一架大的煤話筒（Megaphone）；凡是有大人物下車，一種蠻大的聲音便把他們的行動傳達給場中的觀客。密司特胥摩斯基隨伴着他的夫人同來。「密司特胥摩斯基走過拱廊了。胥摩斯基夫人穿着一件藍色的觀劇緞袍走着花邊，是法國渥娃新社的製品，夫人才從巴黎帶回來。胥摩斯基夫人帶着她的有名的金剛石的波斯頸環。兩夫婦現在進了劇場。胥摩斯基夫婦現在停着脚在和雅可布·格魯布里夫婦說話。」

就這樣接一接二的報告，場中人便歌動復加歌動——直到後來，恰好在八點三十分的神祕的時間；本晚的超等特別的大感動到了。

「密司薇沃拉·屈羅西下了車了。密司屈羅西是隨伴着她的朋友季·亞諾德·羅士二世，加省，拔拉台士，羅士二世油田的發現者兼繼承者。密司屈羅西走過了拱廊了。密司屈羅西穿的是極高貴的貂鼠皮袍；他的拖鞋是白緞子做的，裝飾着真珠。她帶着一串真珠頸環，一串真珠髮圈，都是季·

亞諾德。羅士一世的贈品。密司屈羅西和密司特羅士二世進了座場，在和宵摩斯基夫婦，格魯布里夫婦握手。」——這樣接續着，直到密司屈羅西與密司特羅士二世就了座，電影便自由地開場了。

十三

於是邦現便觀覽着那張俄國片子。他的愛人是一位大公的美貌的新嫁娘；那些姿態，那些接吻，那些愛情的消魂蕩魄，凡她在她自己身上所表演過的，現在是滿慷慨地給與一位穿着軍服，帶着許多寶星和官階的，堂皇的，鬍子尖尖的人物。這位人物雖然傲岸，但是心地高潔，他的大公妃也就是仁慈的化身；哦，你看她所慈愛着的一些農民，那是怎樣溫順而可愛的農民！他們是怎樣甘脆的尊敬長上，怎樣怡和的跳舞昇平，聚集在大公夫婦的車後鼓舞歡呼投擲花朵！那是一個優美的幾乎是牧歌的世界——你真的會要疑惑這樣的世界究竟真的在世界上存在過沒有。

在這裏面只有一件事情不好，那是有一團祕密的叛黨；都是橫七歪八的猙獰的面孔，有的是亂髮蓬蓬，有的又帶着大框眼鏡，有的又滿嘴的黑鬍子如像鋼針，在馬靴裏面插着匕首。他們聚集着在幹無政府主義的宣言，打算誘引那些義皇盛世的農民；在造炸彈要去暗殺那心地高華的大公夫婦。他們在酒場裏濫酒，就在大家的面前，他們要把婦人們扭着調戲。這些傢伙沒有幹過的壞事可說沒有，他們的領導者，有一個耗子面孔，有一雙猩猩的手，這使最愚蠢的人看了都很明白，爲甚麼這場影

響叫着「惡魔之使者」。

其次是來了那位年青的軍事偵探，收拾得滿漂亮，剝削得滿光滑，行動得滿機敏。他的職務是帶着一些美國大使的消息送到美國海軍，隨後是要把大使的財寶由布爾什維克黨的手裏救出。因為在俄國出的事情你是明白的——那一羣面目可憎的叛黨起了事，把政府推翻了，以慘酷的非刑殺死了那位傲岸而正直的大公。自然大公妃是那惡魔之使者所特別需要的；最初是把她圍在城裏，把城門打破，年青的軍事偵探那位英雄掩護着她由東室逃到西室。流彈飛來打傷了他的面孔，有鮮血流出，但是他挾着她從城上的窗眼跳出，跨在馬背上逃走，逃走着在那常見的俄國的歐加里樹所掩覆着的羣山萬壑之中。

不久他們在聖比得堡遭了逮捕，惡魔之使者把他的魔手加在薇薇身上，把她身上穿的單衣扯成粉碎，就恰如那揭示牌上向你約束過的光景。但在這兒那英雄坐着摩托卡來了，他把暴徒遏抑着；在這時薇薇用手在背後向那英雄的一位友人打算用暴徒的炸彈向暴徒們投擲的做了一個暗號——你能夠想像得出比這還有詩意的正義的行動嗎？薇薇和她的救主逃走起來，這回是用的摩托卡，在那常見的俄國的混凝土的官道上，通過那常見的聖比得堡郊外的羣山，來到奈瓦河畔，在那兒的歐加里樹叢中藏着有一隻快艇。又來了一次猛烈的追跡，結果是這一對死活關頭的人遭人逮捕，薇薇的單衣更被惡魔之使者扯得厲害。

但是——不要擔心——在那最危險的時候美國的海軍到了，那是在世界大戰中美國人保留

在奈龙河的整飭的全艦隊。國旗在微風中飄颺，軍樂隊奏着國歌，百萬元的觀客都爆發出熱狂的歡呼。從軍艦上開出了一隻小艇破浪前進，惡魔之死者吞了一個炸彈在口裏跳進水裏去了，薇沃拉。屈羅西和那軍事偵探立着擁抱着在一種姿勢裏，那是邦猓慣熟悉的姿勢，也是百萬元的觀客們所一樣熟悉的姿勢。

在這全佳話表演着的時間中，邦猓是得着了一種特權握着那女主人公的纖手的。有一次她靠在他的肩頭上，低聲的問他：「還不很壞罷？」他的回答是：「那是超等的作品，很好賣錢。」這是薇薇用來對待安拏婢兒的方式；邦猓覺得自己的手被她加緊的握了一下。他那樣回答真是又聰明，又有情誼。

十四

銀幕暗黑了，歡聲消逝了，燈光輝煌了起來，電影世界集到薇薇·屈羅西和社主胥摩斯基氏，監督通迷·巴烈和一切列名在這簇名劇中的人物，的周圍。在握手，在拍談；羣衆在這時便圍集着，呆望着這些交際——劇場在這「世界第一」之後很不容易空出。應接室的羣衆，拱廊下的羣衆，依然在由警察來彈壓着——很多的人在那兒站立了三個鐘頭，爲要看他們所捧場的名角出來。

薇薇和她的愛人和這個人應酬着，和那個人應酬着，在一些被觀客們觀仰的最後的一隊人羣中走了出來。邦猓看見了很多他認識的人，在其中有一個面孔是他所不會期待着的——那是蘿纖

孟起司！她看見他，他也看見她看見了他；在這位年青的理想家自然立地便生出了一項社交的義務，他是不可把機會失掉，待她要與對待別人一樣。蘿織，一位貧窮的工女，而且是有階級意識的，滿寒村地穿着一件襤褸的外衣，戴着一頂褪色的不入時的帽子——蘿織是絕沒有想出他要在這豪華的人們中輕賤她的！他筆直的向她走去。「密司孟起司，你好？我沒想出你是一位電影迷啦。」

「我不是的，」她回答着。「但我是要來看他們把俄國革命作怎樣的解釋。」

「這在我們沒有甚麼可取，」邦猓說着；她也冷淡的回答着，「是的，沒有絲毫可取。」

他是想和她說一番話的，但不好就在這兒。他問道，「我好不幫助你找條路出去？」一轉身就好像要在羣衆中找出路的一樣。

但是就在這時候薇薇來了！和着圍繞着她的一羣偉大人物出來，每人都把最大的讚詞傾倒在她身上，她所真心關懷着的有一件，那便是邦猓——她是不高興和他分離的！這位年青的理想家的義務自然立地又困難了一層。他必定是不會不願意把他寒村的工女友人介紹給那位貂鼠真珠的豪華淑女！「我來介紹密司薇沃拉·屈羅西，」他說着。「薇薇，這是密司蘿織。孟起司，大學中的我的同班。」

同樣在薇薇的義務上也是該得和藹的。「哦，密司孟起司，你好？」她伸出了手來。蘿織並沒去握她的手，只僵直挺挺的立着，回答道，「你好，密司屈羅西。」在邦猓是知道她的，覺得她的聲音硬直；但

薇薇自然是不知道她的聲音所含的意義，那不握手也很容易了解，因為和當晚電影界中最大的人會了面，不免有點羞澀。薇薇依然和藹地，她攀問道，「你覺得今晚的影片怎樣呢？」

邦妮聽着了那個問題——那比惡魔之使者所曾經製造出的任何炸彈還要危險！他在幹亂着的心中要找些話來說——「密司孟起司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和我一樣」——就像那樣的話；但是在他還未動舌之前，羅纖迅速地堅決地回答了，「我以為那是在電影上看見過的最有毒的東西。」

這怎麼也不會誤解到是羞澀或者其它。薇沃拉·屈羅西凝視着這位驚人的怪物。「哦，真的嗎，密司！」

「真的啦，那幫助湊成了這簇戲的人們有一天在他們的良心上總要染着一百萬青年們的鮮血的。」

邦妮插進話頭來，「你聽我說，薇薇——」

但她把手來抑制着他。「你等一等！我要請問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我說的是這場影戲是要我們和俄國開戰的宣傳的一部份，一位女人在這樣的作品中演着重要的角色，那是我們女界中的恥辱。」

薇薇圓鼓着雙睛，臉上跳出怒氣來。「你這妖精！」她叫喊着，把手掌射出去，霹的一聲在羅纖的

臉上一個耳光。

在這恐怖的一瞬間中邦呆呆的立着；他看見羅的臉打紅了，眼淚湧出了她的眼睛；接着他跳進兩人的中間，把薇的手捉着免得她再打二下。「不好，薇，不好！」一位肥胖的巡捕走來塞在雙方對敵的當中，羅向人羣中消逝了——一切的人都在往前跑，事情自然也就容易了結。在這混亂中，邦留意到了一種討厭的東西——一位年青的人走來扭着問他，「是怎麼的？怎麼一回事？司屈羅西。你遇着甚麼事體？鬧的甚麼亂子啦，巡捕駙爺？」邦向薇的耳邊私語道，「快走！那是新聞記者！」他捉着了她的臂膊，從人衆中逃去。

十五

坐在邦運轉着的他們的汽車裏面，薇低聲的說，「那女人是誰！」

「她家裏是猶太人的縫衣工人。她的父親是遭過逮捕的——我在前不是對你說過嗎？」

「哦！是那個小女兒！」

「是的。你聽我說，你是犯着了她的階級意識。」

薇把牙齒咬緊着。「哦，那樣的怪物！」

「但是呢薇，你沒忘記是你先問她的感想的呢。」

「哼，那樣的傲慢！太豈有此理！」

「但是呢，薇薇，你有權利發表你的意思。你不許她有同樣的權利嗎？」

「邦猊！你在維護她啦！」在他尚未回答之前，她大發雷霆的叫着：「我恨死那些人，我恨死他們！他們醜態，卑鄙，嫉妬——他們只是想著要把我們用血汗找來的錢搶去。」

好一陣沒有聲音。邦猊運轉着；薇薇再開口時，是問他：「你要往那兒去？」

「沒忘記胥摩斯基的晚餐會啦。」

「不，我不去赴晚餐會，我已經氣飽了。你把我送回去——筆直。」

他服從了；她一到了平家樓，便飛進房間裏去。他跟着她，看見貂鼠皮袍脫在地板上，薇薇是倒在床上的，絲毫沒顧慮着她身上的最值價的羅衣。她在哭得抽不過氣的光景，邦猊說道：「我們便算破滅了！」

她突然坐了起來，兩眼蒙着眼淚，伸出了兩隻手來。「哦，邦猊，邦猊，沒要殺了我們的愛情！我們沒像別人一樣口角！邦猊，他們那些人高興要說甚麼，我是不管的，我不再掛在心上了！我要向那姑娘謝罪，我要讓她足踐我，你叫我做甚麼便做甚麼！但是呢，啊，我們不要就不肯相愛！」

邦猊看見薇薇的號哭這才是第一次；這在保護性成的男性自然要生出一個大的印象。他把她抱在懷裏，不管她是涕泣漣漣，也不管自己身上穿的是最值價的夜會服。他們的愛火又燃起來了，他們的不快便融解在這火中，他們宣誓着任隨海枯石爛都不讓他們分開。

他們互相擁抱着睡了好一會，薇薇低聲的說：「邦妮，那姑娘在愛你呢！」

「哦，笑話，薇薇！」

「你怎那樣說呢？」

「她從不曾有一絲一毫的表示。」

「你曉得怎麼叫表示？」

「但是呢心肝——」

「她自然是在愛你的！邦妮，像你這樣的人誰個會不想愛你？」

要辯是不值一辯的。那好像是女人們的一種特性，她們總是相信着別的女人是戀愛着自己的男子。他把亨蓮塔·亞緒烈的事情告訴薇薇，薇薇也說亨蓮塔是失了戀，只是她的階級的自尊心的過着，沒對他說出口來。同樣他把露滋的事情告訴她，她也說這位可憐的村姑娘在鏤心刻骨。她之所以對於兩位煤油工人的求愛全不在心，便是這個原故，並不是她在關心着保羅。姊妹對於弟兄是沒那樣關心的——否，那都是假話！邦妮記得白諦是這樣的主張；奇妙到十足的，是歐尼絲·華特在前也這樣說過——她之恨他上拔拉台士，這也是一個理由。邦妮得到了一個決議，凡是對於女人最好是沒說到別位女人的事；假使是能夠免掉的，特別是不要介紹！

清晨到了，報紙在他們的房門外。他們穿着絲的寢衣坐在床上便在貪讀——否，不是貪讀的那

「世界第一大」的詳細的記載，記載到了女人們的詳細的穿着——那是後手讀到的。第一眼他們跳到的是這個標題：

電影女星在應接室中毆打情敵

登出來了！報館記者沒法把真實的情形探出，自不免假定出了一場羅曼史，銀幕界的另一種三角戀愛！他對於這位世界馳名的明星竟大弄其筆墨，明星在她的光榮的時間中手挽着年青的煤油王子——這位人物是有不少的風流話纏繞着的。明星看見了他離開了自己的旁邊，走去找了另外一位女性，於是便醋海生波，衝上前去打了那位女子的耳光。又有一段安琪市警廳的通尼·列培爾警官的談話，那是塞在了兩位如火如荼的情敵中間的。明星痛罵她的情敵，警官顧着禮儀，不肯把那話重訴出來。「但是我是可以說的，」警官在向著世界發言，「她的確是很厲害的打了一掌，那位娘子。假使我敢於那樣打人，我是決定要受撤差的處分的。」

十六

邦妮在同一天又在校庭內遇着乙造，她的臉打青了，眼睛打黑了。「密司特羅士，」她很快的開口說，「我要告訴你，我昨天說過的話，我很難過。」

「你沒有甚麼難過的，」邦猓回答她。「你說的是真話。」

「我是曉得的，不過我不應該把那樣的_話對於你的一位朋友說，你是很爲我盡了力的。只是因爲那簇片子使我太憤慨了。」

「我是曉得的，」邦猓說。「密司屈羅西要我告訴你說她昨天的動作真是對不住。」

「我曉得是你使她道歉的。不過我並不介意——我們猶太人常常在捱打，我們工人們也是一樣，階級鬥爭不告終結，我們是還有飽打要捱的。她所永遠不能賠補的一種真的傷害——是那簇萬惡的影片，那要毒化一般民衆的精神——毒化幾百萬又好幾百萬。對於那個傷害她無從辯解。」

這正是在這場鬧攘中，在邦猓的意識的背面所沈潛着問題的一面。「那簇影片我沒有好話可說，」邦猓回答着，「不過我想你對於密司屈羅西也當得酌量。她並不明白俄國的情形，不像你我一樣呢。」

「你的意思是說，她不明白從前舊俄羅斯的萬惡的虐政——沙皇時代就是恐怖的別名的嗎？」

「是的，不過還有——」

「她不知道，她所作爲罪人表現着的那些人們曾經爲着他們的主義關在沙皇牢獄裏呻吟過的嗎？」

「她說不定是不知道的呢，密司孟起司。一般的人只讀着美國的報章和雜誌，那是怎樣的無知，你差不多是難於想像的。」

「好的，密司特羅士，你是知道的，我並不是一位布爾什維克；不過我們須得擁護俄國的工人以抵禦全世界的反動。那簇影片是白色恐怖的一部分，表演那簇影片的人們是正確地知道他們的作用的——他們的作用剛好就和要打破我哥哥的頭，要把我父親丟進監裏是一樣。」

「是的，」邦妮說着，「不過你要了解，一名女優是不會做劇本的，她所演的脚色也不容她有甚麼商量啦。」

「啊，密司特羅士！」蘿織的面孔表示一種憫笑，「她一定是那樣告訴你的，而你呢對於人總是作善意的解釋！好，那嗎我要把我所想的告訴你，說不定你以後或者不會和我再談話了。一位能夠表演出那樣的影片的，那不是甚麼，只是一名倡伎，事實上她是受着高價聘請着的，那愈見使他出醜。」

「哦，密司孟起司！」

「我知道，我這話很不中聽。但是那是一簇殺人的影片，那女人是知道得很明白的別人把錢來買她，把真珠，皮外套，絲羅衫給她，把她的面孔登在揭示板上，登在一切的報紙上；她受着報酬——在前已經不僅受過一次。她的私生活是怎樣我不知道，密司特羅士，但我敢說，你假如去調查她的底細，她從一十八重的地獄昇到她現在所位置着的九重天的宮，你會知道她是在賣她自己，和她的精神

在出賣的一樣，肉體也是在出賣的！

於是邦猊便決定了。他心裏暗中計畫着的，想使薇薇·屈羅西和蘿織·孟起司二人會面，讓好互相了解的事情，是須得以延期爲是！

第十五章 假期

在這年的夏季和秋季，爺爺和費龍·陸士可擔負着一項重的担子——他們是要幫助改換美國人的頭腦。大總統的爭奪戰正在進行着；胆大的煤油家公然選定了候補者，現在須得完成這項工作，要說服一般的投票者，使他們知道他是一位偉大的崇高的政治家。他們自然也要提出這項費用，那要達到五千萬，這話是邦·魏從拔拉台士和修道院中的談話得來的。這實際上比登錄出的要多得幾倍，因為費用都是要經過地方上的非公事機關的手裏。這錢的來路是政府所保護着的大產業機關，大公司，大銀行——一切可以從政府得到甚麼權利的人，或者是可以由政治家剝削的人；這種手段便叫着「榨油」。要想爭奪着這項大的錦標的煤油家們，對於各級的運動委員會，縣的，省的，全國的，自然是搖錢的目標。爺爺和陸士可受着夾克·柯斐，受着省部的老頭子們的訪問，由他們的口中聽出不少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危險的話。

必要的是要使一般美國人知道民主黨的過去八年間的執政是耗廢，腐敗，拙劣，糊塗——那倒是很容易的事體。但還有必要的是要使一般知道由上院議員哈定所主持的政府一定會更好——

那倒是不很容易的。自然，運動委員會的主席總要把當選的困難說得過分一些，因為經過他們手裏的錢愈多，那進腰包的錢也就愈大。在那選舉要臨到終結的時候，邦猓滿高興聽見他的父親在大賭其咒了。說他該得聽他兒子的話，把國運讓給肥皂業者去擔負，他們為支持伍德將軍費了好幾百萬塊錢的！

奧海沃出身的上院議員是一位高長的，堂皇的，面孔正經的人物，他的活動是報章上所稱述的「前廊上的選舉運動」。那是說，他不去遊說，不去訪問人，只是受着杜魯司的畜料商號，與沙沃安米的一篇有力的演說，那演說稿子是費龍·陸士可所選擇的祕書寫的，在前一天便交到新聞通信社去，那樣便由電報打到各處，同時有五千萬的報紙在第一面便登了出來。那是一座滿龐大的宣傳機關，操持着的人們都是要失掉不少睡眠的。然而這位候補大人決沒有睡眠可失，他時常要保存新鮮，冷靜，不動心的態度；這種態度他是很可以澈底的，因為擁立他替他出錢的大實業家們，該指導他怎樣做，是決不會荒疏。

邦猓現在是居在莪嶺普司的高峰，如像一位神祇一樣俯瞰着可憐的人間世的擾攘。爺爺和陸士可把甚麼事情都告訴他——因為常識終久要得着勝利的，他終會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有一種哲學，那對於躊躇和懷疑把他們保護着就像一套堅甲一樣。國政是該由有錢有頭腦有經驗的人操

持的；大衆既然沒有充分的意識配來自由操持着這種權利，那大衆便應該捱竹槓。「口號」造了出來，返覆幾百萬遍乃至幾萬萬遍，釘進他們的腦子裏。那是一種技藝，知道這技藝的有專門的人，你要出錢來酬報他們——但是，唉，這報酬就要你的血汗！

龐大的選舉運動告了終結，結果是一千六百十四萬五百八十五名的美國人通通捱了竹槓。上院議員哈定比民主黨的候補者多得了七百萬票，這是自有美國歷史以來的最大的多數。於是羣衆在滿街上歡呼，富豪們在華奢的餐館和俱樂部中慶賀着，每個人都喝得一個狂醉。是的，就連費龍·陸士可都吃醉了，因為安拏婢兒喝得太醉沒有禁止他；薇薇·屈羅西違抗了她的醫生，爺爺忘記了他的決心，便是邦猊也醉得來替自己的理想主義担起心來了。人是一種羣居的動物，衆人皆醉已獨醒是很難辦到的事體！

二

聖誕節到了，鶴鶉的聲音從拔拉台士的山上叫出。油田裏已經不多了，但在鄰近的地面還很豐富，歡迎煤油王子和他的老王去打獵。你一旦離開了油槽的光景，煉油廠的臭味，一望都是錦繡的鄉村，一望都是清潔的天空和金黃的落日，你可以從你的血液中把密造酒的毒素消掉，從你的神魂中把不愉快的記憶丟開。在這些岩石嶙峋的小山上闊步着，呼吸着神妙的空氣進你胸中。人類有一天總要學得到幸福的那種想頭，不會是不可能的！

這次的訪問和一件重大的歷史的事件同時，那事件使拔拉台士的雷名蕪遍了加里弗尼亞省的全境。主的預言者，弈里·瓦特金士把地代已經交清，他在安琪市的聖堂可以建立了起來，他便回到他童時的故鄉來祝賀這項事件，他回到了第三的天啓由那兒開始交付到人類來了的那座小小的破舊的教堂，在那兒舉行了一件他自己發明的新奇有趣的法式，叫着甚麼「聖經馬勒竦」你要曉得，弈里在報上讀過一些關於馬勒竦競走的記事，雖然他並不知道這個字的意義，但那有羅曼諦克的發音，他的性癖是愛用奇字的。於是拔拉台士第一使徒教會的弟子們便聲明出「聖經馬勒竦」的意義是要把主的聖書一直讀下不許中斷；讀法是用輪流式的，用一小組人在教堂中晝夜不斷地繼續讀着，一個人的聲音繼續着別一個人的聲音，不管油井的吸筒怎樣地在外面響着，這種神聖的工作要不斷的進行。

這是大的魔術。不僅歌動了一般的信者，帶了不少的羣衆進市來，把報館的注意也吸引着了，報館都派了訪員來記載這個事項。很多的新的奇蹟表現了出來，很多的拐杖掛起了；在這儼張的當中，主又顯示了他的慈惠的一種新的證明——弈里對外面聚集着的羣衆說教，說在主的御名之下，假如這次的讀法完滿了，全能全智的上帝要使其餘的寄付金都繳納出來，安琪市的聖堂要在一年之內完成。俟後這場「馬勒竦」自然沒有停頓，這場劃時期的演藝費了四日，四小時，十七分，四十二秒又四分之三秒——於昭乎聖哉，赫烈魯雅，讚仰上帝呀！

邦現看見那叫着幾千人光着頭，仰着面孔，頭上有探海燈照耀；因為奔里已經有了錢，他利用這東西來作爲收攬聽衆的效果。他的「銀樂隊」高據在一個月台上，有電燈照耀着樂器放光；預言者說完詰誡之後把手一揮，音樂隊便吹奏起古調的聖歌，羣衆便迸發成一種大大的合唱，搖頭擺腦，于舞足蹈，他們的靈魂蠕化成了榮光，眼淚水流在頰上。

聽衆中有很多煤油工人的老婆，這些老婆們要哀願，要祈求，要勸諭她們的丈夫去信教。在拔拉台士那樣寂寞的地方可供男子做的事情有限；有一家下等的影戲院要算是唯一的娛樂機關——而這兒有輝煌的電光，有銀笛，有天樂，一切都不收費——而且還有一個萬一的機會可以進天國！許多的工人便「陷進去了」，那是不足怪的，保羅和他一黨的叛逆者堅持着說是雇主們在這危險的時期把奔里雇來搗亂的，他們這時候正在努力着要維持工會。邦現覺得這種觀念未免失諸誇張——然而他也想到他父親給了奔里的五百塊錢來！同時他也想到費龍。陸士可在修道院裏說過的一句話來——「只要他們讓我們有煤油，那他們儘可以在天國裏吃牌糕。」安拏婢兒聽着發出了一聲驚叫，「咋咋，費龍！你說出那樣的惡話！」因為安拏婢兒知道天上的權威是嫉妬的，幾時會有慘酷的報應要來。

「吾必理事」也想鼓舞着他們黨員的復活的精神，也在借用唱歌的力量。但是在「榛莽」裏唱的歌聲，比較起奔里的銀喇叭的蠻吹，羣衆的聖哉的狂叫，真是微弱。廠主決不會資助「吾必理事」

那你是可以保險的！他們派了他們的執達吏，和二三十位執達吏的代理，帶着裝實好了的散彈銃，襲擊這些叛徒們的陣地，把他們十一個人載在一駕摩托貨車上，趕去把他們關在了縣的監獄裏。邦猯父子一到了山上，邦猯便不能不聽到奔迭·皮維特的悲劇了。皮維特是保羅的朋友中之一，他是走下聖奔里多去問各人的保釋金要多少，因此便犯了嫌疑，說他是非法組織的團員，也把他關起了。他實在並不是，但你有甚麼方法證明呢？

露滋把這話告訴邦猯，要他問爺爺好不好用錢去把他保釋出來。邦猯該記得那位有黑頭髮的年青人罷，人很和氣，面目很清楚的？是的，邦猯記得他。那嗎，他是和那猶太人的裁縫一樣的誠實可信，在那可怕的地方他們給他吃的東西又滿都是蟲，朋友們甚至連一床蓋的毛毯都沒有。他們是規定着要送到聖坤庭監獄裏去的，從那兒出來的政治犯，有一位保羅認識，哦，那最可怕的一些消息——露滋說着便有眼淚流出來，說他們怎樣的把囚人趕進黃麻工廠去做工，那棕色的粉末吸滿一肺腑，接着便會得咳嗽病，那和宣佈死刑是一樣。假如你支持不下那番工作，他們便要鞭打你，投你進「洞」（懲戒室）——你想你認識的喜歡的人才要去受這樣的罪！

邦猯認識聖奔里多的執達吏，也認識那兒的檢事，他知道他們都是爺爺指名的，能夠命令他們。但是他們在保護煤油公司，爺爺怎好去干涉呢？他肯得罪羅士聯合的別部分的管事，經理，董事們嗎？否，他斷然是不的！邦猯所能做到的，只是送兩百塊錢給露滋，好拿去供獄中人的食饌。他轉回大學繼

續他的學業去了；而在他的內心是有一個「洞」，他的良心把他拉了去，抗辯也無效，反對也無效，把他投進去了，一道鋼鐵門發出一聲可怖的聲音在他背後掩閉了。是的，邦猷就要上那窗邊有長春籐，四壁粉白的香閨裏去，就把他情人的暖玉溫香抱在懷裏的時候——就在那時候監獄的門也要響，他是和着「階級鬥爭的囚犯」一同關進了縣監獄的一座牢房！

三

在大戰期中爲要維持煤油產業的和平起見，政府設立的「煤油委員會」聽從了工人們的哀願，算是取了一種持平的態度。但是現在戰爭的記憶快要消逝了，煤油業主強硬了起來不願受「外來的」支配。每人能自由如意的操持自己的業務，這不是美國人的基本權利嗎？戰時工價高漲，戰後想把它減跌下來，這有甚麼奇怪？各處的煤油家有的要抗不執行「煤油委員會」的命令；有很長久的論爭，事件每每鬧上法庭，在這期間工人們發出抗議，發出警告，每個人都覺得危期是遇到臨頭了。

季·亞諾德·羅士在前本是小資本家的一員，邦猷所能做的事情只是觀望形勢。但是現在他是高坐在莪嶺普司山頂上了，他在看着運勢的造成。煤油業主公會由他們的執行委員會，費龍·陸士可是執行委員之一人，達到了一個決議，一方面不服從煤油委員會，一方面也不把工會放在眼中，聲明了一項油業上的新的工銀規定。這規定的決議案有一張在爺爺的手裏，那平均算起來比較起現在的工銀要低減百分之十。

那是要逼成一個劇烈的鬥爭的，邦猓不免過於擔心，他沒同他父親商量，逕直便去向陸士可陳情。這因爲是一件業務上的事情，照着慣例是該在事務所裏會面的，於是邦猓便打電話去通知陸士可的祕書，請求指定一個正式會面的時間。

大人物坐在他的平坦的大紅木台前，照着通行的迷信，桌上是沒有片紙隻字的。那個情形好像這位產業界的甲必丹除掉向這位大學生微笑，談談他們倆的情婦的閨闈外，沒準備有甚麼事情的。但是邦猓却開口說道，「密司特陸士可，我來會你是要談到這回的新的工銀規定的。」在一閃光中微笑在大頭目的臉上消逝了，甚至他頰上的脂肪都好像已經消掉了的一樣；假使你以爲他不過是一位和氣和滑稽的合體，那你在此時正該是改正錯誤的時候，你邦猓固當如是，一切反對美國制度的別的叛徒們都當如是。

邦猓隨述出工人們的感想，和那醞釀着的當來的亂子；但是陸士可止着他。

「你聽我說罷，金牟二世，省得你費氣力。工人們所說的甚麼話，還有那布爾什維克黨在怎樣教導他們，我都知道。我每禮拜都有祕密的報告到手。你的朋友，如像通牟、亞克斯東、你的保羅、瓦特金士、你的弈迭、皮雅特、你的白德、施東訥、你的杰克、杜剛——我都知道，你所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訴你，而且還有些可以使你吃驚。」

邦猓正如陸士可所期待着的一樣，受了驚愕。

「金牟二世，」陸士可接着說，「你是一位聰明的小朋友，這些百無意識的事情你將來會丟掉，我來幫助你努力——我可以替你節省得許多災難，你的父親也是，他是這世界上的好人物。我在這世界上比你多活了三四十年，你所不知道的我知道得很不少，但你將來總會知道。你的父親和我們其它的同輩，我們在幹着煤油事業，我們能夠幹到現在的地步是因為我們是內行，這是實在的事情啦，唉，並不是甚麼空話。但是有別的人想要來打倒我們，你想他們所幹的事情只是刁唆工人，要他們搗亂——但是你讓我告訴你，小伙計，我們費手的事情還多呢。」

「是的，密司特陸士可，但那是在題外——」

「對不住你啦，那正是本題。我們推開窗子談亮話——就如我是坐在你的布爾什維克黨的討論會裏面我在向你說。他們是想從我和你老頭子的手裏把產業奪過去，是不是？」

「唉，他們想到將來的結局呢是——」

「好，就是那樣。在我自己的想法，我在目前便要防止那種結局。並且我告訴你，假如有那樣的笨伯以爲一面用着我的工錢，一面便可以準備打搶我，他那種想法是錯了；假使他們陷到了聖坤庭的黃麻工場裏，他們不要亂想我可以出錢去保釋的。」

這一彈打中了中心，費龍·陸士可筆直的看着邦猊的兩眼。「金牟二世先生，那些傢伙向你吹噓的很中聽的一些理想主義的文句，我都知道。那都是甜而又蜜，爲的是全人類——但那些不過是

他們釣鈎上的釣餌，假如你聽見他們在你的背後發笑，你可以知道你是受了利用的，我所告訴你的，是在開火之前你最好是走到你自己的防壘的一邊。」

「密司特陸士可，將來會要鬧到開火嗎？」

「那要看你的布爾什維克的朋友們說話。我們要想找我們所要的東西，他們要打算從我們搶去。」

「在大戰中我們需要煤油工人，密司特陸士可，我們是和他們約束過的——」

「對不住，小朋友——我們並沒同誰約束過！那只是瘟不死的馬面孔的善婆婆大學教授（指威爾遜）替我們幹的，那種瘟事情我受夠了！我們找了一位事務家來做大總統，我們要依照產業的方針來統治美國。我向你打句私話，像買賄工會頭目的勾當我已經幹夠了，我要想出一些更省事的辦法。」

邦視驚愕了。「這話是真的嗎，密司特陸士可？你有工夫買賄煤油工會的辦事人嗎？」

費龍把身子在桌上掩過幾英寸來，把次指伸出來指着邦視的面孔。「小朋友，」他說，「你記着這一點：我能夠買賄工會的職員，就如像我能夠買賄政治家，買賄其它甚麼瘟團體所選舉的他們的領袖。你腦精裏面想的甚麼我是知道的——這兒是一位老看牛匠，沒有絲毫優美的理想，他有不少的錢，以爲他想幹甚麼便可以幹甚麼。但是，小伙計，那是題外的文章——那是因爲我的腦髓知道找

錢，而且我會用我的腦髓。錢不是勢力，要流用起來才是勢力，我能夠買賄勢力的原因是因爲人們知道我會用錢——要是不然，唉，那他們便不肯拍賣給我。你懂到麼？」

「懂到了，但你把勢力買來做甚麼用呢，密司特陸士可？」

「我是在找煤油，把煤油掘到地皮上來，精煉了，凡肯出價錢的人便賣給他，世界在需要煤油的期中，那便是我的工作；到世界不要煤油也可以維持的時候，那我又會幹別的事情。有甚麼人想來參加這項工作的，那請他來像我一樣幹，流點汗水，做工，來幹這項玩意兒。」

「但是啦密司特陸士可，那對於一切的工人並不是可以見諸實行的忠告。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爲一位煤油家。」

「不然，小朋友，你說那些傢伙幹不來——那只是他們缺少頭腦。其餘的人該得做工；假使他們在替我做工，那他們便有好工錢進手，不管我找錢是怎樣的艱難怎樣的費心，他們在每個禮拜六的晚上都有錢進。但是假如有些胡說白道的傢伙，要挾到我和我的工人中間來，說我不把錢給他，工人便支配不動，你看我會說甚麼話？哼，送他媽到黃麻工場！」

四

從這場會見中邦猊所帶着走開的是費龍·陸士可的最後一番話。「小朋友，你的父親是一位病人，你不明白嗎？你和他是再同住不了好幾年的，總有一天等你醒來，覺悟到你對他幹了的是甚

麼事體的時候，是會太遲了。那位老人他在這世間上並沒有甚麼想頭，只一心想你得到一些好日子；過你要高興說那不勞煩他那樣作想，要說你儘可以說，但他是就靠着那個想頭活在世上的。而你現在——你要向他的生活上吐口瀆！是的，就是這一點，我現在替你揭穿。一些忘八羔子滿口的以為只有他們有理想，只有他們有權利，凡是那老人幹的事體沒一件是好事體，都是彎曲的，骯髒的，那些傢伙是在嫉妬他，因為他們幹不出好事情，也從不想幹。假使你以為那老人並不感覺到，假使你不知道那是傷了他的心——好的，你把我的話記着，你睜開眼睛來看，沒等時候太遲了。假使你要輕蔑你父親找錢，那好的，你等到他死罷，到那時錢總會是你的。」

於是那邦便退出了事務室，他想的不再是煤油工人的困難了。爺爺的健康那樣壞，是真的嗎？沒有甚麼方法可以使他不要那樣勞苦嗎？羅士聯合要掘一眼新井，無論是在樂波斯河，是在拔拉台士，是在畢奇市，都須得他在場監督的嗎？目前的勞動爭議真的一爆發了的時候，那對於爺爺會發生甚麼影響呢？

在春初工會的指導者們開了一次大會，對於煤油委員會給與注意，說業主們的違抗政府的命令已經達到忍無可忍；是委員會執行起權威來，不則工人們便要自行來解決。委員會沒有舉動；工會的職員們送信給業主公會，信也遭了抹殺。同盟罷工是不能避免的；時期愈拖延，愈是工人們的不利。在這時候有件特殊的事情發生出來。薇薇·屈羅西走來找邦；她又完成了一簇新片——這

一次並不是甚麼宣傳了，她曾經向荷摩斯基交涉過，以後她不再演甚麼關於俄國的，或者同盟罷工片子，怕傷煤油王子的感情。這一次表示揭版上表示出的薇薇·屈羅西是「一部大學生活的喜劇，八卷，題名來來眼」薇薇演的是大學中的一位燦者，一次便使十一位足球選手失戀，適逢其會有一團博徒對於這場勝負賭了一百萬元，他們設下陰謀想把球隊中的健將拐去，她也把這項陰謀破了。邦對於博徒和騙子是沒有同情的，這簇影片在製作中他儘可以去參觀，他還以他大學生活的經驗對於地方色彩上參加了一些意見。

「來來眼」的「世界第一」是在紐約開演，明星須得到場。「邦」她說，「你不好同我一道去玩耍一下嗎？」

邦還不會到東部去過，這番邀約使他躍躍欲試。他有兩禮拜的復活節的假期，假使他再告幾天假，那便可以去成。他說他要考慮一下；就在那天稍遲一會——這是在修道院裏——安孛婢兒開導他說，「你爲甚麼不同薇薇去，不把爺爺也拉去呢？他現在正須得把起居改換一下。」

他吟味着她的伶俐的面孔，他自己不免微笑了起來。「怎的啦，安孛婢兒——你和費龍兩人是想在罷工的期中把我拉開啦？」

她回答道，「假使你的朋友們真的關心你，那他們總得希望你幸福的。」等他說要跑開未免有些卑怯的話，她說了一句滿警策的回答。「我們要在晚餐上享用紅燒的羔羊肉，但你總不會想到定

要去看看屠宰房。」

「安拏婢兒，」他回答着，「你是一位社會哲學家啦。」她便告訴他凡是進大學的人歸根只是去學一些長的名詞來代替簡單明瞭的常識。

顯然這樁計畫的根底很深厚；因為邦猥一回到家裏，碰着爺爺又在問他，「費龍要我幹的事情，他沒對你說甚麼嗎？」

「沒說甚麼啦，爺爺，怎麼的？」

「在紐約要開大會，須得有人去參加，假如我能夠分身，費龍要我去。我想你假如告一個短期的休假，不知道於你的學課有沒有妨害。」

邦猥在躊躇着。他留着又能幹出甚麼呢？在第一次的罷工期中，他算把工人維持着住在宿舍裏，但這回他是連這點都沒望辦到，因為費龍在主事，他是絲毫也不會退讓的。安拏婢兒的羔羊肉的譬語剛好是道着目前煤油工會的狀況。屠殺的工作會支持幾禮拜，或者幾月，但終是要屠殺的——邦猥所能做的不過使他的可憐的父親多受苦難而已。

其次是白諦也調進了這場陰謀。白諦要他去。她是要去訪問名門的伍德布里季·賴烈家，過後便要上特爾馬·諾曼的月艇，她不高興他的兄弟要伙在一場煤油罷工裏，在報上又來發散一番臭聞！他不肯為父親作想一次，讓他老人家得一次休息嗎？鬥嘴舌的事情邦猥已經倦了，他便答應着去。

這場企畫着的旅行引起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清教徒的國土中，你怎樣帶着情婦旅行呢？那猥賤地記得聽見說過，有人因為沒有結婚證書，遭了旅館的驅逐。他和薇薇是只好圖密會的嗎？他把這事情問她，想到她的經驗一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問題的確是解決了。在火車上只消包一個專車，那便沒有問題。旅館呢，要搭最上等的旅館，讓他們知道你是甚麼人，那他們便沒刁難把你安置在隣接的房間裏，是有側門可通的。你看費龍和安拏婢兒罷，薇薇說；只要他們方便，他們公公然的同住在安琪市的最高等的旅館裏，賬房不來過問，報館也不會來偷看。有時候還碰着陸士可夫人同住在一家旅館裏的，倒不僅一次，在那時報上把陸士可夫人的行動登在社交欄，把安拏婢兒的登在演劇欄，那便甚麼衝突都沒有。

事實上是清教徒的國土已經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富豪的國土。當到有一位電影明星要往東部時，無論有無愛人同伴，她都是在白天出發的，她的宣傳員要把出發的時間和地點預先在報上發表。屆時會要嘯聚着幾千人，有警察來維持秩序，有多數的電影機拍照，無數的香花投到坐在火車上的人並不知道誰是誰。每處的车站上都有羣衆聚集着，要來得見一眼他們的心肝；假如她是和一位煤油王子坐着專車，那並不是一種醜事，那是一種羅曼史。

等他們一到了紐約，那兒又是一批羣衆，是由胥摩斯基·蘇培巴的靈巧的宣傳機關所召集來

的旅館裏面有羣衆在等着，送來的花團更要多，有十二三位訪員要求會面。就這樣旅館是不費一文錢的大廣招徠，那還有甚麼多嘴的事務員或者是私用的偵探要來過問這兩間鄰接室的側門是否上鎖？更何況還有季·亞諾德·羅士那樣偉大的權威者同行，對於這個情形有他的認可在輝煌的嗎？爺爺的面孔在國中的任何旅館裏都要抵當着十二通的結婚證書！

對於這位老人這次旅行沿途都是暢快，是一種適意的陶醉，然到第二清早並不頭昏。他堅持着一切の旅費都要由他出；他有他的祕書同路，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像用魔術編配好了一樣——火車的預定，旅館的房間，汽車，花草，水菓，戲場券——你只要暗示一下便立地到手。對於人間世的幸福至此還有甚麼不足的呢？只有薇薇一人，她時時是想多吃一個飽；清早想多在床上纏綿一下，不去練習減少脂肪的體操！

他們看了「來來眼」(Come-hither Eyes)的世界第一次。讀者或許怕從不曾進過美國的大學，不懂得美國話的風味；那嗎好簡單說明一下，那有時又可以叫着秋波，不管是天成的或者人爲的，那對於多情的男性有一種暗中勾引的特質。你看，這是何等的妙題；而且也是一簇妙影，那把疲倦了的幾百萬人輸送到薇薇和邦妮所超在着的那個華奢的世界。在一座汽車工廠裏一天到晚都盤旋着第八四七號螺旋的職工，時常洗着尿片在小店裏買五分一角的便宜貨的老板娘——這些人都提昇到和爺爺一樣的地位，享受着一種適意的陶醉到第二天並不昏頭！

紐約的第一次上演和安琪市的情境相同；羣衆一樣的多，歡呼一樣的熱烈。薇薇和邦貌穿着絲的寢衣坐在床上，那時有穿黑衣的執事靜默地機械地用銀的托盤呈着早餐來——薇薇和邦貌讀着他們的勝利的記載，還有的是那些人在場看戲，他們穿的是甚麼衣裳。接着把報紙翻過來，邦貌讀到由安琪市發來的消息——一萬煤油工人罷了工，油業停頓了。業主們聲稱他們不再承認煤油委員會了，另行發出了一種工錢的新規定，工人們如不承認便只好開除。困難恐怕是不免的，報紙上說，因爲聽說有急進的煽動者在工人中早已就有活動。

六

邦貌是在休假期中，該得快樂一下；假使他不這樣做，那他兩位同伴的快樂也就要受糟蹋。他該得含着微笑，陪伴他們去進威場，其後雇一架街頭汽車送爺爺回旅館，再同薇薇去和一些銀幕中人晚餐，漫談着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賡項，看着他們喝很多的酒，他們看見他和薇薇不肯喝酒，便總有一點鐘的光景要談到禁酒問題和賣私酒的販子。他們是「坐着四輪馬車」的嗎？（意思是不喝酒）或者還是怕這酒不好？這酒是特製品——是柯士基的原酒，不則總是到紐約特製的。

其次在早晨他們一對要去體操，一同練習着種種的技藝，練到他們成了一對好的校手——薇薇說，就算爺爺破了產，她呢遭了白眼，不得不退出影戲界，他們就參加進「大曲馬團」也可以一禮拜找幾百塊錢過活。他們吃了中飯，不是往那兒去看畫戲，便是有人來拜訪，或者是記者，或者是特派

員；再不然薇薇便要出去買物品，絕端的堅持着要她的寶貝邦妮同行，因為他有很高雅的趣味，而她的衣飾不是專於取悅他的嗎？邦妮遇着過和他境遇相同的別的富豪子弟，知道女人的那種話頭是要叫男子招呼把賬單通同送到他那兒去的。但是薇薇沒有這樣的「措油」的意思——凡她約他去的，總是她給錢。

她所要的是她的邦妮。她鍾愛着他，要隨時和他一道，在世間上的人面前顯示着他，報紙自然是包含在裏面。他們已經同處了很久，邦妮是把她完全明白了，明白他們兩人的各種缺點與同美點。她雖風騷但無傷於他，因為他還年青，而他的熱情也和她的相匹敵。他從歐尼絲·華特所學來的技藝和薇薇從她的愛人們所學來的技藝兩相拚合，他們是樂得天花亂墜的；把他們拚合為一的力量，那是不可抵抗的力量。

但是在智力上說來，他們是相隔天淵。凡他所要談的話，薇薇是要傾聽的，但她對於正經的事體是怎樣的全不關心，那由她在談話中間突然插進的一些話頭，很滑稽地洩漏着。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是一種輕快的，饒有激刺的，炫耀的生活。她也儘可以嘲笑電影世界，和那世界中的工作，但她是那世界的成分，喝彩和注目便是她所呼吸着的空氣。她時常都是在舞台上表演着的——她是世間的專門的愛寵；時常都是燦爛，時常都是新鮮，嬌嫩，甘美，活潑。像深謀遠慮那一樣的東西，那是禁忌，是一些危險的敵人偷進你腦中的一種遮攔。邦妮，你怎的啦？我想你怕是在想着那可怕的同盟罷工！

坐着讀書的事情對於這位世間的愛寵是全不相識的一種東西。一種報紙，是的，自然，或者是一種雜誌——別人是要放在你周圍的，你也會檢來瞥眼一下，但你隨時都是準備着丟手的，只要看見有新的衣裳或者是聽見了一些雜誌的聲音。但要專心一意的讀，不管旁人怎樣——是的，那怕未免太不講禮，可不是嗎？甚至說要費一個整天或者一個穿夜來讀一本書——薇薇簡直是從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體。這樣的話她是沒有說出口來的，但是邦妮能夠了解一本書的價錢是太賤了；甚麼人都可以買一本來，藏在屋角上坐着讀，但是由戲場主請去坐在包箱裏面，差不多和所演的戲一樣重要的人，却是沒有幾個。

在丹·歐文的勞動學院裏教着書的一位年青先生當時正在紐約，邦妮會着他，他們談了一些世界上的勞工運動的情形。邦妮滿有心再和他會面，去參加一些集會——在這大都市裏，這兒如像是別的事物的大本營一樣也是急進運動的大本營，很有不少的慷慨悲歌的事情存在的。但是薇薇知道了，決心要來救他——就好像他打算要去喝雅片煙或者去醉「阿布商特」一樣！她要替他定出日程，估領着他的時間，要滿担心的問他，就像如說，「我的迷失了路的孩子今晚是在那兒呢？」邦妮自然知道她那樣做是想救他的靈魂，而且毫無疑義地是出於爺爺的直接請求；然而說上天總有點討厭。

他另外有一位認識的人，薇薇是不反對的——那是他的母親。她在不久以前又嫁了人，她的丈

夫有錢，家庭很圓滿，她在前寫給他的信是這樣說。邦猷走去看她，在他看見她的面貌時，要掩藏着自己的驚愕，不得不費了一番氣力。一位女人假使由得她吃得一個滿飽，那身體上會要起一種怎樣的變化，這正是一個可怕的實例！媽媽肥而且胖的，肥得來如像一團黃油，柔而且軟的好像經不起這樣的一個熱天便要融化的一樣。別人稱她爲「肥胖的四十美人」；醫生呢又加上一句「是有點胆病」，但是這話邦猷不知道，媽媽也不知道。媽媽歡迎邦猷，自己穿得來就和女王一樣，帶着一隻茸毛犬——薇薇定會說是選來和她的身子相趁的。她的丈夫是一位寶石商人，顯然把他夫人的身體當成着寶庫在用。（意謂一身都帶着珍寶）她堅執着送了邦猷一隻金剛石的戒指，邦猷把罷工的事實告訴她時，她又給了他一隻要他賣了來做罷工工人的救濟費。煤油老板們是慘忍的，媽媽說——她很知道！

七

爺爺有事務上的工作，那使他很安適。他沒多談及，那未免有異於尋常，因此邦猷知道那事務的性質一定有些曖昧。不久他從他父親口中漸漸的誘導了出來，事務是交涉着他們所想得到手的海軍部所隸屬着的油田。哈定大總統已經就了職，照着既定的規畫任命了白訥·布羅克衛爲檢事總長，指名了費龍·陸士可所推薦的人爲民政部長。這人是上院議員克里斯拜，是民政部的一位老政客，在陸士可和奧賴烈推翻了一座墨西哥的政府另外換上一座的時候，他幫忙過他們；他們以美國

政府的干涉在墨西哥人的頭上威脅着，這位克里斯拜是特克撒司省選出的上院議員，高唱着開戰的必要，也幾乎鬧到開戰。凡是遇着他的女人是沒法逃掉的，爺爺說，所以他總是時常在破產，因此也時常在想找出一些攪幹。

現在他是無抵當的要把很廣泛的煤油地送給油業家；但他總得還要一筆大錢，在他之外有有些人是還想要一筆大錢的。你和政客們打交道就是這些地方費手；在選舉之前你要買賄他，在選舉之後你也要買賄他，他們就和生意人一樣，是「得隴望蜀」的。爺爺到這兒來的職務是要和一位費龍所認為國中的最大的律師商量，來決定收買政府要人的合法的辦法。自然從爺爺口中說出的不是這樣的說法，然而在邦想來結局便是這樣，辦法又是怎樣的呢？爺爺回答道高明的律師的確是可以幹點事情的。最好是使用坎拿大法人團體的名義，那樣便可以不受美國法律的束縛；掌握着那個法人團體的股票的人，結局是掌握着那片油地。但是刁難的是油地的價值究竟怎樣沒人能說定，而與賴烈和沃爾芳過分的困難，爺爺和陸士可總要叫他們出一筆大錢。費龍鬧得冒火，和他們決裂了，他要爺爺在紐約多等一下，牽制他們。邦好不放下決心，把大學的功課缺了，他請一位家庭教師來研究，在秋間也可以把試驗通過的？

邦說學校的事情可沒擔心，但他所關心的是——爺爺爲甚麼要來參加這坎拿大財團的事體？爺爺堅持着說絲毫沒有妨礙的，所依賴的是全國中最好的律師。但是邦說，「你安知費龍不是

在作弄你嗎？」爺爺聽了大吃一驚，邦現怎的能有這種想法，費龍不是爺爺在產業上所得的至友嗎，他是和他們一樣正直的人。「是的，爺爺，但是在煤油界裏一般的人倒不那樣正直。爲甚麼費龍自己不來做買賄的事情？爲什麼他不到紐約來？」

「但是啦，娃子，費龍要處理罷工的事體——你是曉得的，他現在不能離開。那項担子他替我担負了，你是應該歡喜的。」爺爺加上一句無閑猜的話，油業家不高興他去對待工人，說他「太軟柔。」這話邦現是很耳熟的。

實際的情形是薇薇和爺爺串通着的。薇薇也要告假；他們好陪着爺爺到坎拿大去完成他的任務，那樣他們可以過一些天幕生活，不再幹那厭人的體操，她和邦現可以在森林中逍遙，可以在碧湖中游泳。於是爺爺便給那神學博士，哲學博士，文學博士的大學總長阿龍差·諦·古柏爾打了電去，說有緊急要事要他的兒子留在東部，可否待邦現在秋季歸里時，准受學校的試驗？古柏爾博士回電說學校當局是滿高興承認這項特許。

這些問題全部解決了的那一天清早，邦現接到一封電報，他打開來看那拍電的人，是露滋·瓦特金士。他極快的把電報讀了一遍——保羅和埃迭·皮雅特，和白德·施通訥，和杰克·杜剛，和他們團體中的其它四人都遭了逮捕，說他們是「有違法的工團主義的嫌疑。」關在聖埃里多的縣監獄裏，對於保羅是要一萬元的保釋金，其他的每個人都是七千五百。「他們並沒做甚麼事情，而且誰

都是知道的。」那電報上說，「只是規定着在罷工期中要把他們關起來。監獄是可怕的地方，保羅的健康一定不能支持，請你念到舊情，把必要的保釋金提出，我們的友人決不會使你的金錢虛擲。」

八

在初邦猊懷着一個惡意的猜疑——以爲他父親知道這場逮捕，或者是他最近努力着要使他遠離加里弗尼亞以前，早知道這場逮捕會來。但他明白着，那倒充分是費龍·陸士可的手段，他要破滅拉斯孔小樹中的「赤黨巢穴。」所以才計畫着把爺爺和邦猊兩人都離開，並把他們羈留着。總之，這場計畫是不該執行的，邦猊不甘心自己的朋友受着那樣的虐待！

適逢其會爺爺出去了，邦猊把電報給薇薇看，和她商量着。薇薇問他打算怎樣，他回答道爺爺至少應該把保羅的保釋金提出來。

「但是呢，邦猊，你知道他是辦不到的——關於罷工上的事情他不肯和費龍反對。」

「他不幹也要他幹啦，薇薇！像保羅那樣的人要讓人丟在監裏，那我只是一條狗。」

「但是呢，邦猊，假如爺爺不肯呢？」

「那嗎我便只好回去，此外別無辦法。」

「你回去又能做甚麼呢？」

「我要去奔走，找一位有點正義觀念，同時也有點錢的人。」

「心肝，要這樣二者兼得的人是不容易找的——我知道，因為我試過。那樣只是使爺爺滿受痛苦，我們的游興是更不用說的。我剛才才聽見有一處很好的地方——是宵摩斯基建設在安達寮的天幕，他從不會到那兒去過，他太忙。哦，邦猓，我滿以為我們是可以去快活一下的。」

她把他抱着，但是邦猓念到保羅在獄中受苦，他在他的面前差不多是沒有存在的一樣。他邦猓從那災難逃走了開，在一個「休假」的口實之下四處逍遙！他是了解一些社會問題的人，有一種理想，至少是對於甚麼是慈仁和公道見過一眼的人啦！他從薇薇的手中解開，在室中盤旋起來，一方面憤慨着自己是一位變節漢，一方面憤慨着那些處理聖奕里多縣政的倨促的當道，他們把清潔監獄，給養犯人的費用偷進了私囊。邦猓煩悶得在扭着自己的兩手，薇薇吃驚地望着他；這是她所滿以為十分甜蜜，十分柔軟，十分溫和的，邦猓菟子的一種新面目！

「你聽我說罷，心肝！」她突然開口說出。「你停一會兒，平靜的和我商量一下罷。你是知道的，像這樣的事情我並不十分明白。」

「甚麼事情？」

「你怎能保得保羅是沒有犯法呢？」

「因為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一切的思想。關於罷工的事情我從頭至尾聽他說過，第一義是怎麼着手要把工人團集起來，其它一切事情都是第二義。那就是他所從事着的事體；那也就是費龍要把

他投進監獄的原因。」

「你能確定一定是費龍幹的嗎？」

「自然啦——是他和油業公司的其它的執行委員們幹的。那些聖弈里多的當局是甚麼東西呢？不過是煤油家們的看家狗！費龍沒到那兒以前，是爺爺在支配着；我親自看見他把錢買賄他們，買賄過不僅一次。」

「保羅或者有甚麼暴動的圖謀，他們找着了證據，怕也說不定啦！」

「我不相信他們會找着甚麼證據。費龍親自對我說過，他在他們的團體裏面安置了一些偵探，那些偵探有甚麼詭計我倒不知道——就是費龍也不見得知道。這就是那些詭計中的一種。還有是——你看這罪名是有違法的工團主義的嫌疑！所謂違法的工團主義在他們的意思是，你圖謀以暴力推翻政府，或者是變更社會秩序；但是你要注意，他們逮捕他們的不是爲的主義，是爲的嫌疑啦！換一句話說，你可以知道是警廳中的糊塗蛋或者壞蟲，任意安上你一個危險的罪名，便把你丟進監裏啦，你在監裏屯着——法庭是忙着的，他們放你一年都不審問或者是全然不理。」

「哦，那兒，他們能夠那樣幹嗎？」

「他們常常都在那樣幹。受着那種災難的人我會過。他們故意把保釋金提得很高，那樣你工人們便沒法保出。他們現在是想用到保羅的身上，我曾經接交過的最善良的契友，我曾經認識過的最

正直的人——是的，天老爺明白，他到過西比利亞，在軍事上服過務來，去時是和胡桃一樣結實的，一位單純的正直的全無絲毫壞處的鄉村青年，回來便帶着一身的病。這就是他為國家報効的所得的報酬——天老爺知道，像那樣的一種國家我死不相信他們能夠把我拉去當兵作戰！」

邦猯的兩眼中弄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又在室中盤旋起來，橫衝直撞的撞着室中的椅子。薇薇把他抱着低聲的說，「心肝，你聽我說罷，我認識一些有錢的人，說不定我可以幫助你。你給我幾個鐘頭去處理，沒要對爺爺說甚麼——沒來由的何苦定要苦他？假使我能夠處理好，他可以對費龍說，說他全不知道，那樣對於各方面都要好些。」

她走出去了，停了兩點鐘之後又轉來。邦猯好打一通電報給露滋，說他和他的爺爺都無能為力，但有一位朋友對於這場案件有點關係，錢是存放在美國證券公司裏的，安琪市的支店會把保羅保釋出來。邦猯說，「你是怎麼辦的？」她回答道，「你最好是不要過問。我是認識一些人在安琪市有些地皮的，他們每月都有收入，雇主們是熱心地想使他們幸福和滿足的。」邦猯說，那是很費了大力的啦，他是應該酬報，薇薇說，「是的，稍稍費了一番力，你該得用愛情和親密來酬報，你並且可以立地開始。」她飛進他的懷抱中，他把無限的接吻掩覆着她，他們的心臟中好像有一個音樂隊在那兒大大的演奏一個大音樂隊藏在你的心中，那是絕端的難於安定的！

好了，保羅已經出了獄，邦猓想來可以安心了。的確的，還有七個人陷在監獄裏，邦猓都是認識的；但是要全部救出，他們那要你五萬二千五百元，那的確是要把理想主義擴展到極端的。所以邦猓也就讓薇薇帶着他，和爺爺到那座湖邊的天幕去，湖水有一個很長的印迭安人的名字，他們在那兒游泳，弄獨木舟釣魚，在森林中逍遙，拍麋鹿飲水的照片；他們有印迭安人的嚮導，凡事都羅曼諦克——而同時有冷熱水送進他們的寢室裏，假使是要，連蒸汽也可以送來；一切布樂德衛和四十二街的快樂都可以享受。

在這兒要充分的互相安樂，是頂有充分的機會的；沒有糾纏，沒有社交的儀節，沒有來客的訪問，沒有衣履的顧慮；他們整天整晚都是在一道。只要他們在使用着肉體，邦猓知道他們是完全幸福的；找着獨木舟四處閑遊，用新奇的方法釣魚，帶着照相機去獵取風景，衝渡急流，學做天幕，學印迭安人一樣升火——無論甚麼都好。但是他們隨時都非得閒耍不可，不然在二人之中便要生出一個鴻溝。假使邦猓要讀書，那薇薇做甚麼呢？

一天一次有小蒸汽艇從對岸過來，送來些食物和郵件。有由安琪市寄來的報紙，也還有一禮拜一次的煤油工人的罷工冊子，邦猓好不聰明，他公然也在訂閱。你從災難跑開了三千英里，你要叫人由郵囊裏送消息來到底有甚麼用處呢？讀着那些他所熟悉的情景——開會，救濟工作，募集資金，和警衛衝突，檢舉，獄中工友的受難，糾察罷工員的毆打，執達吏和其它官憲的橫暴，報紙的捏誣——剛

好就和邦猥在拔拉台士的一樣。保羅是執行委員會之一，保羅成了通牟·亞克斯東的右膀，他的演說也有登載，有他在聖奕里多縣監獄中的經驗談——邦猥把那小報讀完之後，他大受了感動，一天都不能鎮靜。薇薇自然是明白的，她要勸告他沒再讀。他已經盡了他的一份責任，把他們的領導者給罷工的工友們解放回去了嗎？他不是許過要報酬她，他的愛寵薇薇，在整個的夏季用愛情和親密的嗎？

邦猥只要有一點自由的時間，他便把這事情在精神上苦悶。他自己解慰着自己，說爲的救助父親——這樣一個口實比取媚情婦自然是要較勝一籌。但是他的父親有要求這個的權利嗎？究竟誰能有這樣的權利？把一己來代替其餘的人類？假使年青人的責任只是在爲老人犧牲，那嗎世界上到底還有甚麼進步？時間愈積久，油田中的爭鬥愈見劇烈，工人們的苦難愈見鮮明。邦猥達到了一個明快的結論，他的遠逃的確是卑怯。

他想把他這種觀念向薇薇說明，但只是去碰着石牆。在她的性情上不是理論說話，是本能說的話。她信仰着金錢；她爲金錢捱餓，賣自己的身心，她是吊着金錢不放手。邦猥的所謂「急進運動」在她看來只是別人要搶去她的錢。她在她的身上發現出了一種奇怪的，頑強的脾氣；她爲綢緞爲皮貨爲珍寶爲汽車和社交儘可以多化錢——但那都是與職業有關的，是她的廣告費的一部份。但是在反對一方面，不是可以炫耀的地方，不是在公衆的面前——那她是很不情願出錢的；他聽見過她和

洗衣的婦人，爲她炭洗她的羅衣，和她穿着蕩誘他的魂魄的薄縠的寢衣的，都爭論過價錢的高低。

否，他要把這位世間的愛寵造成一個「急進派」，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一層他須得斷念。她自然愛聽他說話，因爲她在愛他，無論他說着怎樣無意義的聲音她都愛聽；她自然也要略略假裝着聽從了他的樣子，但那總好像他是在過癡關，她要等到他的痊癒；就好像他醉了酒她要等到他清醒。她向羅織謝過罪，把保羅救出了監獄，但那只是要買邦猊的歡心，實際上她是恨那兩人的。她更恨的還有露滋，懷着一種冷酷的不能容忍的憎恨——恨她是一位陰險的妖精，假裝裏一位單純的鄉姑娘想奪去她的煤油王子！照薇薇的想法是，世間上沒有所謂單純的婦人，姑娘，而是處女的，可說沒有。

而且露滋始終要討人厭。在他們的最幸福的一刻當中，她又給邦猊打了一通電報來——她的哥哥又丟進了監裏，這次是侮慢了法庭。邦猊感覺着有坐着獨木船搖到最近的電報局去的必要，他給律師多里渥打了電去，請他調查之後報告他。回電是無法可施——保羅和別的罷工團的領導者違背了禁制他們的各種禁令，這次沒有保釋金，也沒有裁判，人身保護令不能適用，執行猶豫令也不能適用，保羅總得受三個月的監禁。

邦猊對於發出禁令的法官們，他懷着憎恨和反感，薇薇不敢說甚麼話，因爲在她看來分明是有甚麼人在制裁着罷工團的。此後在他們的休假上自然生出了一個暗影——邦猊始終懷念着關在縣監獄中的他的友人。他給露滋送了五百塊錢去，去關照一切入了獄的人；不久他得到一封回信，說

獄中的人們把錢拒絕了，露滋便挪用來作爲了罷業團的救濟費。你看見孩子們沒飯吃是很殘酷的；一些有權勢的人定要把孩子們餓死也很殘酷！「單純」的露滋就是這樣——沒有絲毫是諷刺爺爺！

十

邦現爲準備秋季試驗不能不用功了，那看來好像是一個問題，因爲薇薇又做甚麼的好呢？但是運命準備下了一項解決——爺爺打電到哈佛大學去，送了一位年青的教師來指導，他便是問題的解決。他身材高長，有一雙最可愛的碧眼，嘴上有柔軟的鬚曲的金色的鬚鬚，柔軟的金色的茸毛覆被着他的全身就像一個嬰兒一樣；他帶着金絲的鼻樑眼鏡，聲音真是平和，哦，真是嫺雅——而且是一位偉大的導師，這樣的人你只消把一個禮拜給他做準備，他能夠把甚麼都教導給你！

他是斐拉德爾菲亞的一家舊家出身的，是在文風很盛的地方教養了出來的人，你可以想到他會把一位前任驃夫和他的兒子看不上眼，更說不上你一名女優，只是在一位藥販子的馬車上所養成，平生不曾讀過一本書的。但是事實上是這位年青的亞布烈東·勞侖斯，他一走到安達察的天幕來，簡直是受寵若驚的神氣；自入哈佛大學以來這要算這位年青講師的最羅曼諦克，最有感激的事件。那藥販子的女兒呢，他是不能把自己的眼睛離開，只要她一走近身旁，授業的工作便像受了旋風一樣吹得五零四散。

薇薇把她的明媚的黑睛自然也就作用起來。她的監督通迷·巴烈所傳授給她的密術她又試用在了一位新的犧牲身上來了，邦猓以觀客的資格，客觀地研究着他們。薇薇是要等到勞倫斯把邦猓的早課授畢的，畢後她便同那教師到森林裏去散步，邦猓便坐着把一半的心腸放在書上，另一半去想像一些想當然有的事情，從一位有過許多愛人的女性上所當然有的事情。

她沒長久地讓他懷疑。「邦猓菟子，」她說，「我的亞伯你是不甚担心的，是不是？」——把業課吹散了的旋風把一切的尊嚴也吹散了，密司特亞布烈東·勞倫斯在他不被稱呼爲「亞布爾索斯」（蘋果醬）的時候，便是稱爲「亞伯」了。

「我是不担心的，除非你要叫我担心，」邦猓回答她。

「那樣才是我的心肝呢！你應該曉得，我是一位女優，那是我維持生活的道路，我是須得知道所有關於戀愛上的一切事情，假使我不實習，我怎能知道呢？」

「好的，那是滿好的啦，心肝——」

「在電影界的男子們有些真是笨伯喲，那弄得你真難過，你立地感覺着就好像受着一位木偶人擁抱着的一樣。所以我須得要教導他們怎樣動作，我也就須得實地經驗一下一位紳士的舉動——我的意思你是懂得的，是說的那些上流社會的傲慢家啦。哦，邦猓，那真是嶄新的情景呢，他跪在他的雙膝上，兩眼合着眼淚，你知道的，他能夠暗誦很多的詩；我從不曾遇着過那樣的章法；你總覺得他

是一位古時候的沙士比的戲子。那在我真是一個滿好的機會，來練習我的趣味，把我的趣味美化起來。」

「唉，是的，心肝，不過那未免有點傷負他罷？」

「哦，說那里話，那並不傷負他，他會去把來做成十四行詩——他已經在做了，說不定他會出名，那倒是很好的廣告！你不要擔心他啦，邦妮，你也不要擔心我；除掉我的邦妮菟子，我在世間上沒有一個人——其他的一切都是逢場作戲。」她便把他擁抱着。「吃醋很苦，我是知道的啦，心肝，我不會讓你在這世間上有甚麼不幸。假如你真的有些難過，你可以把那老蘋果醬趕回去，我是絲毫不介意的。」

邦妮笑了。「我不能夠趕他，我要讓他教我的書呢。」

薇薇把這話也告訴了爺爺——怕的是爺爺也會有甚麼擔心。爺爺聽到跪上雙膝流眼淚，他忍不住發笑。邦妮把教師的腦袋子裏的內容得到，薇薇呢便把他心臟的內容得到，他們把他送回去時就像把汗水搾取了的一個橙子。那在爺爺看來是很好的買賣。你應該記得，在家鄉裏的拔拉台士上，爺爺不是雇用一位化學家的術士，一年給他六千塊錢，從他身上找出幾百萬塊錢來嗎！

十一

免掉薇薇有厭倦的可能的，又有另外一件發展。肯摩斯基把一簇新片的「西南略」給她送了

來；她在秋季便要從事表演的。於是突然之間便闡明了，這位世間上的愛寵也能夠唸書！她專心一意的讀了一點鐘，讀過她便跳起來，準備練習——把安達察省掃蕩了的旋風們對於這次新來的旋風如同無物。把路讓開，「巴楚梨的王女」來了！

那是一場通俗的歌劇改編成了電影。「巴楚梨」是小小巴爾幹半島的一個王國，雖然在電影上表演得來就像奧國的維也納，一位年青的美國技師走來建設一條鐵道，被人誤會成了一位密探，不久他便從一團革命黨人中把美貌的王女打救了出來——那革命黨並不是布爾什維克黨，是貴族的軍人的謀叛者，那嗎邦總不會傷感情罷，是不是呢？主人公不消說是把王女帶開了，專為愛情的原故和她結了婚，繼後把王國也得到了手——因為那建築鐵路的銀行家把王國替他收買了來。

於是薇薇便隨時隨地都是王女。你看見她的工作態度是很可以驚人的——邦才突然知道她的成功倒也不限於是金錢和性的關係。她捉着自己所演的腳色就像一隻猛虎一樣，只要她一着手起來，除掉可以配襯她的事物之外，全盤的世界都已經消滅了。「好，爺爺，你現在是老王，你走進這兒來——喂呀，喂呀，沒那樣快！國王走路是沒那樣快的！我呢要來跪在你的腳下，求你饒恕那人的生命。哦，仁慈的父王陛下呀，如是如是，這般這般，如是如是，這般這般！」

活動影戲的特徵之一，是只要在說甚麼，不管你所說的是甚麼的，所以薇薇可以哭着說「如是如是，」又可以用着情急的調子，是對於邦的也好，或者對於亞伯的也好，低吟着「這般這般，」又

可以對於一位舉起了板斧的行刑官，駭得魂不附體的絕叫着：「這般這般，如是如是。」在演進的途中，假使對手演錯了。於是便有罵詈和命令恰好來代替着一曲愛歌，「好，就那樣做，你笨伯啦，我愛你啦，心肝！」——或者會是這樣，「把你的手丟開，沒拉着我，你這壞蛋——不准放手，糟糕，你捉着那樣好些，你要做殺人的兇手，用不着那樣講禮。」

假使邦猊要練習激情的表示，要驚叫，要吶喊，要亂扯自己的頭髮，那他是跑到森林裏去隱藏着幹的，在那兒除栗鼠以外沒人聽見。但是薇薇却不然，她在他人的面前全無忌憚。那就好像在登場串演的一樣，有照相師，有安置背景的主任，有聽差的小使，有鑲逗場面的木匠，不管你怎樣的嚴禁依然有湧來觀看的閑人——你的工作就是在這些人面前進行着的。第一次執刑者把板斧舉起，薇薇驚叫着的時候，幾位印送安人的嚮導大吃一驚的跑了來；但她連停止着笑一下的時候都沒有，她繼續着她的場面，那些人只是張着口呆看。她和她的二位情人游泳了回來時，她突然要練習一場王家的野外劇——她穿着短小的浴衣也就是王女，松針面在她的赤足下也就是氈毯。

密司特亞布烈東·勞倫斯從不曾遇着過甚麼王女，不過他讀了不少的歷史和詩。所以他是一位內行，要批評她走路的章法，她的姿勢，她的對於一位美國的青年技師的求愛的反應。「你假想着你自己就像在和我戀愛着的一樣罷，亞伯。」她會對他說——於是他的情緒便要達到藝術境的高潮，他會把他的靈魂傾倒給她。毫無忌憚地就在邦猊和爺爺和爺爺的秘書和印送安人的面前！「你

比邦猊還要高明，」她表彰着。「我相信邦猊是和我太攪慣了，拙劣得就像我們已經結了婚的一樣。」

就這樣時間是愉快地過着，直到後來薇薇已經把亞伯的王家的觀念記得爛熟，而不再質疑，不再籌思，自由自在的便可以表演——嗣後她在和里伍德的社交界出入，都多少表示着一些哈佛教師的巴楚梨王女的态度。她現在想看陪場，想聽通迷·巴烈叫照相機的聲音，等得有點發燥了。邦猊也把預擬的試驗問題的答案裝滿了一腦子，準備要回去，把貨物下給他的教授們了。爺爺也跑到突龍陀去，把坎拿大財團的最後的契約調了印回來，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接着費龍的電報——罷工團支持了將近四個月，算受了一場好教訓，油業公會給了他們一個通告，勸他們以個人的資格復工，對於工會員也承認不加以差別待遇。

於是有一天汽船送了一通電報來，是安拏婢兒拍給邦猊的。電文上說，「晚餐有羔羊肉請回家。」邦猊說明這意思是罷工已經了結，於是天幕的旅客便收拾行裝，密司特亞布烈東·勞倫斯走回他美好的哈佛，心中帶着痛傷，皮篋中帶着不朽的詩章，而薇薇·屈羅西和爺爺和邦猊和秘書坐着坎拿大太平洋公司的專車安樂地開回西部。

第十六章 財喜

那猓把試驗通過了，算是成了一位南太平洋大學的「正經的上級生。」接着他便去找尋他的朋友——他的肩頭上便堆積了不少的困難。毫無文飾地每人都有災難！羅織同雅可布從他們暑間的摘果實的工作回來，看見他們的兩位「左翼」的兄弟已經丟了縣監獄！警察襲擊了一次共產主義者的集會，把一切說話的人，組織員，賣刊物的人，在鈕扣孔上有紅色徽章的人都逮捕了。他們襲擊了一處共產主義者的機關——報上是在說，要把莫斯科的支店由市中根絕。他們把犯人類別了一下，有少數的人釋放了，其餘的都扣留了起來，孟起司弟兄便包含在裏面，在那個滿方便的普遍的罪名之下，說「有違法的工團主義的嫌疑。」

羅織說，這兩位蠢兄弟是自作自受；但因為別人有思想便要逮捕，那也是橫暴；你想到你自己的骨肉關在那滿陰慘的鐵牢裏面，心裏是很難過的，那猓問到保釋金——每人是二千塊錢。他便開始說出他和他父親的為難，和他自己的無能為力；羅織自然會說，她知道，這全部的急進運動沒人要望你去保釋的。但那樣說不見得便可以使他完全安心。

其次是哈里·西格，他的學校坐了礁。畢業生的不見採用打擊了他，哈里正打算賣他的渣滓。他打算買一片胡桃地，胡桃總不會遭人的非買同盟，你在裏面說不出那個是「紅」，那個是「白」。

又其次是丹·歐文，他的勞動學院差不多是一樣困難。逮捕的騷擾完全把那些保守派的領導者們駭退了。學院雖然仍在進行，但是負着債，校長有好幾個月不能支薪。邦寫了二百元的支票，又走去討論別的永不能解決的問題——他到底有多少權利能夠爲他父親的敵人的便宜劫奪他的父親呢？

從歐文那裏他得知保羅已經出獄，和露滋兩人同住在安琪市。歐文說，煤油工人上了一個大當，業主們最後的把煤油委員會利用一番，欺騙得工人們完全的降服了。他們允許煤油委員會說對於工會員不設差別待遇，但他們從不會有絲毫的意思想遵守這項約束。他們把破壞罷工的工賊全部使用，罷工團的人只是應着需要選用了一些。一切積極的工會員都失掉了工作，油業界現在是一個無組織的奴隸地獄了。

二

邦現立即去訪問保羅和露滋，照着丹·歐文所給他的住址。那是一家下賤的偃促的旅店，在市中的墨西哥人和中國人所住的區域裏。一位老媽媽把他送上二層樓，把門號告訴了他，他去扣門但沒有回應。回頭他又轉來，看見露滋剛好回來。他們爬進了一間小房間，有一架煤汽爐子和一個洗碗

蓋的地方在一個窪陷處，另外又有一個窪陷處掛着一張帳子，有保羅睡的床在那兒，露滋害羞着等邦猊來看見他們住在這樣的地方，但是她說他們不久要遷徙的，只等保羅找着了工作；他現在正出去找工作去了。她自己呢是在一家百貨店裏做工，不久她存得一些錢，她便要學習看護婦。她的面孔慘白而瘦削，但是有精神地在微笑着；只要保羅一出獄，她是沒有甚麼担心的。

邦猊要想知道前後的消息，向露滋問了一些。究竟保羅是怎樣被捕的？露滋說，第一次是執達吏來襲擊拉斯孔的小樹，帶着了很多可惡的暴徒來，把甚麼東西都扯壞了；把保羅的書報全部搬了去——他們到現在都還沒有退還。常到小樹來的別的人住的地方，他們也一樣去糟蹋了——他們陷害他們是「赤黨」，但是他們所有的乃至口說是有的證據，只有執達吏或者地方檢事或者其他甚麼人保藏着不肯發表出來。在那小團體中他們有不少的奸細——有一個奸細是顯出了水面的，還有兩個不見了，大約他們是會做見證人的——但是他們要見證甚麼，誰個知道呢？其他的朋友們都還關在監裏，那又黑暗又悲慘的地方，整天整晚都沒事情可做。審判是定在明年的二月，在這期間中他們顯然是要陷在那兒的。多謝邦猊的一萬元，保羅算是釋放了；露滋是感謝不盡的——

那事情不要提罷，邦猊說——第二次的逮捕是怎樣的？露滋說是法官德朗諾發出一項禁令，禁止任何人去干涉超等油廠的工事，油額的出產和市價。那就是說叫你不要去勸誘或者鼓舞着罷工；保羅自然是在這樣做的，法官便把他送進了監獄——就是那點。法官們始終都在照着那樣舉動了，

工會的工友們將來究竟會怎樣呢？那對於保羅是很可怕的一椿試練，他的身體又不好，自然他是十分憤恨着的。他絕不再回拔拉台士去了，那兒全不像從前了。露滋笑着，一種淡薄的微笑。「邦猓，我們所種植的一些可愛的花木，他們都砍掉了呢。他們要空地方來修塘庫。」

邦猓把他的支票簿子搜出來，打算對於他的朋友們寄付一點以慰解自己的良心。但是露滋說，不，她曉得保羅是決不肯受的。他們的生活自己可以撐持過去。保羅是一位高明的木匠師傅，遲早他總會找着一位工頭老板，不以他是住過監獄的人而介意的。邦猓爭持着，但是露滋很強硬，作與她就接受着支票，保羅也是要送回的。

邦猓沒有等到保羅回家，他造了一些口實，走了。他穿着薇薇在紐約替他選擇的入時的衣服，把他新置的遊覽汽車停在樓下，實在沒有心腸停在那兒，看見保羅半病着，由於找工作的無效而頹喪着，在心中懷着滿腔的關於不公道和賣友的黑暗的記憶，由外面走進來。邦猓自然可以託口的，保羅並不知道他是伴着世間的愛寵去過了一個夏天，保羅會相信他是爲他父親的原故去的。但是改變不過的是這一個事實，邦猓在奢侈的生活中所用的耗費是由拔拉台士的工人身上所榨取來的金錢；改變不過的是這個事實，爲要增加這項金錢把對於工人們的榨取更加苛刻了，保羅爲此坐過三個月監獄，還有其它的人在牢裏要將近坐滿一年。這些情形既都是真實，那在邦猓除掉從保羅面前跑開之外，實在沒有辦法！

金錢！金錢！金錢！金錢！是向着爺爺和費龍傾倒着。油價從不會有過這樣的高漲，拔拉台士的產額從不會有過這樣的奔流。幾百萬又幾百萬——兩人所計畫着的是要增到幾千萬元。那是一種賭博，龐大而不可抵抗；每個人都在出場——何以邦猊總感覺不着趣味？何以他總是要偷往後台，去探求玩這場把戲的人的各種詭計？

那看來好像是運命在邦猊身上作怪。剛好他要想努力着學學他的父親和他父親的朋友們時，總有新的發展要來，把他打倒！他是進着一座大學，一座莊嚴冠冕的大學，要準備改良他的精神，把他造成一個紳士；他把他年青的焦灼的精神轉化到這最端正最規矩的專家——的確他們是知道怎樣使他善良誠實幸福，的確他們要教以智慧名望威嚴！這樣的東西在這座偉大的學校裏，這出馬只是美索迭斯派的日曜學堂，就在目前也還有關於耶耶基督的宗教的課程比別種課目還要重要的大學校裏，是對於一切的大學生都在教導着哦，的確是的！

這座大學堂是靠培特·奧賴烈，煤油大王的金錢長大的；培特·奧賴烈的兒子是大學畢業生，這兩位，「老培特」和「少培特」，是這學校的兩尊偶像。他們來參加開學式時，學校的當局便向他們大鞠其躬，學校的宣傳員凡有甚麼記事要送到報上發表時，培特·奧賴烈父子的大名不會有一次遺漏的。少君是校友中的最有力者，他們的上帝；校友要開燕會，總要向他乾盃，阿諛，喝采；他是一

切體育隊的保護神，一切運動家的財友。假如你是了解美國大學的人，自然你會知道，這在大學生的精神的象養上是很重要的；這是他們自己要爲自己幹的事情，他們很留意於此。

在初那總覺得是不錯的。你知道南太大是一座堂皇的大學，有有光輝的體育隊，所得的勝利響震太平洋海岸。現在有大競爭場的建立，有競技的大營業，那爲你母校贏得無限的讚獎，結果是出錢的廣告。你會以這爲誇耀，全體的大學生結合而爲一——由所謂「愛校的精神。」邦，一位短距離競走家，在喝彩上是有他一份的；只有在這「競技」上他是傾倒着全力。

但是現在他是上級生了，恰好就像煤油家之於罷工團，之於政治選舉一樣，他算參加了事物的內幕。他發現了甚麼呢？哼，簡單的一句話，所有南太大所獲得的足球田競賽以及其它的體育上的勝利都是偷來的。而「少培特」與賴烈便是強盜這煤油王的兒子每年支付着五萬元的款項，目的是把大學的體育競技弄成一項詐欺。款項是由畢業生和在學生的祕密委員會所管理着的，用來到外面的市場去收買運動選手，收來裝扮着學生，去爲南太大博得勝利。這種職業選手是年青的大貨車夫，木材工人，碼頭工人，牧場傭工，他們雖不能談正確的英語，却滿有力量衝倒敵人，衝到決勝點去。操持着學校校務的虔誠的美索迭斯派信徒們，在這陰謀上是共謀着的，對於這些年青的職業選手試驗是特別的通融——他們都知道假使有一位教授對於有望的職業選手要認真，那他立地是要去找別的大學去認真的。對於一位足球團的監督所給的薪水要多三倍，「少培特」把教授是看作

甚麼，不表示得很明白嗎？

這些雇用的競技家自然是雇來得勝利的，對於競技的規則是目中無物；他們亂蹴亂闖，敵方的團體也就回報他們，於是便鬧出暗鬥，復讎，賄賂，恫嚇，等等的醜事——簡直是法庭的空氣一樣。隨伴着這些秘密的職業家，還有下等社會的附屬物同來，有私酒販子，有博徒，也有私娼。對於這些雇用的格鬥家，研究學問只是笑談，回頭和他們往來的學生們，自然也就把學問當成笑談了。唯一的目的是要得到勝利，報酬是入場費的收入有二十萬元；這錢在分配的時候，那又恰和縣政廳裏面所有的種種賄賂行爲一樣：學生們用來購置各種物品，學生們用來找容易的工作，學生們和畢業生們用來組織一個機關，向各方面聯絡，作爲進身的基礎。這就是一位煤油王的一道命令，要大規模的來製造文化的結果！

四

邦猓去訪問煤油工會所聘請來爲八名「政治犯」辯護的年青律師。工會在實際上是消滅了的，這位年青律師很在担心他的費用沒有着落。邦猓走來訪問他，那是一個大的解救——因爲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爲辯護他的友人們一定會要出點錢的！或者說不定他也怕是由敵方派來的人，要來探聽消息的罷？

年青的哈林通君自由的談到這場案件。當局對於這八位人所取的處置在美國的法律中是沒

有先例的，假使那樣固定下去，那是說美國的正義告終正寢。每個犯人是希望知道對於他所被告發的罪狀是甚麼，他所犯的究竟是那一條禁令。但是在這幾項「違法的工團主義」的案件上，當局只是朦朧地說你犯了法而已。這樣的一種案件你怎樣辯護呢？一個人所做的犯法行為，或者是說，或者是寫，或者是印行，那特殊的事件，那地點，那時間，你都不知道——你怎樣去找尋見證呢？你簡直是蒙着眼睛，綁着四肢，塞着嘴，便送上法庭。而且法庭是完全被實業家們所震駭着的，沒一個法官敢命令地方檢事把起訴狀詳細的讀出！

邦猓辭去了，在他的決望之中他對於費龍·陸士可決心去玩點不甚光明的詭計——他走去看安拏婢兒。安拏婢兒是賢惠而溫和的人，他要去打動她，說不定可以穿進那煤油老怪物的厚牛皮下！他把這些弟兄的情形告訴她，他們的面貌是怎樣，思想是怎樣，在監裏受着的苦難是怎樣。安拏婢兒傾聽着，眼淚流了出來，他說那些人那樣的慘忍實在可怕。她好做甚麼呢？邦猓告訴她罷工是已經過了，羊羔子已經殺來吃了。費龍該得叫他們放手了。他要藉口說他無能為力，說是國法不能推移，那是無用的；那都是騙人的話，因為地方檢事有權力把這項案件撤回，費龍的話他們是奉命惟謹的。

好，邦猓果真穿進了那煤油老怪物的厚牛皮下了！邦猓所以知道了的，是爺爺冒着火回來，說費龍衝撞了他。費龍狂怒得就像魔鬼一樣，說邦猓竄進了他家庭去，在攪亂着他家庭的平和！他聲明着說，假使爺爺不能夠約束他的兒子，他要約束費龍的意思是要怎樣約束呢？是撤邦猓的耳光？還是把

他和別人一樣送進監裏？

邦猷放下了決心，一步也不退讓——他有和安拏婢兒說話的充分的權利，安拏婢兒是一位成年的婦人，費龍沒有理由來禁止他。他的意志不能透澈，他還要更多說話——使他的父親不幸雖然是很難過，但是事實是這樣，假如那案件過堂時，他，邦猷·羅士，要爲那八位被告作見證，不僅是證明他們的性格，而且要證明事件的真相；他在拉斯孔小樹中坐過好幾夜，聽着他們討論罷工的問題，和他們對於罷工的態度，他可以證明他們每個人都贊成着工人的團結，是得到勝利的方法，暴動的行爲只是業主們要誘引他們的陷阱。在這幾位弟兄們的辯護上，假使沒方法籌出費用，他要賣掉爺爺所給他的汽車——「我要走路去進大學，我想費龍總沒有權利來禁止我。」

可憐的爺爺，從他的寶貝兒子說出那樣的話，他是支持不着的；他開始讓步了，吐露出他和費龍曾經討論過和這些叛徒們妥協的方法。他們能夠答應不住在本省，或者是至少不來干涉煤油的產業嗎？邦猷說，哼，費龍假如要提出這樣的條件，他最好自己走去接頭！邦猷知道保羅是會要答應甚麼的——保羅有從事組織煤油工人的權利，他存世一天絕不退讓。邦猷也知道那全體的八個人都要同聲的叫出，他們與其接受着這樣的條件，他們寧肯在監牢裏死！

在說出了這些堂皇的言辭之後，這位年青的理想家究竟是受過了一些艱難的經驗，已經漸漸達到了成人的境地了，他把捉着那問題的要點：便是事實上那八個人沒有力量來攪擾費龍。費龍的

有效的黑表制度可以保管着他們在油田裏找不着工作；他們所能辦到的組織運動自然就是很可憐的了。反過來說，假使費龍要絡續的把這些人送進監裏，那審判便要延長，對於業主方面總有些不方便的消息要傳佈出去。證據是非「假造」出來不可的；邦猷有本事來做點暴露的勾當，讓大眾來看看真相。假使被告的律師要把費龍·陸士可召上法庭，問他在拔拉台士的工人中安置奸細的事體他知不知情，他怎麼辦？

「哦，娃子！」爺爺叫着，「你該不會幹那樣一種不冠冕的事情罷！」

邦猷回答道，「我自然不會。我說的是律師會幹。假使你是處在律師的位置，你不肯幹嗎？」

爺爺滿不舒服，說這事件暫且放開，他要看看能不能夠和費龍兩人想些方法出來。

五

這些交涉的一個結果，是爺爺向着薇薇·屈羅西訴苦；從那些可怕的赤黨的手裏，薇薇不能夠更積極的把邦猷保管着嗎？豈有此理的是他專心一意的全不管別的事情！薇薇說她要試手看看，她試辦了，在他們的愛情和親密的中間又加上更進一層的困難。因為邦猷現在是知道了他所要求的甚麼，那他是願意受人妨礙的。

薇薇在「巴楚梨的王女」上很費苦工。她會不客氣的說，那是一場無聊的故事；但她全部的存心却在集中在去把它表演得逼真和生動。假使你要問她爲的甚麼，回答的話會是，那是她的職業；那

意思是她一禮拜在找四千塊錢，假如她「做得好」——一禮拜會增加到五千。但是她一禮拜要五千元來做甚麼呢？去買換更多的賞讚和注目，以好博得更多延長幾禮拜，每禮拜更多得幾千塊錢嗎？那是一個不盡的循環——剛好和爺爺的油井一樣。「吾必理」在他們的榛莽中喝着一首歌：「我們去上工以便找錢買吃食以便得到力量去上工以便找錢買吃食以便得到力量去上工——」這樣繼續下去，看你一口氣能有好長。

薇薇要談到影戲的內容和每天每天所起來的問題，還要談到種種的人物，和他們的嫉妬與虛榮，她們的戀愛與憎恨。愛着她的邦猓，自然要裝出高興的樣子，因為假使他不，那會傷她的感情。對於和里伍德的社交界的情形也是一樣；在頭一次是覺得新鮮和有趣，但是現在看來都是千篇一律了。每個人都在製作着新的影片，但那影片和舊的總是相同。誰也沒有甚麼獨創，只是追逐着時興的流行；公衆的趣味集到了社會的影片，戰爭的影片便絕跡——但是不久公衆的趣味又集到戰爭的影片了，接着又是時裝影片，接着又是海洋影片，接着又回到社會影片來。薇薇的朋友們時時在改換私酒販子，但是他們喝的總是同樣的酒。他們也時時在改換情人；某位男子在和某位婦人睡覺，不久又是另外一位婦人——但是換的人愈多，所幹的事情愈是一樣。

邦猓和薇薇仍然和從前一樣熱烈的相愛着。至少他們是和從前一樣在互相談心，但是自始至終在起着一種微妙的化學的分解作用。男男和女女不僅只是肉體，不僅以肉體上的快活便能滿足。

男男和女女也有精神，他們須得也要有思想上的諧和。假使在思想上彼此生厭，他們也還能夠相愛嗎？男男和女女是有性格的，性格便領向到活動——假使他們是趨向着相異的活動，那可怎樣呢？假使男子要讀書，而女子偏要去跳舞，那可怎樣呢？

薇薇在她愛撫着「蘋果醬」的事件上是很關心着的，他深怕邦猷會吃醋；現在邦猷却得到一個類似的發現，是輪到他來關心着了。薇薇在女人中有兩位敵人——而邦猷始終要和她們親近。大學校的那位社會主義的姑娘——他在校裏自然不得不會面，但他有何必要陪着她去參加社會主義者的集會？薇薇是有心相信着，他和一位通常的小女工的猶太姑娘是沒有戀愛的，但假如薇薇在有社會主義者的演說的晚上，有「世界第一」的上演時，會是怎樣呢？

其次是——那位露滋·瓦特金士！那樣一位無知的，沒有甚麼教育的，鄉姑娘，邦猷自然不會愛上；但她總在喚着他，並且男子的性格薇薇是看得很不少的，你一位女人只要時常追求着，總有一天可以得到自己的要求。邦猷總要到那旅館的房間裏去，和保羅計畫着去苦他的父親，同費龍和安孛婢兒爲難，那樣在不久他們的修道院會不再歡迎邦猷，而那修道院是薇薇的鄉村俱樂部，是她和極重要的人會面的地方。那不僅是社交生活，那是職業上的聯絡；做女優的人的出世的關頭。在銀幕界裏，陞進是靠着蚤緣說話，薇薇無論怎的都須得和費龍和安孛婢兒保持親密的關係。這話她巧妙地要輸進邦猷的耳中。但他總不留心，她便要扭着說，說到臨頭就像是在責嚷了。邦猷記起了她對於她

的蘋果醬所說的一句笑談來，「拙劣得就和我們是已經結了婚的一樣！」

六

爺爺和費龍，關於他們所想弄到手的新的租地契約，和培特·奧賴烈有一些交涉，爺爺被招待着在那有名人物的別墅作一禮拜的消閑。在這場招待中，邦現是包含着，爺爺說他應該去才是；爺爺時常懷抱着一種希望，在這「偉大」的世界裏，那使他十分銘感着的一些事物，或許也可以感化到他的潔癖的兒子。再者，他加上一番微笑的說，奧賴烈有一位待嫁的姑娘。

關於競技的事務在大學裏，邦現是曾經會過「少培特」的。邦現也有值得令人注意的資格，因為他也是一位煤油太子；像他們的父親倆現在是左右着美國政府的一樣，他們倆，邦現和少培特，將來也總有一天會辦到這樣。少培特像全國所廣告着的商品一樣，完全是一位平者常也的生意人；但是他的父親倒是真貨——他是一位老愛爾蘭人，在前是領着一條驢子載着一把鶴嘴鋤，一床毯子，一袋乾肉和黃豆，一瓶水，在沙漠裏浮浪。這樣的生活繼續到了他的中年——他是高興着談他的故事的，他來到安琪市想印刷一張他的發見物的傳單，印刷店都拒絕了，怕他出不起十三塊錢！現在他究竟有好幾百萬元，誰也說不準確；但他是和一隻舊靴子一樣坦白的，他倒是滿可愛的一位老傢伙，在熱天他很想只穿一件襯衫來風涼一下，但恨他的地位却不許可。

家中的主宰是奧賴烈夫人，她從一位鐵路工頭兒的姑娘出身，達到了南太平洋加里弗尼亞社

交界的上流的地位。她身裁高大，有決斷力；她走進一家百貨店時，櫃上的店員她是不管的；大踏步的，走向一位招待員說道：「我是培特·奧賴烈夫人，我要找幾個人來跟隨我。」招待員把頭都會碰到地板上大鞠其躬，立刻便去拉三位有職務在手裏的店員來，爲這位大太太奔走服務。

召集建築師，命令他們在一座公園之內修出這座王家的宮殿，在宮殿周圍建立以青銅的高牆的，正是這位培特夫人；在宮門上命人鏤刻着園主姓名的，也正是她。她買到歐洲的一位廢帝的月艇，把內部通同改換了，使一切的裝置和一位愛爾蘭系的美國煤油家相趁——用着胡桃色和天青色的緞面，在艇外明寫出主人的姓名。也有一駕私用汽車也是綑着胡桃色和天青色的緞面的，在一個白銅板上寫着所有者的姓名。那美麗得就和一座裝飾店一樣。

現在培特夫人在同爺爺和邦猓兩人實習着「社交」——高高的和他們握手，談到早寒的天氣和山頭的積雪。其次便介紹巴屈里嘉，看着巴屈里嘉表演着她的監督所教導她的流儀，那使邦猓生出了一種衝動，想叫聲「照相機來！」密司巴屈里嘉·奧賴烈像她母親一樣高大，太早的便有發體的傾向，所以她在吃着消瘦的藥，那不免傷害她的心臟，使她的面孔蒼白，帶着貴族的神情。各種動作各種儀式她都十分留心，地模擬着，滿有趣味地使你可以連想到一個法國的大洋囹圄，她的母親看着這一對年青人——滿想着是兩座王朝的可能的結合，婚禮是要在一座聖名的教堂裏舉行，有五萬羣衆在外面瞻觀，全國的報紙的第一面上都要登出一雙照片。邦猓的心想却更進了一步——訪員

們會去找薇薇·屈羅西，她呢呈出一付冷淡而若無其事的面孔，而在暗中却是在哭，回頭會取鏡面來自照，心裏就想到，「就這樣石化了罷！」

此外還有他客，神學博士哲學博士文學博士的阿龍差·諦·古柏爾總長也在裏面，比他的態度更要誠懇的人你是沒想希望的。他滿得意邦猊把試驗通過了，能夠服從了他的父親一道來，又滿得意爺爺以他子息的進步得着安慰。沒別人在跟前時，他要冒險地嘲笑邦猊所害過的猩紅熱，滿失意着得知這位病人並未恢復；他得到機會來問這位年青人——赤黨在安琪市中有很大的發展是否真實。古柏爾博士高興談談這些滿可恐怖的主義，就像一些小孩子要貪讀一些淫書一樣！

老培特和爺爺的交涉中，邦猊是沒在場的，但在歸途爺爺把那情形告訴了他。他們現在是處到滿辣手的時期；買賄政府的手續沒他們所想像着的那樣簡單。由上而下，一切的人都須得有點「均霑」；連關於那事件為你送信來的小使，都想着要你一張十元的鈔票！邦猊乘着這個機會來勸告，爲甚麼不放手呢，錢已經是滿有了的！但是爺爺說，他們是已經陷得太深了，單是爺爺一個人已經將近化了六十萬元，而且都是硬錢，未免有點傷胃。否，他們是要做到底的，他們把那些租地一弄到手，那就萬事順暢了。

困難的事情是有兩件。海軍的保管地是隸屬於海軍部的，民政部的克里斯拜要送給他們須得把權限移交。問題是這項手續是由內閣的命令執行，還是須得國會的協贊。當局們一味牽延，但那自

然是故意的手段；他們這樣那樣的總要你更多出錢。老培特遣他的兒子到華盛頓去經手去了。還有一件困難是有某某小煤油公司竄進了商尼賽德油地——就是費龍和爺爺所想得到的一處——在舊式的租約之下已經在開始發掘。那是該得驅逐的，但不可明幹，須得要和各處的報館打通。費龍要爺爺往那兒去看看地皮，說不定他和邦猥又要旅行一次。商尼賽德油田會成爲一個世界的驚異的——那要超過拔拉台士好多倍，他們安全的弄過了手來，爺爺會有一個長時期的休息了。

七

有電話來叫邦猥——是離市一百英里外來的長距離電話。他接着電話時，對方是病院裏的看護婦。傳達白諦的消息；白諦希望他去看她。她並沒有危險，用不住驚動家裏人，所以她希望他沒說甚麼話。邦猥自然跳上了汽車，便趕速的跑去。他的姐姐是到諾曼家裏訪問去了的，離病院還很遠。

他一到了病院，院裏人告訴他說白諦行了盲腸炎的手術，經過很良好。他被領進了她的病室，她睡在那兒，蒼白地，怪可憐見地，因爲她不塗胭脂的臉邦猥從不曾看見過。在她週圍的一切東西都是很清潔的，有花邊的白寢衣，柔軟的白枕頭把她的頭部埋着——就像一位尼僧一樣，她看見了他時的快樂真可令人感動。

「愛，白諦！你怎麼的？」

「是突然發的病。很危險了一下，但我現在好了。大家都很親切的待我。」室中有一位看護婦，白

諦等到她走了出去把門關了。於是她又把她無力的眼睛釘着她的弟弟，她說，「我們說是說盲腸炎，因為那樣的方便，所以你對爺爺和安默嬌嬌也該得那樣說。不過我也把真話告訴你——我是墮了胎。」

「哦呀，怎的！——邦猊吃驚地釘着她。」

「你用不着那樣吃驚——你已經不是小鷄仔啦，邦猊。」

「男的是誰？」

「好，沒有唱甚麼戲。你知道誰也是沒有把握的。」

「是的——究竟是誰呢，白諦？」

「我要從頭至尾的告訴你——那並不是他的過錯。是出於我的故意。」

邦猊不明白這個意思。「你最好不要隱瞞我罷，白諦。」

「那嗎，我望你不要慌張。我自有我作主，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事情。現在就拿一百萬元給我，我也不肯嫁他了——就是他全家產的好幾百萬元我都不肯，因為他是一位壞蛋，我看不起他。」

「你說的是查理·諾曼啦！」

她點頭承認；她看見了邦猊把拳頭緊握起來，她又說，「你不要做些英雄的模樣。新娘拒絕登場，你就要拉手槍也強迫不成婚姻的。」

「白諦，你把情形告訴我。」

「好的，我們有一會兒真的是很相愛的，我以為他會和我結婚，但我看見他又不肯和別的女人斷絕，我想了一下，我便決了心，假使我有孩子，那他是不能不和我結婚的，我就那樣做了。」

「愛呀，白諦！」

「你不要做些面相。有好幾千的女人都在那樣做——那是我們的一種策略。但是查理是壞蛋。我把情形告訴了他，他做得太絕情，我便痛罵了他。我得到了替我治療的這位醫生的名字，爺爺該出一千元的醫藥費，損害就只這一點。」

「白諦，邦低語着，「你怎的會想到那樣的事情呢？」

「沒要擔心，我以後不再來了。我和別的每個人一樣，都須得長一番經驗。」

「但是你爲甚麼定要那樣的經驗呢？你想勾搭一位有錢人結婚！爺爺給你錢不夠用嗎？」

「那從你說來倒很容易的呢，邦，你是只要在那兒的屋角上，讀着一些怪書便可以滿足的。但是我又不不同，我是想要一點小小的生活。爺爺給我不少的零用錢，但那不是我所要的。我要一個資格——是屬於我自己的甚麼。你不要老是教訓我，因爲我衰弱得就像一隻乳貓，我目前支持不下。我所要的是每個女人的要求，要求屬於我自己的一座家庭，並且我是不要平家樓的，我要一個地方可以招待客人，讓我可以發揮我做女主人的本領。就那樣我是失敗了，就是幾分鐘也好我希望有人能安

慰我一下，你假如能夠最好。」

白諦的情形好像便要哭的一樣，所以邦猷趕快的說：「好的，大姐姐，我不再說話了。不過我自然是受了一驚。」

「你用不住吃驚。醫生說那事情在北美合衆國一年會有一百萬次。我自己計算着好玩——那是每三十秒鐘一次的。人生真是地獄。讓我們談些別的事情罷。」

是一種自行表白的時間，白諦想知道邦猷和薇薇的情形——他是打算和她結婚嗎？他說他不知道她究竟願不願意。白諦笑了——她自然是願意的，她的撲克玩得很高明。但是邦猷說她有好多次數生過氣，把生氣的理由也說了，那給了白諦說話的機會。她仍然是照舊的白諦；她可哀弱得幾分鐘，要求邦猷安慰她，但她依然是相信着金錢，相信着金錢所換來的事物。她從這個觀點上來議論薇薇；替邦猷作想，與其娶一位女優，倒不如娶一門淑女更要冠冕，而且更要安全；不過薇薇也是很聰明的人，說不定邦猷選的人不會比她更好。爲了邦猷的愚蠢的布爾什維克的觀念，要把他們倆的幸福破壞——那未免是惡心的事體！

其次她想知道爺爺的事務，華盛頓方面的進行是怎樣，他們能不能得到那些租借權？爺爺和華盛頓的當局是不是真的有甚麼聯絡？邦猷說是真的，白諦便露出了她的一番心事。「我是籌畫了一下——睡在這兒，我滿有時間來思索的。我想我怕是只好和愛爾東·白迭克恢復舊交。他是無所謂

的一個傢伙，不過你可以把他看得準確，那對於我倒好像是便宜得多。」

「你現在的事情要想告訴他嗎？」邦猊奇疑着發問。

「不，我爲甚麼要告訴他？他也會有他的錯處的，我想，他不見得要把他的過錯說出來。他知道我是在和查理交際，但我想他依然是在愛我的。我心裏想的是要替他造些資格；我想求爺爺或者費龍贊緣一下，替他找一個外交官的位置。我想我是喜歡到巴黎去住，在那兒你可以遇着很多重要的人，體面也好。我們美國是要把歐洲支配着的，愛爾東愛那樣說，我想他那樣的人恐怕也有用處。你覺得是怎樣呢？」

「好的，假使你是在希望着，我可以斷定你是一定可以得到手的。但是像有我這樣的人來做他的妻弟，那對於愛爾東倒是一場災難呢。」

「哦，你是要會替你自己打算的，」白諦隨隨便便的說。「你目前得的是一種小兒病，日久自會脫體。」

八

在商尼賽德海軍保管地掘着油井的小公司，海軍部把它驅逐了。驅逐時派了一隊陸戰隊，這場破例的行動惹起了不少的注意，使爺爺和陸士可頗覺担心。費龍派遣了一個人往那兒去，和報館通信員打通，「少培特」在華盛頓，做那一方面的工作。你看報上在開始着這樣的記事了，海軍部在大

大的擔心，因為有些公司在海軍保管地的隣近掘井，會把海軍的煤油掘乾；這樣會是一種大損失，當局的意見是，要免除這項損失，那保管地常移交給民政部管理，由民政部訂立有利於政府的條約向民間出租。

這項宣傳的來歷，邦猷是無須乎向他爺爺扣問的；他明白那是甚麼意思，他在瞠惑地觀望着——那樣的蠻幹，事情便可以收拾嗎？別的人不會想到政府打算沒收那隣接地面，把來同歸屬在把目前的保管地放棄着的那種勢力之下嗎？或者是那海軍部不會仿照着一般煤油家的舉措，在那保管地裏掘對抗的油井嗎？但是不然，政府並沒替海軍作想——是在替爺爺和費龍作想！煤油家把共和黨大會收買了時，把該黨的機關也是收買了的，不消說報館也在內，報館每禮拜接受着由華盛頓送來的報告，謳歌着政府的保護海軍的貴重煤油的緊急處理。

在這時有一件特殊的事情起來了。丹·歐文給邦猷打電話來，邀他去赴中餐。他說的第一件事是，「勞動學院已經倒閉了！」他接着說明道，目前的勞工運動的領袖們在執掌着權勢的時候，要想保存着這樣的一種企圖，那是徒費時間；他們並不要年青的工友們得受教育——因為受了教育，便不便於他們的統制。前禮拜有甚麼人在晚間偷進了學院，除掉負債之外，把大部分的東西都沒收去了；歐文決心把自己的私積來清還了債務，走向別處去。

「你以後又做甚麼事體呢？」邦猷問他。歐文說他是在和支考哥的一團急進份子所組織的小

通信社通信，他從華盛頓方面得到不少的報告，頗引人注意。他在局內有些熟人，結果是歐文被聘爲那個通信社的駐京訪員，一禮拜得十五元的報酬。「有這點我便可以生活了，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

邦貌很是熱心。「歐文先生，那好極了！那兒滿有不少的壞蛋該得來筆誅一下！」

「我知道的；那正是我所以要來會你的原因。我所注目的事情中有一件是關於那些海軍保管地的借掘權。那在我看來大有蹊蹺。若是我的推察不錯，我想那黑幕中是有費龍。陸士可和培特。奧賴烈在裏面的，凡是他們所幹的事情總不會乾淨。」

「我想來怕是，」邦貌回答着，努力想使自己的聲音不要變軟。

「華盛頓的風說是，那是克里斯拜所以入閣的原因。事件是決定在哈定受指名爲候補之前。伍德將軍說，最初是向他交涉的，假使他肯承認便擁戴他，他拒絕了。」

「是那樣的嗎？」邦貌說着。

「自然我也還不的確，不過我是要去掘發。我記得陸士可是你老人的同事，這樣一來，假使我有甚麼動作，好像是很卑怯的一樣——啦，我的意思你自然是明白的，邦貌——你父親待我很不薄，你爲學院也寄付過錢——」

「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邦貌說。「歐文先生，你不要顧慮那些。你筆直的做你的工作，就當如

你不會認識我們的一樣。」

「你這樣說我滿高興。但是啦，你聽我說——關於這件事情我從你口中是沒有得過絲毫的暗示的，假如我不把這層弄明白，我恐怕將來有一天會生誤解。我的記憶是正確的，你是決不會向我說過甚麼。是這樣的嗎？」

「那絲毫也不錯啦，歐文先生。」

「你從不會把你老人的事務對我說過甚麼——除掉說過些罷工的情形；你也沒有向我說過陸士可和奧賴烈的事。」

「那是真的。那決不會有甚麼問題。」

「問題是會有的呢，邦貌，隨後一定會有的——假使我在華盛頓活動了起來，陸士可和奧賴烈都絕對不會相信你沒有告訴過甚麼。我恐怕就是你的老人也會不肯相信。但是我要來取決的，是要你明白，我並沒有做對不起人的事。」

邦貌和他握了手；他那不動聲色的態度，在那拔拉台士的「牧場戲園」的烟霧迷蒙的居室中坐一整晚的戲子，沒一位能夠演得那樣高明。邦貌公然把中飯吃了，真了一張支票以償還學院的負債，向他的朋友慇懃地道了平安，並祝他的新工作的成就。於是他趕着汽車回家，面上若無其事的，而其實心裏滿是悲觀！

他決心要把這場會話告訴他父親，認為是自己的責任。告訴了於歐文的工作不會有甚麼妨礙，說不定或者可以作為使他父親隱退的機緣。但是等老羅士在那天晚上回家時，那兒竟沒有得到說話的機會。

「喂，娃子，我們把租借權弄到手了！」

「真的嗎，爺爺！」

「政府已經認可了，費龍今天到華盛頓去。他們在下禮拜簽字，你和我要去旅行一趟，又有快活好過了！」

九

孟起司的兩位兄弟，佐衣和埃克已經出獄兩月了，因為勞動黨的同志把保釋金湊足了起來。現在是他們的審判期，被審的還有幾位同志。當局想證明這個勞動黨的組織只是在保護色彩下的共產黨；保護色彩是那組織的「合法」的部分，但實際的指導是在一個「潛行」的團體的手裏，受着莫斯科的接濟和指揮的。他們的目的是要打倒「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建設「無產階級的專政」，就照着俄國的辦法。反對一方面呢，是說被告是組織着合法的勞動階級的政黨，他們對於暴力的態度純全是防禦的。他們相信資本家是絕對不肯平和的聽人把政權剝奪；破壞憲法的是資本家，勞動者只是要防禦自己。

犯人同時受審，審判繼續了三個禮拜，在時事問題上是很好一個訓練——假使報上是把雙方的言論都登載出來，那或者倒是一個。你要聽勞動者一方面的言論，你只好去上法庭，邦猊在學校放課時他便要跑去旁聽。在審判中跳出了一個「出乎意外」的證人時，邦猊正在那兒，對於邦猊也的確是出乎意外——那是他童時的朋友，貝恩·施庫特！貝恩聽說是蓄了一嘴的鬍子，學了幾句俄國話，變成了一位失業的煤油工人，加入了勞動黨，不久他便在黨部找着了一個工作。現在他來陳述他所親耳聽見的一些犯罪的計劃，和黨人們怎樣去煽動煤油工人想破壞油井的一些駭人的消息。在反對方面，邦猊得着埃克告訴他，共產黨員可以賭咒的說，提出種種破壞的煽動的就是貝恩·施庫特自己——在罷工的危險期中，他費了不少的時間堅持着要組織一團決死隊，去燒燬五六處油廠。

邦猊回去對着他的父親說，「爺爺，你爲的甚麼原故把貝恩·施庫特開除了的？」

「他嗎，我是看見他收受別人的賄賂。他另外也還幹着一些壞事體。」

「甚麼壞事體呢？」

爺爺笑了。「他有一個計畫可以驚人。你曉得的，在普羅斯培克特山，大家都爭着要掘井的時候；隣區的地方都想在自己的地皮上先掘井，把別人地皮下的吸乾。貝恩和別的一位傢伙找着了一團地主正好要決定一項有利的租地契約；貝恩便叫他的伙伴把那些地區中的一段的主權讓渡了給他。貝恩把讓渡權登錄了，到地券公司來點驗地皮時，地券上便自然生出了疑問。那一段地面的主人

魂不附體的跑來找着貝恩，問是搗的甚麼鬼？貝恩裝着大吃了一驚的神氣，說他是怎樣怎樣從一位可以信賴的人買到了那段地皮。那人是誰呢？唉，那人不見了，誰也不知道他。但是貝恩却不肯把租券放手，掘井的工作便不能動工。那段地皮的主人冒火賭咒——共同出租的一組的人都束縛着了，不
等那一段的地面弄清，誰也不能夠動作。要上法庭去打地皮官司呢，那要費你半年，或者還要多，在那期間中租地的機會會要失掉；所以那一組的地主們便只好大家湊成起來，送了五千多元來賠償貝恩——他說那費用是他交付了那位逃走了的人的。」

「我想這樣的詭計怕他不止幹過一次。」邦猊說；爺爺的回答是，那在消息未傳播到四處以前，自然是要大幹而特幹的，幹到後來有的地主向着他拉手槍，他也就降服了。他這樣幹來的錢也是孽錢歸孽路，一位婦人找着他，把他剝得一個精光，所以他現在爲國家主義的國體處當奸細。

邦猊明白到他父親對於這位奸滑的騙子並沒有甚麼恩義，只要邦猊不出名，就把他拆穿了他也不管的。要尋出舊事的根跡也很容易，只消去調查貝恩在那裏所登錄的地券；他的登錄證必然是交給了他所撞騙了的那一組的地主的，假使這些人依然還在隣近，他們一定會來做證人或者是可以把他們弄成證人。邦猊第二清早在校裏遇着蘿織，把話告訴了她，給了她一百元去做調查地券的費用。她傳達了給佐衣和埃克，兩天後貝恩遇着五六个氣憤的男女市民和他對質，他們使陪審諸公在貝恩對於勞動黨的陰謀所作的見證上不敢過信了。陪審官只把兩名勞動黨的領袖除外，餘都否

認了；那兩位定了六年的監禁，但是孟起司兄弟是遭了釋放，黨員們開了一次慶祝會，那在報上是登載爲赤色革命的哄鬧。

十

爺爺接受着邦猯告訴他的，丹·歐文在京追跡着費龍·陸士可的那項消息，倒沒有十分介意。關於這項租借權在外自然是有些流言的；外界總有些搗亂分子要想搗亂，但是每個人都明白那是政客的行動。這回的租借是爺爺一生中，同時也是費龍一生中的最大的「財喜」；他們要去承頭着掘井取油。別的事情都在意外。在這項產業中你是非全身披掛着不可的；可惜的是邦猯總把必要的堅甲披掛不起來。同樣像那位「教授」一樣的有爲的青年除掉在費龍的倉房周圍嗅吸之外才沒事可做，也是一樣的可惜。

又組織了一座新的公司，來發展國內的這個最大的油田，爺爺是大股東，選充爲副總裁，在指揮這項開發工作上一年又有十萬餘元的薪俸。但是他對邦猯約束着，瑣碎的事情他是不去過於勞神的；他現在已經煅練了幾位年青的能員，他只是指揮他們去處理便可蕙事。事業的前途十分浩大，他把醫生的勸告違背着，蒙頭蓋腦的，比平常更加勤苦起來了。

費龍有電報來；租券已經簽字。邦猯須得告一禮拜的假——堂皇的上級生是有這種特權的，特別是在有希望他的父親會爲學校寄付一座煤油化學的講座的這樣的情形之下。父子兩人駕着長

路汽車到商尼賽德。那是本省的邊陲處，荒僻的地方，居民不多，道路也很可憐。兩人駐宿在一家粗鄙的鄉村旅店，時而騎着馬去踏查油地。爺爺的地質師、技師和測量師們都來了；他們決定了掘井的方位，路線，導管線，和塘庫場——是的，還決定了一個村鎮，街路要怎樣開設，電影戲院和普通的商店應該怎樣位置！必要的電線已經牽設好了，縣廳在下禮拜便要起修路的工作。萬事都是一帆風順！

在這些情形中邦是該得快活；他該得和一般象賢的肖子一樣，誇耀着這些財喜。然而，用前任驛車夫的俚語來說，他依然如故，「在倉房的周圍嗅吸。」運命的女神要邦常常走在他父親事業的反對方面的，也跟着他到了這兒這座鄉村旅舍，使他和一位老牧場主相遇，那是一位衰弱的可憐的老人，在六十年間的炎腸和烈風之中皮膚變得來和牛皮一樣。他有焦愁着的一雙藍眼睛，有一大箱文件挾在自己的肘下，他怕的是有人偷去，是決不肯拿出房門的。他有心要爺爺租他的地皮，爺爺自然沒有時間來和小小的租契麻煩，他那樣告訴他，事情也就作了罷。但是這位老人却看透了邦是沒披掛着通常的大煤油螃蟹的堅甲，得手把這位青年引誘進了他的房間，把文件給他披閱。那是民政部所發出的一些卷檔，都是有紅印有黑帶子的——但是那老人說，就那樣已經都有缺陷了；有甚麼人從政府的卷檔中把那重要的文件偷了去，那文件是表示「正中油廠」怎樣的騙了他把他的家產奪了去。「那是一位名叫費龍·陸士可的傢伙，是做煤油買賣的一些大拐子的一個。」

那老人，卡爾白里，對於附近的一些地皮曾經打算要登錄的，煤油一發現了，「正中油廠」走了

來，便把他趕了，對於他費了兩千兩百塊錢改良費的地面，沒有給他一文。他們是能夠幹這事情的——老人有一張法令的鈔錄，那裏有一條是「礦產地」不能作為農場；在本省的這一帶地方上了這個當的怕有好幾千人。但是卡爾白里的地面的確是有執照的，所以他有確實的所有權；但是有些人鬧得把政府的存案修改了，他為這事情苦爭了好幾年。他寫信去哀懇本地舉出的一位國會議員，請他找一位律師替他代表，議員便推薦了一位律師，卡爾白里送了好幾次錢去都了無結果——回頭親自到華盛頓去，才知道那所找的律師只是議員辦事所的一位書記，欺騙鄉村下的地主，騙來的錢便和自己的主人分贓！

真是一場可憐的，可憐的哀話——最壞的使你知道那不是一項單獨的事件，却是一個系統。有錢有勢的人藉以魚肉貧者弱者的還有更多的辦法！卡爾白里還有一大本政府的文件，他是在華盛頓得到的，是關於加里弗尼亞的土地案件的議院的調查報告書，邦耗費了一夜的工夫翻了一遍——那全卷有一千頁都是細密地印着一些大規模的詐騙和偷竊。例如鐵路公司對於煤油地的沒收！政府的土地局對於鐵路公司是把沿線的地段都付與的，但是「礦產地」是要特別的除外。無論何處一有礦物發現，鐵路便要把那地段退還政府，另外規定路線。在這條令之下，所謂「礦產」是包含着煤油；但是鐵路公司們對於這法令多少是在遵守嗎？單是南太平洋鐵路公司便有加里弗尼亞的油田，價值到一千萬元以上；但是要把這財產收回公家的一切努力，都被滑頭的律師，受賄的政治家

和法官抹煞了。在爺爺和邦猷趕着汽車回家時，邦猷把這些情形告訴了爺爺；但是爺爺能夠做甚麼？被「正中油廠」把他的家產奪了的卡爾白里，他能爲他做出甚麼呢？你可以担保，爺爺決不會「在費龍的倉房周圍去嗅吸！」

第十七章

曝露

那年的秋季和冬季，拔拉台士山上的鷓鴣的叫聲沒人注意了。邦猊不高興到那兒去。但是適逢其會爺爺有點事情要去經紀，他的汽車夫因為偷着空閑在幹私酒販子的勾當，丟了監，爺爺的健康漸漸壞了，覺得自己駕車都很吃力；那是禮拜五，便叫邦猊來代替了他。

羅士二世油廠除掉徒存空名之外已經沒有留着邦猊的面目了。牧場館中是一位不認識的婦人在那兒操持，拉斯孔小榭已經折毀，繁茂的朱藤被一座油槽替代了。和保羅集會着的一些人每個都不在了，思想上的討論已經絕無聲響。拔拉台士現在是成了一處工人們苦工着，專門掘油的地方，大家都把口閉鎖着。有好幾百的工人，邦猊在前是從不曾見過面的，這些人又算製出了一批新的空氣。他們專愛照顧私酒販子和盤球場和祕密的賭博場和飲酒場。舊的煤油工人們稱呼這些新的傢伙爲「摘橙子的」，他們因爲工作的不熟練總時常在出亂子；或者是從油膩的槽架上跌下，或者被沈重的鐵管榨碎，公司弄得來有擴張醫院的必要了。然而比較起雇用熟練工人去組織工會，這總要便宜些！

有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來遇着邦猷；他的讀書的時間被杰克·杜剛的女人的來訪攪擾了，杜剛是丟去監裏的一人。那婦人扭着要見他，只是哭哭啼啼的，把他的丈夫和其它幾位弟兄的駭人聽聞的話來告訴他。她求他親自去看看，他是太軟弱了不好拒絕——你想這是怎樣的一種胡鬧，他的堂室一位煤油王子，是正得預備把背甲長硬起來，好來繼承他的老父，和一位世間的愛寵快樂過活的。邦猷明白他是在幹着壞事，在下着雨的禮拜六的下午，他沒告訴他的父親便各自去了，那正表明着他在犯罪。

獄裏人沒說二句話便請他進監去；守牢獄的人是習慣了的，他們並沒想出那對於一位年青的理想家會生出甚麼影響。這座古代的監獄是一位有特等天才的大建築家所規畫出的，那有專門的本事可以逼人發狂。牢房不是和別的監獄一樣有門可以開鎖的，是造成爲迴轉的圓筒，你要放一個犯人進去或者取一個犯人出來，你便把那圓筒迴轉，轉到外籠上的一個洞口和內籠上的一個洞口相當的地方。迴轉時是推着圓筒上的一隻手柄，鐵是鏽了的，那真要軋出一種怪難受的聲音。這樣的牢房是一列三層，任隨你迴轉那一層，三層都同受震盪。在這監獄的四十年的歷史中，因爲每天每晚都要聽受這些聲音，有好幾十個人是發了狂的。

凡你所認識的所愛的人就像一匹野獸一樣關在鐵欄後面的，你有沒去看訪過的經驗？那個情景對於邦猷就像有甚麼塞進了他的胸膛，使他支持不住幾乎窒了氣。那兒的七個朋友，除掉兩個以

外都和邦是一樣的年紀，他們聚集着看見了邦，他們是那樣的歡欣，那樣的高興，就像關在欄裏的鹿子得到欄外的糖塊和麵包一樣。他們的那種怪可憐相的歡迎聲，在他們面孔上的那種感謝的輝光——在年青的富家子弟的一生之中，最好費幾分鐘工夫來作這樣一次的訪問！

他們都是牧場上的人，一生之中都是在日晒雨淋之下做着工作的，身體長得很魁梧，皮膚和青銅一樣很結實；但是現在他們變得來或者是慘白，或者是寡黃，身上骯髒得不堪，滿頭滿嘴都是毛髮，兩頰窪陷着，兩眼也窪陷着。杰克·杜剛，如他婦人所說的一樣，是在喀嗽，在那一團人中沒有一個是帶着健康的神色。假使邦能夠對自己說，這些人是幹過極壞的事體，那嗎他們這樣受罪，倒也咎由自取，雖然他也懷疑着這究竟會有甚麼效果；但是他們却是因為胆敢要夢想着人類的正義，要在口裏宣傳，胆敢冒犯大實業家們的不承認工會的工場！

邦送過些書籍給他們——在那些無知到萬分的牢子們看來凡不是過激的書，他們是可以看的，再則書要直接的由書店送來，那樣便免得他們要過細的檢查，看有沒有鋸子和繩索藏在裏面。現在他們要談到那些書怎樣的幫助了他們，他們還想要問邦，邦不知道他們幾時有受審判的希望？問他看見過保羅沒有？保羅的志趣現在是怎樣？工會是怎樣了——還有沒多少的痕蒂？急進派的任何報紙，他們都是不許看的，所以他們對於世界的消息要遲過六七月。

邦猯又懷着一項決一死心的衝動走出太陽光裏來。他的父親是半個病人，但是儘管那樣他的父親應該把這場苦痛的負擔担在身上！前回父子兩人談到這件事情時，爺爺說須得等一下，看費龍·陸士可「會怎樣辦。」但是現在邦猯是不能再等了；爺爺須得逼着費龍辦，不然邦猯便要自己動手。他駕着汽車把爺爺送回安琪市，知道急進派組織了一個「救難委員會」要召集一次抗辯的羣衆大會，同時在會上募集資金作爲行將開審時的費用。保羅是一位主要的演說人——不管他自己的保釋有被取消的危險。邦猯一得到這項消息，他對他的父親下了哀的美頓書；大會要在下禮拜開會，假使費龍不在這時期中收拾好，邦猯也要到大會上去演說，發表出他對於這場案件的全部的見聞。

爺爺自然是反對。但是這回又使他飽吃一驚，看見他的兒子也並不「軟弱。」邦猯在他放下決心的時候總是表示得更進一步。「或者你會以爲我是靠着你的錢過活的，我不該有這樣的舉動，那嗎我或者也可以把學校丟了，我要自己去做工。」

「娃子，我從不曾說過那樣的話啦！」

「不然，但在我看來你和費龍會是一鼻孔出氣，假如你能夠說，我是並沒有靠着你生活的，那或者會舒服得一點。」

「娃子，我並不想說那樣的話。不過我想你也得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

「我是甚麼都想遍了的，爺爺——想到我自己都不高興了。世間的無論任何人，我不能因為愛他，便把我的正義的觀念拋掉。我們把那些人放在監裏是犯着罪的，我說假使費龍不把他們放出來，假使他不幹，那嗎我要使他難受一下。」

費龍正在從東部回來的途中，邦猥要把他的希望用電話傳達給地方檢事；假如有必要，他或者也可以打電話給法官——這樣的事情，邦猥敢担保他是不僅幹過一次的。假使他不幹，那嗎邦猥的名字便要通報出去，要在大會上演說。在爺爺心上突然顯出來的是那場哈里·西格的演說會上的記憶；他看見他的愛子在向着那狂熱的暴徒呼號，掌握着一片怒髮冲冠的大海，舉起拳頭絕叫！

邦猥自然又要把他恫駭安孛婢兒的手段拿出來的。「你可以替我告訴費龍，我要把他的姑娘制服着，把她拉去赴會。我要告訴她，說費龍是把她關閉在一座金絲籠子裏的，那會叫她走；她假如把那幾位政治犯人的全部的情形聽見了，她會使費龍痛悔的！」爺爺好勉強地苦笑了一下。這可憐的老人，在他私心中暗暗佩服着他的小將的大胆！

爺爺是用着恫駭安孛婢兒的這場話，還是別的，那可不知道，所知道的事實是這樣——費龍。陸士可帶着那有民政部的斗大紅印的寶貴的文件，由他的私人汽車從華盛頓回來之後剛好兩天，聖弈里多的地方檢事出庭到上席的巴登法官面前，把那八位違法的工團主義者的案件撤回不起訴了。於是薇薇·屈羅西收回了她的一萬元，七位工人弄成半瞎的程度才放出太陽光裏，邦猥要加

期。在那些怪鳥——名字是甚麼不管——那些要污辱他的家門的怪鳥裏面的處女演說，也就無期延

三

邦貌在報紙上未登載以前便早得到消息，他趕快跑去報告保羅和露滋。保羅找着了一項木匠的工作，他們兩兄妹在一處偏僻處租了一家小屋。露滋在一家大病院裏當看護婦，保羅也買到了幾本書在手裏，一個小規模的拔拉台士又移到安琪市的勞動階級的一部份來了。哦，邦貌把消息帶來了時，露滋臉上所發皇着的喜色！其次是保羅，他帶着那種焦愁和自負的奇異的混淆，他說：「娃子，你費了那樣大的心，你很可佩服，我也感謝你；但我要無忌憚的說出我今後的行動，我怕你聽着，會以我爲忘恩負義罷。」

「你要做甚麼呢，保羅？」

「我決心要加入勞動黨。」

「哦，保羅？」邦貌的面孔上表示着決望。「但是，爲甚麼呢？」

「因爲我相信他們的戰略。我自從在西比利亞，我就是相信着的。我在等待，因爲我怕有害於同盟罷工；到我遭了逮捕之後，我不和別的朋友們妥協，我也幹不出甚麼事情。但是現在除我一個人之外，我不害及任何人了，所以我要說我所知道的東西。」

「但是呢保羅！他們是又會逮捕你的！」

「或許是會。不過這回他們會把我作爲共產黨來逮捕，他們會用那種方法來審判我。」

「但是他們所逮捕的人已經不少了！」

「一種不能公開的運動正是不能不由這樣去長成——此外是沒有辦法的。譬如我，我是一位無足輕重的工人，我的思想，我的言論，都不會得到甚麼人的注意；但是假如他們把我當成一個共產黨審判，我便使一般人都要想到談到我們的思想。」

邦妮偷看了露滋一眼：怪可憐見的，她的兩眼在凝着她的哥哥，她的兩手駭得來緊緊握着保羅。要去出征時，她曾經表示過這樣的面孔。總要看見她的哥哥去出征，那是她生就的運命！

「此外你的確是以爲沒有更重要的事體可做嗎，保羅？」

「我從前慣愛想我要做一些偉大的事情。但是最近這兩三年給了我一個教訓，在資本家的世界，工人是毫不重要的，他須得認清楚他自己的地位。我們有大多數人下獄，更有大多數的人受了死刑。但有一件事我們可以担保的，我們是在幫助把奴隸喚醒。」

這兒靜默了一會。

「你十分相信着那是不能用和平的手段達到的嗎，保羅？」

「娃子，這是該對着我們的敵人說的啦。你想，在罷工期中他們是不是在用和平手段？這層你總

可明白！

「你對於德模克拉西絕了望了嗎？」

「倒也不盡然！真的德模克拉西是我們的目標——那是值得我們努力的唯一的東西。但是不把大資本家的支配打破之前，德模克拉西不能夠存在。那是戰鬥的工作，不是德模克拉西所能辦到的。你看弈里在他的聖堂中所招徠的一些寶貝罷，你妄想着他們要出馬來佔費龍。·陸士可的上風！」

邦貌禁不着微笑了一下。「那正是費龍自己所說過的話。」

「對的，他是一位實際家，我倒很佩服他。他要做甚麼事情，他先要找辦法，有了便幹。他不要政府來阻礙他，他不是嗎？哼，他使用賄賂的手段來推翻政府。說到這兒我倒要問你啦，娃子，本禮拜丹·歐文從華盛頓送來的通信你看見沒有？」

「信在家裏，但我還沒有時候看。」

「你看罷，那很有趣的。歐文說，陸士可和奧賴烈兩人和檢事總長通謀，以得到海軍保管地的煤油採掘權為條件，買賄政黨指名哈定為候補，這個消息在華盛頓的報界是無人不曉的。他們買賄了政府的當局，也買賄了報館。世間上在鬧着要調查，但是那一幫人反對着不准實現。」

話頭中止了一下。保羅望着他朋友的面孔，看他有些不安的神氣，他又說，「娃子，那話你可沒告

訴我——我不能夠自由發表的話，我不願意知道。但是你和我們兩來都明白——那是資本家的政府，那說得上甚麼德模克拉西呢？」

邦猊又沒有回答，保羅又說，「我想到了你所說的費龍，是因為我近來才和他衝突過，他在我看來就是資本主義這個系統。我是要剝奪他手中的權力；我該得怎樣做呢？我是費盡心血的在想，想要怎樣才可以合法。他是把法庭抓在手裏的，他說的話便是法律；他們把你網在一個法律名詞所編成的蜘蛛網裏。向羣衆說話的機關他是抓在手裏的——他不高興羣衆聽的話，你是甚麼也不能發表。電影是在他手裏的——聽說有一位電影明星是他的情婦——大約你是很明白的罷。你在進大學——我聽說大學是奧賴烈的私產。要講投票，我們是絕對得不到多數的投票的——因為投票箱是在費龍手裏；我們就作興選出了甚麼人來，但他們在未就任之前，他會已經把他們買賄了。別人說費龍是注重投票選舉的，我愈想愈覺得滑稽啦。」

「但就那樣說，保羅，你究竟有甚麼辦法呢？」

「我要去找工人！費龍的煤油工人是他的權力的基礎，他們替他製造財產，他們是在我們的隣近，他們不是散在四處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工作，也有一個共同的利害——他們要的是費龍從他們奪去了的財產。自然他們的觀念是很模糊的，因為他們讀的是他的報紙，看的是他的影戲。但是我們是可以去教育他們——他們把油井奪到手的時候，看費龍怎樣來奪還？」

「他會派兵隊來搶奪呢！保羅——」

「他派不出兵隊，因為我們有我們的鐵路工友，我們有我們的電報工友，他們會送我們的消息，不會送他的消息。我們有我們的工友都在操縱着一切的產業，我們要組織他們，要教導他們怎樣去幹——一切權力屬於工會！」

邦猓又在沉思着他的朋友在前從西比利亞帶回來的這種觀念。保羅又接着說，照常是那種剝切的態度，那使邦猓感佩，而使他的姐姐憤怒的。「那在你看來好像可怕，因為那是一種鬥爭，而你是

不想鬥爭的——你也無須乎鬥爭。要幹這項工作的人，他們的精神是鋼鐵——他們要受毆打，暴壓，投獄，在獄中受餓。那就是費龍在製造着革命的辦法，他把我們投在牢獄，打算把我們爛死。我們睡在那兒，養成我們憤恨的，黑鐵的思想。一切的布爾什維克都是在牢獄中訓練成的；美國的教師們也正在施行着同樣的課程。那不僅使我們受了煅煉，強硬起來——也使我们成爲注意人物，工人們得以知道我們；可憐的奴隸們爲保衛自己連一隻手都不敢動的，他們得以知道也有他們可以信任的人，不至於把他們賣給費龍。陸士！我是要回拔拉台士去的，娃子，去宣傳共產主義，假使費龍再來逮捕我，那莫斯科的計畫便要登錄在聖斐里多的法庭的記錄上！」

四

報上作爲頭等重要的事件報告着，季·亞諾德·羅士氏的獨女，密司亞爾白它·羅士（白諦），

和本市最古的舊家之一之子孫，最近被選爲加里弗尼亞國防聯盟會長的愛爾東·白迭克氏訂婚。隔不兩天報上又報着白迭克氏被任命爲駐筭巴黎的美國大使館的祕書；因而兩人的結婚式便成了本省的慶事，教堂前面從不曾有過更多的花，邦是裝扮成新郎的儂相，爺爺打扮得很輝煌就像一位曲馬團的團長，安默嬌嬌呢自以爲是這段良緣的撮合山，處在新娘的精神上的母親的地位，帶着一種半是在哭半是在歡喜的應有的不安的表情。「安默夫人，新娘的嬌母，穿着桃紅色的緞衫有青色的珠邊，帶着桃紅色的百合花」——報上是這樣敘着，把白迭克的門第，羅士的家財，敘述得一個天花亂墜，但絕不說到新娘的父親在前是位驛車夫，連在加省坤生特市開過雜貨舖的一段往事都一字不提。

結婚的高潮一過，新郎和新婦同赴任地，接着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安默嬌嬌得意着自己做媒的成功，現在把她的本領要轉用到邦身上。期會是「巴楚梨王女」的第一次上演，是一種家庭的慶事。在這場大傑作品的初製時，爺爺和邦不都是表演過的嗎？爺爺不曾經做過國王嗎？真的是做過，他告訴過安默嬌嬌至少怕有一打十二次——所以爺爺要挽着她，在後面便緊跟着當場的明星和她的邦，那不是在再自然也沒有的嗎？安默嬌嬌會見薇薇。屈羅西，一見便生出愛情，要向她的姪兒子提說，不也是再自然也沒有的嗎？

簡單的說，邦自己覺得是在受着女人的大本事操縱，要他想到薇薇·屈羅西在銀幕上是真

正的一位公主，她在面容上和舉止上都是天成的貴族。這是女人的有名的直覺力的一部分，不怕她並不會走出過本省一步，在她五十年的生涯中並不會看見過一位真的貴族，然而她却能正確地說出一位貴族的態度和舉止。

邦猷說，是的，薇薇很不錯；面孔不壞。自私的男性是有名的不動聲色的，他並不因嬌嬌的暗示，便狂熱起來要表白自己的情史，在實際上他是暗暗吃了一驚，因為他以爲她是太老怕不知道他們有不正當的事情。於是安默嬌嬌便推開窗子說出亮話來，「你爲甚麼不和她結婚呢，邦猷？」

「唉，嬌嬌，我不知道她要不要我呢。」

「你問過她沒有呢？」

「唉，我遠遠的暗示過一下。」

「那嗎，你不用暗示，你直切的問她罷。她是一位可愛的姑娘，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應該酌量一下，我想你們倆一定是很好的良緣，你的父親我相信也是高興的——我相信你假如不去求婚，你父親會去向她求婚的。」嬌嬌談到這種冤孽話來滿流露着一片的愛嬌，使小輩的人要明白他們還不好便把老年人置諸高閣。

邦猷總是愛表示服從的；所以他離開之後也就想了一下，半分放着決心想去和薇薇談及。但是可惜，在他們第二次會面時便鬧着口角，使他們倆的幸福愈見難以達到。薇薇剛好從安拏婢兒處回

來，說安拏婢兒正在難過，因為有某某壞蛋的新聞記者從華盛頓發出了一些通信，痛罵費龍收買了合衆國的大總統，攻擊商尼賽德的租掘權是二十世紀的最大的盜案，說費龍爲這收買行爲該受告發。有某一位思慮周到的朋友把這油印的通信切了一分下來，用紅鉛筆加上記號，寄到安拏婢兒家裏，加上了「親展」兩個字。那通信是極端的漫罵，記者的姓名對於薇薇很熟——是丹練爾·委布斯達·歐文，她在甚麼地方聽見過這歐文的名字呢？邦自然不能不立即告訴她——因為她終久是會曉得的，免得她以爲他在隱瞞。丹·歐文是大學中的舊教師，是已經倒閉了的勞動學院的校長。

於是薇薇便大冒起火來。這傢伙是從邦口中探得了那些秘密去的！邦堅決的說，他決不會對於歐文，乃至其他的任何急進派的朋友談說過這件事情，薇薇叫道，「哦，要命！要命！你真是幼稚得可憐可憫的公子！」她照着那樣的口調接着說，那正是那些危險的赤黨的奸滑處的積極的證明，他們在你不識不知之間把你當成一眼油井一樣，把你吸取得乾乾淨淨！這場事件在薇薇的觀點上看來，頂要緊的是要安拏婢兒和費龍不曉得邦認識得這位拐子記者，她要盡力的幫助掩蓋。假使他們是曉得了，那和他們的交誼便要破滅，他們是定要相信着受了暗算，或者至少要以爲邦是一位沒遮攔的人以後不好再相親近。薇薇是要忠實，要羅曼諦克，而同時是要悲喜劇的，恰好就像影戲劇本的一樣。邦老不高興了，他告訴她，關於這件事情的底細，爺爺怕已經告訴了費龍，在邦早前告訴給爺爺的時候。

於是這位年青的煤油王子便沒有扣問這位「天成的貴族」肯不肯嫁他。否，他走了，心裏很是快鬱；因為凡是她離開她走了，總是關心着她；而且他們也好像常常都在鬧意氣，又常常流着眼淚和好起來。他要免去困難，除掉把急進的運動拋開，是沒有辦法的；而在理智活動上他所嗜好的又再沒有別的事物。他想跑去會保羅，向他提出反對勞動黨的很多的新意見。他想邀羅織去會保羅和露滋，羅織是以左翼為不健全的，他們爭持起來一定會議論風發。他又想去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愛普塞爾斯」的集會，羅織最近才選爲了那個團體的書記——這兒有真的教育，年青人真的在知道用心，別人熱中着在鬧足球和學生團體間的政治活動，他們是以同樣的熱心在研究主義。

五

在邦視所認識的一切人物中，在現在看來好像完全成功，完全幸福的只有一個，那是第三天啓的預言者，弈里·瓦特金士。因為上帝把對於參加過「聖經馬勒峙」的羣衆所啓示過的約束，都實現了出來；他使操縱着安琪市的金融界的一位大銀行家，馬克·愛生堡，想到弈里的政治勢力的重要，在建築新殿堂上捐助了一筆大錢。現在建築已經完成，在本地方大破天荒的我主聖哉的叫聲中行了開堂的禮節。

南加里弗尼亞的居民一多半是從美州中部遷移來的隱遁的農民，他們是走到這兒來在日光和花下死的。自然他們死後也要想得到幸福，要於來世得到日光和花下的保證；所以安琪市便是許

多奇怪的宗派和信仰的發祥地——你不到這兒來調查，你是想不出那個盛況的。你請把禮拜日的報紙上那滿欄滿頁登載着的舉行甚麼會合的廣告過目一下罷，那會使你捧腹大笑，或者大流眼淚，看你自己的性格是怎樣。有甚麼耶穌，甚麼佛陀，甚麼佐洛亞斯特，甚麼真理，甚麼光，甚麼愛，甚麼新信念，甚麼靈驗主義，甚麼精神術的名目之下大約總有三五個人聚集着——這就是一種新的天啓的濫觴，帶來着神妙的精神的愉樂和救濟的慈航。

在這些靈界的建設者中弈里要算是最得到便宜的。第一點，他在前真的是做過牛羊的牧人，在這種行道上有古來的傳統的。自然那也很有象徵的作用；在前他對於山羊所做過的手續，現在又應用在安琪市的人形的山羊來，他把他們收集在櫟中，免受殘忍的狼子惡魔的毒齒。他把牧羊的拐杖帶上教壇，穿着白色的寬袍，在他的金髮上耀着明星，他要呼喚那些羊羣，就如像他在山上呼喚過的一樣，他把功果盤端着去收集功果時，羊子們便自己剪下自己的羊毛。

弈里有點做戲的本領，他會活用起來演出一些原始的單純的活人戲和野外劇，那把他頭腦簡單的信男信女灌滿一腦子的醍醐。他要講說他怎樣被惡魔誘惑，便有一個惡魔現出，有馬蹄，有角，有尾，用着赤色的漏斗光線照着，弈里便把十字架高高舉起，惡魔便要跪在地上叩頭，銀喇叭便吹奏起來，信男信女們便爆發出無數的聖哉聖哉的狂叫。或者是發出這個命令，「受着苦難的孩兒們到我跟前來」，於是便有幾百人的孩子穿着白衣的現出，弈里把牧羊的拐杖舉起來呼喚着，孩子們便都

湧上教壇，他們的清朗的童音便唱出一聲，「讚美我主！」此外不消說還有會葬者的坐場，施洗禮的大理石的池子。你總之絕不會忘記你是有一個靈魂，那對於你是超等緊要事，對於耶穌也是超等的緊要事，而且你那靈魂該由弈里的幫助得着救濟。你總之要受着教誨做種種手式的——要為主而起立，要捧着手求主的救濟，假如你是新到聖堂來的人，你該得舉起你的右手。

但是弈里比其它的豫言者們所佔着的最大的便宜，是他在拔拉台士的羣丘中所培養出的一對肺臟。絕沒有人有他那樣圓轉的聲音，絕沒有人能夠說得他那樣長久。一個禮拜的整天他對牛皮的風箱都不斷的吹送——清晨，正午，晚間，除掉禮拜六之外，每日都有說教，在清早在午後又有祈禱會，有聖經研究班，要唱讚美歌，要施治療，要行洗禮，還有謝恩會，有很多場的結婚儀式，還有貞姑祝髮的儀式——在這由五十萬元建立的聖堂中，那很多的房間很多的會堂中所有的行事，你是不能夠一一枚舉的。

科學又恰好完成了一種驚奇的發現；人的聲音可以擴展成一萬萬倍大，可以傳遍到全球。美國的民衆成了雷曲（Radio 無線電）狂，每個人都要安一套雷曲機。第一次的大放送是在安琪市新設的一家專為富豪們享樂的三百萬元的旅館的開館式上，報上充滿着驚嘆的紀載；但那結果是大有關礙，因為旅館中的每一個人都喝醉了，旅館的管事立在媒話筒前吐出了無數的猥褻的話，埃沃瓦的農婦們在她們畢生之中都不要夢想聽着的。大家覺得這新的發明應該受一番洗禮來贖罪，弈里

便在他的聖堂中安置了一座最大最强的放送機。由主的恩惠，他的說教可以傳遍縱橫四百萬方英里，對於這樣大的聽衆說教，那是很有價值的，聖哉耶穌！

弈里的說教就這樣便成爲南加里弗尼亞省的生活的大特徵之一。你就要想免掉它，老實說你總不能免掉。爺爺受着醫生的敦囑該得多從事運動，他在晚餐之前要有十三分鐘的散步；他說在他散步的全路中，他能把弈里的說教聽完，不至聽落一句！在這和暖的春日每家人家都是開着的，你選着比較貧寒的隣里去走罷——那種人家要佔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你便會聽着弈里的宏鐘的聲音，在你前脚走過一家人家，二脚又是第二家的雷曲，你從甲街步到乙街，從甲巷步到乙巷，雷曲會連成一片！在這些人家中坐着老年人的夫婦，手裏捧着聖經，兩眼含着醍醐的眼淚；或者又會有一位母親在洗着嬰兒的尿布，或者在爲自己的男子準備夜餚的軟糕——自始至終她的靈魂都載在那大豫言者的雄辯的羽翼上高攀着榮光！爺爺在外邊走着，自然也得意——爲甚麼呢？你們不要忘記，那發明第三天啓的人正是他啦——他發明了那一番胡說白湊，是那天他想要那亞伯爾·瓦特金士老人不要打他的女兒露滋！

六

邦貌接到一封丹·歐文寄來的信，敘述着他的工作的情形。近來在華盛頓做急進派的報館的通信員很不費事；通常的報館記者堆積着無數的材料，他們不敢發表。總有幾位不守本分的人對於

他們所目擊的事情大抱憤慨，他們一湧着歐文，便把滿腹的牢騷向他發洩。不過有點困難的，就是勞動通信社的通信範圍太小，接受他們的材料的就只有三四十家急進派的報紙。

哈定大總統從他的家鄉帶來了一羣私人來，是他的政治的衛兵；報界的人稱他們爲「奧海沃幫」，他們這些傢伙是見錢就要的。白爾訥·布爾克衛把情報局的椅子給了他的一位私人；這位是「評定價格者」，假如你要甚麼東西，他便和你評定價錢。威爾遜政府是沒收敵人的財產長肥了的；現在的哈定政府却又以返還敵人的財產長得滿肥！回扣定規是五分；假如你要收回你一百萬元的財產，你須得送這位「評定價格者」五十萬元。私酒販子的特權定價是幾百萬，商議價錢的地方是在國會的休息室。歐文從內部得來的消息，說是老弱兵救濟費的募金已經被虧空了三萬萬以上——管理那一局的局長又是另外一位「奧海沃幫」。駭人聽聞的是，那樣的惡孽儘管你挖出許多來，在美國全國中沒有一家大的報紙或者雜誌肯替你登載！

邦猊把信給他父親看，那在這位老人看來照常是和邦猊的見解恰成反對。是的，政治是腐敗的，所以你正可以見得實業的事情要交給政府經營是怎樣的愚蠢。實業該由政客的手中取來，交給實業家經營，他們經營着是不受賄賂的。假使那些油田出馬便交給爺爺和費龍，那決不會有甚麼收賄的情形會發生——那不是很明白的嗎？爺爺和費龍是愛國的志士，要把有害的公衆的政治掃滅啦！

爺爺真心是那樣信實着的嗎？在邦猊看來實在是很難担保。爺爺對於公衆有他的誑話；或者對

於他的兒子也另外又一番撒謊的，對他自己的良心必然又有一番。假使你捉着他，把這些虛偽通通剝掉，他那赤裸裸的光景一定會支持不住的。

他的敵人是上院的一些「反角弓」，忙着要剝掉他這些精神上的遮蓋。華盛頓有一位年老的上院議員名叫拉佛烈特——他的頭腦便已經硬了四十年，你沒方法來把他醫治。現在他又在非難那煤油的商租權，要要求調查。哈定的機關封鎖了他，但不能封鎖他的唇舌——他在議院裏動議，演說了八個鐘頭，旁聽席是擠滿了的，其次是他把他的演說錄用不出郵費的公事文件寄往四處。爺爺要喃喃着吐訴不平——然在他吐訴不平的當中，他會發覺他的兒子才是站在這些搗亂者的一邊的。對於他父親的虛偽並不表示同情，反轉要批評他，弄得他父親沒有面目。

接着又有一件痛心的事情起來了。西市有一位報館的總經理，是草創時代的那些海賊中的一個，他的歷史起初本是一家酒店的掌櫃，高興談到他投銀元上天花板的故事，假如錢是打中了天花板，那錢是歸他老板的，假如又滾了下來，那便是他的。他就那樣找了錢，他現在在辦着報，他探聽到了這場租借油田的惡事。有一人來找着他，那人對於商尼賽德的租借地在早是有一部分所有權的，這位報館經理和他約好有財均分，他便向費龍下出警告，他們要他一百萬元。費龍罵他滾蛋，結果是那報紙的第一面上便大大的公開了出來，說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公事上的盜案。這報紙並不是無聲無臭的社會主義的報紙，它是在本國中消行最廣的大報之一，每位上院議員都要送閱，也要送到別

家報館——嚇，這可不是小事！爺爺和費龍和其它的人很擔心地開了好幾次會，精神上滿受着痛苦；到頭他們終竟向那老海賊投降了，送了他一百萬元的現錢——那大報紙也就把這項對於公衆利害的關心完全失掉了！

邦猯在年幼的時候，他讀過梅因·賴德上尉寫的一些故事，他記得有一場景緻——一隻鷓鴣捉着了一匹魚，一隻很迅速的老鷹從空中盤旋着飛下，把那匹魚奪去了。在這煤油業的賭博場中也剛好是這樣——是人形的鷓鴣和老鷹的世界！

七

到修道院去的事情，邦猯不再感着快活了。但是薇薇總不讓他離開；她爭論而且辯護着說；安孛婢兒是那樣的親切，那樣的賢惠，假使因為政治上的口角便要斷絕交誼，那是很對不住她的！邦猯回答道——費龍一定是在冒着火的，像他那樣的人沒希望他忍着氣能夠和你周旋！

你走進社交界要拒絕喝酒，你便使衆人都要談到禁酒的問題來。同樣他們在衆口同聲的非難着上院的「謀叛」的議員，你假如不和他們同調，那是使別人說你對於那些投炸彈的人在表同情。上院的一小團體的「赤黨」在干涉着富豪們所希望着的立法，他們是成爲一切晚餐桌上的非難的對象，費龍·陸士可的晚餐桌是包含在裏面的。大人物的胥摩斯基說，那些傢伙到底在搗甚麼鬼蛋呢？費龍回答道，「你問金牟二世罷——他和他們要好。」安孛婢兒便要跳起來叫道，「沒談政治

問題！我不准你俏皮我的邦猊！」

接着，稍遲一會，哈威·曼寧喝醉了，他照着他平常的態度，很親密的坐在邦猊的膝上，在邦猊的鼻子前面伸出一個指頭來搖動着說，「你把我的事情啦在對他們講啦？」邦猊問他，「對誰講呢，哈威？」他便回答道，「對對你的那些反，反角弓的朋友們講啦。我是不，不高興與你講的！我，我的老伯父，他要是曉得我喝醉了酒，在他的遺言狀上，我，我是要沒有名字的。」於是邦猊便明白到他和敵人有親密的關係，是修道院中的一個話題！

在安琪市中有好多次數橫暴的行動。美國的退伍軍人團的團員們，受了「赤色革命的哄鬧」的激刺，他們去襲擊了I.W.O.M.（世界產業工人）的本部，把職員們從樓上投下來，還把打字機和寫字台投在他們身上亂打。因為法庭既不能維持法律和秩序，所以這些青年團便自己來動手。他們去攻打賣着紅封面的書本的書店，把書籍投在街上，用火焚燒。他們又毆打賣急進派的雜誌的報丁。向公眾演說的人他們自然也要干涉——假使他們不高興那一個人，他們便去警告那會場的主人，那主人便連忙把租借開會的契約取消。

約翰·格羅拜，從奧克拉荷馬來的費龍的油業同事，在晚餐桌上，他說，那種毒蛇正應那樣處治的。格羅拜並不知道他的斜對面便正有那樣的一條毒蛇坐着，所以邦猊也沒介意，只是沈默着傾聽，「我們在敵地方便是採取的那種手段，我們嗾使退伍軍人團去打破他們的頭腦，他們便逃到別處

去了。費龍，你們這兒是太講禮了。」

安拏婢兒把邦貌放在自己的旁邊，那樣便免得受別人的攻擊。現在她向他談起她的新的影片來，名叫「慈母之心」。這樣一種甜蜜的古風的作品！邦貌或者會說那是感傷的，但是女人們却正愛好，那給了她一個很適當的脚色。薇薇的新片「黃金的楊妃椅」也有一個有趣的西南路。題名已經夠引人了，邦貌以為怎樣？在這安拏婢兒的柔和的私語之上，自始至終，邦貌都聽着格羅拜在謳歌着退伍軍人團的騷音。邦貌很想問他，那把老弱兵救濟費偷進了腰包的「奧海沃幫」不知道老弱軍人對他們是怎樣。

有某一位又說，從戰地回國的兵士又在幹着別的工作——他們在檢查影片。安琪市的一座戲場，打算上演一簇德國影片，名叫「格里格利博士的居室」，這匈奴的侵入使退伍軍人大大的憤慨了起來，他們把制服穿起來，把戲場圍着，還毆打那要去看電影的人。通迷·巴烈笑了起來——說那些退伍兵的忠勇是每名五塊錢買來的，出錢的就是影片大老板們的聯合會！他們不高興程度太高的外國片子上演！

接着是胥摩斯克。他是過於的肥，肥得來不能了解這些話是一種譏刺，他說監督們幹得很好。這胥摩斯克，其實是一位猶太人，是從魯美尼亞，還是魯馬尼亞，還是羅曼尼亞，還是別的什麼尼亞來的，那不知道，而他公然說，我們美國是不讓外國的片子破壞我們的出產計畫。一兩點鐘後邦貌又聽着

說，和里伍德的影片已經掃蕩了德國的市場——再隔三年這項生意便要歸我們獨佔。邦猓用拉丁語說道「Vae Victis（衰哉弱者）」晉摩斯克沒明其妙的望着他，說了一聲「唔恩？」

八

從這樣的一個禮拜六和禮拜日，邦猓又回到安琪市，陪着羅纖去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集會。在一座暗淡的廳堂裏會集着二十五或三十個勞動階級的青年男女，每禮拜聚會一次，讀書，討論政治經濟問題，勞工運動問題和社會黨的問題。羅纖是和這個組織一道長成的，她是樞要的分，因為她受過大學教育，又因為她帶着「羅士同志」同來。階級意識最澈底的青年對於一位富豪子弟公然同情於工人，幫助出錢把政治犯保出的這種異常的情景，都不能不表示感激。

在這些社會主義者的青年，和社會主義者的老年們一樣，也有右翼對左翼的區分；每個人都在討論策略，弄得異常的慷慨激昂。共產主義者也是有一個「青年工人聯盟」的組織；這兩個對抗團體時常在互相挑剔；有時他們要開公開討論會，青年的人們便在座位上跳上跳下的爭論，等回到自己家裏，回到工場，那論爭都還要繼續過好幾禮拜。那是莫斯科對安牟斯達覃（Moscow versus Ams-ter Dam）是第二國際對第一國際，是「赤色」對「桃紅色」，所謂桃紅色便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的別名。這種同樣的鬥爭在邦猓的精神中也是存在着的。保羅·瓦特金士要把他往前拉，羅纖·孟起司却又叫他往後退；但他的困難處是自己沒有定根，好像左右都有理，只是那一個人最後向他說話

那一個人便受他的偏袒一樣。他自己也太尊重了別人的意見，自己好像一個飛蓬！自己爲甚麼不會有一個定見呢？

在純理論上來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用平和的、一步一步的辦法，似乎是可以走到。無論怎樣你總之要走的。但你剛好走出第一步，你便要碰頭着一個事實，資本家並不高興向社會主義的發展，連一步都不准你走。那是一個事實，大凡工人們每走得一步，資本家便用些機智來把他們退回；在大戰中政府也曾經前進過一兩步，資本家們都逼着政府又退倒原處去了。又如保羅所曾經說過的一樣，資本家們並不允許工人採取平和手段的；他們屢次都在用暴力，只要他們方便把所有的甚麼法律和憲法，都一概推在一邊。

這話在邦狄看來覺得對於溫和派是沉痛的打擊。譬如拿謙。孟起司來說罷；他的期待很遠，他有老年工人的那種忍耐；他已經苦了好多年辰過來，他也就放了很長久的年辰在他前面，他是居心要完成一個組織的工作。但是他的組織永遠都得不到完成，老板們在一夜中便替他打成粉碎；他們放奸細，他們買賄職員，爲你播出內訌的種子，在罷工期中呢他們的警察和衛兵要來襲擊你的本部，要捉着領導者去丟監，把工人們趕回奴隸狀態裏。所以這兒便有一種奇異的情形——支配階級在他們的蒙昧中是幫助共產黨人在活動的！費龍和他的油業同事以及其他不承認工會的人們，他們對着工人們是在說，「不，你們不要聽從社會主義者的話，他們都是一些老滑頭。我們資本家是怎

樣的人，我們在採取甚麼手段，能夠向你們明白告訴的人，是只有共產黨！」

有一件事情邦貌是確信着的——工人們應該決定自己的戰略不要鬥內部的糾紛。但是現在連這層事情能否辦到，他都在懷疑了。這兩個派別的分爭是存在問題的本質上的。假使你能相信平和的推移，你的行動自然取一種徑路；假使你不相信，那行動又是一種。假使你能夠說服那有權者的大眾，你可以兢兢慄慄的去運動選舉，有極端派要用暴力的方法使有權者嫌厭，那你便要排除。那樣你便把共產主義者驅逐出組織之外，那自然要使共產主義者厭恨你們，非難你們是妥協派，是「階級調和派」，堅持着說你們是受着資本家們的買賄，買賄你們來欺騙工人安分地做着他們的牛馬。於是社會主義派也就用同樣的買賄的口實來報復。謙牟·孟起司是價愛說的，有些共產黨是密探，是資本家收買來破壞團體的，企圖着一個口實好讓警察來下手。在他父親的同寮中，邦貌是聽過一些話來的，大資產家們有完密的秘密偵探的組織，專門來破壞勞工運動。這些暗探是有兩種辦法的；一種是把保守派的工人頭目買來破壞同盟罷工，或則是鼓動並無勝算的未成熟的罷工；第二種是送些奸細來裝着赤黨，把組織分裂，誘導領袖們採取犯罪的行動。在那位偉大的愛國者，白爾訥·布羅克衛之下的政府的情報局，看來好像是難於相信，但其實和這項工作是大有聯絡的。在有一批共產黨受審判的時候，聯邦法官的總長說過，共產黨的全部的指導權，顯然是握在合衆國政府的手裏！

邦猯始終懷抱着一個優美的夢想，他想要使他的友人們都互相成爲友人。現在他把蘿纖引去見保羅和露滋；他是喜歡他們見面的，想他們一定也會喜歡。但是可惜，他們是並不喜歡的樣子！雙方都客客氣氣的，留心着沒談到政治問題，就好像他們去訪問修道院的一樣！但是邦猯是滿心要他們談政治的，因爲他想決定他內部的分裂，他覺得他們是對手，他們都是勞動階級的一份子，而他呢只是一個外人。或者有一個總可以說服別一個；但是那一個是說服者，那一個是被說服者，在他自己是沒有把握。

邦猯問保羅，知道他把木匠的工作拋棄了，工黨在給他一些薄薪，他盡他的全力在從事組織。保羅會過孟起司的兄弟佐衣和埃克，那兩位「左翼」的青年，邦猯說出他和蘿纖怎樣的出力把那貝恩·施庫特在審判上破除了的往事。他誠心的希望着社會黨和共產黨，與其互相內訌使敵人佔便宜，最好是能夠照着那樣合作！

這樣便把線索引起了，蘿纖說她很高興要傾聽同志瓦特金士的政治上的意見。（一位社會黨對於布爾什維克，在家庭的分裂以來，早就沒用同志的稱呼了，現在她爲要和保羅客氣，用了這個舊稱。）在美國這樣支配階級把持着一切的武器和交通機關的地方，怎樣來喚起一種大眾的崛起？他們現在有綠氣砲，任你有幾千的叛亂工人一時便給你掃滅。唯一的結果只是引起反動——就像在

意大利的一樣，那兒的工人們就把工場佔領了，終竟又不能不拋棄，因為他們不能經營。

同志瓦特金士回答道，意大利沒有煤炭，煤炭的供給是靠著英美，所以英美便有力量的絞殺意大利的工人。事實上意大利的法西斯派的反動是受著美國銀行團的支持的——莫索里尼和他的流氓痞棍，在美國的借款未得到手時，他們是一個小指都沒敢動的。在匈牙利和巴威美國也演著同樣的脚色；全世界的反動局面都是美國的錢支持着的。保羅親自在西比利亞目視過來，他以他沉着的斷定態度說，一個人除非親自涉歷過，他是不會了解的。羅織的想法保羅也並不以為怪，在和平的境遇之下撫養成的一個人要作那樣的想法是自然的，但是保羅是上過戰場，他目擊過階級鬥爭的實際戰況。

「是的，同志瓦特金士，」羅織說，「但是假如你去幹，幹失敗了，那情形是只好愈壞的。」

「假使我們總不幹，」保羅說，「那我們是總不會成功；我們就幹失敗了，工人們的階級意識會愈見尖銳化，目標比較我們不幹時總要更近一步。我們須得把革命的目標放在大眾的前面，不要讓他們受著妥協的誘惑。我對於社會黨的運動的批評是，那種運動不承認工人階級中所閉鎖着的智的和道德的勢力，那用適當的手段是可以喚醒起來的。」

「唉，」羅織說，「但那個便是問題啦——甚麼是適當的手段呢？我是贊成用平和的手段，不贊成用暴力的手段。在我看來那是更有道德。」

保羅回答道，對於老虎用平和的手段在有些人看來或者會是道德，但在他看來呢簡直是無聊。決定的事實是在過去的九年中資本家們所幹的工作。他們毀滅了三千萬人的生命，毀滅了三萬萬元的財富，那是一代的勞工一滴一汗的所造成的。所以保羅沒有閑心要去和他們講道德；他們共總都是殺人狂，唯一的工作便是剝奪他們的權力。只要能夠成功的任何手段都是道德的，因為沒有甚麼比資本主義還要不道德。

邦猊和羅織走出來的時候，羅織說保羅是一位反常的人，對於資產階級的確是一個危險分子。他是因為戰爭的原故弄頑固了的，那些戰爭的人該去奈何他。回頭邦猊又問露滋，羅織說露滋是一位好姑娘，但太淡薄了一點，同志羅士不覺得嗎？邦猊想說露滋是深邃，她的感情誠摯，但她不輕易表示。羅織說露滋是應該替自己着想的，假如她跟着保羅和他的布爾什維克的生活終始，那她是有不少的痛苦好受的。邦猊說，羅織可以幫助教導她，但是羅織微笑着說，同志羅士未免太幼稚了；保羅是決不會讓一位社會黨走來，把他妹子的同情給他奪去的。邦猊儘管費盡苦心，他的女朋友們總不能夠成爲朋友！

後來邦猊會着保羅，得到保羅對於羅織的反應。是一位好姑娘，人也聰明伶俐，不過她的普羅列達里亞的態度是不能夠支持好久的。美國的社會革命不會由年青的大學畢業的小姐來完成，她是在替資產階級做着慈善事業！她在「埃普塞爾斯」中的努力都是無聊的，這些社會黨的組織專門

是在和共產主義搗蛋。資本家們滿高興出錢來雇她做這樣的工作！

不過在邦妮所看見的情形倒多少有點不同；資本家是沒有頭腦的，並沒那樣的寬大！幾天後邦妮知道蘿織陷在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境遇。她在大學四年的肄業期中，自己的理想是要得到一個在社會上做工作的資格；但是現在有一位女朋友警告她，她是靠着那位女友的指示而行動的，那人警告她，說她和社會黨青年團糾纏她會失掉她出世的機會。一位猶太人的女兒，是勞動階級的出身，要得一項社會上的職業已經是很難的，更何況還要加上社會主義的這一番折扣。蘿織至少是應該等待一下，等到自己得到了地位，能夠立身處世的時候再說。

就那樣便又有重重的困難！蘿織該怎麼做的好呢？答案是她所愛的那青年社會黨，她是不肯拋棄的。說等待是很好說的，但一等待便是妥協的開端；一開端，你便沒法中止否，「埃普塞爾斯」就算被巡捕襲擊，被報紙上指摘為破壞青年道德的陰謀，蘿織是不只好圖自己的機會的。假使她的女朋友說的不錯，那嗎布爾厥亞基是不把她當成慈善事業的雇員使用的，她在勞工運動上總可以找些工作做。邦妮便走去和薇薇·屈羅西去赴晚餐會去了；他走去帶着一個嚴重的面孔，一腔受着苛責的良心，兩者他都沒有那樣的聰明來遮蓋！

十

畢業期已經逼近了，一切堂皇的上級生都在忙着來選擇自己將來的出路。爺爺問邦妮放下決

心沒有，那兒！答道他已經有了。「但是我不高興告訴你呢，爺爺，因為那會使你不愉快。」

「是甚麼呢，娃子？」一種焦心的神氣罩在那老人的團團而多縐紋的面容上。

「唉，我是要費一年工夫到別處去，我改過姓名，要在那兒的大工業上當一位工人。」

「哦，我的天！」話頭打斷了，爺爺凝視着他兒子愁蹙的兩眼。「那是甚麼意思呢？」

「我是專於要去了解做工的人，那是唯一的路道。」

「你所想知道的，你不能够問他們嗎？」

「不能呢，爺爺，他們自己除掉朦朧的知道一些之外，也不明白。那事情是非你自己去經驗不可的。」

「好菩薩，娃子，讓我告訴你罷！我從前是做過工人。工人生活是骯髒，臭蟲，和病苦——我想，我是為你除掉了那些，使你的生活更好過的！」

「我知道呢，爺爺，但那是一個錯誤；那並不會生出如你想像的結果。一個青年假使他的生活太安逸了，他便長成文弱，自己拿不出自己的定見。你的勞心我是知道，我也很感謝，但我須得拿一個時候來試試一些別的門徑。」

「在經理油業的工作上你覺得還不夠你吃苦嗎？」

「我假如能夠真的經營，我或許會有苦吃啦，爺爺。但你知道我是不能夠經營的。那是你的工作；

並且你就交代給我，費龍和油業公會是不許我爲所欲爲的。否，爺爺，在油業上根本是有些錯誤的，我和其餘的人決不能同幹那種把戲。我要走開，幹我自己想幹的工作。」

「你是說一個人走開嗎？」

「另外有一位和我同意見的，我們要一道走。他是格雷哥里·尼柯賴夫。」

「那位俄國人啦！你不能够找一位美國人來做同伴嗎？」

「唉，適逢其會，沒有我高興的美國人啦，爺爺。」

兩人沉默了好一會。

「你這話是認真的嗎？」

「是的，爺爺。我說了便要做。」

「你是曉得的啦，娃子，大工業大多數都是很危險的工作。工人們有些是受着重傷，有些是丟了命。」

「是的，注重的就在那一點。」

「一位父親只有一位獨兒，而且對於他抱着許多希望的，是很難忍心的。你知道，我爲你真的是在費着許多的心血——我之所以這麼勤苦的，那要算是重大的原因。」

「我知道，爺爺；我的心裏也正在爲那件事情吃苦，但我也無可如何。」

又停止了一會。

「你沒想到薇薇嗎？」

「想到的。」

「你告訴過她嗎？」

「沒，我是拖延着的，就給向你拖延着的一樣。我知道她是不會贊成的。我須得要和她脫離關係。」

「一個人在要拋棄那樣的一種幸福之前，是須得長久的考慮一下的啦，娃子。」

「我是翻來覆去的考慮過的。但我的一生不能作爲一個電影明星的附屬物而消磨。我被奢華的生活窒待會斷氣了。我有我自己的信念，我要實行我的信念。我要去幫助工人，第一步我須得知道工人的實感。」

「在我看來啦，娃子，你說話就像他們的一員——我認爲是赤黨的一樣啦。」

「或者會是啦，爺爺，但我敢告訴你，那倒不見得就要化爲赤黨。」

又有一番沉默。爺爺的話是說盡了頭。「我一輩子從不聽過這樣的話！」

「其實倒是很舊的一個觀念——至少是有二千四百年的。」

那兒接着便說出在遠遠的印度，那是悉曇國的王子，在世界上有名的佛陀的故事；他怎樣拋棄

了自己的國土和財寶，拿着一個叫花子的碗去放浪，一心只是在想去求人生的真諦，他在宮庭的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

「國王傳給他王子的宮殿是極盡了印度的豪華，因為國王滿焦心想看見他兒子的幸福。一切悲愁的景象，一切災難，一切災難的智識，都要從國土中絕跡，他便不會知道世間上有甚麼苦事。但是就如鎖着的象渴想着叢莽的荒原一樣，那王子却在渴想着要看望人生，他要他的父親，許他去看。國王便命令駕着駟馬的鸞輿準備着；又命令在太子所通過的路上都要張着彩飾。」

於是邦貌看見悉曇國王的臉上有些瞠惑的神情，他便開始笑了起來。

「爺爺，你看我成爲那一種的好呢？——是一位佛教徒，還是一位布爾什維克？」
真的，爺爺倒不知道怎樣決定的好！

十一

在本世紀中有一個新的天地開闢了出來——那是潛在意識——關於這項問題有很多新奇的學說。潛在意識有極強大的力量要求自己的實現；萬一遭了阻礙，那潛藏在人的心中，身體是要受害的。一位嫉妬的女人就那樣得着神經性的虛脫，這是極純粹的一個例子，就這樣去保存她丈夫的注意；如此這般的這樣奇異的現象還有一長單。但是這佛洛依德的學說，和美索迭斯派的神學不能相容，它還沒有侵入南太平洋大學。所以這種現象一發生，邦貌並沒有絲毫的猜憶，在他剛好畢

業之後，同格雷哥里·尼柯賴夫要出發之前，爺爺感冒了傷寒睡在床上。邦猯自然會把他的行期延期，他所要求着的苦難充分地在家中遇着了。有幾天的病勢很危險，疑到爺爺會有生命之虞；邦猯滿感受着陸士可以前告訴過他的後悔。他也當面看了這樣一種可驚愕的情形，是爺爺的幾百萬元的家當，會要歸他來管理。

老人把難關過了，但很衰弱而可憐，醫師警告他的家族，重症傷寒後心臟是要衰弱的，最好是要留心將養，不可操心。在爺爺的心坎中必定是在微笑着的，因為這樣一來，邦猯便不好走開了。父親就像孩子一樣扭着他兒子的手，邦猯要坐在他的旁邊，向他讀着那悉曇的青年王子的悲惋的故事。關於這場計劃爺爺是告訴過薇薇，還是在兩種潛意識間的一種電氣的接觸呢？她常常到家裏來，很親切，很同情的——邦猯心中的那匹野象便被千萬重的絲帶束縛着了。

繼後爺爺可以起來散步，可以坐在迴廊上寒暄的時候，他的恰巧的意識又活動起來，立刻想出了一番計劃。

「娃子，你的問題我替你想過一下，我承認你是有發表你的思想的權利的。我在想我好不和你妥協一下，玉成着你。」

「怎麼啦，爺爺？」

「唉，我想你可以得些錢由你自由去處分，你不至於想到是用的我的錢。自然，我也並不希望你

用錢去做違反法律的事；假使有甚麼教育事業，並不是主張用暴力的，唉，那是無妨礙的，假使你一月有一千塊錢的收入，你可以用來做那種宣傳——那可合意罷？」

一個月一千塊錢！闊氣哉！邦猷忘記了他自己的階級的標準，照着他的階級來說，一個月一千塊錢還不夠養幾匹小馬或者一艘競漕的月艇；他是照着急進派的標準在想，照着這個標準，一個月一千塊錢可以辦一座勞動學院或者一種週刊。爺爺並沒說到要邦猷留在家裏，但他明白這筆錢便是一項賄賂；他是、要來處理這筆費用的。他向這項誘惑退讓了，他趕快打電話給羅織——他是爲她找着了一項工作！

他邀她去赴中餐；在他趕着汽車到餐館的途中，他的百忙的心緒在種種計劃間飛躍。羅織依然還是做社會黨青年團的祕書，他給她的薪水，就當於他在社會上服務的一樣。青年社會黨該得租一座較大的會場，他們要發行週刊，以高等學生和大學學生爲對象。邦猷和古柏爾博士的約束，是在學期中不從事宣傳，他現在是已經畢了業了。現在他自然要去宣傳了！大學校的學生和其它的學生該得多知道些近代思想，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還有是共產主義——這呢是不可太多，因爲爺爺是稱之爲暴力主義，說它是犯法的！

第十八章 遁逃

一九二三年的夏天在邦是愉快的一個夏天。做着一位小報的編輯，能發表自己的思想，每禮拜印行着分發出去，不會受施奎基部長的沒收，也不會有警察和國家主義者來襲擊你的事務所。凡你的相識你都可以郵送給他，你高興着想到他們讀後滿會表示同情，把他們的偏見除掉。他的這「青年學生」週刊的贈閱者名簿中，邦把他全部的同班生都記上去了，到了秋季，社會黨青年團可以拿到大學裏去賣，說不定會惹起一番糾紛，那會是一些不出錢的廣告。

爺爺徐徐的恢復了起來。每禮拜的小報他都是要讀的，是一種慈愛的檢閱。但那是無須要的，因為羅織是正統派的社會黨員，她沒有一行白紙會替左翼化費。極端派要來捉着邦，德他說有話是應該雙方發表的，羅織便會說，那他們為甚不自己辦一個報？就這樣邦，又算是被「牛耳」着——被一位婦人！那差不多是拙劣得來就和接了婚的一樣！

還有一種安心的原因——是薇不很和他爭鬧了。由他要跑到別處的重工業去尋死的狂氣的提案，她是飽受了一驚，所以她現在是高興妥協着，只取他的一半的時間，其餘的一半讓給羅織和

「青年學生」去了，薇薇在她的新片「黃金的楊妃椅」上正用着苦工，那內容是一位奢華的美國的愛嬌中了一位巴爾幹的某國的虛偽王子的圈套。爲演這簇影戲他們真的去找了一位羅馬尼亞的王子來，他的風度極有魅力，在邦貌和他的社會黨的猶太姑娘忙着的時候，他便盡心盡力的在向薇薇獻媚。

自然他們也要接到白諦的來信，白諦現在是昇在雲天裏去了。那樣燦爛的一個世界，有那樣重要的一些人物往來！她正午和這位公爵中餐，晚來又和那位公爵夫人夜饕。爺爺和邦貌爲甚不去看訪她——邦貌可以舉行一次真正堂皇的結婚。爺爺忍不住笑；他想到要叫他到巴黎去學說甚麼坡利·烏·佛朗西。

撞牆的人們自然是很忙的；但自從病後爺爺使一概把那麻煩交給費龍去了。上院是在休會期中，那兒有一個暫時的猶豫；上院議員的那些赤黨雖會在地方上去攻擊那油地的租借權，但是報紙上不再印出他們的言論了。世間上有一種奇妙的迷信，凡是在上議院所說的話，就是極高等的報紙都覺得有登載的必要的。這樣的情形使政治和實業家不相融洽。

商尼賽德掘井的工作是在進行中。有十二眼井已經在產油了，收到事前所期待着的絕好的成績。有時候爺爺要趕着汽車到事務所去，但大多的時候都是那幾位英明的年青的執事走到他家裏來，坐在書齋中聽他吩咐。這樣敏捷而能幹的年青人，把他們一切的材能都集中到從地底取出油來

的這一點！沒有幻影擾亂他們的眼睛，沒有樂曲迷離他們的聽覺，沒有躊躇，沒有猶豫，從地底取出煤油便是人生的目的也永不會有絲毫的懷疑！就那樣他們留心着各部分的事項，支配着各人的分担，增加着自己的威望和薪水；他們之中任隨那一位一離開了書齋之後，在爺爺和邦猊之間便有一種不能說出的淒楚。邦猊爲甚麼總不會像那年青的岑猛士、年青的海曼、年青的波林一樣呢？

二

醫生的吩咐，要爺爺關於業務上的事情一天不能操上兩點鐘的心；所以邦猊總要誘他出來慢慢的閒散，他們在街上走着或者會聽着弈里的說教，那總要引着爺爺的注意使他忍不住笑。他看着這第三天啓的燎原的火勢總要感受着一種不懷好意的快樂；因爲那證明大衆都是一些盲蟲，那他們要收買海軍保管地是萬分應該的！本市中和弈里敵對着的一位宗教上的騙子辦着一種小報，爺爺是在訂閱的，那小報專們攻擊弈里，曝露他的一些騙術。

正規的教會對於這新的天啓是嫉妬着的，因爲那使他們受着很大的影響。弈里是一位毛桃子，又是一位騙術師，他的對頭牧師通牟·普貝爾說他所行的醫療都是一些詐騙，他去雇用些人來立在那兒，說他們的跛腳怎樣醫好了，他的癩疽怎樣脫了體。弈里的信徒們也總是不想把他們打滾亂叫的習慣拋掉的，弈里在他的聖堂中便專爲他們造了些不透風的房室，這些儀式便在那兒舉行。那些房間叫着「逗留室」，因爲他們要去「和耶穌逗留」；儀式一開首了，你可以看見有一百人的男

男女女都在地板上打滾，你抓我，我抓你，把他們的衣裳扯得精光；你可以看見有一位婦人會把身子反弓起來，或者是東跳西跳的跳，一跳跳幾英尺遠，就像一匹鷄子把腦子砍掉了的一樣。這種昏鬧的結果是一團人形的物什壘成一堆，扭去扭來，扭來扭去，弄到發出一身的臭汗，真使你惡心。

普貝爾大師把這些文字印刷出來，要叫賣報的人拿到聖堂前面去賣；賣報的人會受一羣人湧來毆打，巡捕不敢去捉拿那下手的人，或者是捉拿下，回頭又把他們放了。安琪市的政治家們都怕這位草包預言者的勢力嗎？通牟·普貝爾要用出號大字來問，爺爺會忍不住笑——他笑的心理就像那位西部的墾荒者，回到家來看見自己的女人在和一匹老熊混戰，他把槍架在牆上，坐着口裏叫道：「幹幹，老婆！幹幹，老熊！」

另外還有一種非難——是這位預言者說是喜歡和美貌的年青女子結伴。這種風聞是很難說的，因為弈里和第一天啓的希伯來的預言者們一樣，極端的在攻斥着奸淫和私通。爺爺忍不住笑的在旁觀着；到有一天他和邦趕着汽車作了一次長時間的兜風，在一處僻遠的海岸上停止着了，邦要找一个地方來游泳。在水邊上有一家便宜的旅館，看出一位男子和一位真是美貌的年青的女子出來，那人正是弈里·瓦特金士年青的女子趕快走過了，弈里和爺爺與邦兩人寒暄了一下，又才走了。爺爺立了一會，看着那兩個的背影，他說：「有趣！有趣！」

接着他轉身走進旅館去，不動聲色地向櫃上的人問道：「我會過那位紳士，但他的姓名我忘記

了——才走出去的那位紳士啦。」

「那是聖夷涅池市的題·西·布龍先生。」

「他是在這兒過夜嗎？」

「他剛好把號掛上。」

爺爺開首把旅館的掛號簿翻來一看，看見那兒大大的寫着：

「聖夷涅池市，題·西·布龍夫婦。」

筆跡是常見的弈里的粗大的筆跡，爺爺家中有他幾封事務上的來信。爺爺除掉捧腹大笑之外實在沒有辦法。真的，假如他把旅館賬簿的內容向通牟·普貝爾指點一下，那他會把第三天啓一脚就到雲霄裏了！

三

哈定大總統死了；丹·歐文從華盛頓給邦寫了些風聞來。那位老紳士是礙難着接受煤油家的金錢的，所以白爾納·布羅克和他的「評定價格者」便替他把事情處理停當了——他們在渥爾街的買辦公所把那一筆錢存在那兒，那是產業家使政治家的生活舒適的辦法。他們時時要給這位老紳士帶一大把自由公債券來，那是他們替他贖來的。現在在他死後，他的夫人在銀行的保險箱裏看見這些公債存集有好幾十萬，她以為那錢是存給另外一位女人的，她便大發雷霆，把那事情

向她的朋友們四處傳說，在華盛頓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笑談。

其次是新的大總統：是一位小漢子，他的名聲是靠着把波斯頓的巡捕罷工鎮定下去了的一點，但實際的情形是他的眼睛被市長一拳打青了，他藏在旅舍裏不好見人。他的一生的理想，據他自己說來，是要開一爿店子，那你可以知道他的精神的深淺了，他並不知道好說甚麼話，於是報上便稱讚他是「剛毅木訥的丈夫。」

這種材料邦猓沒有發表，因為羅織是不高興無根的傳說的。但是他們却又滿載着大學的職業選手的內部的情實，等這報拿到校庭去賣時，選手諸公便羣集起來大打「埃普塞爾斯。」便是那些暴徒們也是在讀報的，邦猓是大得其意了。

到了十二月議會從新召集，有一種駭人的情形出現了；「反角弓們」在上院裏得到勢力的平衡，他們第一着的運動便是和民主黨聯合起來，提出煤油租地的調查案。這項消息傳到費龍和爺爺的耳裏如像一個霹靂——他們安置在華盛頓的探子事前沒有探到這個災難，費龍便跳上自己的汽車趕赴華盛頓，看在最后的五分鐘還好不用錢來弭縫。顯然是無法可施了，因為委員會已經進行着在找見證人來立在見證台上「熬煎」——這一種怪可怕的新聞術語，不是說甚麼甘脆的割烹，却是一種爆發，爆發出的渣滓散播在報紙的第一面上。

事情太引動人了，沒方法再事扣留。那讀來不像政治上的事件，但像一簇有殺有斫的電影。民政

部長克里斯拜沒有想到把他弄來的煤油錢換成自由公債，存在安全的銀行金庫裏——他的辦法就和一位笨伯一樣，把他特克撒斯省的牧場的多額抵押金還付了，他還置辦了許多財產是人衆都可以看見的；他甚至還告訴他的牧場管事，說他從費龍·陸士可手裏得到六萬八千塊錢，管事又向牧場的一位雇工說了。現在上院議員們把這位多嘴的管事找來立上見證台，他逼得只好說是誤會了——他所說的不是「六萬八千元」，是說「有六條或八條牛」。這樣的一種誤會是很容易起的。

但是其次是克里斯拜有一天存過十萬元在銀行裏；這十萬元的來路是怎樣的？一位華盛頓的大報館的經理起來說是他把那筆小款專門借給他的親友部長不作別用的。這位大經理便到佛洛里達去避寒去了，他得着病，須得靜養。但是強硬的委員會派了一位委員到佛洛里達去，把經理立上見證台，在五六十位新聞記者的面前釘着他，把他逼得來吐出實話，他的承頭完全是出於友誼。

那十萬元是從那兒來的呢？誹謗者自然便奔走起來——像丹·歐文那樣的人物便跑到委員會去把華盛頓流傳着的風說報告了。於是委員會便把「少培特」奧賴烈找了來，「熬煎」他，弄得他承認出他是在一個小的黑口袋裏送了一萬元給克里斯拜部長的——真是更像一簇電影的材料了！他們又把「老培特」找了來，他說那是一筆借款——他是有收據的，一時不知放在那兒去了。後來他提出了一個簽名來，他說是從收據上切下來的，其餘的部分不知道往那兒去了；對於收據等項他是很不留意的，說不定他是把這張契約交給了他的夫人，由他夫人失掉了只剩下這一條簽名。

華盛頓和安琪的社交界中最炙手可熱的領袖們的醜事便傳佈出來了！報紙也就大胆的登了出來，儘管他們是戰慄着覺得他們所幹的事情是大逆無道！

四

每天爺爺都要接着費龍打來的長電，自然不是直接打來的，是間接由那位可信賴的年青執事的夫人，波林女士轉交；署名是用的「葉帆風」——取義是爺爺所愛用的一個公式，「一帆風順」。那些電報不是醫生所期待着的安慰他病人的神經的那一種；否，那都是使病人的神經焦燥的——他不知道是後悔了，後悔了多少次，他應該聽他年青理想家的勸告，從這場腐敗的騷擾中早把身子抽開！但是現在邦猊自然是不能說那樣的話了；他是只好讀着新聞，等待着，驚疑着，在那一個時候那雷電落到他們身上來。

安孛婢兒的新片「慈母之心」已經成功了，要舉行一次特等盛大的世界第一大，邦猊自然是要挽着薇薇，爺爺要挽着安默嬌嬌，至少在那一晚上凡事都是一帆風順的。邦猊把他第二天出版的小報的校樣檢閱了之後，走回家去，在進門的廊道上遇着在等待他的嬌嬌，嬌嬌的手激得發抖，她的牙齒也在打戰。「哦，邦猊！大不得了啦！他們有人在捉拿你的父親！」

「捉拿他？」

「有人在追尋他——就在這房子前面！你要偷偷的離開這兒——他們會追你——哦，我是駭

得要命——哦，你，你，你千萬要當心！不要讓他們把你父親捉着了！」

他把情形弄明白了，情形的確也就如嬌嬌的支離滅裂的話所表示出的一場悲喜劇。年青的波林，那可信賴的執事，在幾分鐘前到了這兒來，帶着爺爺寫來的緊急的消息來找邦猓；他把消息留白下來，邦猓認了：他該趕着他自己的汽車去，要絕對的留神沒讓人跟踪——因為有人要追隨他，探查他的父親。他一得手把跟踪着的人脫掉，他該把自己的汽車丟掉，自然是在你的名義之下有免許證的那駕汽車；他該在一處生地方另外找一駕汽車，在一種假名之下買一架轎車，不可買新的，因為是要放廠馬的跑。依然要留心着沒讓人跟踪，可一直跑到郊外的聖伯斯卡鎮，在某一個街角上爺爺在等着他。波林給了安默嬌嬌五千元的紙幣，接着便走了，希望在房子近處探線子的人可以跟踪着他去。

邦猓說了幾句話來安慰那可憐的老夫人。並沒人要將爺爺捉去下獄，他們是要找他去做見證人，就像他們把培特父子找去過的一樣。邦猓檢了幾件衣裳在一隻舊皮篋裏，那上面沒有姓名，也沒有甚麼簡單的標記，他便惚惚的坐上車去的。確的在不遠處正停着一駕汽車，等邦猓一開了車，那駕車子也就開動起來。邦猓接連連的轉了五六個街角，那駕車子也緊跟着他。他想到目前是晚上五六點鐘，市的中心處的十字口在這時最爲繁雜。交通是由記號在整理着的，有兩三位警察立在人衆擁擠的街角上監視，你東轉西轉的轉着可以在你和一隻追跡的車子中間挾上幾駕車子，早遲你趕

到十字口，在鈴子剛響之前你恰好折過去，那你的追趕者便不能不等在後頭。

邦猯弄了這項策略，把那汽車擺脫了；於是他便把自己的汽車丟在一處公開的攔納庫裏，在「亞列克斯·埃渠·約翰士」的名目之下購了一乘兩人用的轎車。賣主的收據暫時是有免許證的効力的，邦猯把百元紙幣數了十八張交出，他便趕着汽車走了。三十分鐘後他便到了聖伯斯卡鎮，趕着去通過那指定的街角。他從那兒通過了兩次，在第二次上爺爺從一家旅館裏走出，邦猯把車停下來，於是他們兩人便趕着跑了！「有甚麼人跟着你嗎？」爺爺第一次問的是這句話，邦猯說道：「我想是沒有，但我們可以探試。」兩人轉了好幾處街角；爺爺始終都從後窗望出。最後他說：「好的，一帆風順。」邦猯問道：「我們往那兒去呢？」回答是「到坎拿大」；邦猯是隨說隨好的，轉上步伐道，跑出聖伯斯卡鎮的北端。

在他趕着汽車時，爺爺把消息告訴他。第一件是費龍已經逃到歐洲，至少他坐的輪船在今天已經拔了錨的，希望的是他不要被人捉着。「葉帆風」打電報給波林夫人，叫她轉告拔拉台士君——那是暗指着爺爺——千急要立地到方苦沃去會他的朋友，他今晚便該得動身，不然他來不及。爺爺是無須乎再要人提醒的；昨天他已經得到消息——雖然他把那痛心的消息不會告訴邦猯——說是上院的調查委員們探聽得坎拿大公司的風聞，打算要把那組織的人都招呼出來。那提喚狀在當天一定是發出了的，打電報到安琪市，要中央直屬的法庭警察護送着所要人證立地解京。爺爺和

波林是從避火口上由事務所裏逃走出的——你看，又是影戲的場面！現在他們父子兩人，亞列克斯·埃渠·約翰司，和保羅·克·約翰司，連夜連晚在落雨天中奔波，不敢在一家旅店裏停留一下，怕的是有司法警察埋伏着在寅賓室裏，甚至連大的都市都不敢通過，怕的是他們憤怒着的祖國，會有眼睛從窗口上來偵探！

五

在嚴重的風雪中父子兩人到了方苦沃；他們立即把那不愉快的假名丟棄了，落到最高等的旅館。不消說立刻便有報館記者跑來；爺爺很泰然自若的說，外邊說他們是逃避上院的調查而來的，那都是無稽之談，他們是美國產業家要到英領哥倫比亞來投資的。華盛頓的非難只是一些不值錢的無聊的政客們的閑氣，那煤油租契最有利於政府，而且說到坎拿大公司來，那對於坎拿大也是一項很大的利益。羅士先生和令嗣君是打算到英領哥倫比亞來開發煤油的嗎？記者們熱心的問，爺爺說他現在還沒甚麼可以報告。

他們的現狀是：肉體上是很舒服的，但是精神上却不盡然，他們所住在的都市只是新開地，天時又冷，並沒有甚麼可以快樂。而且爺爺的亡命免不得要多延時日；新國會要繼續半年，搗亂的傢伙們會把煤油案子繼續着，要鬧到來秋的大總統選舉上作為利用的資料。爺爺打電報給他的事務所，又給船上的費龍打了無線電；費龍立地有回電來，要爺爺立刻到倫敦去會他。

爺爺是非去不可的；但是，邦猯呢？他是有愛人留在家裏，而且還有報紙，所以他或者怕該回安琪市。但是邦猯沒有那樣的道理，在這冬天要讓爺爺一個人通過一個大陸再通過一個大洋，那是成話的。他的兒子要同他去，他們和費龍見了面之後，可以到巴黎去和白諦同住一下，可以去會她那些闊綽的外交界的朋友。到那時假使必要時，邦猯也可以一人回國——那話可以到後來再商量。

老人怪可憐地高興着這項取決。他現在所關心着的除邦猯而外便沒有甚麼了。在他的私心中他是暗暗在向他的兒子低頭的，但是他在表面上不能不表示着尊嚴，好像是受了不正的政治上的敵人所迫害。關於那事件他少和邦猯談及，但和別人他總要暢談好幾個鐘頭；對於自己的私事突然這樣的饒舌，那正是他的衰弱徵候的最顯着的地方。

邦猯寫了些長信給薇薇，把情形告訴她，誓說着他的愛情永不渝改；對於羅織呢，把報紙的責任推交給她，每月付她一千塊錢。爺爺寫了些長信吩咐他的那幾位年青的幹員——感謝上帝現在是正要靠着他們的材幹的！他們應該由海底電線時常和他和費龍連絡着；費龍留在華盛頓的代表們是要把那場調查案打消的。邦猯又拜託了丹·歐文每週按期寄他的通信，還有他常讀的種種急進派的刊物；那樣父子兩人好把他們爭論着的常態帶到歐洲去！

兩人在火車上費了四天，橫過了那坎拿大的雪的平原。車外冷得異常，但是車內是舒適而溫暖的，列車後部又掛着一駕展望車，是由三四位美國的和坎拿大的產業家使用着的。在一兩點鐘之內，

他們得以知道了大人物季·亞諾德·羅士是同在車中，嗣後爺爺便暢談起來，把他現在辣手着的事件都向衆人說了。邦猊得以看見這些人的階級意識是有趣的，他們的意識立即自動地反應出來；每個人都同情於爺爺，每個人都覺得那種曝露是些搗亂的政客們的公案，油田的那項租借對於公衆是大有利益的。由賢明的實業家所節省出的費用比實業家們所得的紅利要多過無數倍。

父子兩人到了孟特列爾，在那兒有一隻堂皇的大船等待着，有幾百位種種門類的工銀奴隸在準備事奉他們，回報是從那偷來的煤油中取用兩三百桶。他們上了船，大船開始駛下聖勞倫司河，船抵奎伯克，買到報紙，邦猊看見報上記載着中央司法警察襲擊了勞動黨的一次秘密的集會，把所有到會的人都逮捕了。那是一件滿可哄動一時的事件，坎拿大的報紙登載得很詳細——坎拿大也是有這個問題的！報上把被逮捕了的犯人的姓名都列了出來，那其中有一位是保羅·瓦特金士！

六

儘管有多少的煤油錢把冬季渡英的航海不能使它不寒，不能使它風平浪靜。爺爺是暈船的，所以待他走到倫敦的費龍·陸士可所住的旅館時，已經是衰弱得不堪了。但是費龍把他鼓舞了起來；是的，爺爺在他的背上受着費龍的一掌，在旅館的寅賓室中聽着費龍的虎聲咆哮時，他的確是又甦活轉來了。

「喂，老頭子！我看那些赤黨把你駭破了胆啦！」

你可以保險，沒人能夠駭破費龍的胆的；他是坐在世界的最高頂上！那場調查——哼，那是使鄉下人喝彩的馬戲。隔不兩月便會吹過，甚麼都會忘掉——他把紐約唐莽烈館的一位老板的話引用來說，那人是遭遇過這種亂子的，「格係九日鎮。您只要熬過九日，您就無事。」喂，豈不是嗎——費龍又在爺爺背上一掌——他們是從商尼賽德的地底取着油的，錢是流向他們自己的銀行裏，並沒流向別人，他們拿着錢儘可以天花亂墜的使用。還不僅這一點，回頭他們便要把那上院的一些糊塗赤黨，一個倒提——爺爺只消等兩三天，他會看見便是這兒倫敦報紙的第一面都會有甚麼消息登出！

金牟二世的背上也得到了他分上應有的一拍。這位少年布爾什維克應該帶着他的老人去看倫敦的市面；他在歷史上不是讀過的嗎——有五百年前斫過人頭的地方，和這些有趣的景緻？老人休息定了，費龍才好把一些煤油的商議告訴他，那會使他的眼睛睜着閉不攏來。費龍是沒有時間荒廢的——他不是那樣的人！在一種企圖上他又投了五百萬元，打算把戰中被德國炸壞了的羅馬尼亞地方的油地再行開掘，那比商尼賽德還要有望，費龍得到百分之五十一的權利和完全的支配權，要從美國運一部全套的機器來，要使那些流紳痞子看看真的掘井工作究竟是怎樣的架步。現在關於波斯方面的情形他又在和英國的油業家們鬥爭着，費龍和介立在兩造之間的國務院要把那老道的約翰·布爾（英國人之綽號）從一場長期的酣夢中驚醒。

在這兒對於邦貌表現出了一種奇怪的情形。費龍·陸士可是由上院的煤油調查委員會逼跑了的忘命客，但是同時關於油業方面他却是美國政府的外交部長，海外的大使和國內的大臣所幹的工作就好像他的童僕一樣。自然別的煤油家也是在出馬的，超等油廠和維克多和五大公司的，其他三大都是有代表，怕有幾百人，派在海外的；但是費龍是十分的活動，在華盛頓的輿論界大受稱讚，所以其餘的人都來聽從他指揮。哈定大總統可以死，他的精神不死，費龍和他的一黨是出了錢把它買來的。

這位美國的大頭目和英國人交際着就像從美洲西南部的平原出來的長角的野牛一樣。他不玩甚麼社交的花樣的，他是奧克拉荷馬出身的一位老看牛匠，假使「這些古董的半長統靴和單眼鏡」他是這樣稱呼那些大不利顛的煤油巨頭的，要不高興他，那請他打他好了！有一次宴會邦貌也出了席，在席的都是煤油界的競爭者，在邦貌看來好像只有費龍一人比在他修道院的晚餐桌上還要喧囂，還要粗鄙。邦貌覺得這兒是有一種來歷的；費龍要用他的蠻野的西部章法來先聲奪人，那在交涉上正好站地步！那些英國人兩三年前要美國的海軍幫助，沒費一文錢便借用到手，但是現在他們沒再作那樣的夢想，費龍便是把這話來向他們告訴的人。下回，那些煤油黨要說到軍艦時——那和說到錢是一樣。

歐戰後美國的外交改用了新的方針。金融家的海外投資是由國務院主裁着的，指導他們該往

那兒去，該從那兒迴避。金融家須得服從，因為在搜集利息上幾時要仰仗海軍陸戰隊的幫助，他們是不知道的。那在實際上的意義是，像費龍·陸士可那樣的鬥士可以到外國的產業家中去，開口說道，這事情讓我幹，那事情也給我一分，或者是你下次要向渥爾街的銀行界借錢時，可以吹吹哨子。這種手段一切牧畜家是熟悉的，他們稱爲「角觸」；向着幾位英國人「角觸」得一下，他們便和美國國內的小資本家們一樣得以知道——美國的真正的主人們究竟是誰！

七

看了五百年前斫過人頭的地方，爺爺不消說絲毫也沒有感着趣味；邦猓也去看來，同樣的他也沒有感着趣味。邦猓所想着的是在目前要被斫掉頭首的人。英國有大規模的勞工運動，有一個很發達的工人教育的系統，爲舊派的領袖們所支配着；也有一批年青的叛徒在和他們挑戰，因爲舊人們是缺乏明瞭的革命的目的。「青年學生」週刊在和這兒的「平民」交換，邦猓現在去拜訪這些叛徒，不久他便捲入了英國鬥爭的漩渦裏了——在亞伯爾會館有一次大會，有議院的工黨議員和它的重要分子出席。

有一兩種報紙登載着年青的煤油王子的接談，他和美國人所稱呼的「過激派」很接近。這一下使白諦寫了一封痛加申斥的信來。她是請他們來到巴黎，和最上等的人物會面的；而邦猓現在離開了故鄉六千英里，又才在這兒來大打臭屁！天王菩薩，他真的不肯替他的親戚們作想嗎？愛爾東是

正要陞官的，而他的妻弟才走來大批爛污！你在信上看來可以知道白諦是大費了一番苦心的，她克抑着，忍耐着向她的弟弟說明歐洲和加里弗尼亞的差異。這兒的人把赤黨真真是看成危險分子的，邦猊會明白他在社會上會完全受人排斥。假使愛爾東的長官知道了他的親戚的一員是同情於莫斯科的那些殺人的暴徒的，那怎好把微妙的國家大事寄重在他的身上？

邦猊回答道，真是萬分難過，但是白諦和她的丈夫最好和他絕交，不要會他，因為他的存心是凡到了一國便想調查那國的勞工運動和黨團組織的。把這問題解決了之後，他便坐着給「青年學生」通信，記出他所接觸過經見過的赤色事件和赤色人物。

小報寄來了，邦猊從第一面的左上隅讀到第四面的右下隅，覺得是大可滿足。是的，羅纖·孟起司會成一位名編輯——他謙遜決定下，比他自己都還要高明一點。羅纖在做一篇連載的長文「正義與學生」論到青年男女的問題。她的見解很透闢，態度也莊重而懇切——不像年青的赤黨一樣動輒便要激昂。連爺爺都佩服了，是的，那的確是一位聰明的女子；你從外觀上是沒想到的——但是猶太人總有那樣的本事。

載着歐文的通信和其它攻擊煤油事件的消息的，那勞動通信社的通信也來了。邦猊立即便明白了費龍所說過的調查的消滅。檢事總長的全力現在是用來反抗上院的搗亂議員了。白爾訥·布羅克衛被逼到了盡頭，不得不為他自己和他「奧海沃幫」的存在而戰。情報局襲擊了上院議員的

調查委員會的辦公室，把文件都搜檢去了；在搜集這些人的陰私，在用美人計去陷害他們，在他們的
本鄉去安置一些陷阱——凡他們平時對於共產黨和「世界產業工人」所用過的每種詭計都應
用到這暴露煤油盜案的一些人物身上來。不久上院議員的一人便遭了告發；恰好如像費龍所預言
過的一樣，各種大報紙都留心起來，把煤油家的罪狀從第一面上取消，把這些赤黨的罪狀來代替了。
有不少的「大頭目」都在亡命中；佛雷德·沃爾芳和約翰·格羅拜，和其它組織坎拿大公司，
在華盛頓送了兩百萬元賄賂的那些人。爺爺和邦猓會和他們中餐，他們要接受一些密碼電報，你看
他們所生出的反應最有趣。他們是當着笑話在講的，他們彼此稱呼着「喂，老犯人！」但在他們的內
心中却藏着苦悶。在事件的新的進展中，是新大總統希圖來秋的當選，要拋掉他們。他當心的可兒
（柯里季大總統的縮語）真是乾淨，全沒有絲毫的油漬在他身上——哦，否！否！煤油家會要嘲笑——
油地租契案通過時，那小漢子是始終坐在會議席上的，煤油家都是他的親友。費龍的一黨第一次
高興着暴露戰略的大有趣味的是上院的委員會在電報堆中搜出一些證據來，足以證明這位潔白
的先生正和別的政客一樣染得全身都是油膩；他發出不少的密信，想防止這項暴露，打算要救出這
一個和那一個。但他現在在準備着要把他們安置在國務院中的代表驅除了，他們是怎樣的恨他呀！
「這個小小的臭蝦蟆，」費龍對於本國的元首普通用着這樣的稱呼！

爺爺的健康恢復得並不像他們所希望的那般迅速。倫敦的冷霧朦朧顯然不適宜他的保養，所以邦猊伴隨他到巴黎。白諦讓了步，到車站上來迎接他們；連她的丈夫都冒着了不陞官的危險，在兩三點鐘之內萬事都有禮儀，都很和氣。但不一會弟姐兩人口角起來了；白諦要邦猊至少沒調查法國的黨團運動，邦猊說他已經許可了羅織寄稿。巴黎的「青年」報也是交換着的，就在那一禮拜有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邦猊是要參加的。白諦說他那樣幹，那他就不得和甲府公爵乙府公爵夫人會面，邦猊真是蠢，他自己遭着多大的損失全不知道。

巴黎也多雨而天寒，爺爺患着咳嗽，在旅館的寅賓室中坐着，真是寂寞得使他心痛。他會叫你趕汽車出去兜風，看看一些公家的建築——是的，那是很優美，是一座美的都市；那是費了長久的時間來經營的，美國還沒有時間做出那樣好的東西。但是自始至終你可以看見爺爺對於這些並沒真的在留意；他不喜歡這些外國人總是一個油嘴滑舌，男子們看來是浮華，女人們看來是不貞節，大家都想拿鉛板來驅你，食品的滋味過於複雜使你辨不出是怎麼味道，爲甚麼美國人總是高興要到這兒來，真是出於爺爺的想像力之外。

決定了把爺爺送到梨遠勒（Rivers）去住到春天。在這兒他們是住在一家面着地中海的別墅裏，至少這兒是有日光和加里弗尼亞地方相彷彿。白諦時來訪望，安默媿媿也來爲他們操持家政，那算成了一座家庭。安默媿媿和白諦很要好，因爲這位老夫人是不惜她的讚獎的——哦，好可愛盡

了頭，好美麗而嫵雅，這些滿堂皇的建築，這些滿生動的繪畫，這些滿入時的衣裝！安默嬌嬌會和甲府公爵乙府公爵夫人相會，從不會危險到她的姪婿的外交界的登陸。

邦猊請了一位家庭教師，趕快把他在南太大學的法國話忘掉。他找的教師自然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怪相的，被蠱魚蛀了的青年，好像有好多年辰沒吃滿過飯——據說是一位詩人。別的社會主義者也走來，還有少數的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和這些主義的混合種；他們的領帶打得很鬆，或者甚至不打，頭髮垂到眼裏，在爺爺和安默嬌嬌看來就好像目光灼灼的強盜一樣。就在這兒也有些急進派的集會，在這「黃金的海岸」上，這兒是歐洲的富豪賭博玩耍的地方；貧窮的魔鬼們都窮得只能勉強糊口，那激起了這位年青的美國富豪的哀憐，他生長於豪華，而良心頗銳敏。外邊傳說是他肯借錢，就有些要向他借，大多數是腐敗分子——但你一位年青的美國富豪怎會知道呢？

安默嬌嬌是由爺爺的私人秘書從安琪市送來的，秘書帶着兩大皮篋都是裝着文件和報告。所以爺爺也就忙得快活了一下，他檢閱那些報告，寫出長長的指令，送海底密電，回信有甚麼不明的地方他加以責讓。是的，相隔六千英里要來指導煤油事業那是很困難的事情。商尼賽德的北半部有幾眼油井在試掘中，你是想去檢驗那油核的。嚇，是怎樣的蠢傢伙，連地質師的詳細的試驗表都沒有送來！

爺爺的健康是支持不住和費龍去幹一些大的新規撫的；他第一是須得靜養。然而靜養也無益於他，因為他不高興沒事情給自己做，沒事情給他祕書做。在那海岸上趕上趕下的兜風也未免單調；要去赴茶話會和一些風流的懶貨閑談也未免無聊——爺爺對於這些人有一種不能言喻的蔑視，他們並不像加里弗尼亞的有錢人一樣，粗魯而健康，否，他們是腐敗透了心的，放縱的，萬惡的人。這前任驛車夫進他們那世界周知的鍍金的賭博宮殿去瞻望過一下，他走出來時，在階梯上吐了一口口涎——吓！他甚至於要贊成邦猊的論調了，這些人是由好幾代的傳統的特權造出來的；加里弗尼亞也照着這樣辦時，到爺爺的孫子一代，墮落的程度會要當這些人的先生了。實際上現在就有些人在這兒梨遠勤做着模範——有些有錢的美國人住在這兒專門講浮華和面子。

爺爺說，說好說歹我還是喜歡美國人！他到外邊去散步，遇着一位由德摩安來的隱退了的百貨店主人，這人和爺爺是一樣的不安閑散，在廣場上會坐過幾個鐘頭，談到彼此的事業和彼此的困難。不久又添了一位由南德科達來的銀行家，又其次是在特克撒司省發見過煤油的農人。女眷們爲歐洲漫遊弄得一個昏天黑地，男子們所能辦到的便是由她們離開來，說着費用的牢騷。但這兒有他們四位，他們互相鼓勵着，他們固定了一個小小的陣地來大翹其馬蹄——翹得異常起勁，就好像把錢太找多了，因而把家庭腐化了的，從不是他們的錯處一樣。

九

天氣暖和起來了，他們又回到巴黎。爺爺對於巴黎現在又高興得一些了，他可以在那些步伐道上散步，在一些露天的咖啡店你可以坐着喝飲料；那兒總有懂英國話的聽差來服侍，或許怕是到天國（美國）去過，去說過天話。也有些美國人可以會面；爺爺找着了替他們送郵件來的運送公司的事務所，在那兒甚至可以會着由安琪市來的人家鄉的報紙一禮拜來兩次，要費很長的時間。

朋友們也來！——例如安拏婢兒的「慈母之心」在倫敦第一次上演，她來出席，又同費龍去訪問羅馬尼亞，又往君士但丁堡。費龍在支持着土耳其政府，目的是要從英國手中多把牧蘇爾的煤油扭取些過來。有趣的事情是——費龍在國內的最大的對頭，超等油廠，公然向他提議，說在這些租借權中願和他共事。是的，你假如把合衆國國務院裏的重要人物通通買收了，你是可以幹些事情的！煤油家把煤油醜事件看得如何重要，把新大總統的公事上的態度看得如何重要，這超等油廠的行動便表示很明白。

安拏婢兒是一位實際的婦人，她懂得這些實際，那使她對於爺爺成爲一個慰安。她用她溫婉的，懇勸的態度勸告邦妮——在事業上要定出些新的標準來，那在他是絲毫不錯的，但用那些標準來批判爺爺，豈是公平的嗎？決沒一位大資產家是在依照着這樣的標準的。美國也的確應該多得一些世界上煤油的權利；但要從這些貪婪的外國的敵手中爭奪來，你不和政府的權力聯合是沒有辦法。安拏婢兒從家鄉帶了不少的消息來，不是無稽的閑說，她是不談那種話的；但都是逼得她不能

不說的一些實在事情，那事情太有趣，使爺爺忍不住笑。奧賴烈家裏人突然的謙恭起來了；他們把那些青銅牌白銅牌，那使他們名颺四海的，都取消了。他們的前門上沒有門牌，他們的月艇「勝利者」上也沒有，有胡桃色和天青色的緞子綉飾着的私用汽車上也沒有了。做一位煤油大頭的夫人不再是甚麼光榮的事體了——有些熱狂的人或者會投你的炸彈！

國會在暑期中停了會，費龍要回國去。但他要爺爺再留一會兒，因為那坎拿大公司的事件在一切煤油家的行動中是最大的弱點；那除掉費了兩百萬元的賄賂之外，甚麼成效也沒有。要把這件事情陰消掉，目前是最緊要的，因為政府正打算起訴把一切海軍的煤油地收回。那樣一來沒大的紅利便在法庭上拘束着了——那些都是由正常的手續得來的錢呢，唉，真是要命！

爺爺自然是要停着；邦猓也不能不留着來陪伴他。使事情更順暢了的，是大人物的胥摩斯基來了，新從德國聘了一大批電影的大明星來——這是電影業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安拏婢兒向他訴說，他是好說話的人，便答道是的，老金卒要那樣受人虐待真是豈有此理，那少君陪伴着他倒很可佩服，猶太是注重家族觀念的，所以胥摩斯基便準備着把「黃金的楊妃椅」在歐洲舉行好幾次的第一次上演，薇薇可以和她的邦猓菟子過一個長期的休假。怕的胥摩斯基會把這件事情忘記了，安拏婢兒便把電文口授他讓他筆記下來；於是邦猓便看着了一個實際示教，朋友多而且有力量的，究竟是甚麼意思！這在交誼是美滿，在事業上也並不吃虧；因為世界的愛寵有這些光榮的行程，宣傳員是要

先行着往來於各國的國都之間，羣衆和喝采的消息由海底電報打回合衆國，每次都要佔領着報紙的第一面。

邦魏可以慰藉自己的良心，因為國中沒有人要求在要求他。雜誌是進行得很圓滿的。已經出到五十期了，半分以上全是羅織一人的手筆；那是無可担心的，如像每日都有太陽——而且那會是世界中最有趣味的報。

保羅不久也脫了災難。在共產黨的集會上所逮捕着的十九人中之一起了訴，接受了；餘人的案件便靠在這一件的確定上來決定，在那期間中保羅和其它的人便得以保釋。露滋寫信來告訴邦魏；那是有二十年的監禁懸在你的眼前，但他們是已經習慣了。露滋還在繼續着她的看護婦的工作，情形很好。保羅呢出遠門去了——他的去向露滋沒有說的自由。

但是資本家的報紙却滿有說的自由，而且也說了出來。時而你在法國報紙上會看着一些兒關於俄國的消息，自然是總盡力把俄國說得滿可惡的。在得到露滋的信後，不久報紙上便報告着美國的共產黨在策略上生出了爭論，兩派要把他們的案子提到第三國際去。美國支部的領導者有五六名現在在莫斯科，那其中有一個人的名字是保羅·瓦特金士，他在國中是因為參加了一種非法的會議受了起訴的人。

有好幾件有趣的事情起來了，使他們忘命的生活感着忙碌。第一件是安默嬌嬌發生了戀愛，是說到這個問題上來，甚麼縉紳淑女你都是沒有把握的！那是由訥布拉斯卡來的一位可敬重的年老的珠寶商人，他在搜集着雕花貝玉來混時候。大約安默嬌嬌在他看來也是一枚雕花貝玉罷；總之在他們交際了幾個月之後，他突然向她求婚，他們舉行了一次清靜的家庭的結婚，他們去蜜月去了——往訥布拉斯卡！

那留着爺爺一個人怪寂寞的；但是不久他自己也遭遇着了一項奇事，那事件更加稀奇——你就猜想一百萬年都想不到呢。陰魂！邦猊有一晚上去赴會去了，在那會上社會黨和共產黨總要鬧着很厲害的論爭，那像是巴黎的主義者們的習慣；邦猊回寓時，看見他的爺爺不在房裏。第二清早那老人把真相談出——不免躊躇着，還有賄為難。邦猊對於降靈術是怎樣的意見？邦猊說他並沒想到過，他不懂；爺爺便說出他得到了一番駭人的經驗——昨晚和祖母談了一番很長的話。

和祖母談話！邦猊吃驚着；爺爺說道是的，他要受驚駭是理所當然，但是事實是不能抹殺的。祖母把他兒時的事情告訴他，說出他們同住過的牧場的光景，問她的一些畫，那張從玻璃杯中飲着啤酒的德國人是怎樣了，那張公館前面有噴泉一乘雙馬的馬車中坐着一對縉紳和淑女的是不還在她呼他為「小金牟」，一切都逼真，爺爺說着都流出了眼淚來。

邦猊問是在那兒遇着的，爺爺告訴他有一位女人住在這旅館裏，名叫沃里淵夫人——她是由

波斯頓來的，嫁給了一位法國人，在一兩年前她的丈夫死了。爺爺和她拍談過，她告訴他是一位降神術的信徒，說她有一位有名的靈媒放在自己的房間裏，她招待爺爺去，爺爺也就去了。最驚人的事情發生了出來，有喇叭浮泛在空中，每隻喇叭中都有聲音發出，周圍都閃着燭光；於是陰魂們便出現了，最後是現出了那喚「小金車」的老夫人的陰魂，立地便把那些話談說起來，把爺爺幾乎駭脫了氣。一位靈媒怎會知道這些事情呢？

好，爺爺在目前是有些消遣法了！第二次降神時他去來，第三次他也去來；不久他把降神術的一些術語都學會了，虔敬得如像對於一種宗教一樣。這理由你是明瞭的——在他健康繁忙的時候，他不需要甚麼宗教，但他現在是老了疲倦了病了，他渴望着一些東西來做支柱。他是有點害羞的，怕他的兒子會怪他。但是靈魂不滅的話是靠不着的，邦貌能夠說出理由來嗎？邦貌不能夠，所以爺爺也就邀他去看降神。這東西好像是比社會主義還要重要。假使人的精靈真是永遠不死的，那嗎暫時的苦楚是容易熬煎，說到金錢上來簡直是沒有價值。這話從季·亞諾德·羅士的口中說了出來！

邦貌素來是善於服從的，他走去參觀降神，看那奇異的現象。他知道那種情形用幻術是可以演化的，而他沒有方法去辨別真僞；情緒在高潮狀況的這一團的信者中，也沒機會給你去發覺。他去參觀一次也就夠了，他仍然去找他的社會主義的團體。不過爺爺只要幸福呢，他就做一位降神術的信徒也好！

白諦不是這樣，她聽得了這個消息，簡直是大發雷霆。邦猊爲甚把爺爺委棄給那些人的手裏？那是世界上最惡毒的騙術！那位女子，甚麼沃里淵夫人，完全是在使弄詭計——她是想嫁給爺爺的！白諦和邦猊費了一生的心力使爺爺找着錢來儲蓄着的——一位詭計多端的妖婦一步跳進來便要把錢刮去，邦猊簡直是蠢得不明世相！他平生從不曾看見過他姐姐這樣的狂怒過，他說假使一位降神術的寡婦能夠使那可憐的老人感覺着幸福，那她就得到她的一份也不要緊，他的姐姐便罵他是傻瓜，傻瓜，一連罵了七個傻瓜。

十一

其次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可供他們談噓的；這件事情你是更難於想像到！巴黎的美國報紙發表了一項安琪市的消息，是那自稱宗教的預言者，弈里·瓦特金士相傳是淹死了。他是到了海岸上去臭水，把衣裳脫在了旅館裏，以後就再不見了；大家在海裏撈他的屍首。消息就只在這一點；爺爺擺着頭說，嚇，真是怪事了——他的上帝打救了那樣多的人，才不能打救他自己的預言者！那弈里個人的私產，那座聖堂，會怎樣呢？

接着紐約的報紙來了；接着又是安琪市的報紙，這項消息每天都把第一面佔滿。弈里的屍首找不住，教堂的人們請了潛水夫來——用着探海燈在夜裏搜查，幾千的信徒們在沙岸上巡邏，鬧着超渡大會，一面哭一面祈禱着要上帝送還他們穿着綠色浴衣的所愛慕的領導者。這樣繼續了一

禮拜，又繼續了兩禮拜；事情有點可疑，因為一個屍首在海裏至多沉上九天便要浮起來的；一個淹死的屍首不會打上岸來，在前從不曾遇過這樣的事情。

接着愈奇愈怪的在報紙上傳出了一些風聞來——大家都不敢明說，但是是暗諷着的，或者是引用別人所諷示的話——弈里怕是不會淹死；有的說在甲處看見他，有的又說在乙處看見——始終總有某一位女人跟着他，那女子據說是聖堂中典管着神聖的法衣的人。爺爺在第一次看見這些暗示之一時，他自然記起了那天他和邦在海岸上所看見過的事情，他歡喜得不亦樂乎。「真的，那傢伙在玩着一種門頭！他是和一位女人到別處去快活去了！」

這樣一來真使你不能不感動！爺爺要談好幾個鐘頭都不厭倦——差不多把他腦中的陰魂都趕掉了！那並不是鬧玩笑的事情，因為在撈弈里的屍首時有兩個人丟了性命——一個潛水夫得了肺炎，還有一個是聖堂中的一員，看見一個甚麼以為是死屍，他太鼻遠了，便淹死了。掌握着秘密之關鍵的爺爺却在這兒！他該用海底電線把事情的真相打給那普貝爾神甫嗎？

還有更驚人的——是聖堂裏的人們接到了一些綁票團的來信，說他們綁着了那穿綠色浴衣的弈里，把他藏着在，要他們拿出五十萬元去贖取！那是怎的呢？安琪市的人沒一人能夠斷定。那預言者真的是被綁了票？或者還是真如報上所報的，他是和那位典司聖服的密司愛克斯（X）趕着汽車出省去快活去了？這場醜事的最有趣的一面是，種種年青的人愛幹他們有錢人的得意的文章！

——趕着汽車去邂逅，現在是陷在爲難的狀況了；全省中的報館訪員和警官都在找尋奔里和密司X，更遭難的是金髮碧眼的高長的人，他要和一位姑娘開旅館，而無結婚證的！

結尾的大團圓太引人入勝了，是用海底電線打來的，這樣算免掉了爺爺的渴望。奔里失蹤後三十五天，有些漁夫從安琪市外幾百英里的一個海口上划着船來，說他們看見一個人鼻上岸頭，他們救起了他；一看，才是一位穿着綠色浴衣的金髮碧眼的高長的人——簡單的說，就是那位預言者！他談出的故事是，他看見自己蕩出了外海，他祈禱着上帝，上帝聽受了他的祈禱，遣了三位天使來在海水中把他支持着。這些天使的名字有一個是施特夫，第二個是女天使名叫羅西，第三個是墨西哥人的天使名叫飛利普。這幾位天使輪番地來支持着奔里的綠色浴衣的肩搭；他一衰弱了，便有一個飛去，給他帶些食物來。連他要睡的時候，他們都穩靜的在水中支持着他。在這全部三十五日中，奔里就這樣白日則鳶，夜晚則睡。惡魔飛來過，兩翅是火焰，要把天使趕開，把奔里的手反剪起來，弄得他幾乎淹死。但他祈禱了上帝，天使們給他了飄來一個腐銹了的鑛鐵罐，他們捉着，奔里便把身上捆着的繩子在罐口上割斷，他又浮泳起來。

就那樣這位預言者雖然冒了一場大險，却絲毫沒有受害；他一上了岸，找了些衣服來穿好，報館的記者們便跑穿着腳板皮來了——因爲在近來這種懷疑的時期中絕不會有過這樣多的奇蹟的，而這回的又是無可懷疑的事實。羣衆都團集到預言者的周圍來，他們唱着讚美歌，散花在他的路上，

他抵安琪市時，那個盛況你是不能想像的——有五萬的羣衆聚集在車站上，就是最大的電影明星到來都沒有這樣的豪氣。他一到了聖堂，他的信徒們跪着迎接他，歡樂得流淚，因為上帝聽從他們的祈求，把他們的預言者送回來了；大會堂裏一天要充滿六回，外面的園子中也聚集着羣衆，弈里的叫聲由十二座放聲器傳出，男男女女聽着這聲音都跪了下去，同聲唱道，「讚美我主！」

在心裏藏着惡魔的，一些懷疑派自然是有的，他們不肯相信弈里的談話，依然在談道有一駕青色的汽車，由一位美貌的姑娘駕御着，有一位帶着厚實而網的男子，帶着着色眼鏡的，坐在她的旁邊。他們談到旅館號簿上的簽名，和筆跡，還有其它可疑怪的情形；但是那一切種種對於聖堂中痛叫聖哉的人是全無影響的，他們終日終夜都集滿聖堂，在宗教史中是破天荒的盛況。弈里的話說的了又說，說得來詳而且細——唉，他公然說出天使的翅子掠水而飛時，有水沫濺在他的臉上；天使們對他說的話他照樣的說出來。預言者說，假使全能的上帝能夠叫約拿在鯨魚肚中存活着三天，叫夏德拉克，梅顯克，安德訥果，在燃着猛火的洪爐中都不燒死，他們怎的不能夠保着弈里。瓦特金士浮在海面上，不落下去？顯然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這話。

接着有一件意外的小事掃蕩了羣疑，完成了第三天啓的榮光。弈里偶然翻開了他的綠色浴衣的裏面來看，看見了甚麼呢？看見了一片雪白的羽毛！他自己把這認爲是——他的談話的實證，由於主的慈悲留寄下來的！這件新鮮的奇蹟一宣布了出來，信徒們的聖哉聲震堂頂；於是天使的羽毛便

裝飾在一個玻璃匣裏，陳掛在奔里說教處的上邊，這真是主的慈悲，凡是瞻仰着這種聖物的人，便立刻消除了百病，容恕了罪愆——是的，連萬惡之首的姦淫罪都容恕了！

第十九章 責罰

一

巴黎的演藝揭示板呈出了破天荒的陶醉：「Schmolsky-Superba Presente l'Etoile Américaine, Viola Tracy, dans La Couché d'Or, Cinéma-Mélodrame de la Société en Huit Reels.」
〔胥摩斯基·蘇培巴公司特製，英國明星薇沃勒·屈羅西主演，黃金的楊妃椅，社會的悲喜劇影片，全部八卷。〕報上有好幾頁都滿登着「歐洲大陸的第一次上演」——胥摩斯基在這種調門之下做着工作。「明星」自己是要由加里弗尼亞遠來的；邦貌趕着汽車到哈佛爾去迎接她，哦，他們是快樂的呀，第二次的蜜月，把舊日的不和都忘記了。他駕着車送她回巴黎——否，差不多是到了巴黎，她須得在城外改乘火車，那樣好使她的入都恰好照着報上所預告着的時刻。車站上嘯集着好幾千人，照相機，報館訪員，其中也有專門把目前的盛況用海底電線打回紐約和安琪市的。

世界是成了一家，這是「社會的悲喜劇影片」的作用——是說世界是成了美國的。巴黎的第一次上演和和里伍德的情形是一樣，不同的只是羣衆更要喧嘩，要想來擁抱他們的偶像，儼然對於他們的偶像有生命的危險。這樣的激昂是有兩層原因的，因為演着劇中的男腳的並不是通常的電

影演員，他是一位羅馬尼亞的真的王子，他到南加里弗尼亞省去遊歷，却不過胥摩斯基的羅致，便成了一夜的明星。在他要回羅馬尼亞的途中，他現在親身來了——邦猊聽說他在火車和輪船上都和薇薇同路。是一位高而瘦削的人，不見得十分美，不過是容易引人注意，很有禮節，但是易於生厭，始終是含着微笑，總不肯認真——不過在他聽見邦猊對於赤黨表示一些同情的話，他却變了。他以後便高興和邦猊的姐姐結伴了。

巴黎的第一次上演過後，爺爺買了一駕很堂皇的汽車，他們坐着往柏林去，邦猊御車，把薇薇坐在自己的旁邊，爺爺和他的祕書和一位豫備交代的車夫坐在後座上。情形剛好和他們趕着汽車往紐約一樣豪氣；道路很安全，風景很美麗，謙卑的農民把帽子握在手裏向他們鞠躬，每停車一次便有奴隸們前來服事。全歐洲都欠着美國的錢，這就是錢的威力。

這回是柏林——「*Erste Aufuehrung in Deutschland, Schmolsky-Superba ankuendigt,*」
(德意志的第一次上演，胥摩斯基·蘇培巴特製)云云。羣衆，照相機，訪員——世界只是一家。這兒在六年前還是敵國；但有甚麼穿着軍服的退役軍人陣據在電影館的門口，禁止美國片子上演，以爲外國片的上演，標準過高的嗎？沒有；邦猊微笑了，想起他對胥摩斯基說過「*Vae victis!*」(哀哉弱者)而他的回答是「唔恩？」

他們又到維也納去。維也納現在是貧窮的都市了，值不得去出廣告費；不過在這名稱上仍然還

有不少的魔力，在報上發表是有價值的。所以在這兒又有一次第一回上演，熱鬧較遜而真誠則較勝。薇薇和她的愛人現在是有點厭了；她的榮華已經是登峰造極。一位明星在她把大陸一週之後，她倦了時，她便會持盈保泰，倦游而厭世，她以後的生活只是平凡的連鎖了。

始終不失其爲赤子的還是爺爺。每次的切封他都高興，就像他真的才看第一次的一樣，他甚至連布哈列斯都是想去的，在那兒女王陛下——她自己是一位廣告的天才——爲王子馬烈斯鳩之故，要去親臨第一次的上演。但是另外有一種引力把爺爺留在了維也納——是陰魂們來跟着了他！他的朋友沃里淵夫人，給了他一封信介紹到一位有名的靈媒，他們去赴降神會，那靈媒向着薇薇把她的父親，那在馬車上撫養她成人的藥材販子的話向她說了——口吻就和那藥材販子向着人衆打江湖話時是一樣。真的，這假若是一種欺騙，倒的確是高明的一種！

二

在這第二次的蜜月上只有一點暗雲，那猓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裏。柏林和維也納都有「青年報」，他覺得自己的責任是應該去拜訪他們的事務所，招待那些叛徒的編輯者來中餐，寫好通信送給羅織去付印。在維也納發行着一種英文報，目的是在救濟政治犯的，但他們的保護色彩很高明，那猓沒看出這個真相，他也希望着要和那些編輯者們會面。他真可憐還是在想了解雙方的意思——在這中部歐洲，這兒的社會黨和共產黨是公開着打過無數次仗火的。

在工人區域內這座暗黑的事務所中，邦猓到得了一個滿可怕的經驗。他看見了一樣東西，在本是一位青年，但現在是比骸骨差勝一籌，全身蓋上着一層青黃色的皮膚。那人只有一隻眼睛，一隻耳朵，他不能說話，因為他的舌頭是鉗出或者割斷了，前部的牙齒大部分都已拔去，臉上有用雪茄菸燒穿了的一些窟窿。同樣，他的指甲全部剝脫了，手掌上也燒穿着一些窟窿；事務所裏的人把他的襯衫揭開，讓邦猓看那身上的肉被皮鞭打得縱橫糜爛，就像一幅用藍墨水畫出的鋼筆畫。

這是一位從羅馬尼亞的監獄中逃出來的一位犯人，這些傷痕是表示着他對於白色恐怖沒有拍賣他的朋友的處罰。在這事務所中有許多相片有許多信件有許多宣誓書——因為這種慘罰在羅馬尼亞是加在幾千人的男男女女的身上的。政府是掌握在一團支配階級的強盜的手中，他們是見物即偷，見有國家的天然富源即賣，羅馬尼亞最大的一處油田剛好租給了一座美國的新迭卡特，同志羅士或者怕是知道的罷？同志羅士說他知道。但他沒說出他的父親也是在那裏！

這位白色恐怖的犧牲是從貝塞拉比亞來的，那是仰仗着民族自治的美名由俄國剝奪來的一省。居民是俄國的農民，這些人民爭求自由的自然努力遇着的是屠殺和嚴刑，不僅反抗的人要膺受，連表示同情於反抗的人都一樣。這不是一個單獨的現象，是沿着蘇俄國境，由波羅迭海至黑海一千英里長的地面上的通有狀態。這些省份和國度都居住着俄國的農民，是從赤黨剝奪了來交給白黨的。你處在那兒是這樣的一種情形——國境的東邊農人有土地和政府，他們都是自由的男女，在

造着工人的文化；而在國境的西邊農人只是靠着地主們的恩惠的農奴，他們勞力的成果被人剝奪了，假使你要吐露不平，那便要挨打或遭槍斃。要禁止農民兩邊不通往來是不可能的；而且兩種文明間的對照那樣分明便是三尺童子都認得清楚。所以階級鬥爭是始終沒有絕斷的，這諱莫如深的一種內亂却不准有一句話洩漏到外國。

假使讓他們孤立，這地主貴族的統治不能支持上一年。但是他們有世界資本做後盾；他們從美國的大資本家手中，受着武器的供給來屠殺，或者是受着金錢的供給來購買武器。是的，維持着世界上的白色恐怖的是美國，目的是在集收借款的利息，更進一步是收買國家——收買鐵路，礦山，油田，更連大的城堡和土地財產。同志羅士不好向美國的民衆宣傳，說他們的錢是在幹着怎樣傷慘的事嗎？

邦現把這個問題放在良心上辭了出來。他是去宣傳，還是不呢？他好不把這話向他的世界愛寵說？他好不告訴她，說她所極端讚獎着的那位年青的王子馬烈斯鳩，是那些支配階級的強盜團中最兇惡者的一位強盜的兒子嗎？

邦現趕着汽車載着他的愛寵在瑞士莊嚴雪被的羣山中風馳電掣的時候，他應該是要快活的，然而始終都感不着快活。他總有很長的時間默念着，她會要問他，究竟是怎麼的，他只好迴避。但是她却釘着他——滿狡猾地，大凡一般的婦人關於愛情的問題都是這樣。「你想的是你所訪問着的那

些赤黨嗎？」他說道，「是的，心肝，但我們沒談罷——那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她滿有惡意的回答道，「那和我們的關係倒是再大也沒有的！」

三

回到巴黎，費龍有幾封長信來；政府受領了收回油田的訴訟，商尼賽德移交到一位管理人的手裏，一切發展計劃都停止了。但他們是無須乎悲觀的——他們的組織今後是向海外的利權發展的，說到金錢呢，由拔拉台士的收穫都可以樂享餘年。

說也奇怪，爺爺差不多是全不悲觀。沃里淵夫人發現了一位新的靈媒，比她以前的幾位還要靈驗；這位波蘭的農婦是挺牙爆齒的癡癩，她從宇宙意識的深處把爺爺的祖父的精魂抓了來，爺爺的祖父是駕着一乘覆蓋着的大車在美洲大陸中跋涉，死在了摩哈弗沙漠裏面的；這位老開拓者在羈旅中所殺死了一位紅色人種的西長的精靈也抓了來。聽這兩位戰士談到那早年的赤色與白色的戰爭（言紅種人與白種人）那是極有趣味的。

白誦不消說是在發怒；她是不敢多向爺爺面前說的，因為這老人依然還是老板，他會罵她胡噏。她便來找着邦猯，向他大發雷霆，因為只有他是可以把爺爺從那危險的妖婦手中救出的。邦猯忍不住要笑，因為沃里淵夫人又完全是另外一種典型的妖婦，和電影界的監督所教他去認識的完全有別；他是一位肥胖的半老婦人，甘密而多情，聲音柔和而嬌媚——你聽她安撫那猛惡的紅色人種的

會長時真是有趣，「哦，雨天中的赤色的狼，你今晚好和我們閒談一下罷？你的話我們是高興再聽的！羅士上尉的曾孫是在這兒，他想問你，你們赤色的人到了彼岸的極樂世界是不是要變成白色。」

邦現正攜帶着薇薇觀光巴黎；這一個都市所呈現出的世界是資本帝國主義的道德的頹敗。在這個文化中心中的戲院中你可以看見一個舞台都聚集着一些裸體的婦女，她們的身體塗畫着種種彩虹的顏色；她們之中的有些人就因為受這種施飾中毒死了，但在這時候為民主主義而戰的口頭禪是證明着的。邦現在這兒的期中，因為地底鐵路的管理人拒絕了一種猥褻的廣告畫，巴黎的藝術家們起來反對；為要表示他們對於檢閱的輕蔑，有幾百人的男男女女徹宵的沉醉，把衣裳扯爛了，一絲不掛地在白日晨光要闖入地底鐵道。這些美的創造者和未來的嚮導一年要開一次盛會，叫着「四科跳舞」，這是有名的行事，薇薇作為外來的藝術家，受了歡迎；酒宴一達到了高潮，你可以在那大會場中巡迴一遍，你看，在四壁的月台上，人類的墮落所能夠企圖出的各種各樣破格的惡德，都如實地表現在那兒。

在這樣的尋樂之外邦現得到了一點時間，他準備為「青年學生」通信，要寫出對於羅馬尼亞的白色恐怖的嚴重的抗議。他把將要完成的原稿留在旅室中的書案上，待他轉來時原稿不見了，在旅館的聽差中清查也得不出一種着落。兩天後白諦走來又是一番發作；他那原稿的內容她全部都知道了，他在他們頭上真是蒙下了天大的恥辱！「那樣看來愛爾東是派着好細在偵伺我啦！」邦現

叫着，打算要冒起火來；但白諦憤恨的說，愛爾東並沒做甚麼，那是法國的情報局幹的。他在妄想政府會有一刻時候把布爾什維克的宣傳放鬆的嗎？或者以為他們會要讓他們的國土做成一個擾亂歐洲和平的策源地嗎？

邦現倒要知道，他們真的會有那樣的愚蠢，會以為可以封鎖着他不能把他在維也納的見聞寫回美國去。他要把這項見聞重新寫一遍，儘管有多少奸細跟隨，他都有法寄回美國。於是白諦便支持不着，逼得流起眼淚來了；別的地方不寫，偏偏要寫——羅馬尼亞！她在這兒正在夤緣着想使愛爾東陞上一個外交官的高位，一方面靠着費龍在華盛頓的勢力，一方面要靠馬烈斯鳩王子在布哈列斯特的勢力，而邦現現在走來，才來扯他們的爛污！

還有更要緊的呢！盲目的傻瓜，他看不出那馬烈斯鳩是喜歡着薇薇的嗎？他是想把薇薇讓給他的嗎？那王子從法國政府方面自然會得到這件事情的消息的，法國政府是在支持着羅馬尼亞反對蘇俄。他不想他會回到巴黎來，要和邦現決鬥的嗎？這位年青的目空一切的傢伙回答道，「我們會用打庭球的球靶來決鬥！」

四

事件達到了最高峰。有一封信給邦現，蓋着法國的郵局戳子，但筆蹟是他所熟悉的，那使他驚得一跳。他忙着把信拆開來讀：「親愛的娃子，我在這兒要住兩三天，你高興來會我嗎？你的舊友保羅。」

瓦特金士

邦猊現在二十四歲了，但他還是十一年前的神情一樣，那時在格羅亞提夫人的屋後，他離開了爺爺跑去吶喊，「保羅！保羅！你在那兒呀？你不要走開！」邦猊和薇薇是有前約的，但他免掉了——他的姐姐會招待她去赴一次外交界的茶話會，在那兒她可以會着甲府的公爵和乙府的公爵夫人。於是邦猊便忙着跑向他友人住着的不知名的旅館。

保羅憔悴了；到莫斯科去的人並不是去消閑保養的。但是他的嚴肅的臉上放着一種神聖的光輝——和他的兄弟奔里所呼爲主的榮光的是同一的東西！爺爺或者會說他們兩個都是一樣的狂人；但在邦猊看來却有區別，奔里的神邦猊是嘲笑着的，保羅的神他却是在信仰着——至少是在他的面前總要竦然生敬。保羅在工人政府之下算又去過活了一次來——這一次不是以工銀奴隸的資格去的，不是以穿着軍裝破壞同盟罷工者的資格去的，而是以一個自由人的資格，未來的主人的資格。於是現在在那陰晦的旅館的一室中邦猊坐着和一位使徒見面；保羅，帶着真肅的堅決的神彩，有一個在勞苦中百鍊出的身軀，他是戰鬥工人階級的具像化！

他所不能不談出的奇蹟却都是真實。第一件是一種精神上的奇蹟——一萬萬的羣衆在操持着自己的統治權，所有一切寄生蟲的全部，大老板，大騙子，帝王，教士，資本家，都全盤滾蛋。那同時也是一種物質上的奇蹟，因爲這一萬萬的民衆支配着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在建設着一種新的文明，未

來世界的模範。他們自然是貧窮；因為他們是以一個破敗了的國家出的馬。但是這幾年的艱苦和些小的饑餓，比較起他們所受過苦難來的那些年辰，那里還能算數呢？

保羅敘述出莫斯科的光景。第一件是青年的運動；整個的一批新時代的青年受着教育，都明眼地，自由地，正直的和自然的事實觀面，奉仕於勞動階級，並不是爬到勞動階級的面子上去，構成一條戰線的寄生蟲！你看那些年青的共產主義者，在課堂上的神情，在操場上的神情，在街頭的神情罷——行着軍，唱着歌，聽着演說——保羅自己用他那不完全的俄國話也向着十萬人以上的同志演說過！他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的光榮。他今後唯一的行徑，便是要向着美國的年青的工人，談說俄國的年青工人。他在開始着向邦猓談說！

他談到他出席過的委員會，那國際的會合，討論着全世界的黨分部的將來的計畫。邦猓對於這計畫自然是不敢贊一辭。保羅真的要美國的政策由外國來指揮嗎？保羅微笑着說，那倒是滿困難的——因為俄國的領導者們並不明白美國的地位在歷史上是落後得天遠。但是此外又怎麼辦呢？你是想要一個世界的秩序，還是不呢？假使你讓各國的黨部決定他們自己的行程，那你只好回到歐戰以前的態度，和着那一般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在社會主義的名目之下，掌着勢力，他們實際上都是一些國家主義者，時常在準備着支持本國的榨取者去和別國的榨取者開戰。

那樣幹是要破滅人類的行爲；只有一條路可以阻止它，是照着第三國際的辦法幹——組織一

個世界的政府來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工人的世界政府是建設在莫斯科，因為在別的地方呢，委員要被投進監獄或者是如像在日內瓦一樣遭人暗殺。但是要不好些年辰，第三國際會在柏林開會，在巴黎開會，在倫敦開會，終久會開到紐約。全世界的工人要送他們的代表，議會要發出指令，國族之間的爭鬥會立地消滅！保羅如是說着：邦呢呢，照常是在一種激昂慷慨的波瀾上浮蕩。

五

邦呢呢要知道的事情很多。他請保羅出去在一家露天的咖啡上晚餐，兩人照着法國式坐在那兒暢談，談得很夜深。保羅談到學校的情形；在美國發現出的各種新的教育計畫，但只有被俄國採用了。談到報章，談到書籍——近代的進步的作者的作品的作品大都翻譯了出來，傳遍了歐亞二大陸之半。（此指俄國面積而言。）又談到產業——民衆的巨人般的勞力從無中要造出一個近代的世界，他們沒有資本，並沒受外界的幫助。保羅又談到蘇維埃組織下的煤油產業；那是一個國家的托拉斯，工會是承認着的，在工事上有發言的權利。工人們自己辦報，組織俱樂部，組織演劇團，一種新的文化，基礎是建築在產業上，不是在榨取上。

其次邦呢呢自然想知道露滋的情形，和保羅受逮捕和他的審判的情形，更要問他今後的行動。他是要回美國的，說不定會派在加里弗尼亞組織工會，因為那兒是他最熟習的地方。他曾經到拔拉台士去和工會們祕密的開會；後來發覺了，把他驅逐了出來——從他所生長的故鄉。但那些都沒有甚

麼，黨部在那油廠上已經有了一個「細胞核」各種文件是分派着，傳誦着的。

邦猓談到他在維也納所得的經驗，又談到他寫的關於羅馬尼亞的原稿怎樣遇盜；保羅說在歐洲各國的國都中所有的偵探比虱子還要多。說不定就在這鄰近的桌上一定坐得有一位在偷聽他們兩人的說話。他的行李每隔兩三天要受檢查一次愚而不可救藥的政府們，打算破壞工人的政府——而同時又在儲蓄武器，準備着作第二次的戰爭，那使共產主義之必然實現有如日出。

「你真以為會有世界第二次大戰嗎，保羅？」

保羅笑了。「你請去問你的姐夫大人罷！他會明白。」

「但他不告訴我啦。我們差不多沒有談話的機會。」

保羅說軍器自動地製造戰爭；資本家們製造軍器，他們是要那軍器使用起來，去得到更多的權利。邦猓說第二次大戰這個觀念，可怕得令人難以着想；保羅回答道，「你不着想，那剛好使產業家們容易準備。」

他坐着思索了一下，又接着說，「我自從到了歐洲來以後，我不覺要想到我和你第一次會面的那晚的光景。你記得不，娃子？」

邦猓說他記得，保羅又接着說，「我沒有進我姑母的房間，在那兒商量租契的人我沒看見；但我在外邊傾聽着，我聽見他們在爭鬧；到現在我到歐洲來四處走了一下，我自己對我說，那晚的景象

就是外交界的情形。在一張煤油租契上爭執着！無論那一國都在相互嫉妬，時而在講合縱，時而又在連橫——但不等到天黑他們便在互相拍賣，他們是無誑不扯，無惡不作。那場爭鬧你記得麼？」

邦現自然是記得。施尼普姑娘——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的面孔在他面前現出，紅得就像一片紅氈。「讓我對你說，你絕對不能夠得到我在這契約上簽名的——我死也不會！」那位有手斧形面孔的罕克老板便叫起來，「我告訴你，法律會教你簽名——只是在歐洲的外交界上沒有法律而已！格羅亞提夫人，保羅的姑母，便釘着罕克，把兩手抓起來，就像要扼着他的喉嚨一樣。「主張着小地區的權利的正是你這傢伙！他主張要每股平分——你這草裏的長蟲！」

保羅說道：「那些人爲貪慾的原故弄得頭暈眼瞎，只要能夠把別人打倒，他們寧願把自己的機會丟掉。你對我說過，他們的機會的確是失掉了的——和你父親租約沒有訂成。在煤油廠上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行動。你知不知道我不明白，據政府的統計是，是那普羅斯培克特山上——用來掘井的錢比取出油來的錢還要費得多！」

「是的，自然。」邦現說着。「我實在看見那兒的油槽之多，月台和月台差不多相挨接。」

「每個人都在競爭着掘油，所得不償所失——那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寫照嗎？其次就是戰爭了！你記得的，我們聽見鬧聲，趕快跳到窗子邊去，看見某甲一拳打到某乙的鼻子，全室中都在沸騰，在號叫，不知道他們要去解圍，還是要去打。」

「甲說，你混賬的臭黃鼠狼！乙又說，你這害了白濁症的瘟狗！」

「娃子，那是一幅小小的煤油戰爭！在一二年後大的煤油戰爭會要爆發的，你假如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你最好是回想我姑媽家裏的那簇景緻。並且你記着，他們所爭奪着的是榨取煤油工人的機會，是要把煤油工人所要產出的財富當成贓物分用；在他們狂暴的貪慾中，他們把在普羅斯培克 特山做着工作的工人殺傷了百分之七十三——這也是政府的統計呢！你看這不就和世界大戰完全是一樣嗎？工人們在打戰，銀行家們在進錢！」

六

談來談去的話真多！邦把奔里的故事說給保羅聽，關於這層保羅是沒有得到絲毫風息的。保羅說那很近情理，因為奔里時常是在女人的後頭跑。那正是他之所以十分鄙屑奔里的說教的一個理由。「他有他的姑娘，我是不介意的，」保羅說，「不過他反對我有我的姑娘的權利。他在宣說着一種甚麼禁慾生活的瘟宗旨，自然他要祕密地走開，去偷享些快樂。」

這兒正是邦所期待着的一個機會。他突然的一口氣說出：「保羅，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因為過去的三年間我是和一位電影的女優同棲着的。」

「我知道的，」保羅說；「露滋告訴過我。」

「露滋！」

「是的，她好像在報上看見了甚麼。」接着他看穿了他朋友的意思，保羅又說道，「露滋算也可
以長一番見識，她須得知道世界自有它的本相，並不像她自己心中所期待着的那樣。」

「關於這些事情你的意見是怎樣呢，保羅？」

「好的，娃子，那要看你對於那姑娘的感情是怎樣。你是真的愛她，她也在愛你，那嗎，我想來是無
話可說的。你幸福不呢？」

「我們起初很好；我們現在有時候也還好。難題是，她恨急進的運動。自然，她也並不了解。」

保羅回答道，「有的人是恨急進運動，因為他們不了解，有的又却因為是了解。」邦妮費了一番
思索才懂得了他這句，他又接着說，「那嗎只有兩條路，不是你改變思想，便是你和她絕交。這點倒是
我所能担保的——愛情假使不是建築在思想的調和上，那你是不能夠幸福的。你不是時常鬧架——
至少，便是厭棄。」

「你和女人同住過嗎，保羅？」

「我有一位很喜歡的姑娘在安琪市，我想，我是能夠有她的。但那是一兩年前的事了，那時正是
我向布爾什維克轉換的時候，我知道她是不會贊成的，那有甚麼用處呢？你要弄得來一個春蠶自縛，
把你在工作上所必要的時間荒廢。」

「你和這種事情是怎樣的？我平常很不明白。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的思想是和弈理一樣。」

保羅笑了。「我成了一位共產主義的組織員，我是不能保持着我的基督教徒的迷信了。否，娃子；我現在所想到的是，你去找一個你真能戀愛的女人，她可以和你分工，你終身要和她相處；那嗎你可以愛她，你用不着去找甚麼牧師給你的許可。日後我想我會遇着一位女同志的——我自然也常常在這樣作想——我並不是一棟木頭，但是我須得等待，看我的審判的結果是怎樣。假使我要在里芬沃斯，或者是亞特朗達，過二十年的監獄生活，那對於一位姑娘是沒有用處的。」

七

保羅在第二天晚上要在共產主義者的一個集會上去演說，邦猓自然是不能不去赴會的。但他把薇薇怎麼辦呢？她自然不高興去聽保羅演說蘇俄的事情；她從她的朋友，馬烈斯鳩王子，已經聽了不少了。邦猓想到了爺爺和降神會，他巧妙地操縱着那老紳士，要他告訴薇薇說當晚有特別有趣的降神會，讓他們一道去。薇薇答應了去，邦猓便以為他是自由了。

但是到了吃中飯的時候，白諦打電話來叫他。「說是你的老保羅到了巴黎！」

邦猓吃了一驚，他以為自己是守着秘密的。於是他便笑了。「那嗎你的老偵探（指愛爾東）又算做了一番工作啦！」

他的姐姐說，「我想你一定是高興曉得的——你的老保羅今晚不能夠演說了。巡捕逮捕了他。」

「誰個告訴你的？」

「他們才來報告了大使。他受了追放——現在是已經在路上了。」

「啊啦，白諦，你說的真話嗎？」

「我自然是說的真話。你以為他們會讓一位布爾什維克在巴黎演說嗎？」

「我的意思是——你真的知道他是受了追放嗎？」關於處治赤黨的手段，邦猷知道得很多

——歐洲各國都採用了美國警察的妙法，用橡皮管來打犯人，那樣可以在皮膚上不留痕跡。於是在電話上起了一番口角，邦猷焦燥得不堪，他總想知道是那一座官廳給愛爾東報告的；白諦堅執着說邦猷不好在巴黎再扯爛污，弄到他自己受了追放，那使他的姐夫在全歐洲人的眼面前丟面子。

到頭邦猷把電話筒掛上了，打電話叫共產黨機關報。問他們知不知道同志普爾·佛志康——

保羅·瓦特金士 (Paul Watkins) 照法文發音當如是稱呼——遭了逮捕。他們都全不知道，他們要盡力去探訪。邦猷跳上一駕街頭汽車，趕到巡警總監的辦公所去，警察官對於華服的青年紳士照例是要敬禮，邦猷此來却沒受着這種禮貌。關於美國人的普爾·佛志康，他們是沒有甚麼報告的，他們却希望受着報告，美國人名魯羅士一世的在法國政府的款待之下，他用金錢資助擾亂社會治安的人，這種特權他到底要濫用好久。

在那時候，白諦絕望地去向薇薇·屈羅西訴說，求她再費一番心力把邦猷從那可惡的葛藤中

救出。薇薇答應她可以再做一次，但只再做一次。她從電話口上轉來，叫仕女收拾她的行李，邦猯訪問了警署回來時，他看見他的郵箱中有一張信條：

「親愛的邦猯：我剛好得知，我今晚何以不得同你去聽歌劇，却被推撤了去參加降神會！時會到了，你是選擇你的赤色的友人還是我，我決定心腸搬到了另外一家旅館，等到你放下決心。你的取決請用信答覆我。你不要來看我，因為這件事情未取決以前，我不願和你再談話。假使我們是從此罷休，那我希望的是一刀兩斷。我再不能忍耐着卑躬屈節的要和危險的犯罪份子們交際，假使你是不能說你愛我並沒愛到要改變你的交際，我的意思是你以後便再不能見我。請你費點時候來思索一下，但沒太費久了。你的薇薇。」

事實上邦猯並沒費好久的時間來思索。他就在讀這信箋的時候，都有一種聲音在告訴他，說他是早知有今日的。第一下的苦痛的衝擊過後，他坐下提起筆來便寫：

「親愛的薇薇：我們是很幸福了過來。我早就在擔心着，因為我知道那一定是不能持久的。我用不着費時間來辯護我的思想；我是有點思想的，我不能拋棄，也就給你的，你不能拋棄一樣。我希望你在你一生之中都得到幸福，也希望你在心中不要懷恨，因為你要叫我改變的，我實在不能改變。假使有甚麼時候要我幫助你時，我隨時都可以應命。你的摯友，邦猯。苑子。」

邦猯不能久沉湎於你的哀情裏面，他須得趕快去訪問法國共產黨部，出錢去請律師，準備各種法律上的手續，調查保羅的情形。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努力是沒有用的，因為到第二天清早各報上都有消息登出：一位惡性的美國布爾什維克的煽動員被官憲逮捕送往哈佛爾，即日由便船遞解回美國去了。共產黨的報紙在它的記事下邊，俏皮地加着注解，這位布爾什維克的煽動員，美國政府課了他兩萬元的保釋金要他去上法庭，美國政府自然是不能夠不准他上陸。邦猯對於法國官憲並沒有十分信任，他用無線電給保羅打電去，回電費他先行付與了；幾點鐘後他得到回話，「在回天國（拔拉台士）的途中」——這是從保羅來的一個暗信。

三天後從他的愛人處來了一封信——這次沒用暗號的，却是向全世界的一個公佈。巴黎的報紙，和各國首都的報紙——馬德格斯卡的首都，巴勒圭的首都，新岑布拉的首都，西藏的首都，新圭尼亞的首都——都登載着這個消息，美國的電影明星，薇沃拉·屈羅西，和羅馬尼亞的王子馬烈斯鳩定婚；婚禮在布哈烈斯特的大教堂舉行，女王瑪麗親自臨場。胥摩斯基·蘇培巴社的高明的宣傳機關歷來在宣傳上是煞費了苦心，但從不會有過這回一樣大的效果，這回的天作之合的宣傳並不要你一文錢的費用。

就這樣邦猯生活中的一篇是掩閉了。在旅館中由他的居室通到薇薇居室的側門是上了鎖了，有一件傢具移來擋在了那前面。但是在邦猯心中的記憶之前却沒有一件傢具可以移來擋塞。沒有

甚麼可以把那個嬌媚的白嫩的恣態遮掉，那是那樣的栩栩如生，那樣的熱烈，還有不能遮掉的是她曾經給過他的那種種快感。他在精神上是成了殘廢，就如像白色恐怖的犧牲們在肉體上成了殘廢的一樣——而且是以同樣的原由！

有各種各樣的女人現出來了，或者是法國人，或者是美國人，都是些最高尚的交際社會之花，想來得到一位年青的煤油王子的愛寵。她們是知道他的情史的，知道他失了戀；她們的聰明的媽媽們傳授了不少的古代的方式給她們，那些方式是自從女人要取媚於男子以來，所習知於女界中的——「趕快趁火打劫！」那貌要受種種茶話會或者跳舞會的招待，但他大抵是去赴社會主義者的集會去了；他要想到姑娘名下來的時候，他的想念會飛回安琪市去。露滋·瓦特金士是那樣的謙和妮婉，而又有勇氣——不怕他的哥哥已經成爲了布爾什維克，她並不丟棄他！蘿織·孟起司是那樣的穩健，那樣的可靠，就像曆數一樣的規整不間斷的把那四面報給他送來，他所知道的事情大概都可以得到她的報告。每月她都要送一張收支表來，是她親自用打字機打出的，而且每當都很正確——一有剩餘便多印報紙來送閱，所以他從不會有甚麼過不足的憂慮的。

九

九月了，爺爺自己說到一件事情來，那起初使他很躊躇，在說後又使他滿臉羞得通紅。「娃子，你知道的，我同愛理絲十分要好，我們覺得彼此是可以互相幫助。」

「是的，爺爺，自然是那樣的。」

「那嗎，實在的情形是——你是很明白的——我是累贅了你很久，但你現在是可以自由了，因為我向愛理絲求婚，她允許了我。」

「好的，爺爺，我早就預料着的。我想你一定可以幸福。」

爺爺好像很放了心的一樣——他是怕邦猯會和白諦一樣，大生其氣罷？他趕忙的說，「我要告訴你——愛理絲和我是商量過的，我們很同意——她很喜歡你，稱讚你能夠服侍我，她要望你了解，她嫁我並不是為我的錢。」

「爺爺，那事情我是不介意的。」

「好的，白諦你是知道的，她的想法又不同。白諦是一位好利的人——我想她是由她的母親遺傳來的。總之，我是不對她說甚麼的，那也不關她的事；我們要清靜的結婚，讓白諦在報上去得到消息。我是要這樣辦的——愛理絲說她不會幫助我成家立業，她是不願我的兒女們恨她，說她進來是希圖財產。」

「哦，我是不恨的，爺爺！」

「我們商議好了，我要寫一通遺書，留一百萬給她，其餘的家產都歸你和白諦，愛理絲呢很高興這樣辦——那很夠使她所心係着的精神事業可以維持了。你知道她是要做——」

「是的，爺爺，自然。我也是一位宣傳員呢！」

「娃子，我知道；我所想的是，你有權利表現你自己的思想。你那小報我雖然不贊成，但我看來倒很認真，那所說的大概就是你所想的；所以我要把羅士的股票分一百萬給你，你可以拿去做你所高興做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像保羅一樣成爲布爾什維克，我希望你不必一定要找着牢獄的生活來過。」

「爺爺，我假如有一百萬元在手裏，那要把我關在牢獄裏，倒不很容易啦。」

老人微微的苦笑了；甚麼靈媒，甚麼靈力，倒還沒有把這老人全盤改掉。他接着又說，他們以後找不到以前所想像過的那樣多的錢了。爲那些政府的官案已經虧空了不少——政客們一定還要扭着爺爺和費龍，要他們失敗的。他們在國外自然也有些交涉，但那是投機的事情——與爺爺的脾胃不甚相投，他只好讓給費龍去做。

「爺爺，你和沃里淵夫人——唉，你和愛理絲今後的行動怎樣呢？」

「是的，我們要想辦一次——你或者可以說是降神派的蜜月。我們要到維也納去看那位靈媒，聽說佛朗克府還有一位。那是要看你的希望是怎樣。你或者怕是想回加里弗尼亞。」

「我是很想回去的呢，爺爺——假如你真的是可以離開我。」

是的，爺爺說他和愛理絲會相安無事的過去；他的祕書的法國話也很夠實際上的敷用，他們到

了日耳曼是要請一個隨從或者翻譯的，他希望那兒的氣候可以適宜於他；他目前好像是並不那麼健康了。

準備停當了，邦猓和他的父親和祕書和愛理絲·沃里淵夫人各各穿上盛裝，到巴黎郊外的一個小鎮的牧師面前，舉行了婚禮，邦猓在他新繼母的兩頰上親了吻，牧師也親了她，又親了邦猓和爺爺的兩頰。於是爺爺把他的兒子引在一邊，交了一個信封在他的手裏。那是給費龍的一個通知，叫把羅士聯合的乙種股票給邦猓三千二百股；那照時價算來要在一百萬元以上。爺爺說，那些股票他是已經簽了名，交存在費龍那里的，都是有效證券，隨時可以拿到市場上去變賣。「現在呢，娃子，」老人又說，「該得畫算一下——這不是一筆小錢，不要虛擲了。你費點時間，過細籌劃你究竟想做甚麼事情，一些騙子聞着氣息便要來擁擠着你的，你不要受了他們的詐騙！」

爺爺照常是這樣的關心！他們緊緊的擁抱着，每個人的眼裏都含着眼淚，就是祕書，就是牧師和牧師的書記都含着眼淚——他們在替人做婚禮上是從沒得到這樣大的報酬的——這些令人驚異的美國人！邦猓要爺爺時常通消息，爺爺也要邦猓時常通消息的；邦猓說來年的夏天假如爺爺都還不能回國，他又要到法國來，爺爺說他相信費龍不等到來年的暑天便會把事情處理好。於是邦猓又和他的繼母親了吻，又和爺爺擁抱了一番，接着便和祕書握手——這是盡情盡性的一場離別的悲歡，幾位職員和一大羣街坊的人衆擁立在兩街，看着那部豪華的汽車和那幾位豪華的美國

人。邦猷在後年是高興回想到這個場面來的——至少那老人是曾經高興過一次！一切的恭維，祝賀，香花，行李的交代，膝上的毛氈都蓋好了——最後是他們的汽車滾出街心，在搖手和歡呼中馳驅起來了——直向着埋因河畔的佛朗克府的降神靈驗會上前進。

邦猷搭着火車回到巴黎，他寫了兩封信，說他快搭船回國；一封是寫給露滋，一封是寫給蘿織——兩下都一視同仁！其次他是買到一張報紙，讀到一段短短的通信——「加里弗尼亞煤油大火災。」有一次落雷擊中了拔拉台士的羅士聯合煤油公司的一座貯油塘庫，適逢其會又有大風，恐怕那全部的塘庫都沒法營救，說不定全廠都要毀滅。

邦猷回到旅館時，接到安琪市打來的一通海底電報，損失有好大還預想不到，不過都是保了險的，可沒擔心，「葉帆風」——費龍依然取笑着在用那個假名。邦猷把電報轉達給他爺爺，問他好不好等；待一下；但是爺爺說不必，他有甚麼話要說可以用信和海底電報，他希望邦猷親自回去把情形報告他。「萬千珍重，珍重。」這是結尾的一句話——除掉由精靈們的靈道之外，這是爺爺對他的兒子所說的最後的一句話！

十

一隻輪船載着邦猷出海——這是海上旅館的一座，和他才在巴黎離開了的那座一樣，可以稱爲一座宮殿，有紅木的傢具，有絲織的帷幕和坐墊，有極豪華的社交社會，帶着珍寶，披着綾羅——

位女人的晚裝至少要值五千元。不一會全船的信子便把消息傳透了——「他的父親是加里弗尼亞的煤油王，說那兒的油田全部是他的，最近報上載着，說有一處油田遭了火災。那羅士老板你該記得，是幹了點子笨事，逃到外國來藏着快要滿一年了，但是他的兒子自然是可以回去的。他的兒子說是薇薇·屈羅西的愛人之一，薇薇棄了他，嫁給了一位羅馬尼亞的王子。趕快趁火打劫罷，好姑娘！」

於是每個人都向邦視獻媚；真有不少的阿嬌可以和他跳舞到天明；或者是同他在甲板上散步，假使他高興時便可以躲到黑暗處去。整天她們都在他周圍飄蕩，送着脈脈含情的秋波；凡他所高興的她們都高興，甚至連他所讀的書都高興——不過要他自己讀，要他向着她們在口裏談。有的甚至還說她們也喜歡社會主義，她們的智識很淺，不過她們很想學。等到第二天清早來，這位青年社會主義者接到了一通無線電，那把他的得意的社交完全改變了：

「你的父親病很沉重，患着雙側的肺炎，在加意的調治，隨後續報，懷着最深的同情和愛慕的理絲。」

於是邦視便一個人在甲板上走着，他正後悔着，恰如往前費龍·陸士可所忠告過他的一樣。哦，真的他對於那善良的老人應該是更親切得一些，便忍耐得一些啦！真的他是能夠更加一着的努力去了解他，去輔助他的啦！現在是運命的女神作弄着他，使他每日要離開五六百英里——每一分鐘

甚至要把他扭到不可計議的遠界。他的父親自己是感覺着的——邦猷想到他所說過的話來，覺得爺爺是和死覷面着的，他算最後一次對他的兒子作了一番忠告。

在初只是一腔的追悔。但是漸進便發生出了問題——那很久很久以來便把邦猷的精神分裂而爲二的問題。爺爺在他的產業上所幹過的一些事情，那是可以繼續的嗎？有甚麼文明在那樣買賄政府的基礎上是可以持久的呢？否，不能，邦猷這樣對他自己說；但如那樣——他是應該更加努力地，更加誠心地，勸阻他父親爲是了！但在那一個階段呢？邦猷還是小孩子時，就他所能記憶的，爺爺已經在買賄政府。一切的煤油家都在買賄政府，一切的大實業家都在幹，或者是在選舉前，或者是在選舉後。到底該在那一個生活的階段，一個兒子好向他的父親忠告，說你的路走錯了，你須得讓我引導你？

關於這些問題邦猷沒有甚麼新的解釋；和與薇薇·屈羅西絕交時的情形不相上下。有的只是哀愁，有的只是寥寂之苦痛！新陳常相代謝；陳的謝了，——謝到那兒去了呢？特別是在這目前的時分，那真是一個神祕，使你頭悶；你是立在一個懸崖的邊際上，看到無底的深淵！最難相信的是，他的父親，那樣一個真實的存在，那樣久的是他自己的存在的一部分的——才要突然消逝而隱滅！邦猷到這時候才有些疑惑，愛理絲談說甚麼精靈或許是真實的嗎？

晚上又來第二次信。「病勢無變，容續報。同情和愛慕。」這最後幾個字在每次的信中都沒有失掉過；第二天，爺爺的病勢無變，危候將在明日；於是到了明日，爺爺衰弱着了；又其次在清早過後，愛理

絲打電來，「你的父親的靈魂已經從此岸達到彼岸，但他永不願意離開你，臨終他教說過，假如你和安琪市的一位有名的靈媒接觸，他可以領導你的一生。懷着愛慕如常的愛理絲。」其次白諦也有電來：「爺爺臨終時我去送了終，他容恕了我，希望你也容恕我。」邦讀了電報之後，他便跑進自己的船艙，倒下去睡着，就像一位小兒一樣哀哭。是的，他會容恕她，他這樣打了回電去，創造他們的無論是甚麼，請把大家通同容恕！

第二十章 獻身

邦現孤獨的在紐約的叢市中——市民本有六七百萬，沒幾位是他的熟人。訪員自然是有的——這些動人的故事，說運命的女神從上院的調查委員手中把一位煤油界的大頭剝奪去了。劇烈的大總統選舉快要到終結的時候，煤油賄案的些須的消息都很關重要。邦現也接到一些國內國外的慰電——費龍和安孛婢兒有電來，保羅和露滋有電來，羅緞和她的父親和她的弟兄都有電來；是的，還有一封電是馬勒斯鳩的妃子來的，依然用着舊日的親暱，自稱曰「薇薇」。

他買好車票，取道經由華盛頓回鄉，在車上繙讀一些舊報，一天一天的追索他童年時分的大煤油田的夢境：火焰的汪洋大海在地面上沸騰，紅光把暗夜轉換成白晝；燃燒着的油河奔騰下山谷，捲地的狂飈把火焰由甲山捲過乙山。十二座滿儲着的大塘庫完全毀滅了，全部的煉油廠，廠中全部的塘庫，和將近二百座的棧樓，都被烈火舐着，吞進了那咆哮着的洪爐。這是自加里弗尼亞有歷史以來，最劇烈的煤油火災，有八百萬或者一千萬元的損失。

在華盛頓對於邦現有一位人可以訴述自己的苦楚的——那便是丹·歐文。兩人作了一番長

遠的散步，歐文把他的手搭在邦猥的肩上，告訴他說他自己是煞費了苦心。歐文對他說，他相信他的父親並不是一位壞人；他自己的職業是在探訪，邦猥的推想他是能夠保證的，美國的大實業家都在買賄政府，都在苦心慘淡的想掩護他們的買賄政府的行爲。這件事情在初使歐文很吃了一驚，但他現在明白了那正是一個制度；不收買政府，美國的大實業家便不能存在。那很明白地表現在全實業界對於煤油買賄案的本能的抗議上，你是可以看得出的，他們拚命的想打滅，陰消，在起訴，在求刑，而所告發的不是罪人，却是舉發罪人的人。

就那樣他們談到政治，那使邦猥轉換心機，回到自己工作上去是最好的方法。在這次的大總統選舉戰中，歐文是竭盡了自己的力能的，但他終感到自己的無力不免悲觀。資本家的全部的輿論機關又拚命的幹着一番新的工作，就是對於美國民衆去神化那位「小心翼翼的可兒」——這位怪可憐見的小人物，本是一位一五一十的鄉村政治家，一位志在營商的未來的店老板，他要化爲強毅沉默的大政治家，平民的英雄！有一點，只有一點，產業家們是期待着他的，就是要他減輕他們的所得稅；除此以外那傢伙便是等於一個圈兒。報界記者真不高興這項工作，但是你不高興也沒法，本國的報紙所需要的只是一種消息。可憐的自然然是歐文和他的勞工通信社了，只有三四十種報紙要他們的通信，全部的發行數不下十萬，有不少的次數連事務所的房費都找不出來。

「關於這層我真有點事情想告訴你的，」邦猥說。「在我離開法國之前，爺爺在羅士聯合的股

份上給了我一百萬元。自從遭了火災不知道究竟可值多少，但是費龍說是全部保了險的。那基本金我暫且不想動，要等我多於考慮一番，但我在你的工作上每月要出一千塊錢，假使那是可以幫助。」

「幫助我的天，邦猥呀，那樣多的錢我是從不會想像過的！我在前想過每月如有得一百元的外水，那我們便好自由的送閱。」

邦猥說道，「這錢我送給你却要附加一個條件——便是每月你須得取百元來做自己的薪水。在幹急進運動的工作上要你負債，那是不成理由的。」

歐文笑了。「理由是假使你沒人那樣幹，那急進運動便會沒有啦。你真的是第一次在我的天界中現出的一位肥實的天使。」

「好的，你要等一下，」邦猥說，「我還要去看看我究竟是好肥實。我想我的朋友費龍·陸士可他是有本事讓我沒長肥的。凡是我想幹的事情，他明白都是要和他搗蛋。」

「喂，老弟！」歐文說。「關於陸士可的海外租借和國務院怎樣湊成他的那項消息，我們送出的通信你看見嗎？假如我們能夠找上院出來調查，那會比商尼賽德的租借案還要驚動一世啦！」

二

到了支考哥，邦猥更得到不少的消息。他打電給爺爺的秘書問爺爺的文件中有沒有甚麼遺言。秘書的回電是沒有尋出甚麼，寡母也不知道，白諦也不知道。他們在葬後要回到巴黎，假使有甚麼

尋出，祕書再打電給他。

於是便到了安琪市，又有一些電報；祕書說留在巴黎的羅士老板的文書中也沒有遺言狀，白諦的電報是，「我相信那位惡婦毀滅了遺書。爺爺的手筆或者她的，你有否？」由這封電報看來，邦猓知道所謂臨喪的哀痛是支持不了好久的——至少是臨到他人的死喪！邦猓從爺爺得到的，除羅士股份以來沒有甚麼，那是不會使白諦安慰的。他打海底電給愛理絲，打到她住的旅館，說他父親娶她的條件是只以家產的一百萬分她，請她承認這項條件。他所接到的回信是巴黎的美國律師的辦事處打來的，代替他們的請求人，愛理絲·沃里淵·羅士夫人，說他於電中所陳述的那種條件，她並不知道，又說她主張着對於財產上的她的全權。邦猓讀着，冷冷地苦笑。這是精神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一個衝突！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也有一個衝突！邦猓去找他父親的同事，在事務所裏，他們好打官話，官話是打了費龍的第一項承述便是致命傷——邦猓的父親以為有羅士聯合的乙種股份，那是錯誤，所以他給費龍的請求書是無效的。那些股票依着爺爺的命令老早賣了；爺爺自從得了病以來記憶顯然是很壞——或者怕是自從鬧着降神術以來他便把事務丟在腦後了。他的事業陷在一種危運裏。第一，爺爺所最寶重的是羅士聯合掘井公司，那實際上是破了產。費龍那天又接受着報告，說火災保險公司不能賠償，因為他們有證據知道那火災是由於放火；他們雖沒有明說，但含糊之間是說

公司的存油太多，油價又大跌，是費龍或者他的指使人所放的火。

「要命！」邦猷說着。「這是甚麼意思，是虛駭嗎？」

「沒什虛駭，」費龍說，「那是在本市中爲五大公司操縱着金融的馬克·愛生堡的一種計劃，要把獨力經營家中的一位打倒。他們要讓我們去打官司，打他幾年幾十年。羅士掘井公司沒有現錢去把那燒了的油廠恢復起來，假使要叫股東出錢，那父親的家產沒人援助時是不敷定額的。樂波斯河的井已經空了，普羅斯培克特山的油田進了水。不消說在我的國外經營上你父親也有份子，但那總要等好一會才能生出利息；所以像那樣你怕是非賣不可啦。」

「以後誰個管理這一切的事情？」

「金牟的遺言書有一份鈔本在這兒——你可以拿回去，在你空時看看。善後人是你和沃爾芳，你和白諦平分家產。但由他的結婚這遺言書又算是作廢的；除非他另有一通遺言，那是寡母得一半，你和白諦各得四分之一。我許可了你的父親做善後人，所以我就把擔子擔起來了。讓我現在對你直說——拔拉台士的油田是用的你的名義，你假如要去自己經營，那我不妨害你。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別的股票賣來照市價買我的股票，你可以自己去經理。你想當一位煤油家嗎？」

「不，」邦猷突口地回答出。「我不想。」

「好的，那嗎，我要把你父親的股份買來；因爲公司是破了產，我沒有統治權我是不高興辦的。你

和我不能共事，金牟二世先生——你的理想是太高了。」費龍發着笑——但笑中沒他平常的好意。「假使我不曾答應你父親來幹這工作，我高興把這羅士廠交在你的手裏，弄到破產，看你是如何應付。你不贊成你的父親，不贊成產業家去支配法庭。好的，我看你，你以一個公平正直的年青市民的資格，你不使賄賂，不用任何不正的手段——譬如向政府賚緣，或者是恫脅，或者是不正的許可——看去去讓法庭任命一位對羅士掘井公司的整理人來，從今三五年後看那八九百萬，或者是你從保險公司所收集來的款項，到底還能夠存下多少！」

三

逃開這些不愉快的問題的，邦猓有一個避難所——就是他的小報。他是禮拜日到的，羅織到車上來接他，還有十二三位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的面孔都放着光輝。看見他時大家都歡呼起來——恰好像他是一位電影明星一樣！四方八面都在握手——他和羅織特別握了好幾次，他們見面真是高興得不亦樂乎。青年們知道邦猓是會感傷着他父親的新喪，或許又會悲觀着油田的被毀，所以他們都圍集着他，把所有的消息都向他告訴，羅織把新入手的「青年學生」的校樣拿了來，同時也拿了前一禮拜的校樣，還有幾種別的他或許是不曾到手的。

這小小的事務所便是住家——是邦猓所有的唯一的住家，因為他父親租着的那座公館現在又租出去了，他們所有的私物在安默婦女渡歐之前都封存在庫裏。事務所只有一間房間，但是滿可

人的陳列着一些書挾和記錄；他們的發行部數已經超過了六千，在本禮拜印的是八千部。但是羅織仍然是只使用着一位助手——愛普塞爾們在幫忙打包，掛號，不管甚麼晚上是禮拜六是禮拜都在做工。他們不受襲擊，也不遭逮捕；社會黨支持着拉佛勒特做大總統候補，那使他們暫時可以不受干涉一下。

其次是露滋。邦猓走去訪她，還是在那座小屋子裏。保羅還沒回家；他留在支考哥參加了一次黨團的會議，現在在西北地方宣傳，每晚都有演說。他的演說能夠號召很多的羣衆，因為他的逮捕使他聞名於全國了。他從法國遭了追放的消息登在全國的報紙上，露滋把許多信給邦猓看，所談的都是警察和偵探的追踪。露滋得到保羅許可，每隔幾天總要寫一張郵片給她；假使她沒得到郵片，她便知道那一定是遭了警察的拘留，丟在拘留所裏了。

邦猓一面聽她說話一面看着她的面孔。她的語調滿愉快——她現在已經是正式看護婦，可以找多的薪水，假如保羅沒錢用她也可以幫助他了。但是她的臉色是蒼白的，她的神情是表現着焦慮。有共產黨的報章和雜誌在掉上，邦猓一見便可以知道那些的來由。這些報紙是從保羅寄來的；露滋一人坐在那兒每晚每晚的繙讀，找那關於她哥哥的消息；所以她是把那關於政治犯人的拷打，弄成殘廢，以及槍斃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消息却吸收進了腦中，那就好像保羅是去從征去了一樣。

露滋是沒有甚麼所謂理論的頭腦的；你聽她從不談到黨的策略和政治的發展和其它類似的

問題上來。她是本能的，然而階級意識却異常的犀利，異常的激烈。她經歷過兩次的同盟罷工，她所目視的一些情形便是她所需要的經濟學上的課業。她知道大產業上的工人們都是一些工銀奴隸，他們是在戰取着自己的生活。而這種戰爭不像資本家們的一些戰爭——這種戰爭是不能避免的，因為有資本家存在便有戰鬥的存在。但是儘管她對於保羅的工作是這樣相信着，而露滋却不能不替保羅心焦。

自然——也還有一種奇異的複雜的事情——露滋滿懷恨蘿織和「青年學生」事情是社會黨的人在全國中歡迎着一位從俄國來的甚麼社會革命黨員，藉口着他們同派的搗亂者在俄國遭了監禁，便四處演說反對蘇維埃政府。這些社會革命黨的傢伙就是要圖謀暗殺列寧的一些怪物，就是受着資本家的買賄要在俄國的內部激起內亂的一些怪物。爲甚麼邦現的小報要支持他們？

邦現回到蘿織和那些愛普塞爾們的跟前，他們說那是一位社會黨，是反對用暴力行動的；共產黨員們到會來侮辱他，幾乎鬧到打架。怪可憐見的邦現，在這兒他又算覷面着社會運動的內部的分裂，那和在巴黎在柏林在維也納一樣，一樣的苦惱着他！他是深深受了保羅和保羅關於蘇俄情形的敘述的感動，然而他發現蘿織在舊有的地位上却不移動分毫。她承認俄國人有自主的權利，她承認他們有在美國演說的權利——雖然他們要不承認她的權利。但她和第三國際是沒緣的，她不談甚麼獨裁——不過要除掉她自己的獨裁，那是要注意她的「青年學生」沒把一些兒口實遭郵局的

沒收，遭地方推事的檢舉！唔，他們是要支持着社會問題由民主主義來解決的；於是邦 魏 菟子，照常照舊，又要受着一位女人牛耳着了！

婦人的性質——那真是一種奇妙的東西！她們看來是那樣的溫和，那樣的無抵抗；然而她們是和橡皮和流水一樣的——你把手一放便立地復原！從第一位說起——如像歐尼絲·華特，她就是那個樣子的！再說那嫫姬·藤安姑娘——假使他是娶了她，他會發現她對於窗帷的樣式，和隔好幾天洗換一次上，是有一種固定的宗教的信仰！薇薇·屈羅西呢，她把自己的幸福拋棄了——邦 魏 知道，她跟着一位羅馬尼亞的王子是不會幸福的。而露滋和祖母，她們是始終反對戰爭！白 諦呢，儘管是一位驛車夫的女兒出身，而她偏苦心慘淡的要到上流社會裏講究社交！而目前又來了這位羅織·孟起，情形是怎樣邦 魏 很 明 白——要叫她丟下那小報，那會使她破心，她愛護着它就像一位母親愛護嬰兒一樣；但是假如邦 魏 要 採 用 共 產 黨 的 戰 略——由內部鑿穿，「那她立刻便要走出事務所去。」

四

白 諦 選 她 兄 弟 一 禮 拜 到 了 安 琪 市，對於女性的性質的不變更給了他一層顯著的證明。白 諦 走 來 領 她 應 得 的 一 份 家 產，她來得真是專心一意，就像在追兔子的獵犬一樣。白 諦 認 識 一 位 律 師，和她 同 類 的 律 師，另外一匹追兔子的獵犬——她初到的一天便去找他；回頭邦 魏 便 不 能 不 到 這 律 師 的 事 務 所 裏 來 得 着 白 諦 和 一 位 速 記 的 幫 助 把 他 的 記 憶 抄 翻，一一記錄了下來；他的爺爺是怎樣和那

愛理絲·沃里淵夫人約束的——可惜爺爺對白誦不會說過一句，而且也不會對任何別人；他自然是有遺言書的，那惡婦把它毀了——白誦對於這一層可以對天盟誓。

其次是邦猓所能喚起的爺爺的別各種事體；他的錢和文件是放在那兒，他有甚麼祕庫藏納他的股票和各種證券，儘邦猓所能記憶的他究竟費用了多少，他所信賴的是誰。其次是費龍·陸士可交來的各項文據；爺爺和費龍的通信卷擋；那幾位受着信賴的年青執事——波林、海曼、西門士及其他；還有銀行家，還有書記；還有白誦從巴黎隨身帶回來的爺爺的祕書——一切詳細情形堆積如山，每有討論邦猓都須得在場，也和其他的人一樣也成了一條獵犬。他自己的解嘲是他對於社會運動的義務，因為社會運動是須得一位「肥實的天使」幫助的。

鬧了一陣，結果是白誦有一個苦藥丸子好吃。她的律師勸告她，愛理絲·羅士夫人要得半分的遺產是無法否認的。邦猓的立證在法律上說來全無價值；並且假如再找不出一張遺言書來，那他們便得忍受一下，和那寡母聯合起來盡可能的多向費龍·陸士索取。羅士夫人的巴黎律師指名了幾位安琪市的最值錢的大律師做他們的代理，白誦須得把自己的怒氣吞下，還是請那些人來一同商議。

實在有不少的難題，需要很值價的高明律師。會計課調查了季·亞諾德·羅士的賬簿，和他的同事所發來的收支單，兩三天之內結果是在混亂之中現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事實：在和費龍及

其他的人所共事的新規事業中，爺爺所投下的金錢之外，在通過所存寄着的現錢之外，一千萬元以上的股票和證券完全消失得無踪無影。費龍說這些股票和證券是爺爺取去用了，用途不明；白諦說那是胡扯，又說費龍·陸士可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強盜。爺爺的保險箱他有接近的自由，是他把那內容偷了，白諦把滿腔的憤怒向她兄弟發洩，說是該她兄弟負責——費龍知道邦猥要用錢去推翻社會，別人要扼掣他是理所當然的。

這種在理的話邦猥也不能反對。費龍的心事很容易想像，邦猥是社會上的危險分子，白諦是社會上的浪費分子，寡母是一位瘋顛識倒的半狂人，而他費龍是一位有本事的產業家，那些信券和股票只他才知道使用在正途上——從地底吸出更多的油來。聽到爺爺的死，費龍輕輕便便的把那些票券從爺爺的保險箱中移進了自己的箱裏，在本省的相續稅調查員未來查明登記之前，費龍自己是不以為偷盜的，但只是常識——就和政府沒有經營能力，他把那海軍保管地取來了的一樣。

現在白諦便想告發她父親的同寮，要把他立在法庭上，吐出供狀；邦猥得着了律師們的幫助，和她辯論，膺受着她怒火的衝擊。費龍既用意周到地沒讓有記錄留存；你要把他立上法庭，那他給你一番陳述，你完全沒法。他可以說那些證券爺爺送了給他，你有甚麼方法證明呢？他可以說爺爺把那些證券拿去了，他的同事不知道，爺爺在股分市場把錢失了——你又有甚麼方法證明呢？爺爺的證券是由費龍的買辦經手轉賣了的，你就得到了證明，你也沒有着落，因為費龍可以說他已經把了錢給

爺爺，或者受了全權去投資而遭了損失——像這樣的話他可以想出一百種來說！——是那樣說來我們只能夠得到那壞蛋所能允許我們的一點啦！」白諦叫着；律師們都說目前的情形正是這個樣子。他們的勸告倒是忠實的，因為他們的報酬是規定了要以百分律計算。

接着又有一件意外事增加了姐弟間的衝突。邦猥走到他自己的私有物所寄存着的倉庫裏，在一本他父親所常用的地圖裏面尋出了五張公債券，每張是一萬元。那是爺爺順手留下來的錢——或者是預備他隨時可以買賄那一位官吏；總之錢是在這兒，邦猥儘可以作為是他爺爺在巴黎給他的一百萬元中的一部分。但他大拿其身價，不願剝劫遺產；他決心把這五張公債券加入了遺產中計算。

但他錯不該告訴了白諦——哦，那鬧的一個大亂子喲！要給愛理絲和她的律師們以二萬五千元的大傻瓜！應該閉着他的臭嘴，和姐姐兩人平分的那二萬五千元在白諦看來比費龍所偷去的好幾百萬還要重要了，這幾張票子在邦猥未拋到她力所不能及，拿去送給那些貪婪的怪物之前，是抓到了手的——差不多是抓到了手的東西！而且正當着兩人都需要現錢，把遺產權做抵當在向他的父親的一座存款的銀行借錢的時候。

白諦起着雷霆風雨，大鬧一番，邦猥等她鬧過了，把債券拿去存入銀行，加在遺產裏去了；俟後白諦便永不會忘記他，只要沒人在當前，她便要罵他是傻瓜。她為這番的憤怒和憎恨簡直鬧到生了病；

她每每要坐到半夜的翻來覆去的計算，鬧得太興奮了，以致失掉睡眠。和一般年青的姑娘一樣，她的面皮鮮嫩，兩頰是滿有愛嬌的；但是現在她把愛嬌拋棄了，弄得一個蒼白而憔悴。到晚年來她會去找美容術的專門家，把兩隻口角收上去，把她臉上的皮膚用化學藥品來塗摩或者割削——因為她現在不能制止她失望的憤怒，在她往日是以爲可以得到千萬或者千五百萬的大錢的，而結果只能得到一二百萬。

五

羅織關於邦猯的回國寫了一篇短短的記事，引用他的話，說他願把自己所受的遺產貢獻於社會運動。這段記事惹起了一位有光輝的女記者的注意，她標出一個出號的題目：

赤色富豪救濟社會

於是就好像有好些人想要知道他怎樣救濟社會，他們都想而會邦猯，到旅館的賓賓室裏來等待着他。有的是有一種治癱的特効法，有的又有確實地常動的機器；有的爲吃田雞要想畜蛙，有的要穿皮裘又主張養貂鼠。有十幾個人要想防止第二次的戰爭，又有幾個人要組織新村；爲要實現社會主義的也有好多種數的方法，有幾位偉大的詩人和哲學家抱着他們的原稿來，有一位是說得了天

啓——這位天啓先生有六呎四吋高，寬度也相趁，他聳立在邦貌的面前，用着惶恐的聲音和他私語，說上帝說過的話記錄下來存在了金庫裏，以前沒人看見過，以後也不會。又有幾個人寫信來說他們不能來訪，因為他們現在是拘禁在隔離室裏，但假使邦貌肯把他們保出來，他們會在他的名下把消息教導全世界。

這兒還有一位「怪物」，他的名字是季·亞諾德·羅士——不再是「二世」了。他有一個計畫，那是他在心裏思索了又思索的；現在他把他的朋友們聚集起來，要和他們商量。老謙·孟起司是老於運動的人，運動上的錯誤他是看得不少的；謙·照常是一家成衣工廠裏做工，有餘暇他便去爲集會奔走。雅可布·孟起司，那蒼白的學生——有一年工夫在一處學堂裏担任教習，但後來被人發覺了，他現在在當保險公司的勸誘員。哈爾·西格在培植胡桃，免得受資產社會的非買同盟。培特·奈格爾在幫助他的父親在一處否認組織的都市中組織鉛管工人的工會，用他的收入來出了一種四面的小月刊，專門在辱罵上帝。格雷哥里·尼柯賴夫費了一年工夫在一家木材小屋裏盡了他社會主義者的責任，現在在一家醫院裏做着愛克司光線的助手。丹·歐文由邦貌的費用從華盛頓遠來——這六位人和羅纖和邦貌在一家餐館裏包定一間房間坐着晚餐，一面討論着用一百萬元來救濟社會的問題。

邦貌客氣的開始說明着，說他的方案並不是一切方案中的最善者，只是在他自己的打算是最

善的。他不想把錢交出來，讓別人去做事情而自己不管；他領了不少的他父親的教，錢的本身是沒有價值的，要在錢上加上運用去幹些事體。加之邦猯自己是想幹些事體的，他向來只是旁觀，只是口談，已經倦了。他在前早計畫過想辦一種大報，但他沒有辦報的經驗，結果一定會失敗。他所了解的一件是青年心理；他曾經住過大學，曉得一座大學的利弊。

「我們——蘿纖和雅可布和其餘的我們愛普塞爾們——我們所想做的，是打算教育青年；但是難題是，一個禮拜我們只能把握得他們幾點鐘，他們大部份的日常生活都是敵人的——我說的是那些學校，職業，電影——和其它的一切。所以我想招集一批學生來我們要整個管理他們一天二十四小時；看我們能不能夠建設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規律，一種人格生活，以奉仕社會為目標。關於這層蘿纖是讚成我的——我不知道別位的意見又是怎樣——我想我們的運動所以不振的一個理由，是我們缺乏着我們所需要的一種新的道德標準。我們自己的黨員，有大多數的人，是性格太弱；女人們要和資產階級一樣穿絲襪子，她們的自由理想便是探仿男子的惡習。假使社會主義者真的把運動看得很重要，那他們不應該化錢去吸香菸，喝酒，仿效奢華。」

「那樣說來我就糟了！」老謙牟·孟起司說，他剛好點燃他的一只一毛錢一包的香菸。

邦猯所要求的對象物，是要在市外的甚麼地方找一個地址來立一座勞動學院；但他的百萬元不用來買鋼鐵和混凝土，他要建仗篷，由學生和先生的勞力來建築。在校中的每個人每天都得當作

四小時手工，四小時的學業；每個人都應該穿工人衣服，不許染絲毫奢華的習俗。邦猷打算到大學和高等學校去，向一些小團體的學生勸說，還要從各處的足球團和學生會去誘導一些人來參加一個新的獻身生活。不消說從工會方面也希望選擇一些有望的青年男女來參加。這樣一來會進行得很快，而化錢不多，因為除掉建築材料之外，一切都是現成的；他們要經營一個農場，要經營一座製造傢具的手工學校——簡單的說，所有必要的手藝都要教練，使來入學的學生每天總要有認真的四小時的勞工可做。

六

大家的意見怎樣麼？謙卑·孟起司照常是第一位發言的人。或者他的感情怕不免為方才反對吸菸的話有所傷害；總之他說，那在他看來就像在鬧甚麼「新村」一樣；你不過把「新村」的名目改變成了一個學校，「新村」這東西是社會運動上的一種騙局。「你是把人們離開社會去單獨的生活，遠遠的和其他的工人們離開，不管他們是去舒服還是不是——自然應該是不是！——然而自始至終他們都想的世間上現存着的階級爭鬥以外的事情。」

「那是真確的，」邦猷說。「不過我們是要不和社會離開的，我們的訓練的目的，不是在組織新村，而是到外界去活動，怎樣去幫助運動。」

「要在社會運動上盡力的人每一小時都須得在運動的本身裏面。你從運動裏跳出得一個月

來，你便沒中用；你便會受人買賄，或者做別的甚麼容易的事情，你不會再是工人了。」

「但事情不會那樣容易的啦，謙牟同志——」

「你聽他講罷！他要去找些大學生的公子小姐們來，過些工人們都過不下的生活呢！」

「你也不是不明白的啦，邦猊，」哈里·西格插進話頭來。「你結果是造成一個漂亮的地方，一些妙齡男女穿着威廉·摩里的衣裳（William Morris 英國詩人，空想的唯美的社會主義者。）他們開首會認真做一下苦工，但他們絕對做不成就甚麼的，你假如真的要建築甚麼，或者是栽種甚麼，你結果還是要去請些粗手粗足的工人來幹。我是知道的，因為我現在在採胡桃！」

「我不要甚麼漂亮的地方，」邦猊說。「我是要一座校場來煅煉階級爭鬥；假使我們沒有別的方法來訓練，我們好把這樣的規定作為課程的一種——每名學生至少都須得過三十天的鐵窗生活。」

「喂呀，喂呀！」培特·奈格爾叫着。「叫管有趣哉！」

「怎樣去犯法呢——坐汽車兜風去破犯速度規定嗎？」謙牟俏皮着問他。

「到安琪市去探聽同盟罷工的情形也好，或者是到街頭去演說社會主義，弄到巡捕來抓去也好啦。在階級鬥爭中怎樣會受逮捕的事情你是明白的啦，謙牟同志。」

「是的，但他會碰着一位不懂學校規則的法官，你會把他監禁半年。」

「對啦，那就是我們不得不把捉的機會；問題很簡單，假使一位學生爲階級鬥爭上不會坐過至少二十天的牢房，他不能畢業。」

「教習先生們呢？」格雷哥里。尼柯賴夫問他。

「教習先生每三年應該進一次牢房，或則是每五年。」

「還有發起人啦！發起人幾年一次呢？」培特開着玩笑的說；但是丹·歐文說發起人是要等待一下的，等到他把錢用完。

他們反反覆覆的討論。年青人對於自治觀念是否歡迎？你假如把標準放得太低，那學不成甚麼，要把標準提高呢，你會得不到甚麼學生。到底是取那一種？青年的理想家的邦貌主張把標準提高；哈里·西格說一般的人你要叫他不吃菸，他寧可以死的。他又問，他們對於共產黨的同志是怎樣？哈里已經不是甚麼政治家，他是一位社會革命家，他只是在等待着活動的機會。儘管你社會黨的人是怎樣祈禱，你不能够拒絕布爾什維克的學生於校外，你就算做到了，那思想也要侵入。

邦貌用他公平的見解來回答。學生難道不能夠自行修養，不能夠自行決定嗎？教師在受着質問時加以解釋：其次便讓學生去思索——每座講堂都成爲公開的討論場，只要忠於研究和自由，其它的不管，那不可以嗎？他們都贊成用不着建設一種宗派的學校，專門宣傳一種主義而排斥其它。各種主義的信徒也都有平等的說話的權利。就那樣，邦貌便接接連連的提出質問：「謙，你總高興哈里」

到你的講堂上來演說罷？哈里，你總會給謙牟一個說話的機會？」邦貌自己的工作呢算也想到了——便是在雙方鬧得來要扭頭髮時，他來當和事老！

於是那懷疑者的謙牟說，「我是想知道，你關於性的問題怎麼處治？」

邦貌承認着爲這問題也費了他的思索。「我想我們是只好仿效着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

「嚇，要命！」培特·奈哥爾叫着。「又是資產階級來了！」

學生的雅可布·孟起司讀過一本關於拉斯金（Ruskin）的書，敘到登奈西的舊時的社會主義的新村。他知道，把那新村破壞了的就是性的問題；他的父親也就附和起來，「那東西把你資本制度之下的任何村都是要破壞的！你要一個男子終身一夫一妻，那只有有一條辦法，便是把他們兩個人都關在一間屋子裏，不准出來。但假如你要讓他們去和別的男男女女交際，那一個男子除掉他自己的本妻之外立刻便想要別的婦人。」

「但到那時候呢？」丹·歐文說，「照着資產階級的標準，他們可以離婚。」

「那不消說吵！」謙牟說着。「但在一種社會主義的新村裏而不可能！假使他們要在村裏離婚，那就成爲一個自由戀愛的巢穴，在報紙的社會欄上會給你大登而特登，退伍軍人團會來打破你們的鼻子！」

討論的結果是誰也保不定這項計畫會收甚麼成功，不過邦猯假如要嘗試，那些年青人都會幫助他。邦猯說他在離安琪市五十英里遠近，要找一處適當的地點，有豐富的水源；只要一有現錢到手，他便要先付定錢，在目前大家須得詳細的計畫一下。他自己打算費三年工夫專門來培植學校，假使已經養成了適當的紀律和精神，他要讓學校施行自治制度，正分的使用由他幫補。他們需要教師，組織員，和管理員，所以大家都是會有工作的。

目前呢，邦猯還得去和律師們糾纏，盡力地去看能救出多少遺產。那是和白諦鬧不清眉目的，因為他們的事情牽扯起來，一天一天的愈見壞。費龍堅持着說，羅士掘井公司不能不要費用來開銷；他們是要他調查股票，強迫着由遺產中把錢提出來，還是讓他把羅士二世的租地權買收過去？那是除掉對於保險公司的要求之外，羅士掘井公司的唯一的財產。費龍是能夠為所欲為的，因為公司的經理人就是他自己和他所信任的執事。他提議組織另外一種公司，叫着拔拉台士掘井公司——用他別的信賴着的年青的執事來做經理，他自己把那租地權賣出來，那還有二十年的期限，還要找好幾百千萬元是誰也說不定的，而他只以六十萬元出賣！

那樣幹是應該的，費龍說，資產可以更用到適當處。白諦和他應戰，和她駐在巴黎的丈夫交換很長的海底電報，到她有錢的朋友中去周旋——然而發現的一個悲觀的結果是，有六十萬現錢的人，在投資之前他們要詳細的調查，要把一切便宜都攬到自己手裏。白諦操了不少的心，費了不少的力

——使她最憤慨的是她操勞的結果不能歸自己的專有，却是爭的全財產，使那無能的邦猊和萬惡的愛理絲佔她的便宜。她提出一種方案來，回頭那萬惡的愛理絲所請的律師們又另外提出一種來給她打消；白諦罵他們是比費龍還要厲害的強盜。

接着是羅士聯合告着支維，費龍在查定股票——存心是把財產陷到絕路，他又來掠奪。他現在提出一種提議——那羅馬尼亞的油田企業中爺爺是有一百二十五萬現錢的。費龍要以同等的金額把那股份買去，文件都準備好了——遺產繼承人非同意出賣不可，大家也都承認了，接着是法庭又來提出抗議。這意思是牽延，在那期間羅士聯合的股票調查上生出不敷，股票非賣不可。由那項羅馬尼亞的投資是可以真償的，但連律師們都出乎意外的，是法庭拒絕這項投資的認證。這兒包含有一些技術上的理由——法庭對於愛理絲·羅士夫人的律師們的全權懷疑，要要求她在法國受了保證的自己的筆蹟。簡單一句話，在賣股份時遺產得不到現錢來贖取，結果就是費龍·陸士可把羅士聯合的股份買過手去。

哦，白諦是怎樣的冒火，怎樣的咒罵勳——真不愧是一位騾車夫的女兒的本色了！費龍那狗娘養的豬，在他們的名下玩盡了詭計！偷了爺爺的股份還不足，他還要這樣來翻弄他們，他買賄一位亡八蛋的法官來搗鬼，讓他好再得一筆財喜！白諦要拿着手槍跑到他事務所裏，當成一條狗子一樣把他打死，但她所辦到的却是咒罵她的弟弟，說他是一位大傻瓜，要把他們所知道的最有勢力的人

當成生死的敵人。

那算給了他們一種教訓。他們是只好趕快從費龍的掌握中逃開，脫掉他一切的羈絆。在摩蘇爾地方的開發上所組織的盎格樂。加里弗尼亞公司中，爺爺是投了將近一百萬元的資本的，愛理絲的律師們提出一個議案要收買那項股票，但是分期付款，白諦不贊成，律師們又不贊成費龍的現款買收，白諦又怕費龍會搗鬼——會組織一個盎格樂。加里弗尼亞掘井公司，把摩蘇爾的地皮租過去，把一切的利權都剝奪了！

在這些事件的糾葛中有一封信由愛理絲寄給邦猓。她說，他總不會以僥倖的金錢問題來損壞他們母子間的關係，損壞他們兩人間的那個神聖的連絡，對於那親愛的金牟的記憶。愛理絲在她絕抵巴黎之後，和她有名的靈媒商議過來，在第二次的降神會上金牟「顯神」了，愛理絲把他的話已經速記了下來，她現在送一通記錄給他，那和裁判廳的一套案檔一樣大，由於女人的雅趣是綴以綠色的絲條。愛理絲希望邦猓沒要忘記去和靈媒接觸，親愛的金牟在故鄉中對他說的甚麼話沒要忘記告訴她。

邦猓把記錄看了一遍，使他不勝的驚異。那連篇累牘的都在謳歌着那幸福的彼岸和那新的樂土，有天使的羽翼，有豎琴的音樂，我告訴我的親愛者，我和他們同在，但我現在更有智慧了，我的可愛的邦猓會知道我已了解而容恕——翻來覆去的都是一位半老的癡婆子或者是一位混蛋的靈媒

的有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鬼話，不過又讀到幾句使年青人的氣息要提靈着的：「我要我可愛的邦
猊知道，對他說話的真的是他的父親，邦猊要記得那替我們買地皮的那一位人，他的口中是有兩顆
金牙齒，邦猊說過會有人要偷他父親的財產。」儘管怎樣的魔術有種種花樣門頭，在巴黎的一位靈
媒怎麼會知道那位住在加里弗尼亞，拔拉台士的爲他們收買牧場的地皮買辦郝大克，邦猊對於他
父親所說過的關於郝大克的一番笑談呢？

真的要費人思索一樣！爺爺怕真的並沒去世，只是藏在了甚麼地方，他們回頭還可以見面的罷？
邦猊要出去走走，來想想這件事情，他通過安琪市的街道會聽見弈里·瓦特金士的聲音在雷曲中
轟隆隆的聖堂晝夜都有幾萬人聚集着來看這位預言者，這是在海上由天使支持着漂浮着的，帶
了一片羽毛回來做證明，全加里弗尼亞省都聽着弈里的聲音，宣說着那古代的約束：

「聽者！吾將示汝等以神奇，吾儕均將不眠，但吾儕均將變化，在一俄頃之間，在一轉瞬之間，伴隨
彼末日之號音，皆因天號將鳴，死者將不朽而復生，吾儕將變化。」

第廿一章 蜜月

邦貌在物色勞工學院的地點。那是比找煤油田還要有趣的事體；你可以注意到四圍的風景，看林木是怎樣，山是怎樣，還有別的你真的悅意的物什；而且也沒有那樣的投機性，水量的多少，土質的化學分析，你真的是有把握的。那是要你坐着長途汽車去涉歷；羅纖既然是一位主腦者，帶着同行也很方便。他們有說話的時候——說的話而且不少，他們倆以後是要管束各種年齡的急進青年的一團的——這是他們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工作。

他們看了兩處地方，還有一處離都會更遠，邦貌便說，「假使我們要往那兒去，我們回家便會攪遲。」羅纖回答道，「假使太遲了，我們可以開旅館，到明天清早把事情了結。」邦貌說，「那會要惹起物議的。」但是羅纖並不怕物議，她那樣宣示着。

兩人便趕到那處新的地點去。那地點接近一座鄉村，村名「希望山」，在一處小的山谷裏，有五六座淺山，山坡上都疊着一些耕地。是十一月的初頭，新麥已經迸芽，地面滿雜威的可愛，就像一些仰臥着的巨人的筋肉——那些巨人的皮膚是最柔輦的光亮的綠色的天鵝絨。有菓樹園，有安置着吸

簡的灌溉用的泉水，還有一座小小的牧場館——居者好像到村上去了，所以兩位來客便在那兒逍遙眺望，發現了一種東西——是一座格納庫般的穀倉，塗着革命的鮮紅的顏色！「哦，邦猓，這兒是我們的會場了，甚麼都準備得滿好！我們只消面一層地板，在開學的晚上我們便可以跳舞啦！」你看，蘿纖公然想到了跳舞上來！

兩人攀上了一座小山，這兒有一座公園，有黝黑的古槐，有薄灰的無花果樹，有一片草茵在腳下。谷口是開向着西方的，夕陽剛好落下，一天都泛出金黃；鸚鵡在唱它們的晚歌，邦猓的深心中感着寂寥的苦趣——因為鸚鵡的意識喚起爺爺，喚起那拔拉台士的優美的全山，喚起那消殘了的他以前的好夢。

現在是蘿纖做夢的時候。「哦，邦猓，這兒太好了！這正是我們所要找的地方，希望山書院——我們是再想不出更好的名稱了！」

邦猓笑了。「我們不是來買名的。我們該得把這土質試驗一下。」

「說是有多少畝呢？」

「六百四十畝，耕作地有百畝多些。我們很要費些年辰都整理不盡呢。」

「而只要六萬八千元！真便宜！」蘿纖習會了用邦猓的帝王的標準來計算了，因為她坐在他的快速度的汽車中兜了風，觀察了富豪們的游園地，地皮買辦們的樂園。

「價錢倒不壞。」邦現說，「不過要看水土是怎樣。」

「在天未黑之前你可以看看那種植物的情況啦。」

「或許可以。明早我們到這兒來，和場主磋商一下。或者他怕是一位佃戶，會把真話告訴我們。」

邦現的少年時分到底不媿是跟着他精細的父親買過地皮的！

二

黃昏蒙了這新的幽夢之谷，對面的羣山成了紫色的陰影。邦現說，「在目前我們的計畫上我正擔心着一件事情：我怕的是要遭物議。」

「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你和我總是在一道，要遠遠的走開，晚上都不回去。」

「哦，邦現，真沒意識！」

「不是，我真的是在害怕。我對培特·奈格爾說，我們要守着資產階級的標準，我們開首就錯了。我的安默嬌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標準，這事情她是不以為然的，你的母親也會不以為然。我們是該得去結婚啦。」

「哦，邦現！」她凝視着他，但是天太黑，已經看不出他的眼中有甚麼閃光。「你是在講笑談嗎？」

「羅織！」他說，「在不辜負我們的學院的美名上這點事情你該答應。」

他向她走近一步，她吞吐起來，「邦——邦，你不——不是認真！」

「我看是別無二法呢——真的。」

「邦，不！」

「爲甚麼不？」

「因爲——你是沒心娶一位猶太人的女兒！」

「妙哉！」

「沒誤解，我把我的種族看得很高貴的。不過你的朋友們都會以爲是錯誤。」

「我的朋友們嗎，蘿織？除掉急進運動外——我還甚麼鬼朋友們呢？那地方的急進運動是沒有

猶太人在裏面的。」

「但是呢，邦，你的姐姐！」

「我的姐姐並不是我的朋友。她選擇她的丈夫時也並沒和我商議。」

蘿織立着，神經性地扭着自己的指頭。「邦，你真的——你真的不是一時衝動所說的話嗎？」

「唉，我怕也是一種衝動。我好像是突口說出的一樣。但這種衝動我是感受過好多次數的。」

「你不會後悔嗎？」

他笑了。「那要看你的回話是怎樣。」

「請沒講笑話——你是使我出乎意外了，我不忍使你做出了錯誤，你要好生慎重！」

「但你怎麼取出那種態度呢？」

「我是無可如何；女人的心理你是不了解的。我不甘願你出於一種慈善的衝動幹出些事情來，繼後你會覺得受着束縛，你會不幸。你不應該討一位工人的女兒。」

「妙哉，妙哉，蘿織，我的父親是騾車夫呢。」

「是的，但你是盎格樂·撒克遜人種，在好早的前代你們的祖先便在自己矜誇。你該去討一位高長的美貌的婦人，那種人一生都美貌，和上等的客廳好配趁。猶太人種的女人生得兩三個娃娃便要發體的，你會不喜歡我。」

邦妮笑出了聲來。「那些高長的美貌的盎格樂·撒克遜人種的女人們的結婚我參加過好幾次；主婚的牧師嚴肅的宣說着：眼前這兩位男女正要到天作合的時候了。假如有人要出來表示，說他們不應當結婚，那好在目前說出不說以後便不准開口。」

「邦妮，」她訴說着，「我是要實事求是的。」

「好的，親愛的，你定要那樣認真——我也可以說從不曾愛過白晰的女子。我在前愛過的兩位都是淺黑色的，和你正一樣。那怕是一種自然的湊成。我想你怕是知道薇薇·屈羅西的罷？」

「我知道。」

「好的，薇薇的面孔很不壞，怕始終不會壞的——因為面孔是她的職業。但是你看，那於我甚麼好處也沒有，她拋棄了我嫁給了一位羅馬尼亞的王子。」

「爲的甚麼呢，邦？」

「爲的我不肯拋棄急進運動。」

「哦，我真是恨那位婦人！」

在羅織平常的沉靜的聲音中有一種悲喜劇的調子，邦覺得有趣。「你恨她嗎？」

「我是想把她絞死的！」

「因爲她打過你嗎？」

「不！因爲我曉得她是要把你從運動中奪去；我以爲她是一定會的。她有一切的东西，我沒有。」

邦是在思索——唉，真是奇怪了！薇薇早是知道這個的——他不知道！哦，這些女人！他客氣地

大聲的說道，「不，她並沒有一切的东西。」

「我又有甚麼呢，邦？我於你有甚麼意義呢？」

「我要告訴你——我是和人口角夠了。你是想像不到的——我的一生，自從我自己有點見識以來，我總是在和愛我的人，或者指導我的人口角。但我一和你在一道是怎樣的安靜，你是想像不到的；我在你的面前就好像坐在一個很柔和的坐墊裏的一樣。我躊躇過來，因爲我自然不高興我自己的

有薇薇。屈羅西的那段插話，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一位用過的舊貨——真實說來是用過兩道的呢，因為我在高等學校時還拚過一位姑娘。我把我的祕密都告訴你，這可和你的發體扯平！」

「邦，別的女人我是不管的——她們自然時常都在追求你。我痛恨的是密司屈羅西，因為我知道她是一位自私自利的女人，我怕你會發覺得太遲，而至不可救藥。至少我心裏是在那樣想——我恐怕事實上我是吃醋得太厲害。」

「甚麼，羅纖！你是說你愛我嗎？」

「你說得就好像只要是婦人都不能不愛你的一樣啦！問題是，你是不愛我？」

「我愛的——真的，我是愛你！」

「但是呢邦——」她的聲音有點羞澀。「你並沒有表示過！」

於是他才曉得他真是徒廢了好些時間！他是只消再走一步，用手抱着她，她呢，在他的肩頭上啜泣着，就好像心臟要破的一樣。「哦，邦，邦！不是在做夢嗎？」

於是他便使她安心，和她接起吻來。她平常是一位短小精悍的婦人，很有理事的手腕，他心裏暗暗的畏敬着她；然而現在他才曉得她和他以前愛過的一些女人其實也是一模一樣；她一曉得事情可靠，不是笑談，不是夢境了——她，唉，便狂氣的吊着他，高興得半是在笑，半是在哭。他親吻她的時候，在他的情感中混合着的是她真好勇敢，好忠實，好認真；是的，像這樣的一位姑娘是值得使她幸福的！

愛情和着這樣的情緒夾在一道，那倒像很安全！她的熱烈處和歐尼絲或者薇薇，真是不相上下，沒有一點多的謙虛，沒有一點多的客氣！「哦，邦妮呀，我真愛你！我真愛你！」她在暗黑中微語着，她的擁抱比她的口舌還能說得真切。

「可愛的蘿織！」他說，帶着一種幸福的微笑。「你假如是覺得那樣，那我們就去找一位牧師或者治安判事罷。」

她回答道，「你這蠢的邦妮，我所要知道的是你愛不愛我，我好自由的愛你。要甚麼牧師和治安判事呢？」

於是他便加緊的捉着她，他們的嘴唇親了一個很長的接吻。假使她還要發出甚麼疑惑的聲音，他可以把那聲音止着，有方法安慰她。這些神祕的森林，他們的未來的勞工的背境，比這個那還有更適宜於他們的戀愛的地方呢？是的，他們是非得買定這地方不可，不管土宜是怎樣。這會是一處追懷的地方；在後年來，年青的男女們在這林子中遊戲演藝時，邦妮和蘿織會私下懷着一種快感去瞻望着他們。神祕的儀式之所舉行，盟誓之所宣布，神力之所昭告，不是在古代的槐樹林裏嗎？

三

第二清早他們找着了治安判事；接着他們把牧場的檢閱了結了。趕着汽車回安琪市去，把最初的定錢交代了。嗣後他們便得着快樂去通知他們一切的友人說是結了婚——自然是說，嚴格地爲

的學院的利益起見，免得資產階級的報紙上登出譏彈！

邦猯去看露滋，告訴了她；說也奇怪，他自己覺得有點躊躇。白諦和薇薇在他的心中種下了一個觀念，說露滋過去的十年間在暗暗的戀愛着他；近來露滋也是深信不疑的；這些女人真真不愧是知彼知己！實在他自己心中也還有一件事情沒對露滋說明的：是他離開巴黎的途中，他在自己的心中躊躇過，不知道是該請求露滋或者露滋來做他自己的夫人！他對於露滋有一種深潭的愛情，那她就她自己所表示的那種沉靜的感情一樣。但是困難的是是有保羅。露滋是由鋼鐵的鎖鍊縛在她哥哥身上的——那是說共產黨的運動，所以邦猯也就不能不把那問題來三思再想。

早遲他是須得決定的，他到底參加那一邊。你到底是用投票權來推翻資本主義，還是用「直接行動」？這一點邦猯自以是明瞭了——最後的決定要看資產階級說話。資產階級在準備着第二次的世界大戰；那就是說一切的交戰國內都會有布爾什維克起來，大約是在戰爭的落腳，或者也怕會在開端。社會黨呢想防止戰爭；假使失敗了呢，那嗎工作便是由保羅的方法，由第三國際來擔任了。但在這期間，邦猯由於他軟弱的氣質他未免偏向了社會黨。他沒胆量敢用暴力。要用暴力呢，除非是在敵人已經開始之後。

露滋聽了他的結婚的消息究竟是作何感想，她絲毫沒有表示，只是歡喜。她說，她是預料着的；露滋是一位美好的姑娘，和他的思想也相投合，那是很要緊的事情。接着她又告訴他，保羅說不定明天

可以回來，要在一個集會上演說——他的支持者用了很多外交手段使他得進「勞工會館」；他可以得到一個機會向工友們談說他在蘇俄所觀察得的一些情形。邦猊和蘿織該來聽聽他的演說；邦猊說，他們一定要來。

這是選舉日期前的禮拜日，長期的政治運動告了終結。工人們聽飽了別人要他們投票的勸告——但這回是有些不同的情形，比甚麼選舉的結果還要重要。儘管一些工人的領導者平時是含着怎樣的敵意，你要一般的工會員不受這個奇蹟的感觸是不可能的，這個奇蹟是在世界的那一邊——有一個龐大的國家，那兒是由工人們統治着，在製造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文化。保羅是纔從這些情景裏回來；他的言論滿有生氣，他把紅軍的組織，赤俄的教育，赤俄的報紙，白色恐怖，戰線延長一萬英里的資本家的圍攻，講得一一都如在目前。

哦，資本家報紙的第二天的憤怒！他們並不記載集會的情形，只表示反對，在社論上反對。拉佛勒特的那批「赤黨」（指社會黨）已經滿可惡了，但這回是斷難容赦的無禮——一位自稱莫斯科的爪牙，由法國追放回來的人，公然許可在安琪市開會，對於工會員煽動赤色暴動和叛亂！警察廳在幹嗎？國家主義的團體，退伍軍人團，和其它保持安寧秩序的團體，往那兒去了？

邦猊第二清早打電話給露滋；他想見保羅，商量計劃中的學院。露滋說保羅到碼頭上去了，要到碼頭工友的集會上去演說。邦猊到外國去了的時候，碼頭工人罷了長期的工，充分的了解了資本家

政府的本相。有六百工友從街頭驅逐了，因為犯了在街上游行和唱歌的罪。把他們捉去丟在不通風息的牢房裏，免得他們作聲。有二十位領導者被送到了省監獄裏在「違禁的工團主義」的罪名之下受十年或二十年的監禁；所以其餘的工人們都願意聽共產主義的宗旨，工人們非支配資本家的國度不可。當晚碼頭上的 T. W. W. 會堂中有遊藝會，有音樂和茶點，保羅以為是和領導者們認識的絕好的機會。邦猥說他和蘿織要到畢奇市去，說不定他們可以順道把保羅載回來。

四

邦猥算聽從了他姐姐的要求：他好至少在遺產上盡一般力——去看費龍·陸士可的關於普羅斯培克特山油地的報告究竟真不真確？費龍說那兒有一半以上的油井已經沒中用，白諦覺得這又是一番詭計要來搶他們了。白諦是把廢井和一眼雞罩籠都分別不清楚的；但邦猥是知道，他好不到那兒去，去暗訪一下，看別的油田家對於那兒的油田和產額是怎樣的意見？邦猥帶着蘿織同去——她自然是四處都要跟隨着她的新丈夫的。他們把愛普塞爾中最年長者的找了一個來管理報社事務，蘿織現在是大經理兼編輯了，真是堂哉而且是皇哉的。邦猥又成了一位隻手運轉者（意思是另一隻要抱着愛人）汽車總會要顯而簸之，他連轉得太快，蘿織便要弄得心焦，因為天上的羣神是嫉妬着像她所受的那樣的幸福的。

蘿織從不會到地的去觀察過油田。所以邦猥便帶着她到那初發現的井上去，告訴她庫爾斐氏

怎樣的想用頭去塞井眼，弄得兩個鼓膜都破了。他把爺爺所掘的第一眼井指示給她，在那兒邦猓幫助過淘泥。都是爺爺的巨富的開始；他和別的或者有一二十個人是找了錢，而和他們扯平下來的，是在聖奇市中有好幾千人，他們的家產是抵當乾淨了，因為買股票遭了損失。在這普羅斯培克特山所找出來的錢大部分就是那樣來的——不是賣油而是賣紙。保羅曾經說過的話確是事實，用進井裏的錢比從井裏取出的錢更多。這兒的煤油的儲積假使開掘得得當，是可以支持三十年的；然而現在這全部的油田都在用吸筒，有幾百眼井的出產太少，連吸筒都沒中用了。掘取了的煤油有六分之一，糟踢了的煤油有六分之五！

那就是你們所寶貴着的甚麼「自由競爭」，在講經濟學的課堂中他們教你要愛要尊敬的！另一面還有那些驚人的統計，是在那兒工作着的好幾千的工人，在幾年的油田生活中一百人中有七十人是丟了性命或者受了重傷！所以資本家的產業是始終繼續着的世界戰爭，不為報紙所注意，那是絲毫也沒誇張的。

邦猓去調查羅士油井去了；他不能「暗訪」，因為有些老手認得他，走來向他招呼他和一些工人拍談了一會，結果是他們的報告和費龍的一致。接着到了向晚時分，他和羅纖要準備走了，他們走到一家平家樓前，陰鬱，凋零，為煤油所染污，為塵埃蒙成灰色，後庭中有一座儲油塘庫，隔不十英尺遠的隣區中有一座櫓樓，另外的一邊有一家小屋儲積着另一座油櫓的材料。邦猓停止了，讀那平家樓

前的門牌，是「樂施·羅布爾士·步伐道五七四六號。」「這兒是保羅的姑母，格羅亞提夫人的住家——我們就是在這兒商量租借權的地方，我第一次聽見保羅的聲音的就是從那兒的那個窗口！」

他談到當晚的故事，形容出那些到場的人，和他們的態度。保羅說那是一種小規模的煤油戰爭，世界大戰是一種大規模的煤油戰爭，兩者是難兄難弟。他們在談論着的時候，大門開了，現出了一位肥實的紅臉的婦人，披着油膩的肩帔，那兒叫道，「那是格羅亞提夫人了！」他跳下車來——「嚇咯，格羅亞提夫人！」她不見他，真是有好些年辰了；他須得自己道出姓名來，那位小小的童子長大了，人攜帶着一位夫人了——「喂呀，喂呀，真的嗎，時間真跑得很快！聽說羅士老板已經過了世——格羅亞提夫人的丈夫是在報上讀到這個噩耗的。她知道他已經成了大富，所以得他這次的光降她真是受寵若驚，她請他們進去，但是忙得腳忙手亂的，因為她的屋子中沒有絲毫的秩序。」

他們進去了，因為那兒要羅織去瞻仰那座樓梯，以便隨後向她取笑，因為她會全不注意，會以為那樓梯是引到二層樓的——實際上是只有一層。室中依然如故——除掉好像狹小了一些，光輝全部褪消了之外，沒有甚麼變化。那兒立着聽保羅的低語聲的窗子是在那兒。妙的是那「良家規範，婦女須知」一書依然在那中心的桌面上，金字綠壳已經褪盡了，有些蠟糞！在那旁邊有一堆檔卷，都是公式文書，至少怕有八英寸高，有條子捆着，蓋了蠟印。格羅亞提夫人看見他注意到了；再不然或者怕

是她想把自己的災難告訴別人。「那是關於我們的地區上的一些文件，」她說。「我剛好才從律師處取了回來，他只是要我們的錢，一點事也不辦。」

就那樣，她便把話匣子打開了，蘿纖便繼續着受她的煤油史的教育。格羅亞提夫婦在初是加入了一項共同契約，後來退出了，又加入一個較小的共同契約；他們把地租給了施利普和威爾金士公司，被這些「租地獵犬」賣給了一座新迭克特；這座新迭克特受了騙局破了產；嗣後那租借權又由一位人買得，那人據格羅亞提夫人說來是最壞蛋的臭黃鼠狼，那傢伙走了，對於他們的產業得到了好多項數所有權和保留權，真的，格羅亞提夫婦並不曾從油井裏取出分文，而別人只是從他們身上來榨取——因此他們歷年以來便只好過着艱難的生活！

這兒便是這些交涉的紀錄，有共同契約，有租地契約，有棄權證書，有再租契約，有租約破棄證明書，有抵押，有鑿井地權出賣書，有動工證單，有稅金領據，有契約滿期報告——諸如此類由打字機打出的材料不下四百頁，由字數計算怕有一百五十萬字，大部分都是些法律上的定式——甚麼「左立約人」，甚麼「等因奉此」，甚麼「甲造如於所定期間內不能實行動工時」，又是甚麼的甚麼——你翻着真是使你頭悶。這些都是要定奪對於一萬桶煤油估計的所有權，而事實上連一千桶都不足！在這兒你可以看見錢是往那兒去了——臉色蒼白的打字機手終日關在事務所中打出這些廢紙，臉色蒼白的司書翻來覆去的調查又調查，或者是加封，或者是登記——就這樣用着幾千男

男女女的奴隸，就把這樣的整整幾百萬的文件，或者是抄寫，或者是調查，或者是再調查，或者是加封，又或是登錄，而成了堂皇的大老板的在安琪市是有好幾個人！

五

邦猊和蘿纖吃了晚飯之後，到海邊上去散步；那是在南加里弗尼亞省時時會遇着的和暖的一夜；海上有一輪明月，有一條燈影輝煌的棧橋，有音樂隊的演奏在吸引着一隊一隊的愛人。在棧橋的進口處是一座廣大的敞廳，是市的公有物，在那兒有很正常的跳舞由宗教的市政廳監督着的。邦猊和他的新娘跳舞了——哦，他們是應該去蜜月旅行的，在這兒監督周到的地方跳舞一下是千該萬該的啦！

但是就在跳舞中的休息時間，音樂隊停止着的時候，會堂震動了一下，是一種沉悶的轟震的聲音，就像遠處的落電，震得玻璃發響，震得脚下飄忽。

「那是甚麼？」蘿纖發問着。「是地震嗎？」

「是槍砲，」邦猊回答她。

「槍砲？」

他便須得說明，說海軍在演習，有二三十隻戰艦停泊在灣裏，對着它們的假想的敵人；現在它們是在舉行夜間的演習，住在海邊上的人，你無晝無夜時而是要聽着的。

於是蘿織便不能再跳舞了。每一次她聽見那種沉悶的轟擊，她要看見無數青年的肉體被打成粉碎。資本家們在準備着他們的第二次大戰；所謂社會黨也者，怎好還來跳舞呢？

他們趕着汽車在那沿海的步伐道上跑着。那有十五或者二十英里，有些市鎮和船塢和橋梁和鐵道路線和工廠，和預備建築工人住所的分讓地。這是迅速地造成的世界的大港之一，建築這項工事的人們，那金融界的支配者，在眼前是看着那名叫「直接行動」或者「違法的工團主義」的猛烈的幻影在顯示着的。「世界產業工人」(I.W.O.M.)有一個本部在那兒，他們在開會討論進行的計劃；支配階級不斷的在和他們戰鬥。

露滋告訴邦猯的門牌是一種工人階級區域內的背街。那兒有一座中等大的會堂，每個窗眼都漏出燈光，有鋼琴的聲音，有一種孩子的聲音在唱歌。沿着街道所陣列着的汽車中，邦猯尋出了一個空穴，他把車退進去，剛好要下車時，蘿織捉着他的手，說「等一下！」有一團汽車從街頭衝來，排成兩列把街道都塞滿了；從車上跳下一羣四五十個人來，帶着各種各樣的武器，有棍棒，有斧頭，有短短的鐵管。他們一衝衝進門去，不一會音樂便停止了，有驚叫的聲音，玻璃破碎的聲音，沉重的打擊的聲音。「他們是去襲擊他們的！」邦猯叫着，想跑到當場去；但是蘿織的兩手緊緊的吊着他，把他釘在座位上。「不！不！你稍安毋躁！你能做甚麼？」

「媽天！我們總得做些甚麼！」

「你沒帶武器，你把暴徒們不能制止的！你只好去丟命！你稍安毋躁！」

裏面的騷攘鬧得厲害起來；會堂是充滿着的，每個人都在放聲的絕叫。那些可怕的打擊的聲音——你不知道究竟是打在器具上還是打在人身上。邦猓差不多要發狂了，拚命的想擺脫，而羅織也和一隻瘋狗一樣扼制着他——他從沒夢想到她竟有那樣大的力氣。「不行，邦猓！不行！千萬不行！千萬不行！哦，你千萬，千萬！」她知道在那可怕的幾分鐘間有破壞她的一生的恐怖——那是說日後在這種淒慘的階級鬥爭中她的丈夫總有一次要丟命的。但目前還不可，還不可！還不可！還不可！在這樣甜蜜蜜的蜜月裏！

那就好像一股暴風吹過的一樣，在你未暇思索間它已經過了。那團襲擊隊由會場中湧出來，和他們湧進去時一樣的快。他們拉着了五六個俘虜，投在那機關還在叫着的汽車裏面；於是他們一湧的跑動起來，又沉靜下去了。

邦猓到現在才得手下了車來，跑進會場去，羅織跟在他的後頭。他有一個想念，剛好和他以前的那晚跑過格羅亞提夫人的屋後去呼喊着，「保羅！保羅！」的一樣。那些慘無人道的禽獸的確是把保羅拉去用私刑處治去了；邦猓用甚麼方法去救他呢？

他第一眼看見的，是在門道上有一人的前頭上打出一個大的皸口，全身都是血；他踉踉跄跄的在走，因為他的眼睛看不見了，口裏叫着，「狗亡八蛋！狗亡八蛋！」在他旁邊另外又有一个人，他的手

被人斫了，有一位女人把裙子扯破來在做裹帶。一位小姑娘橫在地板，絕命的號咷，有的在替她解襖子，皮肉和襪子一道脫了下來。「亡八蛋們把她投在咖啡鍋裏去了！」在那兒的耳旁有一種聲音在說。「這慘無人道的禽獸們，把她丟進了煮沸着的咖啡鍋裏！」

滿場都是動亂，婦人駭得脫魂，或者是沉在地板上哭。滿場的傢具沒一張沒被打破；坐椅都被斧頭剖成兩半；鋼琴打破了，內部的鋼絲攤在地板上。桌子推翻了，杯盤都粉碎了，金屬製的杯子盛着熱咖啡的都翻倒了，四處都在流着咖啡。那些禽獸先把三位孩子埃一連二地丟進了鍋裏，等他們的駭得狂亂了的父母把他們救起來時，腿上的肉已經煮熟了，他們一生便成爲殘廢；一位是十歲的姑娘是有名的「吾必理的歌鳥」；她有一種悅耳的顫音，會唱感傷的睡歌和革命歌，暴徒的頭領們把她從壇上拉下來，說，「老子們要閉鎖你這張瘟嘴！」

這場襲擊是甚麼意思呢？照報紙上所說，是海軍軍人的愛國的義憤。有一隻軍艦上爆發了，打死了幾個人，報上登出了一個消息，說是有一位「吾必理」幸災樂禍的笑個不止。這是支配階級的報紙慣用的門頭。在舊時代的俄羅斯的那「黑色的百人團」就是受着一些談話煽動起來的，說猶太人在舉行「殺人大典」把基督教徒的嬰兒殺來做犧牲。在英國呢政府現在正假造一些蘇維埃領導者寫來的一些信，利用來運動選舉。在美國呢政府的追放狂是由官家所證明了的。一大批偽造的文書神聖化了的。

這些維持治安的報紙說，這是一種突發的暴徒。但是這點事實是很明白的；無論在「吾必理」的任何會議上總是有巡警臨場，留心着記下一些違法的言論；而這晚的會上却沒有巡警在場。就是事後也沒有警察來；邦猯和其它的「赤黨」們可以湧到警廳和市政廳去，陳訴出那爲首的暴徒們的姓名，然而對於這殺人的暴徒也不見有甚麼追究的舉動！

六

邦猯沒希望着找尋保羅的，然而他却仰睡在那兒，有幾個人在他周圍弓着。他的左眼是一團血，好像是一棒打破了的一樣；他癱睡着，沒動，邦猯來喚他的名字，他沒回答。但他是還活着的，喘息着像在響着鼾聲一樣。

找位醫生！醫生！有幾位醫生在隣近處，人們跑去找去了。邦猯在初住在畢奇市時他便認識一位外科醫，忙跑去打電話，幸得醫生是在家裏。邦猯把情形告訴他，醫生說他立地便來；凡是頭傷或者骨傷，是須得用愛克司光線的照片的，所以他又介紹了幾位專門的醫生，邦猯又打幾番電話，找着了一位在他的診療室中準備着等待。他從病院裏也吩咐了一床槓架來。

於是又回到會場，保羅依然如故地睡着。蘿織放了一張乾淨的手巾在他的打破了的 eyes 上，在他的頭下放下一個枕頭。別的犧牲者都運搬開了，會場的門掩閉着了拒絕外面的好奇的羣衆。

外科醫來了，說是腦震蕩。後頭骨上顯然受了一下沉重的打擊——大約是保羅先在 eyes 上受了

一傷，在倒下地時把後頭碰破了，或者是先在後頭上受了一傷，倒在地上，繼後又在眼上受了一傷，或者是遭了踐踏。最要緊的是要拍照；於是那種失掉意識的身體便被運搬到愛克司光線的作業室裏去，把照片拍好了，外科醫把那頭骨基底部上的一條裂痕指示給邦猊和蘿纖看，那裂痕在眼窩上一直達到前頭。這是無法可施的，在那樣一個地方不能行手術。問題是要看腦髓受沒受傷，他也只好等待時間來說話。最要緊的是要使患者安靜。

市中有一家私立病院，所以不一會保羅便睡在一張病床上，眼睛上蒙着裹帶，他的頭部是吊着的，免得傷處受壓；邦猊和蘿纖坐在他的床畔，傷心地望着。蘿纖以女性的機敏猜透了他的心思。「親愛的心肝，因為你沒有衝進去，讓你的頭腦也被打破，你要一生一世以為恥辱的嗎？」否，他知道，他是無法可以阻止那場傷害的；但是啊，何必定要打破保羅的頭腦——這為邦猊所知道的最卓絕的頭腦呢！他坐着惶恐而沉思，眼睛毫不動轉。

但還有一種慘劇須得覷面。蘿纖注意他，「我們須得告訴露滋。」她自己陳述去做這件事情，免得他操心。她便打電話給她的哥哥雅可布——他從委員會上剛好回家，他現在趕快叫一駕街頭汽車，到露滋家裏去，把她帶到碼頭上來。

兩點鐘後露滋跑上樓來，她的面孔就像一個驚恐的面壳。「他怎的？他怎的？」她一進房來，看見保羅，便停着了步。「哦，怎麼的？」他們告訴了她——「他還能活嗎？」她更走近些，兩眼緊釘着他的

面孔。她的兩手向他伸出去，又縮了轉來，因為她不想動他；那兩手好像有意識的一樣，又想伸出去。突然之間她的兩膝跪下了，她沉沒在地板上，把兩手蒙着面孔，哀哭，哀哭。

他們打算去安慰她，但她是不知他們在那兒了。她自己已是獨自一人，在那陰慘慘的「悲哀」的迴廊。邦妮望着她，感覺着熱騰騰的眼淚流下自己的兩頰。薇薇曾經說過，一位姑娘那樣的為弟兄作想，是不自然；但邦妮知道得很詳細——露滋是回到拔拉台士的孤寂的山上的那些童年時分去了，那時保羅是她的唯一的友人，是離開那狂人家庭的一個避難所，那家庭裏有一位父親要打她使她和他一樣的思維。在那時候她早就知道保羅是一位偉大的人物，這些年辰以來她都跟隨着他；她守着他的精神的展開，從那兒學習她所知道的一切的智識——現在呢，是看着一位暴徒用一段鐵管把這個偉大的精神打成粉碎了！

七

夜半過了好一會了；蘿纖想把邦妮引開。對於保羅，與同對於他的妹妹，他們都再沒有事情可做了。隔幾家舖面處有一座小小的旅館，他們要到那兒去，休息一下，假如有甚麼變化，讓醫院的看護婦打電話來通知他們。邦妮勉強聽從了；因為他對於蘿纖不好不公平。他知道他自己的崇拜保羅，凡保羅所表示的思想他都傾心，凡保羅所說過的話他都明確的記憶着，是有點不自然的。是的，白諦在前那樣告訴過他，其次是薇薇——而現在又是蘿纖！

他不能夠睡熟。所以，他睡在旅舍的寢臺上，便把話向她說明，他說他在人生正想追尋一種不同的更好的事物時，保羅現在了他的眼前。保羅給了他一種理想——是有點嚴肅而堅毅的——要自食其力，要有獨立的批判，要有和人生覷面而了解它的決心，不要沉沒於金錢和逸樂的追尋。邦猯對於這個理想沒有工夫學到——否，他反而在華奢中過活，耽溺於女色的獵取，然而他始終有一個想念，他渴想成爲保羅。

其次是在他生活中的每個危險的時期，保羅便要現出來，給他一個自己測量自己和行爲的標準。保羅把工人的生活，把工人的心理教導了他；保羅是這新興的覺醒了的勞工階級的具體化。保羅的精神是一座探海燈，照明着世界的黑暗，把邦猯所應該知道的事理啓示給他。而現在光明滅了，邦猯只好靠着自己的一點微弱的燈籠來照照前途！

「親愛的，他會好起來的呢，」羅纖微語着；但是邦猯却只嘆息，不能，不能，他是要死的了。保羅的頭骨的基底上那條裂紋的愛克司光線的影片就像一條屈折的電閃一樣，活現在他的腦中。光明熄滅了，至少是從這個世界；一位拿着一段鐵管的暴漢把它熄滅了。

羅纖把兩手擁抱着他，想用愛撫來使他安慰。她自然是成了功了；他不能夠拒絕她的愛。所以他現在便睡熟了一會兒。但是羅纖却不能睡熟，她睡着把他擁抱在懷裏，因爲他在睡眠中總是在跳，在飭，他的四肢在震顫——就好像在放大砲時她所感覺着的一樣！

邦猯在夢着甚麼呢？是在和拿着棍棒斧頭和鐵管的暴徒們戰鬥？或者還是回到了往年，他和保羅和露滋盤的時候，那時的往事在使他痛心？是看見爺爺欺騙了那一家的土地；看見煤油業主破壞罷工；看見政府把保羅引去替渥爾街的銀行團作破壞罷工的勾當；看見費龍·陸士可把保羅投進監裏；看見資本主義以它的普遍於全世界的恐怖組織，把保羅趕到這兒，趕到那兒，苦惱他，誹謗他，恫脅他——直到最後雇一位暴徒來用鐵管把他打死！

八

清早來了，兩個又回到病室去。情形依然沒有變更。保羅依然睡着，吐着粗暴的氣息；露滋在床畔的椅上坐着，她的眼睛凝視着他，她的兩手緊緊的握着。她更加蒼白了，就只有那一點，她的嘴唇在發戰，總不止息。醫院的看護婦請她睡着休息一下，但她只是搖頭。不，她是看護病人慣了的；她也是一位看護婦。那人回答她，凡是看護婦在可以睡時是要睡的；但是不，請沒關照——露滋是要一直留在這兒。

外科醫又來了。沒事情給他做，只好等時間說話。邦猯把他引到一邊，問他結果究會怎樣。不能夠說。假使保羅可以好，他的意識會清醒起來，假使他是要死，那會起了腦膜炎，或者也怕是腦裏充了血塊。

羅說說他的家裏人須得通知。於是邦猯便打電話給拔拉台士的亞伯·瓦特金士老人，告訴他

雇一駕大汽車，把全家人帶來，費用由邦猊出。他想了想好不給奔里打電去，但決定沒有打。瓦特金士老人是會打的，邦猊呢是應該照着保羅的心願行事。於是他便把朝報買來，看他們對於昨晚的事件的高興的記事；赤黨是受了應受的一種教訓，碼頭上的治安是維持着了。

這是選舉日的清早，是選舉運動的最高峰，那在邦猊看來就像一場長長的惡夢一樣。上院議員拉佛勒特得着社會黨的後援，在奔走，最大的問題是那煤油盜案，是被起了訴的罪案摘發者對有權勢的犯罪者之爭。最初摘發者真的是收了一些效果，民衆似乎在看。但是敵人只是在等着下手的機會。在選舉運動的最後的三禮拜，敵人把預備軍調遣出來了，就好像湧起了一大羣蜂子的雲頭一樣，滿天都爲一羣的刺螫，焦灼，有毒的謊言遮黑了！

那不消說是費龍·陸士可和它的煤油家的錢；加上銀行家和動力公司和受着保護的大工廠的錢，這一些人都是由收買政府來賺大錢，收買失敗便有甚麼折損的。又是一次五千萬元的選舉；各鄉各村，各市各鎮的各個區域，都有委員會來分佈恐怖。製造恐怖的中央大工廠是在華盛頓和紐約，出產品便一蒐的運輸到全國，由各種機關——有報紙，有傳單，有羣衆大會，有遊行，有軍樂隊，有花炮，有火把，有雷曲，有電影——由這些東西向四處分派。假使拉佛勒特這位赤化的破壞當了選，產業會凋零，工人會失業；所以有票該投給那位堅毅沉默的政治家，那位偉大的，聰明的，精神超邁的，平民的友人，一般所知道的「小心翼翼的可兒。」而現在在保羅·瓦特金士喘息着他的餘生的時候，國

內每秒鐘將近有一千張的投票的大風雪正在翻飛。平民的意志是在表現着了。

九

好像是仲夏的炎晝一樣，病室的窗戶都是敞開着的。隔有二十呎遠的隣舍是一家百貨店，正對着病室而開放着的窗邊有一駕雷曲機，那是加里弗尼亞省中使用着的二十萬駕雷曲機之一。這百貨店的老板娘是這聽慣了雷曲的二十萬家主婦中之一人，她們的家常日課是拜聽「耶穌喇，我的靈魂的愛者」的讚美歌，或者是「燃燒着的曼迷，情火炎炎的淫婦」一類的挾嘶曲。在周圍隣近有十二座放送局可以聽取，大抵總是連續不斷的，你可以任意的選擇。這位老板娘有些天主教的趣味，在保羅床畔看病的人便被種種的放送安慰着，有 Aloha Hawaii 的四部奏，有第一美索迭斯派教會的風琴樂，有 Piggly Wiggly 的少女歌劇，有 QXJ 放送局報告着在東部的大批的投票，有 VZVW 放送局提出一駕舊汽車的叫賣，一位無名的演說家在勸告市民赴投票場選舉， Elvira Smithers 姑娘的高音獨唱，唱着，「啊愛人呀你呀我的蜂蜜呀，唉，啊都——烏——烏——烏。」

工黨有電話來，碼頭上的「吾必理」也有電話來。也有報館記者，客氣的傾聽着邦妮對於那場襲擊的義憤，也在抄本上寫一些下來，但自然是不發表的。安琪市的報紙有一種政策，那是三歲童子也都知道——凡是傷害或者不利於實業界的消息，它們絕對不登。

從拔拉台士有電話來，是米麗·瓦特金士，現在的安迭·布念夫人，打來的。她的父親和母親，借

同沙諦都去參加復活會去了。米麗不知道他們是在那兒，但她要去找保羅的情形是怎樣？邦猓告訴了她，她便問他們招呼過弈里沒有。不管他們是信或不信，事實上弈里是醫好了很多的人；他或許能夠有一個機會醫好他自己的哥哥！於是邦猓便打電給弈里的聖堂，告訴他保羅的情況；兩點鐘後有一駕高大的闊綽的林牟星停在病院的門口。

弈里·瓦特金士，第三天啓的預言者，穿着一件雪白的佛蘭絨的長袍，那使他的長軀分外的高潔。在他近來得到榮光和高力的時分，他大有教主的威儀。他不和你握手的，只是用他一雙大而崇高而光明的碧眼睛釘着你，說道：「上帝祝福你身。」他到了他哥哥面前，他立着凝視，但沒問甚麼；頭蓋骨的愛克司光線的照片他是不管的，凡是需要的事物，主都知道。最後他說：「我願意一切的人都出去，只留我和兄長兩人。」這項請求顯然是沒有拒絕的理由的，所以邦猓和蘿纖和露滋便都走出。

露滋無論在那兒都是一樣——她只死死的凝視着前面，嘴唇真是戰顫得可怕，使你看見真不免心痛。是一幅慘戚的「悲哀」之圖畫！病院的醫生要她喝些牛奶，看護婦捧了一杯來，她嘗了一下，並沒吞下喉去。她的眼睛裏面有限淚衝出。你不能向她說甚麼，你也把她沒法。

弈里沒說一句話走了出來；上帝的行徑總是你一般凡人所不能了解的。在保羅的狀態上沒有甚麼顯著的變更。露滋又回來看護着；但是現在是醫生發出命令，她該得用些催眠藥休息一下；醫生不許可她在自己的病院裏自殺。因為素來習慣了服從醫生的命令，露滋便走開了，邦猓和蘿纖兩人

又來看護。

十

晚上到了。窗對過的百貨店的主人回到家裏來吃晚餐，正把外衣脫了在舒適舒適，口裏銜着菸斗，坐在雷曲機前面的他的一座深大的藤椅上，在檢查四面送來的以太。所以保羅床畔的看護人離座位便可以得到選舉的消息。因為時間的不同，加里弗尼亞省得到東部的消息每每比本省的還要快；但在這禮拜二的晚上東西各處的時間都相同，五千萬圓的選舉運動收到了結果，你無論聽那兒來的消息，那位堅毅沉默的政治家比他全部敵人的總票數都還要多得多。這個情形自然是各處的放送局，和有放送局的各處的大報館，教會，寺院，殿堂，都是熱望着的，在報告當中滿有開心的神情，在你聽見麻塞丘舍池省爲他的寵兒得到三對一的比例進行着之後，你會聽見六人的風流挾嘶隊唱着歡歌，「我在鐵路莊，格着一位熱東東的小姑娘！」——再不然或許是支考哥的俗謠，「我的愛人兒來時二點二！」在臨終的時分釀出一個愉快的霧圍層；但不幸的是保羅不能聽見。

第三天啓的聖堂也在放送。弈里的信者們沒留心甚麼選舉，因為他們立地要飛上天國去，那兒的制度還是王國。他們開首是風琴的演奏，老板不高興聽，却把 ZZZ 放送局接上，是由雪嬰肥皂廠的後援，介紹第一次到安琪市來的 Pat Pat 三部合奏，唱他們最新流行的哀歌，「吾個小巧的挾嘶乖乖，勒嘶乖乖，Good。」但回頭那老板又接上聖堂，這回是聽着弈里的獅子吼，那是全加里弗尼

亞的家主們所愛聽的。所以邦和羅也就得以知道奕里的來訪的意義了。

「兄弟姊妹們，主又把他的恩惠的證據向我顯示了一番。主把榮光的消息在今夜送與全世界！我有一位長兄，是我童時的伴侶，名叫保羅，他是在敬主的念頭中長大的；至高無上者的聲音在我們一同牧羊的那孤寂的山上，他是時常聽慣的。我們都是牧童，坐在星光之下，等到着主的恩惠的示現，祈禱這世界上的遺失了的人得從大誘惑者的魔力中超渡。

「兄弟姊妹們，這位哥哥長大了，他迷失了他幼年時分的信仰，他陷進了惡黨裏，成了一位主的世界的誹謗者。對於我們的神聖耶穌基督的愛已經不存在他的胸中，但只對於主顯示着真理的人們，憎恨，鬥爭，嫉妬。兄弟姊妹們，這位迷失了的哥哥所想加於他人的破滅，現在是落到他自己的頭上來了，他由他自己所煽動出來的惡感打倒了，今晚正睡着將要告終。去到他病床旁邊，看見他在昏睡狀態裏睡着，是我的悲苦的義務。

「但是哦我的朋友們，主的智慧誰個能夠前知呢？主的行爲誰個能夠了解？主的意志聽允了我的祈禱，許我失掉了的哥哥睜開了眼睛，聽主的聲音由我嘴唇說出，他答應我，懺悔他的前非，虔心痛改，受主的治療，沐浴在聖羊的血中。聖哉赫勒魯耶！聖哉聖哉！汝之罪惡雖是猩紅，行將成爲雪白，猗歟！休哉我主之名！兄弟姊妹們，你們請同我歡喜；因爲我尋着了失掉了的羔羊。我還要向你們說，天上的喜悅對於一位懺悔了的罪人，比對於無須懺悔的九十九位的正直人還要多。聖哉赫烈魯耶！赫烈

魯耶」

在這一長篇的說教中你可以聽見有一大羣人的哄哄的熱鬧聲。預言者的說教每頓息一次那羣衆便迸發成歡叫；在說教一落尾時，他們以歡呼的合唱把他淹沒起來。「聖哉赫烈魯耶！榮光，聖哉！」在病室的門口立着露滋，她從睡眠裏醒來了。她以一種驚愕的眼光凝視着邦猓，低聲的說，「哦，真會撒謊！」

是的，邦猓也相信那是撒謊；但你有甚麼方法證明？你就能證明，又可怎樣！雷曲是一種偏袒的機器；你能夠聽，但你不能夠辯。它對於資本制度的沒大的功用就在那兒。家主們坐在家裏，接受着遞給他的東西，就好像嬰兒睡在床上接受着奶管子的一樣。這是一個基礎，在這上面建設着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奴隸帝國。

十一

老板把指針轉換了。這回是加里弗尼亞省的選舉報告。「KXN放送局，安琪市啼猿晚報，安琪市，加里弗尼亞省。」放送者的聲音很柔和而愛撫，正值得一個月找一千塊錢；那聲音中有一點兒滑稽味，那樂得小兒們喜歡——他便得到了「培德老伯」的徽號，在小兒睡的時候他爲他們談談故事。現在他把他的滑稽使用到選舉報告上來了。「羅沙略，加里弗尼亞。嚇略！這是商會幹事，伯普·布克曼的家鄉！你看伯普是在怎樣的攪幹！羅沙略，全部五十二選舉區的三十七區，投票的分配是拉佛勒

特一一七票，大衛士八六票，柯里季五四九票。好的，好的！假使伯普·布克曼是在聽這XX局的雷曲，培德老伯要向他道喜——伯普，你的吹功真不小啦！」

接着使床畔的護病者吃了一驚的是——「拔拉台士，加里弗尼亞。喂，你們覺得怎樣？這兒是羅士二世油田的所在地，主人是邦猊·羅士，我們的客廳中的布爾什維克！邦猊就是出錢把他們所說的政治犯人保釋出的那位公子；他在辦一種小報要把大學校的男生女生染成桃紅。你看這位邦猊少老爺的地方怎樣在對他說話。拔拉台士，加里弗尼亞，二十九選舉區中的十四區，拉佛勒特二一七票，大衛士九八票，柯里季六九三票。好的，好的，邦猊先生——你還得再向下層去活動一下啦！」

店老板又把指針轉換了。「OX」放送局，安琪市吼獅晚報，Wicheta的魔姬，Bella Blue孃的蠻曲琴獨奏。」烹克提——烹克提——烹克提——烹克——烹克——烹克——烹克！」

保羅的嘴唇開始動起來了。有一些聲音的氣息，露滋屈就着去傾聽。「他是活轉來了！哦，快請醫生來！」病院的醫生來了，傾聽了一下，評了保羅的脈；但他却搖着頭。問題只是他腦髓的受傷是在那一部位；說話的中樞是沒有損害的。語音不連貫，醫生說保羅說的話一定是無意識的。這樣的情形會支持幾天，說不定會支持一兩禮拜。

但是露滋繼續着在傾聽，想聽出他的話來。保羅說不定是在叫她，要求她做些甚麼。她悲哀地低語着，「保羅，保羅，你是想和我說話嗎？」聲音漸漸大了，羅織說，「那像是外國話。」邦猊說，「那一

定是俄國話——這是保羅所通曉的唯一的外國話。那很奇異，好像一個屍首在說話的一樣，又好像是一個蠟人，聲音就好像從喉管的深處迸出來的。[Da zdравstvooyet revolyutsiya]反反覆覆的說；邦猓說，「那一定說的是革命。」繼後又是，[Vsya vlast Soviétam!]——那一定是屬於蘇維埃的甚麼事情！

繼續了有一點鐘，露滋終竟突然的央求起來，「邦猓，他說的話我們應該要能了解才好！哦，真的，我們是應該——說不定他是要我們幫助他。」

羅織和她辯解，說那是謔語。但是露滋更堅執起來——她不高興羅織來干涉。羅織救了她的丈夫，她曉得甚麼是痛苦？「我要想知道保羅所說的甚麼！我們不能夠找出一位懂俄國話的人來嗎？」於是邦猓便打電話給格雷哥里·尼柯賴夫，請他坐着汽車趕快跑來。

邦猓回到病室時，保羅的聲音比剛才更大了，但依然只動着嘴唇。安琪挾嘶團歌唱起來，「甜蜜的乖乖，甜蜜蜜的乖乖，親着我的頸子！」保羅呢又反反覆覆的說，[Nie troodyáshchysia da nie yest!]

「哦，邦猓，」露滋訴說着，「我們應該把他說的話筆記下來！他會停止着——永不再說了！邦猓明白——露滋是生長於信仰天啓的人，信仰一些在特別的機緣上說出來的怪可注重的話，信仰意味不明的外國語或者說得異常一些。醫生儘可以說是謔，但他們怎能斷定呢？有些智者所不

明的事理會由嬰兒和孺子啓示出來。所以邦猷便把抄本和自來水筆取出，盡量正確地記下保羅的發音。「Hiiba, mira, svobódy!」在一兩點鐘後，格羅哥里走了進來時，他才說出這意義是「麵包，平和，自由。」這是布爾什維克佔領了俄國時所用的口號。還有「Dayesh pozitsiyul」——那是赤軍的衝鋒的吶喊，命令敵人把陣地讓開。此外保羅所說的都是些革命的文句，是他第一次在西比利亞，第二次在莫斯科聽得的。所以保羅不是在他的妹子談話，他是在向美國的青年工友演說蘇俄的青年工友的行動！

十二

「VZN 放送局，安琪市啼猿晚報，Winsky 的音樂隊，在海軍大飯店的大食堂演奏，是間接放送。」

接着又是「OX」放送局，吼獅晚報，」報告着選舉的消息——這回是大的數目。

「據紐約市共和黨本部上午一時發表的報告，可兒溫·柯里季在麻塞丘舍池省得到四十萬票，多數——麻塞丘舍池省萬歲！紐約是九十萬票——對紐約應該三呼——啦啦，其次易里諾依慈省——請等一下，有人把我的眼鏡打掉了——在這局子裏他們真鬧得一踏糊塗呢。姑娘們，你們規矩些，你們不知道世界上在聽OX雷曲嗎？易里諾依慈省九十萬票。Whoopet！你聽見的這個聲音是支考哥錘星劇團稱呼它的家鄉的！又是我們聽錘星劇團的時候了——給我們唱一個熱東

東的歌兒啦，德迭——唱那個電車來了的愛情歌兒啦。你懂到我的意思嗎？」

一種寬做的黑奴的聲音回答着，「是個啦，我懂到咯！是個啦，我就唱！」烹克提——烹克——

「我在愛你之前曾把人來愛，

我在你走之後又會有人來，

街上的電車如同床上的乖乖，

換了一台呀又有一台！」

六七年前美國人以他至高的智慧通過了一道法律，禁止以酒精性的液體作為飲料。但是維持治安的宣傳者們他們自己是把該服從那一種法律的採決的特權保留着的。在那些法律中沒有包含着禁酒的法律，一切美國的支配階級在慶祝他們的政治的勝利時，都是要喝得爛醉的。邦貌自己明白，因為在四年前哈定大總統當選的當時他自己也喝醉過；在他聽着那「〇X」的放送者舌頭醉得吐不出正確的發音時候，他差不多微笑了起來——「那——那——那不好啦，坡利，你——你——你沒——沒搖動這——擴——擴——擴音機！」

鄰居的店老板是一位工人，或者是一位書記，大約是那類卑賤的人，他是沒有堂皇的特權可以買十元一卡特（約當半升）的金酒和三十元一卡特的香檳酒去違犯法律的。但他能夠坐在那兒一直到夜半過後，由這一局換聽那一局，享受他們那種種的醉態。

「VXZ 放送局，海軍大飯店的大食堂。」

由巴黎的貝略爾來的歌姬在唱着一曲民謠，你可以聽見有些懂得那猥褻意義的人的笑聲，有些是假裝着懂得，有些喝得太醉已經聽不懂甚麼，只是發笑。那兒的情形邦貌是很明瞭的，因為他喝醉過的正是那座食堂，爺爺喝醉了，薇薇·屈羅西喝醉了，安拏婢兒和費龍·陸士可喝醉了——還有哈威·曼寧醉在椅子睡得爛熟，通迷·巴烈想爬上桌面去，侍者要阻擋他竟至格鬥起來。在那食堂中有三百張桌面，都是在一個月以前準備着的，臨席的人每個都是一樣的狀況；桌面上堆滿了大大小小的酒瓶，狼藉着雪茄菸的灰盤，零亂的食物的污漬，鮮花，彩紙，還有從甲桌投到乙桌的紙帶捲，把室中覆蓋成五色燦爛的蜘蛛網；橡皮輕氣球在東拋西擲；有音樂，有唱歌聲和騷嚷聲的雜音，男子們擁抱着半裸體的婦人，有老的，有少的，有未成品的，有未成品者的母親和祖母。

選舉的報告要在那兒宣讀，堅毅的沈默的政治家得着大多數的投票，真是光榮的最大的勝利；一位大資本家他知道這勝利的意義是減輕他幾百萬元的所得稅，或者是在美索坡達米亞，或在芬納澤拉，由美國的賄賂又可以得到煤油的利權，由海國的海軍來保護——這樣的一個人突然會大叫一聲，跳到地陣板的中央，把他早年在農場做雇工時所跳慣了的盤脚舞跳給衆人看看；跳了他會坐在他情婦的膝上，在那裸體上帶着價值一百萬元的大小鑽石的。柏林的有名的賣淫窟雇來的歌姬會唱着最新流行的挾嘶曲，煤油巨頭和他的情婦便會一道合唱起來：

我要做個甚麼兒做？

我做個兒——做個兒——做個兒做，

我做個兒——做個兒——做個兒——做！

十三

保羅動起一隻手來：露滋又慌忙着叫道——他是活起來了！但是看護婦說那是沒意思的，醫生說過他會動。他們切不可使他動頭。看護婦驗了體溫，甚麼話也沒說。

保羅的兩手在蓋着他的被單上動來動去的動着，就好像他在捉床上的昆蟲一樣。他的聲音愈見高起來——依然說的是俄國話，格雷哥里便翻譯出來。他們是聚在赤色的廣場，看着武裝同志的進軍，聽見工人羣衆在高呼口號：他們和青年的工人在遊戲場上：他們在西比利亞，和彈着巴拉辣衣加的門德爾在一道，他的眼睛被螞蟻吃光了。

〔Da zdárvstvoóyet Revólútzíyal〕——那是說「革命萬歲！」

〔Vsyá vlast Soviétam!〕——那是說「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

從這兒他們又被沖蕩到安琪市帝國飯店的跳舞場，*rock* 放送局，安琪市愛國團直轄的放送局。或許也怕是回到了孔戈的中心，那兒有裸體的野蠻人在應着鼓音跳舞，他們的黑色的軀體塗着椰子油，在輝煌的炬火中放着光輝。這些野蠻人在河中找船找了一萬年，連一個人也從不曾夢想

到甚麼機器；他們是立在大湖的岸邊上，從不曾夢想過一道風帆。「自然」的盲目的多產重壓在他們的頭上，把他們的心思窒塞了。現在是資本主義的文明，以最高速度的戰鬥飛機向崩潰衝進的資本主義的文明，要想找尋出一種適當的形式來表現它傾向於墮落的不可抵抗的意志，便選擇了孔戈人的琴琴來做它的音樂，孔戈人的鼓腹跳舞來做它的運動，於是乎目前的美洲便成了挾嘶的王國。

從喇叭口上有嘶嘎的，尖銳的，嘲笑的声音傳來：

「金錢投向了那兒呀，

買了水粉胭脂和些那話！」

邦現是在那宏大的「帝國」跳舞廳，在那兒一晚上他是要跳舞過許多次數的，起初是和歐尼絲·華特，後來是和薇薇·屈羅西。他所有的友人們今晚都是要聚在那兒的——費龍和安孛婢兒和沃爾芳和特爾瑪·諾曼和培特·奧賴里夫人和馬爾克·愛仁堡——這些金錢階級的菁髓在那兒慶賀着他們最大的成功。四壁有美國的國旗和流旗，有的又在手中搖着小旗幟——一項大大的愛國的紀念——自停戰以來所未有的——柯里季萬歲，可兒萬歲！室中會擁擠得來令人窒息，在目下一定有百分之九十的跳舞者已經不大能站穩脚步了。便便大腹的金融家把襯衫的胸部已經揉縐，抱着肥而且胖的老婆或者是妖嬈窈窕的情婦，裸着背，半裸着胸，掛着鑽石的珍珠，嘴上塗着胭

脂耳上帶着白金耳墜的，應着那瑟瑟的聲音，豎笛的幽韻，椰子的格達拍達，金鐘的鐺郎，窒塞着般的喇叭的嗚咽，東旋西轉的跳舞着。「那姑娘走着駱駝步！」歌姬嘶叫起來；便便大腹的財政家腰上的筋肉和屁股上的筋肉便交代地一鬆一緊，他的兩腳就像害了半身不遂的病人一樣在地障板上跌突。

十四

保羅揮舉起他的兩手來了：那是有控制着的必要，他們控制着他，他便和他們抗戰。他是以為在拔拉台士罷工期中的警衛團要捉拿他？或者是聖弈里多的牢子？或者是中央情報局的私服偵探？或者是法國的憲兵？或者是軍艦的水兵？或者是拿着斧頭和鐵管的痞棍？他發着猛威的抗鬥，邦貌便捉着他的一隻手，格雷哥里捉着另外一隻，露滋和羅纖便一人接着他一隻腳，那時看護婦便拿着一件掣狂服跑了來。他們好容易才緊緊的把他束縛着了。他總要拚死命的努力；他的面孔轉成紫色，頸筋都突露出來；但是掣狂服套着了，他不能擺脫。

在那時候從開着的窗口又有 $\Delta \times N$ 的放送，海軍大飯店的大食堂；有幾百人的叫聲，唱歌聲，喝彩聲，時而混着一些打破杯盤的聲音，或是拍桌案的聲音。有人在那聚會上演說，但他是喝得太醉說不出一個條理，大家也喝得太醉不知道他說的甚麼。繼續的可以聽見一些——「光榮的勝利——強大的國家——健健全全的制度——入白堊宮的最偉大的人物——小心翼翼的可兒——柯里

季萬歲！歡呼，絕叫，哄笑的狂濤——放送者的聲音，也是喝醉了的：「貝爾乖乖，最熱烈的乖乖，給我們喝一個熱熱的，剛好從鍋裏出來的好佬，乖乖，我要抱你！」

是的，放送者是醉了，雷曲的本身是醉了，機器的電波達不到一定的波長，「以太」不能夠直達，形成大小的波折；物質的宇宙的定律在顛簸，上帝在他的玉座上喝醉了，因為過餘的高興選舉了一位最偉大的人進了白聖宮。邦妮疲倦得在發怔，從那聲浪和動作的混淆中看見了那些情景，看見喇叭口上的光輝，看見旗幟的翻動。看見電氣裝置的閃光，看見色情狂們的跳躍，看見野蠻們的旋迴，看見財政家的顛簸和他們的情婦們挑發的猥動。貝爾乖乖在擴音器前不能站牢了，你在每次的踉蹌便聽不出她的歌調；但是斷斷續續的可以聽些，是一些刻畫色情狂的語句，「燃燒着的曼迷，火焰炎炎的淫婦——鎮上最熱烈的乖乖——有人害相思——愛情的拷問——把人燒死的姑娘！」

「哦，天哦，天！」露滋叫着。「他是要想和我說話！」有一瞬時真像是那樣的。保羅的一隻眼睛睜開來，兇煞煞的，怪可怕的；他把頭舉起來，做了一下窒息的聲音——

「我們愛上了——她是一個火窯！」雷曲的聲音嘶叫着。

「保羅！怎麼的？」露滋叫起來。

「可不怪哉——紙票在她的手中燃着在！」

保羅沉下去，暈着了，露滋呢，捧着兩手就好像在為他祈禱的光景，好像她的靈魂是跟着他走向

他所走去那遠遠的地方去了。

「燃燒着的曼迷，在鑛山裏做工，在九歲的年齡吞下了一匣火柴。」

「他死了！他死了！」露滋把自己的手放在保羅的心臟上，接着便突然發出哀哭。

「燃燒着的曼迷，火燄炎炎的淫婦，」合唱在反覆着，「鎖上最熱烈的乖乖！」

露滋衝到窗邊去投身——否，沒投下去，因為邦妮比她更快；別的人都來幫助控制着她，看護婦跑來行皮下注射，幾分鐘後她便睡在隣室的寢台上，和她哥哥一樣呈出一種死像。

店老板轉換了安琪市直轄的 RRRR 的放送，「紐約來的最後的報告，共和黨中央黨部的推算，可兒溫·柯里季會得着美國有史以來的最大多數的投票，將近有一千八百萬票。雷曲王國的朋友們，請睡了。」

十五

共產主義者打算把保羅之死作爲一個宣傳的資料，要舉行「赤色葬。」但是奔里以他堂堂的威勢來制止了；保羅已經懺悔了他的前非，回到了耶穌名下，他是應該照着第三天啓的儀式營葬的。於是三天過後有一羣寥寥的送葬者繞上拔拉台士羣山中的一座山頂上。有一羣人聚在那兒，必要的雷曲的機械搬來了——近來凡是奔里的貴重的說話決沒有一句是可以遺失的；加里弗尼亞的二十萬聽雷曲的主婦們早在報紙上看見預告，其中有十九萬人都把上市買菜的時間遲延着。

想聽這場羅曼諦克的葬式的情形。邦猥和蘿織和一羣的赤黨知道是不受他們歡迎的，只站在一邊。露滋和哭着的家族立在墓旁，她的左右兩邊一邊一位壯健的煤油工人——她的妹夫，安迭·布念和杰里·布拉克——因為她時而暴躁，大家都不知道她會怎樣舉動。她的面容慘白而呈着恐怖，但那地皮上掘了一個大坑，又還有一座黑色的長棺覆着花圈的，她好像都不知道是甚麼意義的光景。奔里在他的熱烈的法式中爲這回到了故鄉來的浪子祈禱着的時候，露滋立着在凝視着在遠遠的羣山頂上緩緩流蕩着的白雲。

她是不再想麻煩他們了。她所希望的是要在那些山上去徬徨，時時呼喚已經不在了一些羊子。有時候她呼喚保羅，有時候她又呼喚邦猥，就那樣他們讓她去徬徨，徬徨到有一天去喚佐衣·龔德。煤油工人建築着新槽，把燒了的油井掃清又恢復起作業來的，對於這羅士二世油廠——現在已經是陸士可二世油廠，是陸士可四子中之一人在承繼着的——都是新人。這些工人都不會知道那位「冒失鬼」的故事，那滑下了第一眼井的，所以這位不幸的姑娘在四處徬徨呼喚他的名字，他們都沒有注意。

但到夜深時分露滋失掉了踪跡，家裏人在找尋她，有人說聽她在呼喚着佐衣·龔德。米麗立刻記起來了，大家把撈鈎放進第一眼井裏去，那井現在又在搗鑿，鈎起了一片露滋的衣裳，所以他們便把那三股的撈鈎放下，把她其餘的部分撈了起來，奔里又來了，他們把她葬在保羅旁邊，和佐衣·龔

德相隔不遠。

這幾座坟墓你可以看見，有一個柵欄圍着，周圍有百多英尺寬的光景沒有油槽。總有一天那些刺目的油槽是會消滅的，這柵欄和坟墓也是會消滅的。又會有別的姑娘們有光着的棕色的兩腿在這些山上奔馳，她們容或會更幸福一些，假使人類能夠尋出甚麼方法來拴鎖着了那個黑色的殘忍的惡魔，那殺死了露滋·瓦特金士和她的哥哥——是的，並且也還殺死了爺爺。那是一種萬惡的魔力在地球上徘徊着，把男男女女的身驅化爲殘疾，以不勞而獲的財富，以榨取勞力使工人化爲奴隸的機會，誘引着各個民族向破滅的路逕。

(終結)

對馬

蘇聯普里波衣著

梅 雨 譯

本書是一部最負盛名的歷史小說，描寫一九〇五年日俄大戰的前因後果。本書作者普里波衣係當時水兵之一，他以文學巨匠的技巧，把他親身經歷的各種事實連綴起來，寫成這一部空前的，描寫海戰的文學傑作。一讀此書，我們對於舊俄敗績的原因，以及當時的社會制度等都能洞悉無遺。在提倡救國文學的現在，這是一部必讀的傑作。

蘇聯文學批評家羅森達爾會說：「對馬——這是一部讀下去不肯放手的書，文筆美麗，題材得當，社會內容深刻，人物描寫逼真——所有這些使諾維可夫·普里波衣這篇小說深入羣衆。」

對馬已是一部世界名著，英法日等國都有譯本，本書在蘇聯出版之後，三年來已銷去一百五十萬冊，日譯出版年餘，也已三十一版。本書由梅雨先生參照英日文本譯成中文，並將作者所作「我是怎樣寫對馬的」萬言長文冠於篇首，所作「作者自傳」附於篇末。對於讀者，尤有幫助。

全書四十萬言，分訂二冊，實價一元二角。

上海國民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煤 油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著 者 辛 克 萊

翻 譯 者 郭 沫 若

發 行 者 上 海 國 民 書 店

全二卷 全二卷 定價新幣十四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國民書店

二册一元四角